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六五・經部・四書類

四書改錯二十二卷〔清〕毛奇齡撰……………一

四書反身錄六卷續錄二卷〔清〕李順撰……………二二九

呂晚村先生四書講義四十三卷〔清〕呂留良撰……………三六三

2677/05

西河合集

四書改錯

嘉慶辛未學圃重刊

西河合集

四書改錯序目

舊正事有東陽王崇炳虎文氏序茲不錄入



蘭溪唐彪曰四書與羣書相貫通且聖道聖學盡存是書倘於此有錯而不之知無庸讀書矣先生老不事筆札每以未註四書為憾門生兒子善承意輯先生經集與講錄之及四書者作四書正事八卷正其釋事之有錯者已行世再期月矣顧陸續補綴似失紀要先生於伏床時更為整理使兄孫知書者增損移易分三十二門部計四百五十一條合二十二卷名曰改錯雖仍未正義然而義亦多可見焉人雖愚鮮有口不辨菽麥目不識布與帛者乃日食糠粃而認為稻日衣莆蔴藁蒯而甘被之以絲紵之名雖曰積習使然然其錮蔽之中人亦已深矣今有人焉一旦起而喚醒之曰此錯也而隨為改之豈不甚快顧知錯難改錯尤不易惟知不錯者始能知錯惟知千百書之不錯而後能改一書之錯則其所云循規矩而改錯者先生豈自謂哉夫亦時俗工巧其勿任私智而好附會焉則於是書有厚望已

西河經集目

大學證文四卷

大學知本圖說一卷

大學問一卷

中庸說五卷

論語精求篇七卷

四書臚言四卷補二卷

逸講箋三卷

聖門釋非錄五卷

四書索解四卷

講錄講餘錄八卷

經問十八卷補二卷

仲氏易三十卷

推易始末四卷

易小帖五卷

河圖洛書原舛編一卷

太極圖說遺議二卷

古文尚書究詞八卷

尚書廣聽錄五卷

舜典補亡一卷

國風省篇一卷

毛詩寫官記四卷

詩札二卷

偽詩傳詩說駁義五卷

大小宗通釋一卷

廟制折衷二卷

婚禮辨正一卷

辨定祭禮通俗譜五卷

喪禮吾說篇十卷

辨定嘉靖大禮議二卷

周禮問二卷

聖諭樂本解說二卷

竟山樂錄四卷

皇言定聲錄八卷

明堂問一卷

學校問一卷

郊社禘祫問一卷

春秋毛氏傳三十六卷

春秋條貫篇十一卷

是書引據他書極博茲不勝載惟正事原本多輯
經集為主而墨一漏萬易起攻難故將經集引據
目臚列卷端遇有質辨當發原文審解之其未引
及者亦不概錄

西河合集

四書改錯目

卷一 共二十八條

公叔文子

子西

孟施舍

桓公

南宮敬叔

仲弓之父

吳孟伯子

朱張

白圭

慎子

申詳

卷二 共二十條

北辰

地類

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

華嶽

舉於海

東夷之人也

駢邑三百

物類

案棟

柳下惠

曾西

曹交

子禽

南宮

箕子

左邱明

告子

放勳

虞仲

費惠公

琴張

宋桓

申詳

禹疏九河

千歲之日至

子畏于匡

宿於晝

丘隅

轉附朝隤

苗而不秀

案棟

二

太宰	益掌火
陽貨大夫	子華使齊
孔子爲魯司寇	臣大夫
下大夫上大夫	來百工則財用足
委吏乘田	校人
梓匠輪輿	既廩
周公使管叔監殷	爲諸侯憂
忠信重祿	
蓋大夫	
制烹要湯	
卷四 共二十二條	
朝聘	冉子退朝
復其位	拜下
古月必朝服而朝	朝廷不歷位二句
厚往而薄來	祖廟
宗廟饗之	明堂
山節藻梲	上祀先公
祿將于京	瑚璉
告朔之餼羊	
四書改錯目	
宗器	駢邑三百
都	郭
五畝之宅	關市
置邦	
卷五 共二十一條	
三歸	山節藻梲
自廟執其手	廐焚
索綯	不日成之
諒陰	居蔡
穿窬	掘井九朝
夫子之牆數仞	湯之盤
器用錯	大車小車
殷之幣	徒紅與梁
纁	纁
正立執綏	宗器 瑚璉

卷六 共二十一條	
衣服錯	繼袍
祿	章甫
君子不以紺緌飾	設裳衣
麻冕	戴冕
周之冕	當暑袷絺綌
明衣	廢衣
齊疏之服	敝屣
飲食錯	不時不食
割不正不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嗜秦人之炙二句	冬日則飲湯二句
放飯	薦其時食
人莫不飲食節	
卷七 共九條	
井田錯	一夫百畝
夏貢商助周徹	餘夫
學校錯	校序庠
郊社錯	郊社之禮
四書改錯目	
變置社稷	問社
禘嘗錯	禘
禘嘗之義	
卷八 共十六條	
射不主皮	宗國
送往迎來	繪事後素
疾君視之東首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孔子謂季氏	三家者以雍徹
先簿正祭器二句	成於樂
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入佾
然後樂正二句	朝服而立于阼階
浴乎沂	
卷九 共十九條	
喪祭錯	期之喪
定爲三年之喪	爲期之喪

請數月之喪	公行子有子之喪
宰我問三年之喪	諒陰
齊疏之服	禮朝廷不歷位二句
宗廟饗之	薦其時食
所以序昭穆也	序爵
燕毛	旅酬
雍徹	非其鬼而祭之
卷十 共二十六條	禩將于京
故事錯上	舜五十而慕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昔者	舜善射羿盪舟
必得其壽	紂去武丁未久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泰伯三以天下讓
太師摯適齊	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武王是也	有婦人焉
亂臣十人	八士
關雎樂而不淫	五霸
周公使管叔監殷	桓公九合諸侯
王者述煥	四書改錯目
四書改錯目	四
齊武子	子產君子道四
庚公之斯	蘧伯玉邦無道二句
百里奚食牛要秦穆公	孫叔敖
季文子三思	齊武子二
卷十一 共十七條	
故事錯下	公山弗擾以費叛
三桓之子孫	四世
佛肸召	夫子為衛君
子畏于匡	顏淵後子在回何敢死
有私淑艾者	傷廉傷惠傷勇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	見孔子
子路無宿諾	陳恒弑其君請討之
西喪地於秦七百里	南辱於楚
齊人伐燕	齊人將築薛
宋小國也	
卷十二 共十四條	
典制錯	千乘之國
以皮冠以旃以旂以旌	

若合符節	徒枉與梁
刑政錯	敬事而信三句
使民以時	民信之矣
必不得已而去至去兵	知及之章
片言折獄	肆諸市朝
敬事而信	辟草萊任土地
卷十三 共十七條	
記述錯	論語學而篇
憲問	大學曾子
章節錯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
不固主忠信三句	主忠信三句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不在其位至思不出其位
禮之用二節	德行節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作者七人矣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至合	外內之道也
無息至無為而成	子曰吾說夏禮節
天下有三重焉章	王
句讀錯	齊云孝乎惟孝三句
揖讓而升下而飲	懷其寶而迷其邦二段
四書改錯目	五
齊平百世之上百世之下	問文王作興
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	
卷十四 共二十二條	
引書錯	仲弓問子桑伯子
後我后後來其蘇	後我
衛君待子	不得罪于巨室
蘧伯玉寡過	楊子拔一毛
墨之治喪	堯典
神農之言	
五達道	學文
誅	關雎之亂
質勝文則野二句	書同文
朝聘	凱風
千乘之國	拜下
厘無夫里之布	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
食夫稻衣夫錦	
卷十五 共三十三條	

改經錯	五十以學易	瓜祭
滿慮	臣始至於境二句	雖少
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	三年學不至於穀	黻冕
榮棣	仁也者人也章	民無德而稱焉
改註錯	傳不習乎	宿于晝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	時日曷喪	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自厲執其手	為諸侯憂	東牲載書
侯	語之而不情	以費叛
見善如不及	卷十六 共二十三條	今之學者為人
四書改錯目	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	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
自造典禮錯	子見南子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揖讓而升下而飲	巧言令色鮮矣仁	士而懷居
信近於義章	吾與女弗如也	民可使由之
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	斯民也節	或生而知之節
是故君子尊德性節	夫志至焉氣次焉	學問之道無他節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	卷十七 共二十九條	賢賢易色
添補經文錯	無違	吾必謂之學矣
大學之道	詩三百	不知為不知

事君數	我未之見也	繪事後素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	唐虞之際於斯為盛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為之難	以直報怨	內省不疚
當仁不讓於師	未	君子上知與下愚不移
日三省	人不足與適也二句	其揆一也
君子信而後勞其民	是以論其世也	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卷十八 共二十九條	小誥大誥錯上	故時措之宜也
雅言	夫子矢之	執御
善人	克己	聞一知十聞一知二
作巫醫	四書改錯目	有天下而不與焉
壹是	期月守	為周南召南
水信無分于東西二句	楚之精机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折枝	雖萬鎰	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
吾十有五而二節	六十而耳順二節	孝弟也者二句
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卷十九 共十二條	四十而不惑二節
小誥大誥錯下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哀公問弟子章
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率性之謂道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誠者物之終始節	操則存舍則亡節	致知在格物
誠者自誠也節	仁義禮智根於心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

卷二十 共二十三條

〔貶抑聖門錯上〕

子曰管仲相桓公二節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章

季氏使閔子騫章

曾子曰吾日三省章

樊遲問知章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章

司馬牛問仁章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

子貢曰如有博施章

子貢問曰何爲其莫知子

也

子貢問曰何爲仁章

季氏富於周公章

過猶不及

焉知賢才而舉之

非才之罪也

卷二十一 共二十四條

〔貶抑聖門錯下〕

侍坐章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

四書改錯目

八

子路曰子行三軍節

今之成人何必然節

子曰聽訟章

子路問事君章

子曰張問政章

子張問明章

子曰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子游問孝章

子曰夏曰賢賢易色節

子夏曰商聞之矣二節

子夏爲莒父宰章

可以取可以無取節

卷二十二

〔附錄〕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初晴稿

陳元龍廣陵較

四書改錯

四書無一不錯謂四書五經爲六經錯也古六經

卽六藝經解稱六教漢志稱六學皆以詩書禮易

春秋加樂爲六並非四書以舊時無四書也

謂四書爲四書經錯也四書四件書也分言之則

大中稱大經論語稱兼經亦稱小經孟子則但爲

論語所兼而不自立爲經科若合爲四書則直書

四書改錯

而已故元朝以書問二道經問一道明作分別且

特造八此文名曰書義可驗也

謂四書爲四子書錯也孔孟固二子史記謂子思

作中庸亦是一子若大學誰作朱氏自分經傳謂

經是曾子述孔子之言傳是門人記曾子之意則

已不專屬曾子書矣至或問曾子作大學朱氏又

言或古昔先民有之未必曾子則安可據耶若鄭

氏禮註孔鮒孔叢子並云大學中庸皆子思所作

此或可據然亦三子書非四子書也

謂大中本禮記中文程氏朱氏始專行之錯也大

學本禮記四十九篇之第四十二中庸第三十一
然早已專行漢志有中庸說二篇隋志有梁武帝
中庸講義唐人有大學專本卽宋仁宗朝亦曾以
大學專本賜及第進士皆程朱以前事也

謂程氏朱氏始合併四書而命以名錯也四書合
併于北宋至南宋初胡安國輩已早舉其名然並
不云合自程氏若朱氏則在寧宗朝雖有開偽學
禁稱朱熹四書然但舉舊名且朱氏作註亦不合
稱四書如大中稱章句論孟稱集註至元朝用以
取士雖總用朱本然仍曰書義用朱熹章句集註

四書改錯

卷一

二書並不濶稱四書註可驗也

謂宋曾以四書取士錯也宋初以九經取士間及
論語至元祐變法有論孟義然是時以詩禮周禮
春秋左傳爲大經周易公穀儀禮爲中經論孟並
不在經科卽朱熹選舉私議亦但言諸經科中皆
當兼論孟問義則終宋之世但兼及之未嘗有專
科之事且第兼論孟不及大中以是時大中止禮
記本而未嘗有增收移換如今世所行之本惟元
延祐年始開科取士一變舊法以四書爲書易詩
書禮春秋爲經而去周禮儀禮春秋三傳爾雅孝

經等于不用且限四書五經傳並用宋人經註立
于學官而前儒經註一槩不問惟禮記則元時尚
用鄭註而入明而復以宋陳灝註易之而于是諸
經諸傳俱蕩然矣此實漢唐宋後一大變法也
謂四書文爲帖括錯也隋唐至宋其試士有帖經
一法取所習經本掩其兩端中間留一行裁紙爲
帖凡帖三字而使之括之十帖括其五以上卽謂
之通此記經之法今無是也

謂四書文爲經義錯也試士經義有兩法以口問
者曰口義以筆問者曰墨義皆就經策題而解其

四書改錯

卷一

義如釋詁釋訓類此明經之法今無是也

謂四書文爲制文制藝錯也制文制藝者天子自
爲策制以試士名爲制科又名爲大科其科自西
漢策賢良文學以後沿隋唐及宋累累不絕如宏
詞拔萃直言極諫等與進士明經諸科相間舉行
惟元明兩朝八比興而制科遂絕凡舉孝廉舉方
正皆止薦辟並不策試是制文以八比廢而反謂
八比是制文是指畫作夜真大夢也

且謂八比是宋王安石所造錯也安石變法但去
詞賦祇用經義且以詩書周禮三經自造訓詁使

經生誦之以之作文謂之三經新義何嘗有八比之名八比之法見于史冊乃忽造安石八比文居然行世豈非笑話考元朝變法時用王耕野名克耘者造八比一法名書義矜式其法自破題接題小講一名冒子後有官題又有原題于是有大講即中比也然後有後講亦名餘意即是後比而其寂要者又有原經亦名考經使經文來歷明白乃又有結尾專以已意斷傳註之誤雖與今世所行者稍有出入而其法不變乃以元王氏爲宋王氏以元延祐法爲宋元祐法真夢之夢也

四書改錯

四

然且日讀四書日讀四書註而其就註義以作八比又無一不錯人錯天類錯地類錯物類錯官師錯朝廟錯邑里錯宮室錯器用錯衣服錯飲食錯井田錯學校錯郊社錯禘嘗錯喪祭錯禮樂錯刑政錯典制錯故事錯記述錯章節錯句讀錯引書錯據書錯改經錯改註錯添補經文錯自造典禮錯小詁大詁錯抄變詞例錯貶抑聖門錯真所謂聚九州四海之鐵鑄不成此錯矣

聖天子知其然已于甲辰丁未兩科直廢八比而惜諸臣依徊無能爲仰承之者以致因循有年仍還

故轍然猶特頒

敕諭搜天下經註之與學官異者悉收入祕府其神鑒卓然深知學官經註有誤如此康熙丙戌子東還草堂以年踰八十不能著書兒子遠宗偕兄子文輝從京師歸與門人張文彬文楚文燾兄弟輯子經集中有爲四書註作較辨者合之作正事一書先正其名物文藝禮制故實而闕其義于有待以爲義煩而事簡第正其簡者且又不盡其刊正之力謂之括略而惜其陸續補綴無經紀也按八比寂重莫如原經結尾二法專以已意考經而斷

四書改錯

五

經註之差謬如前朝浙試有君子務本題結言據此則本安得訓作始君子務始始立而道生可乎是也第其後曲護經註者謂結尾詞費易藏關節遂隱相遺落而順治辛丑既已定

功令而並復之夫復之則仍可正錯矣業遵功令復八比而即以八比之復結尾者正經註之錯言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因取正事一書而條理之而遠宗文輝仍赴京師三張兄弟以備書散去老病臥床日呼兄孫能書者口授而使記之題之曰四書改錯離騷曰固時俗之工巧兮倘規矩而改

錯解之者謂俗固多錯然背規矩而改之則雖改亦錯吾之題此正恐改者之仍有錯也他日

皇上南巡當躬進此書以句

聖鑒否則藏于家以俟門生兒子之入獻焉康熙戊子某月日

張文彬

張文楚

張文蘆

文輝

遠宗

詩

人錯

柳下惠

論語柳下惠魯大夫食邑柳下孟子柳下惠居柳下

四書改錯

六

康熙二十年予在史館益都相公言

上幸南書房問諸詞臣論語柳下惠註云食邑柳下孟子柳下惠註又云居柳下其一名而異註何解衆無以應

謹按柳下無定據其云食邑見左傳孔疏居柳下見莊子註然總不知出何書但註書者不應兩書兩註自矛盾耳

古以食邑氏惟畿內王官與大夫之就食其地者如芮伯樊仲原同屏括類惠不然也若公族倅貳或食副田或食公邑皆不得以食邑爲氏祇所居

偶異如仲遂以仲而氏東門南宮敬叔以仲孫而氏南宮類則以居爲氏容有之向謂惠有兩字左傳稱展禽則字禽國策稱柳下季則字季一是十字一是五十字今知兼有二氏本是展氏係公子展之後而又氏柳下一是以字氏一是以所居氏也若趙岐註柳下是號不是氏則必如後世陶潛以居有五柳稱五柳生者恐又不然

公叔文子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

公叔文子並不名公孫枝據春秋傳本名公叔發即

四書改錯

七

禮註引世本有曰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則或又名拔然亦舍此無他名者若公孫枝則秦大夫也秦穆公時曾薦孟明伐晉傳稱爲子桑之忠子桑枝字也且其人有名即國策亦有求平豹公孫枝于晉語又且論語子桑伯子鄭立以子桑字同直欲以公孫枝當之見註疏豈有春秋名大夫而可錯認其人如此

註疏古本孔安國註作公孫拔此據世本衛獻公孫公叔拔者今監本反改枝字相傳明代國學生有罰修註疏壞板者以校拔形近陰改拔作枝以

附會朱註至今莫辨矣吳門何屺瞻爲

今皇上欽取進士會于文評尾深咎常熟毛氏重錢

註疏板亦陰附朱註改拔作枝爲之嘆息始知

聖代儒臣早有能辨訛者徐仲山日記曰漢世博士

陰改經字以就已因之熹平中詔蔡中郎寫經勒

石樹之鴻都門以示刊正今且奈之何

曾西

曾子之孫

曾西曾子之子非孫也經典序錄云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其

四書改錯

八

人真能衍聖門之學者其所以字西以申枝爲西方辰與楚鬬宜申令尹子申皆字子西竝同

子西

子西楚公子申

子西鄭大夫公孫夏也夏爲鄭公子駟之子與公子國之子子產本兄弟而互執國政其在當時原有同事得失比較優劣雖其人不及子產而頗著名字故或問及之此漢儒馬融所指定者惟何晏無學以楚申字同故妄作異說而註竟以爲實然錯矣春秋時人罕道楚事者况論人當辨時地比方時賢定不出

齊晉鄭衛之鄉荆楚曠隔未得連類又且事久論定苟欲上下亦必進求之定哀以前風微未沫可加論騶楚申後夫子而死安能定之况楚有兩子西兩公子申僖廿八年司馬子西帥楚左師與晉戰成六年公子申以申息之師救蔡與晉戰當時猶無知者今此子西不通中國至哀十三年夫子春秋將絕筆然後有楚公子申伐陳之文見于簡書或人何由知其後而與百餘年前之管仲子產同年而語真夢話也乃註引其三實事一以立昭讓國事爲或問之據二以沮用孔子三以名白公致亂爲彼哉之據則尤夢

四書改錯

九

之甚夫立昭讓國畏強慮禍在子期子間皆能之原不足道且其事祇見楚策書未嘗遍告列國有簡書之布也若沮用孔子在孔子厄陳蔡末年而名白公以致亂掩面被殺則其時孔子已卒而乃以身後之事而預爲論定夫子雖神聖焉能有此

張文楚曰大全吳氏謂鄭子西在鄭未嘗當國不宜與子產竝問此直不讀書之言據襄十年盜殺子駟子國時子西與子產同出討賊後鄭人以子西子產之故求盜于宋而宋與之十五年鄭伯伐齊則子西與子展守國十九年子展子西共攻子

孔殺之則子西聽政子產始為卿二十四年晉徵重幣子產寓書子西以告晉執政鄭伯朝晉則子西相之二十五年子產伐陳子西復伐陳二十六年鄭伯歸自晉子西聘晉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及二十九年鄭大夫盟于伯有氏然明曰政將焉屬裨諶曰子西即世必及子產是子西先子產聽政而子產繼之且同時有名或人之問正在于是而反謂其不聽政不宜問亦錯矣特二子名位不大遠而以論其人則彼此逕庭耳

四書改錯

十

曹交

曹交曹君之弟也

戰國無曹國焉得有曹君之弟此是曹姓而交名者系出顓頊之後其曰得見鄒君正以鄒亦顓頊後與曹同姓故也若謂曹君弟則春秋哀八年宋已滅曹至十四年宋向魋入曹以叛因是時以曹作宋邑故桓魋得據而叛之是曹在春秋已亡而謂孟子時有曹非又錯耶

文輝曰戰國鄒本春秋邾國魯穆公改邾為鄒系出曹姓為顓頊之後見孟子題辭

孟施舍

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

魯有孟施少施氏係魯惠公子施父之後孟固非姓施亦非發語聲也凡發語俱在首字如勾吳於越類未有發在第二字者第二字即非發矣若其或稱孟氏雖複姓亦有之如左丘明亦稱左氏孟孫氏亦稱孟氏一例

子禽

子禽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

從來說書並無言子禽是子貢弟子者或人之說不

四書改錯

十

知所據前儒謂此係錯讀註疏所致鄭玄註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子貢弟子謂子禽子貢皆弟子也而子禽讀子貢不讀此錯之頗可怪者

桓公 子糾

程氏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管仲私于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許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此言毋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

此則有礙聖學不止錯者聖人言為世法況大節所關豈有無故可輕許一人且厚抑一人者大抵夫子

本意謂國亂君亡之際羣公子在外能先入國者卽是定亂且卽是反正之君原無賢愚無貴賤無長少故公羊于春秋書齊人殺糾謂糾貴桓賤罪桓之篡弑而穀梁以糾長桓少責魯不能庇糾而殺之雖均非正義然尚順從其長少無顛倒者至仲之可不死且可事桓則公子諸傅等于僚屬雖略分主友而全無君臣之分與唐王魏之可從太宗正同乃子不明言其意而但揚仲以抑忽則以聖學重事功故力作提撕以警聾瞶此與子貢問士之訕言行信果爲小人子路問成人之斥見危授命爲今之成人三章一

四書改錯

十一

例宋人守華山之教專于爲己與聖學適相反且又過憎子言爲有病因造作故事顛倒糾桓兄弟長次謂桓是兄糾是弟故仲可事桓若糾兄桓弟則聖人此言實害義之甚啓天下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似唾罵太過夫同一羣公子而兄可定亂弟不可定亂兄當有君臣弟不當有君臣已屬不通况糾桓長次自春秋三傳史記漢書外其見于他書如莊子荀子韓非子尹文子越絕書說苑類無不曰糾兄桓弟糾長桓幼卽管子亦云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及公子糾公子小白祇漢薄昭上淮南王長書以漢文是淮南王

兄忌諱故稱殺兄爲殺弟此在韋昭已明註其下無容錯者而乃洵口唾罵不知其據是昭書與否卽或據此而有礙聖言亦當稍加審慎乃全無顧忌不讀春秋不考本事并不查周秦以後論列文字公然顛倒曰桓公兄子糾弟名爲補救而實所以入夫子之罪若云疎忽則諸書皎然何容疎忽若云有意則非聖之責恐凡爲聖門之徒者難嘿然矣若王魏之辨別見講錄第五卷

四書改錯

十一

張文彬曰程子桓兄糾弟之說又據春秋書法謂桓公則書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君之嗣子也此更強詞少理者據書公伐齊納糾謂齊之糾也若小白入于齊不書齊將誰小白乎此與蔡殺其大夫公子燮又書蔡公子履出奔楚同履非嗣子又不當有蔡國其書蔡以無所繫耳至糾不書子以非嗣子則下文卽書齊人取子糾殺之已書子矣乃又云罪魯之故則以罪魯故而又使子糾爲嗣子豈可通也

南容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縉又名適字子容諡敬叔孟懿子之兄也

南宮适

即南容也

此合南容南宮适南宮縚南宮敬叔四人爲一人如此則其註名縚名适下當註曰又名閱以春秋大夫之名明見策書者而反不之及是爲失註論語記者兩記南容當改子謂南宮敬叔南宮敬叔三復白圭以論語書例凡春秋大夫皆稱諡如孟懿子孟武伯孟敬子類而此獨稱字是爲失書例向怪家語以南宮縚爲南容孔安國以爲容即南宮适史記索隱又謂容即南宮敬叔疑諸說必各有錯而此則又合衆

四書改錯

古

錯以爲錯者按容與公冶長並列其名與地皆不傳王肅論語註稱爲魯人此因檀弓家語皆以容爲南宮縚故云若家語以三復白圭爲南宮縚之行而檀弓謂南宮縚妻夫子因其姑喪而爲之誨髮似是兄女且縚名而容字則巽容義合此是一人庸或有之然當註曰南宮姓不當註居南宮敬叔居南宮若容則祇是舊姓如南宮毛南宮長萬類無南宮可居也若南宮适則不知何人弟子而已而至于敬叔則風馬之甚孟皮爲夫子庶兄微且有疾焉得與孟僖子聯婚姻之親即姑喪誨髮亦大不合敬叔妻姑則孟

僖子妻也其喪在孟氏或廟或寢夫子亦安從誨之况世族喪服自有儀法不容誨也若謂懿子敬叔曾學禮夫子可妻兄女則僖子遺命如此其在策書與諸書並未嘗曰二子來學觀家語史記凡弟子姓氏並無懿子敬叔可驗也况妻女一事有萬萬非敬叔者若是敬叔則初疑子謂南容失記事之例今且疑子謂數語是夫子失詞敬叔公族非大夫即大夫之貳謂之國倅未嘗以邦之有道無道定廢不廢也若刑戮則幾見魯之公族在二百四十年間有以不謹言戮甸師者而謂及此

四書改錯

五

至若史記家語各載敬叔從孔子適周見金人緘口孔子戒以謹言事雖其事或有之然與容無涉註于三復白圭章又曰事見家語則遍查家語並無蹤蹟揣其意不過以謹言與復白圭相類可合容敬作一人耳乃近人作四書考者附會朱註直引家語文而增其下曰敬叔歸乃三復白圭之詩嗟乎此非焚書乎

章大來曰家語孔子三十五歲敬叔請于魯君從孔子適周計之當春秋昭廿五年是年僖子方卒恐未可適周且昭公已出奔安所得魯君請之若

史記適周反魯在昭二十年則敬叔生于昭十一年才十歲耳世無十歲能適周者此皆當闕疑之事

南宮敬叔

孟懿子之兄

然且錯之又錯仍顛倒人兄弟忽以敬叔為懿子之兄據春秋傳孟僖子會稷祥時有泉丘女同僚女來奔懿子敬叔皆泉丘女所生懿以長自養敬以幼使僚女養之其後懿以長襲敬以幼不襲此開卷便曉者乃又作顛倒以為有據則竝無一據以為有意則

四書改錯

十六

糾兄桓弟將藉以立說或者有意此何必有意以為過誤則論語載人兄弟有幾而一誤尚可再誤真不可解且朱氏倡格物窮理之說周制君承姓卿承氏敬叔以弟故不襲卿承氏而氏南宮此或未之考乃明謚敬叔而不知叔之為弟則併理亦不可問矣

箕子

紂諸父

宋世家箕子紂親戚也不知為父為兄惟馬融王肅謂紂諸父服虔杜預謂紂諸兄竝無確據故孔安國註尚書微子及洪範尚不能定此安能定之

摯千紱缺方叔武陽襄

魯樂官名

太師摯八人非魯樂官周禮王大食三侑諸侯無之白虎通王者平旦食晝食哺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魯安得有四飯官且定哀策書竝無魯樂官竄四方事惟古今人表以摯千紱缺方叔武陽襄列之伯夷叔齊之下文王之上註曰此紂時樂官鄭玄謂平王時人非也又漢禮樂志載秦誓舊文亦有樂官師瞽抱器奔散語則紂時人矣或曰史殷本紀周本紀皆有太師少師抱樂器出奔之文然太師名疵少師

四書改錯

七

名疆此摯與陽當是疵與疆兩音相近之訛容或有之詳見後故事條

左丘明

左丘明古之聞人也

此惑于程氏而又錯者孔安國曰左丘明即魯太史也按漢藝文志左氏傳國語皆魯太史左丘明著司馬遷傳孔子因魯史記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復纂異同為國語而劉向劉歆杜預輩皆言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而作春秋歆且曰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又親見夫子與公穀傳聞不侔其

曰親見正謂丘明與孔子同時而曰好惡與聖人同則專指論語左丘明耻之語也自唐人談助趙匡陸德明輩不知何據謂論語丘明乃史佚遲任之類不似是作左傳者要是妄語而伊川襲其說遂謂古之聞人夫事有明明可據而反故舍之以取矯異又何必然

仲弓之父

仲弓父賤而行惡父之惡不能掩其子之善

仲弓父無所考家語謂是伯牛之族人而漢王充作論衡直謂是伯牛則以伯牛名犁其稱犁牛直指其

四書改錯

卷一

名與字言此固無他據不足道者但史記稱父賤家語加以不肖則必其人多可議者然未云惡也惡則甚矣或曰不肖即惡則字書以不類先人為不肖孟子丹朱不肖是也若中庸夫婦不肖則祇以不能言正義謂不肖勝愚故王制云簡不肖以紂惡不肖者但簡飭之已耳惡則斥之矣是惡與不肖明有分別况以先賢之父生數千年前即所聞異詞亦宜倖邀寬典而反改文以苛之此何意耶

告子

名不害

此見趙岐註而又錯者正義云盡心篇有浩生不害趙疑即告子因謂告子姓告名不害浩生其字也及註浩生不害則又曰浩生姓是告子一人不害又一人趙已自矛盾矣此又焉得取其矛盾者而反為合之

吳孟子

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此又錯者止稱孟子則宋女子姓今日吳孟子猶宋女子姓乎春秋書孟子卒是諱之論語稱吳孟子猶諱之乎蓋魯祇稱孟子當時故加以吳字其曰謂之

四書改錯

卷一

者謂魯人謂之也此與坊記所云猶去其姓而曰吳同意若謂昭公自諱使若宋女則昭公未嘗加吳字錯矣

放勳

本史臣贊堯之詞孟子因以為堯號也

孟子焉能為堯號史本紀帝摯崩弟放勳立與舜名重華禹名文命並同故大戴五帝德篇帝堯高辛氏之子名放勳帝舜橋牛之孫瞽瞍之子名重華按楚詞有云就重華而陳詞屈原則何因而為舜號乎若文命則禹謨曰文命敷于四海而禹貢即曰禹敷土

商頌亦曰禹敷下土方。惟文命禹名。故文命之敷。卽禹敷也。此非故爲號矣。若臯陶謨允廸厥德。非臯陶名。又非史臣贊詞。直臯陶自言。然而解者云。堯舜記事。臯陶記言。一何明了。故孟子善讀書。直稱放勳曰放勳。乃殂落斬截。以呼帝堯。此無容他註者。若謂放勳贊詞。則史臣開卷先贊二字。一如後人題棹楔例。不又笑話乎。

子桑伯子

魯人胡氏以爲疑卽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

孟之反

四書改錯

子

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卽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

子桑伯子何以知爲魯人。若謂是子桑戶。則在論語無戶字。在莊子無伯子字。何以知爲卽此人。鄭玄嘗曰。此是左傳秦大夫公孫子桑。世猶非之曰。伯子何居。今但據子桑二字。則莊子尚有子桑。序將爭之矣。若孟之反。則莊子是子反。非之反。且並不名側。此但如王肅曰。伯子書傳無見焉。孔安國曰。之反。魯大夫名側。始不錯耳。

張文獻曰。莊子原不可據。若伯子之反。則在莊子亦不曾援論語。春秋傳名直胡氏。強合者。外氏任

達凡歌曲樂喪原是寓言。如子桑戶死。子琴張爲臨喪倚歌。此必無之事。考春秋傳衛宗魯死于非命。琴張尚欲以禮弔。豈有無故反樂喪者。若之反不伐。正係公族守禮一大節目。當時孟懿子既不。在軍祇孟武伯帥右師而旣而奔者。卽右師車也。策馬一言。不過守庶倖受過之禮。與尚書不伐意合。乃比之上德不德之異教。卽寓言亦豈有此。

虞仲

虞仲卽仲雍與秦伯同。竄荆蠻者。

仲雍是虞仲之曾祖。虞仲是仲雍之曾孫。此豈可錯

四書改錯

主

者。仲雍本太王之子。同兄泰伯。竄吳。泰伯已奄有吳國。而無子。仲雍繼伯爲吳君。已三世矣。武王克殷。求泰伯。仲雍之後。得仲雍曾孫周章。兄弟而周章已君吳。因卽封之。吳爲泰伯後。而別封其弟仲于虞。以繼仲雍。漢志所云。封周章弟中於河北之虞。中卽是仲。則是仲者。其名虞者。其封國號也。猶之蔡仲封蔡。爲蔡仲。秦仲封秦。爲秦仲也。仲雍不封虞。何虞仲矣。特春秋晉滅虞。時宮之奇有云。泰伯。虞仲。太王之昭也。似以虞仲指仲雍者。因之。史周本紀亦引泰伯。虞仲。語。而漢地理志遂有錯註。不知左傳所云。謂虞之封

國其于同姓在太王之昭一輩正指虞不指雍猶伯禽封魯而傳稱魯衛毛聃爲文昭指魯國不指魯公也但其稱逸民者以武王未物色時仲且流落荆吳間作隱居事耳不然雍與伯同竄荆蠻且同相繼爲國君而舍伯取雍亦大不合如謂泰伯端委治吳而雍且斷髮文身以爲君以是取雍則直逸君矣仲在隱居時故可逸仲雍君焉得逸耶

章大來曰漢志偶錯註而古今人表明載兩人有中雍卽仲雍在武王未克商前又有虞中卽虞仲在既克商後此固歷然不爽者

四書改錯

三

朱張

朱張不見經傳

論語考異謂釋文引王弼註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正義所云逸民各論其行而不及朱張以其行與孔子同故不論正謂此也考異係宋浚儀王應麟作今大全後亦載之

費惠公

惠公費邑之君也

邑宰原可稱公如春秋齊棠公楚申公類然終是都邑之君不過諸國大夫下一屬長耳何得曰小國之君且何得曰非惟百乘之家爲然反于大夫有進等

也况費與成郕皆魯畿邑正三家所屬乃直駕孟獻子而上之錯矣按費本國名呂覽慎勢篇謂分國較大小海上有十里之諸侯無非以大使小以衆役寡故曰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夫以封建大小較國勞逸而其首稱者曰滕費則費本春秋戰國間一有名小國惠公是國君非邑君也又費一作鄭或曰卽嬴姓伯翳之後本附庸與顓臾鄒邾同類

白圭

白圭名丹周人也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僮僕同苦樂樂時變人棄我取人欲我與其術施之國家也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四書改錯

三

按此白圭名丹字圭不知何處人趙註疑卽史貨殖傳所稱白圭者因註曰周人且微以貨殖省賦稱之而集註遂明引貨殖傳以實其人然又錯矣傳稱圭本周人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于是天下言治生者皆祖白圭乃韓非又云白圭顯于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考魏拔中山在文侯十七年其逮孟子游梁時已七十餘年國已更三君向之初爲侯者今且進爲王而是人無恙尚能挾居積之術思以謀時賢而變國俗無是理矣且其人自稱曰丹未聞彼時之白圭以丹

名也此明又一人不得而強合之也

琴張 曾皙

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

此兩事皆不可據者而偏引之莊子云子桑戶死子琴張臨喪而歌子貢往弔歸問曰彼何人者耶子曰彼游方之外而某游方之內外內不相及者則以子貢不識孔子不相及之人而猶是孔子弟子乎若季武子卒在昭之七年春秋書季孫宿卒是年孔子甫十七未知曾皙曾生與否且哲安得與季氏友此皆荒唐之甚者况本文言狂但言志行不相掩未嘗有

四書改錯

卷一

狂疾如所云也錯也

慎子 滑釐

慎子魯臣滑釐慎子名

慎滑釐即禽滑釐墨子所云臣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皆持臣之器以待楚寇是也又即滑滑釐呂覽高誘註謂禽滑釐一氏簞是也古文禽禽與簞禽與慎恭字形相近又周禮註獸五歲為慎又云獸之可禽者為慎故舊儒謂慎子善兵法正指禽滑釐言若正義謂即慎到趙人齊稷下客與孟子同時則不然慎到本名家者流劉向曾定慎子有四十二篇不善兵

法且諸書無或言慎到師墨翟者

張文蔚曰莊子天下篇既列墨翟禽滑釐而又列

宋鉞尹文子田駢慎到于其後則到與滑釐非一

人明矣且禽滑釐學于墨子索盧叅學于禽滑釐

諸書皆有之而獨無慎到近作四書考者謂慎子

名到魯人學墨子弟子禽滑釐之術則又降而與

索盧叅等矣此尤無據之言

宋輕

宋姓輕名按莊子書有宋鉞者宋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聒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即此人也

四書改錯

卷一

宋輕即宋鉞輕與鉞字音相同此不必疑者故荀子

非十二子篇中及宋鉞唐楊倞註云宋鉞宋人與孟

子尹文子彭蒙慎到同時孟子作宋輕與鉞同口莖

反

申詳

子張之子

申詳子張子見檀弓註然以顯孫氏之子而改姓申舊猶疑之况此是詳字不是祥字故趙註但稱賢者安得謂子張子也

癡疽

也
瘍醫

此亦錯者。瘍醫在天官職以下士爲之。禮註稱王臣受天子策命與庶人在官大別。况醫多名如國語醫和左傳醫緩卽賢士大夫尚相敬禮。何得以偶然主客爲孔子諱。又且瘍醫所掌有頭創身瘍金傷。跪折諸症並不專以癰疽爲名。此二字非官名非人名。又非醫名實誤文之顯然者。考雍本是姓系文王子雍伯之後。如雍糾雍太宰類此。孔子所主當是雍渠。卽史世家所云靈公與南子同車雍渠參乘。孔子爲次乘者。以此人係靈公嬖幸與彌子等且與孔子因

四書改錯

主

緣故。彌子直邀其主已而當時亦并傳有主渠一事。乃劉向說苑載孟子文作孔子主雍雎以渠雎聲近訛錯而趙岐註壁中本則并訛雎爲疽于是七篇之本始將雍渠二字盡變之而爲癰疽。此蹤跡之實可按者不然衛靈時無雍雎而劉向輯內府書又並不見趙氏壁中之本乃忽有雍雎一名謂非雍渠之轉訛不可也。近無學者一見說苑便謂雍雎是本名反將史記雍渠亦改作雍雎則大錯矣。此不可不辨者。張文獻曰史記報任安書衛靈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此亦史記雍渠非雍雎之証。

盜跖
蹠

同
蹠跖

跖蹠固同字然跖蹠是誰並不註明俗師講孟子動輒以柳下惠之兄當之按春秋內外傳及魯世家柳惠卽展禽爲公子展之後春秋無駭始賜氏者並未展族名跖又名蹠爲柳下兄也且惠氏柳下或云食邑或云居址此惠所創氏固非展族所得通卽或仲遂氏東門孟孫閔氏南宮後得承氏然子姓可承跖果是兄安得承弟氏氏之况此係莊生寓言莊以爲人性不善雖聖人不能挽回故借孔子柳惠以造此故事夫以莊廿六年之柳惠距孔子定哀百有餘

四書改錯

主

歲而相爲主客此是說夢而以溥天下開眼之人而共入夢中可乎考古大盜皆名曰跖與狡女之稱西施毛嬙竝同故此有夷跖有舜跖又有堯跖跖之犬吠堯是也有跖有蹠然又有躡賈誼傳謂跖躡廉是也蓋跖與蹠躡總是足底係人體最下之名而李奇漢書以蹠爲秦大盜丁度集韻又謂跖是秦盜躡是楚盜然總是盜號則此當註曰跖蹠秦楚間大盜通稱乃姑置不問一似舍柳氏別無跖者註書何爲張文獻曰人有名有稱章句開卷皆稱子程子不知是何稱法據大全陳氏謂公羊傳有子沈子何

休註云冠子于氏上者著其爲師也朱氏尊程子爲師故如此按公羊高世稱子夏弟子卽公羊說與春秋說題詞戴宏序皆云子夏以春秋傳公羊高未聞別有無名之沈子作公羊師也且公羊文以子冠氏上不止沈子如子女子子北宮子子司馬子豈必人人皆其師又且桓公生莊公年竟自稱子公羊子則以公羊子而師公羊子大無理矣或曰何註所言師不是人師是經師之師如伏生后蒼漢儒所稱有師承師說者然亦不通國語王孫雄呼范蠡爲子范子范蠡未嘗爲經師也嘗考此子字是同時同輩而親之之詞猶稱子大夫類王孫雄惟有求于蠡故親蠡若何註則明作分別有先師有後師有已師有他師先師者戴宏是也後師者子沈子是也已師者同已之師子沈子子公羊子子司馬北宮子皆是也他師者魯子高子是也是後師爲子後師而且與已同師者爲子子沈子者不過以後師而與已同師者耳而乃以親之者而認爲尊以後時之人而認作先時以偶指經師而認作人師之師公然造一子程子而人之誚朱氏者遂踵之曰子朱子非笑話乎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初晴稿
又晚晴稿
王培生公載較
吳廷楨山齋較

四書收錯二

天類錯

天問章句

天理也

天解作理四書集註補辨之甚悉大抵宋儒拘滯總過執理字實是大錯如中庸天命之謂性性註作理而天又註理將理命之謂理自然難通况天作命解

四書收錯

每與理反孟子莫之爲而爲者理也向使孟子聞之亦必拂然若曰吾之不遇魯侯理也則孟子將勃然矣况天是天神又有天道古今樂錄載樂有大壯大觀二舞引論語惟天爲大而隋書樂志又曰大觀者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是天原有神有道故先儒解獲罪于天亦曰援天道以壓衆神衆神者室神與竈神也又且漢魏後儒引此句皆明指蒼蒼之天南齊書所載有雜詞云獲罪于天北徙朔方可曰獲罪於理徙朔方乎

張文獻曰古無天理二字其字起于漢博士之作

樂記然實有用不得者天官書有天理四星在斗魁間名貴人之半即天半也其官名天理即孟子所稱天吏古皇陶作大理官即天理官理與吏通字也信此則理者天之獄而可以釋天平且主客相告亦有詞例縱曰得罪亦何至付獄吏也此非夫子之言也錯也

北辰

北辰北極天之樞也 邵子曰地無石處皆土天無星處皆辰也 朱氏曰北辰是天之樞紐中間些子不動處緣人要取此為極星又曰無極星只是中間界分 極星亦微動辰不動

四書改錯

卷二

北辰即北極爾雅北極謂之北辰是也但此辰是星名不是虛位古尚書說北辰為星宗司馬彪後漢志北辰星含元垂耀以統諸列宿故前人樂府有云上有北辰星者其星在紫微宮中即北極五星之一別名樞星極者中也樞者天體轉旋南北正軸之中樞也此其說在晉志取明晉志曰北極五星在紫宮中名曰北辰其紐一星天之樞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極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此是確訓若史記稱天極春秋元命包稱太極皆以太乙帝居當居所之名而下此且即以北斗當之如荊州星占謂

北辰即紫宮之天座所謂居其所者而後漢志註謂北斗是七政樞機其第一星名天樞所以居中運軸而拱眾星者雖皆是錯然總隸中宮皆得佐北辰而為樞軸所用不甚遠也乃朱註據邵氏說謂天無星處皆辰夫辰有四解一虞書撫于五辰五行之時也一左傳三辰旂旗日月星也一月令乃擇元辰十二枝辰也一夏書辰弗集于房日月所會十二次舍也從無無星為辰之說况辰本星名春秋外傳謂天之三辰其一是星而公羊諸傳且謂北辰是大辰大火亦是辰豈有北辰無星大火亦無星者考周天家

四書改錯

卷二

所據原有張弓倚蓋覆盆轉轂諸說因之象天者相傳為周髀宣夜銅渾三名而銅渾取著朱氏所云北極出天南極入地皆銅渾家法然銅渾所云辰極皆以北極樞星作轉轂之準如張鏡觀象賦北監辰極正指北辰一星蓋天下無無星而可以監之定標準者晉志所云天之樞亦猶星經云北極天之樞星未有以天之無星處立一門樞曰天之樞如朱氏所云也乃朱氏亦自知難通又造一小星名為極星在天樞之傍可作記認夫此小星究是何星其在天官家自黃軒唐虞三代秦漢以至北宋書府家自經傳子

史諸儒記詠五官算述以及金度玉衡雜子雜變並
不曾云天樞之傍有一小星可作記認者向使認天
樞耶則辰極虛位何處可認認小星耶則滿天小星
將擇何一星認之及觀其所據乃是同時沈括之言
夫括取叵信此直所謂鄉村撩天洛下閎者而以之
說經蠱惑五百餘年之人心而不知其錯真可嘆也
若譬如之錯見添補經文條

文輝曰沈括謂始以管窺極星不入管後方見極
星在管弦上轉真無稽之談其云管窺極星者不
知是窺極抑窺極傍之星若窺極則極無可認必

四書改錯

四

認此極傍之星星不能不入管也若窺星則何以
知星轉弦上窺時既不見則所云後方見者又誰
見之况管窺之法不過以玉衡就璿璣一矚察耳
若弦上轉星則終夜矣從來天官家亦無終夜祇
管窺一處之理且極果虛位動不動總不可見乃
終夜瞠目專視此蒼茫而不可見之方寸有是事
否

千歲之日至

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歷元也

日至有兩至不止冬至即冬至亦不在朔日至是中

氣在望後無在朔者若朔日冬至則又不當在造歷
之始凡朔日遇至則必前是閏月以節氣移之望後
而後移中氣在朔如傳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正
義謂去年十二月是閏月故也未聞造歷先置閏者
又且歷元有成歲推元之法有章首部首統首一章
二十歲有餘而推至統首即二千餘萬歲而猶不足
何得限以千歲此日至二字當如禮日短至日長至
春秋傳日南至日北至孟獻子言正月日至至七月日
至兼冬夏有之大抵造歷在定至必先定兩至而後
兩分四時二十四氣十二月三百六十日以次徐定

四書改錯

五

傳所云履端于始者謂求之日月五星運會之始也
舉正于中者即正中氣定日至也正猶尚書正仲夏
正仲冬也而後以餘分置閏歸餘于終焉是求故
始事致至中事而乃以置閏之終錯認作求故之始
既乖兩至復昧三首一言而數錯之矣致者推也坐
致推將來也凡言坐俟後之詞也千歲非一歲也

遠宗曰新唐書五代史皆宋人歐宋輩所作其言
造歷歷始即朱註所本然實杜撰非古法據堯時
造歷特敕羲和氏諸官考時置閏其分命申命祇
以冬至屬朔易未嘗屬歲首也且以日出驗朔且

中候未嘗較夜半也。歷有三正而造歷者必據寅建以或子或丑則四時不正。故周正建子而其陳幽風適月令仍用寅正。今甲子夜半冬至則子正也。幾有本子正造歷而可以考日月定四時較分至以正中氣者錯矣。

張文彬曰趙註以日月所會為日至則又誤以辰為至矣。辰在朔至在望總不識中氣耳。

地類錯

禹疏九河

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蕪曰簡曰潔曰勾盤曰鬲津

四書改錯

木

爾雅九河七曰絜結也。並非潔字且大河本身亦併在此九名中與三江九江不同大河即徒駭也。乃錯絜作潔似簡與潔本一水而錯分故大河與徒駭本兩水而翻錯併者自此一錯字而其徒蔡沉註禹貢直改絜作潔翻別出大河而合簡河潔河為一河河名亂矣。按齊桓塞八河不及徒駭漢成帝河隍都尉謂徒駭在北是大河故道而春秋緯亦云齊移河為界而填闕八流以自廣故八名盡堙而徒駭獨在以其為河身也是安得又別出大河以亂之。

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

汝漢淮泗亦皆水名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記

此言孟子之誤在禹貢誠有之而在孟子時則不然據云汝漢淮泗惟漢入江而淮與汝泗皆不入不當舉三水而盡注之不知汝泗久注淮三水並通其所與江隔者祇一淮耳自春秋時吳伯黃池之會但溝江及淮而四水已盡通矣。漢志所云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間是也。孟子據當時所見為言耳註乃謂據禹貢及今水路俱未嘗通則漢後大河南徙往往引河作溝與淮泗合江淮與河漢無一不通而猶謂禹貢及今則及戰國之今已自錯若及趙宋之今則錯又錯也。

四書改錯

七

華嶽

華嶽二山與河海對文若不註明則止太華一山有偏倚矣。按周官職方氏九鎮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此嶽瀆鎮浸經典所最重之山豈可明見聖經而千載貿貿無一註者又爾雅五山其曰河南華河西嶽亦兩山對舉如此

漢地理志汧縣有吳嶽

子畏于匡

匡地名史記陽虎曾暴于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既引史記卽當註地名所在而此偏不註乃于卷首列史記世家有云適陳過匡則陳地矣陳焉得有匡因還考史記則云去衛將適陳過匡是史記本作衛地而朱氏刪去衛將三字致衛地變作陳地其引書之不足信如此然而亦非衛匡且謂夫子求援于甯武子以通衛君則甯武相去百有餘年豈有此理若莊子謂畏匡在宋則仍是寓言世未聞夫子一過宋而桓魋匡人兩微服者且虎則何由暴宋匡也不知此在春秋傳明明載之定六年公侵鄭取匡陽虎不

四書改錯

卷二

假道于衛而穿城過之時虎實帥師令皆由虎出故得暴匡其後夫子過匡時顏刻爲僕以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故匡人圍之則匡實鄭地矣顏刻卽顏尅曾爲虎僕彼缺城缺也琴操作穿垣虎入匡由此耳

舉于海

孫叔敖伏處海濱

此襲趙註而錯者孫叔蔣之期思人荀子呂覽所云期思之鄙人者其地與蓼近故楚莊滅蓼而虞丘相卽薦于莊而舉之爲相竝不曾伏處海濱此錯也然

而舉于海何也曰孟子明曰海非海濱也蔣蓼楚外國而期思又適當淮西之地水經淮水經期思之北而東注于海禹貢稱淮海地志稱淮康海康以淮通海故也此與魯詩來淮夷而曰至于海邦江漢伐淮夷而曰至于南海正同蓋海不必在波濤間耳

宿于晝

或曰晝當作晝下同

或人所云此必少見多怪疑晝作邑名不類而意中又復有晝邑爲素所知得故云實則齊有晝夜邑孟子宿晝邑國策齊襄王封田單以夜邑萬戶一晝一

四書改錯

卷二

夜不錯也且晝爲齊西南近邑正孟子去齊還鄒之路若晝邑在臨淄西北三十里卽戟里城燕將破齊時將以其地封王蠋者以燕在齊西北故也孟子不之燕何由宿晝此註儘可省耳

張文楚曰一云宿于澶水經注澶水注石梁水東去臨淄城十八里所云澶中者俗以爲卽宿留水因孟子三宿出澶爲言按澶水卽形水東去臨淄城近孟子去齊之路似乎可通然澶何得訛作晝必仍以晝晝形近先訛晝作晝而後晝澶以字聲再訛則大無理矣

東夷之人也

在東方夷服之地
岐周地近岐夷

夷裔也邊也東夷謂東一邊也戰國分東西以關爲界凡關以東者皆謂之東一邊若曰夷服則必禹貢所稱要服二百里夷者在甸侯綏一千五百里之外將史記所云就時負夏在衛地書所云造攻自鳴條在安邑之西者皆不可通矣乃朱氏不解夷字然又曲護已說于後文岐周特註曰地近岐夷以爲此亦夷服地也殊不知呂秦以前凡夷蠻多在內地獯鬻獫狁皆與周邑相隣比一如淮夷徐戎陸渾潞狄之

四書改錯

十

雜居者並非夷服至呂秦混一然後盡驅而出之界之以長城而內夷始亡故其後漢武開疆如滇黔兩粵俱雜獠獠而惟呂秦所開者不然舊以是爲秦皇漢武之優劣曾于此不識而漫以岐夷爲西夷則舍箕子朝鮮孔子所欲居之九國而反以萊夷之作牧穀伯綏之朝魯者而謂之東夷不大錯乎若夫得志行乎中國則中國卽土中名諸所稱王自服于土中者正對四裔言蓋中與邊裔對不對夷服也猶之齊王請中國而授孟子室中國與四境對不對齊外國也

丘隅

岑蔚之處

此襲舊註而又錯者丘隅丘之隅也謂丘之曲處與詩文丘阿丘側並同蓋屋有四阿房有四隅山之隈曲每類之故孟子虎負嵎嵎註山陬以隅卽隅也若岑則巖險不是丘蔚則木盛不是隅分觀瞭然

駢邑三百

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卽此事也

駢邑三百不是書社三百書社謂里社之書版籍者三百是三百社如魯以書社五百與衛楚欲以書社

四書改錯

十一

七百封孔子類此邑三百當如左傳所云惟卿備百邑者其爲邑卽周官四井爲邑之邑三百邑實一千二百井九千六百家而邑之以駢名者總是三百雖仲之爲采或不止此而其奪伯氏者惟是數矣蓋邑名不同有千室之邑則合三十邑裁殺一邑有十室之邑則一邑又應分作三邑惟此邑以周制校則如此

國語三十家爲一邑

轉附朝儻

二山名

齊無轉附朝儻二山故孫氏正義謂惟顧野王玉篇

有澗水出南陽在齊地而無山可考是必有誤子謂此當註未詳必不當強釋一字者嘗讀管子戒篇知此是齊桓問管仲游觀之事而管仲答之自始至末其文並同孟子以傳聞而引此與鄭人使子濯孺子故事各出此固當兩存其說無庸辨正者乃據其文則桓公問于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瑯琊司馬曰亦先王之游也何謂也管仲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原農事秋補不足云云則轉附朝儻與猶軸轉斛字形謬誤不知所解而欲核其何山何水得乎凡註經者必當有關疑未詳者正謂此也廣言補云予幼讀

四書改錯

卷二

師行而糧食句疑糧食二字難通必有脫誤今其文曰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則義較出矣祖龍焚後耳目局促凡書之不容強解類如此

物類錯

蒲盧

蒲盧沈括以爲蒲葦是也

蒲盧爾雅云卽蜾蠃又名細腰蜂每取螟蛉爲己子祝之而化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可以作人存政舉之証故家語載哀公問政章有孔子曰天道敏生地道敏樹人道敏政夫政也者蒲盧也待化而成其

着待化句所以解蒲盧而着敏生句則不必以蒲盧承敏樹可知也乃收盧作蘆以蒲與蘆並未連文者而強爲連之不信諸經而信沈存中無學之一宋人亦已可怪及其作或問亦知理詘反曰此等瑣屑不足辨則指鹿爲馬無不可矣初不意以格物之儒說經而詞遁如此

西河韓偓安貧詩牕隙日光飛野馬案頭筠管長蒲盧言日影中見飛塵筆管中棲蜾蠃也唐人作詩尚讀書猶識蒲盧今人不識矣

匏瓜

四書改錯

卷二

匏瓜繫于一處而不能飲食

此不止錯者何晏云瓠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其云不食言不可食非不能食也天下無植物能開口食者詩匏有苦葉指匏苦之不可食者爲言故國語苦匏不材于人供濟而已言但可繫以渡水而不足食便是不能食蓋食物以可食爲材夫子之自論正如是也今日不能食已怪矣且又加一字曰不能飲昔人有無口匏之譏里巷刺謔者曰渴瓜豈瓜果饑渴耶

初疑註能飲二字或校讎有誤及觀朱子語類諄

諄謂不食是不求食非不可食則疑倍增矣禮祭射侯辭曰強飲強食非謂射侯能飲食也王粲登樓賦曰懼瓠瓜之空懸畏井渫之不食非謂瓠瓜不能飲井井渫不能食瓜也蓋射侯惟不能飲食故強之懸瓠渫井則兩不可食故惟恐其似之正論語解矣朱氏每事言理顧有理所必不解者觀其說孟子道性善云性字重善字輕非對言也性善何得分輕重且誰曾對言請薄海受經者能通此意而後許其解瓠瓜之言

苗而不秀

四書改錯

十四

穀之始生曰苗

苗不止穀凡草之少長者皆曰苗六書以草田爲字說文所云草生于田是也况此苗字并非草與穀之名但以草之少長作苗字解與秀實一類觀本文以秀而不實與苗而不秀對文則苗不指草劉昭曰論語苗而不秀苗謂早夭秀謂成長其以苗爲早夭者以止于苗也故少長曰苗如范史作章一王傳贊曰振振子孫或秀或苗早夭曰苗如楊子法言曰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此確不可易者

張文獻曰始生曰苗從來訓詁皆然惟此易作少

長嘗以問先生曰苗與天通禹貢厥草惟夭註作少長而凡少長而死者則又名曰夭少長是天不少長亦天剛與苗同苗非少長乎况草生于春而少長於夏故夏田曰苗小雅東有甫草之子于苗是也若始生則春田矣雖始生二字不事駁辨然亦見學到廣地能隨在取正如此

棠棣

中庸妻子好合詩

詩小雅棠棣之篇

詩是常棣朱氏改作棠棣此必偶見左傳趙孟賦棠棣是棠字因特改此以示有學不知引文多別字原

四書改錯

十五

不得據引文反改本詩况棠之與棣本是兩木並無合稱棠棣者小雅常棣逸詩唐棣皆是棣木而總名核其分兩名者則常棣白核唐棣赤核卽其實似李較小然亦分赤白爾雅疏所云子如櫻桃者則白核實也陸德明釋文所云子如郁李今人呼麥李者則赤核實也若棠則名杜杜說文杜曰杜杜爾雅疏則白曰杜赤曰杜而總名曰棠其實似梨而較小與棣不同自集註棠棣誤名一出而奉作金科至有呼郁李爲棠反呼棠梨爲棣者朱元晦不識字其害大矣左傳公賦嘉樂國語秦穆賦采芣皆別字也向

使改假樂與采菽非經禍乎

張文釐曰采薇詩彼爾維何維常之華註云常常棣也則棣可單稱常者常卽是棣名何可以棠字亂之

麋

麋鹿之大者

鴻爲雁之大麋豈是鹿之大乎四書集註補云據爾雅麋之種類有麋麋狄四名而非鹿鹿之種類有麋麋麋四名而非麋故舊稱麋陰獸冬至角解鹿陽獸夏至角解麋澤獸形大而角枝向後鹿山獸形

四書改錯

六

小而角枝向前截然兩分故周官以山足爲大麓毛詩河麋註河湄卽以麋鹿作山澤名若麋是大鹿則河麋者大大麓矣豈有此理

張文釐曰說文麋鹿屬从鹿米聲冬至解其角武悲切然又曰大曰麋小曰鹿初解之謂麋體大鹿體小猶郎瑛云澤獸形大山獸形小非謂同是鹿而分大小也及按說文原本則並無此六字豈又附會之徒增入之耶然滋懼矣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

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

深警之也

此則大關名教不止于錯所當急急救正者張南士曰古人罕譬曲喻皆有倫類擬非其倫古人所禁豈有斥親爲犬馬而可以出口語立文字者鄭子家以畜老比君遂成弑逆鮑收斥先君豎牛終是奸黨豈聖人告人而肯出此此真聖門之徒之言據包咸舊註原云犬能守禦馬能服乘皆養人者彼所不足者惟敬耳是以犬馬指人子言卽何晏異說亦云人之所養乃至犬馬不敬則無次別謂人之養人自妻孥僮僕以至犬馬雖所養不一猶必以敬爲差等而

四書改錯

七

况于父母是何氏異說亦竝未嘗以犬馬擬親然而世猶薄何氏爲無狀者以爲此中意旨在夫子曾自解之坊記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不敬何以辨其所云能養者明曰養其親竝未嘗曰養小人夫子之自解不可沫也是以論語出孔壁後自漢晉唐宋讀論語者竝不敢稍有異解如晉東哲作補亡詩有云嗷嗷林鳥受哺于子養隆敬薄惟禽之似則禽養親也唐李嶠爲獨孤氏請陪昭陵合葬母表云犬馬含識鳥鳥有情寧懷反哺豈曰能養言已不能如犬馬養也乃若馬周上疏云臣少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

施宋王豐甫辭免起復表云犬馬之養未伸風木之悲累至謂父母已亡雖欲效犬馬之養而不可得也不意數千年共遵之包註而一朝改之以漢晉唐宋列代相傳必不可易之定解而一人忽起而更變之向使改之而善改之可也變之而可反不善以至于善雖變亦可也乃改包註而斥親以犬馬之名變小序而強坐人以淫失之罪尊經與抑垂教與

或疑犬馬焉能養人則包註二句已自明了且有未盡者古文云諸橫生盡以養諸縱生橫生指畜縱生指人則畜能養人從來有之蓋養不一端不止飲食

四書改錯

卷二

孝經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未有孩幼能飲食親者儀禮既夕禮養疾文王世子齋立而養疾疾者不飲食也檀弓事君事師皆左右就養世亦無臣子弟子飲食君師之事故養上有二義飲食與奉侍是也養下亦有二義撫育與乳哺是也未有學養子乳哺也以善養人中也養不中非乳哺也養物亦然食而勿愛餵飼也莊生養木雞孟子養檳棘非餵飼也

兩馬之力

城門惟容一車車皆山之故其轍跡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古車皆四馬如四騏四駱四黃四牡皆以兩服兩轡

為度惟士則一車兩馬儀禮所云贈兩馬左傳陳成子以一車兩馬贈顏涿聚之子今儼然城門豈有天子六馬諸侯卿大夫四馬大夫三馬皆不行而獨士行者又且乘車之外凡戎車田車喪車役車無算方欲張馬力以顯門軌反不取多馬而取減馬錯之錯矣趙註兩馬是國馬公馬國語國馬行關公馬解賦周禮牧人掌國馬馭夫趣馬治公馬必合在民在官者而馬數始備然則兩馬兩等馬耳

四書改錯

卷二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初晴
又名姓
江蘇
崑山
縣
公
較

四書改錯三

官師錯

士無世官

士世祿而不世官
恐其未必賢也

如此則以世官爲世爵錯之甚矣此士字該卿大夫言當云但世爵而不世官古官與爵殊爵者在王朝爲公侯伯子男在侯國爲公卿大夫士也官者在王

四書改錯
卷三

朝爲三公三孤六卿及諸官屬在侯國則孤卿之爲三官與諸屬大夫之爲五官者也世爵爲封建一定之制不可更易宋儒謬襲公羊說謂春秋譏世卿妄語也惟世官則易于專攬如三桓爲魯三卿此不可易者然而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世世襲之以致政逮大夫漸不可挽晉六卿俱然故五禁及之若世祿則但如公族子弟食公邑之采不惟無官亦并無爵豈可比較按春秋臯鼫之會祝鮀曰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夫所謂五叔者謂管蔡成霍毛也管

蔡霍現有封國而成毛則各封畿內諸侯之地何嘗無爵而曰無官者正謂太宰司寇之官非所有耳然則世官世爵明有分辨况下文明云官事無攝苟世官是世爵則爵可攝乎

世祿

仕者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

此世祿卽世爵而反以周官論秀法錯雜言之按畢命世祿之家孔安國註曰世有祿位也古祿以位行惟有位斯有祿故國語范宣子論死而不朽歷數先世之仕人國者叔孫穆子曰此世祿也然則世祿卽

四書改錯
卷三

世爵矣禮器王者有田以處其子孫周官有副田祿仕田此惟世爵者得食之其不名世爵而變名世祿者舊註引古文云賢者子孫世有采地卽其人致仕後與其子未仕以前俱得食采地不另予奪此是實錄並無教而後官不官而後祿之言

百乘之家

有采地者也

此襲舊註而又錯者四書集註補云問大夫之富曰有宰有宰則有采地矣凡再命之大夫皆然未有百乘之家而祇稱有采地者漢刑法志云一同百里提

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不止有采也

太宰

太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

祇舉吳宋必以此二國在春秋傳有其官如吳太宰嚭宋太宰華督類不知此在列國亦俱有之天子備六官侯國三官雖闕太宰宗伯司寇而間亦增設如魯公子翬求太宰類特不命天子不敢與三官稱命卿耳況此專是吳不當及宋雖列子有商太宰見孔子語商卽是宋然史記哀三年孔子過宋遭桓司馬

四書改錯

三

之難夫司馬已爲難焉得復有太宰往來之事此亦祇識太宰宋官而附會成說者惟吳則哀六年公會吳于卽與子貢語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與子貢語其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卽與子貢語則此太宰爲吳太宰嚭公然可知若哀六年夫子適陳而吳來侵之檀弓有吳侵陳陳太宰嚭與夫差問答或者子貢亦與語而必不然時夫子正當厄孟子所云無上下之交者若有太宰知夫子聖人則不厄矣况檀弓多叵信吳陳方對師而兩軍之中各有一太宰嚭恐未然也若越亦有太宰嚭則卽吳太宰嚭而降越者

特子貢亦使越而是時不使則止在吳不在越耳

益掌火

益舜臣名

后稷司徒皆註官名此但註益爲舜臣而不註掌火由不識掌火亦官名也按趙註掌火火官卽火正而左傳闕伯爲堯火正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皆卽此宜朱註不識掌火于尚書命益作虞謂堯使益除障翳禽獸未必使爲虞官至舜而始命作官則不知掌火是官名而又誤以烈山澤爲虞官事兩失之矣

陽貨大夫

陽貨於魯爲大夫

四書改錯

四

陽貨並未爲大夫其稱大夫者自有解說而漫曰爲大夫錯矣從來三卿之臣有下大夫卽是陪臣謂卿之陪貳也季氏司徒原有下大夫小宰小司徒二人陽貨必居其一者况邑宰家臣通稱大夫如郕邑大夫邾邑大夫孔子父邾邑大夫皆是邑宰若家臣則檀弓陳子車之妻與家大夫謀春秋傳季康子欲伐邾問之諸大夫則皆家臣也陽貨稱大夫職此之故而趙註朱註俱不識嗟哉

羿

論語有窮之君
孟子有善射者也

此又錯者以爲有窮君耶則不宜作善射通稱以爲
善射者耶則又不得專指作有窮之君豈有兩書註
一名而如是鶻突者不知此是官名說文羿帝譽射
官其字以羽矢爲義而加以羿聲故凡職射而以官
爲氏者皆得氏羿揚雄賦羿氏控弦是也則此註論
語當云羿古射官名而其後多以官氏此羿者有窮
后之氏也註孟子則直云羿射官名與下文大匠對
見集註于大匠知註工師而不知羿爲射官之師豈
明彼暗此與

四書改錯
卷三

五

遠宗曰漢賈逵曰羿之先祖世爲先王射官故帝
譽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出羿
射九日而落之歸藏易亦云堯彈十日雖其事近
誣然以五帝及夏商皆有羿名則羿本官氏之稱
非人名字可知也孔疏亦曰羿不知何名

孔子爲魯司寇

按史記孔子爲魯
司寇攝行相事

春秋傳無孔子攝相事史記襲家語載入世家此不
可信者唯定十年孔子隨公會夾谷策書有孔丘相
語其所謂相卽儼相之相周禮所云接賓曰儼詒禮

曰相者是時以孔子爲詒禮官如齊侯如晉晉士句
相昭公如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同自註錯引史記
而經生不察皆云夫子曾相魯不可不辨

子華使齊

子使爲孔
子使也

子華使齊正夫子爲司寇時由求赤一齊仕魯由使
治賦春秋傳所稱墮三都者求使宰財孟子所謂賦
粟倍他日者亦使治賓客卽此使齊是也是使齊正
爲魯使與下文原思爲宰是一時事故一與粟一辭
粟皆公家稍食兩可比較若解作爲孔子使則俱不

四書改錯
卷三

六

合矣夫子教學闕門家無祿廩安有藏粟可私授至
八十斛者惟冉子爲司財宰職任出入故一請一與
得以自主若夫子之粟冉子亦焉得主之如謂冉子
與以已粟則不特冉子亦不當有藏粟且衛已富以
矯夫子之郊倍無理矣古祿廩曰粟此與原思九百
俱是粟字如夫子之衛奉粟六萬孟子君餽之粟一
類

聘禮諸侯之使皆以粟十車列館門外據禮註每
車有一秉五庚計十車共十五秉故冉有以三分
之一與其家此亦準聘禮而行者舊註包咸以十

六斗爲庾馬融以十六斛爲秉皆出聘禮記文

下大夫上大夫

王制上大夫卿
下大夫五人

此王制兩文上大夫卿是一文下大夫五人又是一文集註引而合之然兩皆錯者上大夫不是卿也春秋臧宣叔言次國下卿當大國之上大夫小國下卿當大國之下大夫是每國三卿之下又有上下大夫王制此文襲孟子卿一位大夫一位文而雜以夏商之制不可信者雖卿原稱大夫如詩三公稱三事大夫魯季康子爲宗卿稱魯大夫然卿可稱大夫大夫

四書改錯

七

不卽是卿也若五大夫則並非五等大夫是三卿屬官春秋所云屬大夫者故限五人謂司徒卿下有小宰小司徒司馬卿下有小司馬司空卿下有小司空小司空共五人此不知得升公朝可與大夫共朝位否然是屬大夫未聞侯國大夫止此五卿屬可以該之况上大夫既是卿而下大夫又是卿屬將皇皇魯國並無一正大夫在朝位亦無此事也乃俗儒附會集註謂夫子是中大夫則王朝六卿之下有中大夫侯國無有也又謂夫子是下大夫則夫子曾作小司空在五人列今進大司寇儼然一卿猶是下大夫乎

按朝位在王國則孤與卿大夫東西異位而在侯國則惟卿與大夫分東西列以三卿上無公孤也然而三卿下不止一卿如魯以三桓爲三卿作司徒司馬司空此正卿也乃或公子羽父求太宰夏父弗忌爲宗伯臧武仲作司寇則三官之外未嘗不仍備六官其不嫌與王朝埒者以所指名者止三官耳夫子司寇自當位三卿之下與衆卿列其與大夫言自以卿而與之言惟大夫有上下因之有閭閻侃侃之別乃謂夫子在大夫列謬矣若謂閭閻者必尊于已則卿與上大夫相去不遠且使榮成伯公父歎輩在大夫列亦誰敢傲之

四書改錯

八

臣大夫

臣家

祇註一臣字則與大夫二字不聯屬勢必前家臣而後大夫春秋又造一書法矣古侯國三卿下有下大夫五人稱臣大夫謂臣屬之爲大夫者春秋傳魯有申豐季氏之屬大夫是也

委吏乘田

委吏主委積之吏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

此襲舊註而又錯者據世家孔子嘗爲季氏史料量

平。許季氏者。委氏之誤。史者吏之誤。卽委吏也。周禮地官有委人。掌斂甸稍芻薪之賦。凡甸稍中材木薪草及瓜壺葵芋諸物。悉收而賦之。以供祭祀賓客軍旅薪蒸炊燎蓄糲之用。其事極委瑣。故曰委吏。委者曲也。然必合甸聚稍聚而共相積算。故曰會計。卽料量也。若委積則別是一官。但主給發而無所料量。自鄉里門關以及道路之委積。苟遇應給卽給之。其官名遺人。地官所謂遺人。掌邦之委積者。與委人斂野毫不相涉。不得謂委字偶同可妄認也。

又且乘田亦錯世家孔子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與

四書改錯

九

此爲乘田而牛羊茁壯長正同周禮牛人有職人主芻豢者職通作機杙也。所以繫牛之物。凡牧人掌六牲牛人掌養國牛必授職人芻豢之。其官最卑賤名司職吏。其又名乘田。則以公牛芻豢皆甸田中事也。若苑囿芻牧則園人所掌。祇游觀鳥獸之事。並無牛羊亦並不芻牧。安得又以苑囿與芻牧各自爲職者而合併以溷認之。

張文瀛曰。應劭風俗通有太原太守委進卽委氏。後以官爲氏者。史記稱委吏爲委氏吏。以此來百工則財用足。

來百工則通工易事
農末相資故財用足

如此則日中貿易兩相通羨以朝廷而與小民市販九經掃地矣。此來百工是冬官庀飭一大經制其所云財卽天官九職以百工飭化八材之材所云用卽考工辨器用之用。蓋工不一財不一用亦不一必木工攻木財則得木用金工攻金財則得金用卽以金工言見梲段桃其工也。金錫諸齊其財也。削鐘量鐸其用也。他工視此。

梓匠輪輿

梓匠人木工也
輪輿人車工也

四書改錯

十

考工記凡工有六。祇攻木攻金攻皮與設色刮摩埴埴六名。並無車工。卽攻木之工。七已該有輿輪弓廬匠車梓七名。又並不別出車工。在七工外。不知集註何據以木工車工分作二者。錯矣。按周制以輪人與人與車人並稱。各分其職。雖輪輿亦統名車而車人則祇司各車之長短曲直兼斧柯耒耜之制。以與攻木之工七人相等。乃欲獨稱車工以推作輪輿之長官。並無此事。或曰孟子凡稱人如弓人矢人函人匠人庖人廩人類俱與周官相合。此四工總是木工亦總可稱人。特不宜添一車工耳。

校人

校人主池
治小吏也

校人並非主池治小吏周官司馬職以校人爲掌馬之官每六廐而成一校蓋校是連木作欄柅以閑馬隊故軍校校獵皆以校名未聞畜魚須校者天官有魚人月令稱魚師此主池治官不得錯也向作周禮問謂周官多兼攝鬱人築鬱鬱人釀鬱而國語使鬱人授鬱此以鬱人兼鬱人是兼官魚人掌魚校人掌馬而子產使校人畜魚此以校人代魚人是攝官斯爲通論

四書改錯

十一

周公使管叔監殷

武王發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蔡叔霍叔監其國

周公祗使管叔監殷並無蔡叔霍叔其稱三監者不是三人謂三等監官耳考王制記商制有云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原以三王官出監侯國而周制不然先以王朝二伯九州牧伯爲監官之長然後設連帥卒正屬長三等監官分監于諸侯之國而自相統攝謂之三監周禮所謂建其牧立其監者不特連帥一人稱三監卽卒正屬長亦稱三監猶之太師一公稱三公太保祇一輔亦稱四輔

不必有三太師四太保也是以監殷祇管叔而書序云三監叛祇管叔叛耳正孟子所云管叔以殷叛耳

孔安國註書序不識三監官妄以管蔡與商當之夫商卽武庚豈有武庚監武庚者况蔡叔並不監殷據春秋傳周公痛二叔之不咸及管蔡啟商基間王望諸語不過流言啟釁如尚書所云流言于國者故蔡仲之命但誅管叔而蔡叔則囚之郭隣春秋傳云蔡叔蔡者放也若霍叔則并孔註亦不及者其後鄭氏作詩譜據蔡仲之命謂霍亦流言遂以霍代商竊補三數而周官司書并有周故實皆禍烈矣孟子此

四書改錯

十二

書本是實錄且本文止一人何必又以三人添出之

既稟

饋稟稍食也又曰饋是牲餼如今官員請受有生羊肉是也

饋廩一名祿廩地官廩人給稍食卽禾米也若牲餼則有生牲腥牲二餼春秋傳謂之餼率多作饗賓告廟迎師贈遠之用未聞百工給牲餼者

忠信重祿

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

祿者錄也錄官以給祿自有定制惟親親無官故可重祿士儼然一官豈得獨重若謂士祿原重則班祿

無輕于士者舊註忠信之士得重其祿大抵王朝公卿位尊祿厚無可上下獨士近大夫皆授事之官可以勞逸為進退苟忠君信國則猶是諸士而下士得食中士之祿中士得食上士之祿所謂體其勞逸以勸之此卽外諸侯同等而可益資其土地之意

甯武子

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

甯武並無仕衛文時事春秋經傳皆無有而公然曰見春秋傳已可怪矣且此在周官自有官制世卿相襲必父老子繼春秋衛成元年在簡書尚有甯莊子

四書改錯

十三

盟句之文其父尚在武子安得為大夫至成三年而後武子之名始見策書此經傳甚明不必為朱註諱者近嘉興陸氏新刻四書大全本謂春秋父子並仕甚多而淮安閻氏附會朱註又引春秋傳謂鄢陵之戰欒書韓厥父子俱在軍且韓厥將下軍而厥子無忌為公族大夫是父子並在朝也况季武子已立悼子而長庶公彌卽為公左宰焉見甯武必不仕文公朝乎此論一出遠近卽有來駁辨者不知諸所引據皆非世爵相繼之法周制世爵父在必先定繼名之曰立豎父老父死而後繼之名之曰卽位若父未老

死則立亦或有未定者何况卽位但世爵未繼早有散仕為倅者謂作父副貳預為私家之散官周官掌國子之倅燕義稱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倅皆是也故季武子立悼子此立也公彌作左宰此倅也其後悼子未卽位卒而平子卽位則公彌雖隨父作倅然並非大夫亦可知矣若欒氏韓氏則晉成變法倂周制之倅而別名為公族公行諸官大國三卿而晉設六卿其子弟皆得從之故鄢陵之戰欒書子鍼為車右卽公行也魏風殊異乎公行是也韓厥子無忌為公族大夫卽公族也魏風殊異乎公族是也此豈

四書改錯

十四

父子同時為大夫者而以此為証不特不讀論語春秋并三禮毛詩俱不讀矣且亦知韓厥子無忌終不為大夫乎左傳韓厥子老將立無忌而無忌以廢疾辭遂立韓起則此公族官但是國倅何嘗是大夫况國倅亦應見策書甯武并不為國倅謂為大夫乎說見故事條

蓋大夫

齊卿之位

王驥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

明明稱齊卿且明曰位不小而反行攝卿此何所據

况驩本右師古王國卿有太師少師侯國卿有左師
右師故趙有左師觸龍宋有右師華元皆是正卿何
得云攝揣其意必以蓋大夫為邑宰名如郕大夫鄆
邑大夫類皆屬家臣竟忘却驩是右師即趙註後為
右師亦祇知離婁篇右師在後竟忘却本文齊卿之
位四字總由不讀書不識大夫加邑名實有數等毋
論王國大夫加邑號者便是內諸侯如祭伯單伯等
即侯國上卿多以邑冠如楚司馬沈氏以食葉名葉
公晉卿趙氏以守原名原大夫不止邑宰專稱也朱
註直註攝卿趙岐謂右師在後總疑右師必不當與

四書改錯

卷三

為諸侯憂

諸侯者縣
邑之長

豈有邑宰縣長稱諸侯者大夫下有大夫諸侯下無
諸侯也蓋流連荒亡何止臣屬憂即列國亦當憂者
吾即以齊景事作齊景証左傳齊侯疾諸侯多使問
疾者梁丘據曰今君疾病為諸侯憂則疾病尚為諸
侯憂况他乎此恰是齊景事亦恰此四字

割烹要湯

伊尹為有莘氏之媵臣
負鼎俎以滋味說湯

但引史記文而不註割烹則于本文二字仍未解即
史記亦未解考膳宰諸職總以備賓客燕饗喪紀祭
祀諸大獻而惟割烹煎和司肆割而主烹煮者則專
屬內饗所以掌王后太子之膳羞較庖人外饗尤為
親近故當時謂之媵臣以內饗官與女侍等也不
然后妃媵僕無及庖隸者而稱曰割烹何解矣又負
鼎俎三字亦內饗職文王舉則陳鼎俎以待之皆可
驗

四書改錯

卷三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稿

何廷樞袁再較

四書改錯四

朝廟錯

朝聘

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此據王制而又錯者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此是諸侯聘諸侯禮五年一朝是夏殷朝禮尚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

四書改錯

岳此是真周禮而周官經析言之大略十二年中王一巡狩諸侯兩朝凡巡狩之明年侯服一七年期旬服二八年期男服三九年期采服四十年期衛服五十一年期要服六十二年朝是六年中六服各一朝而尚書言五服者以要與荒鎮藩四服在五服外也于是天子巡狩方岳諸侯又朝于方岳之下此常朝也乃又有不期而會如王國有大事諸侯齊至謂之時見王如十二年不巡狩則諸侯共朝京師謂之殷同此間朝也然且五服殊方各以時至東方以春至則曰朝南方以夏至則曰宗西方以秋至則曰覲北

方以冬至則曰遇其見于諸禮者不同如此若聘則天子于十二年中每間歲下問于諸侯以一二三五七九十一年為度謂之六問而六服則皆以應朝之次年遣卿入聘繼此則間年又聘共六聘凡十二年中侯服以一七年期則有二四六八十年六聘皆服以二八年期則有三五七九十年六聘皆除巡年外以次而周所謂陽年朝則陰年聘陰年朝則陽年聘朝聘不重複此大聘也然且天子有歸服賀慶致餼諸小聘而諸侯于天子則遇王國有事即遣大夫不時入聘謂之時聘亦謂之小聘周制可見

四書改錯

二

者約略如此若左傳鄭子太叔晉叔向所云歲聘間朝諸說皆晉霸所定諸侯朝晉聘晉之禮而正義強合周制且鄭氏周官註一往訛錯即朝聘一大禮而漢唐至今茫然矣今儼註九經而復錯據如是經學尚有賴乎

復其位

位階越就位也復位與階敬之餘也

舊註以此位為即過位之位此本孔安國註原可信者不知何據又改作已之朝位夫朝位有三一在門屏之外公門之內則外朝位也一在門屏之內堂階

之下則內朝位也。一在堂階之上寢庭之下則朝端位也。此與三位俱不合。假曰朝端之位則既已降階矣。若外朝之位則沒階而未出門。何由就位。揣註意必指階下一朝位耳。然亦非是。者經明云復其位。復者謂即所從來而反其所也。今從門屏入而出就階下焉。得云復。若謂階下有本位即其位也。出而就其位亦便是。復則毋論未離而復未就位而稱復位。必司士所不許。即明一出字出者。退朝之稱未有退朝而又就朝位于階下者。又且下階已怡怡焉得復位。反踧踖註者亦自知不合而曰敬之餘。夫餘敬何踧踖也。孔氏曰此來時所過位也。向從此來今復之也。蔡子伯曰其位其所過位也。

冉子退朝

朝季氏之私朝也。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于公朝而獨與家臣謀于私室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其正名分抑季氏之意深矣。

此又錯甚者。據春秋傳卿大夫有內外朝。外朝稱公。內朝稱私。朝今冉子所退未知何朝也。乃曰季氏之私朝。豈謂國朝是公朝大夫兩朝皆私朝耶。抑諸侯有朝大夫不宜有朝。即一朝亦私耶。且傳曰外朝與私臣議公家之政。事故曰業官職內朝與家臣議。

私家之政。事故曰。庀家政。今季氏與家臣在朝議政。議事未嘗犯名分違禮制也。乃曰不與同列議公朝。而與家臣謀私室。豈國政必當議公朝。必不當議私室耶。抑議必同列。家臣必不與耶。或與亦必在公朝。必不在私室耶。夫季氏自有朝。自可與家臣議政。議事且家臣不得登公朝。而必在季氏之私室議政。事今此註乃一一相反。禮云公事不私議。正謂凡遇公事不議于大夫之外朝。而但議內朝。便謂之私。故不可也。若必議國朝。則陪臣無入朝議事之禮。將冉有終身不得議公事。而以有政其事師弟相質妄矣。然

四書改錯

四

則夫子何譏焉。譏其議事之久也。蓋朝不可晏。朝見曰朝夕。見曰夕。周禮大宗伯註朝猶朝也。欲其朝之早也。朝而晏則議事久矣。久則多事矣。故曰此非外朝議政。必內朝議事也。若政則吾暫聞且不得而如是。久乎何多事耶。此明白告語。並非佯為不知之言。凡朝無晏退禮。晏則必問國語。范文子暮退于朝。武子曰何暮也。與子問正同。

遠宗曰左傳註在君為政在臣為事。北史魏帝問高閭論語冉子退朝曰政曰事何者為政何者為事。曰政者上所行事者下所事。

張文獻曰陪臣不得升公朝議事故必在私室哀
十一年清之役季氏呼冉子已議戰矣及入朝公
議亦令冉子從于朝乃究不令升使待之黨氏之
溝而退此冉子已事也其後用矛入齊軍獲甲首
而退其師皆冉子功然議戰時必不入公朝而必
于私室如此

吉月必朝服而朝

在吉月月朔也孔子
在魯致仕時如此

古無致仕官月朔朝君之禮况夫子致仕即已去魯
及還魯而所仕之舊君已亡矣未有舊君不曾朝而

四書改錯

五

無事而朝後君者陳恒弑君而入朝請討非月朔常
朝也又且月朔不止視朝禮凡月朔必先朝廟周禮
所謂朝享者然後告朔視朔聽朔歷行諸大政而於
是始朝故此節大意謂夫子謹月朔必先服聽朔之
服於以入朝而君不聽朔夫然後易朝服而朝于君
所謂必朝服而朝者謂必以朝服行之朝時不先服
也此其說在夫子自註明之玉藻孔子曰朝服而朝
卒朔然後服之謂朝服而朝于君此必用朝時服者
然特朝耳必卒此告朔視朔聽朔之朔事乃始易聽
朔之服而服朝服此即有司供餼羊意也邢氏所謂

我愛其禮者是也禮諸侯皮弁以聽朔于太廟而士
冠禮云皮弁素積國君視朔之服皮弁以鹿皮爲弁
而璆以玉素積即素衣而裳積者上文素衣麕裘亦
冬月聽朔之服俗儒謂聘問用之按聘用絞衣不用
素衣特以國君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麕裘故混作聘
服且夫子亦未嘗聘他國也但此本君服而大夫亦
服此者禮云三王共皮弁素積而周則天子與士同
用之若朝服則玄端素裳與此不同孔安國謂朝服
即皮弁服似他朝以玄端而月朔因聽朔而兼用之
則子言卒朔後服不可通矣徐仲山曰此明記夫子

四書改錯

六

仕魯時事而朱註臆作致仕者以爲仕則何慮不朝
何慮不朝服而曰必不知必在朝不在朝服耳此真
解人之言

拜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于堂
下君辭之乃升成拜

此是真禮文而又錯引者禮凡有燕錫君行享賚則
臣或下階行謝及君辭之而後升階畢其儀此謝拜
非禮拜也拜者禮拜也禮拜則君何得辭禮拜則臣
何得升階以成拜此雖襲舊註然非是矣按謝拜有
三一則臣下階以拜及君辭之而升以完之謂之升

成拜言升始完拜也。一則臣下階未卽拜聞君辭而卽升謂之再拜稽首言再拜總在升後也。一則不下階而直拜于階上是三謝之拜全不拜下祇一拜在下而又升完之則與拜下何涉而以此証拜上之泰是脫衣而詬裸者裸人不受也。禮諸侯三朝兩朝在路門內外無階無升降拜之而已。唯路寢一朝天子所稱燕朝者則階上階下皆有儀位而拜則必在階下。春秋時或升拜故夫子言之耳。

上下是階上下然亦可稱堂上下者以階是堂壁亦名爲堂如攝齋升堂類則階下卽堂下矣。若朱

四書改錯

七

儒引周夷王下堂而見諸侯爲拜上之証則又不然。天子當依依在牖南兩棟間卽堂也。其兩楹之南公卿大夫各有位卽是庭卽所謂堂下也。夷王之下堂謂降堂而庭與侯相見此如適妻不下堂謂主喪時不降庭而拜弔客祇以堂庭爲上下非階上下也。故庭卽堂下。周頌登歌清廟則歌在堂上。禮記下管象舞則舞在堂下。然而論語曰八佾舞于庭則庭堂下也。階下亦是堂下。孟子王坐于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能見牛則王不當坐牖間而坐壁間然而王坐可垂堂牽牛豈得上庭

乎則堂下階下也。

厚往而薄來

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燕賜是待來之禮未嘗往也。周禮朝聘有往來十二年中天子一適諸侯諸侯兩朝天子天子六問諸侯諸侯六聘天子卽往來也。故往禮有徧存徧頌致福贊喜補災致禴類如天王賜胙宰咺歸賄周定王告晉之慶卽是厚往若來則諸侯朝時有侯服犧牲甸服絲枲男服綈器采服織纈衛服龜貝類在九貢之外聘有琮璧幣帛庭實皮馬在春秋入貢獻功外皆

四書改錯

八

來禮也。但厚薄則惟其意耳。若燕賜如宰夫掌客牢禮膳獻賓賜餐牽類是饗勞禮豈往禮乎。

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

見喪祭條

宗廟饗之

宗廟饗之正大孝之事與無憂達孝專拈宗廟之禮一類章句不註者因惑于蘇軾謬說謂舜爲堯後不自立廟故蔡沈註尚書于祖考亦不指是誰祖考則不惟禮亡并經亦可置不理矣。舜自立七廟明見經傳孔安國註宗廟據帝繫謂舜之七廟黃帝爲始祖

顓頊窮蟬爲二桃敬康勾芒螭牛瞽瞍爲四親而馬融于尚書憂擊鳴球亦云舜釋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此顯據也卽或宋人好臆斷不襲儒說然經原有之尚書云祖考來格虞賓在位夫賓者勝國之後助祭新王宗廟之名虞賓者堯子丹朱也此雖不註亦定無敢曰丹朱入堯廟稱虞賓矣且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禘與祖皆宗廟祭名也宗者明堂配天之名也是舜明明立宗廟以饗祖考立明堂以配帝堯矣若謂宗堯是立堯宗廟則顓頊舜親也立堯宗廟而所祖者是舜親可乎

四書改錯

九

遠宗曰蔡氏尚書註神宗堯廟亦正引祭法祖顓頊而宗堯爲據不知宗字不同神宗之宗廟號也宗祖之宗也宗堯之宗宗祀也明堂祀帝之別名也宗祖爲七世之祖立主立廟宗祀爲五帝之祀但設主而不立廟大有分辨說見中庸說及經問諸書

祖廟

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

祖廟是天子七廟若據周禮則宗伯修祖廟掌祫修祫廟不止七廟此註修廟當云以七廟兼文武廟祫

廟爲言若諸侯以下則大夫自宗卿外有無祖廟者况官師一廟則王考且不及祫父廟而已何祖廟之有

文輝曰大全載官師一廟程子謂一廟可祭三代此固全不知禮者朱氏謂祭不在廟則雖祭三代非僭亦不曾考禮之言毋論祖廟是始祖非王考之祖一錯百錯卽此王考之祖在祭法原有祭壇祭寢之禮卽去壇與寢凡在祫祖雖皆不許祭而皆可以薦以祭隆薦殺却牲俎而陳鼎鉶不憂鬼餒也今祭薦升降並不曾講而私相卜度反謂祭

四書改錯

十

三代無廟卽不是僭向使無廟而祫行薦禮雖十代何害若欲行祭禮則祭自有限官師得祭庶人便不得祭矣乃曰祭三代非僭曾考禮者而可爲是言

山節藻梲

蓋爲藏龜之室而刻山于節藻藻于梲也

居蔡與山節藻梲是兩事禮諸侯有守龜文仲居蔡是失禮一事若山節藻梲是天子宗廟之飾明堂位曰山節藻梲複廟重檐天子之廟飾也文仲以大夫而僭天子之廟飾此又一事故漢貨殖傳序諸侯刻

桷丹楹大夫山節藻稅卽後漢輿服志亦云禮制之
壞諸侯陪臣皆山節藻稅總指文仲此事言乃以天
子廟飾居先王先公之所而妄指爲龜室說書者大
罪過矣不然禮器云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稅襍記
亦云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稅豈管氏亦畜龜乎然
且大錯之中又有小錯舊註山節謂刻柱頭爲斗拱
形如山也是以柱頭之節刻作山形並非刻山于節
上也今改爲節爲于節則卽一攤書對引之文而不
顧是否信手改竄必至無一不錯而後已亦咄咄怪
事

四書改錯

十一

山藻係十二章法飾虞書所云山龍藻火者故明
堂位云有虞氏服黼夏后氏山餘或藻或火而後
漢輿服志有云公自山以下子男自藻以下此法
飾之有限制者今解曰龜靜宜山龜潔宜藻祇一
不讀書而直視典制爲糞壤乃爾

明堂

王者所居以出
政令之所也

出政令自有朝寢周王安得至東齊出政令若爲巡
狩設則西南諸嶽何以無有考明堂創于黃帝自唐
虞以後首重宗法天子建國必以始祖爲祖開王爲

宗既立祖廟祀始祖則必設明堂爲開王配帝之所
名曰宗祀如國語祭法皆曰宗禹宗湯專祀五方五
帝而以開王配之及周公創制又推文王爲近祖合
配五帝國語祭法所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宗法之
變所以我將之詩特頌文王配上帝以爲宗開王而
增祖祀本創典也乃周公爲文王大宗不敢祖王季
而宗武王祇得祀文王爲大宗所出之帝立出王廟
因之乘黃帝明堂有合宮舊址在泰山下遂作魯明
堂而祀出王以配帝孝經所云宗祀文王于明堂明
不及武王且曰則周公其人并明指周公自爲之故

四書改錯

十一

孟子亦直云昔文王治岐屬之文王之明堂則此魯
明堂明與西周明堂有異者但不知其地在何時爲
齊有耳正義謂禮記明堂位載周公踐祚朝諸侯于
明堂卽此泰山明堂之在魯者此亦明証餘見明堂
問大小宗通釋及辨定嘉靖大禮議諸書

張文釐曰惟魯爲大宗明堂故孝經稱宗祀文王
若西周明堂則開王之宗宗禹宗湯宗武王也文
焉得宗祀矣故周頌我將詩序謂祀文王明堂並
無宗字但祖文以宗武得配帝此亦配帝者以明
堂祀五帝稍有降殺故魯可行耳

禘將于京

商士皆執禘獻之禮助王祭祀于周之京師

但云助祭京師而不識何祭且不明言何時一來京一似常祭總如是者此是大錯嘗考諸侯無助祭法周制六年祇一朝猶且疏遠難齊有一不朝三不朝之文豈有大饗大祫可頻年一至京者况卜祭有月日必欲使六服諸侯同日而合集于廟此必無之事故中庸序爵從來禮文皆指同姓內諸侯言鄭註所云公卿大夫者而朱註于公字下添一侯字直以異姓外諸侯當之此千古冤禮豈得以助祭二字再加

四書改錯

十三

枉斷大抵六服助祭惟開國一至此一禘將即武王初定天下武成所云丁未祀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正其事也外此則王國建都當亦一至如成王營洛康誥有侯甸男邦采衛和見士于周之文洛誥有王在新邑烝祭歲王賓殺禋咸格之文又新君即位當亦一至如虞舜即位則虞書曰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太甲即位則伊訓云祠于先王侯甸羣后咸在是諸侯助祭惟開國建都與新君即位三大禮而舍此無有此禘將字自當明註曰此開國助祭禮而茫然可乎

上祀先公

祖緝以上至后稷也

此襲鄭註而亦錯者后稷雖不在追王中然七世主也王者立廟以事七世而主廟者為先公將稱此廟為先王廟乎抑先公廟乎况后稷原稱先王國語稱契為立王封商武成稱后稷為我先王建邦啟土是也故周頌先王先公註先公自祖緝以上至于不窋並無后稷知禮者審之

章大來曰周禮司服享先王服衮冕享先公服鷩冕舊註亦云先公自不窋以下而不及后稷以稷

四書改錯

十四

本先王服衮冕也然則稷不惟改稱且改服矣不然先公鷩冕則天子將改裋服以臨祭幾見周制有天子裋服入太廟之禮此皆錯之大者

告朔之餼羊

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故子貢欲去之

告朔與視朔不同告朔以特羊告廟請朔而行然後皮弁視朔以聽此一月之政明是兩事故春秋文六年始不告朔至十六年然後不視朔兩時兩經展卷即見今但註告朔而以視朔當之魯文公原不告朔

而反引不視朔以証之此是何說况餼羊專為告朔朝廟而設與視朔無涉故春秋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其稱猶朝廟者正論語猶供此羊也使以無羊之視朔而無端供羊則去之久矣若祭法有月朔朝享與告朔告廟又是兩事朝廟在祖廟而朝享止曾祖考三廟註疏謂告朔于廟謂之朝享則亦屬謬禮既稱學者安可受前人之欺而不一辨之

瑚璉

夏曰瑚商曰璉

此包咸錯註若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兩敦夏之四璉

四書改錯

十五

商之六瑚周之八簋與此不同

宗器

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

此是大寶器不是宗器大寶器惟大饗大喪斯用之如顧命陳赤刀禘祫陳玉鎮類春秋時祭焉得有此左傳重之以宗器陳賂鄭宗器國語其官不備其宗器皆指宗廟祭器為言如尊罍琖簠簋盛籩豆類

邑里錯

駢邑三百

三百邑非三百社說見地類條

都孟子之平陸章

邑有先君之廟曰都

都者縣邑之總名禮十邑曰都周官四縣曰都毛詩傳下邑曰都又小曰邑大曰都今平陸本齊邑而稱之為都則正與諸經所釋相合乃偏引春秋傳文邑有先君之廟為解夫此一傳文本屬疑義舊國無遺廟者衛成遷帝丘欲祭夏相然未聞有夏相廟也若晉曲沃有先公廟則篡變角立並非典制至於齊鄆有紀廟魯漆有邾君廟則皆他國所偶附者且亦安得稱先君之廟此惟宗卿建宗得設先君一廟于宗邑名出君廟庶幾近之然亦都邑偶見並非恒稱况此時平陸下邑為都有五所云臣知五人者安得都都皆宗邑此又錯矣

四書改錯

十六

郭

郭外

郭廓然無城之名惟無城故魯之國郭都邑郭皆無城者至春秋避齊難始城成郭城西郭郭者郭也然且國郭城西面而三面仍缺誰謂郭是外城錯矣春秋城中城城邑名宋儒陳祥道不識邑名謂城是中城郭是外城此千古笑話可效之乎

五畝之宅

五畝半在邑是井邑不是國邑說見自造典禮條

關市

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

此又杜撰矣關是門關即界上之門並不在道路市是國市即前朝後市之市亦並不在都邑其曰譏者司關以節聯門市而檢姦猾而市分三市司市者命胥執鞭度各守市門以防察詐偽名之曰幾幾即譏也若征則周制關市皆通貨賄各有征稅惟凶苗無征而文王不然但關市並稱分言之則關是關市是

四書改錯

十七

市合言之則關市相聯周官所謂關聯門市者門者國門也在外有關在內有市而中有國門以聯合之凡貨賄出入皆用璽節爲通導有外入者則關通于門門通于市有內出者則市通于門門通于關謂之關市與關譏不征單稱關者稍不同

置郵

置驛也郵驛也

驛即驛也置驛郵亦驛則驛驛矣字書馬傳曰置步傳曰郵又馬遞曰驛步遞曰郵是驛通于置而郵不然故漢改郵爲置俗稱改置謂改步遞爲馬遞也雖

置郵皆宿舍之名而置長而郵促置隨意建置而郵促于亭亭不過十里而郵且半之以馬步不逮故也是以漢烏孫傳有便宜因騎置以聞則馬專屬置黃霸傳郵亭鄉官謂停行之館則步專屬郵此顯然者但郵之通驛則北宋作廣韻者早已錯訓不止集註若驛之同驛則一字而兩行者左傳楚子乘驛子木使驛隨其所書集註既不知郵之非驛而又不知驛之即驛則又太疎矣說文驛置騎也驛驛傳也以驛釋置隨以驛釋驛則驛之非郵可知

四書改錯

十八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又名姓稿字大可

胡國期紹安較章大來泰古較

四書改錯五

宮室錯

三歸

三歸臺名事見說苑

此漢儒錯記而註又錯引者國策管仲為三歸之家謂娶三姓女也禮諸侯娶三姓女大夫祇娶一姓管氏家三歸本奢僭事故漢公孫弘云管仲相齊取三

四書改錯卷五

歸而班氏食貨志亦云在陪臣而娶三歸今集解引包註尚云管氏娶三姓女故曰歸言女所歸也劉向誤讀國策因國策記周君事謂宋君築臺齊桓女問賴子罕扶民管仲三歸以掩君之過惜周君無此臣也向偶見子罕管仲同掩君過而連類不察遂以宋之築臺移禍管氏夫君過在女閭而築臺以掩之此讀古之最可笑者襲之何為

張文釐曰三歸本僭而曰不儉以奢者僭之端也若公羊傳婦人以衆多為侈則三娶正侈大事與僭稍不同

白牖執手

禮病者居北牖下

古室無北牖凡室一戶一牖牖在戶西正南壁間其北祇有墻名北墉儀禮士居適寢東首于北墉下是也其或北墉啓一竇則名曰向而冬則塞之此七月詩所云塞向墜戶者若竟啓一牖則毫社之制郊特牲云毫社北牖所以絕陽光而通陰氣此喪國社屋豈病者可居之喪大記有北牖字前儒謂是墉字之誤正義音容說見自造典禮條

山節藻梲

四書改錯卷五

此天子廟飾說見朝廟條

索綯

綯絞也

此註綯為絞而其註詩則又註索為絞則絞絞矣此當註明索字索繩也索綯謂綯絞繩索倒文也繩索者升屋之具也

廐焚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之

廐有國廐家廐之分據云非不愛馬又云未暇問之則似已馬當惜初雖未暇問而終當問者明視為家

廐馬矣考家語雜記皆載廐焚一事有鄉人來弔而孔子拜之此傳會論語文而增加其說皆不足信者然家語明云國廐焚子退朝而之火所而雜記不明指何廐祇孔氏正義有孔子馬廐一語遂分作兩廐顧予謂國廐是而家廐非者經明云不問馬三字斬然竝非初未問而終當問焉夫子未必有家廐也周禮校人掌馬政合三乘三六繫諸馬舍而始成一廐故國廐計閑約馬有千數百匹而家廐則祇據食采而以地增減即大學所云百乘之家有采地者此惟世爵命卿始有廐馬若士初試為大夫則三馬四馬備乘而止故大學曰畜馬乘謂所畜之馬祇車乘耳即或受命大夫得進三命可備三副車亦一阜而止蓋四馬為乘三馬為阜四乘之馬不及二阜是夫子始仕但畜馬乘二阜尚不足何有于廐乃俗儒強解事又謂國廐路馬豈當不問則路馬路車之馬祇六馬之一若其餘廐馬別有戎馬田馬諸給役之馬未必貴于圉師僕夫諸人而以不問馬為家廐之証疎矣况雜記家語雖俱不可信而國廐有明文家廐無明文則寧取有文者耳

諒陰

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此居廬也鄭康成曰諒古作梁陰亦作闇即廬也所謂梁闇者以倚廬之製但倚木于牆而不加梁惟天子則梁之禮云翦屏而柱楣此其義也

不日成之

不終日也

豈有一日成一臺者四書集註補云此如唐太宗謂不日瓜剖李德裕謂不日有變之類言不計日也如國語引此詩韋昭註不課程以時日正同

穿窬

穿窬穿壁窬踰牆

四書改錯卷五

四

此又襲舊註而誤者按穿是事為之名窬是物名二字連出而非對出穿窬者猶言穿其窬窬本訓戶穿者穴而過之故一作穿鑿史記季桓子穿井一作穿越左傳射穿七札一作穿貫漢書班彪傳穿貫經傳一作穿穴三國志蔡床着膝處皆穿豈有穿之一字而可連壁為解者穿是事名虛字忽連物名實字作解是事物虛實已亂矣况窬是木戶徐註所云鑿板為戶者禮記華門圭窬窬即戶竇左傳稱圭竇大抵戶之小而銳首如圭者乃註作踰牆偏以事為虛字

連註其間假使。寄卽是踰。則牆字何屬。寄卽是牆。則踰字又何屬。是穿以虛事連實物。而寄又以實物連虛事。祖龍奈何。若寄又名厠。踰則穢褻之器。呂靜史記註作。檝寄。周禮註行清與此不同。

居蔡

爲藏龜之室

龜室以積爲之。季氏篇所云。龜玉毀于楨中者。未嘗如人居有棟宇也。史記褚先生說高廟有龜室。以積置西北隅懸之。

夫子之牆數仞

四書改錯卷五

五

七尺曰仞

掘井九仞

仞仞同八尺曰仞

七尺出論語包咸註八尺出孟子趙岐註原分兩書故註亦兩義今集註既合一且明註仞仞同而一七一八則太無主張矣。考尺度註不一包咸鄭玄陸氏釋文皆云仞是七尺而漢書應劭註且作五尺六寸孔氏小爾雅直作四寸此皆無可據者。惟孔安國旅葵註八尺曰仞此較諸註爲可信據。說文仞者伸臂一尋八尺顏師古註漢書亦以伸臂一尋爲言蓋尋

本八尺以意度兩臂立義而仞義同尋則八尺矣故周禮匠人作澮廣與深俱兩其八尺謂之廣二尋深二仞以尋與仞俱八尺也是以仞之通仞亦度臂立義仞爲礙輪木楊子太玄所云車案仞謂以木橫地而止輪之轉者舊稱以臂當車正指尋仞爲伸臂所度木也則仞當斷作八尺何首鼠爲

張文彬曰周禮匠人作溝洫但云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故首鼠者謂深之二仞是七尺之仞祇十四尺與二尋十六尺不同因別出二名此皆不曉說文漢書伸臂一尋諸說因妄生臆斷不知本文

四書改錯卷五

木

亦明白據云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則深廣必均加數必倍此不曰各八尺而曰尋仞由作周禮者但互異其名示典例耳安得澮之深獨減廣一尺有畸度如此

器用錯

湯之盤

盤沐浴之盤也

此襲舊註而又錯者按內則註盤承盥水者國語註盤承盥器也故廣韻原註亦釋作頽面之器若沐則濯髮浴則洒身幾乎褻矣四書集註補云人無日日

沐浴者卽內則記子事父母亦不過五日請浴三日具沐已非日日況請非限數也徐仲山謂古刀劍盤盂之銘孟未有銘以盤帶稱則盤小可知故中山王文木賦以文木製盤世無文木盤承浴者崔瑗大將軍鼎銘禹鏤其鼎湯刻其盤夫以大將軍之鼎比之禹鼎而乃與浴盤對列豈有此理

邵國麟曰武王三十四銘中有盥盤明出盥字若史記田蚡學孔甲盤孟之書舊解謂盤卽是孟集韻齊人謂盤曰孟則孟豈能承浴乎

殷之輅

四書改錯

殷輅木輅也古者以木爲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製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等威已辨爲質而得其中也

輅從來有之乃謂至商而有輅之名始異其制讀之大駭夫禮記非僻書明堂位非凶喪厭忌八比家刪棄之禮禮記明堂位云鸞車有虞氏之輅也鈎車夏后氏之輅也大輅殷輅也乘輅周輅也曾聞之乎然且不知何據謂周人飾金玉過侈易敗不若商之樸素渾堅而等威已辨夫祇一樸素渾堅之木車隆殺何在乃公然曰等威已辨况金玉飾車未必自周始也鸞和已足金若鈎車則闕與雕幾未必無飾又且

商車不一雖不明言金玉象革而大輅先輅次輅無不備具祇所尙者則以木輅爲大輅而以漸而先而次作升降耳故其辨等威則必合諸輅辨之如周輅所辨則在周禮巾車文一玉二金三象四革五木明列五輅而商輅所辨則木輅第一推作大路而先輅次之次輅又次之禮器所云大路繁纓一就次輅七就郊特牲亦云大路一就先路三就次輅五就列作三輅此正商輅等殺之準然且諸輅所飾亦分等殺如繁纓就數周車以多就爲大輅而商車以少就爲大輅明白分曉况帝軒綬其爲等殺正多耶蓋輅

四書改錯

不始于商商亦不止一木輅夫子之取殷輅亦並非堅樸不易敗金玉象革不飾輪轂並無易敗之說祇謂大路越席原貴質素而商以木輅爲大輅則不失輅制爲可法耳蓋大輅先輅次輅定作等差實始見于商而周人法之但周之三輅或金或玉或象或革隨在變易如尚書大輅賓階是玉輅而春秋傳先王分魯衛晉以大路皆是金輅尚書先輅左塾次輅右塾是象輅木輅而春秋傳鄭以先路賜子展次輅賜子產魯以先輅賜晉三帥以次輅賜司馬與師以下則或象或革而並不及木惟商則以大路爲木輅專

屬而諸輅。先次各有定制。故明堂位直曰大輅。殷輅。以殷大輅。即木輅。故也。若謂殷止木輅。則輅已耳。其專稱大路。別設先次。必以三輅。作分辨。將何解之。文輝曰。虞書考績。以車服賜有功。此如春秋傳。賜先輅。用三命。服次輅。用再命。服類疑三輅五輅。在虞夏亦有之。特經所見。惟商周耳。誰謂飾車始周人耶。

大車小車

大車平地任載之車
小車田車兵車乘車

以大車爲平地任載之車。雖偏舉而猶不錯。乃以田

四書改錯

九

車兵車乘車。當小車則又襲舊註而錯矣。田車有馳車輕車諸名。然非小車。若兵車則臨衝廣輶。自以元戎小戎。分大小乘。則天子路車路大也。大車。噶。噶。卿大夫車也。安得以小車槩之。按考工記。大車是牛車。小車是羊車。牛車有二。一名平地車。以行地兼行澤者。一名柏車。祇行山者。然皆駕以牛。故輟人造輶。明日大車平地。大車登陟。專指此二車爲大車。而以繒牛縊牛爲言。尚書肇牽車牛。正義曰。牛車大車。有以也。若羊車。即善車。一名安車。惟婦人老者得乘之。周禮王后有安車。曲禮大夫致仕乘安車。蓋古車皆立。

乘而此獨坐乘其制較小。因有羊車之名。賈氏正義引論語古註。謂以柏車爲大車。羊車爲小車。則少平地車。固亦偏舉。若陳氏禮書。謂平地車大車。柏車中車。羊車小車。則添一中車。全屬杜撰。不可信也。第羊非牛羊之羊。鄭司農有車羊門之說。今已失傳。即康成謂若今定張車。類今亦不曉。特康成註羊善也。說文羊性最善。故善字从羊。古稱平安曰平。善因之。坐車以安善爲義。而假名曰羊。故漢田千秋坐小車。武帝以安車迎申培。公皆仍駕馬。不駕羊。特凡車皆四馬。而此獨一馬。孔氏正義謂安車祇一馬。坐乘而庚蔚云。漢世安車止用一馬。則其不駕羊而必駕馬。有斷斷者。乃晉代羊車錯認。羊字實駕以羊。其在宮中有宮人以竹葉鹽汁引羊之說。在外則衛玠乘白羊車入洛陽市。真是笑話。第不知晉代亦多學人。何以至此。或曰古有鹿車。如漢鮑宣與桓少君挽鹿車。類鹿既可駕。何靳于羊。然解者謂小車輪較外向而鉤以駕馬。有似鹿角。故名鹿頭車。實不駕鹿。近世羊頭車亦然。則意古所謂車羊門者。或亦車門輪較羊鹿相等。有此名乎。安得起宋以前人問之。

四書改錯

十

觚

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

觚並不是稜惟孤從木傍者則解作稜西都賦上孤稜而棲金雀註殿堂上高稜木是也且觚亦並非木簡漢書操觚之士原以竹頭作觚但以薄竹方片可用操寫然並無稜者此惟酒器為得之顧引作異義且又不得其說祇以稜不稜解觚字則大錯矣馬融曰觚禮器名古制器命名各有取義故顧名當思義春秋所以有正名一家說也但禮器頗多其盛酒者有爵散觶角諸名而以觚為常用之器禮註云觚容二升取寡為義詩說所云飲常寡少曰觚則此觚一名原與君公之稱孤寡有同義也今飲常不寡而仍稱曰觚名實乖矣猶觚哉蓋觚哉有二解一曰言不得為觚也一曰觚之有失禮何如矣獨觚也哉

四書改錯

十一

據禮註及韓詩諸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各有名義獨五升有三名其曰散者訕也被謗訕也又曰觥觥者過也過分也故罰必用觥若又曰觥則餉酒之名與觥散別或以觥為傷非也觥過觥餉皆聲之轉耳但諸器皆有義而獨及觚者此猶燕禮極尚宴樂而其洗奠享獻者惟用一觚亦以觚本常用并取寡少無

過之名蓋不觚非改制但不寡飲即失名實耳

徒杠輿梁

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

以徒杠為方橋大錯徒杠本石杠聚石為步以渡水爾雅石杠謂之倚是也其不作杠而作杠通字耳若橋必疊石而架木以通之然並無杠名說文牀程謂之杠周禮旌竿為杠士喪禮以竹杠為銘槨之木今易石杠為木杠于義不合况方橋何解豈輿梁是圖橋耶若以徒步為徒杠輿梁為通車之梁就對文言似乎極當但物有名義孟子正義謂輿梁是橋上橫架之板一如車杠之架兩輪者因以輿名此與禮記捧席如橋衡以架橋兩柱有似車較之拱衡木遂名橋衡正同

四書改錯

十二

張文獻曰說苑載景差相鄭以陪乘濟涉叔向訊之曰吾聞良吏為相三月而溝渠脩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况人乎此襲孟子文而異其名者然亦但稱津梁而不以車輿為言

韞匱

韞藏也匱匱也

韞訓作藏則藏積而藏非文理矣韞積皆包物之器

大抵以皮包物曰韞。故从韞。以木包物曰櫝。故从木。陳琳賦山節藻梲。旣櫝且韞。明以韞櫝分對作兩物。可驗。

藁桺

藁土籠也。桺土器也。

土籠卽土輦。皆昇土之器。二器何得復出。且二器俱祇昇土。則起土掩覆。又是何物。此又錯矣。舊註藁桺。籠車之屬。實以籠訓藁。以車訓桺。謂以土掩尸。則必反桺以起土。反藁以棄土。所謂反藁桺也。蓋藁盛土草器。集韻作罍。說文桺車也。司馬法周輜輦載桺。周

四書改錯卷五

十三

禮註桺。今鐮鋤之類。兩器不同。

張文齋曰。說文引齊語。以相爲徙。土輦相與桺通。其稱土輦。或以此然。相字是耜字別出。究與桺別。且俗語不可據。又且旣已有藁。則祇此土耳。何容連設兩等器。以徙之。

正立執綬

綬挽以上車之索也。正立執綬。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乎此也。

以綬爲挽。以上車之索。便是錯綬。雖是登車之索。然下車亦用之。少儀凡僕于君子。君子升下。皆授綬。則不得專指作上車索矣。且正立執綬。亦不可解天下

無升車而可云立者。舉足登陟。立在何時。况此時無所爲正也。車轂隨所向。或從左升。或從後升。安辨邪。正故前儒謂古車上皆立。而俗學錮蔽不識此立字。是升車後。車上之立。故錯耳。曲禮婦人不立。乘故周制。后妃乘安車。大夫老者亦如之。安者坐也。是車中唯婦人與老者得坐。而他皆不然。正立者。車立不偏倚耳。特執綬難解。古登車下車。從無自摩綬之理。惟貳綬散。綬繫于車。而垂其末。僕自摩登。若良綬正。綬則臣授君。綬僕授主。綬男授女。綬夫授妻。綬多少儀節。且受綬而升。摩之已耳。安所庸執。故執綬二字。前人多疑之。而不能解。古者制綬。自有義。綬者安也。尚書克綬撫綬。毛詩綬萬邦福祿。綬類皆訓作安。蓋乘車亦危事。旣不當乘安車。則始制一綬。使之把立。以安之。因名曰綬。雖兼供升降之用。而義實在此。所以包咸曰。執綬者。所以爲安。徐鍇曰。禮升車必正立。執綬所以安之。此是確解。而世狃朱註而多不察也。其曰禮者。以古禮有之。不止夫子前儒謂鄉黨一書。原與曲禮少儀相表裏。正謂此也。車中不廣欵。不妄指亦曲禮文也。

宗器 瑚璉

四書改錯卷五

十四

見朝廟條

蓀

蓀竹

此襲舊註而又錯者說文蓀草田器本作蓀從草引
論語以杖荷蓀為証諸韻皆然並無言竹器者
張文楚曰蓀從草不從竹雖六書正譌作芸田器
集韻作草田器韻會錫韻註作盛種器然總非竹
器或曰舊本包註亦以古文作草器而其後隸文
倒之原不曾錯然則集註錯耳

四書改錯

十五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老晴稿
姜兆熊芭貽較
陸邦烈又超較

四書改錯

衣服錯

縕袍

縕泉著也袍衣有著
者也蓋衣之賤者

以縕為泉著以袍為有着之衣此本不錯然非衣之
賤者宋人不解著字謂著是舊縕退敗之名因之誤
取玉藻縕為袍語謂縕即是袍必衣之賤者遂引鄭

四書改錯

十一

氏玉藻註以註論語然而錯矣明日縕袍是以縕為
袍豈可以縕縕解之據喪大記衣有三名一單衣名
禪衣一夾衣名褶衣一絮衣名複衣複即袍也袍必
有絮實其中古無木棉祇取繭縕與縕泉之亂者搏
而為絮以縕為絮即謂之繭袍以縕泉為絮即謂之
縕袍縕者亂麻之名通傳束縕請火是也故玉藻
三衣以縕繭與縕總屬一袍與下文禪褶合而為三
其曰縕為袍者合上縕繭而言之非止曰縕是袍也
若着字則古文作著俗寫為着士喪禮著組繫註以
著為衣中之絮故楊子法言有紵絮三千語即絮衣

也。且其字通。褚漢文遺南粵王有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以絮衣厚薄爲差等。總是此物。則是臬著者以臬爲著。縕袍者以縕入袍。但分貧富。未嘗別貴賤也。蓋袍非賤服。禮記天子諸侯襲必用袍。後漢輿服志謂周公抱成王宴居。特施袍衣。故今朝服雖不絮。亦以袍名。又詩王于興師。與子同袍。則古師中并用之。何爲賤服。

衽

衽衣衽也

此又襲舊註而錯者。爾雅交領爲衽。而左傳以組甲

四書改錯

卷六

爲衽。甲昏義施衽結帨。祗佩帶之屬。竝與衽不相合。故管子曰振衽埽席。未有埽席須振領帶。韓詩外傳衣成必缺衽。亦未有成衣缺領帶者。按玉藻衽當旁深衣續衽鉤邊。喪大記小斂大斂皆左衽。喪服傳衽二尺有五寸。是衽在衿袷袂帶鞞之外。別一衣名。惜自古迄今未有能言其製者。間嘗雜考禮文大抵衣裳之制。合用布五尺。而各以二尺五寸分衣裳上下。然兩不聯屬。其裳之上際不過以衣之下際稍爲蓋掩。所謂當身之半者。而掖下兩旁則裳際盡露於外。是造一衣式。用布二尺五寸綴于衣而垂之。兩掖之

旁名之曰衽。衽者掩縫之謂也。然猶不分左右也。自深衣之製起。天子與士庶均用之。衣與裳聯屬無際。卽裳十二幅亦聯其左旁而右旁則鉤其合處。所謂續衽鉤邊者。乃以此二尺五寸之衽綴之右掖之裳端。以垂于下。所謂右衽也。則是兩衽一衽分于衣製而一衽之製則於鉤裳之右際。卽聯之紐衣之右際在掖旁上下鉤紐一片。因之生人右衽死人左衽。勒爲典例。蓋死必反生。故二斂之服以生時鉤紐在右者。一反而在左。謂之左衽。四夷亦然。尚書四夷左衽是衽。另一衣竝不是衽。卽衽通于襟。衽左則衿襟俱左。然究是左衽非左衿也。不然士喪禮紐重之法以韋席左衽而賀結于後。夫韋席無衿亦無襟也。徒以西端作結而稱爲左衽。可謂衽卽衿乎。

四書改錯

卷六

張文獻曰衽一名小要。兩頭廣而中間狹。棺之合縫則用之。喪大記君棺三衽三束。大夫士以漸而殺。三衽者棺縫每旁用三要也。鄭註衣衽亦名小要。乃以衽幅兩頭一廣一狹。因謂朝祭喪服之衽廣上狹下而屬于衣。深衣之衽廣下狹上而屬于裳。或狹而下或狹而上對之如小要。然此亦可見衽之爲製。但其限朝祭諸服與深衣對則服製頗

多難一定耳

又曰衽短于大帶而等子有司之帶與裳下際齊故史稱斂衽而朝恐繞足也有司帶是官師之帶

亦長二尺五寸

章甫

章甫禮冠

章甫註疏謂諸侯朝服固大錯集註謂是禮冠亦錯考章甫商冠也以質素而反言曰章孔子冠章甫而衣縫掖荀子哀公問儒者服章甫絢履皆以弁陋為言故莊子孔子冠枝木之冠即章甫也夫章甫何以

四書改錯卷六

四

為枝木古者喪冠厭而不即惟吉冠必即如皮弁即象類今章甫即以木枝則弁陋已極可謂之禮冠乎然則赤之舉此正以夫子哂由故而謙言之也或曰冠必與服配端章甫者以冠配服之稱猶袞衣配冕曰袞冕玄端配委貌冠曰端委也冠既配端豈非禮冠曰不然端無配前代冠者毋追夏冠委貌周冠冠必配昭代故凡言配冠必是委貌泰伯端委而治吳晏平仲端委立虎門晉侯端委以入武宮皆是也世無稱端毋追者而端配章甫則遍考諸書惟此一稱得毋公西謙言或假前代冠以為不必然之事乎如

此則直曰商冠已矣何禮為

君子不以紺緌飾

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緌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

此襲舊註而又錯者從來說禮並不聞有紺色闌入禮服况齋祭甚重即玄緌二色必不借用豈有無端入一紺色在齊服中者考齊冠所始原屬緌色記所謂太古冠布齊則緌之是也其後賤緌而貴玄凡朝祭之服並改玄色齊服亦然故玉藻云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謂諸侯及士齊冠並同而祇以組纓之色為之別之何則貴玄

四書改錯卷六

五

故也雖禮註有云天子以下四命以上齋與祭異服而齋不異服是以周官司服其齋服有玄端荀子哀公篇玄端玄裳皆天子與士共之別無他色即儀禮玄端玄裳衣色無不同而稍變裳色以為等殺如所云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一如冠之色不異而組纓異者然且雜裳之色前玄後黃並不及紺蓋紺本黑涅與緌為類說文以紺類玄訓作深青周禮疏誤讀淮南文而改紺作紺皆大錯也若夫齋有變禮郊特牲云玄冕齋戒鬼神陰陽此是天子禮而婚禮于諸侯之齋亦服玄冕攝盛故也然故玄冕也非

紺也。或齊服偶有變色。司服齊服有素端。註謂黼荒喪札則用之。然亦素也。非紺也。

若緇則並非練飾。間傳期而小祥練冠。緇緣。緇與緇不同。故檀弓練練衣黃裏。緇緣。註謂緇與練為類。與黃相近。故黃裏而緇緣之。未聞緣以緇也。第緇與練雖間色而每入禮服。故士喪禮公子為其妻練冠。喪服記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緇緣。皆是禮飾。緇不然也。凡緇非絳色。爾雅一入為緇。三入為纁。不及緇色。惟考工染羽始有五入為緇之文。而註謂以赤染黑則為緇。則是緇屬黃赤。緇屬赤黑。緇既非緇而緇又非絳。說文緇帛青赤。猶是錯註。凡杜撰也。乃大全小註亦知註錯。謂紺緇紅紫皆係間色。故不用則又不然。緇纁非間色乎。古重陽色。十二章五色。獨以南方火色作絺繡之文。而夫子惡間色。獨曰惡紫之奪朱。何則。重陽色也。今此四色則皆以陽色而為他色。所侵涅者。但紅紫則陽色尚存。不服已耳。至紺緇則丹林赤汁盡為黑涅。所漸沫故并飾亦不用。此正重陽色與惡紫同意。喪祭何預焉。

飾領袖緣也。禮註皆然。今又脫袖字。豈袖無緣耶。何以一註祇五解而無解不錯如此。

設裳衣

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

裳衣有兩項。一以衣尸。一則設之座上。以為殯衣。而祭之。蓋天子斂衣有百二十稱。大斂所餘。悉授之掌祧而藏之。廟中及祭。則先以上衣授尸。儀禮所云尸服卒者之上服是也。其非上衣與尸所服。賡之衣。則設座而祭。總謂之裳。今明日裳衣。而但以授尸為註。則止設衣矣。其于設裳何解焉。

麻冕

麻冕。細布冠也。細布冠以三十升布為之。每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

此又錯甚者。冕並非冠。麻冕則尤與細布冠大別。世本黃帝作冕服。而周官有五冕之制。大抵司服典命各以五等九命之節。辨定等殺。而製為章服。謂之命服。亦謂之爵服。惟貴得服之而賤不與焉。故尊其體制。上有延覆。下有組武。而垂旒玉於前後。後仰而前俛。因謂之冕。冕者俛也。若冠則古以冒名。書大傳有冒而句。領漢志所云形如覆杯者。雖尊者亦通用之。而終為卑褻之服。故禮記大夫冕而祭于公。士冠而祭于己。荀子天子山冕。諸侯玄冠。明屬兩物而定為等殺。是以國語單襄公曰。陳侯棄裘冕而南冠。以出。

不亦簡夷乎其分別升降固顯然者况麻冕不同他無可考尚書顧命惟以王與卿士邦君及太保宗伯曰麻冕黼裳曰麻冕蟻裳曰麻冕彤裳與執事之徒冕者有別何况弁與冠之列階凡者則是麻冕尊貴不特冠降于弁弁降于冕而麻冕則又冕中之最尊者况冠名緇布又復降于玄冠以降等之冠而認作至尊之冕何其疎也嘗考緇布冠即白布冠之變郊特牲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然而玄冠尊而緇冠不尊玉藻玄冠朱組纓緇布冠纁綬天子始冠服玄冠而不服緇冠惟諸侯始冠則服之若大夫則玄冠而

四書改錯

人

朝其子緇布惟上宅與葬日而已是緇布之爲用不過如此乃又詳定制度以三十升布爲緇布之布夫此三十升布係漢叔孫通規仿古製作冕延之用謂延覆板質需衣三十升之布上玄下朱廣八寸而長倍之不特非冠布并非冕布祇冕中衣延之布左傳所云紘紕者而又錯認作緇布夫緇布升數雖不可考然其製則猶能言之大抵緇布白布皆用布一幅襴褶其正中各爲辟積從額着之而組于其後在緇布吉冠辟積多而橫縫向左謂之衡縫亦謂之左辟白布喪冠祇限三辟積而直縫向右謂之縮縫亦謂

之右辟其後喪冠亦橫縫檀弓譏之曰昔之冠以縮縫今也衡縫蓋指冠布辟積言也朱氏著喪禮不解三辟積謬以漢代惠文前梁後柱之製認作三梁又不解以六升布作冠衣而以三寸麻稍作一橋道而跨之于首至今冠布縫辟尚多貽誤而未能正也况可以冕板之布誤冠布也

黻冕

黻蔽膝也以韋爲之冕冠也皆祭服也

此則又大錯者黻不是蔽膝冕不是冠黻冕不止是祭服且其所云蔽膝而以韋爲之者則併是數字不

四書改錯

九

是黻字祇因左傳裘冕黻衣本是數字以通寫作黻因之與黻冕相溷實則一是黻黻一是鞞鞞然兩物卽或偶作通寫亦通字非通物也况其禮有最重者考虞廷五服立十二章法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繪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繡裳合十二章而其後損益去日月星辰書之旂常而獨留山龍至黻合九章爲衣裳采色臧哀伯所云三辰旂旗子太叔所云以九文爲六采者于是以五服改作五冕而卽以衣裳采色聯之冕首以爲名其曰裘冕卽山龍至黻九章也龍者衮也曰鷩冕則華蟲至黻七章也

驚者雉名卽華蟲也。曰毳毼則取宗彝至黻五章而去火不用宗彝勒虎雉皆細毛之獸因以毳名。至希冕則祇以粉米屬衣黼黻屬裳爲三章而皆繡不畫。故謂之希希者絺也卽絺繡也。而至于玄冕則獨黻一章而繡于下裳其曰玄者以文之至也。玄本天色而散天文之燦爛而歸于蒼蒼窈冥之中萬象具焉。然而總名曰黻冕以五冕終黻黻者衣裳之極事也。且以十二章之法去其十一而惟黻不去則黻者又章服之大常也。又且黻以兩已相背爲文。亞而一已繡青一已繡黑考工記所云青與黑謂之黻者蓋合

四書改錯

卷六

東青北黑良方之成始而成終者以爲之象焉。則是黻冕實指五冕之皆有黻者舊謂指一黻之冕卽玄冕舉一以該五舉其偏而得其全皆非也。若改黻作黻則黻本佩衽之屬一名韠一名韠韠皆以韋爲之故字皆從韋並不列之章服之數其又名黻膝則爾雅釋襜而通之韠者雖亦法服然與黻冕無涉如謂皆祭服則五冕雖朝祭同服然各隨所用如天子朝覲諸侯與大祭祀大賓客皆用衮冕降而饗射及大射饗先公則皆用鷩冕何曾限作祭服若然則曾子問冕而出視朝哀公問冕而親迎祭義冕而躬秉耒

樂記端冕而聽古樂將何解之若冕不是冠見麻冕

張文憲曰註皆祭服謂黻亦然耳。易朱絛方來詩三百赤芾芾與絛卽黻也。未必皆用之朝廟况庶見素韠儼作喪服士冠禮服韠韠服爵韠則冠禮亦用之。然且與弁合不與冕合。又且方叔帥師亦朱芾斯皇瞻洛作六師亦曰韠韠有奭則弁是戎服註總不合

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

四書改錯

卷六

周官弁師掌五冕雖偶註祭名于其下不過從重爲言卽舊稱冕服爲朝祭之服亦不限屬朝祭二者况止祭乎。玉藻龍卷而祭王制周人冕而祭皆專見之文傳稱武王端冕而受丹書太甲篇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亳顧命康王與羣臣皆冕而作誥國語晉侯端冕入武宮受襄王命皆非祭而服冕何故

當暑衫絺綌必表而出之

衫單也必表而出之謂先着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絺綌是也

孔安國曰暑則單服絺綌必表而出之者加上衣也正義曰暑單服絺綌必加尚表衣然後出之爲其形

褻也則是衫絺綌者謂絺綌單服在內也若先著裏衣則不單矣必表而出之者謂有表衣出其上也若絺綌在外則絺綌表衣非表絺綌矣且蒙彼絺綌是偕老詩文非謂先著展衣後蒙絺綌也周禮六服有展衣卽表衣也凡服絺綌必用展衣出其上所以見君父併見賓客者故絺綌在周禮原名素紗而展衣以丹穀爲之素紗之上冒以丹穀正與單絺加表衣互相証明而乃以鄉黨此註并詩文而亦錯解之古人說一經而羣經皆通今第註鄉黨而頓使周禮毛詩各相扞格如之何

四書改錯

上

明衣

齋必沐浴竟卽着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爲之

明衣係死者襲服因稱明猶稱殉器曰明器類是神明之明故齋服亦稱之朱氏不知何據以沐浴潔體確解明字亦是錯也布卽是麻古無他布然士喪禮曰明衣裳用布記又曰明衣裳用幕布此是的註然終不知幕布是何等布不可考若其云必有則中衣間用布帛此則必用布不用帛者

寢衣

齋不解衣而寢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

孔安國曰寢衣今之被也說文曰被寢衣名其曰必有者以寢衣與褻衣對褻衣以覆手而可用短寢衣以覆足則必長也若謂齋時所衣則遍考禮文自明衣外別無其名且亦無齋寢不解衣之文詳見章節條

齊疏之服

見喪祭條

敝跣

跣草履也

跣是屨不是草屨國策猶釋敝屣漢郊祀志去妻子

四書改錯

上

如脫跣皆註云跣屣屣同字屣也若草屣是屣左傳屣屣資糧釋名草屣曰屣是也又作非曾子問不杖不菲陸氏釋文謂非卽屣是也與跣不同

張文蔚曰李善謂劉熙孟子註跣草屣可屣故趙註亦然要是錯跣是舞屣史記邯鄲女子跣跣履屣卽跣也豈舞者與女子跣草屣耶

飲食錯

不時不食

不時五穀不成菓實未熟足以傷人

世無黍稷李梅不成熟而可食之理雖非聖人誰則

餐生穀。啖。炙。菓。者。漢。名。信。臣。傳。謂。不。時。之。物。有。傷。子。人。後。漢。鄧。皇。后。詔。謂。穿。掘。萌。芽。鬱。蒸。強。熟。指。蔬。蔬。之。類。如。冬。月。生。瓜。方。春。薦。蓼。今。北。方。人。皆。能。之。竝。無。五。穀。菓。實。可。強。熟。者。且。強。熟。非。不。熟。也。此。時。字。舊。註。以。朝。夕。日。中。為。三。時。頗。亦。可。據。然。禮。經。多。著。時。食。如。春。酸。秋。辛。春。蔥。秋。芥。類。又。如。春。食。齊。秋。醬。齊。春。羔。膳。藟。秋。麋。膳。腥。類。總。是。以。禮。食。解。食。節。尤。親。切。耳。

割不正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于正也漢陸績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蔥以寸為度

割肉何必方且正字不作方解按玉藻韞天子直公

四書改錯

十四

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則正之與方在禮文明作兩義乃欲解正作方而先合其文曰不方正不知漢廷舉方正謂方而又正非謂方即是正也正者平也定也正義謂禮制有正數必折解牲體使脊脅臂臠之屬不得混雜混即不食此與周禮掌割烹之事必先辨體名儀禮少牢禮解羊豕必分前體後體自肩臂臠膊骼及三脊三脊凡十一體所謂諸子正六牲之體者不特大祭祀有之此庶乎割字正字皆有經據况周禮稱割肆祗解而陳其體如肆諸市朝之肆即細解亦縱橫之謂之午割與內則羴

而切之之批切不同鄉黨本禮文乃引後世賢母獨行而改割為切改正為方以証之又不錯乎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精鑿也食精則能養人膾粗則能害人

此又錯者章內二十一不字皆禁止之詞謂謹食也祇不撤薑食不字稍異然仍以不多食三字申謹之豈有開手二不字反似為饕餮之徒勸加餐者此非章法也且厭者嫌也惡也食不惡精猶言色不嫌美此里巷輕薄一尖利口吻豈有論語記事肯出此者又况字有本義說文厭飽也足也註者曰謂饜而飫

四書改錯

十五

之則厭原是饜字以飽足為義即轉而釋作嫌惡亦是以過于饜飫而反致厭棄如漢叔孫通傳上益饜苦之後漢章帝紀朕益饜之皆以饜飫之甚而繼以嫌惡故舊凡字書多以厭饜厭三字單出複出彼此論辨如單出厭字其在汎指則饜與嫌惡可以並訓論語天厭之則嫌惡也尚書萬年厭于乃德則饜飽也苟專及飲食則未有不從饜飫解者左傳屬厭而已謂小人之腹止知飽足禮記陽厭陰厭則以尸主二食頌神之醉飽今明記飲食而不知厭之為饜朱元晦真不識字矣此宋人况集韻舊本引論語文皆成語

作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豈有註論語而他書引文不考及者。又况飲食惡侈。論語記此。實借夫子以儆世之饕餮者。其連稱不厭。實與下文諸不字並作禁詞。謂不飽精不飽細也。不然春秋臧哀伯曰。粢食不鑿。昭其儉也。夫祭祀之粢尚不至鑿。而謂夫子善精鑿不大夢乎。又况精不是鑿。說文精擇也。謂擇米也。莊子註簡米曰精。但舊簡米法有糲十糲九鑿八諸文。而精又進之。則精非鑿矣。何以每一錯必不止一錯如此。

張文彬曰。不厭即不飽。史記游俠傳季次原憲褐

四書改錯

十六

衣疏食。不厭。平原君傳褐衣不完。糟糠不厭。伯夷傳回也。屢空糟糠不厭。皆解作不飽。竝無作不惡解者。故周興嗣千文饑厭糟糠。厭即飽也。若謂不厭惡則凡物之麤惡者可加厭惡。既已精細。便不應下此字矣。况粗能害人。尤大無理。內則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未聞食軒能害人也。其害人諸物。明云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豚去腦。魚去乙類。豈可杜撰稱害人者。若精之非鑿。則說文以糲一斛春九斗為鑿。釋名糲米春八斗為精。兩各不同。

遠宗曰。肉粗切者名藿。葉切皆禮食也。而以為害人。真是妄言。

放飯

放飯大飯

古凡禮飯必與人共飯。而同一器。以手取之。不用匙箸。故飯粘着手。不得拂之。而放于本器之中。當棄餘于筐。無筐。棄餘于會。會者。簋蓋也。其禮文鑿鑿如此。豈可他訓。

薦其時食

見喪禮條

四書改錯

七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朱氏曰。以飲食譬日用味。譬理。

取譬之意。豈有不曉。但不知味三字。則從來無解者。春秋傳。天地有明性。以生六氣。而首發之為五味。人秉六氣焉。有不知味之理。凡不知味。必其不食。學記曰。雖有嘉餽。不食。不知其味。此易解也。若食不知味。則或知有他用。如食旨不甘。聞韶不知肉味。大學所云。心不在焉。食而不知其味。此亦易解也。即或嗜有不同。如屈到嗜芰。文王嗜昌歠。類然。亦知所嗜之味。并知所不嗜之味。漢書所云。食肉不食馬肝。未為不

知味也。此又無不可解也。而乃曰莫不則盡人言之。曰鮮能知則不知者多而知者反少。何以解之。不知此知味與知音同。舊註引晉書謂如張華辨鮪師曠別薪苻郎爲青州刺史。善能知味。食雞知棲半露食。鵝知色黑白。類以証中庸難能一如辭爵祿蹈白刃。借端相形。然是有見。不然以日用之常人之共知者而反曰莫知是于理有礙矣。猶曰味管理理肯受乎。嗜秦人之炙無以異於嗜吾炙。

言長之嗜之皆出于心也

言長嗜皆出于心則嗜食心得主敬長心不得主一

四書改錯卷六

朱

在內一在外仍是兩事。此但以嗜字當愛字就仁內以辨義外謂仁愛在內以能分彼我與敬長異耳。今就嗜炙言之則秦我不分一若楚長與吾長之了無所別。然則仁愛在內亦概乎未可定也。何義外也。

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

此亦上章嗜炙之意

嗜炙不分秦我而此分冬日夏日則正相反者乃註作同意固已無理且使難者曰冬則飲湯夏則飲水果在外非由內也何以解之。此承敬叔父敬弟一問謂叔父與弟不同而敬則同者以在位故也。今湯與

水不同而飲則同者則亦以時在故也。位能易敬時能易飲將所謂食色性者亦未嘗不在外矣。而况于義乎。嗜炙是同嗜此是異飲嗜炙以仁內較義外此以義外較仁內截然不同。

四書改錯

七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 稿

王錫百朋較
盛唐縱陽較

四書改錯七

井田錯

一夫百畝

一夫一婦佃田百畝上農所收可供九人其力不齊故有此五等

一夫一婦焉能佃百畝雖曰周田尺步減短然未有大減至十七八者此義至今未解也若農夫五等與王制同然亦未有實明其數者考周官遂人以上中

四書改錯

下地分作三等而鄭氏註周官則又依禹貢則壤之法以厥田上上至下下分作九等實則周官三等已包五等其祗取中下者以爲下劑致取易爲力者以爲之準也禹貢九等亦不越五等其不盡下逮者以下地任寡無以致養所謂因任教墾必從其可均者以爲之則也故卽以周官三等計之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此卽孟子中食七人也曰家七人則老幼男女共之矣曰可任者家三人則七人之中一爲家長卽一夫也其餘六人中分之以三人任力而以三人當老幼婦女之數則佃田不止一夫而餘皆

得所養矣由是而推之中家六人卽孟子中次食六人者下家五人卽孟子下食五人者或以二人半任力或以二人任力而七人六人五人之外倘有餘子弟卽爲餘夫則一夫佃田不過治二十餘畝與餘夫等而佃田之夫皆得計老幼男女寡多而受田之上下然且此任力之人倘有餘力猶許請田以益之若餘夫然所謂疆予任畔者而任力之人力倘不給則閒民傭作皆許僱賃所謂轉移執事者則上與上次皆可類通而下下三等亦從此而推見之其可爲班祿準者以爲一夫任力之所養蓋若是其有等也古

四書改錯

制有難明而尚可約略者此也

張文楚曰王制周以古八寸爲尺今官尺十寸其度畝之尺亦減二寸與周尺等而周制六尺爲步步百爲畝今亦六尺爲弓弓二百四十爲畝則周之二十五畝祗當今一十一畝零一人任之何歉乎

夏貢商助周徹

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以助耕公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

井田創于黃帝若謂商始爲井制則虞書禹謨畝論語禹盡力溝洫與詩維禹甸之春秋傳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皆不可通矣况王制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舊云夏商之制商果畫井未有限九夫而限六百三十畝者不知何所據而斷作商人始爲此又可怪之甚者也乃宋儒極重井制而制實不明同是一井而五七十每代必變同此一夫而受多受寡以時損益端是何說有謂夏商人稠至周反稀此固悖誕不足道有謂夏地初開至商周而漸闢者則禹貢明云其藝云作乂雖下下之士亦且十三載而同入九賦豈有地平天成越千年而始任墾者此豎語也如謂畝賦不齊夏稅五十商稅七十至周人而盡稅之則春秋傳藉而不稅王制古者什一而不稅卽孟子亦云耕者助而不稅而謂畫井之始反稅畝乎若謂田有畝有萊夏百以五十爲萊商百以三十爲萊則地分九等上下不並咧汙萊不聯洫其所謂一易再易者謂一歲藝此一歲藝彼謂之易未聞百畝一區而牛畝半萊七十畝而三十萊天生此土人不能畫此地也然而改溝洫變疆界更封易域勢亦甚難是必有一定之法彼此俱通者周官

四書改錯

卷七

遂人職以任力多寡爲受田上下之準夏之一夫則以家二人爲率一正一羨祇受田五十而其餘五十則以餘子弟受之非然則以他餘子弟受之而統名一夫其在殷則以家三人爲率一正二羨受田七十五大抵任力必四夫之一祇云七十者舉成數耳其餘二十五則以一餘夫受之如此則無事改畫而夫家受田亦並無多寡之偏所謂易代更制有損益而無變亂者豈非千載長夜一良法與

餘夫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爲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

四書改錯

四

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

此又自爲典制者周制受田分三等古分九等並無以五口八口爲率之制且餘夫不止弟也上家七人以本身與三人任力外若有餘子餘弟皆是餘夫中家六人其任力者二人半下家五人其任力者二人皆然故有子餘夫有弟餘夫有外餘夫有內餘夫外者七六五人之外是也內者三人二人半二人之中有食不足而力有餘者亦受餘夫田是也凡此餘夫其受田皆以二十九以下爲率並未有限十六者古三十受田漢志云二十受田六十歸田此二字是三

字之誤內則註三十受田何休賈公彥輩皆謂二十九以下任其年力受餘夫田何曾以十六限之宋儒每自爲禮制而程氏尤甚如創濮議曰舜不尊瞽瞍光武不尊南頓君徧考尚書後漢書諸書並無此說以致嘉靖議大禮流禍數世嗟乎學古入官議事以制讀書者可不慎與

學校錯

校序庠

皆鄉學也

此是國學以下鄉州黨三學之名不得曰鄉學也國

四書改錯

五

學下原有四學一是鄉校春秋傳鄭人欲毀鄉校是也一是州序周禮州長以禮會民于州序是也一是黨庠學記黨有庠是也若其一家塾則四閭爲族合族一百家而置塾焉此不及者略焉耳至分夏殷周三代則周因夏殷之制而取之爲鄉州黨之名所謂周備三代之學者以此

郊社錯

郊社禮

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

郊有數郊南郊祭天北郊祭地四郊祭五方五帝然

總以上帝概之故此郊祭內兼有地示并方示爲言不止祭天也若社則祇祭土示其云上帝正包舉之文而朱註襲鄭註謂社卽地神錯矣周禮祀地于方丘祭法瘞埋于泰折以祭地地卽在郊中見之並不社雖曰社所以神地道亦但曰地之類耳至欲以后土當地社則地原有稱后土者如春秋傳君戴皇天而履后土武成敢昭告于皇天后土然此是社不是地如謂社可名后土則社自有神自有社主后土后稷則又以人鬼之爲土穀神者而寄于其中相傳后土是共工氏之子勾龍爲土官后稷是厲山氏之子農爲農官故社主之外復立二人神以佐之而謂社卽后土不錯中錯乎

四書改錯

六

變置社稷

變置毀其壇壝而更置之

此當云毀其社石而更置之社石社主也古五方五帝五土五穀自本神外皆有人神爲副倅如后土勾芒類故舊時變置之法如云顓帝以來用勾龍爲社神柱爲稷神及湯有七年之旱則以棄易柱此變置法也戰國去古未遠必有可易之人神今不可考矣但神依于土亦第改其主石而神位自易若毀壇壝

不過改神所棲止之地于神無與且變誠有之置于何有

問社

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

哀公問立社之義而宰我以社名答之謂名立而義在其中樹松名松社樹栗名栗社與後世稱櫟社粉榆社同故卽以周言之樹栗其名而使民戰栗則其義也但當時有齊論本以問社作問主謂問宗廟之主春秋文二年作僖公主公羊謂虞主用桑練主用栗而何休杜預俱引論語夏后氏以松三句証之此

四書改錯

七

異說之可勿道者乃周官大司徒職有云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宰我答社意合故孔安國引其文以註論語而集註乃徂周官田主齊論問主二主字以爲此必用其木作社主者遂增其文曰以爲主然而錯矣問主是問廟主田主是先畚田正二神不立主而依樹以爲神者且田主不得云社主也若社主則古皆用石無用木者

社暴露故用石不用木唐議主製引呂氏春秋及鄭玄義皆如此且古軍禮有載社車左傳陳侯擁社見鄭子產恐石重難移因有限石一尺六寸之

製今明末敢禋間嘉興姚士舜作僞於陵子有云以木爲社主則尊之爲淖履則賤之公然戰國孟子時有木社主但知讀集註而不知其爲經禍一至此嗟乎傷已

張文楚曰白虎通引尚書逸篇有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北社惟槐語宰我所答自有所本若齊論廟主係漢安昌侯張禹所授本豈可爲據

禘嘗錯

禘

趙伯循曰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于始祖之廟而以

四書改錯

八

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于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

禘有三一大禘五年之祭一吉禘三年諦廟之祭一時禘夏曰禘是也祭所自出亦有三一禘祭始祖所自出一庶子王自立四親廟而祭所自出一別子作大宗者不敢祖天子而祇父天子得立父天子之廟于其國亦謂之祭所自出是也周以周公爲別子立作大宗名魯曰宗國乃不敢祖王季而祇父文王立文廟于魯名曰周廟亦名曰出王廟得用天子之禮樂故八佾雍徹文廟所用以雍詩原祭文考故也然

而此名宗祭不名禘祭。祭不立廟而宗祭立廟。周但立廟以棲魯主而魯立文廟。禘祭用前代禮樂而宗祭稍減。周太廟用六代之樂而魯祭周廟止用四代。則明是宗祭不是禘祭而後此以祭所自出。宗禘無別。遂冒宗作禘且駕言周公大勳成王賜而伯禽受則僭越之中又誣妄矣。故夫子嘆之若其云既灌而往者非灌後神降始不欲觀。凡祭自安主迎尸神已早降豈待裸啗祇祭法祝告某事必在既灌以後薦獻以前未灌之時不知何祭及祝告分明然後知是禘事不是宗事。則魯有禘乎。故不欲觀此禮久

四書改錯

九

不明在漢儒論說雖多驕駁然尚有蹤蹟可尋至宋漫漫矣

孔安國註以閔僖逆祀為不欲觀則祧主昭穆無關禘事且孔子助祭在定十四年而定之元年即已改閔僖之祀簡書策書俱載之以漢孔氏之學猶稱逆祀故知註疏未足據也。若集註不識魯禘且引趙氏註并不識禘按禘本名祫凡存廟祧廟皆合祭于太祖故商頌大禘有玄王相土諸遠祧周頌大禘有烈考皇考諸親廟韓詩外傳所謂存廟毀主皆升合食者惟後漢張純謂有毀主而無

親廟鄭玄則謂遠祧合食而親主祇分食文武之廟舊儒多議其非是至唐陸淳始造為始祖出祖一正一配之說而趙氏襲之此大無禮者乃朱氏反引為據且曰以始祖配祭而不及羣廟之主不敢褻也則羣廟合食正是祫正是大饗而反以為褻尚可議禮乎

禘嘗之義

禘王者祭所出之大祭嘗秋祭也

此禘是時祭所云夏日禘者故可與秋嘗對文若大禘則既非對偶且是大饗即在宗廟之禮中再出則

四書改錯

十

複矣祭統曰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仲尼燕居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義所以仁昭穆也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示諸掌而已乎皆與中庸同文然皆指時祭言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春庄稿

邵國麟在檇
凌紹願繼滄較

四書改錯八

禮樂錯

凡禮之雜入于他條甚夥如朝廟喪祭郊社禘嘗
器用衣服井田學校類俱是禮制此不復載

宗國

滕與魯皆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
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

此由不識宗禮而臆解之者宗國大宗之國也諸侯

四書改錯
卷八

不敢祖天子而自為之宗祇以大宗稱宗國而其餘
同姓諸國皆稱小宗但大宗以別子為之皆天子諸
侯之次嫡弟無次嫡則長庶弟立為宗子即大宗也
以分為別宗故稱別子其再有諸弟則小宗矣故春
秋傳以管蔡邶霍魯衛毛聃邠雍曹滕畢原鄭郇共
十六國為文王一宗專以魯為大宗之國而十四國
為小宗若晉為成王之宗鄭為厲王之宗吳與虞為
太王之宗則但為同姓非同宗矣故此宗國二字在
趙註朱註俱不識宗禮而趙註猶存一出字曰滕與
魯皆出自文王此即大傳宗其別子之所自出之出

原是宗禮中字因之魯祭所自出立文王之廟名出
王廟而朱註改皆出自文王為皆文王之後則即此
一字亦饒羊亡矣然且曰周公為長夫以世次言則
伯邑考為長嫡武王管叔為次嫡不及周公而以宗
法言則武王以次嫡而為君宗之宗管叔受誅國除
遂立周公為大宗然故次嫡非長庶也今稱曰長則
直以現在同姓為齒序而全非宗法况曰滕以兄為
宗長故稱魯宗國則宗國為同姓所共稱國語舟之
僑曰宗國既卑諸侯遠已子貢見公孫成曰利不可
得而喪宗國並非滕國兄長之謂而大全引朱氏說
猶諄諄以滕言之則直曰不識宗禮豈冤誣乎

四書改錯
卷八

射不主皮

鄉射禮文皮革也布侯而棲革于其中以為的
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于中而
不主于
貫革

射雖講武較力而亦以習禮故射有三等一是禮射
周官鄉大夫以五物詢眾庶即鄉射禮也鄉習射以
禮詢以五物一和二容三主皮四和容五興舞主皮
者中質也射原期中質而不專在此苟容體比禮其
節比樂即不中質亦合禮猶今日架子好也此不主
皮也一是力射即主皮之射尚書大傳所云澤宮校

餘獲者凡虞田所獻禽備祭已足取其餘者較射澤宮而分獲之此則五物所必周者既比禮樂又期中質雖仍習禮而但以主皮名之所謂力射也若其一武射則專主貫革禮射張侯力射張獸皮而武則不張侯亦不張獸皮但取甲革而貫之周官所謂甲革樸質言以甲革為樹質甲者左傳楚使潘圻之黨蹲甲而射穿七札是也革者弓人職以甲盾為革國語三革之射韋昭曰三革甲冑與盾是也則是貫革武射與主皮力射截然兩科而以主皮為貫革則于聖經科字已貿亂矣况皮不是革棲皮為鵠亦不是棲

四書改錯

二

革為鵠凡棲皮之法謂以布為侯而但綴皮于布中以為質質者鵠也是以棲熊皮者為熊侯棲豹皮者為豹侯侯以弓定尺而三分侯之尺以為正其棲于正中為質者祇四寸耳以四寸之皮而去毛存革則熊虎安辨乃欲以貫革解主皮而先註皮曰革改棲皮為棲革其用心良苦然而改禮改字改制度註經何用矣故此當認實皮字力射張皮然但主着皮而不主達皮禮射則皮祇在質苟着皮則必中質然而猶不必然者為主皮是力射不同科也此係古語故夫子引之鄉射記亦引之但記曰禮射不主皮禮射

連文集註既引禮文則禮射不宜脫禮字且此是記文非禮文記與禮亦有辨

春秋傳孫林父使庚公差追公孫丁而丁為差師差曰射則背師不射為戮我為禮射乎註曰禮射不求中也然則射不主中在春秋有行事矣繪事後素

繪事之事後于素也考工記曰繪事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也

此又引經而誤解者考工記云畫繪之事雜五色五

四書改錯

四

色即五采謂青赤黃白黑也又云畫繪之事後素功素功者白采之工謂凡布五采必先布四采而白采在後語云皦皦者易汙恐漬汙也此與禮器白受采不同禮器白是質地考工素是采色質則白采不並施何論先後但施采則白受之已耳今白即是采則孰先孰後自有一定乃以質地不繪之白引之斷五采後繪之素已乖反矣且此係大禮非可以粉地為質數語自解說也虞廷倡十二章之制而三代遵之因之有畫繪之事以日月星辰等六章為上衣作繪以宗彝藻火等六章為下裳作繡而總曰繪事以繡

亦需繪也。乃虞書又曰：以五采章施于五色，謂繪繡之隙，必先布五色而始加繪繡。其在衣則東青南赤西白北黑中黃，而在裳則青與赤間，赤與白間，白與黑間，黑與黃間，而章施之者，則必先布青赤黑黃四采而後以白加之，即相間者亦必先施赤之次白與間與黑之次白與間而後以白分成之，則此後素字夫子實槩括五服五章。唐虞三代諸禮文而發為此言，何可漫然無一據而草草武斷如此？

惟素在後故素即可為絢也。惟素在後故天敘天秩皆後起也。

四書改錯

五

送往迎來

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

符節委積俱有送迎。夏官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而達節以送迎之。且治委積以續食往來。地官遺人掌委積以給往來之用。是節與委積往來迎送俱有之。乃無端分屬使來者無憑去者無食錯禮而已。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

此鄭註之無理者而註又襲之經文行矣者謂走趨也。猶君召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也。若行出則祇

出門矣。豈出門後仍駕車耶？抑走趨而車隨之耶？且不俟駕以駕必需時不能俟耳。若依然駕車則馳車與急足等矣。且隨之何為也？玉藻君召則在官不俟屢在外不俟車夫屢則安隨之。

疾君視之東首

東首以受生氣也

此又襲鄭註包註而錯者。玉藻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不止視疾然而視疾不變者以室制尊西君荷入室必西負東向首之東亦以示面君意也。若生氣則何時不可受而必于此際受之。

四書改錯

六

三家者以雍徹

魯安得用天子禮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入魯三家僭雍徹。朱氏曰：這雍自是不當用便是。成王賜周公也。是成王不是若武王賜之也是武王不是此詩自是文王之樂歌他人用不着武王已用不着了。何況更用之他人又曰：使魯不曾用天子禮樂則三家亦安得用之。

讀至此則真是不讀書可笑之甚。人須讀六經既讀六經須知六經有是非有得失若不加明辨則一部春秋其失于公穀者十之七失于儀禮周禮者十之二失于禮記者十之三與不讀等矣。明堂位係別錄明堂陰陽與王史氏記中之書原非劉向所校百三

十篇與東漢所傳三十六篇禮記舊本相傳馬融所增入其云成王賜周公以天子禮樂而伯禽受之前儒早有知其非者若祭統云賜魯重祭禮運云郊禘非禮則郊之非禮是錯認魯孟春之郊爲日至之郊並非魯罪禘之非禮則魯原有宗子出王之祭而其後溷之作大禘出王之祭實流漸使然並非先王之賜此禮記謬誤固不待言今雍徹之僭註既知文王之詩決不宜用之他王則春秋策書明見左傳急宜于策書中討其根氏而乃東拔西拽成王不是武王不是千秋冤案何時得白不讀春秋傳吳子壽夢卒

四書教備

七

魯襄公哭周廟乎夫周廟者文王之廟卽出王廟也魯何以有出王廟禮以爲宗子立國不敢祖天子而得父天子因之宗國別子當立一繼所自出之王爲百世不遷之廟名出王廟周公者固武王母弟文王之別子而有周開代之宗國也宗國宜立出王廟而魯所自出實惟文王則此雍徹者原卽以文王之詩用之祭文王之廟有誰不是毋論武王成王並不曾賜並無不是處且亦未嘗錯用也其有錯用有不是自必有說乃曰向使魯不用三家亦安得用之則終是臆斷非知就裏者亦思魯何以用雍徹魯祭文王

則配之者周公也周公配文王同用雍徹而其後周公太廟亦卽以同用之樂用之而于是兩昭兩穆凡後之魯君皆合廟同用則是魯之用雍徹實由祭文王而展轉沿誤原不必有賜之而受之者也然而魯用之三家何以亦用之世第知魯是宗國而不知三家亦宗家也周公爲文王別子而三家卽魯桓別子魯立文王廟而三家當立魯桓廟名爲公廟禮記所云公廟之設于私家非禮者此正三家立桓廟之証是桓廟雍徹三家安得不雍徹蓋三家之堂非三家祖廟卽桓廟也若是祖廟則禮大夫祭三廟未聞三

四書教備

八

家三大夫可合一廟者然且三家三祖慶父與叔牙並受國誅卽一葬一祭亦必力請于公朝而然後許之何得顯然與季友並坐饗天子禮樂况繼此而降將必孟獻子叔孫戴伯輩皆用雍徹此又笑話也祇三家之堂既是桓廟則三家共之焉得又有季氏之庭豈桓廟之外季氏又別有廟庭耶又豈季獨僭入僭三家則同僭雍徹耶此亦千古夢夢至今未白者也不知讀書當識宗法朱氏不識宗法誤作家禮至今祠堂家皆以長子長孫爲宗子大亂典禮予曾作大小宗通釋祭禮通俗譜以辨正之此魯桓一族當

以季氏爲大宗而孟孫叔孫統宗季氏何則魯桓四子長爲莊公此自爲宗者其三人當以次嫡爲別子無嫡始用長庶而季友爲莊公母弟則別子矣別子是宗子故桓廟立于季氏宗子之家其以氏族言則稱三家之堂以三家分三氏而統爲桓族卽桓廟也以立宗言則稱季氏庭以不遷之廟立于季氏而三桓之族雖百世皆宗之亦此桓廟也桓廟卽季氏庭卽三家之堂舞八佾在此雍徹亦在此季氏與三家同舞八佾亦同用雍徹而專稱季氏者重大宗耳乃不識宗法是禮記且不能讀明明論語亦且錯註而

四書改錯

九

欲以制禮不錯又錯乎

張文菴曰宗禮在戰國已不能曉因有公廟設于私家非禮一語然在今日則反賴此一語知三家有桓廟然則先生之闡明宗禮其功豈止在禹下也若成王賜伯禽受在周秦間已早知不是故作呂覽者又變換其說謂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以致通鑑外記亦云魯惠請郊廟王使史角至魯止之而路史直云王不許而魯自用郊總不曉魯用天子禮樂之故而屢變其說何況三家僭用則雖起漢晉諸儒亦擡舌矣是皆從來所未發者詳見

大小宗通釋一書

孔子謂季氏

孔子爲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

自此言出而俗儒強解事者遂謂夫子仕魯但誅少正邪不先正禮樂誅季氏爲有佚罰此毋論王者圖治禮樂後與夫子仕魯無幾時必不暇及幾見季氏宗卿可憤然而誅之者夫子爲三家小司空始進司寇顧尚未秉政與命卿上大夫有間向使季氏可誅則當桓子受女樂時夫子得禁而斥之不致不脫冕行矣且八佾之僭不始季氏前雍徹條已明言之季

四書改錯

十

氏以三桓大宗當立桓廟桓廟僭八佾則以魯祭文王廟而展轉相沿遂致太廟公廟一概僭用苟正禮樂將必追魯先公宗伯如夏父弗忌輩而誅之季氏不受誅也且讀書當論世昭公逐季氏身反出亡當時列國聞者皆謂季氏不宜伐其後哀公仍欲逐季氏而仍蹈前轍則其不同于齊晉篡竊者必有在矣况聖賢行事與宋儒所說毫厘不合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假使孔子正禮何難拘獵較者而誅之乃其所先者祇正祭器未嘗誅一魯人也宋人好責人並不責已宋儒何嘗不仕宋胡安國與秦檜同朝不惟

不誅檜且從薦檜而其子胡寅胡宏則又爲檜所薦夫二程不誅王安石三胡不誅秦檜而責夫子討陳恒誅季氏大非平情之言也錯也

獵較

趙氏以爲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張氏以爲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

此則趙氏是而張氏錯者月令山林藪澤有能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則獵原有角奪一道故較讀作角集註不識典禮重疑奪字因引張氏說以參之不知田獵禽獸必較多少謂之較獲未有虞田供祭而不較獲者卽尋常禮射並不獵

四書改

十一

獸猶名中作獲有視獲釋獲算獲比較其所中之數况虞田乎故尚書大傳有頒餘獲之射謂虞田獵禽取備祭物而以所備之餘較射于澤宮而分取之夫餘獲尚較豈獻獲而反不較錯矣

張文瀛曰較餘獲時重澤宮所射而不重虞田有云澤宮中雖虞田不中也取澤宮不中雖虞田中也不取夫虞田有中不中向非較而何由知之

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

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既正獵較將久而自廢矣

信口說書未嘗不快而實無可通據云正其祭器是何祭器器有常數是何等常數魯雖季世然周禮在魯夫子入太廟猶每事必問豈有數百年宗器而夫子一人可改正者此須認器字鼎俎二器全以尊卑爲等殺如所云三鼎五鼎者既無增減何容更定而獨于大祭則無加鼎而有加俎如所云鳥獸之肉不登于俎則君不射是俎原得備鳥獸之肉可加一鳥俎加一獸俎然而加俎名所俎非正俎也先簿正器則但登正俎而所俎殺焉所云正者正其器而無加器也不特此也禮云鼎俎奇而籩豆偶加俎必鳥獸

四書改

十一

者正俎與鼎同或三或五必加二而仍爲奇否則偶矣若加籩加豆必以四累加原有野牲田禽如麋鶩鹿鶩雁醢兔醢之類可以四加者而今並以四殺之禮所云饋食之後薦用籩豆亦祇用正籩正豆而加無與焉如此則第遵舊禮有整頓而無更改田禽角奪不止而止孔子正器蓋如此

若四方之食不供簿正則另是一事今謂先正祭器不以四方之物實之則方物與田禽何涉君却千里馬而國廐所畜仍須供用譬之禁火而閤水防掌火者不喻也此四方之食是禮器所云大饗所須四海

九州之美味如青州蟹胥荊州鱖魚類仍爲二加四
加所用蓋加無限數既加野牲復加方產而此并方
產而亦去之趙註原云惟恐方物難給仍藉田禽補
其乏則獵較不免故并正及此亦從來未解者
章大來曰月令天子厲節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
方卽司馬職所云羅弊致禽以祭祊者凡季秋季
冬皆得雜用所獵之禽鹵列報享謂之方祭此四
方之食卽指四方之祭言既正祭器又不以方祭
所食供簿中所正之器亦異說之近禮可參見者
成於樂

四書改錯

卷八

樂有五聲十二律人人知之然亦須一考究何者是
五聲何者是十二律可歌者否有曲調者否乃曰更
唱迭和則開口便錯五聲宮商角徵羽是五層無字
者取類之多

樂有五聲十二律人人知之然亦須一考究何者是
五聲何者是十二律可歌者否有曲調者否乃曰更
唱迭和則開口便錯五聲宮商角徵羽是五層無字

句之聲十二律自黃鐘至應鐘是十二層無字句之
竹管既不是歌又不是曲調焉能唱和聲不能唱之
而使律和律不能唱之而使聲和聲與律與律又
不能自相唱和況更迭也乃又曰以爲歌舞八音之
節則錯之又錯夫歌是歌舞是舞八音是八音原不
當連言之卽連言之亦不得共下一節字歌舞有節
八音是樂器有節乎且歌舞非五聲十二律所得節
也母論聲律爲樂本不當節樂實亦不能節凡樂歌
曲調其歌之高下曲調之轉圓必辨五聲而轉圓高
下中之下可爲高高可爲下相周旋以至于盡則必

四書改錯

卷八

辨十二律是樂歌曲調非五聲十二律必不能成而
及乎調成而爲曲曲成而爲歌歌成而爲樂而五聲
十二律于樂歌曲調中毫釐不見不惟無名體并無
影響則謂歌爲聲律節猶且不可而可曰聲律是歌
節乎至于舞則歌有歌曲舞有舞曲舞者不歌歌者
不舞但以舞曲與舞者兩相照應而自爲節奏聲律
不節也若八音器也器節樂樂不節器然且器之節
樂亦止草木二器如所稱祝與應執與搏拊者而他
皆不然絲竹與匏皆有轉聲是倚歌之器漢後稱倚
歌古稱依歌尚書聲依永是也倚則不節矣卽金石

二器原是專聲然金石尊而不爲樂節而至于編鐘編磬則反轉其聲而爲倚歌之用土則埴鼓二器一倚歌而一止樂無節樂者是器亦且不全爲樂節况節器也

乃又曰五聲有高下聖人制十二律以節之夫既以五聲十二律同爲歌舞八音之節而此又以十二律爲五聲之節何解然且曰五聲高下每聲分作十一等夫聲無所爲分也即分之亦無所爲十一等也從來五聲是五層卽是五等橫聲千萬聲有餘而豎之而爲層聲則天五地五定數周五而止苟欲加聲必

四書改錯

五

從五聲再周之而周至七聲九聲十二聲則又止此猶橫屋可徧寰寓而豎之而爲浮圖則五層七層九層十二層不能上矣此定數也今歌有五聲宮商角徵羽也然而歌聲之低仰抗墜必再周五而上而于是第六聲卽第一聲第七聲卽第二聲第八第九聲卽第三第四聲共九聲而十聲已不能上因之一二三四所稱宮商角徵者而六七八九與之同聲而其聲稍清謂之清聲古樂所稱四清聲者曰宮清商清角清徵清而羽則難上而不之及以五等之聲而止加四等此本聲之所以有九等聲也若五聲而加二

變則宮變宮商角徵變徵羽共七聲卽七等聲而低仰抗墜再周七而上連四清與變宮清合得五清唐樂所稱十二清聲者共十二聲而十三聲則仍不能上焉此出調之聲之所以有十二等聲也然則五聲五等加二變二等合而爲七聲則七等推而至于九聲十二聲則九等十二等是一聲一等從五聲而遞周之得十二等非一聲分十一等也且是十二非十一也若十二律之非聲節則正以五聲合九四二七共有十二聲而無所依託于是又造十二律且立十二名陽六陰六通五聲七聲之再周者而遞轉而分

四書改錯

六

配之以下作高又以高作下可爲正清諸聲之表準是十二律所以傳五聲非所以節五聲也乃其以十二律配五聲又無不錯者據曰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則全非配法夫六律六呂陰陽相間此在明堂月令尚能言之五聲相周猶四候相轉豈有陽不禪陰不禪陽以辰月承寅月酉室接未室而可以講四時定十二室者今以太簇禪姑洗則爲律從律以林鐘禪南呂則爲呂從呂以姑洗禪林鐘則爲間非所間此史記律書定數之學與聲律無當也乃又云還至無射爲宮

則又還宮矣。雖禮運周禮祇有還宮名而其法不傳。然而五聲之旋轉有定層十二律之周環有定次也。據云無射爲宮則當云應鐘爲變宮黃鐘爲商大呂爲角太簇爲徵夾鐘爲變徵姑洗爲羽而乃曰黃鐘爲商太簇爲角中呂爲徵南呂爲羽是二變全亡七聲已缺陰陽正間了不相顧以杜撰之商角而又取史記律書定數之徵羽以續之可謂還宮乎。

且又算管長短謂無射管長四寸六七分夫無射管長四寸八分今日六七分則已非無射管矣然此六七分亦須指定六分耶抑七分耶七分則管數所無

四書改錯

卷八

有若六分則應鐘爲四寸六分幾有算無射管而以應鐘管當之而可筆之于書者乃又謂黃鐘管長聲下須作清聲以和之母論還宮可以低作高聲不槩下卽下亦豈清聲所能和者且清聲卽其聲也因五聲衍曲五層不足因再周五層而以所周之宮商角徵四層高于前而清于前謂之四清聲惟羽聲太高不能有清故古有清宮清商清角清徵而獨無清羽是清宮卽宮聲清商卽商聲既不全高亦不槩下無所容和也乃又不曉四清是四聲之清而以夾鐘大呂黃鐘太簇爲四清夫夾鐘大呂律也明日四清聲

而爲四清律可乎。俗樂不辨聲與律曾以律名清立管笛色而究回舛無用者然且曰看來十二律皆有清聲夫還相爲宮則十二律原皆可爲清然仍是宮清商清非黃鐘清太簇清是聲清非律清也今日律皆有清此與宋崇寧道士疑調亦有清直造四清聲附廿四調後不同一笑話乎。

且曰半聲卽清聲周禮鳧氏爲鐘有以律計自倍半之說因之論聲者必及半聲然說者謂半聲卽變聲謂變宮在宮商之間變徵在徵羽之間皆半聲也故舊且有以變半聲轉爲言者若謂黃鐘九寸而以四

四書改錯

卷八

寸五分爲半聲則俗說亦俱有之然亦大無理者本以黃鐘聲下將取四寸半之高聲以和黃鐘而其所和者又是四寸半之應鐘應鐘可和黃鐘乎夫黃鐘還宮未嘗不和且和必取其律不齊而聲齊者以均等之若兩聲之間雜以半聲則爲嫌聲嫌聲則出調矣出調安可和也。

文輝曰宋人好言樂然信口杜撰不顧是不是一地說去而樂亡矣蔡氏作律呂新書特載之性理以爲絕傳明代大司馬韓邦奇力闢其說致世宗朝郊廟宮懸日改鐘磬無一不錯不得已請特設

一燈揭之旂竿以爲樂作止之候當時有無聲之樂之謂何可訓也若聲律原委確有考據詳見皇言定聲錄竟山樂錄諸書

又曰漢樂遺器有四清鐘四清磬而宋集賢校理李照以爲鄭衛樂而請去之故蔡氏新書祇謂有半聲而無清聲朱氏所云則襲五代王朴及蔡氏而爲說者然一往瞻駁又如此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六律以節五音之上下

此在成于樂已詳言之六律非節五音之物祇因五

四書改錯

卷八

聲統二變五清有十二層聲必造十二層之管以合之故虞書曰律和聲言以律合聲非以律節聲也然而孟子曰正何也正者証也論語就有道而正焉孟子必有事而勿正少儀能正於樂人不能正于樂人皆以彼此準合爲証明之解分言之則一管準一聲而合言之則黃鐘一管而可準宮可準商可準角徵羽且可準二變五清而爲九聲爲十二聲故曰非十二管不能準合此五層聲也正者準也亦証也若作刊正解則五聲如貫珠無偏無頗何容刊之至于節則並無此義卽正字亦無有詰作節者

八佾

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知孰是

舞列降殺必以兩故有八六四二之殊但列數有定而列之爲數無定每列必八人此列數之定也然而或八列或六列則列之爲數無定也故八八六六本何休之說而服虔則曰每佾八人此服是而何非者古佾之爲字說文謂從八月聲以八爲義而集韻則直謂古文作佾必以八人著于形則未有六四二可稱佾者故天子八佾諸侯六佾春秋傳文也乃傳又有鄭賂晉侯女樂二八之文卽秦賜由余亦曰女樂

四書改錯

卷八

二八向使佾數如人數則二八者四四耳其不稱四四而必稱二八則舞列必八而舞數之必不如人數斷可識矣且舞列與軍行等軍連卒伍伍伍爲行舞指八風八八爲列不伍不成行則不八不成列若如杜氏云舞位必方故四四六六以方爲準則舞有行綴長短廣陜隨所分合圓轉且不定方于何有朱註無決擇而或問則反襲杜說而訕服說故并及之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十一年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而詩樂亦頗殘缺失次矣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故歸而正之

正樂非正詩集註謂詩樂殘缺失次便錯詩無所爲
殘缺也雖樂本於詩然當爲詩時但有篇章安見完
缺惟播之樂章而殘缺生焉以樂章有其名而詩無
其詞如小雅六亡詩是也然而何從正之將謂補詩
是正則晉束皙曾補亡不聞束皙曾正樂也以補不
是正也然且補詩補詞句若補樂章當補聲音是以
漢魏樂工猶能傳鹿鳴文王諸篇聲律而六亡必不
傳以樂無徒聲無字句而求補聲音雖聖人不能也
况樂章之亡不止于六嘗以春秋三禮考之祭統舞
莫重于武宿夜燕禮下管新宮射義諸侯以豷首爲

四書改錯

三

節仲尼燕居和鸞中采齊以至河水鳩飛所招茅鴟
轡之柔矣何一非殘缺而謂夫子之所正在是則必
徧補諸詩并徧補諸聲而後已夫子之技于是窮矣
乃不學之徒又謂六詩無詩恐諸樂章名總無詩者
夫六詩笙詩也考之堂下間歌有笙詩箛詩箛詩管
詩總以匏竹倚其詞而象箛管象則以箛管奏維清
詩以雅以南以箛與見舞南箛者則又以箛舞南詩
雅詩而獨謂笙詩無詩此非讀書人所言况將併諸
樂章而盡廢之祖龍已焚書何論殘缺
又况樂章有失次詩無失次詩每首自爲起說有何

次第卷耳列于葛覃前無不可也惟樂章則動有聯
合如鹿鳴之三則必聯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詩鵲
巢之三則必聯鵲巢采蘋采芣三詩此一定之次故
學記宵雅肄三但舉三字而卽知爲鹿鳴三詩以有
次也若詩則何次如鵲巢之三樂以采芣次采蘋而
詩則以草蟲次采蘋向使飲射時太師舉合樂之三
而歌工以草蟲應之是失所也是大不正也惟頌亦
然大武樂次以武之三爲賚武之六爲桓而詩之篇
次則桓爲武八賚爲武九其次安在是樂必有次詩
則必不可有次况夫子正樂並不在此

四書改錯

三

乃附和之徒謂列國不正之詩不使入樂二南奏房
中而不奏朝廟故祇言雅頌則毋論燕歌葛覃射奏
騶虞皆朝饗之樂卽列國伐檀亦且與文王樂歌並
傳聲律其云雅頌亦舉大以概其餘耳若謂詩不正
不入樂謂之正樂則三百皆絃歌衛獻公惡孫文子
使工歌巧言以刺之季武子惡齊慶封使樂工奏茅
鴟此皆不正之詩而皆歌之奏之此際正須考正定
正變得失而謂不使入樂則但以詩之正不正爲進
退于正樂何有
又且謂詩義與樂義不合便是不正則馬端臨明云

關雎鵲巢閨門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
蔡夫人大夫妻主祭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樊遏渠
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縣
文王興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是奏樂之義與
作詩之義全不相合

且不惟樂義詩義不合即奏樂之義與春秋賦詩相
贈答之義亦復不合古朝聘燕享有正奏外凡諸侯
卿大夫多口誦詩篇爲勸酬謂之賦詩然兩兩乖錯
如甯武子來聘公享之使樂工歌彤弓不拜謂諸侯
敵王愾而獻其功始奏彤弓不當享列國大夫此則

四書改錯

三

夫子正樂所必及者然而韓宣子來聘公亦享之季
武子歌彤弓而宣子不辭何也以賦詩非樂也樂有
所詩無所也叔孫穆子如晉晉享之而歌文王大明
縣不拜謂兩君相見之禮下臣何敢干此亦正樂所
必及者然而楚令尹享趙孟亦歌文王魯享韓起季
武子亦歌縣而兩皆受之以詩歌非樂歌也詩則何
在不可歌樂有所也則是詩樂大別必不使詩之稍
混于樂有如此

乃時文諸家自相齟齬又謂正樂當正聲律并正器
正地夫曲直抗隊宮角鐘呂以及箛篥松楬堂庭上

下皆師工矇瞍樂人之職總非學士大夫所有事况
此有成法倂守不易縱有得失亦必臨用始覺無預
爲刊正之理况中所舉似又多不合如正器謂金奏
肆夏必不簫管笙奏新宮斷無鐃鐘考周禮鐘師掌
金奏謂鐘及鐃也鐘以興樂而鐃以倚歌當奏肆夏
時周禮大司樂尸出入奏肆夏大饗諸侯則諸侯出
入奏肆夏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皆興樂之始
如所云金聲者故以鐘始以鐃終若燕禮記賓及庭
奏肆夏則有鐃而無鐘矣然且堂上倚歌維絲與石
堂下倚曲則匏竹與鐃鐘共相比合而謂鐃必不竹

四書改錯

三

笙必不鐃已大刺謬又况此所正樂明云雅頌則明
指樂章舍樂章而正詩固不可乃又舍樂章與詩而
正他物可乎

故此正樂正樂章也正雅頌之入樂部者也部者所
也如鹿鳴一雅詩奏于鄉飲酒禮則鄉飲酒禮其所
也乃又用之鄉射禮燕禮則鄉射燕禮亦其所也所
謂各得其所也然而此三所者不止鹿鳴又有四牡
皇皇者華兩詩則以一雅分數所與聯數雅一
總謂之各得其所乃從而正之則先正諸雅之在諸
所者并正此雅之錯入他所與他雅之錯入此所者

皆謂之正。惟頌亦然。清廟祀文王，則祀文其所也。然而祭統謂大嘗禘，歌清廟，則嘗禘又其所。又且文王世子謂天子養老登歌清廟，而仲尼燕居且謂清廟者，兩君相見之樂歌，則養老與君相見禮無非其所。此必夫子當時專定一書，合統諸部目正其出入。如漢後樂錄名色而今不傳矣。茲但就雅頌二詩之首約略大概如此。若其他禘見如肆夏為時邁一詩，饗禮天子所以享元侯而祭禮謂大祭迎尸采蘋采蘩燕禮用之以合樂而射義謂大夫以采蘋為射節，士以采蘋為射節，祭禮祀文以雍徹而仲尼燕居謂大饗賓出亦以雍徹大武舞勺又舞象勺，即酌詩象即維清詩而內則入學亦復十三舞勺成童舞象是樂各有其真，有不如是而必不可者，所謂正也。學者亦于此而類推可已。

張文彬曰：或又謂正樂正雅頌之體，則詩有體樂並無體。即詩體亦作詩者之事。舊詩有成體矣。此時誰作詩而夫子正之？

朝服而立於阼階

阼階東階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

既曰先祖五祀之神，欲使依已則阼階二字當註曰：

廟之東階。朱氏不識祭五祀在廟中，因有祭于竈所之說。此又不識矣。禮凡營宮室，先營宗廟。孔子大夫自當有三廟在居室。東者故讎必及之。

張文獻曰：孔安國云：驅逐疫鬼，恐驚先祖，故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此論語本註也。郊特牲亦云：鄉人禘，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疏云：恐廟室驚恐，故朝服立于廟阼，以安之。必朝服者，以朝服即祭服，故用祭服以依神也。此阼字皆着廟字可驗。

浴乎沂

浴盥濯也。今上已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爲有溫泉焉。理或然也。浴不是濯身。

只是盥手足。

只是盥手足。

浴是洒身而註作盥濯已失浴義。且又言盥手足不是洒身。則本文浴字作何着落？且既註浴字又註曰：即上已祓除則亦當思上已祓除時應浴與否。往舉制科時在康熙己未，益都相公招游萬柳堂，問曾點浴沂莫是去衣入水否？時宣城施愚山谷以漢包咸註浴乎沂水之上則非入水矣。而嘉興徐華隱隨曰：古無入水浴者。惟春秋傳齊懿被弑時有丙歃閭職入申池浴，然是賤者事，非士大夫所宜。有衆皆稱善。第二子之說但言不入水浴耳，非謂不可浴也。既註



脩楔則楔本以浴為禮故周禮註云三月三日戒浴水土此與史記漢武祓楔灞上後漢志上巳官民皆潔于東流水上正同蓋祓楔以祛除為名古者暮春三月桃花水下當招魂續鬼以祓不祥因潔濯水濱而播其惡潘于水如東流去耳此在周初即有之而後遂沿為故事如王導云我與諸君楔洛水濱雖其時不設渴不皆用浴祇以身衣代之如曰漱襟曰湔裾類要其禮則始于浴故論語明出浴字而周禮春官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夫歲時非歲之四時即暮春也祓除者脩楔也釁浴者以香薰藥草塗其體而

四書改錯

卷八

浴之也浴而加釁則管氏三釁必不僅塗手足矣唐宋後讀書人少韓愈李翱俱不識浴禮至欲改浴乎沂為沿乎沂此千古笑話朱氏既改浴為盥濯乃又謂地志沂水有溫泉則既不識浴禮不肯洒身乃其隱衷則反有入水之勢不讀書之禍乃至如此况更有錯者從來禮日每以天幹分上中下三旬如上中丁上下辛類無用枝者假用枝則午未朔無上已矣宋書謂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復用已想亦有礙耳若暮春三月自是建辰之月以夏正言而宋人謂周正三月即是辰月則三正亡矣說見春秋毛氏傳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老晴稿

李庚星白山較沈宗熹師尹較

四書改錯九

喪祭錯

期之喪

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

期有正期有旁期天子諸侯正旁俱絕大夫祇降旁而正仍不絕則達大夫矣特正期是祖父母天子諸侯何以得絕蓋天子諸侯皆無祖父者脫或祖母未

四書改錯

卷九

亡則先君已死又當傳重而為三年非期服矣若旁期則伯叔兄弟皆臣也臣則誰當服者故曰絕但旁期亦有未絕者不得謂以絕字概之考喪服旁期合妻子與伯叔兄弟為言然而伯叔兄弟絕而妻子不絕故周景王穆后崩太子壽卒叔向謂王一年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其稱三年者正以君本絕期祇當服三年之喪而是期獨不絕則是期即三年矣此杜預明註而作士禮者誤解策書因有長子三年妻三年不娶之說變亂典制此不可不察也若旁期則始封之君不臣諸父兄弟封君之子臣兄弟而不臣諸父

亦有絕不絕通禮之變而至于諸侯姑姊妹倘所適者亦是諸侯則天子已絕而諸侯不降此皆註經之所當分別考定者不得曰諸侯絕三字便了事也

定為三年之喪

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為所

以如此者蓋為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
此則周章之甚者以三年之喪而謂定自孟子則裁聞此語便該吃驚况父兄百官亦已多人一齊曰魯先君莫行滕先君莫行則以周公造禮之人與其母

四書改錯

二

弟叔繡裁封國行禮之始而皆莫之行則無此禮矣乃茫然不解忽委其罪于後君曰後世之失夫後世則春秋戰國盡之矣戰國齊宣欲短喪猶且不敢若春秋則魯僖以再期納幣即譏喪聘昭公居喪不哀叔向便責其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戚誰謂三年不行起于後世况明曰先君且明曰從先祖先祖者始祖也乃又依回其詞謂上世以來雖或不同舊俗相傳禮文小異夫此無容有不同有小異者試問其所云不同與小異者是幾年與幾個月且是何等禮文當分明指定嘗于康熙癸未歲在杭州陳編脩家

作題主陪事座客論喪禮以此詢之一堂十二席嘿若暗者取後錄其說入四書索解中徧索解人而終無一應不知此在本文自曉讀書者總為此註本作

鋼蔽耳本文明云君薨聽于冢宰即位而哭而世子之行之者即曰五月居廬未有命戒此非周制也子張問高宗諒陰三年不言而不知所謂則必近世無此事而夫子告之以古之人其非今制已可知矣及讀周書康王之誥成王崩方九日康王遽即位冕服出命令告諸侯然且居翼室而並不居廬與諒陰與三年不言之制絕不相同然猶曰此天子事耳後讀

四書改錯

三

春秋傳晉平初即位即改服命官遠會溴梁與列國通盟戒之事始悟孟子所言與滕文所行皆是商以前之制並非周制在周公所制禮並無有此故侃侃然曰周公不行叔繡不行悖先典違授受歷歷有詞而世惑傳註而總不察也蓋其云定三年之喪謂定三年之喪制也然則孟子何以使行商制曰使滕行助法亦商制也

為期之喪

已猶止也

以已訓止何人不曉但此際有大不明白不得訓止

字便了事者據舊有三說一云齊宣欲短喪而丑謂期愈于已則必宜所欲短原在期下故進之以期然而期下有月日或功或總或既葬或卒哭祇可謂短而必不可謂之爲已下文文明云雖加一日愈于已已者一日不喪之謂也期下尚有日也此非也一云宣短原是期而丑就其言而將順之則丑類阿附孟子當黜之必不當有徐徐之論且徐徐與紆臂自有差等若宣期丑亦期是宣紆丑亦紆何云徐徐此又非也一云公孫此語是私問孟子之言非對王之言與下文兩問兩答一例此趙岐之說然亦大謬者本文明云子謂之亦教之是明明對王而以爲私問又大非也

人亦貴識禮耳禮凡喪字俱指喪服言初服重服謂之居喪及釋重服而服祥禫之服卽謂之除喪故禮云二十五月而畢喪夫二十五月祇再期耳豈三年之喪畢再期乎亦曰三年之喪之重服則從此畢也特是重服煩瑣自既葬以後每變重服而受輕服以漸而殺謂之變受其變受之節約有數限大抵既葬爲大節而卒哭祥禫繼之如變疏布受成布變麻經受葛經變菅屨受繩屨變三升四升受六升七升以

至夫縗去杖去負板去條屬雖每變每輕而總不大遠通名重服必祥禫之後易以織練而後無變受是以再期以前重服難紀加之周制與古制大別古制居喪不預國事重服被體可以不易而周則自卽位以後朝廟祭饗聘問盟會賓貢金革告誡頒布皆需易服且事當紛錯有一日而三易服者以屢變之服而加以日易煩瑣彌甚因思自既葬除重服外卽受以祥練之服舉凡逐節所變受盡行除之向來再期始畢喪者今欲以卒哭畢喪謂之短喪蓋以喪節言則卒哭較再期爲短而以喪服言則重服變受一節不行卽謂之已其所以既稱短而復稱已職此故也丑則曰既葬五月原服重服倘又加以期之七月則再期之限已得其半而卒哭重服仍然不已故曰愈也特孝弟不如是耳本文三喪字兩愈于已字俱指服言王欲既葬已重服王子將既葬已輕服丑請加七月爲期服故愈其傳請加兩月爲小功服故亦愈此真一徹百徹之解惜註者全不曉也後詳條

請數月之喪

王禮公所生之母死既于嫡母而不敢終喪按儀禮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源絲既葬除之疑當此時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卽除故請之也

此襲舊註而又錯者據古喪服禮祇有屈于父而降服並無厭于嫡母而不終服者其屈于父即嫡母亦在所屈中父在為母期是也若生母則父在厭降固不必言然是為父屈並不是為母屈也故儀禮喪服篇特記云練冠麻衣縗緣于五服之外專制此公子一服解云諸侯之妾子厭于父故為母不得伸而權制此服今明引儀禮且全錄其文而並不知所厭者是父而不是母已太疎矣乃全引服制而不能解又不知與請之之意何所關會但曰既葬而不忍除夫所謂請數月非謂不除此服也考屈厭之禮大夫之庶子父在為其母大功士則父在為其母期惟父死則皆伸三年若諸侯之妾則又當降小功矣小功宜五月然而諸侯貴妾視卿賤者視大夫皆三月而葬葬即不復服矣因于制服中寓屈則五月伸即三年之意在麻衣註云如小功布深衣則小功也練冠而縗緣註云如三年練之受飾即三年也為之請者謂三年不伸亦應加數月以遂此小功焉耳且引經之法胸能記憶則引文雖異其旨不忤否則必取原文對寫之今儀禮原文練冠麻衣此麻字非衍文也上承冠字下接衣字謂以麻着衣冠之間作首經

與腰帶耳此與後文朋友麻單舉麻一字而兼經帶者正同乃又刪此一字大義既乖細儀又舛如古經何

公行子有子之喪

集註無文而宋人為說者皆曰公行子喪親而身居子位名曰子喪此大錯者公行子有子之喪謂身有子喪非身居子喪也凡喪必有主然有君為臣主者有父為子主者如小記云父主子喪而有杖又奔喪云凡喪父在父為主是子喪父主明有定禮當時公行氏喪子正身為喪主以受賓弔一如檀弓所云子

四書改錯 卷九

七

夏喪其子而曾子弔之故趙註云公行子齊之貴臣而疏曰其子死是也解者不識禮不識父當主子喪妄解曰公行子有人子之喪增一人字禮凡稱有某喪皆實指死者言之謂其人之喪也若以指生者則檀弓曾子有母之喪子路有姊之喪不成有人母人姊喪乎

宰我問三年之喪

朱氏曰聖人不輕許人以仁亦未嘗絕人以不仁今言子之不仁乃子之良心死了也喪致乎哀則期亦匪易宰我之問為真能居喪者言之亦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之意特仁心無

已限卽匱矣故曰不仁子嘗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原未可輕詬厲者况其言有本實據先王禮文以爲說禮曰三年之喪再期之喪也至親以期爲斷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然而必三年者加隆焉爾也惟加隆故再期也則是先王制禮原只以期年而進推之宰我之言直本諸此然且二十五月卽畢喪重服盡除是衰麻尚不至三年何况致哀予之言此本爲稱情非以立文也此未可輕詬厲也

諒陰

四書改錯 卷九

八

見宮室條

齊疏之服

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緝之曰齊疏衰也嚴布也

此則錯之尤甚者考古三年重服祇齊衰一服而分作齊衰疏衰兩名以齊衰必疏布爲之其在論語祇名齊衰子兩見齊衰皆指重服而在左傳則名疏衰晏嬰居父晏桓子喪服嚴衰嚴卽疏也至孟子卽合名齊疏猶荀子稱資嚴衰者資嚴卽齊疏也則此齊疏正三年極重之服無加此者自戰國人作士禮有父在降母期文一變中庸三年之喪父母之喪尚書

百姓三年如喪考妣父母皆三年之禮且分父母爲兩衰襲春秋叔向斬焉續經縣子三年之喪如斬語造一斬衰在齊衰之上而以斬屬父以齊屬母凡間傳服問喪大小記俱彼此傳會不特父在母期是齊不是斬卽父沒後母得伸三年而仍不服斬一似此齊疏之服專爲母設與父無預者然且作檀弓者以孟子此文改爲曾申之言謂魯穆母卒曾申告以齊斬之情飭粥之食由天子達以爲斬服在春秋有之孟子出曾子子思之門此正述曾申所言而不知其詞之有抄襲也但據舊禮文齊疏本極重之服而實

四書改錯 卷九

九

通期功而下以爲名故同一齊名而實有兩製蓋齊者裳下際之稱惟重服則以齊訓齊謂但斬齊其下際而不緝而輕服卽緝之緝名齊不緝亦名齊猶之亂曰亂治亂亦曰亂故舊有正禮文者謂不緝之用一三年是也緝之用四期大小功總是也三年之齊必不當與期功之齊相潤亂者今此齊疏則三年服也而忽加斬衰于其上則此齊母服矣滕文未嘗喪母也且此三年之衰卽不緝衰也乃曰斬則不緝齊卽緝則此齊爲期功服矣滕文未嘗有父兄百官喪也滕定公薨而孟子所告是母服國君絕期喪而孟

子所定是父兄百官之喪註經之謬莫大乎是初不意朱氏著家禮而竟出于此

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世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

集註謂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開口便錯國君弔臣或親弔或命弔祇使一人惟出弔他國始有正有副豈有遺滿朝卿大夫弔本國臣者况君命弔則為所弔之臣必是卿大夫今公行不知何人且不知其所喪者是父是子父耶則世卿父子無同

升公者

見齊武子條

否則

父士庶君不弔也子耶則未有

國君而弔臣之子者今日子之喪實是子死趙註原云喪其子朱氏不註而俗儒遂附會之曰有人子之喪夫禮文有句例父之喪是父死子之喪是子死不

與朝禮等况同朝咸在則卽以朝禮類曉之並非真有一班朝之使受君命以蒞其事也今強引周禮而錯乃倍甚夫宗伯職喪一官惟天子有之侯國無有也其曰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指畿內王子母弟得稱諸侯者非外諸侯及侯國卿大夫士有爵者也其云蒞禁令而序其事謂蒞喪葬之禁而序其舍襚斂襲之事未嘗命司賓司士序班聯定位次也此與周禮何涉而引之

張文憲曰歷位註他人之位亦錯歷者彼此更歷之謂如揖而進之是彼歷此位越而就之是此歷

彼位故曰相與言曰相揖若止一他位則何相乎

宗廟饗之

見朝廟條

薦其時食

時食四時之食如春行羔豚膳膏臊之類

時祭不備物凡鼎俎鉶羹各有限制四時不異惟豆籩庶羞為籩人醢人所掌則每及他物如膾鱗肝腊麋蕡羹菜類各得以時物實之所謂時饗是也若羔豚膏薌膳醢膏臊是煎和之味所以供王后世子之饗羞者而可以行祭乎周官內饗掌王后世子割烹

煎和之事而至于廟祭則但掌割烹而不及煎和以煎和褻味鬼神所不享也今禮文多有而偏引褻味以當神饗亦奈之何

禮器大饗王事有四時美食如青州蟹胥荊州鱧魚類王制時薦有春薦韭夏薦麥秋冬薦黍稻類月令四時薦有薦鮪薦黍薦麥薦含桃類然皆非時祭不得引據况非其物乎

所以序昭穆

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

子孫昭穆與廟次不同故工史書世可序倫次若宗

四書改錯

主

祝序昭穆則四親二祧多與倫次有乖反者此祧序生人而不序死者以廟制一定無庸再序第因天子諸侯自為一宗則氏族渙散不得不于宗廟間序之祭統所云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是也若謂宗廟昭穆子孫亦以為序則廟次世次截然兩事假使周之懿孝姪居叔上魯之閔僖弟在兄前而子孫依之以為序不大亂乎

序爵

公侯卿大夫也

爵亦是同姓王之同姓無無爵者惟國子副倅與王

族之食祿仕田者其祿位不甚相遠故序昭穆否則俱以爵序之故庶子正公族禮惟內朝不序爵外朝即序爵而至于宗廟之中則一如外朝之禮遇有貴者則一如黨正文所云三命不齒當自為行列此禮文也若異姓序爵則他族進身亦何事不以位序而曰宗廟當序爵非禮言矣

張文彬曰鄭註爵為公卿大夫士以王國卿士言此曰公侯卿大夫亦非是大饗助祭除開國建都與新王即位五服列辟總不能至安得以常祭及之

四書改錯

十三

序事

宗祝有司之職事也

周官小宗伯職有掌祭祀之序事語所以序省牲祗滌諸事而文王世子云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則同姓序事皆有官爵者如太宰贊玉幣宗伯省牲饌以五等爵中取其有公孤六卿諸官職者為之故又曰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此正中庸所以辨賢之解若宗祝有司則但執官役非助祭之人祇問職掌安辨賢否錯矣

武成祀周廟以侯甸男衛執豆籩在史記亦有毛

叔奉明水康叔布茲語然別令宗祝享祠于軍則序事非宗祝明矣

旅酬

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解于其長而衆相酬者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故逮及賤者使各能以申其敬也

此大祭均神惠之禮然有三節一是致爵禮一是旅酬禮一是無算爵禮致爵者獻而不酬旅酬者但一酬而不至無算俗以旅酬無算爲一禮固已謬矣若註以賓與兄弟兩家子弟各舉解以代父兄行酬謂之下爲上謂之逮賤則又大錯者兄弟弟子未嘗爲

四書改錯

十四

父兄代行解也據禮行旅酬時兄弟弟子先舉解于其長不過導飲耳然且長皆答拜受飲使弟子復位訖于是賓自取解酬長兄弟長兄弟亦自取解答酬以至衆賓衆兄弟之黨彼此遍酬特不至無算耳則是賓與兄弟皆自取解自酬而子弟且復位而受人之酬又何曾代勞而竟以逮賤下爲上之典禮作此冤解况賓弟子舉解獻長亦答拜遣復位在無算禮前其于旅酬時并未嘗有賓弟子也蓋所謂下爲上者祭以神爲上祭者爲下尸自止其爵而使均惠于在庭是下反爲上所酬也致爵之禮但及室中之

貴者及旅酬長衆凡在庭下階下者皆得受酬是逮于賤也增韻爲被也與史爲其所中爲字義同

章句既杜撰旅酬禮乃朱氏自爲說又云旅酬先一人或二人如鄉吏之屬升解酬賓賓不飲却以獻執事謂之逮賤則益無禮矣考鄉飲酒鄉射特牲皆以一人舉解爲旅酬始事二人舉解爲無算爵始事此是兩禮未可或一人或二人也况鄉飲以鄉大夫爲主人故曰鄉吏曰主人之吏豈有大宗伯官屬用鄉吏者至于酬賓不飲則獻酬之禮但止爵而俟共飲則有之若不飲獻賤者則將置

四書改錯

十五

酬者于何地又况喪禮不旅酬練祭酬賓則賓不飲大祥酬賓則賓飲而不酬此凶喪之禮大饗吉禮而以凶喪禮行之可乎且此出何禮文請示之

燕毛

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爲坐次也

祭畢安有燕此祭畢行賜爵禮爲祭統十倫之第九倫所謂長幼有序者其曰燕以任其歡燕小雅以饋尸各燕飲是也乃附集註者以楚茨詩備言燕私當之則以祈禱雩報之祭而誣坐大饗亂矣若序齒則祭統明云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乃于昭穆中序之不

專辨毛髮之色。周官司儀所云。王燕則諸侯毛正。序齒也。但祭統云。群有司皆以齒。則反兼異姓耳。

非其鬼而祭之

謂非其所當祭之鬼也。朱氏曰。諸侯祭天地大夫祭山川。庶人祭五祀。卽非其鬼也。

分明是鬼。而以天地山川五祀之神嘗之。則天神當稱天。鬼地神當稱地。鬼五祀神稱五祀之鬼。錯矣。且以諸侯而祭天地。以大夫而祭山川。以庶人之止祭。竈神者而祭五祀。此僭也。僭而謂之諛。錯矣。又錯矣。周禮大宗伯掌天神地祇之禮。天謂之神。地謂之祇。王制稱山川神祇。禮記稱五祀爲五祀之神。又稱室

四書改錯

十六

神而惟人。則周禮稱人鬼。祭法人死曰鬼。如官師以王父爲鬼。庶人父死卽爲鬼。又凡祧祖以上無廟。壇而祭者皆稱鬼。則是其鬼專指人家祖父言。鄭康成所云非其祖父而祭之。是謂以求福此確註也。世人不好學。輒謂人家祖父焉肯祭。祭亦焉所諛焉得求。福春秋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非族正指人鬼之非祖考者。若不知求福。則漢祀樂公吳祀。蔣侯蜀祀。武安王皆人家人鬼。而堂堂祀之意。欲何爲。且春秋實事有明明一諛。一求福者。隱七年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夫周公魯之祖也。鄭何故

請祀之祇爲欲易許田而故釋神祀以請祀其鬼。此諛也。若僖三十一年衛成遷都帝丘。欲祭夏。則夏相者杞鄫之祖也。故甯武子止之曰。杞鄫何事。正謂彼自有子孫。我安得祭。此亦非鬼而祭之証。然亦思衛雖不振。亦安肯無端爲杞鄫祭。祖父者不過以帝丘本夏相故居。而于以邀庇此求福也。特求福爲諛之由。而大文祇一諛字。卽求福亦諛。康成多此二字耳。若註鬼作神。則直反大文矣。烏乎可。

雍徹

見禮樂條

四書改錯

十七

禘將于京

見朝廟條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晚村
又名樸
陳佐自曾較
朱樸鹿田較

四書改錯十

故事錯上

舜五十而慕

言五十者舜攝政年五十也

舜五十而慕此古舜典舊文之無可稽者若五十攝政則襲史本紀舜年三十徵用五十攝政又八年而堯崩語然又錯者據尚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

四書改錯

然而此三十年中有歷試三年書所稱詢事考言三載者有攝相二十八年書所稱受終以後二十有八載者是受終攝政在歷試三年以後二十有八載以前先儒所定舜以三十三年攝帝位者此是書正文非如世本帝系古史考帝王世紀之可以造異聞爭各見也且朱氏既註孟子自當以孟子文爲主孟子曰舜相堯二十有八載明明以攝政甚早越廿八年而堯始崩與尚書之二十八載帝乃殂落正合乃反據五十攝政八年而堯崩之語以註孟子尚書已矣於孟子何居

張文獻曰三十在位據尚書歷試三年攝相二十

八年已有三十一年似乎不合故孔安國謂歷試

祇二年以三十徵庸之年卽當歷試之第一年謂

歷試從登用始也如此則以二年合二十八年恰

是三十不然歷試三十三舜當以三十四攝政多

一年矣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昔者舜薦禹于天十有七年

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

舜相堯已見前一條矣若舜之薦禹則尚書舜生三

十徵庸三十在位不又云五十載陟方乃死乎舜以

四書改錯

六十卽帝位又五十而巡狩以死然而大禹謨載薦

禹詞曰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

怠總朕師則以五十年帝位而其薦禹時適三十三

載非十七年乎是孟子此文皆典謨文也

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

以是知中庸註舜年猶是錯者舜以六十卽帝位又

三十三年而薦禹攝相裁九十三耳而自稱耄期禮

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惟九十有五則始兼耄期之

間故尚書正義謂舜服堯三年喪畢避堯之子而後

反而卽帝位則所云三十三者雖在位祇此年而齒則九十五矣以九十五而加以十七是百有十二非止百有十也况書舜典註亦明曰凡壽百十二歲不得減去二年也

張文齋曰百有十歲祇見尚書有六十卽位五十乃死之文然不曉如喪考妣文又有三載則以服喪避位之年而混之五十帝位中不可訓矣但服喪三年而祇饒二年者正義謂帝之妣落卽以二十八載之年爲第一年而二十五月而已畢喪則祇得二年若竹書謂帝堯以元年丙子卽位越一

四書改錯

三

百三年至巳未而舜始卽位則于畢喪時增出一年然亦宜從書註不從竹書者以服喪不得越四年也如曰百十舉成數餘年可省則何不舉百年成數而于一十併省之乎

羿善射羿盪舟

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羿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爲夏后少康所誅

此又錯者羿不曾滅夏后相也據夏書有窮后羿拒太康于河春秋傳有夏方衰羿自鉏遷窮因夏民以代夏政其曰距河曰代政祇一逐太康一代夏后相

而擅國政夏未滅也及羿爲家衆所殺而羿臣寒浞據羿妻以生羿卽春秋傳所稱澆者至羿長然後浞使羿與師滅夏后相此在春秋晉魏絳吳伍員皆云澆殺夏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相明明白白而乃以此而移彼以後惡之事而移之前惡時距百年人越數代以爲不識則春秋不容不識也以爲疎忽則一事首尾順文看事何處疎忽以爲立說或殊有取有不取則義理可取舍故事可取舍乎

四書改錯

四

然且寒浞殺羿一併俱錯不讀孟子乎孟子云逢蒙殺羿而註孟子者又襲趙氏註云逢蒙羿之家衆則其作註時便當取論語孟子兩書較觀寒浞卽逢蒙乎寒浞逢蒙卽家衆乎此不必智者始見及也乃一註寒浞一註家衆考之春秋傳寒浞並不曾殺羿浞爲寒國所棄而夷羿收之浞行媚于內施賂于外使羿娛于田而取怨于民於是羿從田歸家衆殺羿而烹之雖家衆之殺所以附浞而浞實不殺孔疏所云家人反羿而從浞殺羿者逢蒙是也是註春秋者尚照顧孟子而合註論孟而漠若河漢此曷故與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程氏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

此程氏之最巨信者外丙仲王在史記直謂繼湯而立一二年卒一四年卒然後太甲嗣之故書稱太甲居憂漢志有云服外丙服是也特書序有成湯既沒太甲元年語而伊訓亦云惟元祀祗見厥祖解者謂莫告湯殞與孟子史記不甚合此當詳考諸書始論定者若是年齒則從來序年無先幼後長先二後四者今丙二壬四則仲王為外丙兄矣况世本世紀皆謂湯年百歲若九十七生仲王九十九生外丙不又笑話乎

紂去武丁未久

四書改錯

五

目武丁至紂凡七世

按武丁至紂凡九世殷紀武丁祖庚祖甲庚辛庚丁庚辛武乙太丁帝乙受辛是也今日七世假謂祖甲與庚丁是兄弟不列數內則古立君法曰一世一及世者父子相繼為一世也及者兄終弟及也兄弟似無稱世者但世數之世祗以一君為一世世是世及亦是世不觀七世之廟乎有天下者事七世前為創世後為繼世然而兄弟祖禰叔姪昭穆極其顛倒而總名之為七世是以國語于此亦明云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夫以祖甲至紂謂之七世則加武丁祖

庚為九世有顯據也若謂自武丁至紂前後兩人可不列數內則自即由也由湯至武丁而謂賢聖之君湯丁無與可乎且殷紀明云自中丁以來至帝陽甲比九世亂其云九世未嘗舍中丁與帝陽甲也事不考古而欲註書舉筆即錯矣

太師摯適齊

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正之其後伶人樂工議樂之正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以去

夫子正樂但係私定未聞改正于朝廟魯樂官何從知之且其所正者雅頌也魯固無雅而頌則儼列三

四書改錯

本

百正于何所况夫子生卒尚載簡書豈有正樂大事諸樂官奔散一大變故而左氏不一載之者此明是尚書舊太誓文史記作周紀即載其詞而漢禮樂志亦云殷紂斷棄先祖之樂乃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悅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顏師古註以為即論語所記太師摯之屬是也但師古謂適齊適蔡皆是周時國名而記者追繫其地則不然諸國皆舊名在商時已有之如周成王封熊繹于楚蠻孝王封非子為附庸而邑之秦皆先有地名而後封之若齊蔡則樂記曰溫良而能斷者宜歌

齊係三代遺聲國語文王誡于蔡原註蔡公殷臣

張文楚曰董仲舒對策亦云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于河海

泰伯三以天下讓

太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季歷生子文王昌太王因有剪商之志而泰伯不從遂欲傳位季歷以昌泰伯與仲雍逃之荊蠻於是季歷立傳國至昌及武王發而有天下蓋其心不從事見春秋傳

泰伯以國讓季歷其云天下亦推極言之耳不知何故又云讓商且以夷齊叩馬比之甚為可怪假曰周可以有商天下而伯棄而去即謂之讓則周之可以

四書改錯

七

有商天下者即季歷也太王欲傳位季歷以有商天下伯苟讓商宜安于世立使傳季有待而乃先去國以使之必傳是助之奪也太王商臣或欲遵商制傳及之法由長次以及于季而伯乃挾弟仲雍併其次而皆去之是奪之又奪也三以天下奪而反曰三以天下讓豈是通論乃其所引據為讓商者但曰太王有剪商之志而泰伯不從一語耳夫此一語半出魯頌半出春秋傳魯頌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此推本言之翦者滅也言武之滅商基于是耳太王則焉能滅商若云志則以竄徙不給之際而思滅全盛之商

即妄人亦無是志且翦商下不得增之志二字也若春秋宮之奇曰泰伯虞仲太王之昭也泰伯不從是以不嗣從者順也如定九年從祀先公之從謂順昭穆也工史以昭穆定世次而伯且去國以棄昭穆故曰不從此時何曾命伯翦商而謂為不從父命則亦思太王之昭也下即接不從可得增父命二字于昭也下乎然且春秋史記明云太王欲傳位于季伯乃去國今日泰伯不從而後太王欲傳位于季只誤解論語而致增毛詩改春秋傳併顛倒史記文何苦為此

四書改錯

八

六經三代故事至宋而盡行改變另一世界如舜不立宗廟禹分洞庭為九江成湯始畫井田武王封康叔于衛周公治洛邑為東都留後官召公辭太保而周公挽留皆荒唐之極舉國在夢寐中者况四書故事安辨是否為之嘆息

武王是也

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

武王自即諸侯位後連即天子位止十一年並不當有十三年伐紂之事按大戴禮文王十五年而生武王是武王少文王止一十四歲耳而文王世子云文

王九十七而終則在文王卒時武王始卽諸侯位然已八十三矣乃又十三年而始伐紂則九十有六將文王世子所云九十三而終者已死過三年矣故尚書孔傳謂泰誓惟十有三年非武王之年是文王之年合武王而通數之者無逸云文王享國五十年而帝王世紀謂當四十一年時文王封西伯專征改元至九年而卒武成所云惟九年大統未集者合之四十年正與無逸享國五十相符而於是武王繼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又一年伐紂共十三年則此十三年者文王九年武王四年而統之爲文王受命改

四書改錯

九

元之年必如此而泰誓武成無逸大戴禮文王世子史記帝王世紀伏生大傳漢書律歷志無一不合乃必強斷爲武王致其徒蔡沈註泰誓亦堅主其說而諸書廢矣冤哉

遠宗曰古諸侯國俱各紀年如春秋十二公年類且有中改如衛出公秦惠文君各有後元年類若受命則無逸明云文王受命惟中身武成亦云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其所惡之人能改卽止故人亦不甚怨之
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必改其惡而後不念則人人能之何必夷齊未聞夷齊待惡人如今人待楊墨旣入莠而又拾之也且謂二子之心亦不通此必殷周相去不遠其相傳遺事有如此者若億逆而知其心則怨者之希何由知之且此惡字卽是怨字猶左傳周鄭交惡之惡舊惡卽夙怨也惟有夙怨而相忘而不之念因之恩怨俱泯故怨是用希此必有實事而今不傳者若善惡之惡則念時未必知卽不念亦不必使惡人曉且不念已耳人亦定無以我之念不念分恩怨者何爲怨希

四書改錯

十

張文瀛曰魏書房景伯除清河太守郡民劉簡虎

嘗失禮于景伯景伯署其子爲西曹掾論者以爲不念舊惡南齊皇甫肅曾勸劉劬殺王廣之及劬亡肅反依廣之而廣之盛相契賞且啓武帝使爲東海太守史臣以爲不念舊惡然則此惡字並解怨字漢晉以後皆如此

亂臣十人

十人謂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文母

此本馬融註者第榮公不著且是文王時人與武王時稍不合此當據陶潛羣輔錄所載武王十亂有毛公無榮公者爲正

張文釐曰榮公不見經傳惟國語胥臣云重之以周召畢榮始一及之然言文王時非武王時也若毛公則武王伐紂時已有毛叔奉明水及成王顧命尚與畢公召公同在卿列此卽左傳所稱魯衛毛聃者其名視榮公爲大著矣且淮南鴻烈解有武王之佐五人語高誘註五人謂周召呂畢毛也此正割十人之半以爲言者是五臣尚及毛豈十臣而反遺之

有婦人焉

謂文母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

四書改錯

十一

舊儒謂古論語婦人是殷人婦字本殷字之錯故六季庚勉有殷士周臣楚才晉用語正指十亂中有殷臣一人不止殷士祿將也先仲氏曰此以時代分合較才之多寡唐虞二代止五人不加周一代十人之盛然猶雜殷代一人名爲十而止得九焉何其難歟如此則前後貫穿意旨俱合自婦字一錯而集註又誤解唐虞二句便扞格矣詳見唐虞之際條邵國麟曰衛氏古文作有殷人焉韓愈直指爲膠鬲以殷人爲婦人由何氏本誤而馬融以爲文母劉原父以邑姜當之按武伐商時年已八十有七

文母應不能無恙况子無臣母理也禮婦人之善不出閨闈邑姜雖賢豈干外政且武數紂罪以婦言是用而乃對百萬衆而自稱其妻必無是事蔡乃亶四書模曰文王舉膠鬲爲殷臣然實爲周用與伊尹之相湯而事桀正同呂覽載武伐紂時惟懼失鬲可驗也蓋殷末有五臣孟子稱微子微仲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輔相要之鬲本周有耳關雎樂而不淫

朱子曰此詩看來是宮人所作所以形容到寤寐反側外人做不到此憂樂是詩人憂樂詩人宮人也宮人何爲憂樂宮中之得失豈特家道之所由盛衰一國之治亂悉關焉是固宮人

四書改錯

十二

之所不能忘情而憂樂係之也哀樂得其正指詩人言不指文王言讀詩者不淫不傷則亦可以得性情之正關雎是樂之卒章前面更有詩今不可考耳

關雎本文王求后妃詩系國人所作此原不必問作者爲誰詩三百篇未嘗盡署作者名也自世多庸見謂文不宜思妃至此因之魯詩與史記直斥爲幽厲昏亂之詩卽漢杜欽封事與後漢皇后傳序亦皆謂康王晏朝關雎作諷此固顯然與子言乖反大不足道若毛傳曲解謂后妃妃氏又思得淑女以供內職此亦狃庸見略爲出脫而不知其不可者九嬪世婦雖能掌婦學以教九御原可選擇有德淑女以克其

職如所稱女官之有爵者顧非好述也朱氏既改毛傳乃又自造一說指爲宮人所作夫文王無宮人者文以四十七歲始爲諸侯三十年老儲嗣居世子宮並無宮正宮伯諸官爲掌宮事况后妃未娶卽大邦之迎所云姊妹姪媵其從如雲者亦尚有待安所得同異姓女并官女刑女可克女史者而爲之作詩此本不讀書無學杜撰之言乃朱氏註此又註毛詩而大全諸書又彼此附和竟謂性情哀樂必出自宮人而不出文王夫所謂哀樂者卽詩寤寐求琴瑟友也宮人思后妃至寤寐反側固亦多事若琴瑟友鍾鼓

四書改錯

卷一

樂則以嬀御班侍之人而與后夫人搏琴拊瑟考鐘伐鼓稱友于講偕樂此真畔亂無理之甚而反曰性情哀樂獨得其正旣已大妄然且謂家國盛衰憂樂關切在宮人不能無情則宮人選擇雖重有德然亦不必曉齊治大事况嬀御掌教自有職分宮政得失此在三夫人以上主之如后妃之副所云比外朝之三公者豈有嬀御以下可越禮犯分憂盛衰而計治亂于國家逆女大典此雖不讀書杜撰亦不宜作此妄言况此時無宮人則一語斷定人且無有又安問有性情無性情也乃附和之徒則又變言是王季宮

人近且謂王季太任識盛衰興廢知文王之昌必得內助佳兒佳婦形諸寤嘆則無論父子異宮世所不曉父宮嬀御必不能代世子作詩卽以王季太任言二親之稱子曰君子固已口噤乃以舅姑聘子婦而曰寤寐反側舅姑逆子婦而曰友若琴瑟則潰亂之極雖佳兒佳婦必不致此

且又曰哀樂不過是讀詩之人得性情之正則有艾子于此舊儒張趙蔡邕謂關雎是畢公作予嘗曰畢公文王子本文王所生之人而能言未生以前文王娶后妃之事此必通佛教能知父母未生以前本來

四書改錯

十四

面目者今一哀一樂未定所屬此情此性其正與不正卽詩亦不能自主而乃又曰是讀詩之人之性情此必飲上池水能見他人之五府六臟者豈非笑話張文獻曰關雎樂之卒章前別有詩此亦可笑者春秋傳那詩以末六句爲亂爲卒章武詩以末一句四字爲卒章關雎一詩但當以末四句十六字爲卒章焉得詩前別有詩說見十四卷關雎之亂條

八士

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

成王時本鄭康成說宣王時本馬融劉向說然總無
考據惟晉語晉臣謂晉文曰文王卽位詢于八虞賈
氏註周八士皆在虞官引論語爲証此或春秋外傳
之可徵者然則文王時人矣若一母四乳則董仲舒
春秋繁露有云四產得八男皆君子雄俊此天之所
以興周也亦指文王時言

張文釐曰逸周書有武王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
南宮伯适遷九鼎三巫與八士名偶合或疑八士
卽南宮氏然此忽與伯适在逸書不明指是兄弟
且南宮适名已爲文王五臣武王十亂之一亦並

四書改錯

十五

不稱是八士卽國語詢八虞下又云度于閔天而
謀于南宮勢無旣詢八士又謀八士者此可不強
合耳

周公使管叔監殷

武王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蔡叔霍叔

周公祗使管叔一人監殷並無蔡叔霍叔其稱三監
者是官名謂二伯之下有卒正連帥屬長三等官是
監官耳其蔡霍二叔則蔡叔以啟商共叛見左傳霍
叔以同爲流言見蔡仲之命故一誅一放一降庶人
並非同等惟孔安國不解三監誤以管蔡商當三數

鄭氏以商不合又妄以霍叔補之此大無據者况專
指管叔何必連類雜及如是說見官師條

五霸

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也丁氏曰夏昆吾商

此五霸出趙註係漢儒之言若周時則不然荀子王
霸篇謂齊桓晉文楚莊吳闔越勾踐此戰國時所
定與後儒不同故宋襄並不稱霸秦穆止霸西戎而
吳越則觀兵中國號爲霸王其時之定名有在也若
別引丁氏說則夏商三霸自昔有之如商頌昆吾舊
傳夏伯鄭語祝融之後八姓大彭豷韋爲商二伯此

四書改錯

十六

在春秋傳齊賓婚人稱五伯之霸卽註此說何曾是
唐丁氏之言

張文釐曰五霸無定據卽顏師古註漢書在地理
志則用趙氏說在諸侯王表則又本荀卿而小變
其說以吳闔廬爲吳夫差有秦穆而無勾踐不知
有他據否若昆吾彭韋三國則夏商均有之竹書
夏啟時大彭作伯征西河仲康命昆吾作伯雖不
可信然商頌韋顧旣伐昆吾夏桀韋卽豷韋與大
彭皆祝融後同姓則三國皆夏霸也然且與滅不
一卽韋氏一國究不知其霸者是何君何氏據春

秋傳夏王孔甲賜劉累氏御龍代豕韋後則在夏時本祝融之後而劉累代之湯之伐韋卽劉累後也然而范宣子曰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杜註謂劉累之後遷國魯縣而豕韋復有其國竹書所云夏帝吳使韋氏復國者則似終夏之世皆祝融後乃韋昭註國語又曰商武丁仍滅豕韋又代以累後所謂更代者則其爲霸者祝融後耶抑御龍氏後耶不可考矣

王者迹熄

王者迹熄謂平王東遷政教號令不及于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

四書改錯

十七

明云詩亡何得改作雅亡夫所云詩亡者謂王政不行太史不陳詩輶軒不採詩詩總亡耳如譜詩者云陳靈之後無詩是也若云雅亡則衛武懿戒魯僖采藻儼載三百卽平王東遷而白華小弁其篇什猶在也至云黍離降爲國風則尤不學人所言王自有風二南爲武王時周召二伯之風文王無二伯也周公陳王政而作幽風卽王師征伐皆入之况以黍離爲平王時詩獨毛亨傳耳若三家詩則以此爲尹吉甫之子尋兄所作未嘗在平王世也又况其以王迹熄爲平王政教不行專爲春秋始于平之四十九年耳

孟子以春秋繼詩謂詩有美刺而春秋有褒譏其書似相爲表裏故云其曰亡然後作以爲亡在此時作亦在此時也孔子于哀十四年作春秋而乃以春秋始年認爲作春秋之年有是理乎

桓公九合諸侯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朱氏曰九之爲糾展喜之詞而糾合宗族之類亦其証也說者不考其然乃直以爲九合諸侯至數桓公之會不止于九則又因以爲兵車之會也公穀以來皆爲是說可謂鑿矣

此九是實數與一匡對如呂覽楚詞傳皆曰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較此文正同其實數則穀梁衣裳之會

四書改錯

十六

明指一北杏二鄆三鄆四幽五幽六榘七貫八陽穀九首止十甯母十一葵丘祗稱九者不取北杏及陽穀也是以管子國語史記或云兵車會六乘車會三或云兵車會三乘車會六總合爲九雖說或不齊而其義自了今乃偶見左傳有展喜犒齊師文中有糾合諸侯語遂認九合是糾合謂糾與九古字通用按糾並無通九字者富辰諫周襄王以翟伐鄭有曰糾合宗族夫宗族不得通九合也且糾合是督合謂督責而合之非無故會合故傳文原云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與富辰所云召穆公惡周德之不

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正同蓋一謀不協一惡不類故糾責之今但合諸侯未嘗有糾責之事也且衣裳之會兵車之會在國語穀梁諸書早有之並不因論語不以兵車四字而造此名且本文原云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則謂衣裳之會九而餘則兵車有何穿鑿而反爲誚之夫讀春秋傳當讀全傳晉悼公謂魏絳曰朕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此不必有糾字可相通也然附和之徒猶可曰齊桓與晉悼雖不同而九合同則九糾之通未可定也乃祁午謂趙文子曰子爲盟主七年再合諸侯三合大夫則豈有一糾字

四書改錯

九

而既通九又可通再可通三者無理而已

章大來曰楚詞天問篇有桓公九合語漢王逸註謂桓公任管仲則九合諸侯朱氏又改註九春秋傳作糾則祇讀春秋傳一篇而改楚詞改論語卽全傳亦不之顧矣但楚詞有決糾不得者惟九合則下自有諸侯字若糾合則糾合何物豈又糾合宗族耶

甯武子

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

春秋傳並無甯武子仕衛文時事衛文十九年甯武

之父甯莊子曾勸文公伐邢既而文公卒斯時並無武子也及衛成元年甯莊子尚在仍來會向至三年而後武子之名始見于傳又越九年至十二年而後武子之名一見于經是終文之世武子未嘗嗣位襲父爵而謂曾仕文公時錯矣說見官師條

子產君子道四

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三不知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足也

四書改錯

三

鄉校爲相一年監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儲價門不夜閉道不拾遺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是其于君子之道有計數所不能盡者然且力支強大以禮自存者越二十六年此春秋第一人物而其聲價反出自居蔡竊位者下得無顛倒太甚不可信乎

李庚星曰使數事而責必多善則殺人于市數其罪而誅之者皆善人矣數事而稱必多惡則凡九德九功三樂三畏而外並惡行矣

庚公之斯

夷羿篡弑之賊蒙乃逆僞庚斯雖全私恩亦害公義

庚公之斯即庚公差原係春秋傳孫林父追衛侯衍事正篡弑之賊孟子時不見策書就戰國人傳聞而引作他事但以証師弟子不相厄耳乃又以害公責之則反屬多事且似舍三年而察功總非論世書矣據本事但全師弟子之誼不及間等其于私恩公義較孟子爲兩全者當孫氏追衛侯時侯所御者公孫丁也孫氏所使追者庚公差尹公他也差學于丁他學于差丁以師御衛侯而差以弟他以間等之弟同時追之差作禮射不主于中此全私恩也而他日子爲師也我則遠矣抽矢射丁而反爲丁所報射貫臂而退是于公義亦未嘗害特所論不在是耳不然蒙羿並逆賊何處求全而斤斤于師弟間較量是非豈孔孟所見必當出宋人下乎

蘧伯玉邦無道卷而懷之

卷收懷藏也如于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

孫林父謀逐君在襄十四年甯喜謀弑君在襄二十六年並無甯殖此甯殖是甯喜之錯喜者殖子也張文瀾曰或謂殖與林父同謀去君集註舉前事爲言則前事同謀有之未嘗謀伯玉也且明註放

弑則喜謀弑殖不謀弑何可混兩事爲一事如此

百里奚食牛要秦穆公

自鬻于秦養性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爲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

百里奚自鬻與五羊之皮事在春秋傳國策史記諸書亦記述不一此固不必辨者但就萬章所問論則此註是廉于得值而趙註謂奚自賣五羊皮以爲人養牛貧而不吝因以此要譽秦穆總是豎語秦穆雖庸主萬章雖愚儒亦必不舛鄙無大識如此此問專以食牛要秦穆與五穀自鬻無涉五穀自鬻不過入秦食牛所由來耳戰國人說春秋時事必稍有根據

四書改錯

三

按秦紀奚自言吾之周周王子頹好牛吾即以養牛干之是奚原有以養牛之術陰比養國如滋味說湯事以之干進至入秦而仍用此術故孟子明云以食牛干秦穆公若曰纖芥取予可起聲譽恐戰國人相傳語意未必如此

張文瀾曰奚有養牛之術莊子百里奚飯牛而牛肥是也

孫叔敖

孫叔敖是期思之鄙人非伏處海濱者見地類條

季文子三思

三去聲 季文子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 思至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

此錯之全相反者文子三思自是善行故漢晉舊註皆曰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三思而夫子衡論則有二義一則汎論人患不思耳能思則再亦可矣况三乎一則誦文子明于事理再思則可矣何必三此在安昌說書後無異解者不知朱氏何據認作貶正語錯矣按註引文子使晉事在春秋文六年其時方謀聘晉而晉襄適病因預求遭喪之禮然後行及如晉而晉襄果卒則此一事本三思之政可

卷十 四書改錯

三

嘉者故夫子簡書先書季孫行父如晉隨書晉侯驩卒直是美詞而杜預註策書特引論語三思以誦揚之以致邢氏正義撫入疏內而集註于貶正之次亦引此事則白矛盾原已可怪乃以三思善行古詞所謂臨事貴三思者而認作惡行以春秋簡書策書所共美之事而認作譏刺之事致舉世浮薄動輒以遭喪之禮作過慮者訕笑口語其顛倒六經變亂黑白至于如此滔滔奈何

朱氏云再思已審若私意起則利害得喪反變不窮夫思事分數祇此數端一思是非再思便須及利害

過此則事變之來尤不可忽若以利害得喪行權審變概屬私意則直一罔人無與于家國慮事之數者矣夫子告哀公討賊開口便較強弱計多寡正思利害也至籌畫事變則又家國慮事一大進境夫子會夾谷敦盤之會便請兵備此與求遭喪之禮何異既不計利害復不審事變竟欲以宋儒清班流禍後世豈所敢聞

三字雖不限數然以再字較之則亦數目字矣故禮文三揖三讓月令三覆三反論語三仕三已俱如字讀况易再三瀆尚書至于再至于三則明有層次從

卷十 四書改錯

三

無讀再三作再散者乃又註去聲亦不可解

甯武子二

成公無道至于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愚之不可及也程氏曰邦無道沈晦以免患故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此干是也

盡心竭力不避艱險此忠果正直臨難不免一大節目凡為臣者皆所當然而以此屬愚則將啓後世以巧避之門錯矣又錯矣從來愚字皆以浮沉取容假借賢者為言此原有明據如春秋文四年甯武來聘以公燕賦湛露彤弓不辭亦不答杜預以此為愚

不可及又晉衛瓘爲中書郎時權臣專政瓘優游其間無所親疎甚爲傳嘏所推重當時稱之爲甯武子則愚之爲名自有解說或者成公廿六年間武子別有事跡如此等原未可知必以成公被執時言亦或故作顛蒙不與強伯及悻悻訟臣抵抗如爲輔得免賂醫得脫無非貿替所有事正與艱險不避顯盡心力者的的相反乃既造此說則亦當覓一左証曲爲附合而又引程氏沉晦免患四字爲愚字詁義且謂比干不當愚則程氏之所謂比干不當愚者謂不當沉晦也故諫也若如朱氏所言愚則其不當愚者是不當盡心竭力不當不避艱險比干此一諫不幾爲妄人闖死者作罪案乎今且置甯武不論祇論比干畢竟何等是愚何爲當愚不當愚請溥天下有識者一解辨之

四書改錯

卷十一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晚晴稿
章世法宗之較
李成輅弘載

四書改錯

故事錯

公山弗擾以費畔

弗擾季氏宰與陽貨共執桓子據邑以畔

陽貨執桓子在定五年若據邑以畔則在定十二年夫子爲司寇時使子路墮費而公山據費以畔是時夫子從定公登臺方且遣申句須樂頤下臺毆殺親

四書改錯

卷十一

定其亂而謂夫子被召子路不悅何一謬至此據孔安國註原云與陽貨共執桓子而召孔子並無據邑以畔四字則貨執桓子弗擾雖未共事然逐仲梁懷實弗擾使之是以費宰而謀背君主卽是畔時孔子未仕因而召之乃改而召孔子爲據邑以畔則兩時兩事俱不合矣須知此畔字是謀逆非稱兵也以費者以邑宰也

三桓之子孫

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

上文政逮大夫專指季氏此以三家統承之則季氏

專政而兩家同受式微之禍非恒情矣不知此三桓仍指季氏古封建之世創立宗法凡天子諸侯自爲一宗而天子諸侯之弟必更氏易族以別爲之宗禮所謂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者是以一君之弟必以同母者立爲大宗否則以長庶當之稱之曰宗子百世不遷而諸弟之宗大宗者又各立小宗五世一遷惟大宗世爲宗卿而小宗不然故桓公之子惟莊公爲君宗而莊之同母弟季友則宗卿也仲慶父叔牙長庶耳雖皆公族爲大夫然何敢與宗卿等是以大宗小宗俱各更氏如仲孫氏叔孫氏季

四書改錯 卷十一

二

孫氏類又各易族如仲孫後之爲南宮爲子服季孫後之爲公彌爲公父類而統名之曰桓族凡稱三桓多指桓族大宗言與鄭稱七穆之專指穆宗並同故稱季氏子孫爲三桓猶稱季氏所立桓廟爲三家之堂雖通稱而專有所屬豈得以三家統承之

張文彬曰每一公有一宗如臧孫東門氏皆是宗卿然不專國政則政不逮惟三桓皆世官而季氏又三官之長如襄十一年作三軍季獨以司徒盡錄其人賦是也此但以宗卿解三桓若政逮則不在世爵而在世官齊桓五戒有謂耳

四世

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

此應以文武平桓爲四世舍文而取悼便是大錯春秋樂祁明云政在季氏三世矣謂文武平也此時無桓子故止云三世耳若史墨對趙簡子謂魯自文公薨而政在季氏正文子時也故祿去公室始于宣公政逮大夫始于文子則去祿之年卽逮政之年雖宣成襄昭定與文武平桓世數有參差而年事極合况悼子未嘗爲卿武子之卒在昭之七年是時悼子先武卒而平子代立雖有政安得逮悼子錯矣

四書改錯 卷十一

三

張文彬曰本文以四世証三桓子孫則孟孫見有獻子莊子孝伯僖子懿子五世叔孫亦有宣伯穆叔昭子成子武叔五世皆始于宣成而終于昭定何以獨舉季氏爲言此亦漢晉後所未解者於此不註明則四書真漆室矣况錯乎

佛胥召

佛胥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子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爲之事也終不往者知其終不可變事終不可爲耳

既曰天下無不可變之人又云知其終不可變大不可解夫所云欲往而變其人者將以不畔爲變耶抑

欲變化其人使爲聖賢之徒耶且既無不可變矣又何以知終不變讀書須識事夫子欲往非胡亂草草今讀夫子書亦當就夫子本事推原其情豈有本事全不曉而懸空作揣摩者公山之畔春秋傳顯然不待言也若佛肸之畔則策書無明文然史記明云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則趙范中行氏見春秋傳者正與夫子相關切當夫子仕魯時魯定與齊景衛靈同謀叛晉與趙鞅爲難非一日矣及趙鞅與范中行相攻而齊魯衛三國又共助范與中行此三國已事亦夫子已事也今夫子去

四書改錯

四

夫子爲衛君

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若輒之據國拒父而惟恐失之不可與夷齊同年語矣

此事從無定論然亦須略曉者定公九年衛靈齊景與魯定恨晉之凌踐三國世責朝貢比之附庸臣屬因同謀叛晉晉趙鞅患之將遷衛所貢里社五百家

之在邯鄲者實之晉陽以絕衛往來而中行范氏因有叛而據朝歌者當是時衛靈合齊魯共援朝歌與趙鞅抗而不謂蒯聵欲殺南子反奔依趙鞅助之攻衛是聵不特犯國母直向公矣乃叛晉未成而魯定忽死哀之元年衛靈仍合齊魯魯哀三國伐晉而不意靈公又死于足是鞅乃用陽虎計借納蒯聵以潛師伐喪且擊靈公在日遣鄭師之援朝歌者而聵亦執戈奮擊敗鄭師于鐵是聵以讎師襲國暴伐父屍翦死父未竟之志衛人縱不爲衛君亦當爲衛并爲衛先君此時夫子在衛係先君故客卽非二賢亦孰不疑其爲之者爲之謂助之卽拒之也而乃並不一拒自哀二年晉帥師入戚至三年而齊景尚踐舊約遣師圍戚然後衛亦遣師隨之然且留聵于戚以致有孔悝之變是輒始終不拒父也輒所歉者爲叔齊耳不必果讓聵但却位便自全耳若儒者論世須有卓識然亦當探討經義切勿武斷如此事觀春秋經大書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而不及衛君則夫子之意豈難見乎

四書改錯

五

子畏于匡

匡地名史記陽虎曾暴于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匡不知何地暴匡亦不知何事據春秋傳定六年公
侵鄭取匡時陽貨帥師故暴之後夫子過匡顏刻爲
僕刻本虎舊人且以策指城曰吾昔由此入匡人因
圍夫子則不止貌類虎矣若匡邑在鄭實見春秋傳
而史記云在衛莊子云在宋從來莫曉朱註于論語
卷首則錯刪史記且有似乎在陳者經書之晦蝕如
此詳見地類條

顏淵後子在回何敢死

死謂赴闕而死也先王之制民生于三事之如
一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夫子不幸遇難回必捐
生以赴之否必告天子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
已也夫子而在回何敢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

四書改錯
卷十一

六

顏淵何以闕頭觸乎足蹴乎麾之以肱乎且禮有不
必闕者據云爲夫子復讎則古有復讎禮當辨讎否
匡人讎陽虎卽陽虎被殺不得報刃何則讎在虎也
夫子脫不幸但爲虎誤傷已耳淵焉得復讎無論此
時無方伯可告萬一告之而淵且誣坐如之何若在
三之死則國語晉欒共子將死哀侯而其父欒賁又
爲曲沃桓叔之師故並提言之實則死師與死君父
不同其云唯在致死是服勤致死之死註有明文若
殉死則周禮明云師長之死祗視兄弟與不共戴者

有別然且父在卽不許以死今顏路見在也況此有
必不可闕必不可死者今所云死爲畏匡也禮云死
而不弔者三第一曰畏謂錯誤見殺大當驚怖萬不
容死死卽不弔然且死有條目一不辨而死如不自
白曰我非虎也一不避而死如不微服不逃難也一
狼戾而死卽闕也然則闕正在所奪者而偏曰闕祇
一字而畏禮在三禮復讎禮胥失之矣此章專主畏
字卽禮註畏字亦引子畏于匡之畏畏惟恐死故曰
吾以女爲死慮之亦幸之也曰子在知子不死也回
何敢死回不死也

四書改錯
卷十一

七

此在漢晉註俱不能解至唐韓退之且改死字爲
先字雖易解說然記此何謂矣總坐不識畏字耳
有私淑艾者

若孔孟之于陳
亢夷之是也

陳亢因誤讀鄭康成註疑爲子貢弟子此疎忽之可
笑者見前今復認真作私淑人何私見之復如此

傷廉傷惠傷勇

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
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于衛是傷勇也

子華使齊是子爲司寇時以魯事見使其請粟與粟
少有贏縮皆宰臣小失于取與無預也見前今又堅

持已說強作故事以罪之冉有已耳子華不曾受五
乘而坐以無妄孔融有母當必起而爭之矣若子路
死事則趙鞅蒯瞶播禍不淺春秋所深誅也縱論世
不明未敢輕斷則先聖已事亦當一考夫子在衛未
嘗禁路之入仕及其死而且哀哭之而宋人必以此
爲聖門罪此何說焉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孔子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
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冉仕季氏不久而復
之衛也

據史記世家孔子子路皆從哀十年反魯然未有子

四書改錯
卷十一

八

路再仕魯事若左傳則哀十四年春小邾射以句繹
來奔季氏使子路要之而子路請辭則此時已再仕
魯矣惟公羊以子路死衛孔子哭之曰天祝予載之
西狩獲麟之年卽哀十四年此由目不見策書道聽
塗說故一往多錯若策書又記子路死衛事在十五
年冬則在仕魯後再仕衛而死雖年促而事實有然
策書與論語俱不錯也何疑之有

盛唐曰韓非子季孫相魯子路爲郕令魯以五月
起衆爲長溝子路挾粟而餐之孔子使子貢覆其
餐季孫讓之曰肥也起民而使之而先生使餐將

無奪肥之民耶按伐顓臾是季康子事而此稱肥
爲康子名則由仕康子正與求共事矣此亦一傍
証也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于踐言不留其諾也小
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
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于
人可知矣

不宿諾集解作不豫諾謂不先許也正所謂然諾不
苟者急則輕諾矣若謂急于踐言則踐言亦何容急
久要謂何如以不宿怨爲証則不宿怨者消怨也消
諾可乎况子路已事正不先諾者証但引小邾事而

四書改錯
卷十一

九

不引全文據傳小邾射要子路盟而子路辭之是不
許諾也及季康子使冉有謂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
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
故死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是終不許諾也此正不豫諾之証而以証急踐何爲

陳恒弑其君請討之

程氏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
不子者半以魯之衆如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
子之言是以前力不以義也孔子之志必上告天
子下告方伯率與國以討之豈計衆寡哉胡氏
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
先發後聞可也

討恒雖伸大義然審強弱較多寡正聖賢制勝一大

經濟而以憤懣行之可乎且引語須有信夫子何嘗矢口言此惟哀公問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如之何則公問強弱自當以強弱之形告之未有國君俯首商酌而但曰義義不爲正對者且讀書須論世此時無方伯可告也陳恒弑君在哀十四年前一年吳已長晉爲諸侯之伯周王稱伯父魯君稱吳伯是方伯者吳夫差也宋儒最詬吳子主會謂蠻夷而主中國之會爲非禮侃侃然引漢宣位單于在諸侯王上之失策以折夫差今乃南奔而告之禮乎得策乎又况吳伯還國旋被越寇勢必又轉而告晉則齊魯衛叛晉已久朝貢之絕將踰十年萬一晉伯興師不討齊逆而先討魯叛將何禦之是程氏說經全不曾讀古論世非迂疎卽苛刻詩書之阨也至胡氏父子論經論史大乖事理亦思夫子七十之老門徒漸散家無餽糧械杖之積遭窮困而始還魯一旦責之以先發殊難爲情試問胡氏父子當南渡之際君父大讎有甚于隣國之弑君者然且父子並仕王朝與權臣秦會之互相薦引甚有憑藉爾時何不與一旅之師先發後聞以伸大義于天下請自思之

西喪地于秦七百里

四書改錯

十

四書改錯

十一

惠王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于秦

正義據史記年表周顯王十五年秦與魏戰元里斬首七千級取少梁此與魏世家惠王十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恰合然商君傳曰秦孝公遣衛鞅將兵伐魏襲虜公子卬魏割河西地以和遂去安邑而都大梁是因敗而割地未嘗數獻地也乃云後又數獻地于秦考之魏數獻地皆不在惠王之世惟襄王五年獻秦以河西之地七年又獻上郡地至昭王六年直獻秦以河東之地方四百里是數次獻地皆屬惠王身後事豈有明明生人可得豫舉身後事而

且曰及寡人之身者吾不解也

南辱于楚

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

此則更可怪者惠所陳三事東西甚明惟南辱不可考故趙註正義俱無所解此又公然以楚將昭陽之戰當之考昭陽攻魏在梁襄十二年魏世家所稱楚敗我襄陵者而在楚世家則又云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則此襄王事與惠王何涉且楚得八邑魏何得止亡七邑不謂止一註而一錯再錯竟至如是

張文獻曰史年表楚懷王六年實魏襄之十二年特註曰取魏襄陵則年表與兩世家俱梁襄矣祇集註之錯不知何據或者以惠王十九年有諸侯圍我襄陵一事從此相溷特諸侯非南楚圍襄陵非破襄陵且是圍邑非得邑安得以襄陵二字偶同遂以後王當前王以二十餘年後之事移之二十餘年之前恐偶錯不至是矣若以八邑作七邑則前亦有知其錯者惟此則所係者大耳

此辱楚實錄

四書改錯

十一

齊人伐燕

按史記燕王噲讓國于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不同已見序

此梁惠王下篇

齊人伐燕

子噲子之事見前篇當以梁惠下篇十章十一
章置之此章之後燕人咈章之前
此公孫丑下篇

此兩時兩事兩齊王兩伐燕而趙岐不能註孫奭不能疏則亦已矣乃又認作一事反疑孟子與史記不合直欲改梁惠篇之十章十一章必置之沈同私問之後而于燕世家則祇見燕噲讓國齊王伐燕數行

而于前後文總不曾見以致認潁王作宣王移燕昭王事為燕易王事諸書既焚六國且混沌矣不知孟子兩至齊兩至宋薛梁惠篇伐燕則孟子初至齊齊宣之伐燕也史世家云燕文公卒子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所謂伐之取之也既而聽蘇秦之說歸燕十城且重立燕王則以謀救故而反之而置君而去之也此一時一事也若公孫篇伐燕燕人之畔則孟子再至齊齊潁之伐燕也史世家云燕易王卒子燕噲立屬國于子之國大亂孟軻謂潁王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章即匡將五都

四書改錯

十一

之兵伐燕燕王噲死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燕昭王因而畔齊此又一時一事也其後越二十八年而燕昭伐齊齊敗潁王走死齊盡屬于燕齊人乃又立太子為齊襄王而復之此時則孟子去齊久矣事有千餘年未明而至今始發者大抵孟子一書潁王多而宣王少其在梁惠篇明稱宣王者即是宣王自齊人策薛後在公孫丑篇凡單稱齊與齊王者皆是潁王以作孟子時潁未死尚無論也蓋潁王甚強曾稱東帝臣諸國將并周室越三十年而始為燕昭所敗故在孟子時亦即以霸王期待如此或曰

孟子再游齊在湣王四年

齊人將築薛

薛國名齊取其地而城之

齊湣三年齊封田嬰于薛四年嬰將城薛而諫者沮之所云將築者正是將城故勝文甚恐不止取其地已也此時薛已滅與孟子當在薛也之薛不同

宋小國也

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

宋不曾滅滕此襲國策占雀篇語而又錯者春秋正義勝爲楚所滅而杜氏釋例又云春秋後六世而齊

四書改錯卷十一

十四

滅之竹書又云越滅滕雖記載不一然並無曰宋滅勝者况當孟子時滕國儼在而曰嘗滅滕此可信乎若薛則久爲齊所滅宋王偃焉得伐之至敗齊楚魏之兵則世家云偃自立爲王東伐齊取五城南伐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齊楚皆指爲桀宋故惡而伐之萬章之問當在此時若其後蘇代請齊湣伐宋與楚魏共殺偃而分其地宋由此滅則在赧王廿九年距孟子居宋時又甚遠耳

張文楚曰宋不滅滕惟國策占雀篇有於是滅滕伐薛一語此襲家語而錯者家語謂殷紂時有雀

生大鳥于城隅占曰凡以小生大必王而紂恃其占而亡今宋王偃恃強行暴人以桀宋呼之因卽以占雀篇移之作宋王之事其中淫酗斲脛皆紂實跡而襍滅滕伐薛四字于其中此豈可據者耶

四書改錯卷十一

十五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
號龍岡
又老
號龍岡
稿

四書改錯二十

典制錯

千乘之國

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
氏曰乘車之說疑馬氏為可據馬說入百家出
車一乘包說八人牛馬兵甲芻糧具焉恐非八十
步卒七十二人又云此等處只要識得古制大
意細微處亦不必大段費力考究吳氏曰八
百家出一乘則千乘為八萬家矣古車無實
稱故然耳許氏曰馬氏謂公方五百里其食

卷十二

者牛則為十二萬五千井比上數為多侯方百
里其食者三之一則為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
井有奇比上數為少又有一說王畿百里之
內為六鄉一鄉一萬二千五百家出軍則家一
人每乘戰士七十五人合六鄉僅得千乘所以
天子六軍孔子之言亦可該天子之國但不能
盡舉畿內耳

自周制失傳春秋戰國間人皆各據一說言人人殊
及群儒繼起而錯雜尤甚然亦須彼此參酌略求可
安宋儒既不讀書無考究而一有不得便云不須大
段費力則其自改大學補格物明云十物格九物不
妨一物格九分不可乃當此論語開卷一手而典故
人人所當講析者而一分不曉格物安在間查此千

乘舊註似馬融包咸兩註俱錯然寧取包註者古侯
國百里以開方計之則方百里者萬里也方里為一
井每井八家則萬里者實有萬井八萬家而包註據
公羊之說以為言謂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公侯封百
里當有千乘伯七十里便降為四百九十乘子男五
十里祇二百五十乘耳今以侯國而稱千乘則適與
十井一乘之數恰合故曰尚可取也若馬註則據齊
景公時司馬穰苴所著司馬法一書為言謂百畝為
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則是百井出
一乘與包註之十井一乘已增十倍所云侯國百里
有萬里萬井者核之不過得百乘爾經明云千乘之
國而祇以百乘解之而猶曰馬說為可據則直洵口
去取茫然不懂其就裏固無論也然且駁包說之謬
謂每出一乘當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馬甲
兵備具非八十家所能給亦曾略考此數語出自何
書可能與馬包兩註較合與否而朗明言之夫此非
周制并非今所傳周禮與春秋內外傳策書之文不
過司馬法之見經註者而司馬法有兩出車制其在
春秋註有甸車之制凡一甸六十四井出一車則每
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馬甲兵具備如朱氏

所引者若馬氏所據在周禮註是成車之制一成百井出一車則每車甲士十人步卒二十人合三十人雖成包溝洫其百井與甸之六十四井相等而士卒牛馬與甸大別至包氏公羊說則併徒役畜輦一概無有今欲據成車之制以難包氏而其所引者是甸車而非成車但偶一舉引而必錯如是則其所云不須考究者雖自文其陋然亦竟不考究已耳何必錯也

特包氏所據亦非是者古者國地不盡井井地不盡賦百里之國必先去宮城都邑陂池園囿山川沈斥

四書改錯

三

厘廬經術三千六百餘井又去三鄉三遂都邑邊鄙但任役而不征稅者三千七百餘井其任賦車者止十之三耳以三千未盡之井而十井一乘則三百乘尚不足可以之當千乘乎

乃若馬氏自知成車之法與千乘不合因自校其數謂一國千成須得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唯公侯之國乃能容之此自爲立說並不引周禮公方五百里侯四百里爲言其直據周禮解經獨鄭玄有之竝非馬融然總非是者尚書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正與王制孟子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三等竝

同故易曰建侯象雷震地止百里而春秋傳亦明曰列國一同一同者百里也周禮戰國人書耳况馬氏立說祇據司馬法竝非周禮而東陽許氏又謬引周禮以相難則又錯矣且其以鄉遂賦人之法強合千乘且謂王畿亦然更屬多事周禮鄉遂公邑賦徒役與都鄙縣甸計地出車乘兩不相合卽其所賦徒役在喪祭蒐狩外縱佐軍政亦祇爲甲兵行兵并以充輜仗輦輦諸役竝不與車卒相爲比配况其所配者仍是甸車之司馬法大荒唐也

四書改錯

四

此制在春秋昭五年論晉車賦有云十家九縣長轂九百長轂者兵車也是一縣出車一百乘矣又云其餘四十縣尚遺守四千乘是十縣可出一千乘乃考之周禮小司徒註則四甸爲縣縣方二十里實得二千井一萬六千家計之約二井十六家共出一車而牛馬甲士皆不在內則以百里計之不及十國之三而千乘已備具矣然且甸稍鄙都別有盈縮抑或周制另有法與周官司徒諸職別有關會皆未可知此真策書本文較之公羊司馬法之見經註者頗爲可信不知前儒何故無引及者予故痛諸說之謬而并及之

釁鐘

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隙也

釁是血祭名。古凡造宮室器皿必血祭以饗其成謂之釁禮。故周官大祝隋釁或作塗血或作薦血。總是血祭。其後俗註始兼有血塗釁隙之說。禘記成廟則釁之豈有以血塗廟屋隙者。况天府釁寶鎮月令釁龜策有何隙而以血塗之。故禮曰釁者所以交于神明之道也。今註塗釁隙而于血祭薦血反不一及是全不知有釁禮者矣。况釁禮祇用羊犬豕豚而並不用牛。此用牛是戰國變禮須註明者。周禮羊人禘

四書改錯

五

釁供羊牲雞人禘釁共雞牲禮記宗廟之器釁之以豕豚不知何時以太牢作釁鐘之祭此亦說經者一闕節不容不註及也

遠宗曰註疏引周禮誤以寶鎮作寶鐘証釁鐘事亦是笑話但不知傳寫有誤抑本註如此

以皮冠以旃以旂以旌

皮冠虞人所有事故以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為旂析羽而注之旗竿之首曰旌

周官司常原有交龍為旂通帛為旂析羽為旌三句特所用不合孟子引齊景公事見春秋傳齊侯田沛

招虞人以弓不進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其言與孟子不同。古孤卿建旃故旃招大夫以王制上大夫聯孤卿也。逸詩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則弓本招士之具若以旂招士則旂為諸侯所建畫以交龍以旂招庶人則聘禮卿載旂通以大赤帛為之是春秋傳有解而孟子無可解者俗儒謂旂無文采而龍善變化皆臆斷也。此為孟子解當據司常大閱文凡大閱治徒役必有諸侯卿大夫士及州里庶人顧士本有位惟諸侯得名之而侯車載旂故即以旂招士孤卿可名庶人而卿車

四書改錯

六

載旂故即以旂招庶人是傳之招以其物而孟子之招則以所招之人之物不相悖也。若大夫車載旌物今仍以其物招之亦尊大夫耳。此庶田禮與閱禮可通証者孟子時不見策書此與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事皆不合本傳第此闕掌故須有分曉豈可註孟子而反與孟子以紕漏如此

若合符節

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

符節不用玉周官掌節有玉節角節金節銅節竹節羽節卽旌節而玉節最尊惟天子諸侯有徵守治兵

恤荒和難諸事始用玉節與命圭等以九命爲長短
差次不惟不是符節兼無篆刻分合之數幾見命圭
琬琰天子與侯國有各藏半者况明曰符節則司徒
掌節有門關用符節文秋官小行人掌六節亦有門
關用符節文且曰以竹爲之則無他註矣是以其製
不可考舊註皆曰如今之竹使符漢文紀應劭註謂
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國家當
授兵遣使至郡國合符符合乃聽受之雖不知與古
法合否要其爲符節則如此註總錯耳

張文憲曰圭璋龍虎諸節其合或以冒或以邸或
四書改錯

以函蓋卽璽節旌節或辨印章或認羽物無有如
券契齒牙彼此分執者惟符節無考舊皆以漢制
解之顏師古註漢書有郡守分符法天子與郡守
各分其半右留而左與之然是符不是節且並不
是玉亦不云有篆刻卽漢制亦半屬不合不可解
徒枉輿梁

見器用條

刑政錯

敬事而信三句

程氏曰此言至淺然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
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 楊氏曰此特論其

所存而已未
及爲政也

五者非條非件亦全亦偏似鮮倫眷然聖人立言比
之雲霞在天隨意卷舒與後人脩詞但取齊習者有
別此不過舉其要者言之大抵治國祇治事治人二
端敬事則事無不治愛人則人無不治斯二者已約
略盡之矣乃復參舉三大政一在約信如傳別禮命
質劑要會皆是也一在節用如九貢九式斂弛均節
皆是也一在時使如力政徒役師田簡稽皆是也此
亦有何流弊而又以爲其言淺近引程楊諸說謂此
特論其所存未及爲政夫未有行政而不先存心者

四書改錯

八

亦未有行政而祇存心者且猶是五者何以行之只
淺近存心便深遠且此時存心不是學問究將見諸
行事者不知存心而已將終及爲政抑不及爲政又
不知存心幾何時可及爲政此皆周章無理之極至
者然且曲爲補救不但不及爲政并引程氏不及禮
樂刑政以補救夫子淺近之弊夫節用時使謂不及
禮樂刑則有之未爲不及政也且敬事何事禮本兼
樂而禮職刑職則正敬中之二事是夫子之言無所
不該而儒者抄襲其說謂並不一及觀其又云五者
以敬爲主且刪去事字獨存敬字則直是斥事爲廢

功用道學清班居官主敬一大流毒此聖學之禍不可不察也

宋理宗時吳興沈仲固云道學附和實繁有徒原有噓枯吹生之勢然徒取自便全不為用世起見一言政事便斥為庸官俗吏偶有治財賦者必以聚斂目之開閭閻者必以龯才起釁罪之凡為郡守為監司祇營建書院刊註語錄便是能事後至淳祐間每見達官朝士憤憤冬烘敝衣草食高中破履講主敬之學其時賈似道欲久專大柄遂盡用此輩列之清班幸其結舌寒蟬無所掣肘以致

卷十二

九

萬事不理喪身亡國禍不在典午清談下矣此沈氏所言切中存心主敬不及為政之弊因備錄之

使民以時

時謂農隙之時

使民有使民之時非農時也若第以農隙為時則不違農時矣考主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而周官均人又以豐凶較公旬之政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則豐凶已成何有農隙况使民不止公旬有即以農事使民者如三日于耜四日舉趾則使民耕植之時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則使民刈穫之時龍

見而畢務火見而致用則使民興築之時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則使民樵採之時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則使民謹出入脩橋道之時故春秋傳曰凡啓塞從時謂凡事之啓與事之塞皆當從其事之時正時字明註也若農隙之時則但以治兵言左傳治兵振旅蒐苗獮狩皆于農隙以講事講事者講武事也孟子當戰國時日講武事故曰不違農時不奪農時今明云使時而斤斤以農隙言錯矣漢食貨志古有出民入民之時凡春出冬入朝出夕入皆有官使之便是時使即比年入學三年賓興亦引論語

卷十二

民信之矣

舍虞實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于我

民信是一政不是政之效與兵食絕不相關故下文稱三者若必兵食足而民始信則二者矣且亦惟絕不相關故可去兵又去食若信由兵食則兵食一去而民信將并去矣子貢既問政則子所答者是民信之政如子稱敬事而信子夏云君子信而後勞其民其能信者則如子路治蒲恭敬以信其不能信者則如秦商鞅徙木立信總是為政中另一條件不必足

兵食而後民信亦不是民信于我信之者我有以信之也

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本文明云去兵而註曰無兵且于聖賢究竟相商至意茫然不解亦思所云去兵者謂既足而去之耶抑未足而不使足便是去耶夫不得已非荒札卽軍旅也荒札軍旅正需兵食未有既足而反使去者若原是未足則不足不可言去也且兵無去法也周官用井制藏兵于民民卽兵也兵去卽民去雖鄉遂公邑

四書改錯卷十二

十一

賦徒役與稍縣鄙都征車乘稍有不同然其所賦人則未有在民外者惟春秋季世漸設行徒如魯僖伐楚早有蒸徒增列于車外而齊以內政征兵晉則毀車爲行兵吳且興甲士以爲徹行之兵故左傳有崇車崇卒之文而晉悼行軍別名卒乘卒者徒兵乘卽車兵是車兵之外別有徒兵而車徒兩兵則又別出之丘甸賦車鄉遂賦人之外自爲聚散故兵民兩離民可留而兵可去豈有夫子論政而不遵周制反取春秋之變法以爲說者

蓋子貢所問原是問政故夫子以政答之卽足兵一

政竝非修武備之謂其平日行政時早立一足之之法如司徒諸職凡族師遂人各校夫家之衆寡可任役者而丘甸諸長則又簡并邑之車乘牛馬可供賦者及有事而司徒征徒庶以旗致萬民小司徒卽會萬民之卒伍以赴軍旅其間鄉師以下各帥其夫役簡其兵器治其馬牛車輦以受法于司馬卽天官宮伯各官各守者亦且作宮衆以佐戎行此兵政也此無時不足者也乃一旦有荒札之事則當行荒政又或有軍旅之事則當行軍政萬一凶而又荒如大學所云菑害竝至子路所云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

四書改錯卷十二

十二

者則在荒札時固當大弛力征凡虞衡場圃皆不與地守地職諸役而卽使強敵在境惟移民通財庶冀補救故食政不去而至于族師起徒遂人較役丘甸治車輦牛馬凡會司徒而致司馬者皆一概屏去蓋食不足以養衆則析骸易子聚益多累反不若因民以守所稱相保相比者之足以自固故曰去兵此去兵之政而未嘗于兵有去留也兵不可去也又非曰使不足便是去也兵無不足時也

嘗推其實政知夫子此言正老實經濟凡有志聖學皆所當著眼者考古制軍法天子六軍其所征之數

祇不過七萬五千人而王畿千里實有五百十萬餘家以一家三口約計之其爲民而不爲兵者約數百倍于爲兵之數則民果能信是以一千五百數十萬之民而去此七萬五千之兵何不可也若去食則并荒政之薄征亦去之此易曉者然是去而不征非征之而又去也

知及之章

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身矣

此本論爲政以及之民者凡十一之字俱是一義乃動輒以理字當之則仁能守理已自難通仁是何物

四書改錯卷十二

十三

而反使守理况莊以蒞理動理不以禮則大無理矣故明儒盧荷亭說此書大爲惋歎特鮮所考據雖其說頗辨而尚未了徹按包咸舊註謂知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此以之字屬官位解然以仁守官則與易繫何以守位曰仁相合以莊蒞官則與曲禮蒞官行法相合至于動之稍礙矣惟顏特進云知以通其變仁以安其性十一之字俱指民言此極有見但其曰通變曰安性則反以知仁二字從民上見得與莊蒞動禮全于君身見莊禮者仍是兩截殊不知知足以及民卽知臨爲大君之宜仁足以

守民卽天子不仁不保四海知仁在我不在彼也此夫子論居官臨民之語了徹者若徐仲山日記亦云及之是及民以下諸之字皆是民字此是傳是齋講學諸君主客所定皆可信之言

章大來曰包註以仁守作守官位解與繫詞何以守位曰仁相合朱氏既不從包說而作易本義引陸氏釋文及晁氏僞古易說將繫詞仁字改作人字此有意改經者按漢書食貨志曰守位以仁蔡邕釋誨曰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皆據繫詞語然皆是仁字包註雖不足顧與易繫何與而必改此

四書改錯卷十二

古

字且陸晁劣學說書敢叵信其校經字豈反過于蔡邕之書石經者而可爲據耶

片言折獄

片言半言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詞之畢也

此又杜撰矣呂刑明清于單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單辭者片言也古折民獄訟必用兩辭故周官司寇以兩劑禁民獄先取兩券而合之使兩造獄詞各書其半卽今告牒與訴牒也及聽獄後復具一書契而兩分之使各錄其辨答之詞于其中卽今兩造兩口供也則是折獄之法前券後契必得兩具券不兩

具卽謂之單詞單詞不治如司寇禁獄凡不賁券卽自坐不直不俟上于朝而遽斥之是也契不兩具則謂之不能舉契亦不治如春秋晉聽王訟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是也是半券半契總無折理惟子路明決單詞可斷在他人豈能之若半言服衆則不惟無據且有必不然者夫折獄之言卽爰書也爰書無煩詞卽微子路亦原無多其說者若聽獄時所言則苟能明決全言何害古云爲政不在多言未聞折獄貴寡言也如謂民易悅服不待詞畢則聽折之折竟潤作折服之折尚書非佞折獄惟良折獄此經

四書改錯

五

文實字何可使嫌潤若此

文輝曰片字說文作判木解謂半木也其字形卽木出字之半片言片中之言卽券契文也故史凡片言相合片言投契亦猶是兩人之言卽物之一片亦分物之半如李陵令軍士人持一半冰一半註作一片可見

肆諸市朝

肆陳尸也 以上于朝士以下于大夫

註但解肆字原屬疎略若小註分朝市辨大夫士之等則又襲檀弓肆諸市朝之鄭註多少不合嘗考諸

禮文凡肆尸者必隨其刑之所在不止肆市然亦並無肆朝者據王制刑人于市與衆棄之此肆市說也若周禮則必分貴賤而別其所在大抵司寇掌殺刑鄉者肆國市三日刑遂者肆遂三日刑縣者肆縣三日惟公族與大夫以上則刑于甸師氏而不肆總無刑于朝并肆朝之禮卽春秋晉尸三卻于朝本是賊殺楚殺令尹子南于朝又是專殺並非典制是以舊解市朝非市與朝謂市如朝也史孟嘗君傳稱過市者曰過市朝司馬註曰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則雖連稱市朝實只是市間嘗執此說似亦近理既而讀

四書改錯

六

國語臧孫論五刑大者陳之原野少者致之市朝謂之三次則明分野與市與朝爲刑次之三焉得以市朝二字并作一次但儒說自錯雜或分大夫士或分王朝列國大夫士總無實據先仲氏嘗謂據註不如據本文今國語大文明曰大者少者實以事之大小爲言則市朝之分以事不以人以事重輕不以人貴賤則以經証經似說之較可信者經典旣闕軼而王制周禮半屬後起所賴學者多學而明辨之若概置不問則渾沌而已註經何爲

敬事而信

敬其事而信於民也

信于民大錯信是君信不是民信此與大學與國人交止於信論語民信之矣上好信恭寬信敏惠信則民任焉君子信而後勞其民皆同而集註于此六處皆曰信于民並不註一信字實義一似信是為政之效則信字亡矣不知此信字原有傳別禮命質劑要會諸實政且信是五德與仁義禮智同有本體有功夫至施之為政又各有作用何曾是效說見民信之矣君子信而後勞其民諸條

辟草萊在土地

四書改錯

十七

辟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是也

此本二事墾草萊是盡民力任土地是盡地力兩各不同今辟草萊不註而任土地則反曰分田與民使任耕稼則以任屬民非任土地矣考戰國秦制有墾令二十條如官不留簿書祿仕食口勿使衆勿取工庸無逆旅之民抑商估令少禁軍市有女子類皆去其妨民力者若任土地則當時稱為度地又稱算地惟恐民勝地則民力有餘地勝民則地力不足故為國任地除山林藪澤谿谷流水都邑城郭外分田計畝數使地力堪任有任地待役之律此專較地力不

止督民盡力者今日李悝盡地力則見漢食貨志尚有李悝為魏文作盡地力之教參較地畝而增減其粟若商鞅開阡陌則直是變法改井畫而阡陌之與任地何涉

四書改錯

十八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 號龍川 易堂

李鼎 恕谷 較

四書改錯三十

記述錯

論語學而篇

程氏曰論語一書作于曾子有子之門人故二人特以子稱

論語作于二子之門在唐柳子厚早有是說要是杜撰無據之言且柳不專以稱子為辭聖門諸賢別有稱例從來子思不姓曾子不字諸書盡然幾見禮記

四書改錯

一

家語大學孟子中有稱曾與者若有子未知何字祇檀弓一書有子問曾子有子之言似夫子有子謂子游未聞檀弓亦有弟子子作也

憲問

此篇疑原憲所記

不稱原思而稱憲疑其自謙故謂憲所記不知憲多稱名亦是稱例如檀弓仲憲言于曾子即原憲也家語原憲隱居衛史記原憲亡草澤中子貢相衛結駟連騎過謝原憲皆不以字而以名豈俱自記者大學曾子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古經文是經經註是傳皆是兩書無有一書而分割作經傳者如易經有易傳周氏傳京房傳是也書經有書傳伏生大傳是也詩經有詩傳毛傳韓嬰傳是也春秋經有春秋傳三傳是也周官經有周官傳李氏獻周官傳四篇是也自仲長統不曉傳是註因有周禮禮之經禮記禮之傳語而朱氏并不曉是兩書於大學孝經則并以一書而分作經傳是經傳二字尚不解而可鑿然曰誰記之誰述之乎

四書改錯

二

十九篇較之則子思作中庸公孫尼子作緇衣荀卿作三年問呂不韋作月令檀弓作檀弓漢文博士作王制河間獻王諸生作樂記曾子無有也以七十子所作書考之自子夏作詩傳喪服傳外有漆雕子十二篇宓子十六篇苴子十八篇王史氏二十二篇甘子十六篇子夏弟子李克七篇宓子弟子景子十二篇公孫尼子二十八篇曾子無有也以曾子所傳可見者計之有孝經一篇立事本孝等十篇曾子問一篇他無有也獨朱氏一人曰曾子作大學及或問何據則又云無他佐驗意其或出之先民之言故云則

亦自言非曾子矣。且自言無佐驗矣。乃朱氏自言非曾子。無佐驗而人之附朱氏者。必曰曾子曾子毋論其他。卽大全盧氏於孟獻子節有云。或謂子思作大學。考孟獻子曾師子思。師不引弟言。今公然引獻子語。自是曾子而非子思。則以獻子立于文公朝一十四年。在孔子尚未生。而以爲曾師孔子之孫子思。此真鄉里小兒病店叫熱之言。而大全載之。三百年來傳誦之。此何世界。然且子思作大學一語。出漢時孔鮒未必無據。而附和朱氏者。又變盧氏說以爲大學記于曾子之門人子思。正曾子門人也。史記旣稱子

四書改錯
卷十三

三

思作中庸。則并作大學有何不可。然又不識孔鮒有是說。謂賈逵有言。孔伋窮居于宋。作大學中庸。因之明嘉靖間有巧爲作僞者。造爲魏政和大學石經本出于甬東豐坊海鹽鄭曉許仁卿家。云魏政和中詔虞松考正五經。令衛覬邯鄲淳鍾會等以小篆八分刻之于石。謂是子思作而競傳其書。公至萬曆甲申年。南京戶曹郎唐伯元直上其書。請頒布學宮。而神宗疑之。寢奏不行。然猶有石刻本裨海續本朱氏大學居疑本傳世不絕。幸其人無學。動多敗漏。如魏史政始中原有虞松較經邯鄲淳鍾會作書勒石之事。

然是政始非政和也。政和者宋徽宗之年也。且祇有邯鄲淳鍾會而竝無衛覬。衛覬者衛瓘之父。與虞鍾不同。同時經典稽疑。謂據瓘傳覬以太和二年死。時虞松年十五。鍾會裁五歲是也。然且請頒之疏有云。此本虞松受之賈逵。逵與鄭衆皆各有論說。而逵本獨行。按漢魏有兩賈逵。一在漢熹平間受諸經者。一在魏政始與虞松等同校石經者。前賈逵則去松等遠不及授受。而在後賈逵則又焉得有鄭司農同解大學之事。此狂詆也。乃祇此大學原未嘗錯。何必改補。自二程與朱氏改後而作僞。無忌憚有如是者。然且前後競改約五十餘。改本而竝不敢改曾子記之與門人述之之錯。寧狼藉聖經千態萬狀。而必不敢稍拂儒者之意。竟至于此。

四書改錯
卷十三

四

章節錯

章節之錯莫錯于大學之分經傳判綱領條目。將經文移撥前後。與中庸之自爲章次。使千百年聖賢所傳之書爲之一變。此絕大關係。不止錯者。但其說浩繁。頗費卷帙。此一槩不載。第存之大學証文。大學問大學知本圖說三書。以俟好學者推考而已。若中庸則偶附二章。以示大意。餘倣此。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三句

主忠信三句子罕篇

重出而逸其半

此分章錯者君子不重十一字自爲一章主忠信三句自爲一章此本子罕篇文而複簡于此者今既註重出乃不註之不重章而反註之子罕篇以致威重忠信上下相承處齟齬不接或以忠信爲威重之基或以取友改過爲固學之地總無是處此錯註也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泰伯篇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出重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四書改錯

五

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

既云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則上章非重出矣此本是一章其記曾子文者以曾子聞子語時特引子象詞以證明之與牢曰子云同一記例其在泰伯篇二句則複簡也今註重出者又不註之泰伯篇而反註之此曾子曰之上以致曾子引經不解何意此又一錯註也

稽求篇曰北齊魏長賢爲法曹參軍轉著作佐郎以參議時政斥爲上黨屯留令論者皆以思不出位爲長賢責爲其出位謀事故也夫出位謀事而

即以思不出位責之則思不出位與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果一章矣此則以史証經之可驗者耳

禮之用二節

程子曰禮勝則離樂勝則流

此分節錯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禮樂本同原也此一截也小大由之有所不行苟細行瑣屑過于拘曲則窒而不行禮勝則離也此又一截也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乃若知必和而專于和不事搏節則過曲不可行而過通亦不可行樂勝則流也此又一截也舊註不分節然疏義畫截

四書改錯

六

如是集註既引樂記禮勝則離八字于註下而分節則以小大由之與先王句作一節不矛盾乎

德行節

程氏曰四科乃從夫子于陳蔡者爾

此與上從陳蔡節另作一章按史記弟子傳于受業身通者七十二人皆異能之士下卽接德行顏淵至子游子夏三十字則此一節本統紀七十二人中之異能者非從陳蔡人也從陳蔡一時顛沛焉得奇材異能皆與其間可以分列門部如此況此時伯牛閔騫輩皆不可考卽再求一人明明于哀公三年爲

季康子所名。又三年而後。及陳蔡之難。其時冉求正仕魯。至哀十一年。尚為季氏帥師。戰清見于左傳。則此一人。顯然不從陳蔡者。故康成以為此節與前節不連。為一章。而隋時皇氏亦曰。此記者別記一節。非無據也。

章大來曰。舊本德行上有子曰字。大全謂夫子稱弟子無稱字例。則下章孝哉。閔子騫已稱字矣。且史記冉伯牛傳亦云。孔子稱之為德行。其果屬子語。或未必然。然以此為從陳蔡之辨。則又不是耳。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四書改錯卷十三
齋主于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着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明衣布之下

此以改經而兼改禮。并改章節。尤當急正者。考禮並無齋不可解衣之文。且古禮文并列代禮志。又並無寢衣一名在祭典之內。又且從來衣製並無有長半于身之衣。據古禮衣長無被土。且連裳為之。續衽而鈎邊。今不知有裳與否。乃以身半之衣。線戾足下。既不能衣之。就寢又不能寢。而衣之。于是無可如何。有強解者曰。長祇半身。是半截之衣。則不特壞經。壞禮并古文詞例。亦一併壞盡。古詞例有字俱作又字。如

泰誓十有三年。伊訓十有二月。類一身有半。是長身而又半之。非半身已也。不知寢衣是被。古有明文。孔安國曰。寢衣今之被也。說文曰。被寢衣名。其曰衣者。以衣本被字。康誥衣德言。是被德言。繫詞厚衣之以薪。是被之以薪。故衣是象形。下覆兩人。夫世有一衣而可覆二人者乎。一衣覆二人。非被乎。特其又分衣被者曰衣者。晝之被被者。夜之衣也。此則經文禮文字例名例。皆所當急正者。

乃又有難者曰。誰無寢衣。曰必有何也。曰非必有寢衣。謂必有寢衣之長一身而又有半者也。寢衣所同長身而過半。則子所獨也。此猶上文褻裘長短右袂褻裘所同。褻裘而短其右袂。則子所獨也。短袂適用長被適體。一短一長。皆屬異事。故連類記之。今錯解寢衣反以為前後不接。竟改移此節于齋。必有明衣布之下。且云明衣變食以類相從。褻裘狐貉亦以類相從。則紅紫褻服何以與褻裘不相從。羔裘玄冠何以與緇衣羔裘不相從。耶。

作者七人矣

舊以此與賢者辟世四句合作一章。信此則程氏以作者之謂聖。強以義軒及堯舜七人實之。為非是矣。

黃瓊上災異疏有云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耄耋有作者七人之論後漢逸民傳亦云絕塵不反同夫作者宋書隋書北史凡隱逸傳俱有七人作周語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至合外內之道也故至誠無息至無爲而成

中庸舊本章節與朱氏章句不同自自誠明始其分性教分天道人道祇在能盡其性與其次致曲兩節下皆合言之故此章三誠者皆性皆天道惟誠之二字屬教屬人道則誠者成已誠者成物正盡已性盡人性故曰性之德豈可與至誠無息分作兩截况大

四書改錯

九

文顯有故字天下無章首而可以故字作發語者舊本以誠者起至無爲而成判作一截以爲誠者必成已必成物必合仁知外內以爲盡性之性與天道人道之道則其所以致此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物不粹成而誠無偶至自非本健行之實立可久之業歷廣大高明以底于有成不至此蓋誠者天下之至一而無間者也故下截復以一言推之

子曰吾說夏禮節

王天下有三重焉章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

舊本子曰吾說夏禮節合王天下章爲一章以三重是德位時從愚而好自用章來呂氏三重本錯註也中庸聖人之道以三千三百治世其所崇禮必有德有位有時聖人其德也天子其位也今天下其時也夏商非時矣故王天下有三重始能寡過否則災必及身矣何則不信從也

三重鄭註爲三王之禮固謬若如呂氏以議禮三事當之則官府制作與保氏書教皆在周禮六官中焉得與議禮相峙而三若然則禮又有樂不敢作禮樂將四重矣况此從禮儀威儀敦厚崇禮來專重禮教

四書改錯

十

安容襍及又况三重節與愚而節正相反惟聖人不愚天子不賤今天下不生今反古故得寡過寡過者正不自用自專災不及身之謂也今錯註三重將寡過二字全無解說乃謂人得寡過夫以聖人治世謂致曲所及變化有之未有民物信從而講蓬伯玉寡過之學者陸氏釋文訓三重作德位時而北宋儒者尚有德重位重時重之說豈可以呂氏臆見而鑿然實之

遠宗曰祭統夫祭有三重焉下卽承以裸獻升歌舞武三者此下承以時位德而不及制度考文則

于文例已不合况考據乎

句讀錯

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

此句讀錯者舊註包咸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詞則孝乎不句而惟孝句雖引君陳篇而自爲詞句如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堯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湯誥帝臣不蔽簡在帝心孟子引泰誓有罪無罪惟我在引伊訓造攻自牧宮朕哉自亳皆非書原文古人引書例類如此若其解則如禮云禮乎禮漢語肆乎

四書改錯

十一

其肆皆甚至語故曰美大孝之詞乃自漢晉唐以迄于宋凡引論語文皆如此讀如班固白虎通曰孝乎惟孝袁宏後漢紀曰孝乎惟孝潘岳閒居賦曰孝乎惟孝夏侯湛昆弟誥曰孝乎惟孝以至陶潛卿大夫孝傳贊張耒淮陽郡黃氏友于泉銘唐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宋真宗朝張齊賢奉詔作曾子贊太平御覽引論語文皆曰孝乎惟孝是此一句歷千百年如一轍者自集註改讀而少見多怪反以惟孝之句爲腫背馬矣今學宮諸賢贊詞亦必曰孝乎惟孝曾子稱焉之語世曾有過而問焉者乎

或祇問爲政未嘗問孝不得以孝乎二字詰之且書云不句非引書法若乎字則有必不可句者蔡邕書石經以乎作於曰孝於惟孝於可句乎

揖讓而升下而飲

揖讓而升者下而飲者

如此則揖讓屬升飲屬下大無理矣揖讓祇屬升則于下于飲時全不揖讓已自乖錯若以飲屬下則飲在堂下將射禮所云司射命設豐司官命奠解小射正命不勝者升階取觶于豐上而飲之俱作何解且此一飲在禮文明曰作飲曰升飲而乃曰下飲可乎

四書改錯

十二

况此在論語與射義俱載孔子言俱是此揖讓七字且俱有讀法論語王肅註云此七字連作一句射義鄭玄註則揖讓而升下五字作句而飲二字又句今以飲屬下則禮文禮意與前儒句讀之例俱蕩然矣不止錯矣餘見自爲典禮條

懷其寶而逃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二段

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辨

懷寶逃邦兩問兩答皆陽貨與夫子爲主客則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下何以重着孔子曰三字是前二答必非夫子語善讀書者此處便當着眼不然論語此

書失文例矣此惟明儒郝京山解此極當郝云前兩曰字皆是貨口中語自爲問答以斷爲必然之理此如史記留侯世家張良阻立六國後八不可語有云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能得項籍頭乎曰未能也能封聖人墓表賢者閤式智者門乎曰未能也皆張良自爲問答並非良問而漢高答者至漢王輒食吐哺以下纔是高語此章至孔子曰以下纔是孔子語孔子答語祇此耳故記者特加孔子曰三字以別之千年夢夢一旦喚醒可謂極快且貨語絮絮而夫子祇五字答不絕之絕尤爲可念郝氏解

四書改錯

十三

經多武斷惟此極當然則此當註曰不可三字句曰字勿斷

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

百世之上自然一讀原不能連百世之下十字作句然以百世之下連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十一字作句則又錯矣古文排句有例此二句排出雖略讀而仍是一氣文例如此所云興乎前以及乎後也若以百世之下連下讀則失文例矣漢王吉傳孟子云奮乎百世之上行乎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特增行乎二字使四字屬上不屬聞者此極善全文例處要之

百世之上下自有以及二字隱然在內讀者當自知耳

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

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庫之君蓋古書之辭

既云不待朝貢又云以政事接見不可解虞制五載一朝三載一考績既不朝貢焉較政績况使吏治國則與政尤不相涉乃曰而以政事接見則不以貢見而以政見言甚周章故今八比家則直合九字作句與集註反此實集註不善讀註疏而首鼠不決致有此者據本文不及貢以政是五字句以者與也若據

四書改錯

十四

趙註則謂此是尚書逸篇之辭以不及貢三字句言不待朝貢而自來京師一若天子以政事見諸侯者貢是實字政是假詞此亦未必盡然者乃孫疏據隋經籍志有尚書逸篇似孔氏壁中之殘冊至唐末尚有三卷而徐邈爲之註因信此語出尚書逸篇趙氏必親見故言之鑿鑿而不知隋志所載其書出齊梁之間趙岐漢人所言未必卽所見况敷奏考績亦有定候不必如後世郡國可不時召見得借政事爲抵飾又且既設治吏則明不聽政焉得反以政事飾世耳目使集註有識則直以政句否則一從註疏尚有

未恰而乃依違胡突全屬首鼠天下有是註法乎則不止錯矣

聞文王作興

作興皆起也大全言文王起而為方伯

此既襲趙註常于興下註一句字乃又不註明祇作興兩字連屬而大全小註則又合註文一句一似作興皆指文者按趙註聞文王作興以興字句而邢疏云聞文王興起乃曰盍歸乎來又離騷呂望之鼓刀今遭周文而得舉漢王逸註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則亦以興字句且正引孟子此文蓋漢後句讀竝如此

四書改錯卷十三

十五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老晴稿又初晴稿

樓宅中象明較王崇炳虎文較

四書改錯四十

引書錯

仲弓問子桑伯子

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同人道于牛馬

家語竝無此文此見之劉向說苑而註錯引作家語者且同人道于牛馬亦非夫子所譏語

後我后后來其蘇

四書改錯卷十四

此商書仲虺之誥文也

後我后后來其無罰

已見前篇

后來無罰是商書太甲篇文與仲虺之誥后來其蘇別是一篇乃云見前篇錯矣

衛君待子

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衛

孔子自楚反衛在哀公六年非十年也

不得罪于巨室

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于羣臣百姓意蓋如此

此事見晏子春秋是麥丘封人祝齊景公者劉向作新序錯以此移之桓公而集註又承其錯而錯之一錯堪再錯乎

蘧伯玉寡過

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莊子竝無五十知非之文祇云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其後言孔子亦如之大抵謂人生善遷六十卽變未審六十之所謂是不卽五十九之所謂非也非不是過知非不是改過且是旁人知是非非已知是非且是六十

四書改錯

卷十四

知五十九非五十知四十九又且伯玉孔子皆六十化不是伯玉一故事惟淮南王安錯讀莊子有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語而集註襲之且不云淮南子而云莊子錯又錯矣今天下皆認是伯玉事且直以知非爲五十典故嗟乎冤至此

楊子拔一毛

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此與楊子何與四書集註補云禽子問楊子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可濟也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

墨之治喪

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

四書集註補云既註墨子當引墨子節葬篇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苴漏則止矣此真墨子何得舍此引他人書乎且不歌不服何與焉

堯典

虞書篇名今此文乃在于舜典蓋古書二篇合爲一耳

四書改錯

卷十四

此亦錯者據伏生尚書原只堯典一篇以舜典亡其半而其半卽涵合之堯典之中故東晉梅賾獻尚書孔傳亦無舜典至齊姚方興得古文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于大杭頭始攙其字于釐降二女之下慎徽五典之上分作二典而篇亂矣二典分子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一節已前是堯典已後是舜典特舜典在月正元日前又脫落半卷略見史記其原文不可得耳故舜典二十八載前俱是堯典如後漢張純奏二月巡狩宜遵堯典章帝時陳寵奏唐堯著典告災肆赦卽前漢王莽傳所引十有二州皆稱堯典西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引肆類上帝諸文亦稱堯典况孟子所引二十八載則正堯典分界處是

二典古文原是二篇祇因後人妄分遂致淆亂並非
古合爲一如註所云也朱氏于孔壁古文悉指爲僞
焉辨分合此在好學者自考証耳

張文獻曰史堯紀自放勳至二十八載中有舉舜
降二女與慎和五典連文則二女五典不得中分
顯然也但舜紀又有賓四門入大麓烈風雷雨不
迷節豈二典原兩載其文蕭齊以誤分而刪其一
耶

神農之言

神農炎帝神農氏教民稼穡者也
爲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

四書改錯
卷十四

四

神農之言則豈是農家者流管子有神農數文子所
引有神農法故漢藝文志有神農二十篇實有其書
若呂氏春秋引其言有云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
下或受其飢矣女有當年而不織者則天下或受其
寒矣是故身親耕妻親織所以致民之利也此則神
農之言之可據者

據書錯

學文

文淵詩書
六藝之文

宋人不識六藝祇據周官以禮樂射御書數六物當

之不知此非六藝係晚周言禮者一家之言徧考之
群經無一合者間按其實古有六藝家取先聖所傳
經文而解斷之定之爲六名曰六藝孔子經解有詩
教書教易教禮教樂教春秋教其六教皆以藝名淮
南泰族訓云六藝異科而同道經解六教是也但六
教所解其文甚夥孔子前後各有所遺劉向校其簡
編令其子歆輯成之名六藝略而班固作藝文志尚
得核其數目有云凡六藝一百三家序爲九種其說
有三千一百二十三篇此在周秦間目睹手輯兼有
編冊可指數並非儒者一言可以彼我各見爭是非

四書改錯
卷十四

五

者是以孔子世家謂孔子成六藝序書質易刪詩定
禮正樂修春秋六藝全備而以之教人則通詩書禮
樂者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謂通四
經者多而通六經者寡也乃自漢以後凡通一經者
謂之通一藝儒林傳博學乎六藝之文淮南三術訓
篇孔丘通六藝之論皆指六經言自鄭康成與林孝
存爭周官得失徧祖周官謬于少儀學記中藝字凡
藝文之藝皆註作周官藝物之藝以致徐幹作藝記
直實以六物而宋人無學但知彼不知此矣朱註既
註詩書又註六藝假古六藝耶則詩書在六藝中焉

得詩書又六藝今六藝耶則禮樂有文射御書數未必有文也此皆不識兩六藝而隨意引據者况小學習書數但習其事未聞學其文若禮樂射御則禮二十始學禮長曰能御幼曰未能御恐非弟子職矣遠宗曰周官六物並列顯與經悖據射義天子以射進諸侯卿大夫士因而飾之以禮樂則以射本藝物須禮樂飾之此正與論語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同是禮樂非射御等矣况禮運明云禮者本乎天殺乎地達乎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是射御祇禮中之物必由禮達安得有禮樂射御並列之事

四書改錯 卷十四

太

五達道

達道即書所謂五倫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

五達道並非五倫自此一錯據而溥天之下老老少小但知達道五者為五倫而不知三代以前有真五倫亦一笑話嘗讀孔安國註虞書慎微五典曰五典者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是也至五品不遜正義謂五品即父母兄弟子五者敬敷五教正義謂五教即教之義慈友恭孝五者以至皐陶謨敕我五典周官君牙弘敷五典註皆如此每竊疑之何以同一五倫而六經之註與中庸必不相合豈

五倫有同異乎及讀春秋文十八年莒弑其君庶其傳季文子引臧文仲之言使史克告曰高辛氏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謂之五教而杜預註云契作司徒五教在寬即在此八元之中是當時五倫只父母兄弟子五者有天合而無人合而其為教則又與春秋義方大學慈孝康誥友恭相左証自唐虞夏商以及周之末季皆只此數是以春秋臧孫辰季孫行父二人皆賢大夫而史克又熟于掌故並作此言即史五帝紀述古五教亦無異詞惟孟子所言以戰國人所傳倫類異各推記契教

四書改錯 卷十四

七

此不必合一者且是人倫非五倫是長幼有序非兄弟有口從來長幼以官府僚友鄉黨齒序為言並非兄弟故禮運十義以兄弟長幼判作四義則五達道之必非五倫即長幼二字有明証也是以漢唐儒者皆在宋以前並不知有以五達道為五倫之說且亦並不使孟子人倫闌入一字而朱註濶兩為一移甲作癸從此五百年來直混沌別出一世界矣

古經重名實凡立一名必各舉實數不得相混如管子稱六親衛石碯稱六順王制稱七教晏嬰稱十禮禮運稱十義祭統稱十倫自為名義亦自為部目雖

朝三暮四總此物數而十倫非十義五道非五常中庸三德斷非洪範之三德如謂名目小事無關得失宋後不識五倫而君臣父子不絕于世則始皇焚書世何嘗竟絕倫行而千古恨之者正以此名目得失所關者大也舊註達通也謂道之通行有此五者徐仲山曰此卽道不遠人章君子道四之

章大來曰孟子人倫必不可當五倫者論語以長幼之節與君臣之義爲大倫之二然而以主客爲長幼則明缺兄弟矣五倫何可缺兄弟此與十倫之偏舉長幼不及兄弟者不同

關雎之亂

亂者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

既以亂爲樂之卒章而又引史記關雎之亂以亂之夫關雎之亂在漢時原有二說一是理亂之亂謂鄭衛音作正樂皆廢而失節師摯能首定關雎一詩因其亂而爲之理之則理亂曰亂故曰關雎之亂此鄭康成說也一是刺亂之亂魯申公說詩謂關雎本幽厲昏亂在席無度原是刺詩而孔子輯爲風始與鹿鳴文王清廟合之爲雅頌之始則是衽席缺失幽厲亂也而詩始之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此史記說

也今朱註但見史記有關雎之亂以爲風始八字而不讀前文遂至與已說相悖而亦不知已疎極矣然且樂章之亂並無明註不知其所爲卒章者謂關雎爲他詩之卒章耶抑關雎一詩而自有始章有卒章也解經須根柢始可不錯前儒謂燕禮鄉飲酒禮皆有工歌笙入間歌諸節而以合樂爲一備備者成也乃合樂用二南六章並從關雎遙領之遂疑此是關雎之亂考工歌間歌各有三終俱自爲首訖未有前樂以後樂之詩作終章者况二南六章關雎在首不在卒也嘗按古樂歌詩必前衍後促樂府所云前爲

四書改錯

九

豔後爲趨者故春秋傳以商頌那詩一章爲商樂之首凡二十二句分作五章而以末一章六句爲輯之之亂輯者促也聲轉也周樂亦然大武以周頌武詩爲首而武祗七句亦分作四章而以末一句者定爾功四字爲一章策書載閔馬父言至今可考也今關雎一詩當分五章而以末四句爲樂之卒章謂之關雎之亂此如魏文作豔歌本七章而晉樂判末章爲趨此似可據者但不知何時何所祗奏此一詩則終未易解也若關雎刺亂則漢杜欽云佩玉晏鳴關雎刺之後漢皇后紀序康王晏朝關雎作諷此皆魯詩

說漢人說詩多本此

誄

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也

此又錯據誄文者子路以子病請禱而病者親問則正當以古禱禮對而對以誄誄之誄子路縱不學亦寧不少為病者嫌乎古有禱禮有誄禮而總名曰誄誄者累也禱者累功德以求福誄則累功德以易名明分二禮但以累功德同故均以累字稱之實則禱曰禱誄曰誄誄故周官大祝作六詞直分五曰禱六曰誄謂禱誄可稱誄而誄誄必不可稱禱今明曰

四書改錯

十

禱爾而偏以哀死之誄誄當之可乎按說文誄禱也論語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是也而孔安國註論語云誄禱篇也徐鍇曰即尚書金縢之詞鄭司農曰即春秋傳鐵之戰衛太子禱于軍中是也是誄即是禱禱爾一句即禱篇之文註太錯矣誄一作譌見說文一作譌見集韻總此一字

書同文

文書名是字聲

此錯據秋官文而合兩為一者按文書名三字出自鄭註皆訓作字周官外史達書名于四方正書同文

也故聘禮束帛加書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百名即百字若謂名是聲則秋官大行人論書名聽音聲明以教文字與譯言語分作兩事烏得混合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

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言甘其本亡矣施乎有文將安施乎

此據文大錯不可不急正者經凡言質文皆以質樸與文飾對待為言如尚書大傳王者一質一文類並未有言質是本文是末者惟宋儒楊時錯讀禮器甘

四書改錯

上

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語謂甘是和之本白是采之本忠信是禮之本則質是文之本不知質是質樸文是文飾故可相勝若是本末則未有末而可勝本者况本是忠信不惟不可相勝宋儒每言文質彬彬為三分文七分質幾見行禮而可有三分無忠信者讀書須讀全篇况禮器亦容易卒讀其云甘受和白受采忠信可學禮此是質地之質與文質之質了不相涉質地猶言胚子如調和之家以甘味為胚子繪畫之家以白色為胚子學禮之家以忠信為胚子胚子者本也故又曰忠信禮之本也若文質之

質則禮器明云禮有以文爲貴者龍衮黼黻類是也
有以素爲貴者大圭大路類是也是文素卽文質文
素互貴卽文質彬彬而乃引質地之質作樸質之質
讀受和受采之文而不讀以文爲貴以素爲貴之文
認質爲本認文爲末此聖經聖學之厄而朱氏一引
其說註林放章再引其說註子夏問素絢章三引其
說註此章而至于棘子成章則直以失本末之差貶
抑子貢而其說至再至三牢不可破矣錯矣大錯矣
餘見貶抑聖門條

凱風

四書改錯
卷十四
主
凱風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
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婦人不安室則其過已大而謂之過小錯矣此係毛
詩說不足據者舊三家說詩有以此爲母過責子之
詩故趙氏註此亦祇云責子而不及其他蓋勞苦劬
勞古凡勞字皆指父母虐子言論語所云勞而不怨
是也大抵引詩相難則必取其相類者惟小弁虐子
而怨則與凱風之虐子而不怨者明有關合故同此
一過而但以過之大小辨之謂小弁虐子事關廟社
凱風止父母不我愛耳廟社事極大失愛事極小虐
子雖同而過之大小有異當怨不當怨辨在乎此不

然則孟子明言不可磯不可磯者謂以磯侵水而激
水之怒比之母以事責子而拂子之意猶言抵觸不
得也假曰不安室則母自失節何抵觸于子而曰不
可磯錯矣又錯矣

朝聘

錯據商朝禮諸侯相聘禮爲周朝聘禮見朝廟條

拜下

錯據燕賜謝拜禮爲朝拜禮見朝廟條

千乘之國

錯據甸車司馬法爲成車司馬法見典制條

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

錯據職喪禮爲爲位禮見喪祭條

厘無夫里之布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
征鄭氏謂不種桑麻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
民無常業罰之使出一夫百
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

本文是夫里之布夫里皆是布故總承之字若謂里
是布夫是役粟則夫字當句不成文矣考周禮閭師
凡無職者出夫布布泉也謂一夫之口率泉卽今丁
錢也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謂使出一里之口率
泉則不止一家也一夫一家一里二十五家也夫猶

是口稅而罰有輕重祇以無常職者例有他罰而不種桑麻則罰止此數乃其後凡遇民廛不問有常職已種桑麻而概以是取之故曰民廛當無之是此無者無夫里兩布孟子本文顯然而周官司徒又明有夫布里布顧舍此不引反引屋粟夫家之征以亂之夫旅師掌屋粟均人掌夫征廛人掌市布各有職掌即載師連載亦且三罪三罰並不相混屋粟夫征特罰案有是耳今但斷以布又安得并案及此

張文釐曰此在註疏總不能解惟鄭註稍有分別或問鄭夫布與夫家之征其異何如鄭答夫布是

四書改錯

十四

算斂夫家之征是田稅是鄭亦明以夫屬布與夫征異矣既引周禮并鄭註而又錯真所不解

食夫稻衣夫錦

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既葬疏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羹練冠緇緣要經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

此錯據間傳文者間傳記喪禮衣食變除之節原有六節今朱註祇引三節又無節不錯間傳云父母之喪既殯食粥其祇言變食而不及衣者以前文記始死節有斬衰齊衰文不必贅也乃忽增麤衰二字以下節所受是成布成布以漸而細則此必麤而未成

布者因卽以麤衰名之不知麤衰卽疏衰春秋以前無斬衰而有疏衰左傳晏嬰居父喪服麤衰孟子告滕文公齊疏之服荀子以齊疏爲齊麤衰是也及三禮繼起別有一斬衰而降齊疏爲殺服且又分齊疏爲二直以疏衰屬斬衰之後齊衰之前謂斬衰父服疏齊衰母服則其所云麤衰者在春秋以前爲父母正服而非變服而在三禮後則祇爲母之正服而並非父與母同變之服今乃增此衰于父母既殯兩當變除之受服中可謂禮乎

四書改錯

十五

六升今又改既虞卒哭爲既葬以虞與卒哭在葬後也不知虞與卒哭本有兩節天子以下卿大夫以上則虞亦變服惟士庶人不變耳今合兩節爲一節則但有士庶而無卿大夫已乖錯矣然且斬衰三升成布六升此升數不可刪抹據禮註自六升七升至三十升皆以成布稱若止成布二字則何成布也乃不知緊要公然刪去至自爲解說則又曰斬衰三升如今漆布一般所以爲未成布吾不知宋時漆布是何物但其所云既殯食粥未受成布者是麤衰非斬衰也今忽舍麤衰而解斬衰或者不熟三禮不識諸衰

有公革錯認簾衰卽斬衰耳乃間傳于斬衰三升受以成布六升下明云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是一氣讀下斬之三升卽接以疏之四升受布六升卽接以受布七升斬疏不同名三四六七不同數而乃以三升受六之斬仍據之解四升受七之疏而不之覺是攤書據文祇見半行而于半行以下卽邪視亦不及之真可駭事也

間傳又云期而小祥食菜菹練冠縗緣要經不除朱註依文抄入之亦可已矣乃大全引朱註自解則又云縗淺絳色則縗與縗類係黃赤色非絳色也又解

四書改錯

十六

云小祥以縗爲緣則小祥明云以縗緣並無云以縗緣者且縗非縗并非絳也又解云一入爲縗四入爲縗亦是漸漸加深耳則爾雅止云一入爲縗並無四入爲縗之文惟考工染羽始有五入爲縗語然是染羽不是染縗且是五入並非四入何故舉手必錯如此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稿
蔡德揚德載
盧人宏子遠較

四書改錯五十

改經錯

改經之錯莫過于大學一書自二程氏改後南宋元明競有改本約數十本經禍至此亦慘烈矣但煩不勝載且辨論亦多卷是書祇括略未能輯及因識此以俟踵事者說見大學証文及大學問大學知本圖說諸書

四書改錯

瓜祭

陸氏曰瓜
魯論作必

禮玉藻瓜祭上環以其切圓也則瓜祭二字正禮祭名故孔氏註作三物之祭若陸德明釋文此唐儒衷陋者而偏引作註錯矣據其自言魯論作必今何晏註疏本正魯論非齊論也然並非必字又南史顧憲之終制引魯論曰雖菜羹瓜祭亦非必字

五十以學易

劉忠定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字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近而誤分也
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

論語自魯論外但有齊論古論竝無他論之名且此三論中文異者四百餘字今皆無可考安得復有異字爲劉元城所見錯矣按史世家作假我數年然加假通字非聲近之誤若五十作卒則字形全不近五以上下相互爲形从二从又卒以衣識各見爲形从衣从十使校古文耶則又與忒近乎校今文耶則五與衣近乎此皆大無理者且朱氏何以知是年夫子將七十也不過謂夫子贊易在七十前耳經明曰學易而註者以贊易當之將謂贊易以前夫子必不當學易豈有此理蓋學易者六藝之一也古以詩書禮

四書改錯 卷十五

二

樂春秋易爲六藝亦名六學而學之者則自十五入大學始每三年通一學至三十而五學已立惟易則無時不學漢藝文志所云五學者猶五行之更遞用事而易則與天地爲始終故古者四十強仕五十服官政至六十則不親學矣夫子三十五卽游仕齊魯間五十而爲中都宰未至五十則游仕之際猶思學易所謂易則無時不學者蓋將假此入官之年爲窮經年也惟恐過此之不親學也五十者終學之限也

三月子在齊聞韶章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

此史記自爲文何關脫漏而註及此若大全載程子謂三月是音字之誤則音字亦本史記聞韶音語然史記下文仍云學之三月則三月與音字各出非形誤矣且此亦唐韓退之說總屬多事

蒲盧

盧改蘆說見物類條

雖少

少或作坐

四書集註補云少從無有疑爲坐者况作則坐可知矣豈立可作乎張南士云古最輕少者凡輕其人曰

四書改錯 卷十五

三

少之故有雖字若坐則何難一起而加此矜重之詞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

禮入國而問禁

禮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未聞入國始問禁者此改經也國有四境境卽界也若國卽中國不惟在境內且在郊關內矣禮文是境字孟子臣始至于境正是境字乃改作國字使五百年來溥天下老老小小皆有入國問禁一假禮文在其胸中亦可嘆矣若謂王固在郊關之內必入國後可問禁則施禁在近問禁須在遠幸而孟子問在境耳萬一如

是禮入國始問則郊關之內去國門尚遠倘有犯禁將若何

子路曰

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是爲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

舊儒皆云子路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蓋卽夫子使語之也此在鄭氏後無異說者况此係後漢勒石唐人鐫版之經文從無異同可假以宋人寫本謬亂之乎且此寫本誰見之

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

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

四書改錯

四

莫之知謂無所聞于天下也與上管仲正反乃又欲增一人字四書集註補云後漢應劭奏議云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于溝瀆人莫之知是應劭引此文自增人字非謂論語有人字也若然則應劭無自字而字也字可曰論語并無此三字乎

黻冕

黻集註改說見衣服條

三年學不至於穀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學之久而不志於祿不易得也

孔安國解穀作善如洪範既富方穀之穀言學無不

至善者今又解穀作祿而改至字爲志字無論經字勒于漢學有碑本傳世必不當以疑義改本經字况其說有未可通者古爲學至入仕皆有年限大抵幼年入學十五年而入大學其所升進不過由鄉學入國學而已是必七年小成九年大成王制所稱造士造者成也夫然後大學正論秀而升諸司馬始得入仕此如漢志所云三年通一學至三十年而學始立內則所云四十始仕自入學以至服官必以三十四十爲學仕之限是以漢代限年非年滿四十不得察舉未有三年稱久三年當志祿者若周禮三年大比

四書改錯

五

此正司徒升俊之時凡升鄉學升國學升司馬皆以三年爲斷此升賢三年非學三年也但三年不至善當云不可得而曰不易得者曰學之始事務在至善大學誠意所云盛德至善是也特至善無難學卽得之而阻善之徒必以爲善匪易事將有學之久而仍不至者故夫子反言曰吾欲得其人而正未易也此有何難解而必改本經以就已說爲

張文薦曰戰國功名之士從衡鉤取始有期年揣摩成之說然當其求師異地亦不知凡幾年矣董江都以文爲學亦且三年不窺園若樂羊子游學

一年還家而其妻遺之卽七年不返豈夫子論學而謂三年必志祿殊不然矣

民無德而稱焉齊景公有馬章

無德而稱舊本原是德字原無別本魯論并古論齊論作得字者惟泰伯篇民無得而稱是得字今程子欲加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八字于此章之首而安定胡氏又欲加八字于其斯之謂與之句之上遂改德字爲得字則何可矣按正義曰此章貴德也齊景公雖有馬千駟及其死而無德可稱夷齊雖窮餓而到今稱之其稱何謂豈非其德之謂與夫子嘗曰稱其

四書改錯 卷十五

六

德王肅註此云此所謂以德爲稱蓋謂卽稱也斯卽德也註解甚明自宋儒改作得字而近代坊本則仍還德字遂難分辨惟祁氏東書堂藏書有宋板集註本是得字且集註于此句並不註及若全不知有德字者此何意也况誠不以富似于千駟有合若亦祇以異句仍是費解豈夷齊是異與抑異乎齊景公與棠棣

中庸引詩棠棣篇註改棠棣說見物類條

宿于畫

畫改畫說見地類條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尤延之曰孟子仁也者人也者人也有義也者云云

此直錯增經文尤宜收正者孟子自五代以板本行後亦未有他本別出之事况外國他本偶行中國必明見史載如後周顯德中新羅獻孝經宋咸平中日本獻鄭註孝經元祐中詔求高麗百篇尚書不得爾時高麗使者明言其國無他經本豈有孟子別本見南渡後而其時不載及者况人不讀書信口捏造古無有以仁義禮智信分配五行爲五常者也洪範以

四書改錯 卷十五

七

人之五事分配五行但云肅父哲謀聖而不及其他至鄉飲酒禮始合聖仁義中以配四時仁聖義中和別以春爲聖爲木夏爲仁爲火秋爲義爲金冬爲水爲中而無禮智信惟春秋穆姜作筮易詞直曰體仁合禮和義幹事明明以仁禮義事分解四德然猶不及智信故隋時何妥以爲幹事是信而唐時李鼎祚易解又曰幹事是智彼此十度以爲智信二字六經無據也惟鄭康成註中庸其于天命之謂性句謂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始五字合出名爲五常然未知出自何書頗類後漢緯

書中文雖或原本古經然出自後漢故白虎通亦載之孟子時安得有信字錯極矣前儒每言論語分言仁義惟孟子合言之且不特合仁義并合禮智如人皆有不忍章以仁義禮智爲四心口之于味章以仁義禮智聖爲五性曾及信一字否况合言爲道指仁與人言仁卽是道此本中庸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來且以信爲終德專以信屬五行之土亦未知起於何時鄭氏以信屬水以知屬土早已大殊又禮運四靈以爲畜曰北方之靈信則至矣易乾鑿度云冬陽氣闔閉信之類也故北方水爲信中央土者可以兼四方之行知之決也則所云中央智北方信者在今儒亦未嘗一識而欲合五者以厚誣孟子不慮爲識者笑乎

四書改錯卷十五

八

文輝曰中庸仁者人也義者宜也表記仁者人也道者義也亦不合智信言

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晁氏曰石經嗅作夏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闕反張兩翅也見爾雅

此則改經之尤無謂者何晏謂子路共雉作食則嗅字必是𦏧字因作三嗅而起此固雅語不足道若集註引晁以道說謂嗅石經作夏雉鳴也則石經有漢

本魏本唐本其中字畫同異並可考驗從未有作𦏧者且夏與嗅字形不相類也若引劉聘君說謂嗅當作臭張兩翅也見爾雅則臭嗅改字且張翅非振翅一張而已焉得有三總之杜撰立說罕有是處先仲兄曰經當認字共者視也向也此古今字書皆載之惟不識嗅字遂致明明一書而猜若啞謎考梁大同年黃門侍郎顧野王作玉篇有𦏧字在口部中註五教反𦏧也至唐上元年富春孫強修玉篇又增一𦏧字註曰古教反𦏧也則𦏧原是𦏧字音與義皆同而其形則或少一豎或少一撇實則總此𦏧字衛恒

四書改錯卷十五

九

書勢所謂點畫無常制者是三嗅卽三𦏧雞唱曰𦏧雉以雞類亦作𦏧據此則子路向視卽是色雉𦏧而作卽是舉山梁一嘆前後通徹豈非快事

章大來曰呂氏春秋子路拊雉得而復釋之此在何晏共食外又是一說則知此書之不解久矣若吳澄又欲改三嗅爲三嘆則益無理耳

改註錯

射不主皮

皮革也布侯而棲革于其中

舊註棲皮曰鵠並無棲革者集註欲解主皮爲貫革

故先訓皮作革竝改棲皮爲棲革實則皮不是革布
侯棲皮不得用革革則去毛熊豹麋豸無辨矣且貫
革武射射有三革一曰甲革二曰冑革三曰盾革竝
非布侯之棲皮者錯矣說見禮樂條

傳不習乎

傳謂受之于師
習謂熟之于已

舊註傳是傳于人今改作受于師從來無有以傳之
一字作受字解者傳者授也非受也授受不得溷是
以傳曰傳業漢儒林傳傳業者寢盛後漢甄宇三世
皆傳業是也受曰受業後漢包子良受業長安杜櫨

四書改錯
卷十五

十

受業于薛漢是也故孰先傳焉是傳于人卽曲禮七
十老而傳亦是傳于人凡單下一傳字總是授字乃
以授爲受以授于人者而反曰受于人則詁字先錯
矣况古人論學但恐教非所習未有受教恐不習者
若受教不習則直一游惰廢生三省何有正義曰傳
惡穿鑿以當時九家蠡起異術竝作惟懼有誤故曰
我傳于人得毋非素所服習者乎此如董仲舒傳公
羊春秋其所傳弟子惟東平嬴生不乖所傳餘卽開
門受徒轉相浸易故申公設教勿使傳疑疑者卽闕
而勿傳此明証也且此一傳字自漢唐至宋從無別

解卽朱註所引謝氏亦是傳于人如云諸子之學皆
出于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
心于內故傳之無弊觀于子思孟子可見矣其曰愈
遠則非當下受傳曰傳之則正傳于人曰觀子思孟
子可見則正指曾子所傳之人得其所習此是舊說
與受之師而熟之已何涉而引以爲証此豈并謝氏
所說亦錯解與

由也嘒

嘒粗
俗也

按嘒字從無粗俗之訓舊註子路失于嘒嘒亦作嘒

四書改錯
卷十五

十

嘒玉篇廣韻皆以嘒字作失容解故正義謂子路性
行剛強嘗失禮容謂之嘒嘒增韻曰嘒嘒不恭是也
又王肅云嘒者剛猛之貌大抵是書分三對柴參愚
魯是一對師由辟嘒是一對回賜屢空貨殖是一對
其辟嘒之對正謂一修容一失容也兩兩對照天然
湊合天下有字義明而經義竝明者如此

張文釐曰史記弟子傳註引鄭玄曰子路之行失
于嘒嘒是嘒字釋詁祇有剛強失容一義而竝無
粗俗可知矣乃今作字書者以剛強粗俗連入之
又不明指爲何人之說字學尚可問乎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

朱氏答或問曰
作只是作事

包咸註此謂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則指
定是作文且又春秋時異學爭出著書滿天下各行
其說故言此示戒正與篇首述而不作作字相為發
明若作事則尚幹辦崇有為與知慮聞見不合且儒
者作事無可張弛除躬行外不過日用應接所云執
事敬臨事而懼斯已耳有何開物成務當創建大事
須上下千古考據質辨以資其所為此妄註也故此
作字從來無解作事者觀漢朱雲傳贊云世傳朱雲

四書改錯
卷十五

十二

言過其實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則實指作
文矣故多聞多見在干祿章則分指言行而在此則
合指傳述皆以學問言不以事言蓋所見異詞所聞
異詞其詳見略聞頗與擇識詳略彼此相合則舊註
不錯何必又改乃附和之徒且引桑柔詩予豈不知
而作為証夫詩之言而者汝也其言不知謂他人不
得知非已不知也此不止改註又改詩矣

束牲載書

陳牲而不殺
書加于牲上

舊註束縛其牲但加載書今又別據穀梁文改書加

牲上則以加字訓載字謂以盟書載牲上也不知載
書書名謂載事之書周官掌盟載之法因盟有載事
以之為書然後殺牲取血坎其牲而加載書于上以
埋之今葵丘之會並不殺牲祇束載書于牲上故曰
束牲載書原是倒句舊註謂束縛其牲但加載書則
束是束書不是束牲仍屬錯解然曰加載書則亦當
明白而朱註全然不曉反疑書因牲而得載字則加
字復出不知牲是牲書是書春秋鄭子孔聽政因為
載書臧武仲據防出奔使掌惡者啓載書此時無牲
安從載之且穀梁文讀書亦不是置字

四書改錯
卷十五

十三

時日曷喪

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亡吾乃
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寧與俱亡

桀語他書無考惟尚書大傳曰桀言吾之有民如天
之有日必日亡而天乃亡此以天自指以日指民初
未嘗以日自指也故民即曰願與日亡謂從此可及
天耳此改吾之有民為吾有天下則以日自指矣凡
書有略改數字而解頓殊者如此

張文釐曰與日偕亡則天與桀未亡也故可獨樂
不然則下文豈能獨樂說不去矣
以費畔

弗擾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畔

孔安國註原云與陽貨共執桓子而召孔子今改而召孔子為據邑以畔則執桓子在定公五年據邑畔在定十二年錯矣說見故事條

自牖執其手

禮病者居北牖下若視之則遷于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而視已時伯牛家以是禮尊孔子故牖執手與永訣也

此在舊包咸註原云伯牛病瘵不欲見客故啟牖執手此是確註與國君視疾一禮全無干涉今此集註亦是包咸鄉黨君視疾註而孔疏于喪大記疏曾襲

四書改錯

十四

之此又襲之實則士禮喪大記鄉黨大文及他禮俱無此文且與他禮俱不合此未可信者古室無北牖祇有北墉墉者牆也惟亳社屋之而啓北牖于墉間謂之死牖曾病者而居死牖乎且惟病者氣絕則別設床于南牖下下莞上簟去死衣而遷尸其間今未死而先遷之乎又且室制無南面者廟祭入室皆東而出堂始南而故鄉黨君視疾東首謂病者居北墉東首西面與君之入室西立東面者正得相對惟漢龔勝傳因王莽詔使迎勝勝以死自居故為床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一似乎遷尸其間者然且使者

入戶南面再拜行使人禮亦未嘗曰南面君位可代之端立視疾也包氏距勝不遠或因勝事以為說或另有師承總是錯者今伯牛問疾原有包註且原自不錯乃舍其不錯之註而偏據其錯註以為註覺此註一行而室禮寢禮養疾禮君視疾禮俱難通矣此當俟多學人審定之耳

遠宗曰喪大記疾病寢東首于北牖下此牖字是墉字之誤舊儒竝能正之正義北墉特音容

又曰士禮寢東首于北墉下喪大記徹褻衣加新朝服于其上與鄉黨篇皆記君視疾一節然皆無

四書改錯

十五

遷南牖文

今之學者為人

為人欲見知于人

如此則仍是為己何云為人為者助也如夫子為衛君孟子所以為蚺鼃之為言助人也故孔安國舊註為己履而行之為人徒能言之謂但能言學以助人而躬行不足謂之為人總承上章言一是行學一是言學蓋學必躬行而後言之徒言則為人矣若范曄云為人憑譽以顯物為己因心以會道則以為人為表章人物較遜前說以與學者二字不關切也若求

知于人何得云為即宋人增韻詰為作被如史為人
所中或詰為作緣如孟子為肉為無禮總是不合被
人不可緣人亦不可也且為人非易事也徒以助人
為學稍不顧已故稱今學未嘗謂古學須專已者乃
集註于無為小人儒直曰小人儒為人則誣坐矣孟
子欲去齊而留之者云先名實者為人後名實者自
為夫古所謂名實者謂具道德之名必有治國安民
之實故聖賢居人國惟名實並具而後可為人否則
自私自利獨善其身已耳是為人者上能匡君下能
濟民謂之加上此說經舊文而謂小人儒乎即唐

四書改錯
卷十五

十六

人言道猶曰為已順而祥為人愛而公又曰為已患
過多為人患過少而小人乎

喪致乎哀而止

舊註原云喪恐滅性故致哀而止毋過情也此孔安
國說也今改而止為而已謂致哀而已則廢禮文矣
然且既改舊註而又嘗子游以簡略細微之弊豈非
冤事說見貶抑聖門條

畜君何尤

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
止然其心則何過哉故孟子釋之以為臣能畜
是愛其君者也

舊註畜愛也夢我詩拊我畜我謂父母愛好之故君
臣相悅即以愛君為悅君曰畜君何尤趙註所云臣
悅君謂之好何尤者無過是也蓋古畜字原訓愛乃
又出嫡字自說文玉篇廣韻集韻俱訓作媚即詩媚
于天子之媚然媚近于昵似乎過當故曰何尤今日
畜止也謂畜止其君之欲也則此詩本太師矢歌借
古樂以譜此君臣相悅之詞而其領句即云君有欲
而臣止之則招君之過尤且不免安得相悅况詩祇
畜君二字有何理欲而必于畜下添止字君下添之
欲二字此何憑何據何見何聞謂君下必有一欲字
直改悅君之畜而不之顧豈不是錯

四書改錯
卷十五

十七

為諸侯憂

諸侯者謂附庸
之國縣邑之長

附庸或可稱諸侯若縣邑之長則稱都君縣君邑大
夫庸有之未聞有稱諸侯者集註疑此諸侯與上文
諸侯不同上文游豫指天子故為諸侯度可為五等
諸侯所法式此方命虐民實指諸侯則為諸侯憂當
降等矣不知此亦錯解者所云方命非如註所解逆
王者命也趙註原云違先王之命一曰先王則後王
與諸侯同在中矣且不特趙註本文不又曰先王無

流連之樂荒亡之行乎夫以放命虐民流連荒亡者而總以行不行歸之先王則此諸侯者仍是天子之諸侯不必諸侯下又諸侯也況爲諸侯憂向使後王佚遊則爲諸侯患諸侯自佚遊則諸侯自爲患逸樂死亡亦可憂事也若曰諸侯下又有諸侯則封建以來總無此制也

諸侯失國而後託于諸侯

託寄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

舊註託寄也諸侯失國而寄託他國謂之寄公亦謂之寓公然無食他國廩餼者禮記諸侯不臣寓公又

四書改錯卷十五

十八

君喪爲寄公設位又儀禮寄公爲所寓國君制服然無給廩餼之事卽春秋傳黎侯寄衛衛侯寄齊皆無此禮若魯昭公齊景欲致以書社子家羈恐其臣齊而辭之及寄晉晉侯不禮致從人殺馬以食而並無問者苟有廩餼子家子將據而爭之矣此但當註曰寄公已耳焉得鑿鑿以食其廩餼四字加之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四海之民困窮則天祿其永終矣戒之也

此堯命舜之辭書傳無考惟舜命禹辭則在大禹謨有此數句然其文不同在大禹謨則四海二句與上

允執其中四字不屬故孔安國註尚書謂知四海有困窮之民則天之祿位長終汝身在論語則允執其中屬之四海二句故包咸註此文謂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也窮者極也雖兩註各異而總作勉詞不作戒詞縱困窮二字可有異義而永終則俱解永長並不得作永絕解者以此二字是經史中係體要典語不容同異其在經如金縢曰惟永終是圖周易歸妹象詞君子以永終知敝而在史則如班彪王命論云福祚流于無窮天祿其永終矣雋不疑謂暴勝之曰樹功揚名永終天祿韋賢傳匡衡

四書改錯卷十五

九

曰其道應天故天祿永終凡措諸語詞前後一轍不更僕也乃漢魏以還遇有封立詔冊每直用其文而以漸移易遂致謬誤此實經籍文體升降前後一大關鍵凡讀書學人所當大爲儆省者嘗考漢武立齊王問策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靈帝立皇后詔曰無替朕命永終天祿漢獻禪位于魏冊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吳大帝告天冊曰左右有吳永終天祿魏使鄭冲奉冊于晉王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此皆用堯曰文作永長解者及三國以後魏志山陽公深識天祿永終之運禪位文皇帝又曰山陽公昔知天祿永

終于已。深觀曆數。久在聖躬。因詔禪位于晉。稍抄變其語。而嗣後宋齊梁陳其文一轍。皆曰敬禪神器。授帝位于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其允執厥中。儀刑前典。以副昊天。之望。一似貶此一似頌彼。而于是策書變而論語。亦不可讀矣。何晏註論語。則適當抄變之際。宜從變說。而反錄包註以救此千百年典冊之一綫。乃偏改舊註。以作異解。然則集註之不如集解。已有明証。而況其他乎。

語之而不情

顏子問夫子之言心解力行造次顚沛未嘗違之何有于情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卷十五

十

此又與舊註正相反者。舊註云。惟顏淵能解。故無情語之時。情語謂語者情也。蓋教不欲情。故有教不倦之文。然不得不情。故又有先傳後倦之文。若受教者則必如曲禮。侍坐于長者。聽必恭。毋怠荒。豈有師語之而可情之理。陳咸惟聽父教。誥故假寐。而首觸屏風。否則狂如曾點。鼓瑟未終。亦且備聞三子之撰。若謂聖門惟回不情。則視七十子之徒。匪人類矣。學記曰。古之教者。時觀而勿語。必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則舍之。舍之即情也。受教者無是也。文輝曰。裁語即力行亦無解。

夫子溫良

良易直也

舊註行不犯物。謂之良。即善也。不知何據。又改作易直之解。考說文。諸書有賢良。精良。安良。諸釋。而總是善義。如周禮。良車。是精車。儀禮。良席。是安席。尚書。以賢君為元良。孟子。以善於倡率者為良人。善于調御者為良工。從無以易直解者。蓋簡易。伉直。善良。各自為義。故孔子經解。以易字。良字。並出。如廣博易良。不可謂之廣博。良良師乙論樂。以直字。與良字。並出。如正直宜歌。風肆直。宜歌。商溫良。宜歌。齊未可謂歌齊。宜良。歌風。與歌商。亦宜良也。若樂記。則又以易直與良三字。並出。如樂以治心。則易直慈良之心。油然而生。假如所註。則良良慈良。一連三良。心非笑話乎。

卷十五

十

張文彬曰。樂記。易直子諒。原讀慈良。陳澧集註。謂是朱氏說。已不可解。及考之。謂朱氏初不信有此讀。及見韓詩外傳。竟以子諒作慈良字。始信不疑。則已非朱氏說矣。且朱氏既解良字。且親見韓詩外傳。文而註論語。又自相矛盾。何也。

見善如不及

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善不善不着人就自己身上理欲說

明曰見善見不善而改見作知且曰真知己悖誕矣然且謂已之善惡則未有已善而如不及者學未得于已故可曰如不及此不及誰也孔安國謂探湯喻藥疾邪疏謂如試熱湯大抵如不及喻恐遠如探湯喻恐近在已身則遠近兩喻俱不通矣如謂見善無人字則見賢思齊焉有人字乎

不得乎親

得者曲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論之于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

不得是不相能如虐子殺子類順則悅之矣故毛見增韻以順訓和悅即下文底豫所謂底致悅豫是也

四書改錯卷十五

三

朱註以得為悅以順為諭親于道不惟順字添出諭道支離將下文底豫亦必添烝父允若諸語大無理矣孝經以敬事長則順毛詩克順克比比于文王敬長固難諭道幾見文王可諭以道者且本文明云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則悅親之由全在舜自盡其道與中庸順乎親有道正同乃欲使親盡道則舜之盡道與中庸順親有道諸道字皆繆亂矣况論道何易順親必諭道天下尚復有順子乎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老晴又大可稿沈元豐思具較倪宗烈承武較

四書改錯

自造典禮錯

與其媚于奧寧媚于窻

凡祭五祀者先設主而祭于其所然後迎尸而祭于奧以迎尸也如祀竈則設于竈屋祭畢而更設饌于奧處既非可做好安排故必祭于奧以成禮也五祀皆然

此直自造禮文者古家不祭神惟始死喪奠及祔廟

四書改錯卷十六

返主之祭則祭于家此是凶禮五祀雖室神俗名家神然並無祭其所者周官宮正祭社稷七祀于宮中所云宮者是宮城之宮合朝廟一區為言故左祖右社皆在其中否則王宮祭社稷是亂禮也况奧為家之正室係主人主婦寢處之地天下無男女衾衽首趾狼藉之所而可迎尸入祭者錯矣禮文云五祀皆祭于廟一語斷定然後設主迎尸各有所在大抵祭戶設主在廟室戶西祭中霤設主在廟室牖下祭門在廟門外左樞祭行在廟門外之西皆不祭其所而至于竈則在廟門外之東以平日祭

廟時凡鼎。簋。豆。皆設廟門外東首。故就此祭之。若迎尸則祭戶中。霽皆在廟室之奧。而祭竈與門與行則皆在廟門外西室之奧。是祭竈之奧不惟非家奧。卽廟奧亦竝非正室。此又與朱氏所云設饌于奧。與有常尊之奧。截然不同。

禮註有設主竈。陞語此陞字正指廟門之竈。言凡土路以窄。稜而臨絕坎。卽謂之陞。故晉有井陘。謂交加如井。魯有海陘。謂臨巨壑如海。總是陞道。今廟門之竈。但築土作稜四起而坎其中。于以架鑊而煮牲。謂之竈陘。此惟廟竈有之。而家竈無有。乃

四書改錯
卷十六

十一

曰陘是竈門外平正可頓柴處。是以最崎嶇者而反稱平正。以竈陘上設主。而反曰竈門外旣已亂解。然且曰陘非可做好安排。故必祭于奧而後成禮。夫旣云平正亦可做好安排矣。且陘但設主不設几筵。原無安排何必做好。又且設主迎尸兩地。兩禮凡祭皆然。乃云不能做好安排。故又遷奧以成禮。是于凡祭之祭法一概併錯。其謂之何。張文彬曰。孔安國謂奧在內。以喻近臣。竈則家之所有事者。以喻執政。此但指一家房室位次爲說。竝不指祭言。不然門西之奧。安所用媚。且門行與

竈同祭門西何以門行都不媚而獨媚竈總是錯
總是無理

徹

論語註。徹通也。均也。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孟子註。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

此自造典文之冢錯者。周官匠人註與孟子郊遂通貢都鄙通助。正是徹法。朱註于論語孟子兩註堅執通力合作。計畝均分八字。似乎從來典制原有此文。及或疑而問。而朱氏乃云。曾記洛陽議中如是。故以意推之。則直杜撰矣。周都鄙用助。便是助法。左傳穀出。不過籍公羊什一。而籍籍卽助也。若穀梁則并云。

四書改錯
卷十六

三

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未有合作而尚辨公私均收。而猶較禾稼之善不善者。况省耕省斂。顯有明文。使通力計畝。則耕何不足。收何不給。春秋補助皆屬誕妄。又其大者。井田與封建相表裏。孟子所云分田制祿。同一規畫。乃王制孟子皆以上農中農下農。及上次中次農。分作五等。爲官師大小卿大夫受祿厚薄之準。而一合作則上中下何別。一均收則食九食八食七六五何所分辨。將士祿無所憑。官師庶人之祿無所考。自此言出。而害井法害班祿之制。卽王制周官孟子諸書俱可廢絕。洛陽有議。

論亦奈之何

張文彬曰何休春秋註井田三品凡一歲墾二歲墾三歲墾者必三年一換主易居漢志亦云三年更耕之是換主更耕正通徹之法若曰合作則九勤而合三情于其中可能通乎

遠宗曰徹字祇三義一通徹之徹周制徹法漢制徹侯是也一道徹之徹詩天命不徹毛傳以徹爲道爾雅以不徹爲不道是也一徹去之徹論語以雍徹孟子酒肉將徹是也然竝無訓均者今以造徹法而并造一均徹之訓以實其說字學併壞矣

四書改錯

四

又曰宋人每以杜造語爲常談其害已久惟先生能正之嘗在飲次客有稱人優劣爲瑜亮者先生曰十亮何能敵一瑜而反顛倒之且生瑜生亮係小說家無賴語君子勿道也後門人有以起衰八代爲詞者先生曰寃哉無稽之談人人誦之而恬不知怪周秦以後惟漢文爲獨盛毋論遷固二人擅絕百代卽晁錯賈誼董仲舒輩韓愈能過之乎四座驚嘆今儒者說出而其錮蔽胸腹淪浹肌髓者何止起衰瑜亮二語嗟乎可悲已

正名

出公不父其父而禘其祖故孔子以正名爲先

不父其父而禘其祖亦自造典文而又錯者國語工史書世宗祝序昭穆謂生族世系與廟次倫序不同廟次列四親之名而不拘四親必承君統者始入之故儀禮有孫爲祖後曾孫爲曾祖後之文謂無子繼孫無孫而繼曾孫者此正孫禘祖曾孫禘曾祖一大典禮故太甲繼湯周桓王繼平王皆是禘祖至夫子作春秋且有特書躋僖以兄不禘弟爲逆祀者況不父其父則尤爲不知典禮之言從來禘祖者亦仍父父新廟稱禘廟不稱父廟正恐倫次偶乖難于稱祝

四書改錯

五

故但以禘混名之禘者昵也猶親昵焉耳若父祖之稱則一定不改太甲禘湯而商書稱祇見厥祖周桓禘平而國風何彼穠矣以桓妹下嫁稱平王之孫豈有太甲不父太丁周桓不父太子洩父者况崩殯襲國旋即被弑而輟承二叔之後依然奉贖而禘之謚爲莊公則禘祖固無礙禘祖非不父父而出公則尤不禘祖而父父者乃特造此八字以立正名之案豈可爲訓馬融曰正名者正百事之名祭法黃帝正名其原出于禮官在春秋以還早有七名家論爲政之要故夫子亦及之

王錫曰春秋戰國間有名家書名家者流以鄧析尹文子鬻子荀卿輩皆言之實爲政要法且或藉此一正拒父之名以雪其枉亦未可知若正分則止一宗祝有司事於爲政何與焉

子見南子

古者仕于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

古並無此禮遍考諸禮文及漢晉唐儒諸言禮者亦並無此說驚怪甚久及觀大全載朱氏或問竟自言是於禮無所見則明白杜撰矣然且曰穀梁子以爲大夫不見其夫人而何休獨有郊迎執贄之說不知

四書改錯卷十六

六

何所考也按此是莊廿四年哀姜始至大夫宗婦入覲之傳係初迎夫人大夫宗婦行覲至禮與見禮無涉士有相見禮而諸侯大夫見禮則絕無可考又且宗婦覲至大夫不覲至諸儒聚訟三傳尚不合今以覲禮爲見禮以大夫之婦入覲爲大夫入覲則覲禮見禮總亂矣乃又日記云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疑大夫見夫人之禮亦已久矣靈公南子特舉行耳是以饗禮爲見禮以諸侯禮爲大夫禮且以諸侯之同姓爲異姓仕于其國之禮既自言杜撰而又多方解說致衛靈夫婦自知非禮

而卑詞以乞見者亦且曰衛靈南子舉行饗禮是解一見禮而使覲禮饗禮一齊謬亂何苦爲此考古無男女相見之禮惟祭則主婦獻尸尸酢主婦謂之交爵非祭則否故坊記云非祭男女不交爵且交爵亦並非相見卽助祭卿大夫亦並不因此妄行見禮若夫人初至則娶婦迎婦大夫職掌然亦不見卽至日行覲禮大夫之婦名宗婦捧贄入覲而大夫終不與春秋經稱大夫宗婦覲用幣謂大夫之宗婦以覲禮入非謂大夫亦同入也至諸侯大饗夫人出行裸獻禮亦同姓諸侯有之異姓卽否故禮正義謂王饗諸

四書改錯卷十六

七

侯及諸侯自相饗必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獻自繆侯陽侯以同姓而遭此變後凡同姓亦攝獻是男女無相見禮無覲禮祇有交爵饗獻二禮而既則交爵存而饗獻亦廢古禮雖盡亡亦尚有影響可舉似者豈可造一禮而使他禮皆大錯如此

張文楚曰陽侯繆侯無考若饗禮則周禮內宰職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註謂王同姓入覲王以爵嚙禮之后以瑤爵亞獻正其事也若宗伯職云大賓客則攝而載裸指異姓言

張文蘆曰史記南子使告孔子謂四方君子不辱

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此與儀封人請見何異正以無典禮可引據也有則據禮以要之

子路夫子俱無辭矣至大夫覲幣惟何休杜預皆有是說孔仲達卽非之謂禮無此文况穀梁傳原云大夫不見其夫人後世儒說又何如傳文之足據乎

仕者世祿

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

此亦自爲典文者夫教而後官官而後祿此周官論

秀之法而以解世祿矣舊註引古文云賢者子孫

必有土地謂世有采地卽其人致仕與其子未仕以前皆得食采地不另予奪如周官副田祿仕田之類

說見官師條

揖讓而升下而飲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者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

此亦自造禮文既云大射禮則儀禮見在乃其所引者不特非大射本禮卽鄉射賓射燕射諸旁通禮亦一字不合則直混沌書矣按揖讓七字在論語射義兩經俱載之俱是孔子之言其所云揖讓並非三揖

升堂也天子與外諸侯凡射必三侯三耦耦必二人先以上耦行揖進禮必西向一揖出次又揖然後當階及階升階當物射以丹畫十字爲限及物連作五揖凡七揖而後升射並未嘗有三揖文也若揖讓而下則明云射畢北向揖而後如升儀以降且又下階而揖次耦之升者并不止七揖而註並不及則于揖讓而下一節何解至于升飲一節亦明云司射命設豐司宮命奠觶別有小射正一官專命不勝者升飲名曰作飲又名飲射爵其在勝者不勝者一如升射之儀至升階以後則勝者且避右以讓之使不勝者得自

取觶于豐上此其揖讓爲何如者而乃謂勝者揖不

勝者升則將使勝者倖倖然邀飲罰爵特揖升以逼

辱之是禮本不爭論語亦正云無爭而解者反造禮以使之爭可乎不可乎

文輝曰大全載升飲之時勝者袒決張弓不勝者襲衣脫決弛弓執附此非揖讓之節原不必及至勝者乃揖不勝者升亦自知難通乃曰或以勝者乃揖句或以勝者乃揖不勝者微讀一如王肅鄭立較論語句讀者說經掃地矣

張文楚曰一耦必二人左名上射右名下射升階

時必上射先一等避左下射後一等避右此讓也
下階亦然註并失讓字

五畝之宅

一夫所受二畝半
在田二畝半在邑

此自造典文祗舉括趙註為言而邑註不明凡附會
註說者皆以國邑當之以趙註有各入保城語也按
邑里也漢志稱在邑曰里此在國與鄉均有之若是
國邑則百里之國約有萬井其所為城不過五五二
十五里耳然且宮城廟市去三之一乃欲使萬井八
萬家之里居並入其內能容之乎况國賴封守未有

四書改錯
卷十六

敵國不至城下而先棄縣稍都置子不問而僅守國
城者是亂政也考管子內政四民勿雜處田野之民
不入國都韋昭謂周制城郭之域士工商而已農不
與焉此所云邑但是公邑家邑丘邑都邑類凡井之
隸于鄉州間黨者中自有邑居非國邑也若入保之
說則斷斷無之俗儒引詩以上入執宮功謬當入保
夫執功執官役耳以執官役之人引作春秋秋戰郎
禹人入保之保豈可為據

抄變詞例錯

巧言令色鮮矣仁

專言鮮則絕無可知
人欲肆而本心之德曰
矣或問夫子言鮮仁
程子恐讀者不察或于
仁是以直斷以不仁所
以巧令中求少許之

如是則夫子是言本已害辭而讀者惑之故程子直
變鮮仁為不仁以解其惑殊不知夫子他日更有巧
言令色左丘明耻之之語其絕之未嘗少寬特仁之
有無須有分寸巧言原不是險詖狡誦誣罔抄變陰
陽二三諸習弊其言甚好而色甚善不過從言色上
做工夫猶好言自口色莊者乎已耳未嘗絕天良也
且人不知學亦當讀書表記辭欲巧毛詩令儀令色
則巧令原是善字故左傳師曠善諫叔向引詩巧言

四書改錯
卷十六

如流以頌之夫以善諫之人而目為巧言向使果屬
不仁則師子野頗知書將必拂衣而起矣毛詩禮記
左傳非肆欲之書師子野叔向非亡心德之士三經
所載並不害辭乃以論語開卷第二條而言之不檢
遂有流弊則將置夫子何地子所為讀四書而每憤
然也

文輝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堂堂即令色
難並為仁則正是鮮意未聞子張絕無仁者

朱樟曰鮮爾雅訓罕訓寡訓少並不訓無况絕無
乎且專言祇言也祇言鮮則尚有可如今欲補救

聖人而先自坐以訓詁之流弊誰補救之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 六句

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否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此故抄變其句例而大旨俱乖錯者本文大旨祇重信恭因上句開指下句申明若曰信則近義以其言可復也恭則近禮以其遠恥辱也因則不失親以其亦可宗也從無異解集註忽從而抄變之劇輕信恭因而轉重義禮與親謂約信必近義而後言可復則以字論之信者誠也諒也踐言也從來字書並無以

四書改錯

十一

約信解信者曲禮約信曰誓謂要約而主于信則謂之誓若約信而又曰信出自何書且信是信不是約也以句論之則信必近義而後言可復當用矣字不當用也字矣是承煞詞也是申煞詞也矣不相借也况以文義論則既曰信雖或不近義而言亦可復尾生未嘗不踐言也此揆之字句與文義而無一當者按經解以信義並稱曰信與義而表記引子言直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明明以近義近禮屬之恭信聖言有明証矣何抄變為

張文齋曰有子教人恭信因集註教人不徒恭信

因便自相反子服景伯謂若有陷失寧近于恭閱馬父猶非之謂先聖王以恭相傳豈有失道而猶近恭者若信則从人从言言而不信不可為人故增韻以慤實不疑不差爽為訓因則左傳德虐之行因以為常詩因心則友毛傳因即是親總是信必近義恭必近禮因必不失親故有子教人如是否則反以此為戒大非旨矣

又曰信有以行信為信者越告糴于吳使素忠為信謂之使信漢律當乘傳者持尺五寸木為信謂之傳信總行信也又有以踐信為信者左傳再宿

四書改錯

十一

為信謂復留也信罪之有無謂覆効也總踐信也若約信為信則從來無有

蓋有之矣

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未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

只言我未見力不足者縱曰有之我只未見此斷之又斷語蓋論語是夫子口說啓齒闔吻皆有起訖如佛家語錄然今宋儒自敘講說一倣佛氏語錄代以俚俗獨于夫子口說如此明快亦必抄變之使支離掛搭無可解說而後已此何故也舊註謂原有好仁惡不仁之人固屬難通若謂原有用力而力不足者

則于夫子未見一嘆顯相悖矣。况偶未之見添一偶字而改也。字爲耳。字則于句例文例無不抄變以致講師傳會謂此章嘆三不見此用力而力不足亦是用力於仁一等人而惜此亦未見所以可嘆此則明反聖言顯竄經文未可回其初心曲求解說使夫子反覆開示苦衷悉付之詭隨已也。

吾與汝弗如也

與許也

與無作許解者自此註一抄變而宋人增許字一詰于毛晃韻中字學已亂况許汝弗如語亦不安漢包

四書改錯

十四

咸註吾與汝俱不如也。王充論衡孔問篇亦曰吾與汝俱弗如也。是依文作解原自明白。况史亦有之。魏志夏侯淵字妙才。魏武下令曰淵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俱弗如也。後漢書曹操祭橋玄文仲尼稱不如顏淵。張昭註引論語吾與汝俱不如也。

張文獻曰論語吾與點也子行三軍則誰與與其進也皆黨與之與謂相與也與毛詩不我與必有與也同士而懷居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此與士志于道而耻惡衣惡食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相爲表裏故舊注士當志道不當求安若懷居非士也直以求安解居字謂身所居也朱氏改作意所便安處則意境開濶隨意所到盡皆私利不止不足爲士矣况意所便安處則必以處字釋居字矣乃大文祇居字而添便安二字于居字之上若便安是居則便安既居處又居乎蓋居字只作處解孝經仲尼居皆單以居一字作身之所處爲言是以禮記答問皆曰居吾語女卽儒行起居玉藻居士毛詩職思其居亦皆止居一字而無異解若借用他所則惟心有之如論語居之無倦孟子居之安類特士不當懷心耳至于意則不居矣且意亦何可懷也

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

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于張所不足而言

於天下是行于天下本句有行字若云無適不然比之雖之夷狄不可棄是持守工夫與行何涉且得衆民任有功使人正行字明註而曰無適不然則于恭寬五句全背謬矣不知此仁是治天下之仁故以五者爲仁之作用卽以不侮得衆爲行仁于天下之效

驗原是泛論並非以子張所不足而告以此觀後篇子張問從政直以治天下大經大法舉堯湯文武帝王所相傳者而盡告之必非子張所不足可知也後堯曰章亦有寬則得衆四句此必古有此成語而引之爲子張告者謂張所不足實无妄苛刻之言

故君子以人治人

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明有兩人字必添一其字并添一之道之身字解作一人則與上文兩柯下文一已一人俱不合從來以暴易暴所暴非卽所易者以敵攻敵所敵非卽所攻

四書改錯

太

者特君子忠恕祇以自治並不治人而治人在其中故曰慥慥曰不遠若以柯伐柯終是兩柯以人治人終是兩人雖伐柯之則欲其改物修道之教欲其改行然改而已耳未謂不遠也

邵國麟曰禮記冠義孝悌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後可以治人。是以人之人卽屬君子之身。下文施諸已之已也。孝悌忠順之行卽屬君子之道。下文子臣弟友之行也。特冠義重爲人。中庸重自治耳。若并作一人則繆戾矣。民可使由之。

民可使之由于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聖人設教非不欲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耳。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矣。

聖言可使不可使而註又以能使不能使抄變之夫能與可非通字也可與不可我得主之此其權操之自上故夫子言此勉有位者若能與不能則但任自然聖言反多事矣且使由使知當有著落由者行也謂行事也知則知此所行之事之義也今日由理之當然不能知其所以然則是由是理知亦是理吾不知理是何物且不知上之使行理者作何如使法不特民不能以理行實未聞唐虞夏商周有使民行理

四書改錯

七

者此大荒唐也夫此一民字除學宮俊秀及士官師外卽周官九職任民之民其事卽九職任事之事如三農園圃百工商賈以及虞衡藪牧嬪婦臣妾閒民皆民也三農生九穀園圃毓草木百工飭八材商賈通貨賄皆事也使之者則但使播種藝植而不告之以因天因地之情但使飭化阜通而不更導之以審曲面勢懋遷化居之意以祇使行事未嘗使知義也卽或事可通教如以十二施教佐十二職事之所未備然亦只教以行事而不教以義如教祀事者祇使教祀典而鬼神之通不教焉教昏事者祇使教昏儀

而陰陽之合不教焉何則一使知義則行不終行教不終教始必以論說緩行既而以疑臆礙行萬或錯誤或遷變則不惟不知而終于不行是上之不使民知豈欲愚黔首哉豈朝四暮三哉實揆之于民而有不可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其是非之公也

本謂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在無毀譽之故今反曰吾之無毀譽在三代直道而行之故則所以反悖矣

卷十六

十八

且三代之所以何解本文止一所以字何以抄變其語又增出吾之所以無毀譽兩所以字從來所以不接所以字中庸所以行之者三上不得添天下所以達道五孟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下不得接所以善推其所為此易曉也乃大全載朱氏註此時其徒王柏親見朱氏改訂注文直至通夜謂此句難得簡潔然宜挑出直道獨解而後及句意若曰直道而行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也吾之於民所以無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直道而行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云云則又以所以二字獨

屬上無毀譽句而于本文之所以反增一用字曰所以以至今講師皆遵之夫用卽以也天下有所以以而可以成句者乎且自云難簡潔而其支離繚繞抄變添補至於如此卽本文止一民字而直道而行下又須添之民二字夫毀譽在我不在民也若以民故則毋論春秋之民已非直道卽夏殷迄周一治一亂不必皆直道行也直則無毀譽不直則毀譽將毋桀紂之民當毀譽耶

卷十六

十九

此言舉錯之當公也包咸曰凡有所舉輒試以事馬融曰用人如此無所阿私所以直道而行何等簡潔蓋斯民雖殊自夏商以來並鮮委曲其所以何也曰好惡審也

後漢承平間詔下公卿大夫議郡國貢舉有云夫人才少能相兼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磨之之故也磨卽試也此舊來所以之解皆一轍也

若此毀譽作用人解亦從來如是後漢谷永薦薛宣疏以宜爲御史中丞舉錯皆當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劉昭註韋彪傳曰彪引直道而行者言古之用賢皆磨厲選舉然後用之謂必試而後用也且亦見直道

而行其所以。在磨試同意。

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合下節。

戒懼是靜存慎獨是動察工夫

大學誠意中庸率性皆以慎獨為入手工夫。並無二

學戒慎恐懼只是慎不睹不聞只是獨隱微動靜總

只一串稍為分析即破碎支離無下手處矣。乃抄變

其文巧作比配自戒懼慎獨隱見微顯大本達道中

和位育無不以動靜存察分配到底未逢王明野先

生而先造八比是亦經學一大變事。其後知仁勇天

多不能具載觀者以類推之。

四書校錄 卷十六

或生而知之節

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知也困知勉行者勇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

者知也所以成行而一者勇也

知仁勇三者不過知行二字為功夫要領何必支離

破碎至于如此。幼時在塾中聞先教論兄講哀公章

而疑之進詢曰生知為知學知為仁困知為勇未能

釋然若謂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為勇則疑

倍生矣此是何解果理道如是耶抑工夫如是耶抑

亦文字語氣如是耶一坐嘿然無以應

四書即說曰此告哀公文也人臣告君當使君可曉

如此文夫子方欲勉公以困知勉行故特告之曰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其決捷抖擻見言詞間乃語畢須更端曰臣適所言知一成功一二語是說勇則索然矣在當日告君時必無此語例在門弟子傳述時亦必無此書例在中庸則必無此義例何故有此

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節

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心之細也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則皆存心之屬也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則皆致知之屬也大全四句上截只屬存心下截盡精微知新屬知

四書校錄 卷十六

五

此節取駢駢從來莫解章句以尊德性承洋洋言謂尊天德也道問學承優優言謂行禮教也則下四句分承或以廣大高明故厚推發育之原精微中庸新與禮循經曲之數亦頗相近不知何故又造出存心致知四字鑿鑿分配以抄變本文毋論廣大高明與存心慎獨不睹不聞不甚合天下豈有道中庸與崇禮而可言致知者此指白為黑五色不自言而人之兩目必不可掩雖另造或問多方解說以曲護之不得也乃附和之徒亦知無理又巧為作說于存心致知兩截中謂上截已矣下截則又分知行使道中庸

崇禮可別屬之行以稍免致知不通之謂則既經橫截又復直劈上下四旁已比之九衢八閭而且直劈之中又分各截雖公輸巧匠必不能操割而以此爲聖學入德之方究哉不亦難乎

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于誠矣

此承子言誠者誠之者而合人于天合教于性合困知勉行以進于一誠惟恐稍露參間使誠與誠之啓低仰之漸故此兩則字與子言及其知之一也成功一也兩一字刻切肯綮前後照應而乃故爲抄變以

四書改錯卷十六

王

分別之曰明可至于誠則夫子諄諄告誠與子思切切提掇處總蕩然矣况本文同字同助同語氣而可任意低仰豈文例果不足憑耶何也

夫志至焉氣次焉

故志固爲至極而氣即次之小註志是第一件氣是第二件

此亦抄變之無理者至是終極之名所謂到也若一等則始事矣况此次字亦不是次第之次志氣何容分等第毛傳主人入次周禮宮正掌次言次舍也志之所到而氣即隨之而舍止焉則同功一體不容兩事故有既曰又曰之辨否則第一過了自該第二其

于既又二字亦說不通且至此曰至焉次此曰次焉兩焉字是兩相應詞若是等第則宜加也字如生知上也學知次也作煞上詞未有以第一第二作呼應者假曰生而知之上焉世有不諱然而起者乎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于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有以事于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

據此則求放心但爲學問而設其曰義理昭著謂必存心則學問義理始昭著也曰有所發明必存心始學問可發明也是孟子一生只在求放心而註者抄

四書改錯卷十六

王

變其詞謂必著義理孟子一生只存心養性而註者抄變其詞謂必發明學問是背馳也此不過因改大學格物爲窮致物理以學問加之正心誠意之先因之凡求放心凡盡心知性俱顛倒抄變名爲補救而實所以曲護已意故解此節甚鶻突一似求放心所以學問一似求放心又須學問因又曰上有學問二字不只是求放心便休殊不知孟子歷言盡其心存其心放其良心陷溺其心豈無仁義之心心之所同然心不若人人心亦皆有害其言心不一並不曾有學問二字况此求放心明指仁心從仁人心也來仁

人心也。然後接放其心而不知求。又接有放心而不知求。然後又接學問。無他求。放心而已。是此心即仁心。求放心。即求此仁心。與志氣清明。下學上達。何涉。況昭著義理。發明學問。則直忘却前文。自爲作說。宜其引經據禮。皆祇見一句。而于前後文。全不曉也。但四書正義。什伯于此。而此且不及第。以故變詞例言。之。凡經文而已矣。皆煞指之詞。謂祇在此也。今反曰。不止放心。須在學問二字上。則毋論他經。即孟子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謂孝弟須堯舜。仁不仁。須道二。則人必笑之。况有無他字。如

四書改錯

卷十六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

盡心則知至之謂知性。則物格之謂。首節知性。即知也。次節仁之至。即行也。末節殫壽不俟死。承事天言。

此抄變之。最甚者。以盡訓知。非字法。盡心者。由于知性也。非句法。以末三句。分配上六句。亦非章法。大易盡性中。庸能盡其性。俱非知也。即孟子盡心耳矣。盡心力而爲之。非知心也。况謂知性是物格。則性即物矣。尤屬無理。總因改大學格物而意不自安。必多方

拘曲以伸己意。實則知性是格物。不特大學無此說。孟子無此說。凡古昔聖賢俱無此說。大抵心性天一串心。由于性。生心之謂性。是也。性由于天。天命之謂性。是也。然是溯而得之。非逆而出之也。蓋盡心之量。而無所闕。則便知心所自來。與性所從出。一氣俱到。此誠而明者。至存心養性。是一學問。人故曰。事天官從事乎此也。若修身俟死。則困勉終身。又降天一等。而曰。命言。不過從天之命。我者。使不殞耳。此實孔孟論學層次。如生知學知。困知及生。安學利困。勉等。並非兩頭一脚。分承拆配。如朱子註中庸法。蓋聖賢口語。經書文例。俱未嘗有時文配搭在屑齒中也。讀者詳之。

四書改錯

卷十五

殫壽不貳。即修身俟死。謂修身之至。不以殫壽貳其修也。與知天何涉。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稿
沈揄青秀升較
周韓石臣較

四書改錯七十

添補經文錯

賢賢易色

賢人之賢而易
其好色之心

祇一色字必添好字已過矣况好色安可易又必添好色之心然此是誰之心又必添其好色之心則以一字而添如許字天下必無此文理又且經中多色

四書改錯

字萬一其次辟色亦曰吾辟其好色之心將何辨正不知易色有二義一作改易之易音翼則色是顏色謂改容而禮之舊註云變易顏色是也一作輕易之易音異則色是女色謂尊賢則輕女色李尋論天象有云少微在前女宮在後賢賢易色取法于此顏師古所謂尊上賢人輕略于色是也

無違

無違謂不悖于理

此無違正對孝字卽論語幾諫章所云不違中庸哀公章所云順親者此下原不得添補一字乃以恐涉

從親之令預添于理二字于其下則理卽禮也理者義之則禮者事之則也旣曰不違于理則其說已明何必又向樊遲補出禮字况理與禮同音旣曰不違理又曰不違禮將必自辨曰我前所言者是玉傍之理今所言者是示傍之禮豈非多事

朱樟曰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使懿子學禮夫子則從親爲孝正與下禮字相合祇未經明言則不改父臣與改父政未知所從在何等耳若謂無違非從親便是錯解况可添字

吾必謂之學矣

吾必謂之已學矣

四書改錯

二

惟未學故斷謂之學今添一已字則于未學句何解豈有冤誣之者而以此救正之耶且已學已耳何必曰必未學須斷已學不須斷也又且本文旣乖其于已說亦一往矛盾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猶兩下卜度若已學則生質之美又冤誣矣添補之駮如此

大學之道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

大學學之大者漢書大戴禮皆云大學習大藝小學

習小藝而賈誼新書引容經云大學踈大節業大道
小學踈小節業小道總是一義朱氏改大學補格物
窮理為學者始事而時多譏之因心不自安乃作答
胡廣仲諸人書自為辨說且造小學一書以為古人
涵養主敬皆在小學中故入大學後便可格物窮理
因目小學為小子之學而于大學則添一人字曰大
人之學然終不能解說及或問大人二字但曰對小
子之學而言亦並不言此何等大人也明儒薛應旂
為兩浙提學副使以大學之道試諸生諸生有以三
達尊對者應旂斥之其人曰大人之學朱氏章句也

四書改錯

三

大人舍德位與齒有他義乎應旂曰不然吾亦知章
句添此人字然此字有添不得者假以德耶則何以
處小學大學是大人得毋小學是小人乎若云以位
則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本文何解如以齒吾未聞長
年高年而稱為大人者也况十五甫成童未成丁也
卽高年亦未也其人慚而退詳見大學証文諸書長
翟大人與大人擁樹
而驅皆指長大言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

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
如此程氏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

為政以德是以德為政譬如以下是比喻以德為政

之象北辰比德眾星比政謂一德既立而庶政具舉
譬之天象但樞機在我而鈞軸自運所謂綱舉則目
張振裘則領挈象有然也乃添無為而天下歸之一
語則是無為而治之譬驢頭馬嘴矣魏文靖曰解經
寂患添設論語兩譬如緊頂上句以上句正言未明
故加譬語未有正言是一意取譬又一意者集註于
為政節孰先傳焉節兩譬俱各自為說不知何解四
書有倒譬譬如為山譬如平地是止進之譬倒譬也
有反譬譬如掘井是不掘井之譬反譬也若行遠自
邇登高自卑持載覆轡錯行代明與此俱是正譬而

四書改錯

四

此尤正譬之最明快者何可以添補為抄變如此
包註德者無為此漢儒攙和黃老之言若何晏異學
本習老氏故晉書耕籍詔早有朕思與萬國以無為
為政語實當時文臣變亂儒說大啓惠帝荒政及清
譚虛無神州陸沉之漸今程朱二氏援華山之教以
參易聖經宜其見此有冥契者但聖道聖學實不如
是本文明下一為字與無為反且禮記有哀公問為
政孔子曰政者正也君為政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
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明曰必有為
明曰必不可無為重呼疊喚而註其書者必從而盡

反之可乎不可

詩三百

問思無邪莫是作詩者發于性情之正若桑中漆浦等
關雎鹿鳴固是發于性情之正若桑中漆浦等
詩謂之性情之正可乎只
是要讀詩者思無邪耳

朱氏既創淫詩說必曲作回護以為詩不能無邪惟
讀者無邪耳因之講章必加讀字于三百之上不知
自淫詩說行在明代日講不進國風謝文正著學規
不使少年先讀毛詩是父不可以教子師不可以訓
弟臣不可以進之君尚謂其書可讀乎且惟三百皆
無邪故曰蔽蔽者蓋也此如世家云三百皆弦歌皆

四書改錯
卷十七

五

合禮義皆可竝詔武故統舉三百而祇以三字蓋之
若讀則何計多寡讀詩而已其于一言三百于蔽字
總屬不合况經忌改補果有讀字則記三論者何難
直出其字如誦詩三百類而必待宋人補之
又况讀詩無邪讀淫詩則必不能無邪桑中鶉鴉皆
刺淫詩刺淫非淫猶之刺暴非暴刺亂非亂也故可
讀若朱子所改淫詩皆君臣朋友經緯惻刺心洞
骨之語一變作淫則如嫖弄言淫事從肺腸道出魂
魄俱動焉得無邪故宋元中子立武作經論謂少讀
箕子麥秀歌怒焉流涕稍長讀狡童而淫心生焉一

若隣人之婦皆目挑而心招者既久讀小序然後知
狡童刺忽爽然自失蓋讀詩之全繫于說詩如此今
既已妄說而又欲責讀者以無邪是置身娼室親聞
咬聲而使之正心其為大無理大罪過莫甚于此若
淫詩之辨詳見白鷺洲說詩卷

遠宗曰自淫詩說行而儒者力大其徒王柏并欲
廢三百謂出于漢世間巷浮薄之口非舊本其說
竟載于宋史儒林傳中其後金履祥輩皆堅持其
說然總無証據及明程敏政阿諂朱氏乃謂漢書
劉歆傳云孝文皇帝詩始萌芽孝武皇帝然後鄒

四書改錯
卷十七

六

晉梁趙頗有詩當此之時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
雅或為頌相合而成信如此言則三百篇非漢人
偽書乎乃考之漢書敘政刪改其文于詩始萌芽
下刪天下衆書三十四字頗有詩下則刪其半句
以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于建元之間一句割
禮春秋下十二字而獨存三字天下有是引書法
乎然且為雅為頌一人不能盡作偽而多人輟合
將廢國風廢雅廢頌廢春秋傳及三禮之引三百
者而且旁及史文皆遭改竄稍有人心亦當惻然
抱不安矣若歆傳本義係歆責博士立傳說學官

並不指詩詳見經問十五卷

不知爲不知

况由此求之又有可進于知之理乎

不知是。不知知。不知是。知。明白了義。乃又添一語曰。由此求之。又有可進于知之理。反首鼠矣。凡言必有。要。惟子路強求。不知。故子所告者。要在不强。不知。不要。在求。知此。非可一打一搓。挪者。稍一搓。挪。則言失。肯。聲。聽者。適迴。不如不告之愈矣。况天下有不能求知者。中庸言道之至。雖聖人亦有所不知。求知則惑矣。大禹治水。未嘗知河源。周公闢六服。不必識西獒。

四書改錯

七

講越雉也。至言學問。則有求在知。有求不在知者。辨。殺麥而作食。此求在知者也。雖有嘉穀。不食。不知其味。此求不在知者也。倘食未入口。而強求知味。求亦何益。故不學。不知道。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苟曉聖學。定不以夫子之言爲有弊矣。何添補爲。

事君數

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

數。不是言。本文並無言字。舊註作速數解。卽祭義。祭不欲數。曾子問。不知已之遲數。祇偪促煩瑣之意。子思所云。僕僕亟拜。楊子所云。頻頻之黨是也。先仲氏。

曰數有二義。一是煩數。如項羽示玦。不應。又請舞劍。類。一是細數。如宋宗手拈柳枝。止以方長。不折。類。本文甚明。添一言字。則換一解矣。此非抄變經文。而自

繪事後素

後素也

後素。謂素在後也。繪衣裳之事。先布青赤黃黑四采。而白采在後。虞書十二章所云。以五采章施。五色者。其次第如此。故考工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素功在後。正其註也。乃妄據禮器白受采以解考工。遂以後素爲後。於素後素功爲後。於素功總添一於字而論。

四書改錯

八

語。虞書。禮器。考工記。四書俱改變矣。詳見禮樂條。

我未之見也

但我偶未之見耳

未見力不足。反復諄諄。上文起下文。文繳上。決言力無不足耳。添一偶字。則見力不足者。是其常。而不見力不足者。反其偶也。此非夫子之言也。錯也。

遠宗曰。道有力不足。仁無力不足。中庸中道而廢。文王望道未見。皆力道者。故夫子亦明明以力不足者。一等告冉求。若力仁。則仁人心也。我欲仁。斯仁至矣。力仁與力道。安可不辨。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節

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
好而不及樂則是知之未至也

此又添出一層使知好樂三字彼我勾連無一步可
進正首鼠之最壞事者知好樂即知行得行必先知
得必先行此為學次第不待言也夫子亦惟恐一知
便了一行輒止故兩以不如連作警惕而乃又回護
知行一語以補救之則索然矣向使知之可不行行
之可不得則其言有漏或須補救實則至知不是行
至行不是得譬之知味求食然不食不知味食本求
飽然方食不即飽略作補救便是蛇足况聖人立言

四書改錯

九

自有輕重縱使知好不可少亦不須補夫子曰吾不
如回則回之不如夫子何待補言昔縱橫家有反言
見意者曰吾固知貴不如賤富不如貧但不知死何
如生耳則其言大謬不惟補救決當改正然使其人
曰吾固知貴不如賤旋正曰必須貴曰富不如貧旋
正曰必須富則其人立言之意已掃盡無餘賸矣是
謬言尚不可添正一字何况正言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節

黨類也君子嘗失於厚小人嘗失於薄君子過
於愛小人過於忍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
矣知

如此則是人之黨非過之黨矣國語上黨之國註黨
所也此黨字亦當作所解謂過之所也如周公使管
叔監殷其受過之所在愛兄孔子答昭公知禮其受
過之所在敬君孫性私賦民錢市衣進父其受過之
所在孝親故曰觀其過而仁可知焉乃添出厚薄愛
忍四字已乖迕矣然且直添不仁二字而以仁不仁
對待立言毋論本文無知不仁語即學人解經亦應
知當時有解是經者嘗考史稱陳仲弓外署非吏為
本司受過人謂即論語觀過知仁劉宋張岱為西曹
掾以母年八十而違制去官宋武稱為觀過可以知

四書改錯

十

仁漢外戚傳燕王上書謂子路喪姊而不忍除服即
子曰觀過知仁後漢吳祐稱嗇夫孫性以親故受汙
辱名可謂觀過知仁則漢後行事但以知仁引此經
若知不仁則遍考無有也且解經并應知他經之有
與是經可証明者表記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
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是觀過知仁他經顯然也
若知不仁則未有也

張文鶯曰過同于誤原不必在薄忍一邊或過未
必仁斯有之若不仁則惡矣如驩兜薦共工四岳
薦鯀同一大過然驩兜非薄忍四岳非厚愛如此

則於仁不仁何與故知知仁須觀過所也吾浙康熙乙酉鄉試出是題主司周桐塹先生于監臨擬程大批愛忍厚薄不宜入文字若知不仁卽痛抑不錄是科所取多名士硃墨文甲天下聖世文治必多應運而興者此非其驗耶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此添一句寂壞事夫子言有分寸豈不知裁志仁未必無過然誘人之語須是如此略一撓擾便消阻矣故知聖言無補救法也乃四書諸註全作補救其于

四書改錯

十一

補者之身分則擡高矣如聖教何先仲氏讀此註嘗曰小註有曰此是君子小人分路猶向東行人一心向東去則無復有回轉向西之理西行人亦然此說寂確然當其向東時設有人曰此向東去未必不向西則其人尚肯行否是其人之終不向東行從此言始矣

仁與惡對待仁惡卽善惡以仁者善之長也聖學所分只是善惡並無理欲對待語理欲對待起于樂記爲西漢儒人之言前古無是也大學止至善中庸明善孟子道性善惟論語以仁字代之故特發此論使

仁惡對待勢不兩立有仁無惡有惡無仁而宋儒又恐其有過舉添補一句夫過卽惡也吾不知所云過舉者是何等舉法舉在心抑在事一打一撓擲究不明了然且自知無理又添補曰苟志仁則雖有過差不謂之惡又曰有心悖理爲惡無心失理爲過則夫子祇無惡二字何嘗有有過無惡四字而添之又添補之又補救之又救其不明聖言而支離乃爾然則聖道與聖學不中絕耶

唐虞之際於斯爲盛

惟唐虞之際乃盛于此

四書改錯

十二

此與下有婦人焉二句決接不下須增降而夏商皆不能及八字添補經文固已不合且旣貶周才忽揚周德周章難明故註欲于至德節另作一章亦疑其說有齟齬也不知周德之至以才盛起之謂有是盛才而猶不用以治亂至武王始有之非至德乎此本翻覆見意前後一串故舊儒謂唐虞兩代不如一周此正解也於斯爲盛猶曰於斯爲美於今爲烈言今盛且烈也若曰盛于周則不特句例不合必添出八字而後可接下句于文例亦不合且世有五數盛于十數者乎是數亦不合况前聖後聖並無低仰孟子

定道統既以禹與皋陶作堯湯見知之統隨以太公望散宜生作文王孔子見知之統豈有周召畢散而忽與禹稷皋陶較升降分優劣者則于千聖相嬗大統亦謬亂不合何苦爲此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

祇文質等耳是本文即不可相無四字已是添出加之若必盡去其文以下二十字始接虎豹句天下無此添法矣舊註陡頂去文一問曰若然則文質不分虎豹猶犬羊矣並不添出一字何等直捷了快即本

四書改錯

十三

文三猶字亦一氣相承如連珠此非廬山真面目耶

爲之難

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

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開之而不出也此添補之取無理者爲之難言爲仁甚難也之者仁也惟爲仁甚難故言不得輕發也今忽添心常存三字于爲之難上則此之字是事字大無理矣且牛疑初言非仁而子告之以惟仁故初言則此爲之難正是仁正是初言之故而乃反添一事字謂爲事難是初言之故又添一心字謂存心是爲事難之故使斯謂之仁一問千頭萬緒了不相應天下有是問答乎

且何以極直捷痛快之文而必使周章繆蔓至于如此况既註四書當識四書字憲問仁曰可以爲難矣樊遲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則此難字正是爲仁字在論語自有照應而乃添心添事雜出何爲

內省不疚

言由其平日所爲無愧于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爲易而忽之也

又添無愧于心四字于內省不疚之上與爲之難同無論一氣之文必添兩層與司馬牛兩問公然兩對過于有意乃既註四書亦當于已之所註略一檢點中庸內省不疚無惡于志註言無惡于志猶言無愧

四書改錯

十四

于心則無愧于心是內省不疚之效也今註論語而又以無愧于心爲內省不疚之由則一是效驗一是功夫將何適從豈儒者註經而可使兩經兩註自相矛盾如是

以直報怨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於公而無私所謂直也

以直報怨與表記以怨報怨不同直者不委曲之謂正對以德報怨之多曲意言乃集註以愛憎取舍又爲添補而理反難通既曰於其所怨者則怨有何愛怨亦何止於憎若取舍則倍無此事夫所謂取舍者

惟境與物二者耳富貴貧賤不處不去是境也伊尹一介不取與是物也怨則有何取舍豈報怨當取其人不報怨即舍其人耶

時文有云怨有必報者君父之讎不與共戴是也怨有不必報者睚眦之隙一笑釋之是也所謂直也

古小學講錄云愛憎與曲直大別曲直公而愛憎私以愛憎爲施報此宋學大悖謬處朱氏怨林黃中劾已遂擠排黃中使終身不振唐仲友謂朱元晦尚未識字遂蓄大怨曲揭其在官時事不遺餘力致仲友所著書亦皆毀廢而後已故當時後學

四書改錯

十五

如馬端臨輩尚以黨同伐異純任好惡爲朱氏咎然則以愛憎爲直豈可訓也

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程氏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

此不止添補實一友子言以救子之失然而不必者子明言氣質不下性字與上文本性相對則原未嘗失言也孟子以堯爲君而有象王制五方之民各有性不可推移蓋陰陽之氣血肉之質原有不能變易者程氏乃云此總非性惟放心而不知求故其習愈下則春秋傳楚越椒晉揚食我當初生時即知其淪

滅此與不求放心何涉且以不求心而習愈下爲下愚所從來則是習矣本欲以習移下愚而下愚是習則其所以移之者又是何物况氣質之性朱氏謂起于張程則此正性之屬氣質者雖明言性亦無害况本文無性字而乃以下愚非性而補救之不又多事乎

當仁不讓于師

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何遜之有爲仁在已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當仁有二解一是相值謂適相遇也一是相承謂擔當也未有入心而適相值者且未有人心而可擔當

四書改錯

十六

者此當者事也孔安國曰當行仁之事也遇行仁之事或擔當其事則雖師不讓以其急也今日人所自有曰在已則仁字且不認清焉得添補况善名在外不知在外之善名是何物請添解之

君子之道孰先傳焉至末

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爲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爲後而傳之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其淺深不問其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唯聖人爲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

此書最直捷自君子之道至焉可証也六句二十八字祇得一氣大概言君子教人或先或後如草木之

有區別豈可誣也一氣有始二句又一氣如是而已
今註忽抄變其詞故作拗折夫以兩賢為主客主本
欲曉譬以抵客且示門弟子則當下措詞惟恐其意
之不出乃其意必不能達一需一瞬必需在旁攙助
之如傳婢之助嬰兒恐子夏在當時必不出此今
試誦之君子之道下必攙以其末以其本六字然後
成得先傳後倦句先傳後倦下必需攙但學者所至
八字并有大小三字然後可接成草木區別句草木
區別下必需攙若不量其淺深至誣之而已四句二
十八字然後可接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句是本文一
氣而添作四氣本文二十六字而添出四十六字豈
有此理

四書改錯

卷十七

漢王貢兩龔鮑傳贊有云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
或默或語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又薛宣傳宜令薛恭
尹賞換縣移書勞勉之曰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
之道焉可憊也皆數語一氣竝如先傳後倦直接區
別可証
註疑倦字作怠解似教不宜怠故以不怠反言之不
知古倦字是券字傳與券皆古印契傳信之物史稱
傳信為符信或繒或帛或檠刻木為合符而券即契

也以木牘刻之為要約之書屈曲犬牙各持其一以
為驗是傳券符合皆彼此授受傳信一如教者之與
學人兩相印契故借其名曰傳曰券乃說文舊註謂
券即倦字周禮考工記輔人左不券後鄭註謂券字
即今倦字是先傳後倦兩俱借義虛實相當了無倚
撫而集解與集註俱不識予嘗曰四書未易讀豈或
過焉惟教不宜倦故有誨人不倦語此兩字大宜分別

其揆一也

言度之而其
道無不同也

如此是揆其非其揆矣爾雅揆度也揆固作度解然

四書改錯

卷十七

是聖人有揆度不可云揆度聖人况又添出道字乎
舊註云聖人度量無不相同蓋得志行中國必有劑
量百物之度故舜當攝政作百揆官百揆者謂百凡
機務總在其劑量中也此本實字非虛字也註又錯
也

張文楚曰小雅天子葵之葵揆也言諸侯驩燕皆
在天子度量中其字義竝同

日三省

以是三者
日省吾身

日三省而曰日三者省不通且必增以是者三字則

添出矣。然添出仍不通。開口但云三省而曰吾以是三者省可乎。三省三次省也。荀子君子博學而日三省乎已。曰三省三字連屬。不是三件與三畏三樂前後各以畏樂字照應者不同。

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

此則怪誕之極。不止錯矣。不如今日非不若今日也。謂與今日不相同也。若謂不如我則不若我矣。悅不若已。聖賢所惡。好學可不若已。忠信豈可不若已。况四十五在後生為虛期一着。我字則夫子今日之

四書改錯

卷十七

我與四十五或前或後俱須着落。又况往來今昔從來屬一人言。毋論後生是今四十五是來。本文瞭然。即毛詩始者不如今。論語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俱無兩屬。若云爾不可諫。我不可追。則笑話矣。又况說忌附和朱氏附和宋人說而不知其非近則知朱氏之非。而故拚良心俗儒講師皆云。安知後生之來者不如我。今日之期望後生以附和朱氏使不如今三字既可屬我又可屬後生。嗟乎在道註則得矣。聖經何辜橫遭禍烈。幸秦皇所不能焚者而一旦支離駢駁。挖搭破碎。至于如此。讀之慨然。

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問也。

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適行政之失不足非問。問字上亦當有與字。

祇一人字而添出人君用人之失。諸字既已怪極。且謫者謫其人也。既添諸字。則所云謫者不謫其人而謫之用人之人。其于人不不足謫。本句亦已難通。然且此一人字直與下文莫不仁三莫不字相照應。言人然也。若用人不足謫。則于三莫不字無呼應矣。况政不足問。又欲明添與字在本文內尤屬無理。徐仲山日記曰。國家有人民政事戰國叔世人民政事多不可問。然在善圖治者但當求之君而不當求之民。

四書改錯

卷十七

與事。蓋人任君移政。隨心轉。君心者圖治之本也。

子欲手援天下乎。

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

本文祇七字而添至二十五字。豈有此文例。此本直捷言天下溺。自當援之以所守之道。可手援乎。蓋不越禮。即是道。此正示之以所援之自有在也。猶云我嘗是教兒也。何必添如許字。

君子信而後勞其民。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

誠已。是信乃又添意惻怛三字。則仁矣。信與仁何涉。

且既可添字則何字不可添萬一添恭敬羞惡于誠意下亦是信乎况信本是德大易以仁義禮信為四德道經以仁義禮知信為五德是信不是效故信可用功者禮請肆簡諒肆者習也諒者信也信原有功力可以習學而乃曰人信之曰上下交孚是指之為效而于信之一字全無本體可乎又况信對勞言則徒役簡稽令無參變增韻所云不差爽者若信對諫言則篤摯慤實言無虛詐集韻所云不携貳者非可以交孚二字謂民亦信我君亦信我也故此從說文諸詁則單訓誠字不然則從大易訓貞字論語亦云

四書改錯

卷十七

故時措之宜也

既得于已則見于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言成已成物一本于仁知之性故外內人已時措之而皆得其宜寂了快語乃忽添事字且專屬之物使同德合道以故字統承者而忽作偏戾大無理矣况事是何物本文于仁知道德外別無此字見中庸說是以論其世也

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跡也言既觀其言而不可不知其為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

詩書不是言世亦不是行詩自吉甫寺人諸有名外知是誰言書自仲虺伊傳周召諸大篇外亦不盡著為何人之言若世則時代之稱前世後世創世繼世何處可着得一行字况既曰考行又曰行事之跡則古人行事舍詩書別無可見不得以詩書專屬言謂詩書之外別有行也又且順文通讀謂友天下不足又次古人則必讀書論世以知得其人而上友之諸其字皆貼古字讀古書論古世然後可友古人也若字指人則其乃一往鵲突添言補行古經從此大晦人為人人矣

四書改錯

卷十七

矣嘗考論世法如周有八士不知為何王時人而春秋外傳謂是文王時人師摯陽襄不知為何周人魯人而古泰誓文則謂是殷紂時人此就人論世者若就世論人如同一行役在宣王之世尹伯奇之弟尋兄而作黍離則為友弟在平王之世東周大夫過西都而作黍離則為勞臣友弟與勞臣各有論法同一宅憂而商世重總攝高宗諒陰至三年而猶不言是為孝嗣周世重臨御康王受顧命甫七日而改服作誥行新王之禮是為令君孝嗣與令君又各有論法所謂論世當如此

終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秋晴稿又春晴稿

孫國弘天驥較沈鳳起軼九較

四書改錯

入十

小詁大詁錯上

學

學之爲言效也

此小詁錯也。特小詁不勝錯祇取數條略改之。可類推矣。學有虛字有實字。如學禮學詩學射御此虛字也。若志于學可與共學。念終始典于學則實字矣。此

四書改錯卷十八

開卷一學字自實有所指而言乃註作效字則訓實作虛既失詁字之法且效是何物可以時習又且從來字學並無此訓卽有時通效作倣亦是虛字善可效惡亦可效左傳尤人而效之萬一效人尤而亦習之乎錯矣學者道術之總名賈誼新書引逸禮云小學業小道大學業大道以學道言則大學之道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是也以學術言則學正崇四術凡春秋禮樂冬夏詩書皆是也此則學也

雅言

雅言也

雅言作常言無據詩書禮樂本先王四教亦名四術自入大學後樂正與諸士日夕誦說所云春秋教禮樂冬夏教詩書者何待夫子口語曰常言又曰常言孔安國曰雅言正言也正言者謂端其聲音審其句讀莊重而出之謂之莊語亦謂之雅語此如祭遵雅歌卜式雅行袁粲雅步何武傳雅拜一類鄭玄謂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亦一節也特樂難言祇所執之禮文與詩書同四術闕一有故耳

執御

御爲人僕所執尤卑

四書改錯卷十八

御亦學問中事執之者言不使之博耳非謂其卑賤而易爲力也若曰爲人役則御雖稱僕如冉有僕類然太僕是周官名以大夫士爲之與隸僕不同故曲禮君命名雖賤人必大夫士自御之昏禮夫御妻至于自御御君長御父御師御戎率御田長則職御所在並非人役卽趙嬖奚詎王良賤工良亦反詎曰小人正以田禽職御御與射相抗故耳况曲禮少儀皆曰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則此一執御不惟非賤役并非幼學安得卑之

夫子矢之

矢誓也

此舊多不解孔安國謂是疑文若以矢爲誓則聖心坦白有何難明而必出于是且卽誓字有必不然者誓者要約之名以未然言故盟戒曰誓約信曰誓訓將士曰誓皆與人照証約結後來並無有以一己已事剖辨是否名曰誓者若然則是叔世市井行跡曖昧假詛冒以爲解說大無理矣釋名云矢指也說文云否者不也當其時夫子以手指天而曰吾敢不見哉不則天將厭我又厭我矣言南子方得天也故史記世家記此事于夫子矢之下直曰予所不者竟以否字作不字不必訓詁蓋不者不見也此是詞例與項羽傳不者吾屬將爲所虜正同

聞一知十聞一知二

顏子卽始以見終于貢因此而識彼

此又錯者有失名氏經辨曰十已包九二不及三故相遠也如曰卽始見終則祇一事之始末也因此測彼則兼兩事之類推也信然則賜愈于回遠矣按古人論字以一橫該東西十縱該南北其包舉參互不一故曰數立于一而備于十又曰十于數爲小成若一事首尾則何足道至彼此對待則副貳之貳如周

禮獻賢能之書于王內史副之之貳是別一首訖與二不同故顏子知十必如禰衡作顏子碑文有云知微知彰聞一覺十用舍行藏與聖合契以微彰用舍兼言旣非一事又何始末若子貢知二則當如廣陵徐淑以年小舉孝廉尙書詰之曰昔顏子聞一知十孝廉問一知幾以幾與十對正二三以上數目也何彼此之有

善人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章

善人而見之章

善人舊註卽是君子故與聖人稍有間觀子張問善

四書改錯 卷十八

四

人之道亦曰不循舊跡自有造詣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可驗也乃以聖言互出直分兩途創爲質美未學一類則將得見君子一嘆竟撇却不顧直須另起何必行去子曰使聖人君子蟬連而下此不特名義乖卽章法亦亂矣且善人非質美未學者善人爲邦百年善人教民七年未聞未學而可以爲邦可以教民者也卽孟子以樂正子爲善人豈樂正子是未學者况孟子自解善字特云可欲之爲善可欲卽可願尙書敬修其可願正是學字並未嘗解曰未學之謂善也自儒者不識聖學誤認學字是誦習之名至善

惡二字則直斥之爲佛氏門目而概置勿道往在傳是齋講學客曰學事只須分善惡兩途而司錄者輒請曰善惡二字不如更理欲二字爲當舉坐皆齊聲是之其人曰不然欲知舜與瞽之分利與善之間也善惡何不可言皆嘿嘿而罷歸與先仲兄道及仲兄長嘆曰先聖先王所言者皆爲儒者改頭換面一概瞞煞偶然觸及反驚怪爲馬腫背此亦一也姑不具舉卽大學明明說學乃開口曰止至善又曰道盛德至善而中庸誠身首功曰不明善不誠身其學知之事則曰擇善而固執故顏淵好學曰得一善則拳拳

四書改錯 卷十八

五

服膺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孟子一生好學只是性善且卽以此而推之先聖先賢一部尚書皆政治之書祇伊尹告太甲爲學便曰王善爲師傳說告高宗爲學便曰慮善以動是善惡二字正爲學者一大要領而乃以理欲二字改之夫春秋以前自堯舜禹湯至夫子口中並無有言理欲者從來理字作條理解惟孟子始加稱理義然未嘗與欲對至河間獻王博士組輯樂記然後以天理人欲作對待語今但知理欲不知善惡且以善字作不學解初不意聖學鋼蔽乃至如此

有天下而不與焉

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

不與謂任人致治不必身預所爲無爲而治是也若謂視之若無有則是老氏無爲之學非聖治矣衿衣鼓琴可藐視天下可藐視耶漢王莽傳太后詔曰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孔子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晉劉實作崇讓論有云舜禹有天下不與謂賢人讓于朝小人不爭于野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何與之有

四書改錯 卷十八

六

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是漢後儒者皆如此說此正可破王何西晉老氏虛無之學觀者審之

克己

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程氏曰須是克盡己私皆歸于禮

馬融以約身爲克己從來說如此惟劉炫曰克者勝也此本楊子雲勝己之私之謂克語然己不是私必從己字下添之私二字原是不安至程氏直以己爲私稱曰己私致朱註謂身之私欲別以己上添身字而專以己字屬私欲于是宋後字書皆註己作私引

論語克已復禮爲証則証甚矣。母論字義無此卽以本文言現有爲仁由己已字在下而一作身解一作私解其可通乎。且克已不是勝已私也。克已復禮本是成語。春秋昭二十年楚靈王聞祈招之詩不能自克以及于難。夫子聞之嘆曰古也有志。克已復禮仁也。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是夫子旣引此語以嘆楚靈王。今又引以告顏子。雖此間無解而在左傳則明有不能自克作克已對解。克者約也抑也已者自也。何嘗有已身私欲重煩戰勝之說。故春秋莊八年書師還杜預以爲善公克已復禮而後漢元和

四書改錯
卷十八

七

五年平望侯劉毅上書云克已引愆顯揚側陋謂能抑已以用人卽北史稱馮元興卑身克己人無恨者。唐韓愈與馮宿書故至此以來克已自下直作卑身自下解。若後漢陳仲弓誨盜曰觀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尅已反善別以克字作尅字正以培尅損削皆深自貶抑之義。故云則是約已自尅不必戰勝况可詰私字也。

天下歸仁

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

歸仁卽稱仁與上句爲仁爲字同若云效甚速而至

大則嫌于歸來矣。禮記哀公問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則百姓之歸亦祇是稱名之義。故曰名謂此真善解歸字者。若漢長安令楊興說史高將軍誠名置幕府學士歸仁後漢和帝皇太后詔稱太尉鄧彪海內歸仁皆直用論語歸仁二字然而不嫌夸僭者以論語是文從來作稱名解無諱忌也。信此則天下之歸亦祇言其易簡而無他已耳何大效焉。

作巫醫

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恒爲之

四書改錯
卷十八

八

巫醫非易事旣知交鬼神寄死生而猶曰無恒不可爲則是盜賊不可熙帝載非通言也。况周官司巫司醫皆士大夫爲之何嘗是賤役耶。此係古傳文論語與緇衣兩引之緇衣孔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况于人乎。詩曰爾龜既厭不我告猶則是夫子解此謂醫不能療筮不能決也。作治也鄭康成曰不可以巫醫治之與不占而已義同。

張文彬曰治巫醫是巫醫治之倒文或謂此作如作之君之作作此以治之然又多一轉不如竟以

作訓治為直捷耳

為周南召南

為猶學也

此襲邢氏註然為不訓學考諸書並無其義當作學而說之孟子固哉高叟之為詩原作說詩即漢書劉歆傳謂建元經師或為雅或為頌亦以說雅說頌為言則此不專說承上學字即以學兼說未為不可此如曲禮主人請入為席以整而兼設周禮世婦為齋盛以主而兼飾國策東周欲為稻以布植而兼興作一例

壹是

壹是一切也

壹是專壹在是如孟子志壹動氣穀梁傳壹明天子之禁與毛詩壹發五犯壹一通字不同若一切則便宜苟且之謂如漢志以意穿鑿各取一切後漢王霸傳以徵一切之勝皆苟且從事如以刀切物不顧長短惟佛家一切功德一切冤家解作大凡且讀砌不讀竊豈可訓矣或曰平帝紀一切論秩如真張敞傳願壹切受署亦似作大凡解然其本註皆言權補吏職草率行事則仍是苟且之意並無異解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

爾雅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四者各有分屬固不得混稱治骨角治玉石且亦分治不連用又焉得曰既切復磋既琢復磨錯矣况治角亦錯考工記以治角為綱角若磋則毛亨詩傳治象曰磋顧野王玉篇磋者治象牙之名凡切韻廣韻以及集韻韻會諸釋字書並稱治象從無曰治角者

期月守

期月匝一月也

四書改錯卷十八

十

期月不是匝一月若匝一月則論語期月而已為難通矣蓋期者復時之名謂日子月復至子月丑月復至丑月若一月則焉能復時故期是周歲尚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此明可據者然而擇中庸而周歲不守則雖顏子三月不違已踰三倍而尚以予智責之可乎故此期月雖小詰亦千載夢寐可嘆之甚不知周歲曰期周日亦曰期左傳叔孫旦而立期焉謂自旦至旦既已復時則亦謂之期故曰期焉則此期月者是期與月二字不連屬或一日或一月合稱期月與論語日月至同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知命知有命而信之也。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

知命即易樂天知命夫子知天命之命若禍福利害則聽之而已何必知之君子不言禍福况禍福無求知之理又且知亦已耳何必更信本文無信字也又且趨吉避凶正是君子正與小人之行險僥倖陷穽不避爲有別也又且論語末章極言知性命與中庸知天德孟子聞知見知知字相表裏而反以吉凶利害撇却正命則直認君子爲小人錯到底矣此在經典稽疑引辨甚明韓詩外傳曰天之所生皆有仁義

四書改錯

十一

禮智樂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此仁義禮智樂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董仲舒策曰天令之謂命人受命于天固超然異于羣生貴于物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于天性知自貴于物然後知仁義禮智安處善樂循理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

水信無分于東西無分于上下乎
如此則爾分東西我分上下各執一說此如朱子與陸子靜辨太極圖說辨之不勝輒曰請各尊所聞各

行所知此身所爲事而乃以之誣孟子真笑話矣孟子曰水信以為無分東西乃亦不分上下乎人無不善水無不下東西流者下故也此以下句解上句一呼一轉正對針語非撇開語若曰誠不分東西則兩開矣無分者有所分也信者不信也此如墨者夷之章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信字一例凡辟異學多如此

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

然猶可也

自來經傳從無以然訓可者然是也如是也切法云

四書改錯

十二

如言爲然猶不可爲巨然則然之非可猶之巨之非不然也况同然曰同可則尤不可也

張文釐曰或問先生同然者同以為可何爲不可先生曰杜撰說書則無一可者請即以孟子觀之同然猶皆然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以為可乎且即以本文觀之同然即上文亦然也惟耳亦以爲可惟目亦以爲可乎

楚之檣杙

檣杙惡獸名古人因以爲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

檣杙凶人名古四凶之一即春秋傳史克所云顓頊

有不才子名爲檇杙而國語內史過謂是鯀者此在楚史官竊其意以斥凶惡謂可以垂戒因借此名實則有名無義其檇杙二字不知何物一如傳所稱隤斂檇斂渾敦饕餮者故杜預註曰凶頑無儔匹之貌擬作形似而舊儒多事謂貌凶無匹是必人面獸行無與爲類因之偽造東方生神異經謂檇杙惡獸而賈公彥註周禮遂以惡獸入經註中苟論爾雅以後凡釋獸諸書並無此獸卽以神異經觀之檇杙有別號一號難訓一號倣狼夫倣狼明德不可教訓此正史克歷數凶人之罪狀也今記惡獸而卽襲其言以爲別號倣狼已矣獸有誰教訓而名曰難訓此可通乎乃後儒又多事謂不是獸名是惡木名以字屬木傍非才傍也考木傍字書自說文玉篇後祇分註檇字杙字並無聯合檇杙爲一名之木至徐逸作說文註以說文檇字下註斷木者變而爲惡木且引楚檇杙聯合二字以爲名則八愷有檇斂名檇者斷木斂者長鎗也同一檇字而四凶是惡木八愷又是善木必無是理且檇之聯杙猶檇之聯斂也杙以檇而聯作一木則不知善木與善長鎗能聯合否又且爾雅序有不桼檇味語檇是惡木味又何物請聯合之

紵孟子任人有問章

紵兄之臂

但註紵爲戾仍不知戾是何解按儀禮人始死恐足繆戾難着屢繆戾者謂足轉紐不伸達也今紵臂當亦反扼其臂使轉紐如綯絞然卽謂之戾增韻以紵訓轉繩可驗

折枝

以長老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

折草木之枝何用此二字見經史甚多未可故爲異解者以二字亦典故也趙岐註折枝案摩折手節解

四書改錯

南

罷枝也此卑幼奉事尊長之節內則子婦事舅姑問疾痛疴癢而抑搔之鄭註抑搔卽按摩屈抑枝體與折義同且是不爲非不能亦有明註後漢張皓王龔論云豈同折枝于長者以不爲爲難乎劉熙註按摩不爲豈是難能正孟子之解若劉峻廣絕交論折枝舐痔盧思道北齊論韓高之徒人皆折枝舐痔朝野貪載薛稷等舐痔折枝阿附太平公主類則以非卑幼事尊長便屬婢語故加爲長者三字若折草木枝卽爲人亦非難何必長者

蹙頞

頤額也人憂
戚則蹙其額

頤豈是額額豈可以蹙說文頤鼻莖也人凡憂戚則
蹙鼻莖于眉宇之間卽攢眉也若額則在頤上矣在
頤上與上文疾首何異矣故吳諸葛恪傳折頤廣頤
謂鼻根曲而額宇寬正頤額之辨至史蔡澤傳顴頤
蹙顴顴卽頤也然且字從鼻而易頁爲曷正以頁曷
聲同而義則必在鼻也于額何與焉

張文瀾曰逸雅額鄂也有垠鄂也額較也偃折如
較也此分析之有形模者可勿混矣

雖萬鎰

四書改錯
卷十八

五

鎰二十
兩也

此又襲趙註而錯者鎰古通作溢荀子千溢之寶韓
非子錄金千溢俱不計輕重之數考周制以十六兩
爲一斤而秦制改斤作溢則溢者斤之更名卽十六
兩也故漢志黃金一斤註謂此周之金名而高帝賜
張良金百溢註謂此遵秦制而爲言則一鎰爲一十
六兩此確據矣若賈逵註國語以鎰爲二十四兩則
準之銖兩之數二十四銖是一兩則二十四兩是一
鎰此雖稍有見而未核實者若趙岐孟康作二十兩
鄭玄作三十兩皆無據之言至喪大記朝一溢米暮

一溢米則溢字本搯字之通搯者握也卽一握米也

乃亦以銖兩爲註分升分合而皆不得當據律歷志
合重一兩升重十兩若合分爲溢則一溢不過數錢
卽升分爲溢亦一溢不得滿十兩而正義亦以二十
兩強註溢米妄矣或曰鎰者春秋戰國間均物之名
在銖兩斤鈞石五權之外故世鮮知者此言得之

張文瀾曰漢書秦幣黃金方寸而重一斤以鎰爲
名史記蘇秦傳黃金千鎰司馬貞曰按一鎰一斤
也則鎰十六兩明明指出而從來不曉必至今日
始發之豈偶然事耶若左思吳都賦金溢磊砢劉

四書改錯
卷十八

六

淵林註二十四兩此本之賈逵之註而賈逵是註
亦不可考嘗見諸書說鎰字皆首載國語二十四
兩爲鎰自宋元明迄今字書韻書及大全講說等
無不皆然竊疑國語祇有黃金四十鎰一語而韋
昭註曰二十兩爲鎰並無二十四兩之說且諸書
所引本文也本文焉有此既而觀枚乘七發射千
鎰之重李善云賈逵國語註一鎰二十四兩然後
知國語無此文而賈逵是註亦於此始見讀書固
無盡而諸書之難信不易讀有如是也至溢之通
搯搯握也毛詩握粟其據也然小爾雅又曰兩手

曰掬一手曰溢則溢通矣此皆前此未發者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孝弟爲仁之本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

此下大詰錯也孝弟是仁本孟子所言甚明仁之實在事親則仁本孝弟也親親仁也則孝弟生仁也實者本也草木從實生猶仁從孝弟生也故諸書解此前後一轍如呂覽夫孝三王五帝之本務則直用論語務本二字其他管子曰孝弟者仁之祖也祖亦本也唐宗孝經序孝爲百行之源源亦本也後漢仁孝先後論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

四書改錯 卷十八

七

根本也則直言仁是枝葉孝是根本若李延壽孝義傳序謂仁之所資生房玄齡管子註謂仁從孝弟生則不惟本立甚明即道生亦甚明乃以千百年不易之聖經而一旦顛之倒之直反諸所言而經亡矣然且自爲訓詁改爲仁爲行仁改本作始夫本在字書自著頡文至說文玉篇切韻類並無訓始字者自程氏說出而宋之增廣韻註者直增始字一訓于本字下即字書亦亡矣猶幸本文具在本文兩本字上下相承無兩訓也孝弟是行仁之始將君子務始始立而道生可乎此二句係崇禎壬午科浙江試君子務本題其中式結尾有辨朱註如此

句者一時皆傳誦之

或曰始雖非本字然與本爲類故可借訓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即以始貼本可驗也曰不然下論抑末也本之則亡而以有始有卒貼之則始反貼末卒反貼本何以解之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

志乎學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矣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此聖學次第與諸經言學處不宜同異故以經証經則十五志學志大學也古者十五入大學即誠意慎獨止善去不善之學立者成立也舊註學有所成謂

四書改錯 卷十八

六

學至此有成立此如樂記禮義立孝經名立乎後世易觀變乎陰陽而立卦之立作成樹解故學記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直以成立二字自爲訓詁註解立作守則從來字書無此訓且誠意慎獨忠恕絜矩作何守法此皆不知痛痒語也

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若不惑知天命則以經証經不惑是知人知天命是知天不惑是窮理盡性知天命是至于命不惑是誠

明知天命是聰明聖知達天德蓋不惑則于人事不
賢亂如賈誼傳衆人惑之惑知天命則全契天德徐
邈所謂合吉凶善惡而皆本之于定命此正天下至
聖參贊位育之實境並非事物所以然之謂中庸釋
維天之命但云至誠不已天之所以爲天此直指天
德天道與事物之理毫無干涉今必牽連不惑謂不
惑是當然知天命是所以然則錯謂此不惑知天是
事理二字然不能顯然以事屬不惑又不能顯然謂
不惑是理且又不能顯然謂不惑知天總是理則周
章極矣註凡着層次必以當然所以然分別之實則

四書改錯

九

知當然便應知所以然無大深淺豈有十年知當然
又十年知所以然者若然則大學格物原無窮致物
理之解據如補傳所云在卽物而窮其理則此時八
大學者意尙未誠第一層工夫尙未下手而先使之
不惑使之知天命天下有是事理乎且何以大學窮
理在十五時而夫子窮理必待之四十五豈聖學
大事全無定準可隨說改變如此

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聲人心通無所達逆知之至不思而得也隨
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乎法度安而行之不勉
也

至于耳順從心所欲註引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爲解
此似有經據而又不然不思不勉安勉之分謂不勉
強耳耳順從心非生安不勉強也天下無生安而遲
之六七十者且不思不勉一齊俱到豈有十年不思
又十年不勉之理必以經証經則耳順者是以小體
爲大體從心者是以人心爲道心總渾化之極神聖
之事也孟子體有小大以耳目口腹當小體養小不
失卽口腹亦非尺寸之膚何况耳目故耳目俱爲大
體所關而耳先于目向志學立學但修此聰明睿知
之身以進天德至此則耳無違拂四體皆喻將洪範

四書改錯

十

所云作謀辨典所云闢聰皆從此無扞格也此身教
也尙書謂生民有欲樂記以感物爲性之欲總之皆
人心也向志學立學但止善去欲以爲盡性至命之
本至此則善惡俱冥無事去欲人心卽道心矣洪範
之作聖大學之絜矩皆不越乎此也此又心教也
章大來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以身與物隔
也耳順則不惟不蔽物且能通物禮運所謂大順
卽萬物從此皆感通矣若從心所欲則從不在心
而在欲曲禮欲不可從原是從字虞書俾予從欲
以治亦以欲屬從且正與絜矩有關合處聖人內

聖外王之學固是如此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節

張氏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

內外賓主四字發自張氏而宋儒紛紛闢發盈篇累帙不知總門面話無一略知痛癢者夫仁從心生以心為主而仁為賓心內而仁外猶且不可若仁為主而心為賓仁內而心外則大乖聖學非夫子書矣道心不主道猶之人心不主欲天下無心與仁可迭為賓主且分內外者告子不敢言仁外况心外乎心有出入而無內外以在外無寄頓處也仁則但有隱見

四書教錯卷十八

主

而并無出入以在內在外總無去留地也猶是一水而暫清久濁久清暫濁雖與清濁有合離而祇在水間體驗者自知已况賓主二字出自禪宗如所云相見分賓主一棒一喝分賓主從來儒門並無此言

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謂也又曰仁字直聖字橫

聖仁雖異名而實無異詣往在廬陵講學有問聖人何等施愚山曰聖者通也聲入心通之謂也湖人楊耻庵曰如是則佛家所謂妙明覺性非儒學也曰然則字書何以曰耳呈為聖曰字書何足據賢下从貝

豈當貨取乎然則聖字何解曰以字書解字必不若以經解字之妥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聖專以心言以心及物之謂聖與聽曰聰聰作謀之專屬耳者正當分別今此聖仁字亦應以六經解之鄉飲酒義曰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也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為言假也假者大也養而大之仁也則內聖外王總以仁及萬物為言聖仁者明德而新民成已而成物者也禮所云天子之立也嚮仁而左聖以是也然則仁與聖皆推心之恕以長養萬物淺深一體祇春為生之本而夏為養之末養祇遂生而春為資

四書教錯卷十八

主

生之原長養不窮故聖進于仁要之大學新民只在絜矩中庸成物只在誠身聖仁無兩學立達博濟無兩事一貫忠恕總以一心及物而已矣何理何地何橫何直何高遠卑邇于此認不清則聖道聖學到處兩概矣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章

程氏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乃情蕩而性鑒矣覺之者使情合于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

好學當實指學字如大學誠意則自能謹好惡而無遷怒之病中庸明善則自能為善去不善而無貳過

之失此仍是聖學忠恕推情主善中事乃鋪張門面
徒以天人付受處敘說一遍于學何與毋論此本俗
儒常談人所易曉即使不傳之謚在聖門弟子未易
聞者但講論過去何益于學況此實二氏之說如黃
庭經五行相推大歸一十六觀經所謂四德本五行
六情出五性者此宋初儒人親得之陳希夷鶴林寺
僧之說在先聖先賢從無此言若此者直置不道可
也

遠宗曰不遷怒不貳過是好學實事恕則不遷怒
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

再行則不貳過

四書改錯
卷十八

三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老晴稿
張又秋
彭燧星陳較
乾元車較

四書改錯

九

小詰大詰錯

下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曾子有見于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已推已
之目以著明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此與
遠宗不遠異
者動以天爾

此由見道不明過疑聖賢所造定有深淺且疑此際
頗遠謚必非可以忠恕兩字顯然揭出故其于一貫

四書改錯
卷十九

一

並無明註而至于忠恕則或疑或信似合似離一往
鶻突殊不知聖道淺近一貫只一串一串之道只在
忠恕夫子此忠恕曾子門人亦此忠恕無二道亦無
二心然且忠恕二字究只一恕字此推之論語二十
篇與大學中庸孟子無不然者

往與先仲兄論忠恕謂此是聖道即是聖學本體與
功夫總無兩樣及在嵩陽受賀凌臺先生之教而體
驗之覺加倍親切道在忠恕學亦在忠恕功夫在此
本體亦在此即以大學言之誠意忠也其止善去不
善而無自私自利之心則恕也此即學也乃即以其

學爲絜矩推心度物極盡忠恕而明德新民由身心
意知以推之家國天下道皆一貫然且只一恕字曰
所藏乎身不恕曰所惡於下毋以事上無非恕也中
庸亦然至誠忠也由明善致曲以推之動變卽恕也
于是成已成物盡己性以盡物性天地位萬物育何
者非一貫之道乃其學則始于忠恕曰忠恕違道不
遠又只是恕曰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于人且隨以
所求未能鋪排恕字至于孟子則萬物皆備一貫也
反身而誠忠恕也然而強恕而行只是恕也此道也
而學在其中焉是以論語兩一貫曾子是一貫之道

四書改錯
卷十九

二

故曰吾道曰夫子之道子貢是一貫之學故曰多學
而識然而曾子一貫在忠恕子貢一貫只是恕夫曾
子一貫明指忠恕子貢則未嘗有所指也何以知子
貢一貫只在恕字嘗細核子貢平日其與一貫相發
明者全在終身行之一章夫終身行之非一貫乎乃
夫子告之者祇一恕字且申以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八字實之以爲一貫之學只在此也乃子貢遲久有
得遂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此
恕之近乎道也然而子貢未能也須學也又遲久而
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而夫子

仍以能近取譬勉之以爲聖仁是一貫之道之至而
其學則仍在恕字亦惟學而然後可進于道也然則
子貢一貫其平日用功不知在所告後所告前而刻
意行恕三請三進有如此近儒不知聖道併不識聖
學其于下手入門處全然不曉東振西觸曰立志曰
主靜曰主敬曰涵養用敬曰格物窮理千頭萬腦終
無歸着以致六七百年來誰能于下手入門處明白
指出及驟聞一貫而彼我茫然夫萬殊一本此佛家
之萬法歸一也且亦籠統何着落及聞忠恕二字宜
警然矣乃猶錮蔽之久翻疑爲借端之目夫明指本

四書改錯
卷十九

三

心而猶曰借端則于當身且不知而欲其知道知學
難矣先仲兄曰儒者不識忠恕卽無忠做恕不出六
字以愚觀之當是無恕做忠不出夫卽一偶然之語
而的的相反徐仲山曰聖學之亡亡于儒說非虛語
也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程氏曰此氣質
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無不善孟子
孔子兼言氣質是也何相近之有哉孟子專言本
人曰此起于程張其以爲極有功于聖門有補
于後學自濂溪太極圖始說陰陽五行之變
不齊二程始因其說
推出不氣質之性來

夫子罕言性至此專下一性字安見便屬氣質宋儒
認性不清惟恐相近與孟子性善有礙故將此性字
推降一等屬之氣質以補救之不知相近正是善謂
善與善近雖其中原有差等堯舜與湯武不必齊一
然相去不遠故謂之近若是氣質則如禮記所云剛
柔輕重遲速異齊不待習而先相遠矣

乃分別孔孟言性一本一氣質或專或兼如許精晰
總是門外人說話嘗謂孟子自解性善有二一以舜
我比較正指相近而于是以有為若是授其權于習
一以善屬才明分善不善而于是以求得舍失至倍

四書改錯
卷十九

四

徒無算為習之相遠則是性善二字原包性相近三
字而習之相遠即從此可見孔孟前後總是一轍何
專何兼何本何氣質皆門外語也

至惟上知下愚不移此正言氣質之性與本性有別
故加一唯字而朱氏于或問小註則又云古無言氣
質是性者此從張程二氏創說又云係程氏讀太極
說推算所得則不特不讀書並不識性所自始祇知
擡高張程訾謗聖門而于己身所固有之性全未之
曉家語有云形于一謂之性此本性也即相近者也
若其他論性則如子太叔述子產語謂民有六情生

于天之六氣必哀樂不失乃能協天地之性而通論
有云人同五方之風氣以成性此氣性也禮器禮釋
同增美質註質即是性人有美質惟禮能增益之而
董仲舒對賢良策曰性者生之質此質性也是氣質
之性古所習言誰謂程氏讀太極圖說始推出者
蓋人有本性特其初生時合陰陽水土之氣與父母
血肉之質如周禮丘陵專長原隰豐庫中庸南北方
強弱及春秋楚越椒晉揚食我之始生而即知其淪
滅者總是氣質特是氣質亦尚有可移之處而獨此
氣質中又得其最清而最濁者則不可移易王制所

四書改錯
卷十九

五

云五方之民各有性不可推移正謂此耳

乃宋儒又言孔孟言性未備夫孔子罕言性孟子則
言性最廣其言性善者本性耳觀其闢食色之性生
之為性而又自增一耳目口鼻之性曰性也此與食
色之性何異蓋天地生人有仁義禮智生于內即有
耳目口鼻生于外生內生外皆天所生則皆天之性
特告子謂仁內義外且謂牛犬皆同性則不可耳故
樂記曰人有血氣心知之性血氣即氣質之性心知
即生性謂知覺運動也而少儀以體僵者為直性子
產以鬯勇為小人之性是以王制司徒必修六禮以

飾民性而孟子直曰忍性此皆性也是孟子言性不一而儒者無學自性善外不敢別出一性字稍及不善便謂之異端得罪名教而性味矣吾但以君子不謂性概之祇存一本性而諸凡性字則就其所見而各予以名如生與食色則尚書惟天生民有欲禮飲食人之大欲此欲也雖曰性之欲然不謂性若有性善有性不善此正氣質之性所云知愚不移者然究是氣也質也可不謂性也至于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則直是求得舍失之習雖習與性成亦以習見性然究習也即不謂性何害焉

四書改錯

六

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程氏曰灑埽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埽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灑埽應對只為兩段事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灑埽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灑埽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

宋儒從二氏授受纂據聖門妄以華山道士河洛壽涯僧太極認作道學實于聖學首功如何下手聖道究竟如何歸結所云忠恕一貫者全然不曉如此章灑埽應對童子之學也末也誠意正心忠恕一貫大學之道也本也子夏門人中之小子只須事灑埽應對之末而子游責以誠正之本則臘矣故子夏解辨

之其言極淺近然極明白

自朱氏改大學不識誠意是大學首功妄以格物為始事而北宋儒說又多以涵養用敬為入門第一義遂依回遷就強坐灑埽應對為小學謂古人自小學中于灑埽應對時已涵養純熟持守堅定故入大學時便能窮理盡性作格物功夫則不特涵養持守其在灑埽時即純熟堅定孩豎小子過于有始有卒之聖人此必無之事而且末即是本在子游抑末也本之則亡固不通而始即是卒將子夏之或先或後教學區別諸諄諄皆多事矣

四書改錯

七

乃程氏數說則又與朱氏說異朱氏尚云灑埽應對須用涵養須用持守而程氏則直云灑埽應對即是形上即是精義入神即是聖人之事無精粗無本末無大小聖學聖道從此大亂大亂矣夫所謂一貫者非謂灑埽可貫誠正也謂誠意正心成己成物由聖學以至聖道本一串也所謂不分兩段事者非謂小子之事不分聖人之事也謂明善誠身參天贊地從聖道以溯聖學無容兩分也若灑埽應對則明明與大學中事絕流斷港安得一串又安得不分兩段况立言須有着落謂灑埽應對即是形而上者夫形而

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語出易繫然其所爲形者卽物也灑埽不是物固非形下之器然亦安所爲形上安所爲道然且直進之爲精義入神吾不知執箕汎帚有何神義卽灑而埽之其得進于義之精而神之入端是何故據云事有其然有所以然其然者事也所以然者理也今事在灑埽則其理不過糞地而已事在應對進退則其理不過侍賓長執役使而已而謂有精義得聖人之事實未之聞

况其然所以然在六經與聖賢口中並無此言卽使儒者創說亦當彼此畫一此言灑埽應對當下便得

四書改錯
卷十九

八

所以然精義入神而夫子四十不惑但知事物所當然必又加十年至五十而始知其所以然何矛盾也夫儒者學問隨行隨知行禮便當知禮因人性行樂便當知樂本人心况既知當然則必先知其所以然何則士與民不同欲教孝弟則必先申之以孝弟之義非若民可使行不可使知也且所以然亦卽在當然之中無界限也十年知性而不知性本于天十年知天而不知天命之有不已則其所謂知當然者仍是未知所云不惑者仍大惑也况事理二字亦創自儒說然總自認不清如君子之道費而隱以費爲用

以隱爲體又以費爲事之當然隱爲理之所以然使隱是體耶則聖人不知不能舉全體言夫婦費而聖人隱不可也以隱爲理之所以然耶則當然之事應屬行所以然之理應屬知謂聖人不能所以然之理固難通謂聖人不知所以然之理尤不可通也至于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則由是行其理之所當然知卽知其理之所以然知行俱是理大耋亂矣

更可怪者其云洒掃應對是形上之道此卽二氏所云埽塊皆道理已怪極矣乃其論太極又謂一陰一陽是形下之器則直黑白反背首踵倒置與洒掃屬

四書改錯
卷十九

九

形上者又適相反若云天地間事物皆是形器必別有所以然在形器之外則一陰一陽正天地之所以然何則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者卽天地所由立也若云陰陽又有所以然則鬼又做鬼神又立神昔有云臧三耳雞三足者謂兩耳兩足外一耳所以聽一足所以行也今聽又所以聽行又所以行則四耳四足不至千百不止矣况形上形下並非其然所以然之謂有形爲器無形爲道此在有目有手者皆可見可指故崔憬以圓蓋方軫者爲器爲形下以資始資生者爲道爲形上實以天地可目睹可手指而陰

陽不然此不必有其然所以然分其間也今朱氏論太極直曰使陰陽是道則所謂形而下者更是何物一似舍陰陽外溥天之下並無一器一物可以睹之指之者本欲絕陰陽以所以然之名而乃并器物之其然者而亦絕之何乖誕也儒者說理不明亦要使其說為可安今此一語既與夫子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一陰一陽之謂道全然不合然何可使其然所以然之自為說者亦乖誕如此

致知在格物

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

四書改錯

十

蒼頡篇云格量度也黎氏大學發微云格物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致其知所先後之知此本經自解暢是明白今大學改本凡致字格字本末先後字一概變換其間考辨悉見之大學証文大學知本圖說二書茲不贅矣祇就改本說則致知誠意正大學知行二字一大領要從來知行不分知者知此行者即行此若以格物為窮至事物之理則未有所知在事物而所行在誠意者如謂事物只是知誠意只是行是知之與行斷絕流也如謂事物既知誠意又須知是事物少一行誠意又多一知也若然則所云衆

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恐未然矣或曰朱氏所言物亦即心身家國天下之物原非汎汎事物則于補傳所云天下之物即凡天下之物又說不去矣朱氏明云十件物格到九件不妨則心身家國據其自說亦止三綱領八條目有多少條件而曰格十件格九件乎

所謂誠其意節

由致知方能誠意此序之不可亂由致知不可不誠意此功之不可闕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惡惡好善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于己不可徒苟且以狗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于此以審其幾

四書改錯

十

焉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使有个善惡想頭便就這處理會若到發出處便怎生奈何

致知與誠意雖先後相承而誠意下手實與致知不相涉使以古本言則致知是致其知所先後之知但量度而無餘事矣以朱氏改本言則窮盡天下物理皆與知行知字不合比如窮六藝習禮學射講書數皆與誠意之知有別誠意者當知意之所以誠須自

正心以後皆著先後而惟此則既無所謂誠意必先致知又無所謂正心必先誠意其于先後二字一併抹却向嘗體驗之因于嵩陽書院問醫問先生後人謂心意知三字一若知爲首意次之心又次之而以之內省則心常在前以未發時多也知常在後以必發與未發而然後覺也其次第相反何也曰心意知何有先後當其未發即謂之心及既發而即謂之意乃發之之後而復見心及其又發而又見意時而心即時而意而知則無時不見于其間其所以先誠意而後正心者以用功從誠意始耳非心意有次第也

四書改錯
卷十九

十一

是以用功者當其既發也而即誠意及發已而即正心時心時意即時正時誠不加強勉亦不事遏抑第任其自然而由誠而正循環焉以至于盡而于是盡性至命之學亦俱見焉此真實了義真坐而言之起即可行者而乃虛揣先後拘泥膠轕曾有從事于此者而尙爲是言

正心無功夫以心無正法裁把握即極楷矣觀本文以心不在反言不正則心在即正此與孟子存其心求其放心意同但存心之法有二一則存乎中即不馳于外一則存乎此事即不移乎彼事則時時在中

而心正矣若忿懣好樂則心之所用而近乎情者此又正不正外發之驗于在中之心無與焉

乃其反說誠意謂意之所發有不實此又隔一層之言夫誠意者非謂心之所發即能實也夫心之所發意也未發爲心發之爲意有何虛實第心無善惡併無虛實意則無虛實而有善惡自善惡一起而虛實生焉惡意易實善意不易實而大學首功則必實去其所易實者而實行其所不易實者如此者不謂之誠意而謂之誠其意以意不自實必有爲實之者也故知本圖說曰假意發而善也即儒者之所謂理也

四書改錯
卷十九

十二

則必實其意以使之可行假意發而不善也即儒者之所謂欲也則必實其意以使之必不可行如是之久則欲漸亡欲漸亡則理漸長久之而日月至又久之而三月不違又久之而從心所欲不踰距皆是功也則皆從此當下之一念始也

然謂好善惡惡務決去而求必得亦無此事去惡務決此固然也若爲善則祇意之發焉能必得知本圖說云事親敬長信朋友當下可行亦可得若事君則虛意矣虛意求必得將必併此意而亦失之此時正當求所以實之之法度時所得爲已所能爲預備于

心如顏淵問爲邦子張問爲政雖終身不事君而其所以事之之道無不實也此誠意也若求必得則未也

乃其說自謙又謂快足于已不可徒以徇外而爲人此則宋學與聖人之學大相反者聖學合人已通內外忠恕一貫忠者爲己恕卽爲人夫子老安少懷孟子獨善兼善孔孟一轍况大學明德要在新民中庸成已所以成物故古本大學于必誠其意下卽接瞻彼淇澳及前王不忘兩節以爲明德在此新民卽在此而如好如惡卽與平天下之民好民惡相貫通故

四書改錯

卷十九

曰大學重王道由慎獨以躋治平猶之中庸達天德由戒慎恐懼而卽可以進于天地位萬物育幾有大學首功而反截內外分人已者且旣講誠意卽當識誠意二字夫意之所發有何大惡裁一起念而卽欲弑君賊民犯上作亂則雖盜蹠亦無之其所謂惡不過自私自利而已夫自私自利卽自爲也然而此念不去將久之而伎息生又久之而殘慝發浸淫漸漬不至于爲大奸大惡不止易所云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者正謂此也觀此則凡曰務內曰自爲不爲人皆誠意之所謂惡者何自慊爲

若心之所發卽是意然謂之獨者以意非人所知也乃又添一幾字謂幾在欲動未動之間則怪誕之極夫心動不動忽不及覺覺之者惟知耳知尙未覺則其動也爲坐馳其不動也爲嗒喪嗒喪固非心坐馳亦非意也及其旣覺則其動爲意之發其不動爲心之存以動卽爲意一未動而仍是心也今乃設一欲動未動之間其于心與意尙未能定而強名曰幾謂是心幾則心之幾卽意也謂是意幾則意不能又發意且此時意未成也乃又添一想字謂當理會善惡想頭于欲動未動之間夫心意在身不難體驗欲動未動中間有何停頓處可容得善惡且有何安排處可以使善惡想頭倉卒理會况祇一意字旣已名獨又名曰幾今又名曰想頭集註註南容一人而四名太支離矣總之說無定見到處乖錯如此幾字從來作事幾解今解作將發之意則發始爲意雖藏百善惡于意中亦正好理會所謂誠意者正誠此也乃又曰恐發出便恣生奈何得則又是事幾矣卽此一解而前後禰出千差萬別真沒奈何事

四書改錯

卷十九

天命之謂性

命猶令也性卽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于是人物之

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

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此卽天命之性之解也但性本自然而命爲天所付授未免有賢愚吉凶參乎其間故合言之可稱性命易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也分言之則性是性命是命易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是也此以性屬命則正鄭氏所云合言之者若章句云性卽理也則不特古無此訓卽易之窮理盡性明分兩層者亦說不去矣且其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付焉亦復雜出不倫左傳天有六氣降而生五行至于含生之類

四書改錯卷十九

六

皆感五行生矣惟人獨稟其氣之秀者故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氣也又曰人受天地之心五行之端而後別聲被色以生是人物之生皆感天氣而人獨稟天心與天德而受以爲質所謂天命者命以是矣今乃雜理字于形氣之後毋論理不是性窮事物之理原非盡性卽使理果是性而乃質旣成而始付以性則生理絕矣蓋二氣卽道道卽是善繼善成性總在一時雖形質之具亦無後先然寧可曰道氣生形斷未有形具而道氣反藉之以生者也又且人有天德物無天德犬之性非人之性子思說此爲

人不爲物卽或六氣五行人物所共而旣已成性則截然分別乃初以性爲人物之生旣以道爲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終又以教爲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試問牛犬率性何便是道且牛犬當修道耶遠宗曰章句盡物性節有物性亦我性語此是大病佛不云犬子皆佛性耶

文輝曰命作與授解不作令解尙書天命有德祇授章服敕天之命但付時幾孟子明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示卽與也特性命二字皆已成之名命仍是性而稍雜賢愚吉凶于其間詩惟天之命

四書改錯卷十九

七

論語五十知天命皆兼性言中庸首稱天命前儒細密不敢杜撰訓一詞故曰合言謂祇一付授不必于二氣之生繼善之成有所分也非謂此性字有異解也

率性之謂道

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

此猶是虛說須實指之方有着落舊註謂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此必古道經之言按周禮以天爲神火神金神猶火天金天也

天以五行爲德而人稟之卽爲性如乾有元亨利貞四德而人得之爲仁義禮信之四性此易曉也乃率此四性則體仁長人利物和義嘉會合禮貞固幹事但從仁義禮信循行之而俱當乎道此實銓率性之明可據者況道有本義卽下文達道亦卽此道而以當行之路虛擬之豈有六經習見千聖百王所共行之一字而猶不能名言也乎

遠宗曰道是德之見于行者故天有德中庸達天德是也性卽是德中庸性之德是也道藉德以行中庸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也則卽以中庸解

四書改錯卷十九

九

中庸而顯然矣故古記五帝三王之德者皆稱道經荀子以人心惟危十六字爲古帝王道經之文則道自有正解孟子以人路解道此曲譬豈義訓乎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

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朱氏曰戒懼做存養工夫慎獨只是省察又曰存養是靜工夫省察是動工夫

戒慎恐懼分不得靜存動察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乎物而動性之欲也是性情可分動靜未有同此率性而已發未發之頃有界限者且不睹聞是微

隱卽是獨無兩時兩地戒慎恐懼卽是慎卽學者此際亦並不當有兩層工夫可容首鼠也況大學中庸係夫子子思聖學相傳一門授受之書豈宜開卷初下手卽牴牾如是

此非當身體驗過未易指析大抵大學心意與中庸性情雖有異名而工夫則只是慎獨其在誠意則祇一察意而不藉靜正但存心卽心正矣本文以心在爲心正可驗也此以動爲靜也其在率性則祇當存性而並不察情祇謹獨而無餘事矣繫詞所謂成性存存千文所謂性靜情逸皆可驗也此以靜爲動也

四書改錯卷十九

九

此際動靜大須體驗蓋心統性情而心性所發則意先而情後意獨而情衆意在中而情在外意爲戒慎恐懼之所及而情爲戒慎恐懼之所不及故大學誠意功在心先而忿懣好樂爲心之發用則直在正心之後此卽喜怒哀樂無功夫之明驗也是以性情心意同一體用而以心意言則心是獨意亦是獨以性情言則性是獨情不是獨以喜怒哀樂必將衆著也以心意言則心是中意亦是中所謂誠于中而以性情言則性可言中情不可言中以喜怒哀樂未發是中而發而形外卽將達之天下也况儒者用功貴在

實踐洵口門面輒曰動察動察烏知有察不得者張
仲誠曰喜怒哀樂一察便偽幾見察喜尙能喜怒
尙能怒者戲場悲歡狻狙嗔笑豈可爲訓是以夫子
哭顏淵不知爲慟遇舊館人之喪則一哀出涕是聖
人並未動察而以此直捷要功分作兩概東走西顧
此豈學者入門時所宜有乎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道卽天道人道之道猶率性之爲道中和之爲達道
是誠之見于行者卽誠也今乃以誠爲心爲本以道

四書改錯
卷十九

平

爲理爲用則支離破碎極矣毋論誠者誠之者只有
兩層容不得許多名目試卽以本經驗之此承上文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章來此誠道二字卽至誠之道
之誠與道也誠是心本道是理用則其可以前知者
是心本可前知乎抑是理用可前知乎况經有上支
又有下文下文誠者物之終始卽是此誠者緊相頂
接而又曰天下之物皆至理之所爲則誠又是理是
用不是心不是本卽一上下文而勢頭亂腦膠轕矛
盾至于如此且又以自成屬物自道屬人膠轕之中
又生繆蔓中庸一書習習極矣試問天命之謂性並

無物字而必合人物此誠者物之終始曾無人字而
必分人物此何故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爲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爲貴也

誠者物之終始若不誠則無物矣一反一正何等明
快乃謂上句汎言人物下句專屬人此是何說據其
作或問抵飾此解曰不誠是誰不他須有個人不他
言極狡利顧其自解誠者物之終亦與不誠無物同
謂無此理則物亦終盡無有此是誰無他亦有個人

四書改錯
卷十九

三

無他乎

本文三誠者皆言至誠能盡人盡物贊天地化育惟
此誠之二字是致曲以進于化者則此誠之二字是
眼目當提之字乃一概汎言而又分章分節分天道
人道夫祇言至誠致曲皆需成物故下以至誠無息
至悠久所以成物者告之明有一故字接下而分析
配搭欲謂之不支離破碎不得矣餘見中庸說中
此節中庸說極明白若曰誠者盡己性以盡人性物
性從自成始而誠者之道亦合天道人道以歸于誠
身從自道始然而盡其性者必盡人性盡物性而曲

能有誠者亦必自誠明以至于變物化物蓋以物必有終自有而至無物必有始自無而至有總在此實德耳向使無此實德即無此物無中和即無喜怒哀樂無忠恕即無子臣弟友是故君子能誠則誠不能誠則因而誠之是為貴也

附錄先生歸草堂說此書客問物之終朱氏謂理盡則物終與不成無物一意而先生謂物終亦是誠何也曰此非予言也經明云誠者物之終始而朱氏獨曰終是不誠則經但當曰誠者物之始而于終字宜刪却矣夫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則生是誠

四書改錯 卷十九

三

即死亦是誠故易繫明言原始反終知生知死只一彌綸天地之道盡之所為誠也物生有時物死有候若不誠則無候矣生物旋死死物旋生若不誠不旋生矣有一艾子于此月令腐草化為螢此草以無理而死然既已腐矣乃忽化為螢則其無理而死之時正其有理而生之時吾不知是物之理何時有何時無也請一思之
文輝曰物之終始即是成物易曰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始是成終亦成也若無誠則終是敗矣

仁義禮智根於心

朱氏曰君子氣宇清明無物欲之累故合下生時這个根便着土所以生色形見於外眾人則合下生時便為氣稟物欲一重隔了這个根未着土蓋有殘忍的心便沒了仁之根有頑鈍的心便沒了義之根有忿狠的心便沒了禮之根有黑暗的心便沒了智之根都各有一重隔了而今人只要去其氣稟物欲之隔教四者之根着土而已

根心謂根之於心此即古所云生心之謂性者其不曰生而曰根以心性同生原是一體比之草木之發于根而根與草木仍是一物故曰根心要之心是根性不是根也今朱氏直以性屬根曰仁之根義之根已乖反矣然且于根外又添出兩層曰氣稟物欲曰

四書改錯 卷十九

三

土不知所指何物本文止心性二字性既是根則此所指必是心向使土是心則不當曰君子根着土眾人便根不着土謂眾人無四者固不可謂眾人無心尤不可也土是心又不當曰殘忍之心沒仁根頑鈍之心沒義根以養根之心而反至沒根固不可通且又不當曰去其沒根之隔而使之着土以去心之根而復使之着心尤不可通也自宋人倡言人性祇有仁義禮智四者並無孝弟遂謂天是理性亦是理已是欲心亦是欲如此文直稱心為物欲且直以殘忍頑鈍四惡屬心而究其為說不知性根于心心根于

性支離破碎決不可解亦思註孟子當讀孟子孟子
明言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言人各有
心猶人各有口理義者口之芻豢耳謂芻豢是口根
理義是心根固無此言謂滅口可以悅芻豢夫心可
以悅理義亦無此言况理義四者是根欲把這個根
來悅那頑鈍殘忍的心將以何爲在孟子必無此言
章大來曰根於心與下文粹然見於面盎於背四
於字詞氣一例根是心猶之粹然是面盎是背也
若謂背不盎只仁義禮智是盎則如何盎得
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程氏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言耳

四書改錯卷十九

西

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直接惟心之謂句分明指心言
蓋存亡卽出入也惟心是一可存可亡可出可入之
物故操舍惟命若無出入則無事操存矣乃故爲說
曰出入以操舍言夫天下無操存而尙莫知其鄉者
若曰以舍故莫知則出入以操舍言而獨莫知其鄉
四字專以舍言可乎集註引此是救正孔孟二子之
失故當時又造一公案隱刺聖賢謂范淳夫女一日
讀孟子曰孟子誤矣心豈有出入伊川聞之曰此女
雖不識孟子却識心此正造事以實心豈有出入五

字者夫大易憧憧往來者出入也大學心有所
心不在有所不在亦出入也惟心有出入故書曰人
心惟危危者兀巢不定之謂亦惟出入不一故書又
曰惟精惟一曰一哉王心一者專一不離異之謂是
心原可出入而存心者則因而操之使入必不令舍
之而使之出今乃曰無出入不惟不識孟子全不識
心使范女果有此言則是一愚婦錯認此心爲血肉
塊者使出自程氏則直是違背孔孟之學而朱氏且
和之云雖操存舍亡亦不得恁地快豈此二則字又
當緩解如明則誠耶抑果孔子妄言也

四書改錯卷十九

孟

文輝曰操非把持之謂心無把持法裁加矜捉便
類迫感公羊傳云蓋操之爲已感矣此操字只訓
守字如劉向別錄其道閉塞悲愁而不失其操意

同

遠宗曰朱氏註經多與經不合王草堂考其事自
三十四註論語要議四十八註論孟集註後至七
十一猶改大學誠意章而卒黃直卿云朱氏一部
論語直解至死以求合不得故也乃其集註成時
自言其書如秤上稱來不高不低增減一字不可
得然則何以又改纂至死不可解

又曰朱氏云大學都說陋處不少大抵本領不是只管妄作自誤誤人深為可懼又云大學解而今自謂穩矣只恐數年後又見不穩又云中庸中等說近細思之病敗不少理固未易窮然昏憤如此殊可懼然則朱氏自知固若此人何必曲為諱之熊愚齋云學問之道是是非非毫釐不容差謬朱氏言可信則不當與之背馳如不可信則背之可也此真學者之言

四書改錯
卷十九

美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稿

文則西較

四書改錯

十二

貶抑聖門錯上

貶抑聖門從夫子始朱氏語類于論語首章即曰禪家一棒一喝却掀翻了也得个快活學而時習之看來好支離又曰如今不敢說時習須看得見那物事方許時習其挾墨以攻儒如此但未經大全所採則說不勝載概不入錄若集註貶抑節節

四書改錯
卷二十

有之名為補救而實所以顯正夫子之失第說煩難以標列且是卷祇本釋非錄一書不便襍入觀者但從此而類推可也

子曰管仲相桓公二節

程氏曰桓公兄子糾弟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此言母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

此直而叱夫子矣夫子許管仲之意是重事功尚用世以民物為懷以家國天下為己任聖學在此聖道亦在此而程氏無學讀盡四書經文並不知聖賢指趣之何在斯亦已矣乃復不契于夫子之說特變亂

其事謂子何以許管仲因桓公是兄子糾是弟故管仲可以相桓而召忽不可以死糾則是兄有君臣弟必不可有君臣兄可繼國弟必不可以繼國其爲說固已難通然且桓實是弟糾實是兄正相顛倒而乃曰設使桓是弟糾是兄則夫子此言毋乃害義之甚啓天下萬世反覆不忠之亂是害義者夫子也啓亂者夫子也開天下萬世反覆不忠之禍者夫子也夫子自此不容于天地間矣若糾兄桓弟則自春秋三傳及管子史記諸書皆然唯漢書以忌諱改殺兄作殺弟然隨即註明不容錯者說見首卷人錯條

四書改錯
卷二十一

二十一

張文楚曰薄昭上淮南王長書以漢文爲淮南兄忌諱故改殺兄作殺弟此在韋昭註甚明向使祇讀漢書不讀春秋傳與管子則未可論桓糾事讀漢書而不見漢書之註則仍是未讀漢書烏可卽據以詬夫子且韋昭此註在監本十七史中非新增註又其註卽在殺弟句下不容不見者如此則雖謂之無意謂之鹵莽亦未必然矣

石門呂氏

原名光輪自號晚村

嘗慕道學名拜餘姚黃梨

洲爲師旣而畔之康熙庚子曾以湖舟會三郡名士呂以多金使之主一舟時泊湖南游八卦田客

有詢歟賢祠卽王文成祠者呂便訴之客驚起曰何呂

曰王伯安與羅整庵書直訴朱子爲洪水猛獸吾

黨師朱子雖報訴之豈過耶客曰不然朱仲晦曾

借謝氏說詬夫子臣事犬彘借程氏說詬夫子害

義反覆啓禍亂至今無報之者吾黨師孔子未嘗

師仲晦也呂方踞適梨洲弟黃晦木在坐笑曰

孔子雖吾師畔之已耳尙去報耶呂大慙面如通

赤帛徐曰吾敢詬伯安但以伯安詬朱子則于明

文皇帝輯大全尊集傳有隱祖新安之意不無刺

謬故難安耳晦木曰如此則欲張新安之勢以抗

四書改錯
卷二十一

三

孔子倍無理矣實新安非泗上祖也衆抑掄而罷

其後呂自購書林選八此文每于紙尾極詬文成

異端猛獸一似真爲祖宗師友報怨毒者則以助

朱貶聖門而遷憾及此誠何必然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章

程氏曰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

義禮智四者而已易嘗有孝弟來胡氏曰有子以孝弟爲仁之本程子以仁爲孝弟之本譬

之木言有子說枝葉程子說根本程子之言所以補有子之所未及也

有子不及程氏處由不識仁義禮智是性不識性中

無孝弟故所言皆枝葉實則古無言仁義禮智者惟

易文言始有仁義禮三字而無智字至孟子始增一智字名為四德是仁義禮智之名創自孟子然而孟子明言孝弟是仁義禮智之本並未言仁義禮智是孝弟之本觀其曰仁之實義之實禮之實智之實皆只孝弟皆只事親從兄二者是事親從兄二者為四德之實實者本也根荄也非枝葉也今明襲孟子四德之名亦明言孝弟而其言本言實則概從反之曰仁不本孝弟且不惟反之又從而決絕其說曰人性曷嘗有孝弟是併其良知良能孩提親長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諸所言皆一切悖盡而論語開卷即立此

四書改錯

四

說是不特程氏勝有子即孔孟之學亦全與程氏相反全藉救正聖門尚有賴與

有子言枝葉程氏言根本初聞此說不覺慚愧及讀後漢杜篤傳亦以枝葉根本解孝弟也者二句然而孝是根本仁是枝葉曰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也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則是誰言根本誰言枝葉所藉有學者一雪此言

曾子曰吾日三省章

諸子之學皆出于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于內故傳之無弊

此論語開卷記曾子傳道之言乃就其三者按之皆為人之學其所云傳不習乎者舊註謂以我之所習傳之于人與上文為人謀與朋友交一類朱氏恐其有流弊于為人謀與朋友交絕不註一字但曰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而于傳習則一反舊註曰傳謂受之于師習謂熟之于己其有意補救已狹密矣殊不知曾子三省正一貫忠恕之學與大學絜矩中庸成物子貢能近取譬孟子強恕而行互相發明總只去自私自利之念使人己之間了無間隔此實聖道聖學四書開手一大領要而讀其書而不能曉反曲

四書改錯

五

為救弊祇摘忠信二字謂忠信是傳習之本而于忠字上竟抹却為人謀而不五字信字上竟抹却與朋友交而不六字則其所云得為學之本者非頌曾子實自頌以隱婉之矣然且痛貶聖門特引謝顯道語謂學愈失真傳之有弊單借曾子子思孟子三人以詬訾其餘亦獨何與若傳習之錯見改註條

季氏使閔子騫章

程氏曰仲尼之門能仕大夫之家者閔曾數人而已謝氏曰閔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肯從而臣之哉又曰在聖人則可自聖人而下由也不得其死求為季氏附益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

夫子一門多事季氏即夫子已先為季氏史為季氏司職吏如孟子所云為委吏為乘田者而概以事大執事之輕薄極矣然且挽回聖人則可一語則聖人應事大執事矣儒者不明理並不讀書閱子幾曾好石隱耻事叛亂如王闢之謝燕師龔勝之拒新莽祇以費本巖邑而其先又經叛臣竊據實恐難任故辭之頗堅觀其即出事夫子居喪未終遠要經從政則非仲尼之門不肯仕大夫之家已可知也且亦知季氏何以使閔子騫乎夫子為司寇使仲由墮三都而費則季氏之邑三都之一也季氏以南蒯公山弗擾歷

四書改錯卷二十

六

叛此地與邾邰相唇齒必得一仁厚者為宰故使及子騫及子騫不從而然後子路以已意使子羔為之則子騫之使夫子未必不與聞非可謂聖門必耻仕季氏也况投鼠當忌器祇借一子騫而陰唾聖躬顯詬諸賢已寒心矣乃諸賢為宰不能指舉而明見論語者且有仲弓為季氏宰一人夫冉牛顏淵仲弓子騫此德行中人仲弓與閔子何優何劣何升何降而臣事大執事嘗口使註論語而不知仲弓之為季宰是為蔑經既知仲弓為季宰而故作是言是謂侮聖蔑經與侮聖惟擇處之

遠宗曰由求事季氏不特夫子許之且欲倚之以行道觀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孫而夫子以道之將行道之將廢陰折伯寮此明明見之論語大文非偽造僻書也若季氏再召冉求則夫子且曰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何嘗以臣事大執事失先鑒之知為冉求耻且儒者好責人亦應責已春秋策書載冉求于清之戰為魯師立功此聖門克亂有成效者而反責其無克亂才吾不知謝顯道在宋非無事之日曾克亂否朱氏嘗云謝上蔡說仁處類禪又云上蔡以導引為能事是顯然異學尚可據其說

四書改錯卷二十

七

以貶聖門耶

憲問耻章

憲之謂介其於邦無道之可耻固知之矣至于邦有道之可耻則未必知也朱氏曰邦有道而子知其學之未足以有為雖無枉道之誠而未

免子素餐之愧

四書集註補曰原思學不足有為在諸書並無考據惟論語記原思為宰係夫子所使向使果無用果不足有為則此一耻在夫子矣况素餐二字則正與與粟九百不聽其辭相對照思本不足餐而夫子強之餐思以素為耻而夫子必使之無耻此是何故且思

之狷介原屬有爲所謂人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者與道學清班徒食月進者不同吾不知清班授餐亦曾做一事與否乃朱氏語類又曰原思只是一個喫菜根的人一事也做不得聞之宋人汪氏有云人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此言在朱氏嘗稱之且引其言入小學中而獨于思則人咬菜根可做百事思獨不可做一事是直視聖門流品在十丐下其不當與儕輩相齒序且十倍也又且宋儒極抑聖門而于此節則原情者多如范淳夫謂原思不受非分之祿能事斯語故以告之尹和靖謂原思甘貧守道可以語

四書改錯 卷二十一

此尙皆和平然則朱氏刻薄矣

樊遲問知章

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

此汎告以知仁之道而乃曰因其失則遲之不務民義不遠鬼神不先難後獲從何處見之

樊遲從遊于舞雩之下章

樊遲粗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

四書集註補曰論語問仁者顏淵仲弓司馬牛子貢子張樊遲六人問崇德辨惑者子張樊遲二人問知者無有也兩問知三問仁者更無有也惟樊遲能之

可謂切實爲已聖門之高弟不可多得矣而集註云粗鄙近利語類云鄙俗粗暴何爲也尹和靖云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爲其事如樊遲之于仁知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精密如此則未嘗粗暴也若以其曾請學稼故云則邢昺云遲請學播種之法欲以教民也謝上蔡云遲學稼圃將以爲民非役志于自殖財貨則未嘗近利也若以夫子稱爲小人而疑之則朱氏亦云小人謂細民非與君子相反之小人明矣至于雙峯文懿輩徒知依傍門戶開發朱學而不予

四書改錯 卷二十一

樊遲生平畧加審度反經叛理饒有論議亦何爲哉

李塋曰樊遲在聖門最有名字其見于魯論者亦甚精密且儒者難于事功遲獨能用命以退齊師三刻踰溝從容成事有何粗暴而橫加此字况義利之辨直君子小人所分途曾聖門諸賢了無實據而可以近利二字鑿指之耶

樊遲請學稼章

楊氏曰樊須游聖人之門而學稼圃焉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于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至矣既出而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

聖門樊遲亦由賜後一人乃纔一啓口非受謾罵卽被譏訕而究其罵之訕之者仍自坐不能解經厚誣聖賢如此樊遲之請既罵以志陋決當斥闕又謂夫子後言惟恐其不能喻夫子之意真向老農老圃而就學故使之知之則直視遲爲下愚木石無人理者矣亦思如此陋志且將辭聖門而入田舍則遲身爲民乃反告之以民之必從一似遲之學稼欲使民從已者然且不止從已旣三告以民不敢不又申之曰四方之民亦襁負俱至一似遲之學稼將欲近招遠來不使一民不歸已者如此而不憬然省豁然悟則

四書改錯
卷二十一

真下愚木石所謂不以三隅反者不在樊遲在楊氏矣且遲請學稼非用稼也夫子曰焉用又一似四方民至但用彼而不用此者苟非陋志則卽此一字亦當有三隅之反况遲在聖門夫子親許其善問卽孟孫問孝夫子藉遲導其意而謂遲疑不及此又謂遲不能問歷呼其名而謾罵之又譏訕之此何說乎漢儒原云遲思以學稼教民蓋懼末治文勝直欲以本治治天下一返后稷教民之始其志甚大惜其身淪于小民而不知也此遲有大志而夫子抑之且仍以大者告之四方之至非大夫以下事也陋儒解不也

小人卽農人尙書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依高宗少居民間曰爰暨小人時遲思以身教故夫子自謂不如農人且稱遲爲農人要知遲此一請有啓戰國時神農並耕西秦令墾之意其所繫大矣旣學農又學圃者周官以九職理萬民此政治大節自三農外原有園圃虞衡山林沮澤原隰諸職治當時任地力務開塞算地來民有不重農畝而專任五士與五物者故又及此

司馬牛問仁章

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

四書改錯
卷二十一

十一

四書集註補曰牛多言而躁多言非多問也聖門問仁已不可多得牛旣能問而又切問烏可少之子路問君子兩問如斯而已乎豈子路亦易言者耶

宰我问三年之喪

朱氏曰聖人不輕許人以仁亦未嘗絕人以不仁今言予之不仁乃予之良心死了也

此似難免詬厲者然亦不應裸罵至此裸罵則聖門無色矣况宰我此問亦有所本問傳親喪以期爲斷再期則加隆矣故當時言禮亦多有二十五月而畢喪之文然且其說有期年可斷天地已變四時已易諸語與宰我說正同向使是文後起則經夫子詬厲

後未有反。襲宰我。說以自取。戾者蓋親喪致哀。原無多時間。傳所言不為飾喪者言也。朱氏知祿罵宰我。而其居祝氏母喪。誤認再期以二十四月。卽畢喪。雖由不學失禮。然短喪一月。若克類之盡。則宰我百步君家亦五十步矣。餘見喪祭條。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章。

宰我信道不篤而愛為仁之害故有此問

此亦設以憂仁心之窮。未嘗憂陷害也。凡責人須當情。此先不當矣。況此問夫子祇解之未當。責之先仲氏嘗云。通讀四書而尙疑宰我之問。仁夫子應佛肝。

四書改錯

主

公山之名。仍是不讀四書者。此真名言。蓋聖學授受專是為人。此亦與曾子為人謀。子貢博施濟衆。同是一意。而推到窮處。故發此疑。義集註信道不篤。憂仁陷害八字。則正與孔安國舊註欲觀仁者憂樂之所至。兩相反也。宰我信道不篤。或他時有之。此不然也。此則論仁恕而或過者也。

賜也何如節

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

子謂子賤與。子謂公冶長。子謂南容。並記原非一時之言。兩女不能一時。妻人則夫子自不能以一時論。

列兩婿。此不過記者偶然連類所及。無交涉也。自邢昺作疏。妄疑三子謂章相連。後遂及此章。因謂子貢見夫子歷說諸弟子。不及于已。故問之。此稚儒可笑之甚者。今註襲邢說。而又小作變換。去長容而獨取子賤。向使邢說是。耶則長容子賤何去。何取。向使其說非耶。則已知長容兩謂必不同。時又何以知子賤之謂獨與子貢。此一問不爽。片刻總之。有意吹索。稍可乘間。卽不論是否。不計礙理。不礙理決不放過。雖此間亦無大關係。然胸腹猥陋。微涉歧忌。一似學人之身價。從此頓減。此實小看聖門之已甚者。人各有

四書改錯

主

面孔何可讀其書而坐視其狼藉有如是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章

呂氏曰子貢有志于仁。從事高遠。不知其方。孔子教以于已取之庶幾近而可入。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博施濟衆。不是馳騫高遠。此卽聖道。仁道一貫。忠恕之極。至處祇聖道。該忠恕。而由仁達聖。則必從強恕求仁。以馴至乎聖。此卽子貢終身行恕之終事也。大凡聖道貴博濟。必由盡己性。盡人性。以至于位天地育萬物。並非馳騫。故大學明德必至。親民中庸成己必至。成物論語修己必至。安人安百姓。孟子獨善其

身必至兼善天下。卽學記記學自九年大成後忽接曰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是聖道未成亦必先力推忠恕而後可以成聖學而乃以子貢爲徒事高遠此可謂知道知學者乎

取譬非借境卽大學絜矩中庸不願勿施孟子強恕而行中事此聖道一貫聖學一言而終身行實地指出子貢之繼曾子而聞道全在此也朱氏于忠恕一貫則曰借盡已推己之目以著明之而于此則又引呂氏說謂徒事高遠不知近取則視施濟求仁爲兩截事矣又謂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則視施濟近取

四書改錯

古

爲各一邊事矣然且自爲說曰能近取譬如釋氏說如標月指月雖不在指上亦欲隨指見月須恁地始得是仍作借境觀矣夫忠恕是借此又借乎是于聖道一貫聖學之一言而終身行全未曉也宜乎以施濟爲高遠也

張文獻曰朱氏解能近取譬既引圓覺經修多羅教如標月指曰須恁地始得久之云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如此行逕全是差別烏得與聖門相合一耶

子貢問士章

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爲使之難不獨貴于能言而已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氏曰子貢之意蓋欲爲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並無抑能言之意嘗因此推求本文再三不得及考小註有陳氏誼註解曰不獨貴于能言蓋以行已有耻爲本也則又告行已非告使事矣終不可解且子貢無耻亦安據也

四書集註補曰斗筭二語未必警子貢若然則視子貢此問將欲爲今之從政者矣

若程氏所言子貢將欲爲皎皎之行聞于人者故夫子告之以篤實自得之事則與夫子所言正柄鑒相

四書改錯

五

反夫子明尚事功特以使命不辱者加于篤實自得之上此不特不藥子貢之病反有就其所長而加勉之意聖言具在三復可驗也乃謂欲裁其皎皎之行則未有使四方而猶聞留非皎皎者向使告孝弟信果而不告使事則其奚落端木氏不知如何矣今故爲拘揉而其言之難通至于如是是亦不可以已乎

棘子成章

棘子成章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皆失之矣

此貶抑聖門之尤無理者禮凡言文質只是質材與文飾兩相對待之辭並無曰質是本文是末者自楊

氏誤解質文引禮器以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
以學禮爲証遂疑質是忠信文是禮誤以本質之質
作質文之質向使質是忠信則文不當勝忠信文是
禮則質又不當勝禮相勝且不可何况相去朱氏既
引楊說于質勝章疑爲質是本文是末此原是錯而
此竟直稱質爲本文爲末則錯認假逢丑父爲真齊
頃公矣若輕重之說尤非文質所宜有幾有相勝之
不得而可輕重者必講輕重則斷宜重文何則凡輕
重所權必相時度勢而擇其緩急夫子當衰周之季
文且漸衰故郁郁從周明見口語麻冕純儉形諸永

四書改錯

卷二十

嘆若唐宋以後則文已絕矣漢晉與服尚類煩重至
唐而盡爲簡易開寶儀注猶近周綴逮宋而盡成朴
略姑無論其他卽禮經四十九篇周官經五卷其間
名類象數服物采章曾無絲毫見于世七君子苟有
志當發憤重文竭力挽回之不暇而反曰寧野反曰
子貢失輕重不可嘆乎

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

夫子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

四書集註補曰夫子要示子貢便明白與說何必發
嘆以啓其問若惜子貢未達則宋儒去聖門久遠何

由知之

子貢問爲仁章

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已故以是告之

四書集註補曰子貢悅不若已者雖出自家語說苑
然皆不足據者且此處並無此意尊賢求友是爲仁
取資之要事何必又以此波及之豈此病無處見必
註此以表著之與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四書集註補曰子貢居言語之科誠有之矣若云以

四書改錯

卷二十

言語觀聖人出自何書况知言性與天道之不可得
聞則與以言語觀聖人者正是相反而何以言之

天何言哉節

此亦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

四書集註補曰子貢問而夫子答極其明白子貢焉
有不喻之理不知集註何以知其終不喻而且惜之
君子名之必可言註云子路終不喻上好禮註云樊
遲終不喻此三終不喻不知何據而云然蒙引云子
貢後來問性與天道如何說終不喻則在極附集註
者猶且疑之

季氏富于周公章

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于季氏故為不善至于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朱氏曰人最怕資質弱若求之徒却是自扶不起如云可使足民而反為季氏聚歛故范氏謂其心術不明他這所在都不自知他只緣以仕為急故從季氏見他所為不待又援而不出一向從其惡又曰冉求之失不當其聚歛而後見自其仕于季氏則已失之矣當其時達官重任皆為公族之世官其下則尺地一民皆非君之有士惟不仕而已仕則未有不仕于大夫者也使求仕季氏能勸之勉其強而忠于公室則庶乎小貞之吉矣今乃反為之聚歛是使權臣愈強而公室愈不振也曰聖人以無義而猶望之以小貞之吉也又曰若季氏雖富而取于民有制亦何害此必有非所當取而取之者故夫子如此說

四書改錯卷二十一

本

此聖門敗闕既已顯著則從而盡情唾罵應所不免但自扶不起四字恰似擡舉不成人者雖夫子師長亦不忍出口况直呼其名曰求之徒又三稱曰他其鄙棄不屑如是則忝作學人恐亦非所應有矣乃歷陳罪狀則又並無一當者聖門仕季氏有何不是夫子初作季氏小吏繼作孟氏五屬臣及進為司寇而後由賜之徒得以入仕是聖門雖不反身亦求仕不得此亦何處可急而反復以急仕責之况求不急仕而夫子之急反過于求觀其失位將之荆卽先冉有在陳聞季氏復召冉求卽期以大用則急仕固無害

然且期大用不必小貞之吉也人讀書論世思進退

古今人物而于春秋事實未嘗窺見周制重世官然自公族食采外亦何嘗一民尺地皆非君有國有民有地民出徒役地出賦稅皆公家主之卽軍賦軍役舊制所稱大國三軍者亦征自公家而第于行軍時使三卿受役并受賦已耳惟三家為三卿則以改車為行之際極重徒衆因之自征徒役而祇以邑稅仍還之公此襄十一年作三軍所云三分公室昭五年舍中軍所云四分公室者是徒役不是賦稅况三軍而外其為役為稅者何限故宣公稅畝見于春秋哀

四書改錯卷二十一

本

公問年饑而用田賦則不惟見春秋而并見論語是什一什二皆君自為政未可謂一民尺地非君有也特用田賦時雖哀公親問有若而有若不許及季康子使冉有親問夫子而夫子以苟行絕之乃卒用田賦則冉子不能無過矣冉兩仕季氏桓子不用冉而康子用之且聚歛與田賦一事又適相合夫子之責之當在此時其曰富于周公者正以周公指公家謂公苦年饑而季氏頗富此非救饑實附富也以公邑加歛季所共也此并責康子也註者全不曉也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為主賢智之過雖若勝于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

子張賢智固有之若子夏愚不肖則夫子口中定無有此按中庸過不及以道教言道教屬君子而過與不及則屬之鮮能之民如後所云夫婦之愚夫婦之不肖者若此過不及則專以氣質言謂氣質不齊有此二等然互相勝負無可優劣有時過勝不及有時不及亦勝過故曰猶猶者等也齊一也嘗讀禮記子張與子夏各除喪而見孔子張則哀痛已竭彈琴成聲曰不敢不及也夏則哀痛未忘彈琴不成聲曰不敢過也卽此一節亦一過一不及之証然而喪尚哀

四書改錯 卷二十一

十一

戚一則哀不足而禮有餘一則禮不足而哀有餘子夏之不及較勝于子張之過有顯然者故此苟引經當引洪範三德証此猶字三德者正直剛克柔克也正直以無偏無側據作首德而高明剛克沉潛柔克卽過不及也皆氣質也然而正直德也高明沉潛亦德也三德並列有何勝負其解猶字當如此夫子答告以不偏勝原未嘗以兩皆失中爲言

焉知賢才而舉之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氏曰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此則貶抑聖門之大無理者夫子云舉賢才此重在舉者而仲弓謂不知何舉蓋稍疑乎子言之不及知也而夫子則仍重在舉故曰爾豈無一知者苟能舉則無不知矣此在本文順讀便明一在知舉一在舉知何公何私何大何小而程氏無端吹索必求有弊然其說難通朱氏將本文知字上加一盡字曰盡知使先坐以隙而然後程說可入于是直接程說以責之此非圈以爲知必盡已出則私小矣亦思祗此邑宰盡是此宰不盡亦此宰既難公大安所私小且未聞盡知盡舉反私小而留餘不盡反公大者夫人有

四書改錯 卷二十一

三十一

良心仲弓據德行之列夫子稱其可南面山川勿舍或妄語不足信然焉知一語亦非喪良心之言乃直誅其心謂可喪邦則竟從無可誅詈處必憑空造捏使其無所容于天地間而後已試問此東魯一邦在魯先諸大夫曾下展禽逐公孫子家猶苟且圖存歷東周七國延至呂秦而後亡而仲氏一語乃遂舉是邦而盡喪之人有良心何可作是言

非才之罪也

才猶才質人之能也程氏曰才稟乎氣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朱氏曰程子說才字與孟子子小異孟子專指其稟于氣者言之故以才無不善程子專指其稟于氣者言之

則有善有不善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爲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此又貶抑孟子矣從來言性情無言才者孟子始創出才字于情字之後指情之所用爲言故此以非才之罪與情可謂善一反一正而下文牛山章則直以未嘗有才與豈人之情合才情而爲一字則才本屬情不屬性者今乃誣坐孟子謂孟子言才發于性已非是矣且又朱曰才質程曰氣稟則仍是氣質之性不惟非才亦并非情可怪之甚然既作異說或姑兩存乃復厚貶孟子謂孟子言疎程子言密及究其所

四書改錯

主

言密謂以氣質言才則雖有不善而不害本性若專言才善則性雖本善而已無省察矯揉之功夫所云求則得舍則失正用功也孟子惟恐人不省不察而特警之曰弗思惟恐人不用功不能擴克故又申之曰或相倍蓰不盡其才乃明明大文明明以才字屬用情之功而又謂之疎謂不如程子則雖欲解之爲非貶抑得乎况功力非矯揉也若宋人不識性說見十九卷性相近條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

達九游較

四書改錯二十

貶抑聖門錯下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程氏曰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是以兩之若達便是這氣象也問求赤二子各自謙遜可謂達禮矣何以無曾皙氣象朱氏曰二子只是曉得禮之皮膚曉不得那禮之微妙處若曉得禮便須見得這個天氣象只是纔見得了便休所以不把當事

四書改錯

一

夫子與諸賢相對原講用世故曰知爾何以以者用也曾氏以狂士偶見異耳有何氣象如沖沖漠漠陀陀爍爍作二氏行逕而曰子路惟不達爲國以禮的道理所以無此氣象則是子路之少禮失氣象以率爾也乃二子謙退又曰祇見得禮皮膚終不得天高地下合同而化的氣象則必如華山道士之神遊合漠始有這個微妙氣象矣且夫子在當時祇一禮字不知何處有皮膚微妙二義比較氣象及究竟其說則連曾氏亦一見便休不將氣象當今事則直以二氏說論語四子皆聖門儒者焉能相合此皆大全所

載註若他書則希夷壽涯一齊都來其說微說妙何止于此

子路使門人爲臣

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于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謂子路之

夫子爲司寇門人多爲夫子臣者卽臣于他大夫非主友之分然在夫子從政時諸子皆見爲屬大夫其時統係具在也况夫子去官非見擯者則以卿禮葬夫子而門人爲臣比之主友漢儒所云君臣禮葬者亦無不可特此時無有一如近代在籍官喪葬之例

四書改錯 卷二十一

二

非見任者故夫子不許要之子路非誕罔也其曰詐曰欺亦祇從有無二字責之原非矯詐欺蔽有害天理而註以不能致知誠意重誦子路夫致知誠意爲聖門下手第一層工夫曾子路升堂但未入室夫子親爲品題者而重誦至此豈聖言定有漏聖門必不肖耶何也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至以行三軍爲問則其論益卑矣

行三軍非細事自神農伐補遂黃帝伐蚩尤而後行軍皆聖帝明王之所不免故易于師卦曰開國承家

又曰可以王矣未嘗卑也况臨事而懼正夫子慎戰之意好謀而成正夫子我戰則克之意是夫子明白告語並不貶抑而讀其書者反從而鄙夷之可乎

章大來曰聖人于夾谷一會尙曰有文事必有武備况南北二宋神州陸沉縱使秦皇漢武驥兵宜戒亦不宜出自宋人之口何則救溺須習泅救渴須織蔽亦思當時君父如何受辱生民如何慘殺卽手足毛髮皆作兵甲猶恨不給禮經所云不反兵之義若何而乃論史則禁斥用兵棄若糞穢論經則以行三軍爲卑卑視聖門弟子不值一錢是

四書改錯 卷二十一

三

不惟不解經并亦不知有人理者矣不聞夏官司馬以射人司士掌朝位等級有超于六卿諸職者乎大禹宅百揆反使之帥師征苗何則重兵政也是以呂尙善行兵武王尊之爲師卻縠雖敦詩書而晉侯推轂未嘗不以行三軍爲尊若謂我有詩書可廢干櫓則如後漢羌胡寇隴右而刺史宋梟必欲重教化輕師武請寫孝經以退敵雖長史蓋勲譏其不急靖難取笑朝廷而究竟不從卒至喪身辱國爲世誠訕此明鑒也但其義鋼蔽已久大須微省後之讀論語者遇軍旅未學當知其有爲

而發不是輕兵。遇足食足兵。當思其正。告為政。不是迂遠。則于斯世庶有賴矣。

今之成人者何必然節

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

此聖賢尚事功。重材幹。與子貢問士章之重。使四方子路問仁章之獨許管仲一例。故此將謹信自守之士。特抑一段。曰。今之成人。與問士章之特抑。言行信果者。為硜硜小人。問仁章之特抑。致身殉死者。為匹夫匹婦。亦是一例。蓋聖賢最忌是自了漢。明德不新民。成已不成物。獨善不兼善。非聖道。即非聖學。故徐

四書改錯

四

仲山曰。予讀硜硜小人節而疑之。及讀今之成人節而又疑之。至讀匹夫匹婦節始豁然。猶疑曰。何以孟子獨耻言管仲。至讀功烈如彼其卑句。則又快然曰。聖賢重事功。孟子之薄管仲。過于夫子之尊管仲。以為事功甚重。不當止此也。今通解論語并通解大。中孟子而于此節。仍徘徊瞻顧。首鼠不決。而胡氏且故以今之成人為子路所言。此在前。儒並無此說。引此已自無理。然且借子路以暗侵夫子。謂為此言者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向使此言果出于子路。在註者亦屬疑義。並不宜輕口訾。譬況明

是子言。則直詬夫子矣。苟稍知聖道。知聖學。稍有忌憚。亦必不至此。

請益無倦

子路喜于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

四書集註補曰。喜于有為。故先勞不能持久。故無倦。無倦是救病。則先勞添症候矣。先添症而後救之。無此教法。况救病則何待請益萬一不請。則此病何時救之。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章

胡氏曰。刺憤欲殺母。得罪于父。而輒撓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夫子為政。必告諸天王。請于

四書改錯

五

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名正矣。子路不喻。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

胡氏註春秋無一不錯。而註偏引之。既註四書。則于春秋中四書故事亦宜畧一緝閱。當時有何方伯。惟晉寂強惡。自文襄以後。遽以方伯自居。貶齊魯衛三國為屬國。特定朝聘之期。貢賦之等。奔走悉索者已閱百年。至衛靈齊景發憤不平。遂魯叛晉。與趙鞅抗兵。非一日矣。會蒯聵以得罪國母奔事趙鞅。藉鞅師以攻齊。攻衛與父為讎。以致衛靈身死。屍尚未葬。而趙鞅用陽貨計。借蒯聵奔喪為名。于以襲國。竟納蒯

據戚邑而衛不敢拒至次年之春齊景公遣師圍戚而然後衛亦遣卿石曼姑帥師從之此卽宋儒所稱拒父之師者向使當是時夫子欲下請方伯討拒父以立子郢而其所請者則正衛靈所累戰累伐假納賄以據戚邑之晉午趙鞅昏頭暈腦吾不意講道論世註經立教者而一至于此若夫仕衛食祿果屬非義則夫子何難一言沮之師弟貴告誠未聞旁觀袖手一任孺子入井者况孔子于衛靈爲際可之仕衛輒爲公養之仕是待子爲政則子未嘗不仕也陋儒妄言也

四書改錯 卷二十一

六

張文釐曰衛君惟不拒父故終及孔悝之亂若孔門仕衛柴也由也夫子每念及之况子路之死夫子明曰天祝予而詎曰非義豈所敢聞

子曰聽訟章

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爲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

四書集註補曰此有意苛求矣片言宿諾原是一章故連類記及此節何與乎况子路生平夫子稱之甚至如曰由也果於從政何有又曰千乘之國可使治賦故四科之列直以政事許之若其治蒲則駸駸有無訟之意如曰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忠信而寬故

其民不偷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此于無訟何減而乃以一時率爾之對稍失遜讓遂定其終身耶

子路問事君章

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勿欺爲難故夫子告以先勿欺而後犯之

子路生平以不欺見稱故小邾射以句繹奔魯尙欲要路一言以爲信豈有事君而反出于欺者此不過正告以事君之道而註者必曰對病發藥聖門無完行矣且勿欺而犯有何先後第以勿欺爲主而可犯卽犯此豈有期限而以先後指定之

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四書改錯 卷二十一

七

程氏曰子路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推此則子張過于薄故難並爲仁

此較大文又深一層又增一罪案毋論檀弓不足深據卽可據然其本意以子夏子張並記祇以一過一不及証兩賢生平未嘗曰薄也竟不虞千載下有知之深者題之曰薄薄則不止未仁矣且除喪一事於堂堂何與而并及此

子張問崇德辨惑章

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于私者故告之以此

子張不誠善則堂堂有之然安見不補過而蔽于私也若以愛憎爲生死且翕忽不測則不止蔽私矣昔

人謂崇德辨惑子張與樊遲並舉為問一似現成有此語者今誠善補過八字亦一似現成規子張語不知宋人楊姓者何由得此

子張問士章

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子張只去闊處着力聖人此語正中其膏肓色取仁而行遠居之不疑這只是粗瞞將去專以大意氣加人子張平日是這般人故孔子正教其病

此章免不得救病二字然亦不必認實是這般人且以粗瞞為色取仁以意氣加人為居之不疑則又增出惡狀矣實則本文與他書俱無此等言

子張問明章

四書改錯卷二十一

八

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輔氏曰子張之為人務外好高於事必有忽略自足之病而無深潛慎密之功平日不過觀其皮毛意象以為有得于人情之細密事理之精微則未能察也故夫子因其問明而姑舉二事以告之使其反諸身而知有所戒矣

此顯孫氏罪案不知從何處得來無司寇兩劑無獄者前後券契無憑無據驟得此長篇爰書以莫須有三字衍之得八十四字竟禡而魄奪聖門冤獄從此無平反日矣實則上有蒼天下有夷齊請天下明遠君子善察浸潤膚受者錄其詞而再審之

子張問政章

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大全子路勇于有行慮其不能繼也

子張多浮少實易于始勤而終惰故竭兩端而告之

四書集註補曰聖人答問必答其所問之事所問之義未嘗答其人也如必因病發藥則告顏淵鄭聲淫佞人殆淵必喜淫好佞矣乃只此無倦一答程氏譏其無誠心楊氏謂其難能故難繼范祖禹謂其外有餘而內不足朱氏又謂其做到下梢無殺合龐涓至樹下萬弩齊發為之駭然

子夏之門人章

子夏之言迫狹故子張譏之但其言亦有過高之弊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過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

四書改錯卷二十一

九

此記者之意本偏存子張之說以垂訓者夏是客張是主與棘子成章意同今且概舉而非之既已失主客意矣且兩賢所言俱各有本子夏所本即夫子無友不如已語特其所異在拒字耳故曰異乎所聞若子張則正以所聞闕拒字者其反復兩拒字與矜容對照此有何弊而又以高遠貶之張南士嘗曰嘉善而矜不能係夫子語則尊賢而容眾未必非夫子所已言者何則所問二字可驗也若然則過高之弊不既併聖言矣乎

章大來曰據集註貶子張者亦首鼠語大凡立言

有要于張之要以賢不賢為斷未有賢而不擇友者亦未有不賢而反可招損友者此固不必又搓挪也惟子夏過峻故子張廣之若仍然首鼠既云尊賢而容衆又云不可者拒之既云如之何拒人又云不可者拒之則子夏之迫狹不必譏而門人特記子張之言反多事矣註經者不能達言者之旨而動輒吹索亦何必爾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而止二字亦微有過于高遠而簡畧細微之弊學者詳之輔氏曰子游有簡忽禮文之意要之喪固貴乎哀而禮之節文亦不可廢直情徑行戎狄之道也

四書改錯

十

舊註孔安國云此言毀不滅性謂治喪者遇盡哀即止過此即滅性矣其所云止是止哀非止禮文也今乃自為一說以而止解作而已一似棘子成所云質而已矣者是改說以詬聖賢聖賢不受也然且附和之徒比之戎狄夫致哀能止並不直情即直情去文如棘子成亦且聖賢口重特頌之曰夫子之說君子也奈何以戎狄詬之

子游問孝 子夏問孝

子游能養而或失于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

子亦概言孝道耳如必告以所不足則顏淵克復之

告既多欲而又違禮難乎為顏氏子矣且論人須有據子夏能直義吾不知出自何書若色不溫潤則其事頗祕千載而下亦何從知之

子夏曰賢賢易色節

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于廢學其言傾側而不平正狹隘而不廣大

子夏是節詞氣抑揚與有子孝弟章正同有子重孝弟子夏重力行未嘗廢學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是明言不學尚非廢學今但云未學而即虞其有廢學之弊此何說與

四書改錯

十

朱氏改大學倡格物之說凡論孟中言學處必曲為回護以伸己意故于開卷說此尤極嚴厲不知子夏在文學之科先聖六學全藉傳述如易傳詩傳喪服傳詩大小序類為七十二賢身通六藝之首而詬厲廢學至于如此試問朱氏四書之註其于學為何如者廢與不廢必所自曉傾側三語實不願聞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

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利之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朱氏曰子夏于小事上不肯放過便有委曲周旋人情按時好之弊

而有近小之蔽故
惑溺於私與利也

孔安國原註君子儒將以明道小人儒則矜其名此
從二儒字作解原不差誤註引謝顯道說謂君子喻
義小人喻利凡以私滅公適已自便有害天理者皆
是利則直是小人非小人儒矣曾夫子語子夏而或
出于此或曰子夏好利夫子此言是對病發藥語觀
其告宰莒問政有曰毋見小利可驗也不知子夏好
利從來無據即其告宰莒問政亦大概論政不必即
對病發藥况論各有義此時論儒忽據他時論政者
以為說全失論例且即對病發藥子夏之病在局量

四書改錯
卷二十一

主

福淺規模隘或如集註補云此大小當以度量規
模為言若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有害天理則是世
俗無賴一小人可云儒乎曾賢如子夏而可以害天
理三字橫加之乎朱氏驟聞謝說亦知難通有云聖
人為萬世立法豈專為子夏設則朱氏亦早以其言
為無理矣及作註而又特引其語以示世非有意貶
抑而何

子夏曰商聞之矣二節

胡氏云子夏四海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
意意圓而語滯者也若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
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已蔽于
愛而昧于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四書集註補曰夫子曰效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
如兄弟子夏之言正出自夫子而謂意圓而語滯且
謂聖人無此病已瞎語矣乃猶憎其蔽于愛而昧于
理夫宋人動輒言理吾不知夫子千里兄弟之言果
蔽愛昧理與否但就經論經祇解牛爨不得又牽他
日喪明之事以并責之朱氏自云讀書且就本文看
不必又生枝節又云龜山解經常有牽纏的病如解
苗而不秀就牽引擷苗其于本旨無所發明却外去
生此議論又門人問惟恐有聞因舉子路數事以明
之朱氏便云今只當就子路有聞上考究不須如此

四書改錯
卷二十一

主

牽二三說若牽二三說不知尊意要從此處學子路
還只要求子路不是處其言之凌厲如此今但論四
海兄弟而忽及喪明是曲求子夏不是也是不考究
本文也是枝節也吾不意責人蔽愛而自坐蔽溺又
如此

又曰漢王克云子夏失明虛妄之言即宋王伯厚明
方正學輩亦有辨其未確者

子夏為莒父宰章

程氏日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
常在近小利故各以切已之事告之

子夏近小利並無實據程氏以小人腹誣妄此語

而及註子謂子夏女爲君子儒章則實以子夏好利爲小人儒成案程氏語出而聖人一門無生活路矣然且子張在千百年前與程氏有何怨毒而未仁少仁提至千遍至品騰他賢而無端旁及必不放過何相厄之深與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節

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 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

德者事行之別名閑是分限出入卽踰分之謂何處好着理字且出入非不合理也此書實解易曉如行

四書改錯 卷二十一

古

大禮者既不踰分則儀貌小節或稍過而出稍不足而入總不失大禮行大法者既不踰度則規模細事或出而過張或退入而近于弛亦不礙大法此以不合理責之固爲不倫且以子夏近小之病進幾遠大亦有何弊而動輒苛刻亦思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子夏豈不知是古語而言各有爲必雷同附和以求無弊恐大不然

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 朱氏曰譬之明鏡或日一次明少間又暗或月一次明二十九次暗又

如此則視聖門弟子無人理矣天下除却木偶陳死人外卽盜賊叛亂亦豈有一月之間不起一良心者以此概聖門且以之繼三月不違之後可乎三月三字在月字上則繼三月者當是一月至一日至不當日日一至月一至也一字顛倒便相去萬里請善學者思之

吾黨之小子狂簡

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猶或可以進于道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于異端耳

斐然成章不知所裁是公然具一材品未曉斷割如梓材之未斲美錦之未製故曰斐然曰章曰裁今乃

四書改錯 卷二十一

圭

曰恐其陷于異端則未有稱其成章而猶慮其陷異端者章但有成虧而無同異異端可斥絕而必不可以裁成此在夫子口中與夫子意中並無有此而忽攬此語此則貶抑聖門之尤甚者也

四書集註補曰夫子所裁不過如求之退由之兼人師之過商之不及之類何處着異端二字

又曰宋學實本老氏皆華山道士所授而二宋皆宗之故南宋洪邁爲史官而儒者皆句邁作陳希夷先生及周元公諸大傳且載太極圖說于傳中以太極圖說本道書太上無極尊經中所出書也

聖學防微曰朱晦菴詬陸子靜學佛而子靜答晦菴書亦詬其學禪不能辨也

朱氏寄陸子靜書云熹衰病益侵幸叨祠祿遂為希夷直下孫良以自慶但香火之地聲教未加不能不使人嘔嘆耳又答呂子約書云熹再叨祠祿遂為希夷法眷冒忝之多不勝慚懼

程氏云游酢楊時先曾學禪不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呂微仲之學入于禪談邢和叔晚游乎佛程伊川自涪歸曰學者皆流于異端矣朱氏云謝上蔡用導引吐納之術而其說仁說覺分明是禪呂晦叔晚

四書改錯卷二十一

其

益究禪理蓋其家學相傳如此游氏分明是投番了宋儒自供類如此若聖門則並無自言陷異端者

可以取可以無取節

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死于衛是傷勇也

孟子與聖門何怨必發此三端以盡責聖門之賢不謂之有意貶抑不得矣

四書集註補云子華使齊五秉之受乃是其母林氏歸罪于子可笑孰甚不意復有從而和之者以為子華不能論親于道何信無稽之談而者先賢之過也文輝曰子華為魯使齊冉有為宰時為魯向司寇

請粟雖稍過情然無大失也若子路宜死衛者故夫子哀哭之此歷見先生賡言講錄諸書

張文釐曰金仁山云此必戰國之世豪傑之習勝多輕施結客如四豪之類輕生如荆聶之類故孟子為當時戒耳此庶平情之言

王恬曰宋儒自矜所學直接堯舜因互相標榜原有微視先聖之意故于北宋諸儒高樹門幟不容一人訾議如劉貢父改二程全書一二字便作札四布痛加譏貶必欲使其還復舊文而後已而于先聖先賢恣情敲駁大學孝經連篇刪改即孔門

四書改錯卷二十一

七

諸賢何一不受其創斲相其用心實有抑聖賢以揚同類之意宜乎俗儒入告請斥十賢于堂下而升周程張朱與四賢接席矣每讀六經未嘗不累息焉

陸邦烈曰集註痛抑聖門弟子初不過私存其說以稍寓微意實不料後此之直奉為章程也自元仁宗朝創立八股用朱氏書取士勒為功令而明文皇帝以朱氏同姓有私禘之意造大全一書以曲護其說嗣此四書無本文且無舊註即宋儒別說亦概從屏却以歸于一門而于是大中論孟有

傳而無經有儒說而無聖賢之說如入齊者知孟嘗而不知有王入秦關者但聞有太后穰侯高陵涇陽而不聞有西秦之王初猶暗奸繼則明竊孔氏一堂將何存濟因輯釋非錄五卷而是書採及之以存貶抑之痛云

是書詩侍錄口授補綴仍恨未備嘗錄賢賢章讀朱氏其言傾側險絕迫隘三語懔然曰如是則子夏一傾危險熾小人矣此何可不辨既而曰世豈無踵事者流涕而罷其闕畧有待若此後之讀之者亦鑒此可已詩謹識

四書改錯卷二十一

六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初晴稿

昂天翻扶上較田得名綱卿較

四書改錯二十

附錄

豐城李沛字漢成再拜問竊讀正事卷祇覺肺腸豁然

惠我厚矣然尚有芥蒂者管仲相桓公夫子許之重事功也然氣節豈不重而抑名忽為匹夫匹婦將所謂事君致身殺身成仁者安在曰糾忽非君臣此固非所儼者但卽以君臣論古致身成仁類皆有事於

四書改錯卷二十一

人國無徒死者徒死卽謂之諒故比子死諒則仁之隣童汪錡死於兵則不殤而反褒之他無有也是以殉國之士古未之見惟夷齊二人以歸周去周兼至扣馬不得已而死與齊之王蠋漢之龔勝不受訕折謂之氣節否則死無所為祇三良徒人費耳故曰諒也諒者硜硜也此其說舊有証者東漢尹次史王以殺人當死而兄母為求代自縊應劭特引名忽事援夫子匹夫匹婦一語為斷謂僕妾無慮感慨死諒何得議貴此正引經折獄之瞭然者宋人薄事功兼薄氣節雖故為名忽爭此諒字而實則清班退避以兩

宋國難千古寃慘宋史立忠義傳十卷合之帝紀列傳之所載死事死官共不下四百餘人而濂洛關閩之徒無一人與焉尚欲與之論氣節難矣

山陰趙摘

字文子

過草堂曰夫子為衛君先生謂輒不

拒父使學者眼界為之一開人日讀論語亦日讀春秋何便憐懂至此第不知當時何以有拒父二字此二字始于何時請示之曰善乎問也當時無所謂拒父也惟公羊下一拒字謂齊景公遣師圍蒯賁而衛人隨之在齊謂之伯討而在衛人謂之義拒以為義可以拒之也至東漢何休始有不責輒拒父之文加

四書改錯

一父字然正云非輒拒父耳宋胡氏傳出直曰輒拒父矣要是後人遞加之字在當時無此言

仁和余日新

字自銘

曰或問箕子為紂諸父兄弟雖

不可定然故王族也王族稱親戚何據耶曰此可不答然亦姑語之齊桓稱子糾親也漢哀帝稱父定陶恭王為皇帝親大傳族人不敢以其戚戚君孟子有貴戚之卿

同邑莫春園

字東怡述

連下七籤其一籤曰大師摯

適齊家語辨樂解孔子學琴于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為官然能于琴子于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

曰丘未得其數也云云卽史記索隱註亦引家語此文則家語在漢志古今人表及董氏春秋之前其言可徵先生及不據家語何也曰豈不知家語顧有必不可據者古家語二十七卷久已不傳今所傳者出魏王肅家多係肅抄變其詞而此條尤從來聚訟不已者若漢志人表雖出古家語後而其本事固向歆祕府所錄此條正祕府舊本即古家語猶後起况王肅本也且子亦知經學有門戶乎漢人說經每各守師說競立門戶當論語初出時不特無四書并無三論卽安昌之解包周之章句俱未行世獨孔安

四書改錯

三

國受詔作訓詁因說此章曰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並未云孔子正樂也然而世猶非之周制王者四飯諸侯三飯耳魯安得四飯因之鄭康成改為平王東遷樂缺官散以救其說奈馬鄭經學漢末盛行而魏王肅窺鄭之失直起而攻之遂設門戶分鄭學王學其大者見于聖證論而卽此一節亦復破鄭借家語文增擊磬為官語陰附之魯思以揚孔而抑鄭而不知其大謬者古太師少師不名一器故嵩稱曰師而凡司一器以名官者卽就器與師而連稱之如笙師箏師鐘師磬師類與師冕師摯之稱師不同

然且兩師皆替于作樂時無官器而有佐器如升歌擊韋糠下管擊鼓然非磬也卽尚書后夔自言予擊石拊石非自擊磬謂考擊官皆其職故曰予蓋大司樂則不特無官器并無佐器也今旣稱師襄子而又曰以擊磬官已非制矣乃孔子學琴已經十日師襄方請其進業而尚曰吾能于琴此言告誰則明是王子雍抄變無理之言是以顏師古註漢志直一掃門戶而排棄之謂說論語者指爲魯官斯亦未允夫六經殘缺學者異師文義競馳各守所見馬鄭羣儒皆在班楊之後向歆博學又居王杜之前校其是非烏

四書改錯

四

可偏據此正開通門戶之大文顯然可證者不意傳至今而門戶愈烈抄變愈酷前此無所謂夫子正樂說也夫子以魯哀十一年反魯弔吳孟子答田賦之問請討田常每事必載之策書而在十六年則直書其卒于簡書以終之並無正樂官散稍見于三策之間乃孔子世家載學琴事索隱註卽有兩本一祇師襄子魯人五字一引家語襄子曰二句而屬魯人于其後然並不及正樂也以司馬貞作註時無朱註也特刻史記評林者錄明人余有丁說于上方謂孔子用魯舉師襄爲司樂之官及去魯而襄入于海此直

荒唐無忌憚之言而吳門陳太史刻史記去余有丁名而卽綴其言于索隱之後作索隱說則不特家語史記原不可據而卽其註家語史記者無一不以門戶抄變彼此更竄使祖龍餘燼亦復灰滅如此有志者當大發憤懣力行刊正而子舉一籤而兩當抄變關係匪細因卽就此籤而備答之

其二籤曰周公使管叔監殷先生據孟子文謂止管一人考魯世家武王封祿父使管叔蔡叔傅之管蔡世家亦云封叔鮮于管叔度于蔡二人相祿父則管蔡皆監殷矣况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于方

四書改錯

五

伯之國國三人似實有三人不止連帥屬長卒正三等官也曰此所以須視吾原書也原書賸言補已明言矣管蔡不同監而漢人孔安國輩誤讀左傳二叔不咸及蔡叔基間諸語妄爲此說而史記遵之然不敢言監其言監不自史記始也特史記之醜較有甚于言監者周制施典之官有牧監參伍殷輔六名牧監以諸侯爲之牧是二伯九伯胥伯等官如周名稱二伯齊侯稱齊伯衛康叔稱衛伯類監則連帥屬長卒正三等監官正管叔所受三監官也若參伍殷輔四名則以各國大夫士爲之卽本國統制官今史記

不敢言監而反認作輔。不特魯管蔡世家卽衛世家亦云使管叔蔡叔傅相之。夫以管蔡親諸侯而忽降爲列國大夫士以輔佐武庚已無理矣。然且一管一蔡各有封國安能舍所封而反奔朝歌以服事此勝國之子。又且不宜稱輔而稱爲傅相。夫傅相漢官正漢制改殷輔名置之。諸侯王之國如所云膠東相長沙王傅者而以之當武周所建之周官非笑話乎。若王制三監則商制也。商以三王官監方伯國三是人數周以諸侯監諸侯國有正長帥三等官三是官數。此見于諸書甚明亦不待答者。

四書改錯

六

三義曰八佾六佾朱註謂八八六六佾數如人數而先生非之謂每佾必八人所云八八六六佾之爲數而非人數乃春秋傳隱公問羽數于衆仲是問人數而非佾數何也。曰傳但云問羽數何以知是人數而非佾數。此正杜預誤信何休之說以爲註而朱註遵之今復取其說以相難則主客亂矣。且解經須讀經經明曰公問羽數而對曰天子用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則羽卽佾也。羽數卽佾數也。公問羽數正問此佾數也。而猶曰問人數而非佾數是解經而不讀經可乎。且每佾必八

亦經文也。經云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自八以下者謂六四二皆八也。若只天子八而下皆不八則六六四四所云八風八音者安在。將天子有舞而諸侯大夫士皆不得有舞。註經之舛莫大乎是。予嘗謂自漢迄今能讀書而有裨六經者只孔安國鄭玄杜預孔穎達賈公彥五人然尚有讀書未到處如此。羽數二字便不能註。夫舞兼文武文舞羽籥武舞干戚。今但曰羽數似乎祇問文舞者何休遂謂婦人之宮不當武舞則所云天子八諸侯六者豈皆用之婦人宮乎。且經亦明云將萬舞而公問羽數則卽此婦人之宮原得兼文武二舞故曰將萬而乃獨問羽數此義在三傳註疏亦並無解者。不知此羽字非舞人所執之羽是領舞列者所導舞之羽蓋舞有二羽一是雉羽舞人所執惟文舞用之其名曰翟衛詩執籥秉翟是也。一是鷩羽導舞者所執文舞武舞皆用之其名曰翺翺者導也。爾雅作翺謂指麾舞列使舞者起伏進退皆有節度一如周禮行匱鄉師執纛以指麾者王風左執翺陳風值其鷩翺皆是也。則此羽數正舞列之羽正所謂佾而至今未解誰謂說經易事乎。

四書改錯

七

四籤曰時日害喪劉向新序亦云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不止朱註且說文日是君象則以日比民似不如比君之爲當也曰新序數語正朱註攷文所由而仍舉相難贅矣若日是君象亦執一語耳趙衰冬日之日則日臣象矣禮以三老比日月星不又民象乎况說書最忌執一人若不讀書而書實難盡趙岐以時日害喪爲乙卯日桀當大喪則君民與日皆無與矣而孫奭正義又謂桀云天有是日猶吾之有民日曷有亡哉日亡則吾與民俱亡耳則此一日字又君民同象何以分之

四書改錯

本

五籤曰子畏于匡家語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索隱註宋邑也若畏不可闢則史記孔子之陳過蒲公叔氏以蒲人畔止孔子弟子公良孺曰寧闢而死闢甚疾何也曰匡不是宋邑此在子原書及正事已歷辨之何必再贅若蒲止孔子此不可信之事據云公良孺有私車五乘從孔子則季平子登臺亦祇求以五乘亡豈不可闢顏淵無是也况此是阨不是畏分明无妄並無疑悸孟子是時孔子當阨孔子阨陳蔡與論語子畏不同

六籤曰九合諸侯以十一會去北杏陽穀則陽穀公

羊稱大會穀梁亦稱其端委措笏以朝諸侯此必不可去者且九會既難定則混作糾字未爲不可也曰不取北杏陽穀此論語疏文非杜撰者况前人說經精細且重聖尊經卽一點一畫不敢眇忽今人必起而掃蔑之子亦知九合二字有心血乎鄭康成釋廢疾斷言十一會當去北杏與貫陽穀以夫子言九合諸侯北杏無諸侯貫與陽穀止一宋公而餘皆微者與夫子言諸侯不合故去之然而十一去三又少一合因之穀梁釋文止去貫陽穀而存北杏以爲貫與陽穀管仲皆不欲有違于聖經管仲之力四字故當

四書改錯

九

去而北杏不然然究不能定當時劉炫謂當補會洮而范甯以洮作兵車之會因又云葵丘之會夏冬兩時當分兩會則漢晉唐儒皆尊經重聖苦心較計以曲全九字然而必不及貫與陽穀意可知矣公穀道聽塗說久有定評乃卽此一會經文明書宋公一人而穀梁妄雲端委措笏以朝諸侯將欲朝誰若九數難定亦人不能定九數非九字有誤也左傳晉悼自稱九合諸侯而國語稱七合然不可謂非數目矣無已吾有說于此司馬貞註九川以黑水弱水河濟江漢淮渭洛九水當之而恰合及註九山則禹貢二十

七山至今未定也。向使有人請名九山爲糾山誰則許之。

七籤曰三桓以季友爲莊公母弟而仲慶父叔牙指爲長庶此杜預之誤。按春秋傳魯惠公生桓公而惠公薨桓少隱攝十一年羽父使賊弑之而立桓公。乃立三年而娶文姜六年而生莊公。則計桓之齒不踰弱冠。安能生長庶之慶父及叔牙與。且諸侯未聘嫡而先娶妾有是禮否。况當時稱共仲不稱共孟未必居長。其後稱孟孫以三桓自長幼耳。乃莊二年經書慶父帥師而杜預註爲莊長庶兄此係不深考而致

四書改錯

誤者史記以季友爲陳女所生固屬妄誕。然公羊謂慶父叔牙季友皆莊公母弟此似可信而先生不取不可解也。曰此亦杜是而公羊非者子計桓齒自桓生以至生莊止十七年十七以前必不能生子此尚非正說何則文王十五生武王有成事也况桓年不止十七世但知桓生而惠薨一甫生而一卽死耳不知策書有云當惠公薨時有宋師且太子少故葬惠有關則少者未成人之稱非始生稱也及葬惠而隱反不臨使桓主之若生年卽薨則桓二歲耳安能爲喪主是以杜註斷然曰生桓而惠薨謂生後始薨非

生年卽薨也。若慶父爲莊公庶兄則亦計年可定者子詳于計桓年而反失于計莊年莊以桓六年生至桓十八年而桓薨莊立止十三年耳乃莊二年而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則莊年方十五未有年十五而有弟可帥師伐人國者所謂丈人長子者安在是以春秋釋例謂經書慶父伐於餘丘而公羊以爲莊公母弟計其年歲既未能統軍又無晉悼王孫滿幼知之文此蓋公羊之妄而先儒曾不覺悟此成說也若諸侯未聘嫡而先娶妾從來有之春秋前傳曰元妃明始適夫人也諸侯有元妃二妃下妃而皆可再娶亦

四書改錯

皆可始娶然必適而兼始娶謂之始適故有始而非適者孟任之類是也有適而非始者哀姜之類是也桓公以成人卽位而方娶于齊其有始娶何疑乎至慶父氏仲而又氏孟則禮緯庶長稱孟釋例亦謂適長稱伯庶長始稱孟故慶父以附莊自氏爲仲而其子公孫敖以後終稱孟氏猶趙盾爲長庶稱孟而其孫武以適長而終稱趙孟知氏荀首之後中行伯之季弟俱適長稱伯而其後荀吳庶長亦稱知伯此中禮例真有從來所未曉者是書括略耳焉能詳及然亦未可淺視如此

嘉興王楨字元幹國子監助教問孝乎惟孝論語句讀與君陳篇以惟孝屬下自是不同但君陳係古文尚書東漢始出或者惟孝之句多在未見君陳時而其後一見卽以惟孝屬下句此不必朱氏始改讀否且孝乎一讀惟孝又一讀似可兩存惟先生裁之曰君陳固晚出然以惟孝句者在見君陳之後不特唐宋至今古文顯然卽包周袁宏陶潛潘岳輩亦何一不見君陳而竝無一人以惟孝屬下句則不得謂君陳晚出有異讀矣且朱氏改讀竝非臆斷朱氏于諸書或未之見然註疏定習觀也註以惟孝句而宋人邢氏作

四書改錯

主

疏義又竝不云乎字可讀乃忽讀乎字此非始事乎且孝讀乎讀有必不容兩存者子亦知論語原文乎漢末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每行賄改蘭臺漆經因詔蔡邕輩刊正原文勒石立太學門外其論語殘碑見于諸書者猶有東觀餘論及董道洪适諸考釋如意與之與我未見好仁惡不仁者賈諸賈之哉置其杖而耘譬諸宮牆類而至孝于惟孝皆註曰于板本誤乎則孝于無句理矣六經秦火後晦蝕不一何幸千百年後尚得親見先聖原文而猶欲強存誤說以與聖經溷則何必然

漢魏唐宋俱有石經惟漢石經蔡邕所書者是原本若板本則後唐明宗長興中國子博士田敏所校創爲鏤板法行之此實書籍鏤板所自始世傳五代和凝始鏤板宋史謂始于周顯德中皆非也但此乎字觀諸家引文則從來寫本原有之不止板本自宋初特頒長興板本于天下而寫本盡亡然則今所行論語皆唐後板本世誰辨之

烏程姚淙字季通問射不主皮主皮固不是貫革然國

風羔羊之革毛傳曰革猶皮也則皮革亦通註字否曰韻文別是一例詩以裘爲革與春秋傳牛則有皮

四書改錯

十三

彼以甲爲皮正同取合音耳故舊儒有以羔羊之革謂大夫之儉皮而似乎革比之晏子一裘三十年皆強解多事經文不如是也凡解經須識文例文有兼例如周禮有掌皮官豈不兼革本文明云頒皮革于百工且云其毛毳以待邦事向使執其名以爲毛毳與革皆可註皮此爲尙愚乃又有通例禮運膚革明通肌皮而必謂革不是皮周官飾皮車明通革車而必謂皮不是革此謂偏強今主皮貫革平白兩分旣非兼文又非通字而以皮爲革此非通註可比例也直妄而已

東陽盧人宏字子遠問苗而不秀朱註穀始生日苗

此與周頌播厥百穀厥厥其苗相合且管子亦有苗

始其少也眈眈乎其孺子也語是始生二字未嘗

杜撰而先生不許何也曰豈謂穀無苗特苗不止穀

耳詩有黍苗春秋有麥苗王風有稷之苗管子有命

禾曰苗論語無實指也况苗與秀對文作生達解萬

一如後儒釋詁指作物名則此爲草耶穀耶抑黍稷

稷穆耶故曰不當偏指作穀也若始生之訓亦從來

有之特其義不具必兼少長言而後苗之前有函謂

隱含生氣也有達謂透出土上也有傑謂傲然發作

也然後有苗以暢遂之如法言育而不苗畢竟有生

育數層在苗前諸書現在也如謂管子解始生則不

然管子專領一苗字而以始少並承之正兼始少解

反認作始生可乎

又問堯舜禹已是名焉得又名放勳重華文命每一

人必兩名不可解豈放勳果是號乎曰上古無明著

名號之文雖一名兩名原不可解然斷不得如孔註

以放勳作史臣讚詞恐無據也人欠讀書耳諸書稱

皋陶爲咎繇又爲庭堅已三名矣乃史正義引曹大

家註謂卽秦紀之大業不四名乎伯益在系本漢書

稱伯翳而史記又稱栢翳或栢伯音訛耳乃又引古

尚書曰咨爾費又名費何也堯子丹朱原名朱一云

名啓明而管子宙合篇有若傲之在堯語註傲丹朱

名此則何解若禹名文命而系本謂鯀生高密成湯

已名履而乾鑿度謂湯又名天乙如此者比比也且

有最難通者商紂卽商受不知名紂抑名受乃考之

實受辛也向使受是名則太丁太甲皆名太不可訓

也辛是名則何以處小辛康辛諸先君乃尚書曰今

商王受殷本紀云帝乙子帝辛請解之

又問孟子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在尚書書序俱無此

文程子解固無理然尚書孟子兩經到底扞格且漢

志引伊訓既不去外丙一名然又無仲壬祇曰有成

湯太丁外丙之服以一時而服三君之喪有是理否

曰兩經不扞格而解經者扞格之據書序成湯既沒

太甲元年則湯崩而太甲卽繼之故伊訓云惟元祀

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元

祀太甲元年也厥祖湯也祇見者嗣王卽位而奠告

于湯殯前也是以漢造太初曆時追考殷曆有云成

湯用事十三年十一月甲子朔冬至伊尹祀方明越

弗行事則正與伊訓文合古者君喪在殯但不祭廟

而。倘。遇。郊。社。則。必。踰。喪。紼。行。祭。謂。之。越。弗。是。時。太。甲。初。收。元。而。朔。日。甲。子。值。冬。至。郊。祭。因。使。伊。尹。攝。祠。先。王。契。以。配。上。帝。而。次。日。乙。丑。然。後。奠。殯。卽。位。而。作。訓。故。伊。訓。曰。伊。尹。祠。先。王。指。郊。祀。言。見。厥。祖。指。奠。殯。言。其。曰。十。二。月。卽。殷。曆。之。十。一。月。以。殷。曆。算。律。用。夏。時。也。曰。乙。丑。卽。甲。子。朔。之。次。日。故。太。甲。篇。稱。十。有。二。月。朔。此。不。稱。朔。也。是。太。甲。繼。湯。考。之。尚。書。書。序。及。殷。時。之。曆。而。無。不。然。者。若。孟。子。之。說。則。史。殷。本。紀。直。增。二。君。曰。立。日。崩。而。後。之。爲。帝。系。爲。汲。冢。紀。年。且。改。殷。二。十。七。王。爲。二。十。九。王。以。致。漢。律。歷。志。譙。周。古。史。考。不。

附錄四書改錯

未

曉。二。十。九。王。是。增。數。又。增。二。王。曰。三。十。一。王。而。扞。格。極。矣。殊。不。知。孟。子。原。是。易。解。予。向。作。廣。聽。錄。曰。外。丙。二。歲。卒。仲。壬。四。歲。卒。則。諸。書。皆。通。有。何。扞。格。卽。曰。二。弟。之。死。與。繼。統。何。涉。而。必。記。之。則。以。殷。制。必。傳。及。也。乃。班。氏。作。志。亦。引。伊。訓。亦。解。越。弗。而。第。不。識。先。王。爲。何。人。殷。無。追。王。禮。而。湯。祖。與。先。王。不。當。襍。出。竟。不。疑。國。語。立。王。勤。商。殷。人。郊。契。之。文。而。以。三。君。混。嘗。之。且。又。不。知。乙。丑。是。甲。子。次。日。而。子。乙。丑。下。增。一。朔。字。此。亦。先。儒。之。紕。繆。至。今。日。而。始。發。者。若。又。遺。仲。壬。則。不。能。強。爲。解。也。
商制先君沒踰月卽位故湯十三年十一月崩而十二月卽位改元與周不同

汝寧何錦字武京問關雎之亂朱氏註固錯然以詩末章爲樂之卒章亦錯樂記武亂皆坐此大武之第五成而卽曰亂則亂非卒章矣且國語閔馬父校商頌以那詩之亂限自古在昔四句然而此四句後又有顧予烝嘗湯孫之將二句則亦非卒章今日卒章何也曰此所以須讀書也夫武亂皆坐非謂武之卒章可皆坐也謂武之行列至此漸變急須以周召文治治之因而皆坐亂者變也此正所謂發揚蹈厲太公之志武亂皆坐周召之治者而乃以坐作時舞曲未畢而忽挽亂章于其間此陳顯不通妄註而據之

附錄四書改錯

未

以定亂之先後謬矣若那詩顧予烝嘗二句則另是一章在卒章之外謂之和詞故次烈祖詩亦有顧予烝嘗二句此如楚茨甫田皆有報以景福萬壽無疆二句九歌湘君湘夫人皆有捐予珮兮江中四句一例至于亂則在周頌武詩以末一句爲亂楚詞涉江哀郢惜誦招魂以及漢後諸賦皆以末一章爲亂且有重詞倡詞少歌詞類在亂詞和詞之外而降而樂府則前爲豔詞後爲趨詞豔卽緩趨卽促亦卽閔馬父所云輯之亂趨促輯皆聲之轉也總皆亂也若宋人說則總不可據也

會稽姜兆熊

字世胎康熙癸酉舉人門人

問傳不習乎原是傳之

于人與忠謀信友合作三省皆是爲人之事上下一串但學須爲已曾子大賢開卷便以爲人自省似非聖學故朱氏特將此句反解以補救之不審是否曰使爲人果非聖學則一連兩省早已叛教單單挽回一省亦不足以救曾子之不賢且儒者何等敢補救曾子明明大文有爲人二字假非聖學則錄論語者亦必是身通六藝諸君曾是之不察而開卷便謬非孔子徒矣夫所謂今之學者爲人不是求見知于人如集註所云也爲者助也古學務躬行今學徒見諸

附錄四書改錯

十七

言辭但能立教以助人而躬行不足故曰爲人猶大學云本亂而未治謂祇求新民而不求明德卽是治未非謂大學不可新民古學不當爲人也且子亦知聖學何在乎論語明云曾子傳道惟有一貫而一貫之道只在忠恕忠者爲已恕者爲人也卽大學所云明德新民中庸所云成已成物孟子所云獨善兼善也是以大學絜矩則曰藏恕中庸以人治人則曰忠恕孟子反身誠而萬物備則曰強恕然且聖學在是聖道亦在是子貢多學謂之聖學曾子曰吾道曰夫子之道卽謂之聖道在聖道曾子直下承當而在聖

學則子貢以三章三進之其一是一言終身章一是不欲無加章一是能近取譬章皆明明以忠恕爲聖道聖學由漸入深而朱儒子聖道忠恕則曰借盡已推已之目以著明之于聖學強恕又曰恐博施濟眾馳駕高遠故又借指指月而以強恕假應之則直是門外人語絲毫不知有痛痒者也夫百工技藝皆有一下手工夫如大匠規矩射者穀率彼此畫一卽或異端外氏亦且羽士鍊水火桑門領句子祇有一門別無岐路而獨聖道聖學自北宋以迄于今言人人殊或曰主靜或曰主敬或曰涵養或曰窮理彼差此

附錄四書改錯

十八

別將何下手獨不思大學言學其下手只在慎獨去私利之意由好善惡惡以推之民好民惡卽忠恕也中庸言道其下手亦只在慎獨出戒謹之意由大本達道以推之位天地育萬物亦忠恕也于此不曉舉聖道聖學而劃作兩橛且云周公沒千古無治道孟軻死斯世無真儒夫天下有無治之儒無道之學無外王而謂之內聖者乎大學無新民不成爲學中庸無成物不成爲天道人道而乃薄治術卑事功讀全部四書而茫然不知道學爲何物嘗謂論語有三着眼一子貢問士以使四方者加孝弟之上而且誦言

行信果爲小人一子路問成人極推知廉勇藝禮樂而反以審義利信久要見危授命者鄙之爲今之成人一子貢問管仲歷稱管仲爲仁人爲民到今受賜而斥名忽爲匹夫匹婦自經溝瀆此必有故所最當着眼而思其義者而乃于問士則曰警子貢皎皎之行于問成人則曰此是子路鄙固之言于問管仲則無可推卸直詬厲夫子此言害義之甚啓天下萬世反覆不忠之亂此尚可讀四書可稱聖門之學者乎夫老安少懷不是夸大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不是違禮犯分赴佛胎公山之名並非遊戲之詞宰我井有

附錄四書改錯

九

仁焉決非故爲此無理之問而乃端殘守缺大言爲已將孟子所稱名實爲人原以匡君濟民爲爲人之實而一概掃盡毋怪乎今世么小并毀陽明大儒爲異學而不自反也此正道學是非一關鍵也

東陽盧元璧

字璧人

過草堂問朱註不識宗法故于孟

子宗國論語三家之堂皆不能註乃其著家禮偏講宗法謂祠堂之祭必長子長孫主之稱爲宗子考魯桓一宗不及莊公則長子非宗明矣且三家并不宗仲慶父則長庶亦有非宗者今乃宗長子長孫此何禮與曰此大無禮者予作大小宗通釋言之詳矣考

古惟封建有宗郡縣卽無宗惟天子諸侯有宗大夫已下卽無宗今以士庶而言宗已是無禮且其最無禮者莫甚于祭祭典惟子必祭父自七廟以至一廟凡廟皆殺而父廟獨不殺則祭父重矣至宗子主祭而祠堂所設祇是長子長孫之四親凡合族父祖但納其主于堂側臨祭時弟分獻一杯已耳則合族之子皆無一人得祭父者若敖之鬼不其餒而乃麀糟叔孫必以宗子之名爲可聽附會儒說牢不可破請將子祭禮中所辨定其不通者約略言之古宗子以天子諸侯之第二弟爲之稱爲別子今反以長支當

附錄四書改錯

十

宗子則長而非別不通一也天子諸侯尊貴其兄弟不得與君聯親親之誼故別爲一宗以使之自親其親今兄弟等夷親疎無間而反立宗以間之不通二也古一君有一宗魯在春秋有十二公卽有十二宗况前後推之則爲宗無算今一家一宗則與天子諸侯自相傳宗者何異不通三也亦惟一君有一宗故所分之宗亦卽以宗此所分之君三桓宗桓公卽立桓公一廟于桓氏爲三家之堂而世世宗之宗此君也今第長房耳何得使通族皆宗長房不通四也亦惟一君有一宗一宗又必有諸族故三桓一宗卽分

之爲仲孫叔孫季孫三族而等而下之分族無算晉叔向所云屏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者是立宗爲收族而設禮凡云收族合族皆指宗法今一宗族耳不分何收不攸何合不通五也古分宗族卽分姓氏天子諸侯不更姓如周爲姬魯亦爲姬類而宗子則易姓而爲氏如魯之展氏臧孫氏類降此則又分氏而爲族如三桓之又分爲公父族子服族類今宗子易姓否宗子而下又易氏否則何以辨爲別子爲繼別子不通六也古宗子皆卿大夫世官藩屏邦國作本支之翰故詩曰宗子維城大宗惟藩今族非邦國

四書改錯

主

有何藩翰不通七也其最不通者宗子主祭限祭四親夫宗子長房分多卑幼以通族之衆而卑幼統之已屬悖逆况其所祭者卽卑幼之父祖曾高也宗子非君而通族老幼儼然助祭諸伯叔氏非臣而儼然帥通族之老幼以祭此宗子之親是無君也以尊而祭卑以衆大而祭四小是無長上也不祭已之父祖而祭他人之父祖是無親也無親無君無長上三綱亂矣不通八也大小宗通經祭禮通俗譜又問子見南子朱子明云古仕其國者有見其小君之禮及或問禮出何書則又曰此于禮亦無所見是

禮之有無可隨口造說旣已可駭乃又連舉春秋觀禮儀禮饗禮兩不相干者以支飾之則有意作僞更非君子所宜有矣但春秋觀禮係魯莊娶哀姜時以朝廟禮與覲禮並舉故夫子譏之謂婚禮朝廟在婦至日不在次日故也然而朝廟卽廟見禮也朱氏著家禮以婦至三日廟見祠堂則三日始廟見而春秋次日猶譏其晚得毋三日廟見亦非禮與曰此非禮之極不特誤家誤國誤天下并誤後世不可不急急刊正者夫朝廟非廟見禮也古婚禮娶婦極重者惟祖宗父母其在祖宗則有兩告廟禮一謁廟禮而在

四書改錯

主

父母則有一生見禮一死見禮兩告者一是親迎時告迎春秋楚公子娶鄭所云先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是也一是婦至時告至春秋鄭公子忽娶于陳陳鍼子送婦至不告而配鍼子譏其誣祖是也而子思父母帥之以謁廟易所云士刲羊女承筐者男奉羊俎女奉脯修棗栗以謁之在天子諸侯謂之朝廟大夫以下卽謂之謁廟然非廟見也若夫父母則婦至之日但以父母作主人迎婦入門與婦交拜行賓主禮而卽帥之以謁廟至次日質明始行見禮其見生舅姑禮名曰婦見以特豚獻舅修棗栗獻姑姑兩

拜而舅倍之謂之俠拜于是覲婦醴婦饗婦皆于是日或次日行之脫不幸而舅姑死則行死見禮于成婚三月之後見死舅姑于廟名曰廟見其見法婦棘素入廟手捧菜羹一盂口稱來婦扱地而拜扱地者古婦拜首不至地但伸腰長跪祇以手上下當胷如肅揖然惟此日則哀慘之至兩手控地而埋首其間一如男子之稽顙者謂之扱地然後又擇日而祭舅姑名曰祭禰以不及祖廟也然總之祇成一廟見之禮脫又不幸而未行廟見其婦身死則非其子婦謂之不成婦喪葬總殺禮所云不殯廟不耐皇姑壻不

附錄 書改錯

三

杖不菲不次歸棺于女氏之黨何則未成婦也故禮有不廟見不成婦之文朱氏不知何故倒讀其文曰不成婦不廟見先誤認此廟字爲祖廟非禰廟舅姑之廟又誤認此見字爲見祖宗非見舅姑夫祖宗惟新喪奠殯可稱曰見無三月行祭而可云見祖見宗者此第以舅姑應拜見而不幸而死因推此見字曰廟見祖宗無是也是以婚禮有三見曰婦見曰廟見曰壻見壻見者男見女父母而總以婦見字推及之然且女父母死卽不行死見禮而他可見乎乃又誤認此婦字爲夫婦之婦非子婦之婦夫夫婦之婦則

婚禮納徵卽已成婦徵者成也謂成其夫婦名也故春秋逆女間稱逆婦公羊所云在家稱女在途稱婦者不必薦寢後始成婦也乃以禰廟改祖廟以子婦改夫婦以生舅姑改死舅姑以三月廟見改三日廟見以不廟見不成婦改不成婦不廟見婦至不顧祖宗不關父母舉兩告一謁之禮而盡廢之甫下車卽率婦入房一如禽獮之苟合謂之成婦且必成婦三日而後謁祖宗將春秋所云先配而後祖是不有其祖何以能有明明告誡之語亦並不之顧且舅姑見存而曰廟見廟見稱之于口告之于神題之于祝冊

四書改錯

書

書之于親戚宗黨之簡帖不祥莫大焉乃不意元明以來舉世貿貿並行其禮者四百餘年已慘極矣且有顯誤人國家大事明見史冊者當故明嘉靖初議大禮時閣臣楊廷和誤信程頤司馬光漢議而進士張璁爭之乃璁亦無學方世宗之母興獻王妃來京禮官議王妃以藩王禮從東安門入璁不能爭反曰興獻王妃宜行廟見禮而後入宮舉朝譁然然無以難之獨太僕卿葉清大言曰婚禮廟見係舅姑偕亡而三月之後婦見舅姑于禰廟者今母論興獻王妃非三月新婦顧壽安卽太后本憲宗之妃興獻王之

母今皇帝之祖母而妃之姑也姑現在宮中以子婦來官而忽行死姑之禮逆莫大矣皇帝縱不知如壽安何禮部尚書毛澄聞其言大驚曰出何書曰出禮記曾子問急索其書傍晚執奏乾清門帝頓足曰幾壞乃大事次日奉慈壽張太后敕令王妃從大明門入帝跪迎闕內罷廟見禮由是帝亦薄璵璠仿歐陽修濮議作或問一帙齎至左順門上之帝亦以無據留中不發其後豐坊嚴嵩輩肆行邪說請稱宗入廟配天饗帝兩家各爭之不得帝每曰着明據典禮使至當來說又曰諸凡所執奏皆違理背經姑不查

四書改錯

卷

究着將夏商周典禮見于經書者推詳博考還會同多官議擬停當來說而舉朝無一讀書人洵口胡亂在廷和家有員外薛蕙議大小宗禮在張璵家有選郎方獻夫議爲人後禮各襲宋儒杜撰之言違離悖誕以致人主厭聽索性決裂稱興獻王爲睿宗皇帝迎主入廟與太祖太宗合祭同位且仿明堂大饗禮配昊天上帝子皇極殿其爲禍烈敗壞一至于此嗟乎讀書者宜自省已

詳見辨定嘉靖大禮議

或問季氏既是大宗則季札稱叔孫穆子爲宗卿何也文獻曰此通稱也同姓大夫俱得稱宗卿猶

同姓大夫之妻俱得稱宗婦以大小宗皆宗也且有遷宗遠而亦稱宗大夫未進爲卿而亦稱卿則加稱也猶漢後稱州牧爲君侯唐後稱邑令爲明府與明庭也此皆無所闕者

又問孟子心之所同然集註解同以爲可何爲不可文獻曰杜撰說書則無一可者然是也如是也並無解作可者同然卽皆然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以爲可乎且此然字承上惟耳亦然目亦然來惟耳亦以爲可目亦以爲可乎

四書改錯

卷

西河全集中說經數十種皆入

四庫全書著錄行世已久其四書改錯一種聚成旋毀故流傳甚少已夏余偶從書賈得此書繼因求觀者眾遂付剞劂或云西河攻訐程朱不可棄播夫九經乃聖人之書非程朱一家言程朱既一掃漢唐諸儒之說而必欲使後世繇一異舜禹非所以尊程朱也然則此書雖駁而不純其大存而節取焉可原書頗多脫誤兄子衍學力疾任校讐爲易其目而訂其訛今刻竣而寧已下世其勞未可沒也因并識之嘉慶辛未五月望日甌山金孝柏跋

康熙五十二年新年編

二曲先生著

四書反身錄

思硯齋梓行

序

理學與世運相表裏自堯舜開道統之傳至我夫子而集大成刪述六經垂教萬世若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而斯道賴以常存迨戰國興端並興孟子辭而闕之論者至謂其功不在禹下秦漢以來千有四百餘年乘之以佛氏亂之以莊老洎宋興於風雲月露之詞廢墜於干戈搶攘之際而斯道或幾乎息有宋賢君繼作世際雍熙大儒乘運而起濂溪倡之於前二程張朱推挽於後發明絕學內外同歸斯亦三代四書反身錄序

以還文明再觀之一時矣自是承流嗣響代不乏人而關中接橫渠之緒名賢接踵而起五百年間凡三十餘人嗚呼盛已迄明末造風會中蝕而關學獨以醇正稱於天下恭遇我國家治化翔洽講道崇儒中孚李先生崛起蓋屋其言以躬行實踐爲基反本窮源爲要嘉惠後學開導迷津開往聖之心源於浸昌浸熾之會斯真可與余山鳴鳥同昭

世之光華顧以家世食食養親不逮痛自刻責絕意

功名築室室獨處時人罕接其面尤矢志謙退不欲以著述自居四方學者每從問答之餘輯其所聞各自成帙其高弟王心敬朝夕侍側敬從口授集爲反身錄一書先生舉以授余余反覆卒讀大要以士人童而習之襲其糟粕而不悟其指歸欲學者反身循理致知力行其指約其趨端其論說質實而不涉於高遠橫渠有言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其先生是書之謂乎余學臣也亦與有新文之貴竊意學校爲教化之源選士爲

儲材之本

煌煌功令務先德行而後文藝乃士子徒工咕嗶以與主司一日之知海東春華都無實際聖賢之精意久已湮沒誠使是書布之學宮士子從身心研究之餘有得於明體達用之學予以宣猷宏化黼黻休和登斯世於唐虞豈曰小補是則余割俸授梓之意也夫

康熙二十有五年歲次丙寅清和月二泰視學使者

泚水許孫奎題於上郡考院

序四書反身錄

今何時耶上浙朱文公適在五百昌期又上泐孔先師稱王正南面之時九百六十年子與氏所謂千歲之日至者是

皇上甲子東巡碑勒萬世師表乙丑廷試策問天人理數是聖道倡明當在茲時也禮是以首疏道原自天蓋因

上既以聖學引其端吾鄙何可不遵天原竟其業此二千年待發之履景運當昌表章實在後學試思伏羲

四書反身錄序

三

一畫虞廷一中門里一貫舍是何原耶曾子得道聖門識者在大學傳明德章親破顧諟天之明命一語上接羲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十一大聖人之傳下啓子思作中庸以天命性教開宗濫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收章其中三達德五達道三重九經無限道教總全天命是謂誕登道峴明明表示千古亦又何疑或曰理學肇自有朱所云大極通書西銘易傳啓蒙皇極性理諸集各有得力蓋已發先聖所未發尚何表章之與有禮曰否否昌期必五百年

者何日至必千歲者何

聖翊運而生道待時而明後學雖生明備之餘有不得
諉其責者往歲讀 中孚明德解竄過說皆篤信下
學之深早切高山之仰今覽反身錄每從天之所以
與我發論且曰終日欽慕對越上帝自無一念一事
可以縱逸是昭得周文畫前之易實將存誠主敬窮
理致知之種種而脈一切收攝勘破道原又進數等
愈增佩服蓋聖賢嘉言善行日新月盛原處不盡之
數離却復初二字言知言能何所着落 不敢自外
四書反身錄 序

三十年從程子儒教本入周子聖希天邵子凡事順
天理而行造化在我于此入首于焉得力方知忠本
天理恕順人情洒掃進退應對即未即本矣幸有同
心又值家生洲提鐸斯文在關中聖道千城有賴同
學千里如咫尺願大家振奮各驗所至以輔翼

皇上開天明道之盛運

康熙丙寅夏孟中天同學弟許三禮識

四書反身錄引

四書之在天下猶日月之經天而陸沉於讀者之口
耳其來久矣 二曲先生起而拯之力掃道聽塗說
之陋以寔反諸身為天下後世倡其反身錄一書凡
進修之要性命之微明體適用之大全內聖外王之
實際靡不一一開闢啓鑰合盤托出蓋欲讀者添體
力踐為一已樹真品為 國家樹真才為千古扶綱
常期世運議者謂有天地則不可無四書以葆天下
之人心有四書則不可無朱註以釋四書之疑義有

四書反身錄 引

五

朱註則不可無斯錄以挽天下之人心斯錄未出四
書雖家傳戶誦無異告朔之羊名存而實亡斯錄一
出則四書誦不徒誦人知所奮可謂取日虞淵揭之
中天中興四書之功將於始初表章夫固有不可得
而誣者矣 足發 疑神三復不忍釋手歷閱從前諸大
儒開道覺世之書實未有明快透豁豁人心目一至
於斯者昔季札請觀六代之樂至韶則喟然歎曰至
矣盡矣無以復加矣雖有他樂不願觀也今 足發 於
斯錄亦云故讀先生斯錄如見先生之心見先生之

心如見孔曾思孟之心心心相印若合符節地非所論時非所論學者當日用常行之際語默動靜誠是體是遵舊染汚習濯以江漢暴以秋陽方不負吾先生反身之教方是善讀四書

河汾李足發沐手謹書

四書反身錄

引

六

弁言

自二曲夫子倡明絕學士始知制章記誦之外原自有學相與嚮往二曲猶百川之趨海夫子雖啓迪不倦然未嘗標宗旨止門戶惟就各人所讀之四書人其切已自反實體力詣一言一動稍有不合則惕然自責不汨訓詁不尚辭說務期以身發明迨癸丑閉關以來宴息土室卽骨肉至戚罕覩其面近年獨爾緝王子朝夕起居得侍左右益以其英齡志道素功名如敵屢領悟絕倫操履純篤故特容人侍有問必

四書反身錄

識言

七

答王子隨聆隨記名曰四書反身錄語語晰透破或如拯溺救焚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使孔曾思孟歆世覺人之初意賴以復振有補於世教匪渺焉上焚香靜對慄慄汗下追思夙昔四書之讀不堪自問因親與感人同此心斯錄一出觀者既廣則感者自眾必有憬然悟爽然失勃然奮者邇在淵於既備障百川而東之端在斯矣

同州門人馬積士沐手謹識

識言

四書反身錄者錄二曲先生教人讀四書反身實踐之語也先生嘗謂孔曾思孟立言垂訓以成四書程朱相繼發明表章四書非徒令人人口耳也蓋欲讀者體諸身見諸行充之爲天德達之爲王道有體有用有補於世也 國家頒四書於學官以之取士非徒取其文也原因文以徵行期得實體力踐德克道明有體有用之彥有補於世也而讀之者果體諸身見諸行克之爲天德達之爲王道有體有用有補於世四書反身錄 識言

乎否則誦讀雖勤聞發雖精而入耳出口假途以干進無體無用於世無補夫豈聖賢立言之初心 國家期望之本意耶於是感慨收斂力障狂瀾居恒教人一一以反身實踐爲事 小子恭侍函丈特蒙提誨尤諄日獲聞所未聞退卽隨手劄記自夏至冬不覺成帙然遺忘不及記者甚多特存什一於千百誠恐幸茲奉以自勗并爲同讀四書者勗

鄂縣受業門人王心敬頓首百拜識

四書反身錄序

關中徵君李二曲先生昌明正學爲 國朝巨儒康熙癸丑制府鄂公上言予是

天子特旨徵先生先生稱疾不就杜門著述日子四書考索聖賢精意切已自反以身發明以之門人王子心敬輯其前後問答之語遂成一書名曰四書反身錄今歲丁卯特爲郵寄登霞與先生有通家好故以見示也明崇禎末督師汪公喬年討賊至襄先王父以軍門贊畫與先生先子忠武將軍同佐江公城守四書反身錄 制序

同與難而先大人暨諸父又與先生爲兄弟交庚戌冬先生過襄招父魂以塋時主于子家拜于王母于堂上如家人禮大人爲經紀其塋事割地營宅兆起丘壠復樹豐碑表于道題曰義林霞時尙少大人命之出拜嘗侍立左右云先生既去歲以成書種種見寄大人亦以所學相酬答雖千里瞻瞻而音書不絕歷數年以爲常泊大人攝館霞亦稍長知向學而季父與先生共區道學因得復讀先生所著書今者以四書反身錄示下益所以訓誨者深矣霞受而幸

一 爰復不忍釋手因竊嘆四子之書乃孔曾思孟內
聖外王之具明體達用之學而古今常存人心不死
者恃有此也以故 國家設科取士特重經書蓋欲
世之學者實踐力行而體川俗具之備得以顯而貴
之大庭是則聖賢之所以垂教於世與 國家之所
以儲養真儒惟篤行是尚而不在于詞章句讀語言
文字間也然而四書之在今日固已家傳戶曉未之
有異矣而求其紹聖賢之學以慰 國家之望者抑
何寥寥耶豈非以窮年誦讀者僅觀為口耳之具進
四書友身錄 序

二

身之階哉噫此先生反身錄之所由作也人而不知
反身雖讀四書終屬皮毛迨斯錄一出世之學者庶
不徒事咕嗶則聖賢立言之旨昭然于世而為虛學
為名臣窮不失已達則兼善之儒吾知其將接踵而
起矣其有功于聖賢有裨于 國家夫豈微哉記承
四山許公視學三泰讀而好之為校梓傳布焉子繼
固陋從事理學晚又承先生之教誼不容以無言故
為序之以告世之讀四書者其各友身焉可也

中州後學劉青霞肅林甫頓首敬撰

重梓四書友身錄序

四書之行於天下後世也較重於五經世之儒者莫
不家傳而戶誦之矣近代制科取士先四書而後五
經五經分而四書合蓋未嘗不以聖賢之道明體達
用可以善身可以善世故欲使常明常行於天下意
甚善也無如學者多誦其章句詳其訓詁第借為釣
獵名位之階實未能得諸心而措諸行一於吾身從
事者其於聖賢之道不啻雲泥之不相涉此人心之
所以日漓世道之所以不古而有心者不能無隱憂
四書友身錄 序

序

一

焉余兄中孚先生閉戶潛修涵濡於性道歷有年所
間有從遊之士偶拈四書相究論先生即以聖賢踐
履之實親切指示或直抉其旨或旁通其意使人人
知道為人所自具非由外求一歸於身體力行以務
完夫性命本體遠接孔曾思孟之正脈近紹周程張
朱之真傳舉凡訓詁浮習滌除殆盡斯其心得口授
非即我孔子循循善誘無隱不倦之意也與鄆杜王
子心敬集其所記名為四書友身錄督學許公深契
其有裨於名教捐俸梓行遍布於貴官可謂不辜斯

文之責而克襄

盛世誕敷文德之治者也厥功豈小補云爾哉余蒞
肇慶自佐郡以至遷守將及十載每思與力學之士
發明四書大義場以立身行己之道奈學識疎淺躬
行不逮不足以啓迪人心恐徒滋章句訓詁之流弊
而反見罪於聖賢其誣道也孰甚幸藉是錄梓而廣
之無論通邑大都山陬海澨使凡有身者咸知有反
身之功夫惟反身乃不負身不負身斯不負道不負
道斯不負聖賢不負四書

四書反身錄

李序

二

康熙壬申初夏肇慶府知府關中李彥珩識

二曲先生讀四書說

四書傳心之書也人人有是心心具是理而人多
昧理以疚心聖賢爲之立言啓迪相繼發明譬適
迷途乎獲南車宜循所指斯邁斯征乃跬步未移
徒資口吻終日讀所指識所指藻繪其辭關所指
而心與指違行輒背馳欲肆而理泯而心之爲心
愈不可問自負其心而并負聖賢立言啓迪之苦
心意弊也久矣

吾人於四書童而習之白首不廢讀則讀矣只是上
四書反身錄說

說

一

口不上身誠反而上身使身爲道德仁義之身聖
賢君子之身何快如之呂新吾云聖賢千言萬語
說的是我心頭佳話立的是我身上妙方不必另
竭心思舉而措之無往不效而今把一部經書當
作聖賢遺留下富貴的本子孜孜終日誦讀惓惓
只爲身家譬如僧道替人念消災禳禍的經懺一
般念的絕不與我相干只是賺些經錢食米來養
活此身把聖賢垂世立教之意辜負盡了有道之
士仔細思量笑死愧死斯言切中吾人通病吾人

所宜猛省

一士問四書疑義先生謂之曰吾子是行至此致疑乎抑徒誇精闢與以資講說已耶夫大學之要在格致誠正脩吾曹試切已自勘物果格乎知果致乎果意誠心正脩身以立本乎中庸之要在戒慎恐懼涵養於未發之前子臣弟友盡道於日用之際吾曹試切已自勘果或靜或動兢兢焉惟獨之是慎乎果於子臣弟友盡道而無歉乎論語之要在於特學習吾曹試切已自勘果明善乎果復初

四書反身錄

二

乎果存理克欲視聽言動之復禮乎言果一一忠信行果一一篤敬三畏九思之威事乎孟子之要在知言養氣求放心吾曹試反已自勘言果知乎氣果養乎放心果收乎不擇純駁惟養見聞恐非知言之謂也不懲忿窒慾集義自反恐非養氣之謂也纔辨方甲卽以獵榮網譽爲務多材多藝祇以增其勝心日鑿日喪放猶不足言也四書之設果欲吾曹之若是乎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然則吾曹日讀四書而不能惟其言之是踐雖欲不謂

之孔曾思孟之罪人不可也昔有一士千里從師師悉出經書期在盡授甫講一語其士卽稽首請退浹月弗至問之對曰未盡行初勿弗敢至也必如此始可謂善讀始可謂實踐

一人肯反身實踐則人欲化爲天理身心平康人人肯反身實踐則人人皆爲君子世可虞唐此政治之本也區區於讀四書者不能不拭目以望

四書反身錄

三

四書反身錄叙

反身錄何錄二曲徵君李夫子之所怕言者也其以四子書何非疏四子也於其言之有合於四子或時感於四子之言而偶有所發其諸門人小子筆而存焉以爲可以示家塾告遠近也云爾夫世之號爲讀書知古者斷擬軀倫之流無論已吾徒章甫逢掖間或賢豪自命至雄辯也而明師慈父之所誨聖君良相之所求童而習之迄於白首試一自問果皆孝子友於兄弟乎忠於君信於朋友乎不妄語不實行四書反身錄

不私妻子不懷詐僞財毋苟得難毋苟免絕奔競恥干謁不辱親負國爲武夫臧獲所羞稱乎今夫子之爲此書也約畧易簡如良醫知疾直達脈理鍼之灸之隨骨皆痛人人有身卽人人宜及勿矜訓詁勿尙詞說亦如號太子之過越人履蘇而起斯可耳不然則利祿而已矣名譽而已矣備服買行穿窬而已矣侮聖人之言而已矣

戊辰上元華後學河山康乃心敬識

四書反身錄

二曲先生口授

鄆縣門人王心敬

富平李因篤子德

甫全校

泚水許孫荃四山

大學

大學孔門授受之教典全體大用之成規也兩程表章朱子開釋真文忠公衍之於前邱文莊公補之於後其於全體大用之實發明無餘蘊矣吾人無志於學則已苟志於學則當依其次第循序而進

四書反身錄 大學

亦猶農服其先疇匠遵其規矩自然德成材達有體有用頂天立地爲世完人

吾人自讀大學以來亦知大學一書爲明體適用之書大學之學乃明體適用之學當其讀時非不終日講體講用然口講而衷離初易嘗實期明體實期適用不過藉以進取而已矣是以體終不明用終不達無惑乎茫昧一生學鮮實際

明體適用乃吾人性分之所不容已學而不如此則失其所以爲學便失其所以爲人矣

朱註謂大學者大人之學則知學而不如此便是小人之學清夜一思於心甘乎甘則爲之否則不容不及時振奮以全其性分之當然

明體而不適於用便是腐儒適用而不本於明體便是霸儒既不明體又不適用徒汨沒於辭章記誦之末便是俗儒皆非所語於大學也

吾人既往溺於習俗雖讀大學徒資口耳今須勇猛振奮自拔習俗務爲體用之學澄心返觀深造默成以立體達達治理酌古準今以致用體用兼該

四書及身錄

大學

二

斯不愧鬚眉

問體用曰明德是體明明德是明體親民是用明明德於天下作新民是適用格致誠正脩乃明之之實齊治均平乃新之之實純乎天理而弗雜方是止於至善

明德卽心心本至靈不昧其靈便是明明德心本與萬物爲一體不自分彼此便是親民心本至善不自有其善便是止至善

明德之在人本與天地合德而日月合明顧自有生

以來爲形氣所使物欲所蔽習染所汚迷昧却來本體率意冥行隨情馳逐貪嗜欲求富貴慕榮名務別學如醉如夢如狂如癡則自以爲聰明睿智才識超世而律之以固有之良悉屬昏昧故須明之以復其初親師取友審夾心要顯證默悟一意本原將平日種種嗜好貪著種種凡心習氣一切屏忘令胸次纖翳弗存自然淨極復明徹骨髓髓表裏昭然日用尋常悉在覺中

昔顏子問象山云某何故多昏象山曰人氣稟清濁四書及身錄

大學

三

不同只自完養不逐物卽隨清明纔一逐物便昏眩了人心有病須是剝落剝落一番卽一番清明後隨起來又剝落又清明須是剝落得淨盡方好今吾人平日多是逐物未嘗加意剝落口談明明心原不曾明明雖欲不昏得乎當時時提醒勿令昏昧日充月著人自清明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隨感輒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萬善自裕無俟擬議

問明德良知有分別否曰無分別徒知而不行是明

而不德不得謂之良徒行而不知是德而不明不得謂之知就其知是知非一念炯炯不學不慮而言是謂良知就其著是去非不昧所知以返不學不慮而言是謂明德曰明德曰良知一而二而一也

心之爲體本虛本明本定本靜祇緣不知所止遂不能止其所止隨境轉遷意見橫生以致不慮不明不定不靜未嘗安所當安是以不能慮所當慮須是真參實悟知其所止而止止則情忘識泯虛明

四書反身錄

大學

四

不動如鏡中象視聽言動渾是天機

知止不難實止爲難吾人終日講學講來講去其於所止非全不知然志向未嘗精專世緣未嘗屏息初未嘗實止其所止心何由常寂而常定至靜而無欲安安而不遷百慮而致之一乎此心既未定貼寧靜安固不搖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思慮紛擾天君弗恭學無下落無結果學問之謂何學問之要全在定心學問得力全在心定心一定靜而安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循

鏡之照不迎不隨此之謂能慮此之謂得其所止中靜易動中靜難動時能靜則靜時能靜可知矣是故金革百萬之中甲科烜赫之榮文繡峻彤之美財貨充積之盛艱難拂亂之時白刃頭沛之際一無所動於中方是真靜

呂原明晚年習靜雖驚恐危險未嘗少動自歷陽過山陽渡橋橋壞輻人俱墜浮於水面有溺死者而原明安坐橋上神色如常後自省察校量嘗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微覺心動數年前

四書反身錄

大學

五

大病已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故學問得力與不得力臨時便見此公臨生死而不動世間何物可以動之乎吾人居恒談定談靜試切已自反此心果定果靜臨境不動如此公否

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是盡已分內事

古人以天下爲一家億兆爲一身故欲明明德於天下今則一身一家之外便分彼此明明德於一鄉一邑猶不敢望况明明德於一國明明德於天下

乎

人爲學之初便有大志願大期許故學成德就志業光明俊偉是以謂之大人今之有大志願大期許者不過尊榮極人世之盛其有彼善於此者亦不過經經自律以期令開廣譽於天下而已世道生民究無所賴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雖與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德性作用與氣魄作用不同然志在世道生民與吾人志在一身一家者自不

四書反身錄 大學

可同日而語

古人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是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即欲即仁此欲何可一日無吾人非無所欲然不過欲已富欲已貴欲已壽考欲已不朽即欲即私此欲何可一日有

吾人立志發願須是祇德礪行爲斯世扶綱常立人極使此身爲天下大關係之身庶生不虛生死不徒死

物乃聖學入門第一義入門一差則無所不差處

四書反身錄 大學

七

蓋千里不可以不慎物即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物格者格其誠正脩齊治平之則大學本文分明說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其用工先後之序層次原自井然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與物有本末是一源說後儒不察迷昧却物有本末之物將格物物字另認另解紛若射覆爭若聚訟竟以古今未了公案今只遵聖經依本文認定爲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物從而格之循序漸進方獲近道格物二字即中庸之擇善論語之博文真廷之惟精博文原以約禮惟精原以執中格物原以明善大人之學原在止至善故先格物以明善善非他乃天之所以與我者即身心意知之則而家國天下之所以待理者也本純粹中正本廣大高明涵而爲四德發而爲四端達而爲五常見之於日用則忠信篤敬九思九容以至三千三百莫非則也如此是善不如此是惡明乎此便是知致知致則本心之明皎如白日替惡所在自不能掩爲善去惡自然不肯姑息此便是意誠以此正心則心正以此脩

身則身脩以此治國則國治以此平天下則天下
平卽此便是止至善便是明明德於天下若舍却
至善之善不格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理不窮而
冒昧從事欲物物而究之入門之初紛紜膠轕墮
於支離此是博物非是格物卽以身心意知家國
天下言之亦自有序不先究其身心意知而驟及
於家國天下之理猶是緩本急末昧其先後尚不
能近道况外此乎今須反其所習舍去舊見除四
書五經之外再勿泛涉惟取近思錄讀書錄高景
逸節要王門宗旨近溪語要沉潛涵泳久自有得
方悟天之所以與我者止此一知知之所以爲則
者止此至善虛靈不昧日用云爲之際遇事精察
研是非之機晰義利之介在在處處體認天理則
誠正之本立矣夫然後由內而外達及於脩齊之
法治平之略如行義衍義補文獻通考經濟類書
呂氏實政錄及會典律令凡經世大猷時務要著
一一深究細考酌古準今務盡機宜可措諸行庶
有體有用天德王道一以貫之矣夫是之謂大人

之學夫是之謂格物否則誤以博物爲格物縱博
盡義皇以來所有之書格盡宇宙以內所有之物
總之是驚外逐末昔人謂自笑從前顛倒見枝枝
葉葉外頭尋此類是也喪志愈甚去道愈遠亦祇
見其可哀也已

問身心意家國天下可以言物而知亦言物乎曰古
詩謂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物主不逐
四時凋由斯以觀則知非物而何有此物而後能
物物亦猶乾坤雖與六子並列而其所以爲尊者

固自在也

格物下學也格物而格得此物下學而上達矣

此物未格則主人正寐借格物以醒王此物既格則

主人已醒由主人以格物

識得格物者是誰便是洞本徹原學見其大

果返觀默識洞徹大原始信我之所以爲我惟是此

知天賦本而一朝頓悟此聖胎也戒慎恐懼保而

勿失則意自誠心自正齊治均平於是乎出有天

德自然有王道夫焉有所倚

知與不知乃一生迷悟所關知則中恒炯炯理欲弗
淆視明聽聰足重手恭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萬善皆是物也否則昏惑冥
昧日用不知理欲莫辨茫乎無以自持卽所行或
善非義襲卽踐迹是行仁義非由仁義此誠正脩
所以必先致知也致知而致得此知方是復還舊
物克全固有之良知聞見知識之知終屬螟蛉
知爲一身之本身爲天下國家之本能脩身便是立
天下之大本在上則政化起於身不動而敬不令

四書反身錄

大學

十

而從在下則教化起於身遠邇歸仁風應響隨
脩身立本斯一實百實空言虛悟濟得其事世固有
穎悟度越前哲而究竟不免爲常人者知而不行
未嘗見諸脩爲故也

聖如成湯猶銘盤致警檢身若不及日新又新無瞬
息悠悠吾人多悠悠度日姑息自棄聖之所以
聖愚之所以愚病正坐此

而有垢永有污則必思所以洗之乃身心有垢有污
不思所以洗之何哉

脩身當自悔過自新始察之念慮之微驗之事爲之
著改其前非斷其後續使人欲化爲天理斯身心
皎潔

念慮微起良知卽知善與不善一毫不能自掩知善
卽實行其善知惡卽實去其惡不昧所知心方自
慊若知善而不肯實行其善知惡而不肯實去其
惡自知而自昧之非自欺而何

學問之要只在不自欺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
欲初則勉然而然久則自然而然

四書反身錄

大學

十一

自欺與不自欺君子小人之所由分卽人鬼之所由
分也不自欺便是君子便是出鬼關入人關自欺
便是小人便是出人關入鬼關吾人試默自檢點
居恒心事果俯仰無作出鬼關入人關乎抑俯仰
有作出人關入鬼關終日在鬼窟裏作活計耶人
鬼之分不在死後生前日用可知

大庭廣衆則砥躬礪行閑居獨處卽偷惰恣縱迹然
而心不然瞞昧本心支吾外面斯乃小人之尤身
未死而心先死矣雖然衣冠言動其實是行尸走

肉

縱心於幽獨自謂無人見聞不思人即不見不聞而天之必見必聞未嘗不洞若觀火故一念之萌上帝汝臨一動之非難逃天鑒人惟忽天昧天不知天是以欺已欺人無忌憚誠知上天之降鑒不爽則凜然日慎返觀內省之弗暇又何至申節昭昭墮行冥冥

爲善不密多由名譽起見故爲名譽而爲善是有爲而爲也有爲而爲縱善蓋天下可法可傳聞望隆

四書反身錄

大學

十三

重聲稱洋溢舉世之所美正神明之所與也此所謂人之君子天之小人

人之小人明有人非天之小人陰有天譴總之皆心勞口拙自貽伊戚

念及自貽伊戚獨知不可不慎若慮情移境奪理欲迭乘不妨祈監於天每旦焚香叩天即矢今日之內心毋妄思口毋妄言身毋妄動一日之內務要刻刻嚴防處處體認至晚仍焚香默禱此日心思言動有無僞妄有則自罰儼然立改無則振

奮策勵繼續弗已勿厭勿懈以此爲常終日欽凜對越上帝自無一念一事可以縱逸今日俯仰無忤浩然坦蕩於世上他日屬纊之時檢點平生無不至照然消沮自貽伊戚於地下存順沒寧何嫌如之

尹和靖初看大學有所得舉以告伊川伊川曰如何和靖但誦心廣體胖而已今吾人讀大學不爲不人不密亦有所得否亦灑然有以自樂心廣而體舒否

四書反身錄

大學

三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一有意必固我之私則心爲所累不免忿懣好樂恐懼憂患之偏便不得其正如鑑照物如谷應聲行乎無事不隨不迎若未至而先迎既至而不化前後塵相積鑑暗谷窒其爲心害不淺

心體本虛物物而不物於物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如是則雖酬酢萬變而此中寂然瑩然未嘗與之俱馳即此便是心正便是先立其大否則物交物隨物而馳馳於彼則不在於此有所在斯有所不在

薛文清公每晚將就枕時必自呼曰主人翁在室否此可謂善存心者

敬是心法能敬則心常惺惺自無不在

持身須是嚴整而渾厚簡易而精明

視聽端凝言動不苟久自粹而益背四體泰然

九容以脩其外九思以脩其內外交脩身斯脩矣

脩其身爲道德仁義之身聖賢君子之身擔當世道

之身主持名教之身方不孤負其身方是善脩其身

身

四書及身錄

大學

古

身爲型家之準身若不脩則家無所準雖欲齊烏乎

齊昔曹月川先生居家言動不苟諸子侍立左右

恪肅不怠則是子孫化也夫人高年恭請必跪則

是室家化也兄愛弟恭和順親睦則是兄弟化也

諸婦皆知禮義饋獻整潔無故不窺中庭出入必

蔽其面則是婦女化也鈴下蒼頭皆知廉恥趨事

赴工不大聲色則是僕隸化也此豈聲音笑貌爲

之哉由是觀之吾人亦可以知所勵矣

居家果言有物而行有恒無親愛賤惡等僻家人自

心悅誠服一一聽命惟謹

居家事父母須威格妻子同心盡孝冬溫夏凊晨昏

定省怡怡祇奉務承其歡待兄弟宜以父母之心

爲心友愛篤至中間有賢有愚賢者是敬是依愚

者多方化誨卽或冥頑難化亦須處之有方斷勿

忿疾以致决裂

易云閑有家悔亡故必事事律之以義維之以情使

閨門之內肅若朝廷藹若一身方是好家道

父母不順兄弟不睦子孫不肖婢僕不共費用不節

四書及身錄

大學

主

莫不起於妻家之興敗全係乎妻能齊其妻方是

能齊其家斯家無不齊

居家教子第一在擇端方道誼之師教以嘉言善行

俾習聞習見庶立身行己一軌於正

陸賀治家有法晨昏伏臘男女各以其班供職儉而

安莊而舒薄而均子九齡釋先志著饒節品式名

曰家制行焉使傳者不敢踰厲朴者有所依據順

弟之風被於鄉閭而聞於天下子九都又以訓誡

之辭爲韻語晨興家長率眾子弟謁先祠畢擊鼓

明誦使列聽之其家教如此吾人誠做其意取司
馮溫公家訓及曹月川家規撮其要每朔望集家
衆宣讀以教其家務齊其家爲勤儉禮義之家清
白仁厚之家自然福壽綿遠此之謂是善齊家
治國平天下必須純一無僞赤心未失之大人率其
固有之良躬行孝弟仁慈端治本於上民孰無良
自感格蒸蒸興孝興弟不信風動於下上下下協和
俗用丕變孟子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
平者此也此至德要道於治國乎何有

四書反身錄

大學

才

問後世在上者亦有孝弟仁慈之人而俗丕變國
不大治者何也曰後世在上者雖間有孝弟慈之
人未免從名色上打點若果天性真孝真弟真慈
則愛敬根於中和順達於外一舉足不敢忘父母
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推之待人接物推事臨民不
敢刻薄一人不敢傲慢一事而國有不治者乎至
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樂只君子民之父母父母云者視民如子生之養之
所好如己之欲務思所以聚之所惡如己之營務

思所以去之惟恐一事失宜一民失所因心出治
至誠惻怛率一邑則一邑之民戴之如父母牧一
郡則一郡之民戴之如父母撫一省則一省之民
戴之如父母君天下則天下之民戴之如父母山
川草木亦藉以生色矣
平天下平其好惡而已不作好不作惡好惡一出於
公則政平政平而天下平矣

四書反身錄

大學

才

王自期以度越後世庸主自奮以建極作則治登
上理爲事自無此等嗜好而心清心清斯好惡公
好惡一公則理財用人事事皆公與天下同其好
惡而合乎天下人之心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
無偏王道平平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之謂天下
平
問財聚則民散固矣然國家正供所入有限安能以
有限之財散之百姓曰只不使掊克之人在位橫
斂正供之外不求羨餘不別巧取鰥寡孤獨領運

無告之人時加存卹水旱饑饉流離失所之民亟圖賑救不事虛文務求實效卽此使得民心民豈有不聚乎

平天下莫大乎用人而相則佐君用人以平天下者也相得其人則相所引用之人俱得其人故必極天下之選擇天下第一人而相之以端揆於上休有容好賢若渴拔茅連茹衆正盈朝爲斯民造無窮之福子孫尚賴其餘澤相苟不得其人妨賢妬能害政害民釀宗社無窮之禍子孫尚受其餘殃

四書反身錄

大學

六

殃唐之李林甫盧杞便是覆車然則置相可不慎乎

無他技非全無技也若全無技何以識人之技也惟其有技而自忌其技若無若虛以天下之技爲技悉心採訪人物凡一材一藝之長必貯之夾袋公論僉同則矢公矢慎極力推轂務在得人爲國不樹私門堯李卽此便是宰相大技

周公爲相下白屋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尚已其在後世若諸葛武侯之相蜀開誠布公體國如家

日孜孜以人才爲事微長必錄雖暫不廢下此如崔祐甫爲相推引薦拔無虛日作相二百日除官八百人李吉甫入相咨於裴垍曰報國惟在進賢吉甫流落江湖一旦入相人才多所未詣垍乃取筆疏二十餘人數月之間所用略盡王旦薦人人未嘗知此雖與古一德大臣不可同日而語然能獎進人才較之貪權固位止知有己而不知有人者猶爲彼善於此

見賢而不能舉蓋未見而浮慕其名高既見而心厭

四書反身錄

大學

七

其不阿往往目爲迂闊不復省錄如漢孝武之於董子申公宋寧理之於晦菴西山始則溫旨招致隨卽棄置散地其所眷注不衰者公孫宏桑宏羊韓侂胄史彌遠一班逢迎容悅之臣而已好尚如此致治奚由

問必如何而後謂之賢曰道明德立學貫天人是謂道德之賢識時達務才堪匡世是謂經濟之賢道德之賢上則舉之置諸左右俾專講明古聖帝明王脩己治人大經大法朝夕啓沃隨機匡正次則

學之俾掌國學督學政師範多士造就人才經濟之賢上則舉之委以機務俾秉國成獻可替否默平章奏次則舉之隨其器能任之以事分理庶務其有職業不脩者退之以儆素餐蠹政病民者罪之以肅百僚元惡大憝則依四凶之例以雪蒼生之憤舉措當好惡公方不拂人之性

平天下者以義爲利則惟義是好上倡下效大義浹於人心人心既附則元氣自固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者此也以利爲利則惟利是好剝民自奉人心不附元氣不固則國祚不永前五代後五季是也

問平天下若全不言利則經費不足亦何以平天下曰三代亦此天下三代以後之天下亦此天下三代之天下經費何以足三代以後之天下經費何以每患其不足亦可以思其故矣蓋三代之天下經費儉儉則恒足三代以後之天下經費奢奢則不足今且勿論三代姑以漢之天下言之漢初尚鮮鹽茶征榷之入文景又屢下寬卹之詔蠲民租

稅而經費不患不足者露臺惜百金之費不輕營造後宮無錦繡之飾凡百有節是以財貨充積其朽粟紅故有天下者能以文景爲法經費亦何患不足耶

問紀綱制度禮樂兵刑皆治平所關乃平天下傳略不之及何也曰有了本不愁末平天下傳言先慎乎德言理財用人以義爲利以端出治之本本立則綱紀禮樂制度兵刑因事自見若本之不立縱紀綱制度禮樂兵刑一一詳備徒粉飾太平耳字

四書反身錄

二曲先生口授

鄆縣門人王心敬錄

富平李因篤子德

甫全校

泃水許係基四山

中庸

中庸聖學之統宗吾人盡性至命之指南也學不盡性學非其學不顧誕天命學無原本盡性至命與不學不慮之良有一毫過不及便非中與愚夫愚婦之知能有一毫異同便非庸不離日用平常性

四書反身錄

中庸

一

依本分而行本分之內不少愧疚本分之外不加毫末此之謂中庸

自堯舜以執中授人遂認爲聖賢絕詣非常人所可幾却不知常人一念妥貼處與堯舜同卽此便是中能常常保此一念而不失卽此便是允執厥中人心上過不去卽堯舜心上過不去者然則中豈外於日用平常乎惟其不外日用平常方是天

下達道

天生吾人厥有恒性五德具足萬善咸備目視而明

耳聽而聰口言而從心思而睿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隨感輒應不思不勉自然而然而本無不率其或方然而忽不然有率有不率情移境奪習使然也能慎其所習而先立乎其大不移不奪動靜云爲惟依良知良能自無不善卽此便是率性火然泉達日充月著卽此便是盡性斯全乎天之所以與我者不負天之所命而克副天心

吾人一生凡事皆小性命爲大學問契緊全在念切性命平日非不談性說命然多是隨文解義伴口

四書反身錄

中庸

二

度日其實自有性命而自已不知性不重命自私用智自違天則性遂不成性而命靡常厥命興言及此可爲骨慄誠知人生惟此大事一意疑此萬慮俱寂惘惘而常覺空空而無適知見泯而民彝物則秩然矩度之中毫不參一有我之私成善斯成性成性斯凝命矣此之謂安身立命

問識性方能率性若不先有以識之雖欲率何從率曰識得識是誰識便知率是誰率識得良知便是性依良知而行不昧良知便是率性便是道知良

知之在人未嘗須臾離則知道原未嘗須臾離形雖有不親不聞之時而良知未嘗因不親不聞而少離所以戒慎恐懼者不使良知因不親不聞而少昧也迹雖有隱有微而良知昭昭於心目之間見莫見於此顯莫顯於此自省自惕自葆其知斯不愧天知

天與我此性虛靈不昧無須臾之少離天昭鑒我此性凜凜在上無須臾之或離雖欲不懼其可得乎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且及爾游衍真無一

四書反身錄

中庸

三

時一刻而可忽

戒慎恐懼正是敬謹天之明命惟恐心思念慮少有縱逸不合天心

上帝臨女毋貳爾心小心翼翼時顧天命何敢悠悠自忽幾微

君命親命師命尚不可忽况天命爲吾性之所自出天鑒不爽天威莫測敢不畏乎敢不就業祇敎是恣是律乎隨時隨處無在敢忽閑思妄念何自而萌

問中庸以何爲要曰慎獨爲要因請示慎之之功曰子且勿求知慎先要知獨獨明而後慎可得而言矣曰註言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曰不要引訓詁須反己實實體認凡有對便非獨獨則無對即各人一念之靈明是也夫之所以與我者與之以此也此爲仁義之根萬善之源徹始徹終徹內徹外更無他作主惟此作主慎之云者朝乾夕惕時時畏敬不使一毫牽於情感滯於名義以至人事之得失境遇之順逆造次顛沛生死患

四書反身錄

中庸

四

難咸湛湛澄澄內外罔間而不爲所轉夫是之謂慎

中和只是好性情

學者全要涵養性情若無涵養必輕喜輕怒哀樂失節

喜怒哀樂未發時性本湛然虛明猶風恬浪靜水面無波何等平易已發氣象一如未發氣象便是太和元氣

常令心地虛靜便是未發氣象便是中便是立天下

之大本

平日工夫若實實在未發前培養得果純自不爲喜怒哀樂所移

未發時此心無倚無着虛明安定此卽人生本面不落有無不墮方所無聲無臭渾然太極延平之默坐體認體認乎此也象山先立其大先立乎此也白沙謂靜中養出端倪卽端倪也未識此須靜以察此既識此須靜以養此靜極而動動以體此應事接物臨境驗此此苟不失學方得力猶水

四書反身錄

中庸

五

有源木有根有源則千流萬派時出而無窮有根則枝葉暢茂條達而不已此之謂立天下之大本然靜不失此易動不失此難昔倪潤從薛中離講學夜深中離令潤去睡五更試靜坐後再講次日中離問坐時何如曰初坐頗覺清明既而舟子來報風順請登舟遂移向聽話上去從此便亂今吾人此心一向爲事物紛拏靜時少動時多而欲常不失此得乎須屏緣息慮一意靜養靜而能純方保動而不失方得動靜如一

每日鷄鳴平旦須靜養危坐無思無慮澄心反觀令此心湛然瑩然一無一物唯一念炯炯清明廣大得此頭緒收攝操縱日間應事無不散亂古人云一日之計在於寅此乃吾人用工最緊要處但此緒凝之甚難散之甚易自朝至午未免紛於應感宜仍坐一番以凝之迨晚默坐返觀日間果內外瑩徹脫灑不擾否務日日體驗時時收攝久而自熟打成一片寂而能照應而恒寂蔽之不能昧擾之不能亂已發恒若未發矣

四書反身錄

中庸

六

靜而如此便是未發之中動而如此便是中節之和一時如此便是一時中和一日如此便是一日中和終其身常常如此則全是中和性學至是成矣性情中和便是好性情性情好的人到處可行故爲天下之達道性情不好的人雖處一家一鄉動輒乖戾况一國况天下乎

位育乃性情實效慎勿空作想象性情中和的人見之施爲無不中和以之齊家則一家默化一家太和以之處鄉則鄉無不化一鄉太和以之治國平

天下則經綸參贊一本德性化理翔洽風動時雍
兩間之戾氣清風雨順人歸天札物無疵厲鳥獸
魚鼈咸若山川鬼神亦莫不寧乾坤清泰世運太
和或處而在下無經世之責卽以經世者覺世德
性所感人咸悅服率循其教翕然丕變人欲化爲
天理小人化爲君子爲天地立心爲斯民立命默
贊天地氣化默佐朝廷治化是亦參贊位育也
問如何方爲時中曰喜怒哀樂中節視聽言動合禮
綱常倫理盡道辭受取與咸宜仕止久速當可不

四書反身錄

中庸

七

參意見不涉擬議無妄念無執着方爲時中若以
此爲庸常無奇而弁髦之高語圓通薄視矩度不
兢業敬慎從庸上做起非無忌憚之小人而何
良能人人咸具民何以鮮能不知故也知則日用乎
常不慮而能夫豈鮮能特外徇物內忘己自能而
自不依其能是以鮮能

民苟自依自己良能而行是自率其性任天而動便
是天民此外縱一無所能亦不害其爲至能否則
自棄其天自囿於凡便是凡民縱事事咸能適以

喪其良能總是鮮能

舜之所以爲舜全在好問好察吾人不能好問好察
其病有二一則安於凡陋未嘗以遠大自期一則
貢高自大恥於屈已下人二病若除自然好問好
察

脩身明道不容不問不察不問不察則脩身明道之
宜無由聞所未聞知所未知經世宰物不容不問
不察不問不察則經世宰物之宜無由聞所未聞
知所未知

四書反身錄

中庸

八

能好問好察斯無遺善能隱惡揚善人孰不樂告以
善聚衆人之智以爲己智則其智也大矣
知好問好察用中於民是大智則知好問不察師心
自用是大愚

聲色貨利毀譽得失之念不除皆自納於罟獲陷阱
之中而莫之辟也溺於文義知見縲繞蔽惑令自
已心光不得透露其爲罟獲陷阱尤甚吾黨戒諸
平常心是道中庸不可能只是炫奇好異不平常也
若平平常常信心而行爲其所當爲何不可能之

有

才猷足以匡時定世節義足以藐富貴輕死生此人所難也然難者猶有其人中庸率自日用此人所易也而易者世反罕觀良由人多事事而不事心好奇而不好平故也若事功節義一一出之至性率自平常而胸中絕無事功節義之見方是真事功真節義真中庸誰謂中庸必離事功節義而後見耶有此事功節義方足以維名教振頹風若誤以迂庸爲中庸則中爲執一無權之中庸爲碌碌

四書反身錄

中庸

九

無能之庸人人皆可能人人皆中庸矣何云不可能也能者雖多何補於世

離事功節義求中庸固不可以事功節義求中庸亦不可或出或處只要平常心果平常無所不可

自勝之謂強能自勝其私而矯之以正方是真強君子之所以爲君子只是自強不息

易流易倚易變者俗人也矯其易流易倚易變之私不流不倚不變方是君子

吾人身處末俗須是鐵骨金筋痛自矯強纔得不流

不倚不變立身方有本末前輩謂寧爲矯強君子勿爲自然小人有味乎其言之也敬揭以自儆并以示夫及門

遇易流易倚易變之際固當矯平日獨無所矯乎須默自檢點已偏隨偏隨矯躁則矯之以靜浮則矯之以定妄則矯之以誠貪則矯之以廉傲則矯之以謙暴則矯之以忍慢則矯之以敬怠則矯之以勤奢則矯之以儉競則矯之以讓溺則矯之以處始則矯強久斯自然

四書反身錄

中庸

一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良知也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良能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不過先得愚夫愚婦之所同然全其知能之良而勿喪耳非於此良之外有所增加也

夫婦雖可以與知而不常知者乍起乍滅自具良知而自昧良知也夫婦雖可以能行而不常行者情移境奪自具良能而不率良能也聖人雖不肖之分分於此而已然則學人苟欲希聖亦惟自率其知能之良務合乎愚夫愚婦之所同然火燃泉湧

日充月著自然優入聖域免於慙不肖之歸若外
良知而別求知縱知聖人之所不能知亦是無知
外良能而別求能縱能聖人之所不能亦是無能
以其忘本逐末舍血脉而求皮毛無關於作聖之
功也

識此則當下便是鳶魚飛躍於前昧此則動念即乖
枉枯槁亡於後

夫婦知能便是道之發端即從夫婦居室上做起便
是造端若此處忽略則自壞其端便是不能慎獨

四書反身錄

中庸

上

閨門床第之際莫非上天昭鑒之所處閨門如處大
庭心思言動毫不自苟不愧其妻斯不愧天地刑
於寡妻便可御於家邦

夫妻相敬如賓則夫妻盡道處夫妻而能盡道則處
父子兄弟君臣上下斯能盡道

日用常行之謂道子臣弟友之克盡其分是也吾人
終日談道試自反平生果一一克盡而無歉乎苟
此分未盡便是性分未盡而猶高談性命不知何
者謂之性命倫常有虧他美莫贖

居恒念及此便有多少愧心多少憾心

平日講中庸亦知心要平常然平常不平常不在言
說臨境便見能素位而行便是平常一或願外心
便失常心一失常平常安在

處富貴如無與處貧賤如無缺處患難如無事隨遇
而安悠然自得方見學力否則胸次擾擾心為境
轉其造詣可知

學問不能隨境鍊心不能無入而不自得算不得學
問

四書反身錄

中庸

上

夫子贊鬼神之德之盛分明說體物而不遺乃後儒
動言無鬼神啓人無忌憚之心而為不善於幽獨
者必此之言夫

知鬼神體物不遺則知無處無鬼神無時無鬼神人
心甫動鬼神即覺存心之功真無一時一刻而可
忽故必質諸鬼神而無疑方可以言學

孝為百行之首脩身立德為盡孝之首舜之大孝在
德為聖人故人子思孝其親不可不砥礪其德
為聖人則親為聖人之親德為賢人則親為賢人

之親若碌碌虛度德業無開身為庸人則親為庸人之親甚至寡廉鮮恥為小人匹夫之身則親為小人匹夫之親虧體辱親莫大乎是縱日奉五鼎之養亦總是大不孝

問大德之人必得祿位名壽孔無德乎何為老於窮途顏無德乎夫何三十二而亡曰孔雖老於窮途然窮於一時實不窮於萬世受天之祐與天無極顏雖三十二而亡而有不亡者存一念萬年是也區區形骸脩短當非所論召誥曰天既遐終大邦

四書反身錄

中庸

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詩云文王在上於昭於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又曰世有哲王三后在天又云秉文王之德對越在天知此則知顏子矣知顏子斯知天之所以酬德矣或酬於生前或酬於身後龍潭老人所謂此翁無急性却有記性斯真知天者若謂形亡神滅則詩誥及周公不若且多忒多藝能事鬼神之語皆誑語矣曾謂聖人而誑語乎哉必不然也

皆固執是為學實下平處善非善語成迹之善善

而執之義襲於外乃吾人天然固有之良也博學而不學此便是禪學審問而不問此便是泛問慎思而不思此便是游思明辨而不辯此便是徒辯篤行而不行此便是冥行

此非一路可入或考諸古訓或證諸先覺或靜坐澄源或主敬集義或隨處體認內外交誦不靠一路故曰博既學而此良與理或未能湊泊融合或動與靜殊未能一致自不容不問如張子患定性未能不動就程子質問程子告以定性之旨廓然大

四書反身錄

中庸

公物來順應是也思者聖功之本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晝夜默參力到功深豁然頓契辯之於友以證所契務期至當歸一庶不毫釐千里夫然後沛然見之於行步步腳踏實地斯步步莫非天良與空言虛悟對塔談相輪者自不可同日而語已有性而不能自率自由自盡其性已有覺而不能以其所覺覺人以盡人之性悠悠度日不能實亮天工默贊化育頂天立地貫徹三才做場人虛生浪處與草木何異

問致曲曰曲是委曲吾人良知良能之發豈無一念一言一事之善只是隨發隨已不能委曲推致與不學何異所貴乎學者正要在此處察識此處着力如一念而善卽推而致之以擴其念一言之善卽推而致之以踐其言一事之善卽推而致之令事事皆然纖悉委曲無一不致猶水之必東雖遇彎曲轉折不能爲之障礙纔得達海日用起居飲食男女辭受取予應事接物務依良知而行委曲善處不失其真便是致

四書反身錄

中庸

卷

曲禮三千皆所以致曲也纖微不忽善斯成性不察細行終累大德大德固不可踰閑小德亦不可出入此方是致曲如此致曲則所以收斂身心者愈細愈密久之道德積於中器宇自別人孰無良觀德心醉善心自興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矣
問尊德性曰尊對卑而言天之所以與我而我得之以爲一身之主者惟是此性耳目口鼻四肢百骸皆其所屬以供役使者也本是尊的本廣大精微高明中庸而有德故謂之德性只因主不做主不

能鈴束所屬以致隨其所好反以役主靈臺假攝天君弗恭尊遂失其爲尊不容不問學以尊此尊問是問此德性學是學此德性若問學而不以德性爲事縱向博雅人問盡古今疑義學盡古今典藉制作可侔姬公刪述不讓孔子總是爲耳目所役不惟於德性毫無干涉適以累其德性須是一掃支離破鋼之習逐日逐時逐念逐事在德性上察究體驗克去有我之私而析義於毫芒以復其廣大精微愈精微愈廣大不溺於聲色貨利之汚

四書反身錄

中庸

卷

而一循乎中庸以復其高明中庸愈中庸愈高明德性本吾故物一意涵養德性而潛其靈源悟門既開見地自新謹節文矜細行不耽空守寂斯造詣平實夫如是德豈有不至道豈有不疾乎
邦無道默固足以有容若不韜光晦迹終爲人所物色須是無名可名方免繒繳
問中庸謂明哲保身古今正人非不明哲然往往身不免禍何也曰士君子立身自有本末若必以苟全爲保身則胡廣之中庸繇味道之模稜楊雄之

身仕二姓馮道之歷仕五季皆是能保其身既明且哲矣夫等死耳然死有輕於鴻毛有重於泰山此處要見之真守之定倘輕於鴻毛不妨斂身避難保其身以有待苟事關綱常民彝一死重於泰山若比干之剖心文天祥之闕亡與亡此正保其千古不磨之身乃明哲之大者楊雄馮道止緣錯認苟全爲保身偷生一時貽誤千古綱目書莽大夫楊雄死通鑑於馮道口誅筆伐爲戒無窮由斯觀之果孰得而孰失耶

四書反身錄 中庸

二

言及王天下三重本諸身章達太息曰豈惟三重之道必本諸身凡講學著書經世宰物皆當如此講學者書若不本諸身徵諸人考諸往聖而不謬達諸天地而不悖實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則學不成學書不成書經世宰物若不本諸身徵諸人考諸往聖而不謬達諸天地而不悖實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則經濟不成經濟事業不成事業

經綸天下之大經由於立天下之大本本者何卽心

中一念靈明罔有天良是也立者立此而巳無他肫肫此卽肫肫無他淵淵此卽淵淵無他浩浩此卽浩浩時出者由此而時出也當惻隱卽惻隱當羞惡卽羞惡當辭讓卽辭讓當是非卽是非自聰明睿知自寬裕溫柔自發強剛毅自齊莊中正自文理審察自然而然夫焉有所倚

四書反身錄 中庸

六

凡人學道無成皆由名根未斷淺之爲富貴利達之名深之爲聖賢君子之名淺深不同總之是病此病不除卽杜門關脩終日永就自始至終毫無破綻亦總是瞻前顧後成就此名畢生澆灌培養的是棘藜爲病愈深死而後已此皆膏肓之症虛扁之所望而卻走者也故真正學道須先除此病根方有入機

一切世味淡得下方於道味親切苟世味不淡理欲夾雜則道味亦是世味淡而不厭非知道者其孰

能之

內省不疚方是真慎獨無惡於志則慎獨方得力

若止無惡於人即非鄉原之諸俗亦不過是迹上打

一點動鮮愆尤必無惡於志斯心事光明不愧金影

不愧屋漏便是天德有了天德不患無王道

自衣錦尚絀以下皆所以慎獨率性以復天命之本

然也本然處原淡原簡原溫原近原微即此便是

本體能淡能簡能溫能謹近謹自謹微即此便是

工夫由工夫以復本體即本體以爲工夫斯盡性

四書反身錄

中庸

七

至命天人一貫矣若少有一毫夾雜少有一毫滲

漏少有一毫安排少有一毫未化便涉聲臭終非

不覩不聞天命原初之本體

於穆不已之真絕無聲臭故必化而又化聲臭俱無

即之若無而體之則有所謂口欲言而辭喪心欲

緣而慮亡則幾矣

四書反身錄

二曲先生口授

鄂縣門人王心

龍

富平李因篤子德

甫全校

肥水許孫奎四山

上論語

學而篇

論語一書夫子之語錄也開卷第一義首標學字以

爲天下萬世倡由是愚以之明塞以之通不肖以

之賢猶魚之於水無一時一刻而可以離焉者也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一

離則人欲肆而天理滅不可以爲人矣

夫學始於人心關乎世運治亂否泰咸由於茲故爲

明善復初而學則所存所發莫非天理處也有守

出也有爲生民蒙其利濟而世運寧有不泰爲勝

章名利而學則所存所發莫非人欲處也無守出

也無爲生民毫無所賴而世運寧有不否是一心

理欲消長之所由分即生民休戚世道安危之所

由分也

果孜孜明善復初力到功深天機舒暢不期悅而自

悅方以類聚聲應氣求研理則共相關發行該則
交爲切砥進脩既賴以不孤填吹旄和爲斯世扶
綱常轉相導引爲萬古存幾希學脉又賴以光大
悠悠天壤何樂如之人之知不知於此樂原無加
損夫何惛惛則便是名根未斷人欲猶祿爲已爲
人之分正在於此故近名終喪已無欲自通神

因一士講學而時習一章太息曰學非離章記誦之
謂也所以存心復性以盡乎人道之當然也其用
工之實在證諸先覺考諸古訓尊所聞行所知而

四書反身錄 上論詩

二

進脩之序敬以爲之本靜以爲之基戒慎恐懼涵
養於未發之前澄神定志致審於方發之際察非
幾之萌動炳理欲之相乘懲忿窒慾遏惡擴善無
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夫天理之正其見之
外也足容重手容恭頭容直目容端口容止氣容
肅聲容靜立容德坐如尸行如蟻息有養瞬有存
豈有爲宵有得動靜有考程皆所以制乎外以養
其內也內外交養打成一片始也勉強久則自然
喜怒哀樂中節視聽言動復禮綱常倫理不虧

受取與不苟造次顛沛一致得失毀譽不動生死
患難如常無入而不自得如是則心存性復不愧
乎人道之宜始可言學

高景旂云馮子謂效先覺之所爲說爲便不落空曰
學覺也覺以覺乎其固有非覺先覺之固有也然
不效先覺之所爲則覺亦未易言也先覺所爲如
堯之執中舜之精一禹之祗承湯之以義制事以
禮制心文之不臨亦式不諫亦入武之敬勝怠義
勝欲周公之思兼孔子之敏求顏之愚曾之魯元

四書反身錄 上論詩

三

公之主靜二程之主敬朱子之窮理致知象山之
先立乎其大陽明之致良知甘泉之隨處體認皆
是也學者誠效其所爲就資之所近而時習焉則
覺矣始也效先覺之所爲而求覺終也覺吾心之
固有而爲已之所當爲若自始至終事事效先覺
之所爲是義襲於外也是行仁義非由仁義也所
爲雖善終屬外入又安能左右逢原以稱自得哉
孔門論學惟務求仁而仁莫先於孝弟此處不教便
是不能盡人道卽非所以爲人有子此言崇本尚

實提出人無限良心消却人無限念來仁莫遠焉禮記稱有若平日之言似夫子觀此可見

孝經謂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體何閔深川何廣大而原本始於孝弟又謂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卽所謂本立而道生也此孝弟所以爲仁之本與

巧言令色不務本也故鮮仁

容貌辭氣德之符也苟非根心便是作僞作僞則心

四書反身錄

四

色莊見於應接巧言則不止應接凡著書立言苟不本於躬行心得之餘縱闢盡道妙可法可傳俱是巧言俱是鸚鵡

曾子之三省亦惟就日用應感易忽者日一檢點耳若謂整日念念省此則是念念止繫於此此外無復用心矣恐不其然

賢如曾子猶日三省若在吾人資本中下尤非曾子可比千破萬綻其所當省者豈止於此故必每日

不論有事無事自省此中能空淨不染乎安閒恬定乎脫洒無滯乎視聽言動能復禮乎喜怒哀樂能中節乎綱常倫理能不虧乎辭受取予能當可乎飲食男女能不苟乎富貴貧賤能一視乎得失毀譽能不動乎造次顛沛能一致乎生死利害能不懼乎習氣俗念能消除乎自察自審務要無入而不自得纔是學問實際否則便是自欺

人孝出弟謹信愛衆親近好人此人道之要立身行己之本弟子日用職分而教弟子者之先務也今

四書反身錄

五

之教者不過督以口耳章句屬對作文朝夕之所啓迪而鼓舞者惟是博名媒利之技蒙養弗端童習而長安之以致固有之良日封日閉名利之念漸萌漸熾誦讀之勤文藝之工適足以長傲遂非率意恣情今須力反其弊教子弟務遵此章從事輔以孝經小學童蒙須知四禮翼令其出入言動是則是做以盡其節目之詳大本既立夫然後肄習詩書藝業則教不交蹴踘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矣

學所以敦倫也倫苟弗敦縱背誦五車文工一世徒增口耳之虛談經上之贅說在流俗雖曰有學吾必謂之未學倫紀誠敦實行過人在流俗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問學在敦倫固矣然敦倫可達不學乎曰學以學夫敦倫而敦倫乃所以爲學也舍倫而言學則其學爲口耳章句之學富貴利達之學失其所以學敦倫而不學雖或至性過人未必情文兼至盡善盡美是故好賢而不學則無知人之明所好未必賢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六

而真賢未必好卽所好果賢而無學以濟之色病未易識破心地未易廓清未必篤縉衣之好奮思齊之勇事親而不學無由知力之當竭卽知竭力而無學以濟之唯竭力以養其口體未必先意承志根心生色假令怡怡祇奉愛敬無歉而不竭其力於聖賢德業行道顯親亦未得爲能竭事君而不學無由知身之當致卽知致身而無學以濟之則不學無術不足以匡君定國康濟時艱雖鞠躬盡瘁孜孜奉公臨難殉節不有其身然而無補於

治亂安危亦未得爲能致交友而不學則昧於慎擇易蹈此匪之傷卽所交得人而無學以濟之亦未必言其所常言而信其所常信甚矣學之不可已也學之如何亦惟兢兢於數者之間以求至乎其極表裏克盡巨細罔歉而已曰如是則吳氏之言亦不爲無見曰吳氏固爲有見而以之致疑于夏實未達于夏口氣蓋抑揚其語正所以折衷學問之實令人知學之所以爲學在此而不在彼所重在此所學卽在此自此說出而天下後世人人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七

曉然知所從事不至誤以口耳辭章之末了生平其有補於綱常名教非渺眞學者之清夜鐘也何流弊之可言亦何至於廢學

自後世豪傑不興正學弗明學者終身皇皇亦知敏事亦知慎言亦知隆師親友志非不篤功非不密用心非不專且虛而卒不可與入聖賢之道者其所從事者非君子之學也以其爲安與飽計也故吾人今日之學先要清楚此念辨箇必爲君子之志此志誠立而後所敏爲君子之敏原是敏吾性

命不容已之事而初非有要於之勿利慎爲君子之
慎原是慎吾樞機躬恐不逮之言而要非有心於
三緘就有道而正原是正吾學術不容不辨之實
而初非有意於聲氣夫然而所學始爲道誼之學
所好始爲正大之好其人始爲君子之人
惟志不在安飽其品格始定志不在安飽於道誼始
專處不爲安飽之圖則出必不爲肥家之計如此
方爲君子否則便是小人

宋王曾鄉會試并殿試皆居首實者謂曰士子連登
四書反身錄 二論語 人

三元一生吃著不盡曾正色答曰曾生平志不在
溫飽其後立朝不苟事業卓然今人生平志在溫
飽是以居官多苟事業無聞甚至播惡遺臭子孫
蒙羞諱言不敢認以爲祖故人品定於所志事業
本乎生平

吾人學非爲人人之知不知原於已無損故不以此
爲患惟是人不易知知人實難我若不能窮理知
人則鑑衡昏昧賢否莫辨是非混淆文人則不能
親賢而遠佞用人則不能進賢而屏奸注一已關

乎學術在朝廷開平治亂雖欲不患得乎

正直君子易知邪曲小人難知蓋正直君子光明洞
達心事如青天白日人所易見邪曲小人則文詐
藏奸迹似情非令人難覺若張趙諸公之於秦檜
是已張趙初以張邦昌之僭位檜不附會及與厚
朝共事又見其事事克辦交稱其賢以爲才似文
若以致階以進用卒之禍天下而賊生靈貽害無
窮諸公實不得辭其責由此觀之人固未易知而
知人實不易也故不容不患患則講究有素患則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慎之於初

九

爲政篇

爲政以德者是以實心行實政如以關雉麟趾之意行周官之法是也夫豈高拱深宮民自化哉註內無爲而治要善者

清心寡欲以正身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此無爲而天下歸之也

思無邪之旨非孔子拈出以示人不幾使三百篇之詩將與後世徐庾沈宋之詩同類而并觀也哉

知一部詩經只一思無邪則知六經皆所以存天理

詩反身錄 上論語

也

十

六經皆古聖賢救世之言凡一字一句無非爲後人身心性命而設今人只當文字讀去不體認古人立言命意之旨所以白首窮經而究無益於自己身心性命也即如詩之爲教原是教人法其所宜法而戒其所宜戒爲善去惡思不至於有邪耳故曰詩以道性情若徒誦其篇章之多善無所勸而惡無所懲則是養性情者反有以累性情矣

同全在心上用工短上講學焉而不在心上用

詩反身錄 上論語

二

言語物之鳴音接於耳者無不觸其機而豁然契於心也七十從心不踰矩任心而動自不越乎矩聞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絕無意必固我之私心即矩而矩即心義精仁熟學成而志遂矣

人人有是心心有是矩夫子不過先得人心之同然耳然人雖同有是心而人多不肯志學即號爲有志於學者又多舍心言學稍知求心者又往往舍矩言心惑也又矣

此章眞夫子一生年譜也自叙進學次第絕口不及

官闕履歷事業刪述可見聖人一生所重惟在於學所學惟在於心他非所與焉蓋內重則外自輕所性不存故也由斯以觀吾人亦可以知所從事矣事業係乎所遇量而後人著述生於明倫之後無煩再贅夫何容心焉

子有身而父母惟其疾之憂子心已不堪自問若不能自謹而或有以致疾則不孝之罪愈無以自解矣故居恒須體父母之心節飲食寡嗜慾慎起居凡百自愛必不使不謹不訓上貽親憂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三

父母所憂不僅在饑寒勞役之失調凡德不加進業不加修遠正狎邪交非其人疎於檢身言行有疵莫非是疾知得是疾謹得此身始慰得父母始不愧孝子否則縱身不天札而辱身失行播惡遺臭不幾貽父母之大憂哉

人子不能謹身修行以貽父母憂是必病狂喪心之人不然獨非人子寧獨無心何忍縱欲敗度喪身辱宗重戾父母之心耶

為人父母者惟子疾是憂吾不知人之為人子者亦

曾憂父母之疾如父母之憂已者乎

不敬非必形之聲色言辭只一念不誠便是不孝處乎親恩罔極爲子者竭終身之心力而報之尚恐其多遺憾亦何忍以一時之不謹致自陷於養父母如養犬馬爾此不孝之大罪也耶吾人須謹之又謹

子於父母無所解於其心者也誰無明發之懷孰無劬勞之報然或敬養兼隆而乏怡怡婉順之實致父母心弗安而意弗愉承歡之謂何古今咸稱老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三

萊之孝以其愛親肫摯情見乎色常得父母之歡心故也今吾人雖不可襲其迹不可不心其心有其心斯有其色吾父母自心安意愉夫是之謂承歡膝下夫是之謂根心真孝

服勞奉養古人尚不以爲孝若并服勞奉養而有遺憾罪通於天矣

問孝四章乃事親金鏡吾人欲盡子職宜大書侍右觸目警心仍不時向執鑽之婦宣說使知所戒大凡聰明自用者必不足以入道顏子唯其如愚所

以能於仁不遠

大聰明似愚而不愚小聰明不愚不愚而愚大聰明黷聰墮明知解盡忘本心既空受教有其地小聰明矜聰恃明知解糾纏心體未空入道無其機明之如愚正明之聰明絕人受教有地入道有機處夫子不容不喜不容不言言之不容不久乃可以言而言也言苟當可雖千言不爲多言未當可卽一言亦爲多此夫子所以於四終日言於賜欲無言也蓋圓之聽言而悟超語言文字之外賜之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古

聽言而識固言語文字之中悟超言外因言可以

悟道識固言中則因言反有以障道

在無言處方知道在心賜若悟此則亦默識心融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便是亦足以發又何患小子無述

顏如愚所以具體夫子之道曾惟曾所以卒傳夫子之道吾人如果有志於道須希顏之愚爲曾之曾庶有人機

明道先生坐如泥塑康幾顏子

吾人生於二千載之下不獲親炙顏子玩不逮如愚一語恍若覩其遺像不覺口耳盡喪心形俱肅然後知平日之所以喋喋論辯孜孜發明者特淺夫小慧道聽塗說視顏之潛體默會不言而喻賢不肖之相去何啻天淵此不愚正所以爲愚也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在當日爲子貢頂門鍼在今日爲吾人對症藥也猛然一省請事斯語知得先行後言是君子則知能言而行不遠者爲小人矣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三

一友語及君子周而不比章因告之曰君子視萬物猶一體故愛無不溥無所爲而爲也卽時而有好有惡而好惡一出於公好善固是愛惡惡亦是愛蓋侯明捷記無非欲其並生於天地間而不至長爲棄人也小人非無所愛而所愛惟徇一己之私有所爲而爲也同已則狎昵親密綢繆汲引異已則秦越相視陰肆排訛必使之無所容而後已是有故有君子之愛則福及群生人人得所而朝野有賴有小人之愛則朋比作祟黨同伐異而禍延人

國漢唐宋明君子小人之別比其已然之效驗見矣君子小人遠而在上如此其在下也亦然君子居鄉則愛薄一鄉而一鄉蒙其庥小人居鄉則阿其所好而一鄉被其蠹有爲無爲公私異同始於一心之微關乎世道之大吾人不可不研幾而致審也否則昧天理之公而流於人欲之私處人接物將有愧於君子同於小人而不自覺者矣古者道德一而風俗同師無異指學無異術無希瀆遑絕位妙可喜之論滑汨其間咸有以全乎知能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七

之良而循夫綱常彙紀之分民協於中世登上理三代之衰道術不一學始多岐賊德敗義漸以成俗孔子惕然有感故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其所以爲世道人心之防者至矣雖未明指其開端之人然而惡鄉原之亂德三致意焉是孔子同時異端蓋卽鄉原也戰國異端則告子許行莊周鄒衍齊析公孫龍子之屬紛紛籍籍所在爭鳴而楊朱墨翟爲我燕愛之說尤爲世所崇尚孟子目擊其弊以爲生心害政烈於洪水辭而闢之其說始熄

漢唐以來異端托老氏以行世若魏伯陽之仙術張道陵之符籙皆足以蠱人心志而釋氏五宗雲布禪風盛興卑者惑於罪福高者醉於機鋒率天下之人棄實崇虛波靡失中其爲害何可勝言程朱從而闢之人始曉然於是非邪正之歸今其說雖未盡熄要之不至生心害政其生心害政惟吾儒中之異端爲然蓋吾儒之學其端肇自孔子思孟庚釋程朱表章載之四書者備矣無非欲人全其固有之良成已成物濟世而安民也吾人讀之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七

果是體是遵全其固有之良乎果人已蕪成康齊民生乎否則止以榮肥爲計其發端起念迥異乎此與四書所載判然不同非吾儒中之異端而何生於其心害於其事發於其事害於其政吾不知其於洪水猛獸何如也程子以佛老之害甚於楊墨其言有云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余亦云儒外異端之害淺而易闢儒中異端之害深而難距噫吾末如之何也已

問馳心於詞章名利明悖四書固自異於吾儒之實

間有覺其非而志恥同乎流俗反經興行究心理學者所在亦不乏人曰理者人心固有之天理即愚夫愚婦一念之良也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亦不過率其與愚夫愚婦同然之良而已此中庸平常之道也乃世之究心理學者多舍日用平常而窮位極願索之無何有之鄉謂之反經而實異於經謂之興行而實不同於日用平常之行其發端起念固卓出流俗詞章之上而流蕩失中絕異於四書平實之旨是亦理學中之異端也故學焉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本

而與愚夫愚婦同者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者是謂異端

子路勇於爲善所欠者知耳平日非無所謂知然不過聞見擇識外來填塞之知原非自性本有之良夫子誨之以是知也是就一念獨覺之良指出本而令其自識家珍此知既明則知其所知固是此知而知其所不知亦是此知蓋資於聞見者有知有不知而此知則無不知乃吾人一生夢覺關也既覺則無復夢矣

千聖相傳只是此知吾人之所以博學審問慎思辨者惟求此知此知未明終是冥行此知既明纔算到家此知未明學問無主此知既明學有主人此知未明藉聞見以求入門此知既明則本體靈以主聞見此知未明終日幫補轉合於外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非不皆盈然而無本終是易涸此知既明猶水之有本源泉混混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耳目手足之所以作主者此知也虛靈不昧肆應無窮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清水即鑑不足以喻其明人人本來如是而人人不自知其如是此之謂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子張學干祿非必如後人之營營於富貴利達習于時之策奏治平之略僕僕自售也蓋亦多聞多見以精業謹言慎行以立德與鄉鄰里推以見用於時試其所學耳夫子以其有所爲而爲恐其外馳教以闕疑闕殆寡尤寡悔無所爲而爲一味務實

實至祿隨天爵脩而人爵自從不待於干後世則
自童子時所志即在利祿所務惟是辭章於謹言
慎行脩身立德之道咸以爲迂絕口不一語及凡
性鑑衍義切要有關之書未嘗略一寓目惟恐有
妨於舉業卽本經亦在所忽惟取近年中選之文
諷誦摹倣以希科第授牒自薦奔競成習古人脩
之家者猶往往壞之天子之庭況未嘗脩之家而
欲其出而不壞難矣

人之立身言與行而已言慎則不招尤行慎則不招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三

悔無尤無悔品始不差一有玷闕他長莫贖易曰
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
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脩身須先謹言心者身之主宰口者心之藩籬藩籬
不守主宰罕存故守口乃所以守心

凡言不但無補於身心者當慎卽有補身心而躬所
未逮亦當羞澁其口而致慎卽躬行心得之餘借
言以明道淑人而所遇非可言之人亦當慎而又
慎或不得已而言言貴有節

人苟好惡公用舍當爲君則兆民服爲大臣則同列
服處一鄉則鄉人服居一家則家人服

舉錯當與不當關國家治亂世運否泰當則君子進
而小人退衆正盈朝撥亂返治世運自泰否則小
人進而君子退群小用事釀治爲亂世運日否諸
葛武侯有云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
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言言痛切可
作此章翼註人君當揭座右

人之於信猶水火金木之於土水火金木無土則無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三

由生人而無信則無以立
千虛不博一實言一有不實後雖有誠實之言亦無
人信矣

八竹篇

世人多事多起於爭文人爭名制人爭利勇夫爭功
藝人爭能強者爭勝無往不爭則無往非病君子
學不近名居不謀利謙以自牧恬退不伐夫何所
爭惟是見義爭爲見不善爭改君子之爲君子如
斯而已故世有君子而天下享和平之福矣若徒
以血氣相尚直小人耳即不然而猶有未化之客
氣時或動於一念之微亦豈得爲有道之君子

問夏殷之亡久矣夫子何故致意其禮曰國可亡史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三

不可亡況一代有一代之典章制度雖時異勢殊
非所以施於昭代而其大經大法豈可令其泯滅
而失傳夏殷之禮夫子蓋於綫編斷簡之中因流
窮源山微知著能言其槩嘗欲參攷互證筆之於
書以存二代經世之典使後世議禮制度者有所
攷鏡折衷惜乎既無成籍可據又鮮老於典故者
相質無徵不信故不禁流連而三歎也大抵上古
與後世不同後世書皆印本凡朝廷典章制度刊
布既廣一旦改革其書散藏人士之家雖久不至

盡亡上古則蝌斗漆寫藏之廟堂人士歟於抄傳
一經改革兵燹之餘存者幾希年代既久者咸剝
謝子孫又多微弱不振流播之餘於先典不惟不
追收藏亦且不知收藏此文獻所以不足也其流
行於人士之家類非典禮儀制所關而書史文籍
之不至泯絕者在夏則僅僅禹貢夏小正五子之
歌九征數篇在殷則湯誥太甲說命盤庚數篇
篇而已信哉

方策尚存故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文獻不足致禹湯

四書反身錄 二論語

三

之道湮而失傳不但聖心缺然實爲千古遺憾
洛陽年少通達國體嘗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更事
猶然况帝王經世之大乎雖曰自有昭代章經然
考古正所以裨今

沛公入關諸將爭取財物金帛蕭何獨收圖籍沛公
由是具悉天下阨塞戶口強弱卽斯一節觀之則
知文獻所關之重矣故在天下則關係天下在一
省則關係一省在一邑則關係一邑在一家則關
係一家述往昭來爲鑑匪渺若子孫於先世遺籍

及誌狀謚牒以其非關日用之急視爲故紙而忽之任其散逸漫不珍藏則賢不肖可知矣繼述之謂何

若當敬也而一有媚心便難以對天况媚權臣乎王孫賈以媚君得權又欲孔子媚已以取位小人肆無忌憚通不知頭上有天矣夫子以天折之不特自全其所守之正亦可以惕省權奸之心

古來權奸憑藉寵靈勢位已極又患無名每以美職厚祿牢籠正人君子以爲名高而不知正人君子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論語

惟恐不義富貴免其生平超然遠引若鳳翔千仞豈彼所得而牢籠之哉孔子之於彌子瑕王孫賈固不待言下此如謝上蔡邵伯溫陳師道之於時相亦皆避遠權勢素履罔玷上蔡初仕時人勸其謁執政則辭職可得上蔡笑曰他能陶鑄我自

忝者也故學者於此處須慎之又慎所謂風急天寒夜繞看當門定脚人若此處一錯一失脚便成千古憾矣

人生眞實有命窮達得喪咸本天定須是安分循理一聽於天若附熱躁進於定命無秋毫之益于名節有泰山之損

孔子以上聖之資道全德脩言動純乎天理猶恐獲罪於天余資本下愚生平千破萬綻違天理而獲罪於天者何限冥冥之中逐日鑒記其罪而陰有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論語

以加譴者何限念及骨慄夫何所逃惟有痛自淬礪永堅末路息天怒於萬一是所願也顧行年如許未必再如許義理無窮而歲月有限竊恐所得不補所失凜乎日以憂懼蓋莫知所以自免余滋戚矣曰先生猶如此小子將何如曰後生雖可畏勉之在青陽慎勿玩愒因循虛拋歲月當以余之賈轍爲鑒戒可也

天生夫子以啓人心覺世夢爲天下萬古存幾希也而一時從游之士以其所至不遇遂患道之不行

乃一封疆小吏獨具隻眼邂逅一言足成定評見地卓越千載下猶令人起敬起仰

從古聖人明明德於天下皆倚勢位而後得以有爲獨夫子明明德於天下一無所倚此夫子之所以爲夫子而非他聖之所能及也

講學洙泗木鐸一方也周流遍人木鐸列邦也立言垂訓木鐸萬世也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贊化育於無窮與元會而相終始者端在於斯宋人謂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其亦有見於斯與

四書及身錄 上論語

夫

里仁篇

里有仁風則人皆知重禮義而尚廉恥縱有一二頑梗亦皆束於矩矱不至肆無忌憚而資質之美者益薰陶漸染以成其德居於此者不惟可以養德保家亦且可以善後子孫而賢且智固足以有成即昏且愚亦不至被小人引入匪彝辱宗敗家故人或未有定居擇里而不居於是者其爲無識不待言即或已有定居而其鄉實無仁風却貪戀苟安不能舍互鄉而入康庄亦爲驚馬戀棧豆智不

四書及身錄 上論語

夫

能舍也故古今推孟母之三遷其智爲千古之獨絕與

擇里而不處仁則不智擇交不親仁則不智擇術而不求仁則不智

未處之先須擇仁里既處之後尤須和里待人接物恂恂謙謹中間有善良人固當傾心相與卽有一二橫暴人尤當宛轉化誨婚喪相助有無相通禮義相交情誼相關務藹若穆若熙熙如一家卽此便是太和景象

處約最易動心不必爲非犯義而後爲濫只心一有不堪其憂之意便是心離正位纔離正位便是泛濫無閑將來諂諛卑屈苟且放僻之事未必不根於此故吾人處困而學安仁未可就幾須先學寧者利仁時時見得內重外輕不使貧窶動其心他日必不至敗身辱行自蹈於乞墻穿窬也吳康齋遇困窘無聊便誦明道先生行狀以自寬其庶幾知者利仁歟吾儕所宜師法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夫

之富貴如浮雲顏子之樂不以簞瓢改橋下惠之介不以三公易古之聖賢未有不審富貴安貧賤以清其源而能正其流者而况於中材下士乎不處不去纔見操持於此而一苟則人品可知造次顛沛方驗學力於此而少懈則存養可知

金遇滲金石而程色自現貧賤富貴造次顛沛亦吾人之滲金石也

富貴貧賤一視造次顛沛如常鳶飛魚躍其機在我夫是之謂君子

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所好在仁故無以尚之白沙云人爭一箇覺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窮夫惟無窮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又何暇鉢軒冕而塵金玉耶

世間惟鄉愿無過良由用心於外專在形迹上打點是以無非無刺君子則任真而行直盡已心世人往往以迹觀人故君子不得不冒有過之迹抑豈知因迹正可以見君子之心乎語云與仁同功其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子

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其仁乃可知也此觀過所以知仁也

子路緼袍不恥夫子嘉其用臧顏子簞瓢不改夫子歎其庶乎他若管幼安之帽張子韶之簪皆久敝補用歷廿載而不厭一則望重一代曾屢徵不出一則登科殿元嘗仕至八座皆不以惡衣惡食爲恥蓋用心於內自不以此爲意近代焦弱侯受學於耿天臺先生之門天臺以其根器過衆時與淡談年餘未嘗及道久之弱侯請問天臺訝曰吾輩

渾是俗骨而言道乎夫以弱侯之深心大力猶不驟以語及況其下焉者乎故學道者須先掃清俗念而後可以言此若天理人欲并行未有能濟者也

君子喻於義故其心常蕩蕩小人喻於利故其心常戚戚

君子以忠信仁義爲利

義利之辨乃吾人學問大關頭然其機甚微須是辨得一分明然後趨向不差若析義不精鮮不認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三

利作義象山先生白鹿講義發明義利之辨警策

明快宜揭之於壁時一寓目

易曰幹父之蠱又曰有子考無咎厲諫之謂也然茲得其事已形而後諫則事遂昭彰考有咎厲非所以善幹也易謂幾者動之微通書所謂介於有無之間者幾也誠察其微而預挽之潛消默化於將萌如是則既不彰親之咎又無進諫之名善之善者也

曹月川因父好佛作夜行燭旁微曲喻務納親於幹

而引之於正道吾有恥焉顧夜行燭三字施之於親似非所宜安得起先生於九京而與之更定哉往而不返者親之年也儲朝夕承歡左右就養尙恐桑榆晚景來日無多若復悠忽泄視漫無關懷則其子職可知矣

古者言不過行有恥故也

古人尚行故羞澁其言而不敢輕出今人尚言故談掉其舌而一味徒言若果學務躬脩自然沉潛靜默慎而又慎到訥訥然不能出口時纔是大進否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三

則縱議論高妙超世總是頑不知恥總是沒學問沒涵養

公治篇

士君子立身行已固不可取媚於世爲浮沉苟免之計然亦不可戾世取禍須權衡於身世之間既不失身又不戾世始爲無弊南宮适謹於言行能處治亂而成宜此正儒者持身善世之著蔡放言狂行在下則觸嫌招忌在位則賈怨益讐此謝靈運李卓吾所以爲世大戮而卒不免也

成德固不可專靠師友然能自己立志又益之良朋明師將愈嚴憚切磋以成其德故昔人謂孤居而

內書反身錄

上論語

三

無與共証獨處而無與共商士之悲也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人苟立志進德尚且借鑒於不賢況日與賢人君子處乎此古人所以尋師訪友不論貴賤遠近也

不必淫詞詭辯而後爲佞只心口一不相應正人君子早已窺其中之不誠而惡之矣徒取快於一時而遂見惡於君子亦何爲也哉

門高弟如顏之愚魯曾之魯雍之簡俱是渾厚醇樸氣象蓋其平日皆敏華就實故其徵之容貌辭氣

之間者無非有道之符吾人有志斯道第一先要恭默

學不信心終非實學仕不信心經綸無本成已而後能成物自治而後可治人閒於斯自謂未能信此正是審已量力不自欺處後世仕者未嘗成已而便言成物未嘗自治而輒思治人既無天德烏觀所謂王道

問成已自治有素可謂信乎曰即真能成已自治有餘而治體果盡諸乎時務果盡識乎經濟大業果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三

一一蘊之有素中窾中會動協機宜乎於此稍信不及打不過又豈可冒昧以從事乎故必量而後入庶寡過若入而後量則取辱多矣曰斯字先儒咸解作逝者如斯夫之斯蓋指妙道精義而言今乃直指脩己治人言何也曰妙道精義不外脩己治人離了脩己治人何處更見妙道精義况夫子方便開仕開若舍却可仕不可仕不言而忽旁及其他此後世僥倖墮謎野狐禪所爲曾謂敦謹如開而乃爾乎夫惟於脩己治人之道自謂未信自

覺心上打不過所以超於天下後世昧於自知而
惟以苟位爲榮者正在於此使天下後世人人知
開之自審自量則處不徒處出不徒出而世道生
民咸有賴矣

斯道非穎悟過人則不足以承受在昔聖門固不乏
學務躬脩行誼淳篤之士然聰明特達可以大授
者顏回而外實莫如賜故夫子屬望特殷恐其特
聰明而不能自反倚聞見而昧於自得多學而識
之之詰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又舉如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三

愚之回以相質蓋欲其鞭辟著裏點曉曉明而務
有以自得也賜乃區區較量於所知之多寡徒在
聞見上比方抑末矣顧人多苦不自知賜既曉然
有以自知欲然遜其弗如卽此一念虛心便是入
道之機夫子是以迎其機而進之曰弗如也吾與
女弗如也殆與非也一貫之語同一啓迪此正夫
子循循善誘處

賜之折伏回徒折伏其知解豈知回之所以爲回非
徒知解也潛心性命學教大原一徹盡微故明無

不照賜則惟事聞見學昧大原其聞一知二乃聰
明用事能測之知與悟後之知自不可同日而語
不但聞一知二弗如回卽聞一知百知千總是門
外之見終不切已亦豈得如回也耶是故學惟敦
本之爲要敦本則知解盡忘心如太虛無知而無
不知一以貫之矣

正大光明堅強不屈之訓剛乃天德也全此德者常
伸乎萬物之上凡富貴貧賤威武患難一切毀譽
利害舉無以動其心慾則種種世情繫慾不能割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三

絕生來剛大之氣盡爲所撓心術既不光明遇事
鮮所執持無論氣質懦弱者多屈於物卽素質血
氣之強者亦不能不動於利害之私也故從來剛
者必無慾慾則必不剛一毫假借不得

人惟有慾則不剛不剛則不能直內而方外故聖賢
之學以無慾爲主以寡慾爲功龍惟有慾則爲人
制人惟有慾則爲物屈古人不以三公易其介是
爲真剛

聖雖學作今所貴者資剛則英毅振迅入道有其資

否則志氣易於散漫工夫作輟無常

德非剛則不能進已非剛則不能克品非剛則不能

樹名節非剛則不能全擔當世道非剛則不能任

頂天立地事業非剛則不能做做亦不成苟非其

人道不虛行故必純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

之私始爲庶幾

文章性道本一非二文章所以關性道性道所以爲

文章若文章無關於性道是後世雖盡末技泛語

浮說夫豈夫子之文章性道不見之文章則性道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三

無由闡明不可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故夫子之

文章卽夫子闡明性道之言言言皆文則言言皆

道日用平常莫非性天特學人資有迷悟自生分

別迷則文章是文章性道是性道悟則文章卽性

道性道卽文章一而二二而一也然則子貢之說

非耶曰子貢蓋至是而有悟矣此悟後反言以歎

美亦猶高堅前後之喟也

未行而恐有聞乎路急行之心真是惟日不足所以

得到升堂地位吾人平日非無所聞往往徒聞而

未嘗見諸行卽行而未必如是之急玩愒因循辜

負時日讀至此不覺忸怩

子路喜聞過固學人百世之師而其勇於行尤學人

百世之師也惜乎躬行有餘而終欠真知是以言

動出處多有遺憾故知行不可偏廢若理有未窮

知有未至往往以冥行當躬行則貽德害義多矣

此又不可不知也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三

雍也篇

居敬則終日戰兢自持小心嚴翼湛然純一惺惺不昧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見之於行自精明整暇凝重不苟事事有定裁却事事不瑣繁不操切敦大成裕端拱致治居簡則率意任質漫無檢束內外脫略身心俱荒一身且不能治况治民乎綱頽目弛減事事積臨一邑則悞一邑臨一郡則悞一郡臨一省則悞一省臨天下則悞天下五子之歌曰予臨兆民稟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卷一

弗敬故居敬居簡乃聖狂之所由分卽生民休戚世道治亂之所由分也

學所以約情而復性也後世則以記誦聞見爲學以誦習動聞見博爲好學若然則孔子承哀公之問便當以博學篤志之子夏多聞多識之子貢對夫何舍二子而推靜默如愚之顏氏爲耶卽推顏氏何不推其誦習如何動渠聞見如何淵博而乃以不遷不貳爲好學之實可見學苟不在性情上用功則學非其學性情上苟不得力縱夙夜孜孜排

極群籍多材多藝兼有衆長終不可謂之好學

顏孟而後學能涵養本原性情得力莫如明道先生蓋資秉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其言曰七情之發惟怒爲甚能於怒時遽忘其怒其於道思過半矣薛敬軒亦云氣直是難養余克治用力久矣而忽有暴發者可不勉哉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吳康齋所著日錄則專以戒怒懲忿爲言有曰去歲童子失鴨不覺怒甚今歲復失鴨雖當下不能無怒然較之去歲則微旋卽忘懷此必又透一關矣謝上蔡患喜怒日消磨令盡而內自省大患乃在矜痛克之與程子別一年來見問所學對曰惟去得一矜字曰何謂也上蔡曰懷固蔽自欺之心長虛驕自大之氣皆此之由以上四先生皆實實在性情上用功此方是學此方是好學雖中間用工有難易得力有淺深而好其所當好學其所當學則一也

顏子克復之後俯仰無怍故胸次悠然有以自樂不

因貧困少改其常此天趣也周子每令二程尋孔顏之樂尋此趣也善乎王心齋之歌有曰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還自覺一覺便消除此心依舊樂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問學者固貴有以自樂然家貧親老甘旨無供亦豈能樂曰貧莫貧於簞瓢陋巷夫不有顏路在耶而顏子無營無欲恬然安之所謂以善養不以祿養也

道乃人生日用當出之道夫子不過爲之指迷斷岐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聖

示人以知所嚮往耳非舉己所獨有而強人以所本無也蓋人人有是心心具是理心不昧理是謂明道動不違理是謂行道則道之爲道反已自足欲之卽至非從外獲又何力之可言求也不察誤認爲夫子之道故談以力之不足若知原是自具原是日用之所不容已則力豈有不足又豈遂巡委靡以自畫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況求諸已耶

君子儒大而通小人儒拘而滯子夏經綽自律規模

殊欠宏遠故夫子因其病而藥之

君子儒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古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小人儒則反是

古之學者爲己君子儒也今之學者爲人小人儒也君子儒喻於義小人儒喻於利

君子儒實心實行小人儒色取行違

儒字從人從需言爲人所需也道德爲人所需則式其儀範振聾覺瞶明人心之長夜經濟爲人所需則賴其匡定拯溺亨屯翊世運於熙隆二者爲字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聖

宙之元氣生人之命脉乃所必需而一日不可無焉者也然道德而不見之經濟則有體無用迂闊而遠於事情經濟而不本於道德則有用無體苟且而雜夫功利各居一偏終非全儒譬之身然或頭目具而乏四肢或四肢具而缺頭目尚得爲完人乎故必頭目四肢備而後爲完人道德經濟備而後爲全儒如是則窮可儼表人羣達則兼善天下或窮或達均有補於世道爲斯人所必需夫是之謂儒夫是之謂君子

僧有禪宗有應付道有全真有應付儒有理學有應付咸一門而兩分之內外之分也噫讀儒書冠儒冠置身於儒林既以儒自命乃甘以應付儒結局生平乎然則必如何而後可曰孔子對哀公儒服之問儒行篇載之詳矣誠自振自奮自拔於流俗而允蹈之便是真儒大儒君子儒否則終是俗儒應付儒小人儒而猶居之不疑自以爲儒儒豈如是耶亦足羞矣

戒明行不由徑步趨不苟則居恒持身端方事事不苟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尤見其守身之嚴宜其起邑宰之敬而見推於聖門也故士人平日須絕迹公庭卽遇公事苟非萬不容已亦不可輕往宰使訝其不來勿使厭之不去品斯立矣品立而後可以言學也

戒明之賢惟子游識得得此一人尊禮推重獎一勵百以端一方之風化此致治之機也昔陸象山至臨川訪湯思謙思謙因言風俗不美象山曰監司守令是風俗之宗主只如判院在此無只爲位高

爵重旗旄導前驅卒擁後者是崇是敬陋巷茅茨之間有忠信篤敬好學之士不以其微賤而知崇敬之則風俗庶幾可回矣姚善守蘄州聞郡人王賓狷介有守敦延不至乃屏驕從微服造見賓次日詣府望大門致謝而去終不進大門善又聞韓奕名欲因賓致奕奕終不往一日善詢知奕在榜伽山巫往訪之奕遽泛小舟入太湖去善嘆曰韓先生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也

馮異戰勝有功他將皆爭自言功異獨屏身樹下寂無所言曹彬平江南得一國境土關地數千里使在他將必露布以聞盛叙戰績彬惟進奏通報於朝曰奉勅勾當江南公事回此皆不自矜伐與之反可謂異世而同風矣彼武夫且然矧學者乎故道德經濟文章氣節或四者有一或兼有其長而胸中道德文章經濟氣節之見苟一毫消鎔未盡便是伐伐則有累湛然虛明之體其爲心害不淺上蔡先生省克數年去得一矜字程子稱其切問近思之學者此也

人由道則盡人道不出則失其所以爲人之實醉生夢死與物奚異

當下便是無煩擬議自然而然而非出勉強所謂直也乍見而怵惕視微而生泄良知良能隨感而應非直而何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如斯而已矣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一有安排便失其直展轉曲撓厚自誣罔是自喪本面自特生機雖生猶死可哀孰甚

上是甚麼能知其所謂上斯上矣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四

向上一着自非頓悟絕倫力到功深則未易承當驟而語之沉厚者反以滋惑俊爽者適以滋狂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夫子答樊遲之間切中天下後世人心之通病務義後獲之語乃知者仁者之實功

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一有玷缺便非士風哉

述而篇

問夫子以生民來未有之至聖何不立法創制自我作古而乃信古述舊何也曰惟其不師心自用而信古不立法創制而述舊此夫子所以爲至聖也後世紛紛多事正坐在上者自恃聰明不率由舊章而輕改祖宗法度在下者自逞己見不則古稱先而弁髦聖賢遺訓立異好奇雄視百代高擡其心不在本位此天下所以不治而真儒所以不多見也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四

書稱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非說攸聞今學者做精神於無用之虛文其於當代章程尚多茫然况往古之典則乎譬猶正牆面而立一無所見匪見胡獲匪獲胡成學無實用世乏良材蓋有由矣

以夫子天資聰明猶不輕作乃後世書生動輒著作日新月盛未有紀極豈皆發夫子所未發補夫子所未備如日月救粟之不可一日無耶可以觀世變矣

六經四書而外如濂洛關河會姚涇東林少墟諸儒先講學明道之書皆本之躬行心得之餘非汲汲以著述爲事者也其言純粹精切足以羽翼六經四書開來學於無窮吾人幸生其後當享其現成實體而力踐之無煩著述昔有人問章楓山先生以無著述先生曰前人之言多矣刪其繁可也而陳白沙先生亦曰千聖遺編皆剩語小生何敢復云云其言深可味也

聖賢著述原爲明道常人著述不過博名

四書及身錄上論語

卷

聖賢著述是扶綱常立人極紹往古開群蒙常人則借以表見於天下後世以圖不朽而已天理人欲之分莫大於此故著述愈多則喪心愈甚去道愈遠矣

默識是入道第一義默則不尚言說識則體認本而認得本面原無聲無臭原於穆不已自然無客擬議自然終日乾乾操存罔懈何厭之有以此自勵卽以此勵人視人猶已何倦之有此方是鞭辟著裏盡性至命之聖學若徒以識爲誌記終日誌記

所聞則反已自認之實安在縱如癡如疴忘食忘寢不厭不倦亦只是口耳末習記誦俗學以此自勵是內不識已便是誤已以此勵人是外不識人便是誤人誤已誤人夫子豈然

夫子之所謂默識卽大學之所謂顧諟明命也如貓覷鼠心無雜用意不他適一念凝此萬慮俱寂如是則本體清明不至昏昧日用尋常無不在此覺中

然而識之謂沉潛自認識得天命本體自己真面目

四書及身錄上論語

卷

天然一念不由人力安排湛定澄寂能爲形體主宰者是也識得此便是先立其大便是識仁孔門之學以仁爲宗及門諸子終日孜孜惟務求仁程伯子謂學者先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卽學而不厭也羅豫章令李延平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而延平教學者默坐澄心體認天理陳白沙亦言靜中養出端倪皆本於此乃聖學真脉也

問學所以求識本體既識本體則當下便是如何還

說學還說不厭曰識得本體若不繼之以操存則本體自本體夫惟繼之學斯緝熙無已所謂識得本體好做工夫做得工夫方纔不失本體夫是之謂仁

朱濟道力贊文王象山謂之曰文王不可輕贊須識得文王方可稱贊濟道云文王聖人誠非某所能識曰識得朱濟道便是文王至哉言乎可謂八字打開當機觀體分明直指矣今人所以支離葛藤於語言文字之末而求諸外原自己不識自己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吳

誠識己之所以爲己本自高明本自廣大與天地合德而日月合明聖非有餘已非不足自然自成自道豈肯自暴自棄

問識謂識本體非徒記所聞固已然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誨人不倦豈盡望人以識本體耶曰本體人人固未易盡識而求識本體之工夫未嘗不人人盡誨博約之誘克己篤敬之說所以示人以從入者未嘗不詳懇夫何倦耶

學之所以爲學只是脩德德若不脩則學非其學識

學正講明脩德之方也不講則入德無由從義所以崇德也不徒則崇德無藉改不善所以進德也不改則無步可進安得不憂故爲己而憂是自視改然爲人而憂是視人猶己

自己不知學不可不尋人講講則自心賴以維持自己知學不可不與人共講講則人心賴以維持所在講學學術愈明則世道賴以維持

治亂生於人心人心不正則天下不治學術不明則人心不正故今日急務莫先於講明學術以提醒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吳

天下之人心嚴義利振綱常戒空談敦實行一人如是則身心平康人人如是則世可虞唐此撥亂反治匡時定世之大本大冢繁也全在有立人達人之志者刻意倡率隨處覺導

學之不講固可憂講而不行尤可憂蓋講學本爲躬行如欲往長安不容不講明路程若口講路程而身不起程自欺欺人其病更甚於不講豈不尤爲可憂

志道據德依仁而後游藝先本而後末由內而及外

方體用兼該華實并茂今人所志惟在於藝藝而依之以畢生平逐末逃本驚外遺內不但體無其體抑且用不成用華而不實可恥孰甚

古人以道爲先是以知道者多今人以藝爲先是以知道者少道成而上藝成而下審乎內外輕重之分可與言志矣

志道則爲道德之士志藝則爲技藝之人故志不驕不愼也是以學莫先於辨志必也道成而方及藝則朝夕游衍莫非攝心之助巨細精粗一以貫之

四書反身錄 上論詩

手

矣

古之所謂藝如禮樂射御書數皆日用而不可缺者然古人不以是爲志必體立而後用行今之所謂藝詩文字畫而已究何關於日用耶或問楓山何不爲詩文楓山笑曰未技耳予弗暇也莊渠先生荅唐應德書曰聞開門授徒無乃省事中又添却一事誰始爲舉業作俑不知耗了人多少精神心中添了多少葛藤憂說縱斬絕之猶恐牽纏况可引惹乎朱子謂舉業是一厄詩文是一厄簿書是

一厄只此三厄埋沒了天下多少人才願應高卓乎萬物之表莫以此等櫻心若謂此是業次是指尋花問柳與力穡同也按先生此書言言警切辨志者不可不知

用之則行可以仕則仕舍之則藏可以止則止行藏惟道是徇進退不失其正道苟見用則進而行道以濟時進非希榮道若不用即退而抱道以守身萬鍾有所不顧焉顏子不堪經邦學能知幾簞瓢泰然心無係累故夫子以是許之

四書反身錄 上論詩

圭

能知幾則臨時自小心兢業敬慎無忽計慮周詳下萬全決不輕發識微識彰能柔能剛涉世用兵不感宜德性作用與血氣作用自是不同深潛密與孟浪勇敢得失何啻天淵

臨事懼好謀成豈惟爲將之道當然爲君爲相及凡百有位以至士之立身行已莫不各有當臨之事當成之謀事無大小莫不當然故君而能然則萬幾理相而能然則百官治百執事能然則職業舉士能然則品詣端

富若可求人人皆富矣人不皆富非命而何即求之而得齊景千駟之馬何如夷齊西山之薇一則死之日民無得而稱一則民到於今稱之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君子終不舍此以慕彼况求無益於得又豈可隨俗馳逐徇人而喪己耶故學者第一要安命守義不可妄求

問夫子所好曰夫子之好秉彝之好也好民彝物則好性分懿德也是以好學好古敏以求之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今人或好聲色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卷一

貨利或好詩酒博奕非不各有所好然好而不得其正流蕩忘返適足以自誤生平

樂亦在中困而不失其所亨也富貴本如浮雲况不義之富貴乎其爲心體之累終身之玷亦猶浮雲之障太虛掃而去之則萬里清徹光風霽月其快無涯

古今人士本來皎潔之品其爲不義富貴所障者何限苟得一時遺臭千古清夜捫心樂乎不樂乎當必有辨之者

子雅言詩書禮者原欲學者雅聞其說心繹神會以之理性情謹節文練政事而達諸用也吾人生乎千百世之後雖不獲親炙子側而聆其所雅言而其所雅言者未嘗不口誦而心維果以之理性情謹節文練政事而達諸用乎若徒假其言以爲富貴利達之資無惑乎莊生謂儒以詩禮發冢李卓吾目爲衣冠大盜也每一念及曷勝慚赧

問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此正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而異於常人處若常人亦能如是尚何聖人之不可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卷一

企及曰常人非全無發憤時當其發憤亦或忘食非全無所樂當其樂時亦能忘憂但聖人之憤憂全爲明道脩德道有未明德有未脩安得不憂安得不發憤道明德脩不容不樂樂則何憂之有置身世情緣於度外并死生亦忘學至於忘憂忘死生則身與道爲一矣常人之發憤不過爲功名富貴而已未得則發憤以圖既得則意遂而樂憤樂無異而所以憤樂則異能於所以處自奮自拔其度乎

夫子以行示範而門人惟言是求故自明其無隱之實以警之與天何言哉之意同所以迪及門以返躬尚行者至矣

師之於及門有言教有身教言教固所以教其行然不若身教之得於觀感者尤深夫子而後若曾子之於公明宣亦其次也公明宣及曾子之門見曾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視之而學見曾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情說之而學見曾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說之而學故不言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書

之教不從耳入而從心受根於心斯見於行矣一問世有夫子之道德而後諸及門得以景行行止相觀而化有曾子之篤行而後公明宣得以奉爲楷模是則是效其如經師易過人師難逢何曰三人行必有我師其所從游豈無彼善於此者乎有一善卽師其一善可也卽一無所逢而孔顏思孟周程張朱及薛陳王呂并先輩高賢真儒之行實具在一室靜對目擊而道存莫非我師莫非無隱之教在加之意而已

問不知而作作字曰作動作也動於心爲思動於口爲言動於身爲行而知爲主知則清明在躬理欲弗清心無妄思口無妄言身無妄行是謂動無不善不知則昏惑冥昧理欲莫辨心多妄思口多妄言身多妄行此之謂無知妄作

多聞善言多見善行藉聞見以爲知亦可以助我之鑑衡而動作不至於妄然去真知則有間矣故曰知之次也知聞見擇識爲知之次則知真知矣

真知非從外來人所自具寂而能照感而遂通廓然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書

大公物來順應心思言動莫非天則未嘗自私用智難作非作

夫所謂真知非他卽吾心一念靈明是也天之所以與我與之以此也耳非此無以聞目非此無以見所聞所見非此無以擇無以識此實聞見擇識之主而司乎聞見擇識者也卽多聞多見擇之識之亦惟藉以致此非便以多聞多見擇之識之爲主也知此則知真知真則動不妄卽妄亦易覺所貴乎知者在知其不善之動而已此作聖之真脉也

天之生人未嘗不與之以善人之受生未嘗不共有是善互鄉之人乃獨不善此非其生來如是亦習俗使然也顧天下無不可變之俗無不可化之人特患無機可乘耳以互鄉之童子而知慕夫子不顧流俗之非笑毅然請見可見秉彝好德之良原非習俗所得而泯即此便是可乘之機迎其機而進之安知其不可與爲善也童子一善將來可以善一家善一鄉變化之漸安知其不基於此乎夫子之見程子以爲待物之弘余竊以爲成物之殷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卷

也故君子之於惡俗當思轉移勿輕鄙棄

問君子坦蕩蕩曰能俯仰無愧便是坦蕩蕩能持敬謹獨方能俯仰無愧問持敬以謹其獨固敦坦之要而獨之當謹者其詳亦可聞乎曰獨之當謹者非一而名利之念尤爲喫緊千病萬病咸從此起只不爲名牽不爲利役便俯仰無愧便坦蕩自得小人不爲名牽便爲利役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便是長戚戚

泰伯篇

泰伯遯身遐荒毀傷髮膚以絕太王王季之望讓國不居民然無迹並讓之名不居此所以爲至德也今人有一善惟恐人不之知淺亦甚矣諺云蒲瓶不響置其然乎

爲善不近名方是真善否則縱善蓋天下可法可傳有爲之爲君子弗貴以其非真也

或曰人只要力行好事一時雖不求人知天下後世終有知之者曰力行好事亦惟行其心之所安當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卷

然而然耳後世之知與不知非所望也若謂天下後世終必知之而力行終是有爲而爲非當然而然也而身後之名果足以潤枯骨乎

泰伯惟行其心之所安是以不存形迹其後季札化之避位辭封安於延陵高風偉節儀表千古淵源遠矣

曾子臨終啓手足而知免由於平日之脩其身而無歉吾人平日多歉臨終將何以自免今日尚未免消沮閉藏於世上異日必不免拘之悔含羞於地下

念及於斯曷勝踴躍

孝以保身爲本身體髮膚受于父母不敢毀傷故曾子啓手足以免於毀傷爲幸然脩身乃所以保身手不舉非義足不蹈非禮循理盡道方是不毀傷之實平日戰兢恪守固是不毀傷即不幸而遇大難臨大節如伯奇孝已伯邑考申生死於孝關龍逢文天祥之身首異處比干剖心孫賁軀身方孝孺鐵鉉景清黃子澄練于寧諸公寸寸磔裂死於忠亦是保身不毀傷若舍脩身而言不毀傷則孔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朱

光胡廣蕪味道之模稜取容楮淵馮道及明末諸臣之臨難苟免亦可謂保身矣虧體辱親其爲毀傷孰大於是

保身全在修身而脩身須是存心終日察察戰兢自持祭之念慮之微驗之事爲之著慎而又慎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務全其天理之正如是則俯仰無忤生順而死安矣

曾子揭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詩以告及門此千古作聖之基也念念如此則念念皆天理

事事如此則事事皆天理一日如此則一日皆天理終其身常常如此則終其身常常純乎天理矣故存心不如此則非所以慎獨臨事不如此則非所以敬事涉世不如此則非所以涉世經世不如此則非所以經世故絕大經綸出於絕小一心心小則心存心存則不亂臨大事而不亂方足以任大事臨生死而不亂方足以了生死

生之必有死猶晝之必有夜聖愚同然古今一揆只要平日心事無歉便是臨終了此善着

四書反身錄 二論語

朱

一生戰戰兢兢此心常存不放到頭檢點平生超然無累而逝方是好結果好散場蓋善始乃能善終善生乃能善死

吾人自今以前既往之縱逸疚心蕩檢業已悔恨無及自今以後儘戰兢自持猶歲月有限來日無多若復悠悠縱逸臨終檢點平生雖欲少延時日痛自繩束砥礪何可得耶

顏子以能問不能若無若虛與物無競非其心同大虛安能如是在顏子實不自知而曾子以是稱之

則曾子所養可知矣今學者居恒動言人當學顏子之所學試切已自反果若無若虛物我無間惟善是容怡然不校乎否則其所養可知

有大學問大識力大氣骨方足以當大任應大變託孤而克副所託寄命而不負所寄遇禍亂而忠貞益著處末路而大義愈明若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孔明之於後主是已荀息節固無虧然才弗勝任卒負所託霍光雖不負託而寡學鮮識大節爲妻所奪范質王溥同受周世祖顧命陳橋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卷

之變臨難懼死以宰相而反北面點檢高拱張居正同受明穆宗顧命拱才疎識寡居正以計擠去恃才擅權則又荀霍之罪人也

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不遇重大關節無以別操守居恒談節義論成敗人孰不能一遇小小利害神移色沮隕其生平者多矣惟遭大投艱百折不回既濟厥事又全所守非才品兼優之君子其孰能之

心之興立身之卓德器之成由於詩禮樂今樂雖

士不肄習而詩與禮未嘗不家傳而戶誦興者立者果有其人乎吾不得而知也夫古之肄詩原鑑其善惡以淑心今則惟誦其章句謹明先儒之所發明以爲舉業之資而已古之肄禮原準其儀節以律身今則惟裁取可爲科試題目以爲應試之備而已是肄習之始便以弋名媒利爲事而欲善心之興律身之卓何可得耶然則屏舉業不事專心致志肄詩肄禮惟藉以淑心律身可乎曰亦顧其人何如耳苟志在興善卽以之興善志在律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卷

身卽以之律身終日肄詩肄禮與人同而所以肄詩肄禮與人異卽其所肄而一一反之於心見之於行由是出而應制以其躬行心得之餘發之舉業方爲有本之舉業而善心之興律身之卓益以舉業而達諸用舉業卽德業矣曰其肄之之方可得聞乎曰別無方肯實反之身心便是方仍於肄詩之餘擇先儒所吟有關於身心性命綱常名教痛快警切者每日午後精神倦散之時朗誦數首以鼓昏惰擇出禮少饒之有切於日用之急及呂

新吾四禮翼佩服勿敬坐立言動整肅威儀期望則設先師及顏曾思孟周程張朱并諸先哲之位行禮時振簪首養其性情其度幾乎

大才忘才小才恃才恃則驕驕則吝

驕吝由於不知學蓋知學則知道理無窮恒若已無一長知德業難盡恒若已無一善自然威儀收斂雖遇庸劣亦謙和可掬汪汪有千頃之度不知學則理道不明德歸無成薄有技能輒沾沾自喜旁若無人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卷

謝上蔡別程子數年去得一矜字知學故也

學不志穀方是實學方為有志

實學道德自不志於功名實為身心性命自不卷及於富貴利達

今人初學之日便是志穀之口描摸帖括刻意雕飾疲精竭神窮年累月無非為穀而然此外無志故此外無學夫惟此外無志是以脩已務實之儒世不多見以致脩已務實之業無人講求士趨日卑士風日壞病正坐此可勝歎哉

問列國之時邦城各別遇邦危固可以不入邦亂可以不居若在一統之世際危亂奈何曰小而郡縣大而省直亦邦也中間豈無彼善於此者乎故處蜀而罹鍾李巨游之往禍足鑒避遯而獲免管幼安之見幾可欽

有道則見必才足以有為見庶不徒見無道則隱須剗彩韜光隱方是真隱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尺璧非寶寸陰是惜作聖君子及時努力

四書反身錄 二論語

卷

為身心性命而學則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君子自強不息之心也為富貴利達而學則學如不及猶恐失之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同行異情人品霄壤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所性不存故也

人若見得透時則知有天下原不足與天下尚然況區區尋常所有乎一或榮懷便為心累夫惟淡忘斯胸次灑然道思過半矣

問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後世師濟盈廷而天下治日常少亂日常多何也曰五人德為天德才為王

佐視天下猶一家萬物猶一體王事猶家事各劫其長同心共濟於上其所引用布於中外者莫非賢能舜又以聖明臨之故世登上理俗臻雍熙後世既無五人之德之才又多自私自利之心其屬沒引賢者不用用者不賢舉措失宜人無勸懲雖濟濟盈庭究竟無補於治間有彼善於此不遜僅臻小休而已

學者居處食用儉約方好禹之無聞然處只是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功在萬世君臨天下者且然况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卷

常人乎蕆養德當自儉始

近代章楓山先生官至八座致仕在家僅小屋三間前而待客後面自居蔬食粗衣人所不堪先生處之裕如門人化之莫敢華侈

子罕篇

罕言利所以定學者之操也蓋天下事出乎義便入乎利儘言義人猶趨利若言利流弊何所底止學者誠體夫子罕言之意於此處先要清楚惟正誼明道不謀利計功則立身方有本末人事盡而後可以言命義之所在君子不言命仁固學人切務然求仁之工夫可言而仁之本體則不可以輕言二者日用之間惟盡其所當然而其所以然之實果力到功深夫固有不言而喻者矣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卷

帝堯之大蕩蕩乎民無能名孔子之大博學而無所成名蓋至德難名故無名可名黨人惜其無所成名此正鄉人之識世俗之見烏足以知孔子乎余因是而竊有感焉夫學之所以爲學原盡其性分之當然職分之所不容已耳亦猶饑之於食當食而食非欲成食之名而後食也寒之於衣當衣而衣非欲成衣之名而後衣也自成名之說出而天下後世之人類多惟名是圖爲性分職分而學者百無一二爲博名成名而學者蓋千人而千

萬人而萬也於是學尋章摘句以科第成名學者學文以風雅成名學多材多藝成名於天下學者書立言成名於後世地無南北人無窮達莫不各勉所學各圖成名而正以性分職分當務之急終其身反多茫然噫弊也久矣

問子絕四曰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物來順應猶鏡之照不迎不隨何意何必何固何我

聖人自然而然絕此賢人勉然而然毋此衆人則冥然惛然滯此一有所滯便爲心累昔人謂莫敬心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卷

病最難醫此正心病之難醫者也

四者之累咸本於意所謂意微起天地懸隔是也意若不起三累自絕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聖人之所以爲聖蓋以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

欲之私非以其多材多藝而無所不能也若以無

所不能爲聖則古來無所不能者不少豈皆聖乎

夫子之聖固是天縱然天之生人人人有是心心

具是理則亦未嘗不人人而縱之也顧人人縱之

而人人不能循理以全心是以聖益聖愚益愚遂

以聖爲絕德爲天縱斯謂自詡誣天

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外明謂君子之爲君子原不在多能心能循理卽一無所能亦不害其爲君子否則縱事事皆能究無當於君子

元人謂宋徽宗詩文字畫諸事皆能但不能爲君耳今聰明人詩文字畫諸事皆能但不能爲人耳能爲人則惟理是循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俯仰無愧不負乎爲人之實詩文字畫愈以人重苟爲不然詩文字畫縱極其精妙亦不過爲詩人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卷

文人工於臨池而已

夫子自謂無知此正知識盡捐心同太虛處有叩斯竭如谷應聲未叩不先起念既竭依舊忘知雖曰誨人不倦總是物來順應

問空空如也先儒有作夫子說者有作鄒夫說者果

孰是而孰非曰夫子空空亦何待言此則專就鄒

夫說蓋匹夫惟其空空素無意見橫於胸中斯傾

懷惟夫子之言是聽若先有所見必不向夫子問

卽問亦必自以與夫子所見不合必不能虛懷以

受曰若謂夫子亦空空者以爲近釋何也曰言夫子空空而便疑其近禪則是鄙夫胸無意見而夫子反有意見多聞多識物而不化與後世書生之學富二酉胸記五車何異夫子惟其空空是以大而能化心同太虛後儒見不及此因釋氏談空遂諱言空并論語之明明言及於空者亦必曲爲訓解以避其嫌是釋能空其五蘊而儒不能空其所知釋能上達而儒僅下學也本以開釋而反專釋崇儒而反卑儒弗思甚矣夫空字之出於釋者

四書反身錄

二論語

夾

固可避而出於夫子之口者則不可避空苦空幻真空無相空無所空之說可闢而空空之說不可闢彼釋氏空其心而并空其理吾儒則空其心而未嘗空其理釋氏綱紀倫常一切皆空吾儒則綱紀倫常一切皆實得失判若霄壤豈可因墮廢食乎

吾人學無歸宿正坐不能空其所知比之鄙夫反多了一番知識反增了一番心障以致下不能如鄙夫是以上不能希往聖

問顏悟如顏子學夫子之道俯仰鑽瞻忽歎其高堅前後之難入今學者既無顏子之穎悟而欲學夫子其難尤將何如耶曰謂顏子從夫子學道則可謂爲學夫子之道非惟不知道并不知顏子矣夫道爲人人當由之道存心盡性之謂也顏子存已心盡已性而出已所當由之道由之而初未得其方不是過便是不及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是以有高堅前後之疑若謂學夫子之道是舍已而學人乃後世徇迹摹倣者之所爲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空

卽一學而成不高不堅不前不後亦與自己心性有何干涉而循循之誘則是夫子誘其博文約禮以學夫子他日顏子問仁夫子答以爲仁由已而顏子之請事不待請事四勿惟直請事夫子便爲仁矣顏子幸親炙夫子得以學夫子而夫子之前未有夫子夫子之後再無夫子學者抑將學誰耶曰顏子非學夫子胡爲而依依夫子耶曰依依夫子正所以親承指點入道之方博文約禮是也問博我以文說者以爲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歟曰

以博文爲知古今達事變則稍知讀書者皆可能
顏子乃反見不及此必待夫子之誘而始知從事
於此何以爲顏子夫博文而止於知古今通事變
亦何關於身心性命之急乃欲罷不能博之約之
而至於如有所止卓爾耶然則所謂文者果何所
指必何如而後爲博文爲約禮耶曰身心性命之
道燦然見於語默動作人倫日用之常及先覺之
所發明皆文也莫不有當然之則焉皆禮也從而
潛心默會一一漸其當然之謂博隨所博而反躬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七

實踐之謂約博即虞廷之惟精大學之格物約即
虞廷之惟一大學之誠正脩知行并進無非在身
心性命上做工夫豈區區知古今達事變者所可
同日而語耶

以博文約禮爲善誘此正顏子悟後之語亦猶餌所
以誘魚非便以餌爲魚也知此則知性矣

顏子惟其知性是以藉博約工夫盡性分之當然進
不能自己用力之久至於聰明才智俱無可用不
覺恍然有會躍如在前實非畔援欣羨之私所可

擬議雖欲從之果何所從有從則有二矣有二便
非道

陳白沙先生亦謂靜坐久之見此心之體隱然呈露
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
御勒水之有源委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
在茲乎今吾人爲學自書冊之外多玩愒因循實
未嘗鞭辟着裏竭才以進而欲其有所見難矣即
或自謂有見亦無異漢武帝之見李夫人非惑即
妄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三

士患立身有瑕不是美玉象是美玉售與不售於玉
何損求固成玷藏亦有心待價二字夫子特爲求
者下鍼砭耳其實待亦無心有心以待固遠勝於
術玉求售然一有待心便非器器用舍安於所遇
行藏一出無心斯善矣伊尹太公耕莘釣渭咸藉
器自得初曷嘗有心待買而成湯西伯并重買以
售其次若孔明之高卧隆中不求聞達康濟之身
世兩忘惟道是資一則三顧躬邀一則行人歡迎
王仲淹生乎漢晉聖道陵彝之後毅然以周孔自

任豈非一時之傑問世之玉乎乃詣闕自衛遂成大瑕其他隨時奔競之徒本不自玉本自無價故人亦不以玉待之多不言賈昔人謂周之士貴士自貴也秦之士賤士自賤也士亦奈何不自玉而甘自賤也哉

問逝者如斯夫曰達人觀化知無停機君子體道自強不息涵養省察有須臾之息便是心之不存心一不存則造化生機之在我者自我而息便與造化不相屬矣故必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圭

息有養瞬有存乾乾惕勵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方是不息方是與造化爲徒

逝者固無息心體亦無息蓋心之爲心本虛靈不昧昭著於視聽言動之間無晝無夜未嘗一時一刻而或息即深夜熟寐一呼便覺是寐者其身而本體之不休不息者自若也知此則知心矣知心體之不休務戒懼謹獨存其所不息夫是之謂道體不息逝者如斯

謝上蔡以子見齊衰者冕者與瞽者過趨坐作無兩

心其純亦不已便是逝者如斯可謂知言學者須無貴無賤無顯無微咸如此存心無或少忽始也自強不息久則純亦不已

末如之何悼之也惜之也非絕之也夫法語異語所以陳善納諫委曲化導之者至矣若悅而知擇從而知改斯身脩而德立何患不及古人其如不釋不改何自棄自暴雖聖人亦且奈何哉聖人此言固有感而然其實一部論語正言處皆是法語婉導處皆是異語即六經學庸孟子先儒語錄千言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圭

萬說莫非法語異語讀之者非全無所悅然果繹之於心而見之於行乎果力改舊習維新是圖乎否則長爲棄人負聖賢立言之苦心其可悼爲何如耶

匹夫有志匹夫而豪傑也臨境不奪豪傑而聖賢矣人惟無志故隨俗浮沉若真實有志自中立不移主意既定九死靡移如水必東百折不回此之謂乾坤正氣人中鐵漢凜烈一時彪炳千載

立志須做天下第一等事爲天下第一等人志不如

此便是無志志遜於此便不成志

如何是天下第一等事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古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如何是天下第一等人曰能如此便是第一等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方是不奪

志於道德者潛心性命惟期道明德立功名不足以奪其志志於功名者究心經濟惟期功成名就富貴不足以奪其志若志在貪圖富貴刻心雕蟲競意進取輒自以爲有志人亦以有志目之及所圖

四書及身錄 上論語

志

既遂便以爲有志者事竟成其實止成得一個患得患失之鄙夫耳烏觀所謂志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境臨卽奪安往不可故學莫先於辨志亦惟辨之於三者之間而已

問歲寒然後知松栢固矣當其未寒時亦可以先知其爲松栢乎曰居鄉不苟同流俗立朝則清正不阿亭亭物表者是也知而重之培之可賴其用若必待歲寒然後知之亦惟知其不彫之節而已不究於用雖知何益

士窮然後見節義國亂然後顯忠臣在士與臣則得矣其如世道何

漢唐宋明之末非無松栢正人在野則逸遺而不知收用致其老於窮途在朝則建白不採多所撝斥及值變故徒成就了忠臣義士之節至此雖知集也義某也忠亦已晚矣嗟何及矣故士而以節義見臣而以忠烈顯非有國者之幸也興言及此於焉三歎

問權曰且先學立能立而後可以言權也問立曰道

四書及身錄 上論語

立

明而後能立然必平日學無他岐惟道是適務使心之所存念之所發一言一動必合乎道造次顛沛不變所守始也勉強久則自然富貴貧賤一視生死患難如常便是立學至於能立斯意定理明而可與權矣蓋天下有一定不易之理而無一定不易之事惟意定理明之人始能就事審幾惟理是從孟子謂權然後知輕重夫輕重靡定從而權之則必有極重者吾從其極重者之謂權是權之所在卽道之所在也易傳序謂隨時變易以從道

中庸謂君子而時中皆能權之謂也則權非義精仁熟者不能彼藉口識時達變而行權者皆小人而無忌憚者也喪心失身莫此爲甚可惜也夫可戒也夫

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我者此心是也心果遠乎心本不遠而自以爲遠者舍心而言道道在適而求諸遠故也試反而思之卽此一思便是心在心一在而身有主視明聽聰足重手恭施於四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卷

體四體不言而喻自備萬善自絕百非

問思固聖功之基顧太思又易憧憧未免朋從爾思曰思其所當思思是惺惺思其所不當思思便憧憧惺惺與憧憧慎與不慎之間而已故學須慎思然身既有主則百體從令亦何憧憧之有

鄉黨篇

居鄉須溫恭淳謹勿立崖岸孔子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此便是居鄉的樣子

孔子居鄉猶舜之居深山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居鄉如此纔是善居鄉若言動稍異於人便不近人情人思遠之矣

不善居鄉是不善立身不善立身便是不能脩身居鄉而或以賢知先人或以門閥先人或以富貴先人或以族大先人或以事業聞望先人或以學問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卷

文章先人有一於斯其人可知

聖如孔子居鄉恭謹固無論矣下此如漢之張湛官至太守歸鄉必望里門而步至簿進曰明府立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式路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當盡禮豈爲自輕哉明太宰漁石唐公致政家居時出入惟徒步或曰公官居八座年邁七旬故天下大老也孔子謂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公學孔子者而顧欲過之耶公曰固然第吾楓山先師致政歸祇是徒行未嘗乘輅

侄朴庵章侍郎及竹簡潘侍郎俱守此禮吾安敢違耶松江張莊簡公與莊懿公皆以尚書同居東南城河外中間隔數十武兩公歲時入城祝釐則皆出而往朱待詔家拜節待詔者櫛工之稱也兩公與朱爲老隣卽賤必肅章服拜之櫛工則戴老人頭巾接兩尚書具茶送之而出此皆居鄉而不以名位先人者也

居鄉豈惟事事不可先人平日尤當盡處鄉之道蓋既處舍相比須情誼相關聯絡則休戚與同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散則緩急無待孔子曰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天下卽鄉里之積也全要養得此太和元氣在閭巷阡陌之間纔是人情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纔是處鄉有道若僅恭默自持無補於鄉不是鄉愿便是獨善此又不可不知也吉月必朝服而朝蓋在家望君之所在而朝非趨朝而朝也夫君親一也遇朔望亦宜肅衣冠以拜親瓜勿作必是以瓜致祭亦所以獻新也子孫之於祖父凡遇時節新物皆當然此特其一耳

席不正不坐今人亦有過不正之席而移之正者使正心若正席斯善矣

傷人乎不問馬蓋倉卒之間以人爲急偶未遑問馬耳非真賤畜置馬於度外以爲不足恤而不問也畜固賤物然亦有性命聖人仁民愛物無所不至見一物之摧傷猶惻然傷感况馬乎必不然也學者慎勿泥貴人賤畜之句遂輕視物命而不慈夫物必物物成慈而後心無不仁庶不輕傷物命時哉時哉卽經所謂鳥獸威若也子路一共遂三嗅

四書反身錄

上論語

而作鳥固知幾緣人機動人無機心鳥則自若可見人心一動斯邪正誠僞終難自掩鳥微物且然况人至愚而神乎物猶不可欺人豈可欺乎是故君子慎動動而無妄可以孚人物感幽明一以貫之矣

論語二十篇其十九篇記聖人之言此篇則記其行也行狀之妙莫妙於此先儒謂分明畫出一箇聖人只是精神命脉未曾畫得出夫精神命脉在內不可得而見豈可得而畫耶然精神命脉固不可

得而見見其進退周旋動靜語默亦可因而知其精神命脉矣蓋有諸內自形諸外觀其外便可以知其內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水惟有本故溥博時出聖惟本故肆應曲當

問本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此其本也此即所謂精神命脉也善學聖人者就精神命脉大本之所在而深體之果粹白洞豁胸無纖塵自誠中形外經曲感宜若徒景行盛德之著於外者而襲其迹即一一畢肖亦優孟之學孫叔敖耳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分

教耳

四書反身錄

二曲先生口授

鄂縣門人王心

藏

富平李因篤子德

甫全校

泚水許孫荃四山

下論語

先進篇

禮樂爲範世之具教化之原上非此無以淑風俗下非此無以淑身心無日可離無時不用顧所用何如耳崇真尚簡則風淳俗厚喜浮好繁則風靡俗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分

澆士君子既已生當末季欲力振頹風返淳還厚寧質而野無華而文

問在今日必如何方是從先進曰只不隨時套便是

從先進

夫子陳蔡之厄諸賢相與追隨弗懈事師之誠嗜學之篤并足千古否則鮮不退心

四科之記皆一時從難之人在諸賢固足不朽實因此而益彰所謂不經一番寒徹骨安得梅花噴鼻香

孔門以德行為本文學爲末後世則專以文學爲要
可以觀世變矣

自後世專重文學上以此律下下以此應上父師以
此爲教子弟以此爲學朋友以此切磋當事以此
觀風身非此無以祭家非此無以肥咸知藉此梯
榮誰知道德爲重或偶語及便目爲迂根本由此
壞矣根本既壞縱下筆立就千篇字字清新警拔
徒增口耳之虛談鄉上之贅疣究何益於身心何
補於世道耶然則文不可學乎曰亦看是何等之

四書反身錄 下論詩

二

文夫開來繼往非文不傳黼黻皇猷非文不著宏
道統立人極非文不振若斯之文何可以不學顧
學之自有先後必本立而後可從事也否則即文
古如班馬詩高如李杜亦不過爲文人詩人而已
昔人謂大丈夫一號爲文人斯無足觀有味乎其
言之也

閔子處人倫之變卒以孝著與舜之克諧以孝何異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閔
子惟至誠惻怛是以其母感化則心易慮人不幸

而遭際後母能以閔子爲法母非鐵石安在其不
可感動乎萬一性與人殊終不可化亦當安命盡
道孝敬如初家貧固顯孝子家變尤顯孝子

南容三復白圭觸目警心藉以謹言言猶慮玷况行
乎家語稱其獨居思仁惟其思仁所以謹言然則
人之肆於言者由其心無所存故也使心有所存
則言不期謹而自謹言一謹而行自顧其言矣何
玷之有

昔人謂有道德者不多言有信義者不多言惟見夫
四書反身錄 下論詩

三

輕人妄人多言耳未有多言而不敗者也故默之
一藥能療言之萬病

幽明一理能盡人道則明無人非幽無鬼實以之事
鬼事神自然來格來歆

問先儒謂生死乃氣之聚散氣聚而生一死便都散
了無復有形象尚留於冥漠之內然歟曰氣一散
而便都與之俱散者草木是也蓋草木本無知覺
故氣散而與之俱散人爲萬物之靈若一死而亦
與之俱散是人與草木無殊靈隨氣滅無鬼無神

則季路事鬼神之問夫子官答以無鬼何以曰焉
能事鬼而古今郊社之禮六宗之禮五祀之修王
者之禘祫士庶之蒸嘗一切崇德報功之典追遠
之舉皆虛費妄作爲不善於幽者當無所忌矣
生處一理知生則知死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
生者造物之所始死者造物之所終故生之必有
死猶晝之必有夜自古及今無一獲免而所以生
所以死之實則不因生處爲存亡不隨氣機爲聚
散也

四書反身錄

論語

四

氣有聚散理無聚散形有生處性無加損知此則知
生知死學至於知生知死學其至矣夫

誠知性無加損則知所以盡性終日乾乾攝情歸性
湛定純一不隨境遷晝如此夜如此生如此自然
死亦如此矣一念萬年死猶不死此堯舜孔孟及
歷代盡性至命者知生知死之實際也苟爲不然
徒知何益

問斯說盡就性功純一者言若在未嘗從事性功之
人其知生知死奈何曰此在各人心術何如耳誠

知人之生也本直生而不罔斯死而無歎生能俯
仰無愧死則浩然天壤生時正大光明於天下死
自正大光明於後世若關壯繆司馬光文天祥海
剛峯諸人是也

問此就心術正大行履無咎者言下此則奈何曰下
此則虫虫而生昧昧而死生而茫然死而惘然生
既不能俯仰無愧浩然坦蕩於世上屬續之時檢
點生平默然消沮自貽伊戚於地下存不順而後
不寧何痛如之蚤知如此何至於此此季路之所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五

以問死而學者之所以不可不知也蓋知終方肯
善始知死方肯善生知死期不可豫定則必兢兢
思所以自治惟恐今日心思言動違理而無以善
始善生便非他日所以善終而善死生時慎了又
慎免得死時悔了又悔昔人謂少壯不努力老大
徒傷悲余則謂生時不努力死時徒傷悲

問屢空果室之空置耶抑心之空虛也曰單瓢陋巷
室之空置何待言屢空還是說心之空虛心惟空
虛是以近道惟其近道故不以空置動其心亦惟

屢空而未至於常空如夫子之空空是以未達一問若以屢空爲空豈不但同門如曾子之七日不火食歌聲若金石原憲之踵夾子夏之肘露可以稱屢空稱庶乎後世相介之士亦有居無卓錫食無腸宿而恬坦自若者亦可以稱屢空稱庶乎矣先儒所以解空爲空置深駁空虛無物之說者蓋恐學人墮於禪寂不得不爲之防誠能明物察倫深造自得空豁其心內外兩忘而惺惺不昧有體有用不至操失其柄體用俱空庶不負先儒防微則書反身錄下論語

苦心

夫子空空絕四顏子屢空其庶乎

古人務實平居不望人知如或知之卽有以副其知今人務名平居多望人知及其知之不過知其章句文藝耳若求實用則何以哉束手而已雖未必人人如是而習俗移人蓋亦多矣吾人可不勉哉孔門諸賢其農禮樂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平居各有以自信今吾人平居其所自信者在兵耶農耶禮樂耶二者咸兼耶僅有其一耶抑超然於世務

之外澹灑自得志在不應耶如志非石隱便應經世事宜實實體究務求有用一旦見知於世庶有以自效使斯世見儒者作用斯民被儒者膏澤方不枉讀書一場若只尋章摘句以文字求知章句之外凡生民之休戚兵賦之機宜禮樂之修廢風化之淳漓漠不關心一登仕途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無感乎國家不得收養士之效生民不得蒙至治之澤也

三子學有實際故其實效無不可以預信後世自集則書反身錄下論語

何之外茫無實際故見之於用多鮮實效平居視三子若不足心服及一當事任則霄壤不侔然後知空疎之習無當於實用也多矣

經世之業平居儘學之有素及一當事任猶多不能中窾中會盡協機宜荷未嘗學之有素而欲望其臨時有所建樹不亦謬乎殷浩以蒼生自負屢經以將畧知名一出猶成敗局况平居誦練不及二人乎故當盤錯應倉猝全在乎居所學有素非區區恃聰明旋安排者之所能幾也然明體方能適

用未有體未立而可以驟及夫用若體未立而驟及用世之業猶未立而先學走鮮有不仆故必先自治而後治人蓋能治心方能治天下國家曾點素位而行不作本來之想悠然自得心上何等乾淨氣象何等從容有曾點之胸次而兼三子之長德與才始全斯出與處無往不可而後天下之事無不可爲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八

顏淵篇

問克復之旨曰解者已無剩義只要實克實復不必再涉言詮人千病萬病只爲有己是以天理之公卒不能勝夫人欲之私須是將心上種種嗜好種種繫戀及名心勝心人我心自利心一一省察克治如猛將克敵誓不兩立必滅此而後朝食不勝不休謝上蔡謂克已須從性偏難克者克將去而薛文清亦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當一切夾去以全吾湛然澄然之體此皆前輩折肱之意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九

可爲克己之鑑

動靜云爲任意而無以自檢便是已不任意而任理一動一靜務有以自檢便是克已惟聖罔念作作惟狂克念作聖其在斯乎

人心易放天理難純不有以隄防之則人欲肆而天理滅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莫非隄防之實若憚其煩苦而樂於自便是自夾其隄防也隄防一失何所不至

天之生物有物有則禮節吾人生來自有之則也以

其自有而自循之故曰復心無意必固我動靜悉
協天則卽心卽矩卽心卽仁

未視未聽未言未動之先主敬以立其本將視將聽
將言將動之際戒慎以審其幾於視於聽於言於
動之時守禮以勿其非非禮之視勿視非禮之聽
勿聽非禮之言勿言非禮之動勿動如是則無動
無靜無內無外莫非天理夫是之謂仁仁者人也
人而仁始成其爲人

王心齋初讀論語至四勿節歎曰此孔門作聖之功

四書及身錄 下論語

十

非徒令人口耳也遂製一手板笏書非禮勿視非
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於其上朝夕執持出
入不替常目在之頃更無忽亦可謂實用功者
內省不疚則俯仰無愧無入而不自得所存乎已者
既重區區外慮自不足以累其胸次何憂何懼之
有若內省有歉則俯仰不能無愧雖欲不憂不懼
得乎余生乎多疚初冥然莫知自省終日意氣自
若自謂無憂無慮後稍知所向每一內省輒慙汗
無以自容時憂時懼食息不寧夢魂之間未嘗不

懔然如有所失甚矣無憂無懼之難也省之不蚤
以至於此噬臍何及願我同人鑒我覆車及早內
省淬勵身心不至有疚夫何憂何懼

問爲政莫先於足食其足之之道奈何曰先儒謂制
其田里薄其賦歛使民有常產則倉粟實而食足
矣此在先王畫井分疆之時可以因丁授田後世
則田非井授地各有主富者田連阡陌貧者苦無
立錫雖欲制田無田可制無產亦下亦何從而得
有常產乎惟有清覈豪霸隱占之田俵給就近貧

四書及身錄 下論語

二

民募墾荒田量給牛種許爲永業其有田之家勤
惰不一宜倣前代勸農之制分道勸農每春耕秋
耘之際掌印官屏臨從按視田畝省耕省斂其糞
多力勤禾茂地闢者量加旌別以示鼓舞遊手好
閒不務生理之人不時稽查勒令業農疏溝瀆修
陂堰以通水利田內穿井井畔種桑道旁廣栽雜
樹及有用果木婦女則督之織紡以爲足食之源
官爲輕其徭役免其火耗又於婚姻喪制及宅舍
服器制爲定則不得踰分妄費奢侈耗財禁止末

作及建廟賽神演戲雜劇皆所以節養之流其廢
幾乎

周足兵之選奈何曰先儒謂此律伍時簡教使民有
勇而知友在者因井制賦因賦制軍不出比閭族
黨鄰里鄰鄆州縣鄉遂之民而伍兩卒旅軍師寓
焉故得以比其什伍時其簡教居足以相守而無
虞出足以相戰而無敵用則毒天下而民從民即
爲兵不用則歛而藏之兵卽爲民後世兵民相分
民不習戰雖欲比其什伍而無什伍可比雖欲時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三

其簡教而無從以施簡教惟就見在所養官兵選
其精壯汰其老弱勤操練嚴節制責精不貴多其
無兵之區則簡閱丁壯團練鄉勇招徠教師教以
諸般技藝每冬一月三次比試立爲賞罰以示勸
懲其比試之法先簡後刀次鎗次銃及一應火器
就簡其伎勇出衆者以爲隊長衆隊之中擇尤過
人者加以千把總名色俾統之有事則人自爲戰
保障鄉曲無事則肆力耕桑不廢農業無養兵之
費而有捍禦之用練無爲有轉弱爲強斯亦足兵

之一着也

兵食固爲政先圖而固結人心尤經濟要務蓋民心
乃國脉所繫國所恃以立者也必平日深得民心
上下相信斯有事民咸急公不忍離貳未亂可保
不亂既亂可保復治否則人心一失餘何足恃雖
有粟烏得而食諸兵雖多適足以階亂隋洛口倉
唐變林庫財貨克盈米積如山戰將林立甲騎雲
屯不免國亡家破者人心不屬故也善爲政者尚
念之哉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三

自古皆有死乃貪生怕死之徒往往臨難苟免雖偷
生得幾日生則抱慚氣短究竟終歸於死死則遺
臭無窮何如死孝死忠死節死義死而無愧照耀
千古之爲得耶等死耳而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
鴻毛者此也

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撥亂返治之大機救時
定世之急着也蓋上不欲則源清本源一清斯流
無不清在在皆清則在在不復妄取誠骨吸髓之
風既息疲敝凋瘵之民獲蘇各安其居誰復思亂

左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而近代幸復元亦云仕途賄賂公行所以民間盜賊蜂起從古如斯三復二說曷勝太息岳武穆有言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天下自然太平矣確哉言乎國治者尚其鑒於斯

子張以聞爲達志在聲聞動人遠邇俱孚無往不利此務外徇名者之所爲夫子因其病而藥之一劑一消此病豈惟子張爲然吾人殆有甚焉吾人自切至長所讀者雖鞭辟近裏之書所習者皆務外四書反身錄下論語 十四

徇名之業蓋自志學之初便已種下務名種子雖精竭力惟名是務恒讀至子張問達章其於聞與達之分辨之不爲不晰未嘗不以子張爲務外講及色取行違未嘗不斥其僞而痛抵力排而自已心思言動偏色取務外偏行違不疑偏欲聲聞動人遠邇俱孚果惕然知返歟華就實否忠誠朴慤而直否樂學不厭惟義是好否處人寡言觀色因人以返諸己否涉世卑以自牧內不忽而外不元否行皆由衷不事矯飾時疑時省不自以爲是

否苟爲不然縱砥節礪行時切冰兢而因名起見有爲而爲藉以立名名譽雖播而本心已失回觀子張之務外徇名其相去何能以寸

忠信可孚豚魚兕人乎實行苟茂人自傾服惟德動天無遠弗届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樊遲崇德之問仁知之問皆切問也夫子所答之語內焉而聖外焉而王道德經濟之實統於是矣

書稱在知人在安民慈惟知人方能安民故惟知人方能愛人若明不足以知人而所用之人一有不

四書反身錄下論語

十五

當本欲澤民而反以殘民則其愛也適以成害斷不殘不害而才不勝任曠官廢事不能承流宣化民不被澤亦何以溥其愛乎舜惟明足以知人故於衆人之中識拔皋陶湯惟明足以知人故於衆人之中識授伊尹舉伊尹賢其轉相引之人列於庶位者莫不皆賢衆正盈朝殘民害衆之徒不惟無以逞其殘而且羣心易慮咸與維新僭倖肆之人一入神廟而肅然起敬無復雜念是用一仁人而衆無不仁仁豈有不覆天下乎漢唐宋明諸

君中間雖有英賢稱知人難在然其所知所任不過隨世以就功名之人其才賢大良如皋陶伊尹時固未有其人卽有亦非所能知故一時所與共事者忠佞相參治難主霸而欲仁覆黔黎世躋雍熙難矣

問愛人固在知人而知人亦有道乎曰鑑明則妍媸莫爽理明則賢否自悉故知人先務不外於格物窮理理明而心公廣博訪以已見其庶乎

問君子以文會友可見古人會友亦必以文含文則四書反身錄下論語

無以會友曰文乃斯文之文在茲之文布帛菽粟之文非古文之文時文之文雕蟲藻麗之文以斯文會友所講者莫非身心性命之理日用常行之宜所講在此所存卽在此方是以友輔仁以文藝會友所講者莫非尋章摘句之技博名梯榮之圖所講在此所存卽在此乃是以友輔欲會友之名雖同而會友之實則異一在天理上打點一在人欲中揣摩一是求放心一是使心放

爲仁問由已而輔仁則不可無良友若燕朋昵友與

之語言則塵情俗氣不知不覺入吾肺腑害仁不淺

獨居則游思易乘易作易輟群居則交發互礪以引以翼縱不能晨夕相聚亦須時一會晤彼此切磋斯聞所未聞訂證綿密斯懈情不生

會友以收攝身心此學人第一切務前代理學諸儒莫不立會聯友以資麗澤之益近代先輩則所在有會每年春秋仲月月凡三舉爲大會大會之外退而又各就近集三五同志每月三六九相與摩

四書反身錄下論語

切爲小會摠圖打點身心非是求通聲氣六十年來斯事寥寥可勝嘆哉

學人不爲身心性命則已如爲身心性命則不可不會友會則不可無會約先儒會約雖多唯顧涇陽先生東林會約醇正做切吾有取焉每一晤對不覺心形俱肅會友者酌奪古人之宜做而行之可也

子路篇

問先之勞之者何曰教化爲政之首務也言教不若身教之得於觀感者爲易生養政事之急圖也口督不若身督之得於率作者尤深一一親倡於上民自風動於下視民如子惟恐失教失養自然終始一心何倦之有世非無才敏敏練勤於政治之人而簿書之外其於教養多不加意卽有加意者或爲名而爲爲利而爲勛未嘗有視民如子之心以故動多具文始勤終怠昔清河太守房景伯力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行教化務以身先有婦人告其子不孝景伯召婦人侍其母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已供食母上食親捧虔拜母食畢然後退食未旬日其子悔過求還景伯以爲此雖面慚其心未也不聽凡二十日其子叩頭流血婦人亦涕泣求還然後許之卒以孝聞呂新吾知襄垣縣躬親講勸專務德化政暇卽單騎巡行阡陌督耕課農樹藝桑麻疏渠鑿井纖悉靡忽視縣事若家事視民產若己產率作興事不憚勞瘁自作縣守府以至分巡濟南布政使

右巡撫山西所在皆然使爲政者先之勞之盡若二公教化何患不行生養何患不遂哉

問仲弓爲季氏宰季氏僚屬衆多各有所司宰總統群僚故得以先有司僚屬之中偶有誤失宰得而寬宥僚屬之中有賢而有德才而有能者宰得而推舉今宰邑者既無僚屬是無有司可先何從赦過縱有賢才亦無薦舉之權曰邑丞司糧邑尉司捕邑傅司教亦宰之有司也俾各辨所司而責其成陸象山知荆門軍遇事則延僚佐公議虛已以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兼擇其所長而用之以養其獨公之意能如是是亦先有司也臨下寬簡不苟察是亦赦小過也至於境內賢才果月且推重衆論食同知之既審宜先造廬式閭果賢果才小則尊禮以示優異大則申開當道以脩薦剡使賢才不至埋沒宰之職也宰邑者如是則邑治守郡者如是則郡治治天下者如是則天下治

鮑叔以庶僚而推舉所知之管仲吳公守河南而推舉所知之賈誼以至徐元直之於諸葛欽仁傑之

於張東之咸舉得其人薦刻有光

人人各有所知人人各舉所知則野無遺賢世無
熙

各舉所知不難各舉所知無所爲而爲爲難否則適
足以開徇私之門而長奔競之風此須嚴立賞罰
之格得人則特加旌異非人則罰治有差其或阿
舉所私或受賄妄舉及知賢蔽賢事發一體連坐
如是則人知所畏不敢妄亦不敢蔽

士君子志業當以振綱常扶名教爲已任達而在上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三

則表正人倫於上窮而在下則表正人倫於下所
謂在朝在野皆有事是也若區區徒稼徒圃而無
補於世道人心焉能爲有焉能爲無

志在世道人心又能躬親稼圃實實自得願乎外
上也志在世道人心而稼圃不以關懷次也若志
不在世道人心又不從事稼圃此其人爲何如人
與其奔走他營何若取給稼圃之爲得耶

伊尹耕於莘野孔明躬耕南陽此未仕而稼圃者也
海剛峯令淳安縣愛民如子視錢如糞攜耒耜二

人耕田藝蔬一毫無取於民此已仕而稼圃者也

御史陳茂烈告歸養親身自治畦畹泰然自足此致
仕而稼圃者也并風高千古稼圃何害在遲固不
可徒稼徒圃在吾人則不可不稼不圃肯稼肯圃
斯安分全節無求於人慎無借口夫子并遲之言
以自誤其生平

誦經讀書見聞淵博而闇於政事短於辭令此章句
腐儒之常猶無足怪惟是藉經書以行私假聖言
以文奸政事明敏辭令泉湧適足以助惡而遂非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三

其爲害有甚於腐儒乃經學之賊世道之蠹也若
此者可勝道哉

公子荆以世家豪貴居室不求華美其居心平淡可
知真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世有甫入仕而宅舍
一新宦遊歸而土木未已以視子荆其賢不肖爲
何如耶

人於居室足以蔽身足矣乃輪奐其居甲第連雲以
鳴得意意以此爲得意其人可知

人無百年不壞之身世無數百年不壞之屋轉盼成

空究竟何有昔之畫閣樓臺今爲荒邱礫墟者何限當其金碧輝煌米嘗不左顧右盼暢然自快而今竟安在哉千古如斯良足慨矣

古今來徃作者不居居者不作近世一顯宦致仕家居大興土木躬自督工椎基砌壁務極其堅一椎工未力卽震呵不已其工且椎且對曰邑中某官所修某宅皆小人充役當時只嫌不堅今雖堅完如故而宅已三易其主雖堅亦徒然耳其宦聞之心灰意沮遂寢其工

四書反身錄

卷三

人若見得透形骸尚可以自外况區區形骸以外之物乎若謂貽厥謀與其貽之以豐業何如貽之以積善之爲得耶卽以貽業論蕭何爲屋不治垣置田不求膏腴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故貽業而見及此始可謂善貽

爲政欲速非善政爲學欲速非善學

王道無近功聖學無捷效

宰一邑與宰天下特患無求治之心耳如果有心求治不妨從容料理鑒輪老人謂不疾不徐之爲有

妙存焉豈惟讀書耳然爲政亦然若求治太急與利除害爲之不以其漸不是忙中多錯便是操切債事自古成大事者眼界自闊規模自別寧敦大成祿不取便目前亦猶學者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操存之要也獨居一有不恭便是心之不存遇事一有不敬便是心之不存與人一有不忠便是心之不存不論有事無事恒端謹無欺斯心無放逸

四書反身錄

卷三

終日欽崇對越上帝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敢不恭乎敢不敬乎敢不忠乎否則此心一懈卽無以對天心便非所以尊德性

容貌要頭容直目容端口容止氣容肅坐如尸立如齊遇事要如執玉如捧盈無大無小無敢或忽視聽言動勿其非禮日用之間如此做工夫斯表裏咸盡動靜合一而心有存焉者鮮矣

行已有恥則行已不苟立身方有本末

士人有廉恥斯天下有風俗風俗之所以日趨日下

其原起於士人之寡廉鮮恥

有恥則砥德礪行顧惜名節一切非禮非義之事自羞而不爲惟恐有玷乎生平若恥心一失放僻邪侈何所不至居鄉而鄉行有玷居官而官常有虧名節不足人所羞齒雖有他長亦何足贖

論士於今日勿先言才且先言守蓋有恥方有守也論學於今日不專在窮深極微高談性命只要全其羞惡之良不失此一點恥心耳不失此恥心斯心爲真心人爲真人學爲真學道德經濟咸本於心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孟子

一真自無所不真猶水有源木有根恥心若失則心非真心心一不真則人爲假人學爲假學道德經濟不本於心一假自無所不假猶水無源木無根

此點恥心人人本有與生俱生只因情移境奪遂致失其固有誠肯自反自認日用之間凡一言一動俱從此一點恥心發出則議論文章事業方爲有本可以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生來剛毅木訥固近仁卽生來不剛不毅不木不訥

而一旦知非自奮矯其所偏能剛能毅能木能訥亦未嘗不近仁故曰學問大益全在變化氣質懦靡變爲剛強巧令變爲朴鈍日振日奮愈新愈勵惺惺不昧仁在其中矣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孟子

憲問篇

士君子出身貴有補於世世治則乘時建明世亂則
救時旋轉斯出不徒出學爲有用世治而不能有
所建明世亂而不能撥亂返治則是才不足以有
爲經濟非其所長已爲可恥若不引身以退却乃
尸位素餐無爲無守可恥孰甚
經濟介節缺一不可一有不具士之恥也
既無經濟又乏介節徒竊升斗以自潤以之誇鬪累
而驕妻妾可也烏足齒於士君子之林乎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三六

克伐怨欲之不行猶禦寇然寇之竊發多出主人昏
寐主人若醒寇自不發何待於禦
克伐怨欲皆人欲之私主人誠醒則靜存動察念念
純是天理那得更有人欲蓋不待強制而自不萌
非萌而遏之不行也

學問要識本體然後好做工夫原憲不識仁體而好
言工夫用力雖勞終屬安排治病於標本體何在
問本體曰爲克伐怨欲者誰乎識此斯識本體矣
昔羅近溪先生見顏山農自述違危病生死得失能

不動心顏不許曰是制欲非體仁也先生曰非制
欲安能體仁顏曰予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
擴而充之如火之始燃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
直截子思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之息也
先生時如大寐得醒此方是識仁

原憲直以克伐怨欲不行爲仁固不是然憲雖不識
仁體猶能力做工夫能制克伐怨欲於不行吾人
當其或克或伐或怨或欲時亦能痛懲力窒制其
不行乎程子云七情之發惟怒爲甚能於怒時違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三七

忘其怒其於道思過半矣吾人心體之累惟克伐
怨欲爲甚若能於克伐怨欲時一覺卽化使心體
無累其於仁思過半矣未可借口不行爲非仁而
缺却制之之工夫也

大凡人之好勝由心不虛誠虛以處已自與物無競
矜伐多出器小器大則萬善皆忘何伐之有怨生
於不知命知命則安命聽天欲生於不知足知足
則淡然無欲

所貴乎士者以其瀟洒擺脫胸無俗念也士而懷居

胸次可知俗念未融何足爲士

士若在身心上打點世道上留心自不屑區區耽懷於居處一有繫戀則心爲所累害道匪淺

居天下之廣居則隨遇而安必不繫念於居處以至飲食衣服之類凡常人意所便安處舉無以動其中斯胸無一點塵不愧爲士

言及昇昇俱不得其死則徒恃權力者不覺骨悚心灰豈惟昇昇不得其死歷觀前代權奸如漢之竇憲董卓唐之李輔國元載宋之賈似道韓侂冑明

四書反身錄

論語

卷八

之石亨嚴嵩當其權力方張作威作福勢焰非不薰灼一時趨附者從風而靡稱功頌德舉國如狂其有安分自守者鮮不目爲迂迥禍機一發終歸夷滅奸黨之誅株連不已卽或倖脫人所羞齒四視平日安分自守者果孰得孰失孰榮而孰辱哉故人之立身涉世勿苟圖目前要慮及日後結局之善不善全在平日好尚之善不善耳尚德尚力試自擇於斯二者

古之學者爲己聞然而日章今之學者爲人的然而

日人

爲己則體密詣兢兢焉惟恐己心未澄己性未明己身未修己德未成己以外自不馳騁迫身修德成己立己達宇宙內事皆己分內事立人達人莫非爲己其心在爲人則反是不但攻訕詭譎翰是爲人卽談道德行仁義亦無非爲人故理學俗學君子儒小人儒上達下達之所由分分於一念之微而已

學不着裏易生怨尤着裏則一味正己循理樂天凡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卷九

吉凶禍福順逆得喪之在外者舉無一動其中何怨何尤之有

學不上達學非其至舍學求達學非其學蓋上達卽在下學之中舍下學而求上達此後世希高慕遠妄意神化尚頓悟墮野狐禪所爲自誤誤人所關匪淺

問下學之實曰涵養省察改過遷善五常百行無一或忽卽事卽理卽粗卽精不離日用常行內實造先天未畫前

公伯寮譏諸子路使之不獲安於其位自謂得計却不知如賢如能自墮於小人之歸萬世而下子路不失為賢人伯寮不失為小人此所謂小人在彼丁小人也

自古小人說毀君子豈惟伯寮為然若孔文仲范致虛之於伊川韓侂胄沈繼祖之於晦翁咸包藏性惡組織誣誣無所不用其極究於兩先生何損徒自遺臭無窮耳

景伯欲肆諸市朝可謂秉正疾邪獨抱公憤此憤在

四書反身錄

手

被譏者不可有在旁觀者不可無無則乾坤無正氣宇宙無正人譏夫高張愈無忌憚矣

士君子能以道之行廢歸諸命則中心泰然自無怨尤故知命之謂知道

范忠宣公惟章惇之譏坐黨南竄子弟多怨惇者及渡江舟覆踉蹌中正色謂子弟曰此豈章惇為之哉君子以為知命

人於一房一衣一器之壞尚繫神圖修乃自己身心反多因循在再任其壞而不修重其所輕而輕其

所重是自誤自己

修己以敬此堯舜以來所傳心法千聖不易之宗旨也六經四子精義總不外此舍此而言修修非真修舍此而言學學非正學

惺惺不昧以修心九容九思以修身身心內外無一或忽斯身心內外純是天理自聰明廣知自寬裕溫柔自發強剛毅自齊莊中正自文理密察以之安人安百姓誠無往而不格事無往而不治天德王道一以貫之篤恭而天下平非虛也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手

衛靈篇

孔子之聖猶厄窮絕糧况吾人乎饑寒困苦是其本色夫何怨

貧者士之常士不安貧是反常也士窮然後見節義士不固窮是無節義也反常頑節何以自立袁安大雪僵臥不肯干人吳康齋躬親耕作艱難是甘其自叙有云七月十二夜枕上思家計窘甚不堪其處反復思之不得其方日晏未起久方得之蓋亦別無巧法只隨分節用安貧而已誓雖饑寒死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三

不敢易初心也此皆是安貧固窮樣子吾人所當取法

子貢聰明博識而學昧本原故夫子借已開發使之反博歸約務敦本原本原誠虛靈純粹終始無間自然四端萬善溥博淵泉而時出肆應不窮無往不貫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貞夫一斯貫矣問一曰即人心固有之理良知之不昧者是也常知則常一常一則事有萬變理本一致故曰殊途而同歸百慮

而一致

聰明博識足以窮理而不足以融理足以明道而非所以體道若欲心與理融打成片段事與道疑左右逢原渾熟聰明將平日種種聞見種種記憶盡情舍却盡情警脫令中心空空洞洞了無一翳斯乾乾淨淨方有入機否則憧憧往來障道不淺博識以養心猶飲食以養身多飲多食物而不化養身者反有以害身多聞多識物而不化養心者反有以害心飲食能化愈多愈好博識能化愈博愈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三

妙蓋并包無遺方有以貫苟所識弗博雖欲貫無由貫劉文靖謂邱文莊博而寡要嘗言邱仲深雖有散錢惜無錢繩貫錢文莊聞而笑曰劉子賢雖有錢繩却無散錢可貫斯言固戲切中學人徒博而不約及空疎而不博之通弊

人生豈塊然獨處不能不有所行其或行去行不去不待徵諸人要在反諸己自己果言行誠敬到處人自領乎此非可以襲取偽為必存於心而念念誠敬坐作寢行一啓口一舉步參前倚衡無時無

處而不然如是則誠無不格無往不可

步要腳踏實地慎勿憑虛蹈空若低視言行而高談性命便是憑空蹈虛究非實際

許敬菴篤志理學一先輩謂之曰聞子留心斯道老夫甚喜第聖賢之道不在空虛只論語言忠信行篤敬二句終身行之不盡敬菴初易其說以爲道僅如斯而已乎迨經歷既久然後始嘆道果不外於斯然則吾人今日立身行已請事斯語足矣

每日之間念念誠敬言言誠敬事事誠敬表裏施摯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卷

行履無歉神猶欽仰兇人乎自然居鄉鄰爭居邦邦爭

事賢友仁原藉以陶淑身心夾輔德業苟非賢而事呈卷送課以圖知遇非仁而友詩酒作緣以廣聲氣則其人品可知

義以爲質則利欲之私不設於身渾身是義其行義也中窾中會動協節文謙謹婉順退讓不居其名至誠惻怛一本於中心之所不容已無所爲而爲不愆不忘負荷綱常此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而吾

所宜取法也

惟君子方義以爲質若小人則利以爲質矣利以爲質則本質盡喪私欲纂其心位而爲主於內耳目手足悉供其役動靜云爲惟其所令卽有時而所執或義節文成協辭氣雍遜信實不欺亦總是有爲而爲實義主利若此實彼事成功就聲望赫烜近悅遠孚翕然推爲君子君子乎哉吾不知之矣不以言舉人則徒言者不得倖進不以人廢言庶言路不至壅塞此致治之機也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卷

以言舉人則人皆尚言以行舉人則人皆尚行上之所好下卽成俗感應之機捷於影響風俗之淳漓世道之升沉係之矣

三代舉人一本於德兩漢舉人意猶近古自隋季好文始專以言辭舉人相沿不改遂成定制雖其間不無道德經濟之彥隨時表見若以爲制之盡善則未也是在圖治者隨時調停焉

聖如夫子猶終日不食終夜不寢沉思義理而力學以從事在吾人尤當何如耶若玩愒因循便成擡

問

問象山謂論語中多有無頭柄的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然則所及所守之實可得聞乎曰知及者識已心悟已則洞見本體炯炯不昧是也知及此便是本領便是得守者守此而已若理欲淆雜仁不能守則得者復失雖仁守而不莊不肅則守之之功未至終歸滲漏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本諸身微諸庶民內外交盡斯知不徒知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卷七

讓美德也不讓則非所以崇德然有可讓有不可讓萬事皆宜先人而後已不可不讓唯自己身心性命之詣及綱常名教所關自宜直任勇承一力擔當雖師亦不可讓况其他乎師若是尋常章句文藝之師不讓何足貴此師乃修身明道爲聖爲賢擔荷世道主持名教風所師法之人有爲者亦若是何讓之有讓則是不敢以第一流自任甘以不肖自處矣此之謂無志

辭所以達意或開揚道德或敷陳經濟貴明不貴晦

貴簡不貴繁若務爲藻繪以騁才華故爲濫靡以誇淵奧滾滾不竭以顯辨博以此達意意可知矣知道者言自簡辭無枝葉易云君子修辭以立其誠辭苟技葉便非立誠便是心放心既放矣縱其辭典麗敏妙高出千古不過辭人之辭耳豈君子之所貴乎

有片言而達者有千萬言而不達者知道與不知道異也閻道之辭簡明莫如周子這書敷陳之辭條暢莫如伊訓說命及前後出師表此皆發自肺腑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卷七

不事雕飾可爲千萬世修辭之準近代弇洲四部稿辭非不典瞻高古趙齊老一見謂其中無一字性靈語即散與村嫗作冊子由斯以觀修辭者亦可以知所從矣

季氏篇

人生不可無友交友不可不擇友直諒多聞則時時得聞已過聞所未聞長善救失開拓心胸德業學問日進於高明若與便辟柔佞之人處則依阿逢迎善莫予貴自足自滿長傲遂非德業學問日墮於匪鄙爲益爲損所關匪細交友可不慎乎

直諒多聞三者俱不可無而夾輔匡正得力尤在於直昔申顏自謂一日不可無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友人之過若一日不見則不得聞其過矣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季

禮以謹儀節樂以養性情此日用而不可離者所樂在此斯循繩履矩身心咸淑聞人之善喜談樂道愛慕流連卽此便是已善或道德邁衆或經濟擅長以至直諒多聞忠孝廉節有一於斯便是賢友交一賢友則得一友之益所交愈多則取益愈廣驕奢佚情惟晏樂是耽者烏足以語此昔人謂晏安鴆毒劇於病臥又云安於逸樂如陷水火故君子所其無逸

君子有三戒能戒則爲君子不戒便是小人戒與不

戒只在一念之頃而已堅忍一時快慍終身一念之差終身莫贖人可不慎此一念乎

遇色能不亂慾念無求勝臨財無苟得於此一一清楚方是好操持好立腳否則跟脚一差有玷生平後雖愧悔夫何所及

吾人有生之初天以義理賦畀有生之後天以吉凶禍福順逆窮通降鑒提撕天威不遠咫尺敢不畏乎小心翼翼時顧天命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檢身循理務期對越天心其有道德隆重齒爵俱尊之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季

大人是崇是式罔敢或忽聖人之言無非修身明道存心養性事天指南是體是尊罔敢少悖否則便是自暴自棄自絕於天非無知之小人而何讀聖人之書而不能實體諸躬見諸行徒講說論議假途干榮皆侮聖言也

問生而知之學而知之此之字果何所指曰知之只是知本性本性之外再無知若於此外更求知何異乘驢更覓驢

生知學知罔知及民斯爲下等雖有四知止一知知

之在人猶月之在天豈有兩乎月本常明其有明
有不明者雲翳有聚散也雲散則月無不明有知
有不知者氣質有清濁也氣澄則知無不知學也
者所以變化氣質以求此知也上次又次及民下
人自爲之耳

思雖有九所以思則一一者何心也心存則一念慊
惓動輒檢點視自思明聽自思聰色自思溫貌自
思恭言自思忠事自思敬疑自思問忿自思難得
自思義此修身率性踐形之實定靜安慮之驗也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聖

故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又曰心之官則思思
得之思作睿睿作聖

隱居求志斯隱不徒隱行義達道斯出不徒出若隱
居志不在道則出必無道可達縱有建樹不過能
遇君子不貴也

脫迹紛囂潛心道德經濟萬物一體念切世道生民
此方是隱居求志苟志不出此徒工文翰以自負
悠優林壑以遣日無體無用於世道無所關係以
此爲隱隱可知矣

莘野傳岩磻溪隆中當其隱居之日志未嘗不在天
下國家經世事宜咸體究有素故一出而撥亂返
治如運諸掌後世非無隱居修潔之士顧志旣與
古人異是以成就與古人殊

景公夷齊一則泯沒無聞一則垂芳無窮公道自在
人心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噫一時之浮榮易過
千載之影樣難移是故君子貴知所以自立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聖

陽貨篇

孔子之於陽貨不訓不悖此千古待權奸之法其受饋往拜彼時體局自應如此後人所處體局既與孔子異則辭受往拜自不得與之同薛文清徵時叅議欲請見而不往及爲御史內閣求識面而不得時太監王振權倖至尊各官皆行跪禮先生獨不爲之屈振欲藉先生爲重遣使致饋先生卻之其僕曰君何驕方面以千金求階於吾公不可得反卻饋耶禍且至吾危君不聽饋至再終固辭不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聖

受可謂善學孔子他若陳師道之於章惇陳敬宗之於王振亦皆不惡而嚴不悖孔子家法學人所宜取鏡

性因習遠誠反其所習而習善相遠者可使之復近習之不已相近者可使之如初是習能移性亦能復性書曰習與性成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豈其然乎

習字則字成習文則文成以至百工技藝莫不出習而成況善爲吾性所本有豈有習之而不成者乎

成善斯成性成性斯成人矣

問習之之實曰親善人讀善書講善端蓋聞漸染惟善是資存善念言善言行善行動靜食息惟善是依始也勉強久則自然

上知明善誠身之處靡他下愚名利是耽死而後已非不移而何然上知之人不肯移而下固無善已下愚之人苟一旦自反改弦易轍豈不可移而之上無奈自暴自棄流蕩忘返卒爲下愚之歸者是者又豈少哉悲夫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聖

遲鈍人能存好心行好事做好人雖遲鈍亦是上知明敏人若心術不正行事不端不肯做好人卽則敏亦是下愚

聖人道德高厚過化存神無所往而不可何憚何縶若德非聖人不擇而往未有不礪不緇者楊龜山出應蔡京之薦朱子謂其做人苟且吳康齋持中謹嚴世味一毫不染石亨墓而薦之朝遣行人聘入京師知石氏非端人惡入其黨辭官歸里士大夫有候之者問先生何爲不致君而還則握手曰

我欲保全性命而已未幾亨等被誅凡交與者悉
被重譴獨先生孑然不滓故君子出處不可以不
慎

仁知信直勇剛六者莫非懿德惟不好學諸病隨生
好處反成不好甚矣人不可以不學也學之如何
亦惟窮理以致其知而已理明知致而後施無不
當夫何蔽若誤以辭章記誦爲學不惟不能祛蔽
反有以滋蔽

好仁知信直勇剛而不濟之以學固易蔽然天良未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鑒猶有此好今則求其能好而易蔽者亦不可得
蓋能有此好卽臨境易蔽而本原不差亦是易蔽
之好人好學可以救藥若無此好藥將何施

聖門之教詩居其首與觀群怨事父事君之道於是
乎資今之學者童而受讀垂老不廢學則學矣吾
不知其於興觀群怨人倫物則果何如也買櫝還
珠吾黨戒諸

道聽塗說乃書生通病若余則殆有甚焉讀聖賢遺
書嘉言善行非不伏聞然不遇講習討論伴口度

日而已初何嘗實體諸心潛修密詣以見之行耶
每讀論語至此慚悚踴躍不覺汗下同人當儆余
覆卓務以深造默成爲吃緊以騰諸口說爲至戒
慎毋入耳出口如流言滑則幸矣

修德斷當自默始凡行有未至不可徒說卽所行已
至又何待說故善行爲善言之證不在說上

苟圖富貴便是鄙夫此非生來如此學術使然也豈
爲學之始所學者正誼明道之術及登仕版自靖
共爾位以道事君若爲學之始所學者梯榮取貴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理至

之術及登仕版止知耽榮固寵患得患失不依阿
卽逢迎情所必至無足怪者故術不可不慎也

夫子懼學者徒以言語文字求道故欲無言使人知
真正學道以心而不以辯以行而不以言而子貢
不悟反求之於言區區惟言語文字是耽是以又
示之以天道不言之妙所以警之者至矣時行物
生真機透露魚躍鸞飛現在目前學人誠神明默
戒不識不覺順帝之則四端萬善隨感而應道卽
在是夫何所言一落言詮便涉聲臭去道遠矣陸

象山有云寄語同遊二三子莫將言語壞天常而
鄒南臯亦云寄語芸窗年少者莫將章句送青春
合二詩觀之吾曹得無惕然乎

高宗恭默思道類子如愚亦足以發必如此方是體
道忘言之實否則終屬道聽塗說德之棄也

吳康齋讀論語至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不覺
潸然太息曰與邪今年四十二矣其見惡於人者
何限而今而後敢不勉力少見惡於人斯可矣夫
康齋年未弱冠即砥德礪行至是蓋行成德尊循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吳

自刻責如此况余因循虛度行履多錯宜見惡於
人者何可勝言人即不盡見惡時時反之於心未
嘗不自慙自恨自惡於志其所以痛自刻責者尤
當何如耶

微子篇

箕子囚奴比干剖心忠節稟烈天地為昭微子之去
迹同後世全身遺禍者所為而夫子并許其仁者
原其心也以其心乎國非私乎身宗祀為重迹為
輕也蓋微子本帝乙之元子紂之親兄與箕子比
干不同有可去之義故箕子詔王子出遣不便紂
有殺兄之名而元子在外宗祀可延所謂自靖人
自獻於先王而即其心之所安是以同謂之仁後
世若德非微子分為臣僕主昏不能極諫國以不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吳

能拘節跳身遠去俛首異姓斯乃名教之罪人不
仁之大者公論自在人心口誅筆伐播諸青史一
時輕去千載難逃夫何原

微子名子爵也啓雖封有爵土而身常在朝同箕子
比干諸人輔政至是見紂惡日甚不可以輔乃去
紂而還其所封之國轉避於野潛跡滅踪非去紂
而入周也若去紂而入周又何以為微子昭烈之
聞成都也許靖謀踰城出降昭烈用是鄙其為人
使微子而亦然豈不見鄙於武王乎至左傳引微

于御聖迎降之言斯蓋後世臣人者借口賢如微
子必不其然武王尚式商容之間微子之賢在所
素悉夫何致其惟震以至於此亦必不然然則微
子之在彼時果何以自處而武王之於微子亦果
何以爲處也曰天命既改微子不容不順天俟命
武王奉天伐暴誅止一夫其餘子姓之有爵土者
俱仍其封不失舊物况微子乎既而崇德象賢改
封於宋進爵爲公俾修其禮物作賓王家斯微子
之所以自處而武王之所以處微子也夫豈同後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四

世牽羊御壁解縛焚觀者之所爲也

問後世德非微子固不可以俛首異姓若果德如微
子便可借口宗祀俛首異姓乎曰亦顧其所遇何
如耳苟遇非武王只當如北地王劉縡之死社稷
爲正蓋時有不同古今異勢故也否則不惟不能
存宗祀反有以辱宗祀矣

沮溺之耕丈人之耘棲遲農畝肆志烟霞較之萬物
一體念切救世者固偏較之輩懷名利奔走世路
者則高一則鳳翔千仞一則蛾逐夜燈孰是孰非

孰得孰失當必有辨之者

聖人無不可爲之時不論有道無道直以綱常名教
爲已任撥亂返治爲已責若自己德非聖人才不
足以撥亂返治只宜遵聖人家法有道則見以行
義無道則隱以守身寧跡周沮溺丈人之偏慎無
蹈昧於知止之轍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子張篇

孰德是持守堅定宏則擴所未擴信道是心乎意契篤則始終如一既宏且篤方足以任重致遠做天地間大補益之事為天地間有關係之人若不步不殺則至道不礙碌碌一生無補於世世有此人如九牛增一毛不見其益世無此人如九牛去一毛不見其損何足為輕重乎

每讀論語至焉能為有焉能為亡中心不勝慚慚不勝悵悵慚平生見道未明德業未就恨平生九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辛

罔似於世無補虛度待死與草木何異猛然一躍痛自振奮少自別於草木庶不負此一生

小道集註謂農圃醫卜之屬似未盡然夫農圃所資生譬以寄生處卜以央嫌疑定猶豫未可目為小道亦且不可言觀在當時不知果何所指在今日詩文字畫皆是也為之而工觀者心悅神怡雖然擊節其實內無補於身心外無補於世道致恐泥是以知道君子不為也然則詩文可全不為乎曰豈可全不為顧為預先為大道大道誠深造

根深未自茂即不茂亦不害其為大也伊傅周召何嘗藉詩文致遠耶問大道曰內足以明心盡性外足以經綸參贊有體有用方是大道方是致遠其餘種種技藝縱精工可觀皆不足以致遠皆小道也皆不足為為小則妨大所關非細故為不可不慎也

道理無窮德業亦無窮日日返觀內省知其道未盡某理未明某德未立某業未成誠一一知其所以斯不安於亡務求所以盡之立之明之成之即已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五十一

盡已明已立已成亦必日新又新緝熙弗懈勉強不已久則自然如此方是好學若不在道理上潛心德業上操存合本逐末區區致察於名物訓詁以為學縱博覽強記日知所未知月能所未能則上好古則可謂之好學則未也

友人有以日知為學者每日凡有見聞必隨手創記考據頗稱精詳余嘗謂之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若合却自己身心切務不先求知而惟致察乎名物訓詁之

未嘗所謂急先務乎假令考蓋古今名物辨蓋古今
今疑誤寔于自己身心有何干涉誠欲日知月
知乎山外本末之分先內而後外由本以及末則
得矣

問傳學篤志切問近思何以仁在其中曰本看各人
所學所志若何耳若為明道存心而學篤志不變
自然所問所思莫非明道存心之實如是則道明
心存存仁在其中矣若止為博物宏通而學志在
問無不知自然所問所思惟以博物宏通為事問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卷十二

既浮泛不切思又閒雜憧憧如是則道晦而必放
雖欲仁焉得仁昔謝上蔡別程子一年程子問近
日作何工夫對曰惟去得一矜字程子謂人曰此
子為切問近思之學者也今吾曹非不學非無志
亦常問亦常思但恐所學所志所問所思非為明
道非為存心耳果實上落著省察克治如上蔡之
消磨氣習實去其莠乎此處須切已自勘慎勿徒
作一番講說已也
過誤人所不免一文反成心疾

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小人之過也
必文此其所以為小人歟吾人果立心欲為君子
斷當自知非改過始若甘心願為小人則文過飾
非可也

庸鄙小人不文過文者多是聰明有才之小人肆無
忌憚之小人不文過文者多是慕名竊義偽作君
子之小人益若恒不肯檢身及有過又怕壞名以
故多方巧飾惟務欺人然人卒不可欺徒自欺耳
果何益哉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卷十三

論人與自處不同觀人當觀其大節大節苟可取小
差在所畧自處則大德固不可踰閑小德亦豈可
出入一有出入便是心放細行不謹終累大德為
山九仞功虧一簣是自棄也
謹言慎行克勤小物兢兢自持毫無可忽一息尚存
此志不容少懈安得有出入乎
仕學和資學不矢志經綸一登仕途則所學非所用
是後世詞章記誦之學非有體有用之學仕不輔
之以學簿書期會之外漫無用心是後世富貴利

達之仕非輔世長民之仕論仕學次第學在先仕在後而子思先言仕後言學者良以學人一入仕多不復學故先言仕以見既仕比之未仕所關尤重尤不可以不學蓋未仕則耳目心思不雜即有愆尤易覺易更一行作更事務糾纏苟警策無聞未免情移境奪日異而月不同以至頓喪生平者多矣學則心有所養不至汨沒况天下之事變無窮一人之知識有限學則耳目日新心思益開合天下之長以爲己長集天下之善以爲己善注措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書

精密規模凡俗吏自是不同陶石簣平曰孜孜講學不倦及至仕赴京或問子今入仕還講學否石簣笑曰在仕途更急要學使用豈可不講焉少庵先生起官頤行同志祖之郊外問曰子此行仍講學否先生答云講學如穿衣喫飯然難道在家穿衣做官不穿衣在家喫飯做官不喫飯聞者慨然由斯觀之則知已仕者不可離學而未仕者亦小可以不知所學也

讀曾子上失其道數語不覺太息蓋上平日失養民

之道以致民多機寒切身上平日失教民之道以致民無理義難心則犯法罹罪勢所必至誠欲而誠得其情正當閉閣思咎惻然興悲若自幸明察善斷物無遁情乃後世法家俗吏所爲豈是仁人君子用心

仲尼學無常師此仲尼所以爲聖也人人能惟善是師隨在取益則人人仲尼矣

叔孫武叔毀仲尼究竟何損於仲尼徒得罪名教受惡名於萬世適足以自損耳余因是而竊有感焉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書

聖如仲尼不免叔孫武叔之毀賢如程朱陽明不免孔文仲范致虛胡宏沈繼祖桂萼諸人之毀一時洵洵爭相排擊必使之無所容而後已何聖賢之不見容於群小如此耶古不云乎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故不見容於群小方足以見聖賢學者或不幸罹此第當堅其志強其骨卓然有以自信外侮之來莫非動忍增益之助則烈火猛爇有補金色不淺矣

堯日篇

記者彙次夫子所記之語而以堯日終篇蓋因夫子居恒祖述二帝執中授受三王經世大法而附錄之見夫子心二帝三王之心承二帝三王之傳以開天下萬世之道統以成天下萬世之治統也學者讀其書誠法其得有體有用天德王道一以貫之達而在上使二帝三王之治被於世窮而在下使二帝三王之術明於世不墮一偏方是真儒作用方是讀論語有得方不愧孔氏門牆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卷

問堯舜允執其中與中庸未發之中同異曰中只是廓然大公無偏無黨不論已發未發應事接物政治施爲只要常常如此便是允執允者真實無妄之謂心體如此則心得其中治體如此則治得其一中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人人得所俗臻雍熙四海何至困窮彼四海之所以困窮者只緣政治不中政治之所以不中者總緣存心不中此治法之所以必本於心法王道之所以必本於天德也

天之立君以爲民也苟民生不遂四海皆窮則立君之爲何負天甚矣天命豈有不去天祿豈有不終乎自三代以至秦漢以降蓋莫不然然則有天下者可不敬天勤民乎

萬方有罪引咎責已此三代之所以上理也萬方有罪歸罪萬方此後世之所以下衰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方見子愛元元撫綏地方之實後世若漢文之獨租賜粟帛於高年宋祖之遣使賑貸諸州被兵百姓存問饑寒孤獨亦庶幾此意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卷

故其興也勃然

爲政者果寬信敏公民豈有不治乎此君天下者萬古不易之道也豈惟君天下者宜然凡治一省一府一州一縣莫不宜然有民社之責者尚其念諸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真正有父母斯民之心始能如是否則卽明知其可以利民亦若罔聞若是者豈勝道哉

君子之所以爲君子以其知命也知命斯窮通得喪一一聽之於天而安命仁義禮智一一修之於已

而立命窮理盡性自強不息而凝命必不行險僥倖什之倘來而逆命否則何以爲君子

君子之所以別於小人人類之所以別於禽獸吾儒之所以別於異端者禮也知禮斯律身有藉動不違則不然便茫無所措何以自立

昔張子以禮爲教使人日用之間知所持循是爲與窮故學者須從此入德方有據依若高談性命畢視矩矱樂舒放而憚檢束非狂卽妄

禮爲立身之準日用切務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

四書反身錄 下論語

天

可忽內則弟子職及呂氏四禮翼當揭之楮闕出入則微服率履不迷久自成德

問人存是非邪正言則隨乎其人因言罔可以知人然世有人非言是人邪言正又何以辨曰致飾之言與根心之言猶剪綵之花與樹生之花真偽自是不同吾人只要理明理明則言無遺情體明則貌無遁照

命禮言雖三而知則一知致則中恒炯炯覺體不昧此凝命立身察人之本也木苟不昧三者洞然

四書反身錄

二曲先生口授

鄆縣門人王心

富平李因篤子德甫全校

沈水許孫荃四山

孟子上

梁惠王

孟子聖賢而豪傑也學孔於百家并興之日倡道於干戈殺伐之世氣魄作用挺特宏毅逼人欲於橫流挾天下於既溺論者謂功不在禹下吾無間然

四書反身錄 孟子上

十

七篇之書言言痛快豁人心目君相由之足以撥亂返治旋乾轉坤韋布由之足以壁立萬仞守先待後當時目爲迂闊當時所以不治後世誦而弗由何異買櫝還珠

當時功利成風人皆隨風而靡此風不革則致治無由孟子目擊斯弊故一承梁王之間卽極口力闢急先務也

此風要自上革上不好利則源清源頭一清流無不清上下俱清自然民安國泰世躋雍熙若利源不

清此風不革而欲民安國泰世濟雍熙是猶卻步而求前也善乎汲黯之對漢武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汲黯之言豈惟深中漢武之病實中天下後世學人之通病當其志學之初非不浮慕往哲欲做君子然大半越做越假多做不成只緣利心未清而內多欲也雖嘗顧名思義勉為義而實義王利終是有為而為為術愈工則為病愈深饒是遮蓋周密到要緊時候不覺本態發露大喪生平隱微之

四書反身錄

孟子上

二

所自以為利者究竟反成大利

利之一字毒埒於鴆鴆一入口便喪命利一薰心便喪品

論學於今日不必談位說妙只革去利心便是真學絕利一源方是真品否則徒飾皮毛病根終在集註謂孟子拔本塞源以救弊誠哉是言也繼孟子而為拔本塞源之論者莫暢於姚江王子其言最為痛切讀之真堪墮淚吾人宜揭之座右觸目警心

仁義昌管不利只患人不仁義耳天子仁義則天下欽仰天下欽仰斯天下隆昌卿大夫仁義則朝野欽仰朝野欽仰斯爵位隆昌士庶人仁義則鄉縣欽仰鄉縣欽仰斯身家隆昌回視惟利是就品污望輕人所羞齒者果就利而執不利耶

梁王以制勝雪恥為問孟子答以脩其孝弟忠信可使執挺以撻秦楚堅甲利兵不惟當時乍聆之以為迂在後世驟讀之亦未有不以為迂者然而非迂也人心為制勝之本人倫脩明忠義目奮情所

四書反身錄

卷之二

三

必然無足疑者天啓初邊事告急遠邇震恐馮少墟先生時為副院慨然曰此學術不明之禍也於是限日率同志士紳立會講學千言萬語總之不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及聖諭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六言當人心崩潰之餘賴此提撕激發天下當十萬師使天下曉然知有君臣父子之倫三綱之道明而樽俎之容威於折衝亦孟子脩孝弟忠信以撻秦楚堅甲利兵之意

也或曰此何時也而猶講學先生曰此何時也而可不講學講學者正講明其父子君臣之義提醒其忠君愛國之心正今日要緊第一著也或又謂方今兵餉不足不講兵餉而講學何也先生笑曰試看今日疆土之亡果兵餉不足乎抑人心不固乎大家爭先逃走以百萬兵餉徒藉寇兵資盜糧只是少此一點忠義之心耳欲要提省此忠義之心不知當操何術可見講學誠今日禦敵要著由先生斯說觀之益知孟子之言非迂而人倫之脩

四書反身錄

孟子

在所不容緩矣

夫人幼而學之壯而行之所行本於所學幼而學的是仁義則壯而所行無非仁義幼而學的是功利則壯而所行無非功利猶種稻生稻種稗生稗未有所種是稗而出土發苗得以成稻者卽或仁義性成不泄功利而學昧通方誤竭心思或學詩辭或學文翰或學字畫或學清虛正以脩己治人之道經世宰物之務反茫不之究一當事任心長才短空疎鮮實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樹立無聞

可恥孰甚須是力矯斯弊務爲有用之學凡治體所關一一練習有素所學必求可行所行必合所學致君澤民有補於世此方是幼學壯行不虛此生

禮賢下士人君之美臧倉不能成君之美詆孟子以沮君究竟何損孟子徒貽萬世唾罵耳所謂小人枉做了小人

諺謂一飲一啄莫非前定況遇合乎故遇與不遇此中大有機緣不可強也君子亦唯安命聽天而已

四書反身錄

孟子

夫何容心於其間哉

公孫丑

論事功則子路不及管仲論品地則管仲不及子路然事功係乎所遇品地存乎生平苟生平品地不足縱功蓋天下終是無本之經濟君子弗貴也一匡九合經濟非不可觀功烈非不卓然而曾哲卑之者以其不從心地做出經濟無本故也王霸之分分於此

曾西慨然於管仲之比宛然仲尼之徒蓋稱五霸氣象士君子須有此識起方不隨俗馳逐汨沒紅塵

四書反身錄

孟子上

六

學以不動心爲主學未至於不動心是學未得力算不得學集義養氣乃不動心工夫從此而入方可馴致

言語動作一有失宜便非義便非所以養氣便足以動其心

心本虛明一言一動是非可否一毫不能自蔽行有不慊於心安得不餒須是依心而行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是則俯仰無愧氣自浩心自豫何動之有

孟子願學孔子此孟子之所以爲孟子吾人日讀孔子之書而不能以孔子爲法買櫝還珠真是自棄近世來瞿塘先生讀書之初卽書願學孔子四字於臂吾人讀書一生言及學孔輒逡巡畏縮而不敢當上愧孟子下慚瞿塘悠悠歲月此何人哉先儒謂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又云儘箇人心有仲尼斯言非欺願共勉旃

孟子謂人無四端非人也吾儕試反已自察每日應事接物於此四者有耶無耶有則是人無則非人

四書反身錄

孟子上

七

人而非人名人實會念及於此凜然寒心四端吾所本有本有而不能全其所有情移境奪乍起乍滅故也不爲情移不爲境奪纔算是人乍起乍滅皆緣本體昏昧日用不知知則中恒炯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隨感而應隨應隨覺隨覺隨擴日新又新自不能已

端雖有四全在一知知苟不昧四自不失聖如大禹一聞善言則拜吾人尤當何如禹拜善言尚矣姑以近代儒先言之近溪先生位尊

德邵猶參訪不倦片語足取雖隸卒下賤無不稽首以謝卽此一念虛中造詣安得不深所以爲世大儒彼沾沾之士少有所得輒自以爲足不復求益視先生爲何如耶

稍夷之清固近隘吾人苟能學其清而不同流合污雖隘亦不害其爲賢若因孟子說隘立身之初便先從不隘處做去鮮不流於鄉愿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只此二語說盡保障之要致勝之機此兵法之本也古今許多兵書得

四書反身錄 孟子上

人

此可以總括

彼富吾仁彼爵吾義士君子不可無此志操撥亂逐治以輔世惠鮮懷保以長民士君子不可無此事業苟處而不能忘情富貴出而無補世道生民無志無德碌碌庸人而已何足爲世有無也

不可召之臣伊呂而後唯諸葛武侯庶幾此風故士必自重而後爲人所重

受饋一節生平大閑所關孟子於列國之餽或受或不受惟義所在若義不當受而受一時苟得生平

掃地可不慎乎

讀聖賢書而不能以之自律惟藉以市名罔利與登臺斷何異陷其身爲賤丈夫而不知悲夫

四書反身錄 孟子上

九

滕文公

人性本善孟子道性善道其所本然而已聖如堯舜亦不過率性而行不失其本然而已矣非於本然之外有所增加也人能率性而行不失本然人皆可以爲堯舜

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良心發現處良心卽善也非由學而然非擬議而然非性善而何故性善之旨明而千聖之統明矣所以開萬世之蒙而定萬世論性之準者端在於斯周程張朱

四書反身錄

孟子上

十

相繼闡繹顧涇陽小心齋劄記馮少墟辨學錄拳拳申明至當歸一確不可易學人誠潛心從事然後知告子無善無不善及苟楊韓一偏之見俱屬夢說

夫道一而已矣豈有二乎聖愚同性今古一揆若以堯舜爲不可企及是以己性爲不可企及可乎然道雖一而古今之言道者則不一不高之而虛寂卽卑之而支離非不各自以爲道而道其所道非大中至正人人共由之道也協而同之務歸中正

不離日用卽性卽道使道脉一而率由同是在有心世道主持名教之大君子

成隲節宜大書座右出入觀省以鼓昏惰

滕文公當喪禮久廢之餘獨盡大事定爲三年之喪其父兄百官假先志以汨之而弗聽可謂賢矣可見親喪在所自盡徇不得流俗豈止親喪凡百皆然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自漢文不學臨終遺令短喪以日易月後世相沿遂成故事晉

四書反身錄

孟子上

二

武雖復而未純復唯魏孝文毅然不顧盈廷之議一如古制與滕君可謂異世同揆余每讀其批荅廷臣之言未嘗不爲之墮淚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後世喪制往往以日易月獨不思父母當時鞠育顧復懷抱提攜之恩亦嘗以日易月否

繼三年之喪三年之內齊疏之服軒粥之食不御內不露齒不群立不旅行不飲酒茹葷恒處苦茨後世士族名爲居三年之喪然多不過衣白三年而

已矣夫居喪而止於衣白卽三十年不離刻三年乎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今庠序未嘗不設學校各處皆有而教安在哉不但立身行己之道濟世安民之務夢想所不及卽章句文藝之末習登堂書卯之故事亦寥寥無聞士不皆才豈士之罪與言及此可爲太息

致治由於人才人才出於學校學校本於師儒是師儒爲人才盛衰生民安危世道治亂之關故師道

四書反身錄 孟子上

事

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天下治此振本至論

昔胡安定之教授湖庠也當詞藝成風之際獨以明體適用爲倡諸生被六教者莫不成德達材可爲世用曹月川爲霍庠學正以躬行爲教提誨終日寒暑弗輟言動步趨皆有準繩海剛峰教諭南平著論云抱關擊柝皆有常職而教官一職尤人才所由造世運所由理曰教職之義不明人多以爲貧而仕當之以故居此官者率多齷齪不舉其職士習蠱而吏治媮所從來矣於是以師道自任嚴

課程勤訓迪士習丕變張線汀署論華陰教法嚴而造就有等約束諸生不得衣服華美不得出入酒肆不得輕履公門不得宴飲用伎收攝坊戒纖細必備士風爲之改觀使居是任者咸若四先生庠序方不徒設明倫堂方不寂寞善人何患不多人才何患不盛天下何患不治

天生民而止之司牧原以爲民也故民事不可不急而民事之急莫急於制民之產顧今時非同古時田各有主難以井授雖欲區畫其道無由板蕩書

四書反身錄 孟子上

事

生慕古而不知變通好執迂闊之見動言井田可復亦只可私下并塗復之終上隔墻開墓而已若實見之施行地方從此多事其禍更甚於王荆公之行新法要在順時定制相勢酌行除漢人限田法稍可通融及導民開荒外惟有就民所有之田逐一清均以正其經界爲可盡心蓋窮人產去稅存豪猾隱擅滅籍或詭寄親隣佃僕混賴推那細人寄糧於有力之家以避差徭積書受賂飛灑貽民貽敗致貧者益益別釐之法莫詳於呂新吾氏

務做而行之宿弊可革然此事全在得人誠得公明廉幹之人以任其事奸猾方無以容其詭豪右不敢撓其法否則無益實際徒滋煩擾

孟子云逸居而不教則近於禽獸余亦云逸居而不學則近於禽獸

有風化之責者誠講理學以淑士講鄉約以淑民務來匡直輔翼振德如是而士不礪操民不興行吾不信也

陳代枉尺直尋之喻亦猶流俗暫且從權之見却不知

四書反身錄

孟子上

知出處一苟大節便虧廉恥掃地直尋何補

士人顧名節國家方有好風俗國家無好風俗皆緣士不顧名節

士人有真操守自然有真事業若操守不真則其事業可知伊傳呂葛一出而事業卓越不群良由未出之先操守卓然不苟

廣居正位大道乃吾人性分之所自有能居能立而見之於行則見大心泰區區富貴貧賤威武自足足以動其中

須是真不爲富貴所淫貧賤所移威武所屈方是大丈夫好男子否則男子而妾婦有愧鬚眉程子詩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當時吟之以自勵

守先王之道而講明之使知之者衆行之者廣既有裨於當時正人一脉繩繩不斷又有裨於後世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事功之大孰大於此若以此爲迂則其所不迂者可知矣

四書反身錄

孟子上

聖賢辨學全爲正人心

人心不正由於學術不正生心害政烈於洪水猛獸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正所以正學術以正人心

戰國時人心之害在楊墨故孟子從而闢之漢唐以來人心之害在佛老故程朱從而辨之至象山先生則云孟子闢楊墨吾闢時文而辛復元先生亦云正人心須從人心之壞處救方是竈底抽薪而今救亂不必辨楊墨斥佛老惟是記誦詞章富貴

利達爲之崇從此清理可得治平上策按陸辛此說亦所以因時救弊不得已也有心斯世者不可不知

四書反身錄

孟子上

夫

四書反身錄

二曲先生口授

鄧縣門人王心敬錄

富平李因篤子德

甫全按

沅水許孫荃四山

孟子下

離婁

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可見人主有志平治天下須是力行仁政如果力行仁政要在取法先王凡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經大法古今咸宜確可通行

四書反身錄

卷二

者奉以爲準有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者不妨斟酌損益期適時務規模既定蚤作夜思心二帝三王之心行二帝三王之政屬精圖治終始不變如是而民不被澤世不雍熙吾不信也

後世人主言及法二帝三王輒逡巡畏縮不敢企殊不思二帝三王亦不過一人耳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夫顏氏子以聞巷微布衣尚不肯讓舜况人主居二帝三王之位御二帝三王所御之天下反不能法二帝三王所行之仁

政登寶山而空回一微布衣不若於心甘乎

法二帝三王端治本以立大綱漢唐宋明經國之制亦不妨節取其長隨時補偏救弊以詳致治之目綱目具舉萃歷代之美以爲己美其於平治天下也何有

法非膠柱鼓瑟如新莽之王田效古荆公之新法動依周禮也神而明之與時消息中窾中會務協機宜方爲善法

行有不得果肯一味反求諸己德業何患不進人品

四書反身錄

孟子

二

何患不及古人

事親不及曾子是不孝其親守身不若曾子亦非所以孝其親

養志養口體缺一非孝若余則生而單寒不惟缺於養志並口體亦缺焉無以爲養無論酒肉非所敢望卽穀食亦不能常得致吾親備極人世之艱危未嘗一日溫飽不孝之罪上通於天矣嗚呼祭之豐不如養之薄也殺牛而祭不如鷄豚之逮親存也此子路有負粟之痛而不孝如余不敢以之自

問者也凡我同人幸有親存者當鑒予覆車及時盡養不至如余生爲抱憾之人死爲抱憾之鬼幸之幸也

聞譽而欣聞毀而戚欣戚由於毀譽乃奸名者所爲也不欣不戚方是真實爲己

毀譽乃吾人生平一大關過得此關纔見學力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然則小人者由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赤子之心未雜情識純是天真大人之所以與天地

四書反身錄

孟子下

三

合德只是全此天真不爲情識所雜不失赤子之初而已吾人自能食能言以來情識日雜天真日鑿記誦之勤見聞之廣不惟未嘗以之祛情識而愈以滋情識不惟未嘗以之全天真而愈以鑿天真騁私智長巧僞耽功利驚聲名借津仁義色取行違而赤子固有之良本然之心失而又失愈不可問耳目口鼻雖與大人同念慮言動迥與大人異非小人而何

聖賢千言萬語無非欲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吾人千

講萬講亦無非求不失赤子之心故必屏緣息慮一切放下內不牽於情感外不紛於物誘泯知見忘人我令胸中空空洞洞了無一塵良知良能一如赤子有生之初返本還原纔算造詣

學須自得自得則如掘井及泉時出而無窮若專靠聞見擇識以爲得縱日日得所未得盡古今義理總是從外而入得之他人非由內而出得之自己雨集溝盈洞可立待

自得由於深造深造須是以道道非僅方法之謂乃

四書及身錄

四

率性之謂也深造而不從心性上用功不從心性入微處着力做盡功夫終是門外觀場盡精力終是煮空鑪究何有得耶

斯道非悠悠淺嘗者所可幾須是動作食息念茲在茲如鸞抱卵如龍聚珠用志不分乃凝於神靜存動察動忘交屏不爲情遷不隨境移力到功深豁然頓契性靈虛明洞徹言動悉協天則此方是在右逢原此方是深造自得

識自方能自得務敦大原方能左右逢原若舍自而

義襲於外昧原而惟流是趨硜硜成規徇迹事做上水衣冠血脉安在

學問能約不能約只看爲學之初所博若何耳是故爲身心性命而博則詳說可以歸約爲增廣知識而博縱詳說何關於約

肯爲身心性命而博則凡有補於身心性命之人無不咨叩有補於身心性命之書無不綜核惟恐墮於一偏不能洞徹身心性命之全故四通八達不執一隅之見備訂互證詳舉詳說務期至當歸一

四書及身錄

五

斯用功方有着落身心性命方有歸宿若止欲廣見聞以儲詩文材料知人之所不知以資談柄此是雜學非博學其說雖詳徒掉唇舌北轅南轍入於陷阱而無歸宿可哀也已

問約曰說在無說處方知道在心非約而何無聲無臭此本體之約也敬之一字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此工夫之約也知其約而約之以求諸乎其質斯博不徒博說不徒說

人人有幾希庶民何以去之不學故也君子知學故

存之以爲庶民表率在一鄉則淑一鄉在一國則淑一國在天下則淑天下以已之存以存庶民之去自淑淑人而後世道人心有所賴

問君子存之不過自存安能存人之去曰在上則勞來匡直多方鼓舞以存其去在下則倡導講學多方誘掖以存其去若僅自存獨善而不能善世世亦何貴有君子

倡道講學使人人回心易慮以存一世之幾希後先相承學脉不斷以存萬古之幾希

四書反身錄 卷二十一

六

名節至大守身常如白玉一有玷污畢生平而盡棄之何異西子之蒙不潔慎之慎之

人貴自新惡人肯自新惡人可爲善人小人肯自新小人可爲君子蚤迷而晚悟昨非而今是孰能禦之

人性本來無事知人性本來無事方是知性能行乎其所以無事方是率性靜而無事不起爐作竈廓然大公動而無事不擬議安排物來順應如是則事不累心心不累事恒若太虛毫無沾滯卽此是性

卽此是聖

學道原爲了心一事繫心心便不了心荷無事一了百了

趙德淵篤志性學一日與同門徐良甫早飯忽恍然驚曰異哉良甫問狀知其有覺既而楊敬仲見德淵德淵曰某今於日用應酬都無一事吾人亦能如德淵之都無一事則幾矣

人有酒養汝涵養居恒無所見唯意外遭逢橫逆之來果能動心忍性一味自反坦不與校方算有酒

四書反身錄 卷二十一

七

養

人生遭際不同意外之侮莫非煅煉身心之助於此蹉過便是困而不學

君子惟其有終身之憂是以砥德礪行德成品立終身有結果吾人非無所憂然所憂不過目前家計及一時遭際初曷嘗念及終身以故不砥德不礪行悠悠度日終身無結果若肯念及終身雖欲不憂得乎憂之何如上之縱不能如舜次亦不失爲正人君子必不肯悠悠虛度碌碌無成以終其身

萬章

伊尹躬耕惟道是樂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于朝弗視何等胸次一介不取何等操持此方是真樂道吾人居恒非不談道非不自謂樂道不知胸中果超然無欲皤然無滓於凡非道之物略無少動乎取嚴一介不肯少苟乎若此處不慎而曰樂道道可知矣旨哉少墟先生之詩有云人生取與要分明少不分明百事傾一介莫言些小事古今因此重阿衡

四書反身錄 孟十下

人

問先覺所覺者何道曰覺其所固有乃降衷之實衆錄之良也覺則天下一家萬物一體號呼世夢共登覺路共覺其固有全其固有不失降衷之實不愧爲人之名而後先覺之責始塞

天之生斯民也使先覺覺後覺故先覺之覺後覺實代天宣化寅亮天工若自覺而置斯世斯民於漠外不以之覺人便是曠天工

問天工固不可曠然必有伊尹之遇而後得以斯道覺斯民否則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曰只患不覺

果能自覺覺人遇不過非所論也王心齋一躍丁耳偶有悟於聖賢之學卽以先覺自任挺身號召隨機開導萬衆咸集人人意滿雖皂隸賦獲莫不歡若大夢之得醒初曷嘗藉名位羅近溪生平刻意覺人孜孜若不及晚年猶攜及門走安成下剡江趨兩浙游金陵所在提撕竭唇吻而不倦老將至而不知亦曷嘗有伊尹之遇耶

古者一夫百畝外有公田以急公不按畝輸稅故上

農夫可食九人後世一夫縱有百畝供稅雜徭及

四書反身錄 孟十下

九

門戶冗耗之餘能食幾何

農一也而有上中下之分勤惰之分也然勤惰雖在民而所以鼓勸警惰則在牧民之人牧民者誠舉牧民職業加意小民生計勞來勸相則下者未始不可中而中者未始不可上何常之有蓋古者鄉設鄴長趨人赴功教之稼穡歲時誠令重本務也自農官不設農政不講地利人工始不能盡須是做會典老人勤督之意每鄉擇老成勤力精於農事者立爲農長俾專督農牧民者仍按時躬親省

耕以驗勤惰以申鼓舞種植之道雖各有所宜大約不出糞多苗稀熟耕勤耨墾本有法去冗無差四語此人所盡知若夫因時制宜曲盡其法則未必人人盡知也其詳莫備於農政全書撮其簡易易行同水利書及泰西水法酌取刊布鄉社揭之通衢令人人共見共聞庶知所從事地無遺利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然誦其詩讀其書徒知其人可乎知古人所處之不同即思以身設處其地能如古人隨遇以盡其道乎否則徒知人論

四書反身錄

孟子下

十

世論之而一一允當亦不過史家評斷之常究與自己日用何補

告子

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東海西海南海北海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無弗同者理義同也若舍理義而言心則心爲無矩之心不是狂妄恣肆便是昏冥虛無故聖狂之分吾儒異端之分全在於此必也循理蹈義而不爲欲所蔽斯俯仰無忤而中心悅無涯

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爲聖我不循聖心之所同然而爲愚同然而乃不然此之謂自棄

四書反身錄

孟子下

十一

吾人居恒窮理義講理義當其窮之而透講之而明亦豈無悅心之時然不過隨悅隨已曷嘗實體於心而以之養心猶芻豢實入于口而以之養口耶義理自義理吾心自吾心你東我西仍舊只是箇常人

理義吾心所自有非從語言文字而得日用平常心上安處便是格物格此也博文博此也約禮約此也惟精精此也惟一此也一而不失便是允執厥中

理義固所自有要在中心自盡戒欺求慊內省無惡方得快活方是真悅若只要體面上好看共見共聞處不差此是有爲而然非當然而然的然而然非聞然而然終不是自心安然算不得千古同然須是自信自樂可對上帝

牛山之木因近郊而被伐以故若彼濯濯學人苟欲脩身養心宜先離俗遠囂若果養得十分凝定然後說得居塵不染

居恒讀孟子至牛山之木章不覺太息慨吾人從初

四書反身錄 孟子下

章

知誘物化其爲斧斤何限弱冠以後知識日增則思慮日紛不計利便籌名旦旦而伐之重以旦晝所爲固有之良愈不可問哀莫大於心死而形死次之梏之反覆心已死矣縱所營皆遂亦不過是鬼窟裏作活計自絕於天何足道也倘能清夜捫心忽爾猛省所謂再回頭是百年人豈不快哉問操則存然則操之之法何如曰其敬乎敬則中恒惺惺卽此便是心存

學者苟真實用力操存久則自覺身心爽泰當其未

與物接必有湛然虛明時卽從此收攝保任勿致汨昧馴至常虛常明浩然無涯所謂夜深人復靜此境共誰言樂莫樂於此孔曰樂在其中顏曰不改其樂皆是此等景況也

知所欲有甚於生者而不苟生千古如生知所惡有甚於死者而不怕死死者不死

乞人不屑此是乞人一時浩氣一時之不失本心處吾人辭受取予能如乞人此際心則何下氣喪心之有

四書反身錄 孟子下

章

學問二字人多誤認往往以聞見記誦爲學問以聞見博記誦廣爲有學問故有聞見甚博記誦甚廣而仁義弗由德業未成者求諸耳目而不求諸心故也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千古學問斷案千古學問指南也故學問而不如學問之謂何放心不一放於名放於利放於聲色放於詩酒放於博奕放於閒談放於驕矜固是放卽數者無一焉而內多游思外多情氣虛明寂定之體一有昏昧

滲漏亦是放雖清濁不同其爲放則一

問求之之要曰要在識得真心能識真心自然不放
卽放亦易覺曰如何方是真心曰惺惺不昧天然
一念是也

一切放下方是不放雜念不起則正念自有存則居
仁由義動無不滅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
密操縱如意允執厥中

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吾儕試捫心自
想居恒果何所從從大體耶從小體耶若中心不

四書反身錄

孟子下

莊

能自主動輒惟小體是從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口
之所言鼻之所嗅心卽隨之而不思自檢從欲惟
危自墮於小人之歸而不自知然則必何如而後
可免於小人之歸曰在乎審所從而己誠時省時
慎惟大體是從耳不妄聽目不妄視口不妄言鼻
不妄嗅自奮自作主宰以神君形以大統小
後耳目口鼻而不爲耳目口鼻所役何引何奪之
有

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此孟子契機爲人

示以敦大原立大本處象山先生生平自勵勵人
得力全在於此此學問眞血脉也當時有譏先生
者曰除了先立乎其大再無本領先生笑應曰誠
然

時時喚醒此心務要虛明寂定湛然瑩然內不着一
物外不隨物轉方是敦大原立大本先立乎其大
者能先立乎其大學問方有血脉方是大本領若
舍本趨末靠耳目外索支離葛藤惟訓詁是耽學
無所本便是無本領卽自謂學問空踐非托空言

四書反身錄

孟子下

三

然實踐而不先乎其大者則其踐爲踐迹爲義襲
譬諸土木被文繡血脉安在

孟子以脩天爵要人爵爲惑之甚今則并脩天爵以
要人爵者亦不可多得愈趨愈下言之愈令人太
息

脩天爵以要人爵有爲而爲固君子之所深恥然中
人以下果肯有爲而爲仁義忠信樂善不倦則立
身猶略有本未既得人爵必瞻前慮後略顧名義
不至十分分裂猶勝於起初便不脩天爵多矣昔

人所謂好名而勉於爲善豈不勝於不好名而肆於爲惡乎然則孟子謂亦終必亡者何曰謂夫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利令智昏變其故態人怒鬼嗔不亡何待卽僥倖克終不亡於其身亦必傾覆於其子孫

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衆人若識則亦衆人而已又何以爲君子乎故吾人平日立身行已惟求信心循理蹈義爲其所當爲斯已耳衆人識與不識非所計也

四書反身錄 孟千下

其

勞苦饑寒空乏拂亂一切困心衡慮微色發聲之遇莫非砥礪增益之助歷觀古來學道脩德之士未有不如此而能有成者也今夫美珠探於海底良玉鑿自深山凡至貴之物俱從艱險而得況道德爲貴中之尤貴者乎故艱難成德殷憂啓聖所從來矣有志者決不於此錯過

盡心

不著不察祇欠一覺覺則卽行卽著卽習卽察日用尋常率性而行莫非天良莫非道妙不覺則行爲冥行習爲冒習終身雖由無異魚游江湖不知腹中冰卽是江湖水此之謂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善乎吳幼清之言曰夫所謂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耳天之所以與我者德性是也是爲仁義禮知之根株是爲形質氣血之主宰舍此而他求雖行如司馬文正才如諸葛

四書反身錄 孟千下

其

武侯亦不免行不著習不察况止於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峰之饒於記誦詞章之學相去何能以寸哉聖學大明於宋而踵其後者乃如此可歎已

吾人果以道義爲重自然惟道義是樂喜樂自得人知與不知窮達自不介意窮則善身自不失義達則善世自不離道然說時易允蹈難反而自思平生果道義是重喜樂自得否果窮不失已達不失望否

窮不失已介絜有守者猶能達不失望非才足有爲者不能殷浩未達時人擬之管葛咸曰深源不出其如蒼生何厥後深源既出其如蒼生何甚矣民不失望之難也故學貴實際

有待而興已是凡民待猶不興民斯爲下

豪傑豈是天生不過一念自奮能奮則凡民卽爲豪傑

世有文王則當奮然思齊世無文王不妨自我作古聖賢雖往而聖賢遺書未嘗不流布天壤乃束書不

四書反身錄

卷十下

六

觀觀亦不奮是凡民不若矣想是性與人殊天原未嘗賦以知覺以故漠同木石

識得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自素位而行不願乎

此外

所性豈惟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卽生死亦然

不學不慮之良乃人生本面學焉而悟此猶水有源

樹有根人有脉學焉而昧此猶水無源樹無根人

無脉孟子論學言言痛切而良知二字尤爲單傳

直指作聖真脉先知能并言後知愛知敬單言知

而不言能者蓋知爲本體能乃本體作用猶知而

知州知縣苟真知之則能在其中矣後陽明先生

以此明宗當士習支離蔽蝕之餘得此提唱聖學

真脉復大明於世人始知鞭辟着裏反之一念之

隱自識性靈自見本面日用之間炯然渙然無不

快然自以爲得向也求之千萬里之隔至是反諸

已而裕如矣鳳麓姚公遇友以陽明爲詬病公曰

何病曰惡其良知之說也公曰世以聖人爲天授

不可學久矣自良知之說出乃知人人固有之卽

四書反身錄

卷十下

七

庸夫小童皆可反求以入道此萬世功也子何病

其友豁然有省

良知人所固有而人多不知其固有孟子爲之點破

陽明先生不過從而申明之耳若以良知爲偏爲

非是以孟子爲偏爲非自己性靈爲偏爲非矣自

已不認自己惑也甚矣

問學須主敬窮理存養省察方中正無弊單致良知

恐有滲漏曰識得良知則主敬窮理存養省察方

有着落調理脉息保養元氣其與治病於標者自

不可同日而語否哉是誰王敬窮理是誰窮理存甚養甚誰省誰察

自性本體原無爲原無欲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復其原來本體纔算工夫

居恒只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便是真聖學道德在此人品在此何用他求

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疚疾誠哉是言也疚疾

固不止於病疾而病疾之嬰亦莫非進德之機入

道之緣蔣道林先生書信嘗抱羸疾及病甚嘔血

危矣乃謝却醫藥默坐澄心常達晝夜不就枕席

一日忽香津滿腴一片虛白炯炯見前冷然有省

之間而沉疴已溢然去體矣嘗曰信初讀魯論及

關洛諸書頗見得萬物一體是聖學立根處未敢

自信直到三十二三歲因病去寺中靜坐將相此

與戀老母的念頭一齊斷却如此者半年餘一旦

忽覺此心洞然宇宙渾屬一身呼吸痛痒全無間

隔乃信得明道所謂廓然大公無內外是如此自

身與萬物平等看是如此參之六經無處不合向

來靜坐雖亦有湛然時節只是箇光景這聖學立根處豈能容易信得又須是自得又嘗自謂生平學問多自貧病中得之

率性而行便是踐形行不率性便被形踐踐形則目

視耳聽手持足行莫非天性用事動不違則形踐

則目視耳聽手持足行莫非形色用事動輒違則

問必何如而後可以踐形曰在識性識性方能率性

大立則小不能奪根心生色粹面盎背施於四體

四體不言而喻動容周旋卽性卽天

孟子下

學以養心爲本養心以寡欲爲要以無欲爲至欲不

止於聲色臭味安佚凡人情逆順世路險夷以及

窮通得喪毀譽壽夭一有所動皆欲也皆足以累

心累寡則心存累盡則心清心清則虛明公溥耳

目口鼻雖與人同而視聽言動渾是天理安身立

命超凡入聖之實其在斯乎

戰國時邪說勝而正道微孟子救之之策不過曰君

子反經而已矣在今日虛文勝而實事衰其救之

之策亦只在反經而已矣先反之一念之隱以澄

其源次及之四端以濬其流視聽言動務反而復
禮綱常倫理務反而盡道出處進退務反而當可
辭受取予務反而合宜使萬古不易之常經不虧
則大經立矣出而在上以之經綸天下一以實行
率人鼓舞獎勵多方振德人自感化興起咸知實
行爲榮不實行爲辱如是則道德可一而風俗可
同處而在下一以實行倡人轉相開導染濡薰陶
人漸知所嚮往漸思敦本尚實恥事虛文如是則
學術可正而風氣可淳此今日救弊之第一着也

四書反身錄

孟子下

三

四書乃萬古不易之常經日用常行而不可違焉者
也吾人口誦而身違書自書我自我是謂叛經講
了又講解了又解徒誇精闢奧藉以標名是謂侮
經士爲庶民之首經先不正庶民何由而興乎先
自作惡何望他人之無邪惡耶然往者不可諫來
者猶可追從今淬礪維新是圖反之於身日用常
行以爲庶民榜樣民實有心難道不是欽是慕觀
感興起庶民興斯無邪惡矣

人之所以爲人止是一心七篇之書反覆開導無非

欲人求心孟氏而後學知求心若象山之先立乎
其大陽明之致良知簡易直截令人當下直得心
要可爲千古一快而末流承傳不能無弊往往略
工夫而談本體舍下學而務上達不失之空疎杜
撰辭實用則失之恍惚虛寂雜於禪程子言涵養
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朱子約之爲主敬窮理以軌
一學者使人知行并進深得孔門博約家法而其
末流之弊高者做工夫而昧本體事現在而忘源
頭卑者沒溺於文義葛藤於論說辨門戶間異而

四書反身錄

孟子下

四

已吾人生乎其後當鑒偏救弊舍短取長以孔子
爲宗以孟氏爲導以程朱陸王爲輔先立其大致
良知以明本體居敬窮理涵養省察以做工夫既
不失之支離又不墮於空寂內外兼詣下學上達
一以貫之矣

學術之有程朱有陸王猶車之有左輪有右輪缺一
不可尊一闢一皆偏也

反身錄舊梓於 學憲肥水許公當時以 許公意欲以反身之旨風示士林使知讀書不徒在口耳之末故不待其錄之完而遽以授梓其盛心也然二孟缺然尚非完書海內同志惜之茲 芳藻等惜不自量校讐二孟續錄之條附梓其後其成八卷以公同好於戲自聖學不明學者誦讀六經孔孟之言不過爲資聞見博富貴之階梯論者以爲經不燬於秦火而燬於後儒之誦言忘味得 先生反身之說而孔孟窮經致用之旨始明則是有六經孔孟之言必不可反身續錄

無 先生之是說若曰反身二字不過理學先生家之常談 芳藻等竊不敢許爲知言

康熙壬午歲二月朔日韓城門人 賈緒芳 程如璽 顏首拜誌

反身錄續補二孟小引

反身錄刊布問世矣茲錄二孟之所待增者爲一冊蓋在昔丙寅之歲敬錄此書草稿初具而 學憲肥水許公索 先生未布之書時卽以此請教蓋意聞就正云耳不意 許公見而悅謂自孟子揭求放心之旨而千古學問之大要明今 先生以反身之旨揭讀書綱領其功上繼孟子可以無媿遂不謀而授梓行世意良美矣顧原本原屬敬泰訂未詳之書中間未符 先生原意者實多又二孟錄尚未竟抑尤有待增補而未及增補爲可惜耳寒士貧生重翻無力徒付慨歎暇日乃錄二孟今人之條另爲一帙藏之篋笥自今當節口縮腹量聚微貲他日佐工而續梓焉乃若全錄待正之刻則自分終身徒抱鬱抑而已外又有年來書答一冊亦手錄成冊以待他日補入全集云

門生王心敬百拜識

四書反身錄二孟續補

二曲先生口授

鄆縣門人王心敬 錄

韓城門人賈維芳 參訂

蒲城門人張 正校梓

孟子上

梁惠王

自孟子此章剖析仁義與利利害後復以義利分別
舜蹠利非所尚而仁義非迂學者類能言之顧義

反身續錄

卷一 孟子上

一

利公私之間爲端既微而人心淪染之久出義入
利勢又甚便自非有格物致知之功實造乎意誠
心正之地將有利心乘於不自覺而仁義牽於不
能自勝者故清源援本之要在平日實下居敬窮
理之功然非有真師友真識見則或有毫釐之差
而流害或至千里之謬故欲居敬窮理又必以講
學取友爲急也此理之相因斷不可易者乃今之
學者或以爲學不必講甚者以講學爲詬病噫其
亦不思而已

觀移民移粟之術不足以致民多則知吾輩割補

泊之學不足以明明德學不務本而以德之不明

歸咎氣質是猶王道之不行民不加多而罪歲也

孟子曰王無罪歲則天下之民至余亦曰學無咎

氣質則德明矣

惠王盡心於移民移粟在當時亦費許多轉搬安插

之術孟子尚不許其盡心後世爲民父母行政平

日既無先事預防之圖而臨荒又坐視其死而莫

之救甚者或益之以暴征橫歛從而迫之死亡盜

反身續錄

卷一 孟子上

二

賊之塗吾不知清夜之間果何以自安也耶此又

梁惠王之罪人矣

荒政無奇策皆不過權宜補救於什一耳卽行之盡

善僅足以救民之死而不足以贖民之生故聖賢

言治皆以平日力行王道爲要但在今日時異勢

殊與古昔作用必不能盡同如孟子言王道之始

在重農事明禁戒王道之成在制田里教樹畜興

學校今欲力行王道唯重農興學二事今昔不異

其餘則不免於今昔異宜古法旣不能盡行而王

道又不可以苟且粗畧而成吾人讀書論世正須從此反身實究出一段不乖於時不悖於古的大經大法使他日得位行道不必盡襲成跡而亦足使民養生喪死如古時不必盡摹古法而亦足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如古時然後為通時變善讀書也不然不達其意而徒古法之泥縱於前人之言解得明說得當究成何濟

問古法既不可盡復王道又不可粗畧苟且而成今欲行之何施而可曰擇吏重農輕斂禁暴其始乎

反身續錄 卷一 孟子上

明禮正學興賢其成乎得其人則法行非其人則法廢責實效慎保舉此擇吏之要也農者國之本民之命勸相有術而後地無遺利審其土宜通其有無如水利其最要矣次如種樹種蔬種藥之法必詳必備則生衆而民富國足矣此重農之要也稅斂無藝則吏緣為奸寃之上之所入無幾而民之受害無窮非時不征額外有禁則民力寬然有餘矣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輕斂之要也污吏漁民豪強兼并奸胥網利有一於此皆為民蠹此禁

反身續錄 卷一 孟子上

暴之要也夫如是則吾民養生喪死無憾矣養生喪死無憾此王道之始也禮不明則體統陵體統陵則民志惑民志惑者僭奢之端禍亂之原也自君后以至庶人自祭享以至日用飲食自宮室以至車服器用貴賤有章隆殺有等崇樸尚雅黜浮去靡如是則上下志定而用度節約民有餘財國無乏用而天災人害可無虞矣此明禮之要也學術者人心風尚所關人才所由出也無所統一斯小辨起而害道矣明孔孟之大義距異端之邪說無妄分門戶以壞吾道之大全無徒徇皮膚以戕聖學之血脉可大可久無黨無偏此正學之要也有治人無治法治以賢始即以賢終然無所待而興者其惟聖人乎其餘則皆俟乎上之振作鼓舞矣而興學校其首也其法則禮記之說詳而前朝主文成之說更為精明可用慎師儒其次也其法則宋明道先生上神宗之說為至要而可行精選舉嚴考成又其次也其說則周禮與戴記之言備矣以至宗族勲戚之學必嚴武弁侍衛之教必詳

則大學衍義補之所條陳可斟酌而採取矣教化明則學術端而人心正人心正則人才蒸蒸日上而不窮人才衆而天下有不久安長治者乎此興賢之要也如是則頒白不負戴而黎民不饑寒此王道之成也人君誠以是道實心行之公卿大夫誠以是道實心奉行之吾見三代之治可復見今日也若夫井田封建之宜與宜廢則存乎時與人區區執一偏之說以爲必宜復必不可復者皆非至當之論也

反身續錄

卷一 孟子上

五

觀仁民在先去其害民可見養心在先去其害心

獸相食且人惡之爲其同類相殘也吾輩同師堯舜同學孔孟或以意氣不合而排擠心生或以學術不契而譏貶妄加又或不論學脈之真偽偏全迎合時好假衛道之公名爲趨時邀名之藉詆斥正學訕譏先賢此真以人食人也心忍於率獸食人矣吾黨戒之

施仁章不爲孫吳出奇制勝之術而實爲強國雪恥之大本大本乃之謂經後世言兵者不此之論而

徒以孫吳權謀變詐之術爲經失其旨矣故今之七書謂爲兵家權謀術數可也不可以爲經

或問孟子受梁惠王卑禮厚幣之聘久處於梁何以一見新君而愀然卽去先生曰敬者德之聚言者心之表藥王初政任大投艱見賓師而容貌辭氣慢易粗率如此則其他可知德器如此其不足以有爲可知矣不足有爲而久留是干澤也焉有君子而干澤者乎此與不受齊萬鍾百鎰同義未可議也言畢因顧心敬曰容貌辭氣豈細故哉詩云

反身續錄

卷一 孟子上

六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又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王道本於不忍聖學本於無欲外不忍而言治是雜霸之道而非王道也外無欲而言學是支離之學而非聖學也

民有恒產然後可望其有恒心故明君將欲興學校以教民必先有以制民之產所以然者衣食足然後可望其知禮義也後世言治者動曰興學校却全不講爲民制恒產不知恒產不制而責民以恒心是猶役僇夫負重驅羸馬致遠縱勉強一時究

之半途而廢耳此卽以古先聖王教民之法教之尚不可望其一道德而同風俗況以後世苟且具文嘗試而可望其治禮義哉王道既湮不特後世無行先王之道者卽求一知治本者與之言先王之道亦不可得可歎也夫

莊暴

以小事大爲畏天以大事小爲樂天今之學者一無所知能而傲然自大於先生長者之前其悖天甚矣

反身續錄 卷一 孟子上

樂天者保天下學者亦須有此襟度然後可云萬物一體之學

或問如何養此大勇曰明於天地之性人爲貴之義而學聚問辨寬居仁行則集義而生矣

或問古者什一而取國用而外如何得有留餘以常施補助之仁曰古人凡事皆爲民起見公田之入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爲出故三年必有一年之餘九年必有三年之餘詩曰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言節以制用大田之入常留陳以食農民也

曰今之社倉得古之意否曰古以貢之官者賜之民社倉以資之民者俵之民古者食民則併其本而給之社倉則不惟收其本而並欲其利其意已與春秋補助取陳食農之義天地懸隔矣且其散之無法則困竭廩虛而遇凶無以用主之非人則姦猾邀利而貧民無實惠又豈得與古者取陳補不足助不給之美意良法同乎曰常平何如曰其意善矣然非得賢者主之適成聚斂病民耳爲今之計古法既不能遽復必也社倉而兼濟以常平

反身續錄 卷一 孟子上 八

以常平備儲畜而使豐凶有備以社倉歲賑貸而使農耕有藉更爲之慎擇有司嚴立條格以杜胥吏舞文浸漁富豪乘時射利姦猾冒名妄食之弊如是則民有實惠而國家亦可賴以無水旱之憂雖不能無愧於古亦庶乎善於今之法矣

講至從流下而忘反四句先生愴然而嘆曰今之學者不講於敦本務實之學而役役於辭賦詩文之場甚者馳逐乎富貴聲華之域窮年卒歲獎精疲神而不知反吾不知謂之何小子戒之

好貨好色齊王以爲病孟子不惟不以爲病而且進之於王蓋王道初不外乎人情七情之發卽聖人不能無但在得其正得其公耳同民則得其正而公矣其於好也何病後世儒者不達此義却遷就其說謂孟子欲行其道姑借此引進時君爲信用之機密如是是枉道而徇人矣尚何道之行哉大抵後世游談無根之說多類此

五官百體倫物日用此吾輩之四境也一有不治卽爲負天地生我之意與受托而負矣受任而負君

反身續錄 卷一 孟子上

九

同罪吾輩戒諸

用賢固在用察然用察亦非易事鏡必先明而後妍姁無能逃其鑑不然將有以賢爲不賢以不賢爲賢者矣故人君以居敬窮理稽古觀賢爲本務爲室必求大木琢玉必使玉人爲治而不務求賢爲學而不務得師愚亦甚矣

爲政不在地之大小爲學豈限於資之敏鈍行仁則百里可王力行則愚柔強明安燕所以安天下之兵息機所以靜吾心之妄異事一理學者能於此

反身而體驗之其於學也思過半矣

反身續錄

卷一 孟子上

十

公孫丑

聖學明於宋而光於明其在今日可謂王道蕩蕩王道平平矣有志者誠能遵而出之當不待窮搜苦索而會極歸極信所謂事半功倍也吾輩當自奮無自棄

告子有志心學只爲不達心體故差入硬把捉一途去今之學者茫不知心爲何物見先達言主靜亦主靜至有輕視一切倫理爲繁文瑣節而冥目跏坐於暗室屋漏之中以爲道卽在是者不知此與

孟子

卷一 孟子上

十一

告子何異

至大至剛孟子分明將浩然之氣形容矣而先曰難言蓋難言非謙辭也卽其言者特於不可形容中姑強形容之耳然則吾輩讀古人書須默會於意言之表然後見古人立言之心

養氣以集義爲功須要明得何者爲義如何爲集然後可望其生浩然之氣今之言集義者吾見其義襲而取耳所以資談柄則有餘當大任則不足工夫不離水體識得水體然後可言工夫今人不識

本體開口言勿忘勿助不知早已入助忘也以病爲藥宜其服藥而病轉增也

助忘是病而同根此等病從標求上徧救之終於撲東生西須用拔本塞源之劑

問如何謂之善言德行曰青齊之士善言海秦蜀之人善言山凡夫閱歷身處之久者其言之也倍親故仁義之人其言藹如顏閔有德之人其言德行也不啻數家珍辨一二自一一於血脉上說得親切的當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

孟子

卷一 孟子上

十二

問孟子願學孔子先生何所願曰願緝比於我孟子而已

見禮知政聞樂知德學者必有此識見然後可以論世知人

見禮知政聞樂知德此非精義入神者不能今人無精義入神之功而好以成跡雌黃古人多見其不知量也

仁榮不必大國之畏然後見其榮卽其問心而俯仰無愧榮也何如不仁之辱不必受侮而後見其辱

即其自反而忤心并背其辱也何如

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心生孺子豈必親於我哉
吾心生機之發於此自不能已耳夫仁者人也親
親爲大今人於骨肉之間往往視如路人或至視
如讐敵其爲滅絕天性自枯生機甚矣

有四端而自謂不能謂之自賊謂其君不能謂之賊
君今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皆與堯舜同與
孔孟同與周程張朱同而往往謂堯舜不可至孔
孟不可學周程張朱不可企吾不知人將謂我何

反身續錄 卷一 孟子上

三

其亦不思而已

恥之一字人品心術善惡生死之關孟子曰不恥不
若人何若人有爲人君而有恥則必恥不爲堯舜
恥不爲堯舜則必爲堯舜矣爲人臣而有恥則必
恥不爲禹稷皋夔恥不爲禹稷皋夔則必學禹稷
皋夔矣爲學而有恥則必恥不爲孔孟周程恥不
爲孔孟周程則必爲孔孟周程矣故有恥則爲賢
爲聖而無不足一無恥則爲愚爲陋爲小人而有
餘恥之所闕大矣哉

天時

古之學者君就則見君召則不往見非是自高其身
分道固如是耳今之仕進者因百跪足求進乎有
司之門以僥倖於不可必之知遇嗚乎其視古之
學者抑何不相侔也

士必有恥而後可望其服道德建功業故古之時在
上者遇士以禮以作與其羞惡之心士亦以道自
重以無虧其羞惡之實是以居上有功業在下有
禮義後世場屋待士之法上之所以求之者既非

反身續錄 卷一 孟子上

四

所以重之下之所以自獻者亦不知所以自重習
以成風皆莫知反鳴乎若生于罔不在厥初生士
之始進如此則其平日之服習乎道德可知矣既
不知道德尚何望其建功立勲以無負於朝廷之
任使哉噫弊也甚矣

不受百鎰不受萬鍾非其義一毫不以假借如孟子
者始可謂財上分明名節者衛道之藩籬辭受者
立身之大節學者談仁義服道德必須有此操守
然後學爲真學品爲真品

孟子論周公之過不諱其過而却於其中指出無過之實如孟子者纔可謂之論世知人纔可謂之觀過知仁今人論人不原其心而惟迹之泥往往於無過中推毛求疵其亦異於孟子矣

古人論人往往於有過中求無過今人論人往往於無過中求有過古人好成人之美今人好成人之惡今古人品心術之懸絕如此可歎可歎

改過是美事人却不喜爲文過是不美事人却喜爲之真是不知好歹

友身續錄 卷一 孟子上 五

滕文公

人性皆善吾之性卽堯舜之性故曰道一曰有爲亦若是曰堯舜可爲此實理實事今人却以爲孟子故意引進人爲善非真人皆可爲堯舜也此等議論見識不惟不信聖賢自小其身分亦且甚壞人心術學問某見此等必深辨而痛闢之

井田之行古今紛如聚訟有一輩人謂必不可復有一輩人謂必不可復夫大冬之可爲大夏萌芽之可爲合抱安在井田之必不可復於後世然大冬之

不能遽爲大夏萌芽之不能遽爲合抱又安在井田之能遽行於今日兩家各執一偏而不能相通宜其抵牾而不合也卽如三代而後授田之制唐爲述古然實是緣周隋遺制而緣飾之以成其制今謂井田之必不可復何以於王制久湮之後而唐獨能行之今爲井田之可以遽復何以於留心均田之周世宗而終未能行大率古法無必不可復亦無必不可復亦視乎其時與人耳學者論古不時之思而區區執可不可以爲說者是皆游談無

友身續錄 卷一 孟子上 六

根之說非定論也

人者天地之心萬物之靈必能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繼絕學而開太平乃爲大人之事否則終不免於小人之歸

反身續錄

卷一

孟子上

西書反身錄

二曲先生口授

鄆縣門人王心敬錄

韓城門人賈緒芳程伊藻參訂

蒲城門人張正校梓

孟子下

離婁

堯舜必藉仁政以平治天下而究其所爲政者皆自一念不忍之心推而達之則是仁政者治天下之

反身續錄

卷一

孟子下

規矩六律而仁心者又仁政之規矩六律也心得其養仁政自沛然而出康誥所謂保赤誠求而中不遠者也故王者必以正心爲第一義而人臣事君必以陳善閉邪爲恭敬

講至城郭不完節先生曰湯武行仁以七十里百里而王其季也皆以富有天下而亡以至漢唐隋宋莫不皆然可見聖賢之言信而有徵讀孟子此言者竊毋以爲迂而忽之

城郭甲兵之不完不多田野貨財之不闕不治此皮

膚之病無禮無學而賊民興則病在膏肓矣聖賢論事如秦越人治病直洞徹人五臟故其論治不憂其標末而特探其本原區區摸挐古方者何足以知之

責難陳善不特事君宜爾卽事師交友亦然

不以堯舜自期者是謂薄於自待不以堯舜望君者是謂薄於待君然究之薄待君者正其薄於自待故孟子處處以堯舜三代望時君正其以唐虞三代人物自處也

反身續錄 卷一 孟子下

二

孟子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余亦曰欲爲人盡人道亦法孔孟而已孟子曰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賊民者也不以孔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君賊君者也余亦曰不以孔孟之所以修身者自修自賊者也循此則聖賢悖此則狂愚出此入彼一念罔克之間而已吾輩須自奮自立

道無中立之處非仁則不仁似若易辨然學術不明之日久矣非真有體認天理之功以造乎誠仁定

性之域恐亦未易辨於毫釐疑似之間故程門以體認天理爲要訣也

祖父之惡非子孫之孝慈所能改則知子孫之善亦非祖父之不善所能掩鯨鯢圯族而禹不失爲聖仲弓父賤行惡而不失爲賢人固在自立何如耳孔孟千萬世宗爲達禮樂之原者孔子論禮樂在玉帛鐘鼓之表孟子論禮樂在事親從兄之間則禮樂之意可知矣後世論禮樂者區區於節文度數之末蔑灰黍粒之餘真是癡人說夢

反身續錄 卷一 孟子下

三

一日講至先聖後聖揆一先生曰豈特聖人同一揆吾輩此心此理亦與先聖同也又豈特吾輩卽凡民知能之良亦與先聖同特吾輩不自信不能自成自道自失其權度耳

因民之所利而利則上不費而及人廣故君子但平其政使民皆自爲利而不必其出於己是所謂不費之惠也方今旱災爲虐救時之急務莫如勸農民急興水利此伊尹救旱之取也竊聞當事者皇皇議所以賑備之策而未知使之興自然之水利

以自爲利嗚呼惠則惠矣及人能幾何哉

學問有本原則源泉混混放乎四海苟爲無本涸可
立待可見爲學當先立乎其大者庶民去之庶民
自去之也君子存之君子自存之也若其所以去
者存者則初不因庶民君子而爲去存知此則知
時有今古人有智愚而此道未嘗不流行天地之
間

由仁義是從性上起用行仁義則情識用事矣此誠
僞之分非安勉之別後世學術大率皆是情識用

反身續錄

卷一 孟子上

四

事其與凡民恣情縱欲者雖有清濁之分其爲害
道而戕性一也

知之真自然行之當舜有明物察倫之真識故能爲
由仁義行之實行今時學者無致知之功其有志
者不過摸倣其近似者以緣飾於爲爲之末初非
有真識見安得有真踐履故終其身任仁義之中
而終其身任仁義之外此大學之序先於致知而
中庸之要在於明善也雖然學絕道喪之餘非有
真師友相與講切縱日鑽研探順亦終歸於妄見

而已故少墟先生以講學爲學者第一務也

文王惠鮮懷保尚視民如傷其在後世更當何如詭
登道岸尚望道未見其在我輩更當何如

視民如傷如文王然後可謂真愛民望道未見如文
王然後可謂真望道無文王之心之志而曰我愛
民我望道吾不信也

端人取友必端此自是實理然以唐堯之時而鯀
列朝伊川之賢而邢恕爲友人之所遇亦有幸不
幸耳必執此以論亦恐有無邊受屈人矣

反身續錄

卷一 孟子上

五

孟子論自反以舜法天下傳後世而我不能爲可憂
此蓋是較量於舜我之間舜如彼爲聖人而我乃
如此爲鄉人有不容不愧且憂耳非是爲不能法
天下傳後世而憂也此是爲已爲人之辨不可不
知

鄉愿人皆稱爲原人而孟子獨惡之匡章人稱其不
孝而孟子不失其禮貌聖賢取人真如伯樂相馬
獨鑒於北牡驪黃之外後世學者貴耳賤目如史
斷史評之類往往隨人口吻雖黃古今人物不知

屈了多少人心我輩論人要當以聖賢爲法

友身續錄

卷一 孟子

六

萬章

一介不苟之守萬物皆備之量此伊尹之所以爲聖也周子所謂志伊尹之志者此志而已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此窮理盡性至命之極則極區循迹倣象者不足以幾此

古人友德今人友富貴利達而已可歎可歎

友身續錄

卷一 孟子

七

告子

自義外之說倡不特霸術假借之弊由於此卽佛老虛寂之弊亦由於此其在今日不特佛老矣卽吾儒循跡摸象之學亦由於此憂在彼者孟子力辨之憂在此者責不在吾輩而誰責

仁義非由外鑠孟子分明爲人指破近世乃有號爲大儒而其學不免枝枝葉葉尋諸外其顛倒甚矣抱璧而索諸途則人必以爲愚仁義禮智自有而自外之可憐也夫

反身續錄

卷一 孟子下

八

心之理義凡民與聖人同而凡民甘心遜美於聖人者只是不知吾心真理義之所在耳然則象山先生指示本心陽明倡明良知是直將箇箇人心仲尼還各人真於人有起死回生之功而陋儒徒以影響近似之疑指摘不已真自賊其心者也

象山先生每教人嘗誦族爨及牛山之木以下數章此言深有味

專則精卽種樹學亦可悟學道

心者身之主有心則有身無心則無身人莫不知愛

其身而不知愛其心真所謂不知類也故善愛身者護心如護眼使纖毫塵渣不得入其中而爲清明之障則天君泰然百體從令矣

當此學術不明之日世人如何便解得辨體之大小貴賤須是得有志者共講明心性之學以指迷導惑乃可

良貴有無味之味只是逐馳聲利人精神馳騫不知嘗耳

三子不同道而趨歸於仁可見聖賢立身行已自有

反身續錄

卷一 孟子下

九

一段真血脉流貫其間區區形跡皮毛之間不足以盡之必以形跡論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跡自爲則必歸於義襲而不足以成己

爲學而矜才能較勝負計效驗論多寡是亦今之良臣古之民賊之類吾輩須切已自反

艱難拂鬱天之所以成我古之聖賢豪傑莫不從此成德達材吾輩遇逆難境界非怨天尤人則類倫苟且豈不負上天玉我之意

處困而怨天尤人固不可倫安苟且亦不可須是從

這裏尋條正路八字着脚平坦坦行將來直巍巍打出去纔是大丈夫真豪傑

反身錄

卷一 孟子下

十

盡心

盡心由於知性知性乃能知天今人誰解知性既不知性如何能盡心知天故必須是有學問思辨行之功而又得真師友乃可

歿壽不二是直將生歿天壽浮雲同視非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不能陽明先生以爲此困勉之事下學之功失之矣

誠身之樂孔孟而後宋明三五人耳他人紛紛之說總如射覆

反身錄

卷一 孟子下

七

反身而誠則行著習察矣

反問如何謂之以佚道使民以生道殺民曰以佚道使民謂以所以佚之者使之以生道殺民謂以所以生之者殺之卽如而今吾省大旱當事者能教之開渠井興水利以灌麥豆是卽以佚道使民也其或不率則嚴刑以懲是卽以生道殺民也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則過化存神而上下與天地同流矣

居深山與木石鹿豕游處而無憎無惡聞善言見善

行若决江河而莫能禦由前爲無物由後爲無我
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艮卦象
意非舜莫能當之

學者能辨三樂王天下不存之義則孔顏之樂可類
推矣

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不曰盡性而曰踐形見得人
卽道德到聖人田地亦只成無虧此七尺之軀五
可見未至於聖人者不免負天地生身之義

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此說惟知大學先後本末之義

孟子

卷一

三

者知之世之以名物象數爲學者不足以語此孟
子後象山先生深達其旨故其論學常發此義
秦漢而後民爲貴之義時君世主罕知其理故往往
虐用其民而不足以祈天永命也

講至見知聞知先生願心敬而命之曰道統之在天
地猶脉理之在人身脉調而身泰脉滯而身病主
持世道救正人心者責不在聖君賢相卽在吾儒
願前乎此者經訓雖於異說學術淆於意見自非
上智之姿竭終身探討之力未易與精一一貫之

傳方今六籍大明學術歸一前有孔孟爲之宗盟
後有宋明諸儒爲之羽翼其視古昔時易而運直
不啻萬萬其勢吾輩苟奮然自立雖去聖云遠見
知無從而由其著述可以會其精神緣其行履可
以得其心性真所謂適康庄而由坦途一指顧而
會極歸極矣願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
亦若是張子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
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吾輩賴天之靈得爲男子
且知向學爲儒者須頂天立地做一場乃不愧上

孟子

卷一

三

天誕昇之意悠悠天壤誰當負荷小子勉之

二曲先生讀書立德直達性天故能剖破朱陸藩籬
而上接鄒魯之統其說書也切近精實純正續密有
雍容自得之味無駭遽張皇之氣學者尊其言而一
一反之於身焉其亦可以不差矣

中州後學潛谷張開宗書

反身續錄

跋

一

呂晚邨先生

四書講義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目錄

卷之一

大學一

經一章

卷之二

大學二

傳首章至傳七章

卷之三

大學三

傳八章至傳十章

卷之四

論語一

學而

卷之五

論語二

爲政

卷之六

論語三

八佾

卷之七

論語四

里仁

四書講義目錄

二

卷之八

論語五

公冶

卷之九

論語六

雍也

卷之十

論語七

述而

卷之十一

論語八

泰伯

卷之十二

論語九

子罕

卷之十三

論語十

鄉黨

卷之十四

論語十一

先進

卷之十五

四書講義目錄

二

論語十二

顏淵

卷之十六

論語十三

子路

卷之十七

論語十四

憲問

卷之十八

論語十五

衛靈公

卷之十九

論語十六

季氏

卷之二十

論語十七

陽貨

卷之二十一

論語十八

微子

卷之二十二

論語十九

四書講義目錄

三

子張

卷之二十三

論語二十

堯曰

卷之二十四

中庸一

第一章至第十一章

卷之二十五

中庸二

第十二章至第十六章

卷之二十六

四書講義目錄

四

中庸三

第十七章至第十九章

卷之二十七

中庸四

第二十章

卷之二十八

中庸五

第二十一章至第二十六章

卷之二十九

中庸六

第二十七章至第三十三章

卷之三十

孟子一

梁惠王上

卷之三十一

孟子二

梁惠王下

卷之三十二

孟子三

公孫丑上

卷之三十三

孟子四

四書講義目錄

五

公孫丑下

卷之三十四

孟子五

滕文公上

卷之三十五

孟子六

滕文公下

卷之三十六

孟子七

離婁上

卷之三十七

孟子八

離婁下

卷之三十八

孟子九

萬章上

卷之三十九

孟子十

萬章下

卷之四十

孟子十一

告子上

四書講義目錄

六

卷之四十一

孟子十二

告子下

卷之四十二

孟子十三

盡心上

卷之四十三

孟子十四

盡心下

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
自象山爲陽儒陰釋之學朱子終身力排之是非

四書講義目錄

七

明白炳如日星後數百年而有王伯安乘吾道無
人之際竊金溪之狂禪以惑亂天下之耳目至詆
朱子爲洪水猛獸晚年定論之作顛倒彌縫尤爲
陰譎羅整菴陳清瀾亦嘗極力辨之而本領不足
所見猶粗無以攻其堅而撲其焰後此講學諸儒
未嘗不號宗朱而究其底裏總無能出良知之精
蘊蓋陸氏之言復盈天下而朱子之學之不明也
久矣先生當否塞之後慨然以斯道爲已任於諸
儒語錄佛老家言無不究極其是非而於朱子之
書信之最篤好之最深病夫世之溺於異學而不
知所返也故其教人大要以格物窮理辨別是非
爲先以爲姚江之說不息紫陽之道不著又以爲
闢邪當先正姚江之非而欲正姚江之非當真得
紫陽之是是以四方來學者問難之際是是非非
不少含糊假借又以爲欲使斯道復明舍此幾箇
讀書識字秀才更無可與言者而舍四子書之外
亦無可講之學是以晚年點勘文字發明章句集
註無復剩義而凡說之不合於朱子者辨析毫芒
不使稍混天下讀其書者如撥雲霧而睹青天其
復見所謂廓如者乎而不幸先生已卽世矣 錄自
甲寅歲受業於先生之門於先生之書尋繹蓋亦
有年而未有以得其要領自先生之亡嘗欲掇其

大要編爲一書俾夫窮鄉晚進有志之士便於觀覽而未之敢也近睹坊間有四書語錄之刻謬戾殊甚其中有非先生語而混入之者有妄意增刪遂至文氣不相聯貫者有議論緊要而妄削之者其所載無黨述評十居其四甚有以述評語爲先生語者種種謬戾不可悉數竊懼夫後之學者昧其源流而以爲先生之書真如此其爲惑誤不小也用是不揣固陋編爲講義一書問與同學蔡大章雲就嚴鴻達庚臣董采載臣及先生嗣子葆中無黨更互商酌自春徂夏凡六閱月而後成讀者誠由是書以求朱子之書則孔孟之道可得而

四書講義目錄

復明矣門人陳鑑識

康熙丙寅立冬後四日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一

門人陳鑑編次

同學諸子共較

大學一

經一章

大學自程子更定復得朱子章句即使原本未必盡合正以精益精聖人復起不可易已後之學者未有能篤信而力行之故其效罕睹何嘗有從其說而得過者乎乃陽儒陰釋之徒惡格物之說害已彎弓反射輒以古文石經爲辭然理卒不可毀也其後索性敢道大學非聖人書嗚呼悖叛至此大亂之道也

四書講義卷一

小學大學有地有制如朱子序中所云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者是也朱子序大學二字名目緣起故云爾其實此大學字却指爲學之學乃古昔教人之法之義故註云大人之學其非地制之大學可知須知王制大學中未嘗有此書曾子推論大人爲學當如是亦未嘗爲學宮補典故也

知有朱子小學之教在太學之道四字纔分明除却俗學異學卽是太學之道俗學者今之講章時文也異學者今之陽儒陰釋以講學者是也有謂大人之學盡其心而已明明德是存此心新民是推此心而止至善則又盡其心而無遺先生曰大學

無重心義以其本天也盡心只可當知至存心只可當正心不可以該明新也蓋心非即明德心所具者乃明德耳單說心即本心之學非聖學也

有謂明德是心之體先生曰明德兼身心性情合體用而言不止心體

有謂明德新民是爲己爲人之學先生曰云成已成物則得爲人非聖學也兩樣夾雜不得

至善謂明明德新民各有極至之則止至善者如學聖必孔子而夷惠非所由治法必唐虞三代而五霸漢唐不足效之謂也

有謂止至善爲成終之學先生曰止至善兼始終不專終也

四書講義卷一

二

止至善之事只附在明新兩綱領上更無第三項用力處故止至善只說知不說行非止至善無行行即在明新內也

止至善一綱領專重知故下文急接知止

凌淪安先生講聖經至第二節董永請曰八條目中知行並列此節單提重知一邊其意如何凌先生曰聖人預知天下後世講心性之學者必以學問思辨爲支離遺外而求內自立直捷了當之法懸空想像一種道理若有所見原非真知其心自以爲定靜而愈見猖狂故急於此單提知止爲入門下手之要即中

四書講義卷一

三

至實却至虛最難見故最難信上兩綱領知行並重此一綱領却單重在知至善只是難知知得自然行得行處只在上兩綱領內不須更說如孟子集大成章聖是諸聖所同集大成却歸孔子者以其智更高耳故知止一節緊帖定第三句綱領說有此一節則此一綱領已了畢以下八條目只就上兩綱領中條析次第言之雖止至善即在其中然却不是此一綱領註脚故知行並列也

此節講者多不切實甚或混入邪說而不知者皆因知止二字看不分明離却至善而泛言止也上面平列三綱領然明新二件易見而至善極難說惟知之而

後能得之故正說止至善接口卽下知止二字若云必知止至善自然定靜安慮而得止至善以一止字總括止於至善四字蓋急轉口省文也後來講學者先不通文理如李見羅知止說竟謂知止卽良止之止無思無爲復其寂然不動之本體又謂知止卽知本一派胡說只要借幾箇儒家言語字眼行其惑亂之術全不顧經傳文義如何故自隆萬以後講此節者無不墮入狂禪總只是離却至善二字此不特道理差直是文理不通耳

異說講止字皆離却至善故錯入禪去然亦有不離至善講而愈錯者如李見羅謂知止非懸空知至善之

四書講義卷一

四

所在而止之也似矣然他日對李慈則曰儒學與禪誠兩宗禪與儒者之心無二體水非止何以能照鑑非空何以能明學可殊方而心之必歸於止而能慮者一也又涂邦直問近收拾一止覺有進處靜中一切皆如無有如此去得無墮空虛近於禪曰還應得事否曰應處亦不差曰不論差不差只一段清虛尚在否曰有時在有時不在曰如此何處墮空虛近於禪觀此則不但其所謂止字懸空連至善先懸空其所以懸空者緣他所謂至善離却明新事理而言卽在應事上講亦只是要隨處尋求此一段清虛便以爲止便以爲至善耳只看他不論差不差五字其不

識至善而的係在禪供狀昭然矣聖經之所謂至善正在明新事理上求絲毫不差之極處耳故予謂此節止字必要靠實至善說至善必要靠實明新說方有著落

此節只完得止至善一句綱領止至善原只在明新二綱領上說如何又分出爲三緣此一綱領最重明新而止至善一綱領之要只在乎知一知卽自然定靜安慮而得故朱子謂定靜安慮得五字是功效次第不是功夫節目非謂憑空了悟可得言其功夫卽在八條目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

四書講義卷一

五

所止之序章句煞自分明所謂到處而得此處最難進亦就五字功效中說到此地位較難非將慮與知分兩節功夫也若論功夫則全是物格知至不可一蹴而至耳

格物致知是知止前功夫意誠至天下平是得止中次序不知來源去路縱說煞功效次第究竟不解何以不是工夫節目說知便似忽然大悟說得便似大事了畢名爲遵章句實不知章句爲何語也

此節無工夫指定靜安慮言不是連知止都無工夫忽然摸著鼻子也知止前正有後文致知工夫在凡人有一知一見自以爲是亦自會定然非知止至善

之有定也知止是說曉得極頭處不是識得箇路徑
纔知止五者相因而見知得相去不遠此大層級也五
者逐段相因此大層級中小層級也定靜安相近至
處而得處較難進此小層級中重難層級也

定靜安慮得是知止後自然相因而見然五者之中慮
字一節自別是臨事時研幾審處正是知止發用爲
知得緊要關頭此上三事更重更難但慮之所以窮
幽極微使事理盡處無不到則非安不能也

慮字直從知止貫來事理大段已在知止中明白到此
又研幾審處耳

每見旁觀籌畫其能而當局多謬迷舛錯者只坐不安

西書講義卷一

太

非不能慮也慮之義理已在知止中完徹但臨事張
皇則思力憧擾便不能精詳周匝不是到此方去講
究事物義理也

自知止至慮只就知邊說

定靜安慮得只一知止便到雖一知止便到然知得兩
邊境界却別

有謂定靜安慮是心學相因之妙先生曰天也性也理
也道也皆可以言學心獨不可以言學心者所以爲
學之物無以心爲學者惟釋氏本心以心爲盡頭謂
天性理道皆出其下故曰心學凡言心學者皆釋氏
之見也况定主志向靜主心安主所處處主事此數

句兼身心事物在內未嘗指心法而言若謂身心事
物皆心所爲如此則四書無一章不可說是心學又
不止此數句矣

知先後知字與知止致知兩知字不同此處較輕如云
曉得箇先後次第則進爲有序而入道不遠耳所謂
進爲者卽下八條目其中自有知行工夫格物致知
知也誠意以往行也與此知字不相蒙講章以爲兼
行說夢呓也亦惑於姚江知行合一之說故見知字
便要兼行不通之論也

知字在本節重全章不重本節重者結上起下意在先
後然先後功夫效驗之序在下兩節此只說知得先

西書講義卷一

七

後便可近道猶中庸知遠近云云可與入德同也全
章不重者知止知至兩知字相應經意所重與此知
字不混講章每將三知聯串此不識字人論點畫爲
類而不求意義者也

此節總爲上文示箇下手次序以起下二節看近道二
字正對學者而言

本末終始聖人細細區分正欲人會歸精一後來要直
捷反成鶻突虛謬耳

聖學愈分則合處愈真異端怕分則所合亦僞而無用
聖賢論理必分晰精詳惟分得愈細則合處更真實故
曰惟精惟一異端最怕分別必摒埽一切而後見本

體不知其所謂本體者妄也非真也此是儒釋邪正分界處後來陽儒陰釋者又謂必先見本體而後勘驗求盡於細分其說似包羅可喜然先約而後博先一而後精與從來聖賢教人之法悖叛更甚則又妄中之妄邪外之邪矣

修正誠致各有工夫各有功效兩節就中分先後次第耳工夫不無輕重然無一可略若但趕重下截則節節推來只一格物可了矣下節而后亦然

身與心較然有此二物意即心之所發知即心之所知只在心中分別出來爲用工節次耳非又有二物與心並列而爲三也

四書講義卷一

八

正心誠意致知予最憎講者每云心生於身而反以役身心授權於意而意反以害心意能蒙知而知足糾意就其說譬之身乃家當頑物也心則主人也意乃賊也知則邏者按尉也欲使主人合邏尉擊賊則得矣試思一身之中心意知三件終日互相搏撻厮鬧相似有此大學否

心兼動靜言

心本無不正緣意之不誠習熟而本體亦有病故正心傳謂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心體上安有此四者之病可知從意之習熟生來故欲正先誠心指渾全之體意指其零星發動之端猶中庸之

未發已發而有中和之名其實原非二物

或云誠是嚴於思慮未起之先即居敬意先生曰思慮未起之先無處用誠居敬不是誠意事

有謂誠字中不可兼言善惡只或有半善而非全善或九分皆善而一分未盡善亦是皆要致知致字極重先生曰誠有半善非全善九分善而一分未盡善此亦是致知甲裏話非誠字中話也或曰十分九分之說本朱子曰朱子是講自欺謂爲善之意有不足非指意之善惡也

有謂意歸於一則誠先生曰誠字不是歸一故朱子於臨卒前三日改註中一於善三字正恐後來誤認也

四書講義卷一

九

有謂制其心則意不起空其心則意無不善此皆至精之道而聖人不爲者以有爲之業皆發於其意耳先生曰豈有道之至精而聖人不爲者可見其以至精歸異端而以世務權用之粗者歸聖道得不謂之悖哉又曰自白沙陽明以後之講學者其所見道之粗則功利作用其精者則空寂不動而精者又不可用人經世以奉二氏而慕之只得粗者自居而又粉飾以內外異用之術以此而談儒者之經何心何意何正何誠不若一棒一喝之爲直捷了當耳看正心傳有所忿懣四者可見心體上有病皆由發用處做成故欲正先誠誠必先致只恐誠其所不當誠

而於當誠者反不知用誠耳非謂以知照意之誠不誠而把捉之也

誠意先致知不是要知覺察意也平日講究得道理明白則發念自然真實真實來亦不錯若發意時加省察此又是慎獨不是致知條下事今人皆爲認差此義故講慎獨又混入致知只坐將致知工夫誤作發動時覺察觀耳

誠意必先致知非謂發念之時要知去監制他亦非謂初發之意必善繼起之意必不善而以初念爲知也致知是平日間事平日講究得義理善惡分明到發念時自然當理若不會致知則好所不當好惡所不當惡初念便不是雖誠亦錯故不可不先致也若意

四書講義卷一

十一

之既發其誠與不誠又當於發動之幾自加省察勿使虛僞開雜乃所謂慎獨即意之實境慎即誠之緊嚴處即在誠意中說不涉致知甲裏事若混此處爲致知則知之功反在意後且須於致知誠意之間增補慎獨爲一條目矣

誠意先致知不是要知來監察那意之善惡只是日常間道理明白得盡到發念時自然該好者好該惡者惡發來不錯耳人多誤解致知是發意時返照之用於是將誠意傳中慎獨打混以獨爲本體有謂即是致知者有謂真知即誠意者甚有謂意乃心之所存

即是獨體者其謬亂皆從此出大凡妄生邪說只是本文不曾明白耳此亦誠意必先致知之一證也

凡人意之所發必從熟處生即夢寐病狂醉亂時皆可驗熟處乃其所明也故欲誠意必先致知謂平素於道理講究得明白則意發必當乃可得而誠耳若謂知能覺照意使不爲惡能辨決意之疑信則知在意後用力矣致知是意未發時工夫到意發後加審幾省察乃誠意中之慎獨非先致之知也

誠意必先致知即中庸所謂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明則誠矣之意蓋理明則發念皆正而用力皆實非謂賴知去覺察意之誠否也若以覺察爲知則知反在意

四書講義卷一

十一

後矣覺察意是慎獨事不是致知事此界不明粗則支離紛擾精則打入禪門總與聖經沒交涉

禪學之知正要絕去意字此與正學之知正相悖所謂無生忍也

知與意關是逐節推去其實知是一大截實貫到底不單粘意也

傳習錄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他日其徒王汝止謂錢德洪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心體是無善無惡則意知物亦皆是無善無惡二人請正於天泉橋陽明曰我這裏接人原有此二種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即是

功夫其次不免有習心在且教在意念上用功夫汝止之說是我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說是我爲其次立法的由其言推之則所謂知善知惡爲善去惡亦只是誘引中人入門方法猶未是最上乘若其正法眼藏止有無善無惡四字而已陽明又自言居龍場恍若有悟證諸五經四子無所不合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今試取其言考之五經四子合乎不合乎其說者五經四子之中止一告子而已堯舜曰危微精一孔子曰繼善成性孟子曰性善與其言不合明矣牴牾豈獨朱子乎然則其所謂證諸五經四子而無不合乃其欺天罔人以聾瞽後世之術耳豈誠然

四書講義卷一

十二

乎若以本體爲無善無惡必將并去其善而後可以復本體也則凡所謂擇善固執樂善不倦者不幾皆本體之障乎此正聖學與異端分界之處此處一差以下都無是處不可以不辨也或云修身正心誠意致知此大學漸臻之事也若以頓詣者言則身心意知總一至善無惡之物而已矣其云身心意知皆至善無惡之物可謂知其說之非而救之似矣然有此理無此事自天命以後道理本該如此所謂有此理也然堯舜相傳也說箇人心道心人心曰危道心曰微可見心便說有善無惡不得故雖聖人亦必戒慎恐懼兢兢以精一允執爲主聖學但分安勉無頓漸

頓漸者異端了悟之說爲禪相律教之分卽陽明利根習心之別若聖學有頓漸則堯舜必是頓詣矣何復云人心道心乎豈堯之接舜反不如陽明之接利根乎

孟子良知良字不過指不必學慮而自然可見以明仁義爲人心之同猶其言乍見孺子入井可以觀仁非以乍見爲仁之至以不慮爲知之極也若知至之知則知性知天而心無不盡之謂與良知之義不同良知正以不致見其良致知正以不恃其良爲致三字牽合不攏牽合則其義各失夫言豈一端各有所當也自陽明牽合此三字爲宗旨彼自指其所爲知既

四書講義卷一

十三

非曾子格致之知亦并非孟子仁義之知不過借儒家言語說法耳豈可以此解曾孟之道哉有云外緣無窮之象內識自然之心此說似是而非聖賢所謂格至只是事物之理講求體會到貫通徹盡處便是格至不分內外若謂緣解外物以求識內心正是分內外聖賢只要明理以行道耳要識心則甚識自然之心尤屬邪異之旨如此說則外緣無窮之象一句已早喫陽明痛棒了也既見得萬象屬外要內識自然之心又要緣象以識那得不喫他痛棒以致知爲下手而復以良知爲本體夾雜考亭與王伯安爲調和之說此一種謬見極多不知格物者致之

功知至乃復知之體孟子所謂盡心是也若良知不過指其自然發現如乍見孺子之仁之類耳以此驗固有之端則可不可卽以此爲全體也如以此爲全體便離去理字無理則無用

格致之說異流聚訟其有得者總無出乎程子前後十六條之所有自餘悖亂支遁皆竊野狐之遺涎自誑以爲醍醐而識者但覺其腥穢耳

格物之義或問集程子之說九條內外精粗工程次第已無所不備陽明自謂曾用朱子說格亭前竹子七日致疾此是陽明謬爲此說以非聖誣民耳朱子答陳齊仲書云爲格物之學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

四書講義卷一

十四

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飯也然則陽明格竹正朱子之所斥摘者何反以不狂爲狂乎

物猶事也不單指人物之物

物事也原兼事物言人但作物件之物看正犯朱子辨一草一木之非而伯安誤以竹子致病也

有謂未有物先有知此生人同具之知也先生曰有則俱有無知先於物之理

有謂事物之理合於吾心之理先生曰如此說便成兩件矣事物之理卽吾心之理何煩合也或問程子觀物察已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已乎曰不必然也物

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此亦落或人見解

若說借物理以反求已知卽成假合卽是義外要之本無二理明彼卽曉此更無內外精粗之別知此則在字自然精實

只舍外便蔽內不是兩事

知與物致與格是拆不開事故不言先而言在看下節云物格而后知至則層次未嘗不明有謂以內爲本而以外廣之養之則格物在致知之末矣

有謂學者有所得於本原之地則雖廣博之事可以遊行而無礙先生曰如此則格物當爲八條目之末務卽近來先一貫而後學識之胡說

四書講義卷一

十五

邪說止是懸空到用處便成兩截

異端之知與用處不合善知識老講師作爲定顛倒只是不循理反要去理障

有謂蒙之象辭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此非大學之道歟而上九之爻詞曰擊蒙利禦寇此非捍禦外物之謂歟使非捍禦外物清明其質則雖欲窮盡物理又安知其不謬也先生曰誠意正心修身皆所以捍禦外物也正爲不會窮理則必有非所捍禦而捍禦者如陸王之說以窮究事物義理爲務外而必欲去之是也有所當捍禦而不捍禦且以爲主者如陸王之反以禪爲宗是也有自以爲已捍禦而實非捍禦者如

陸王之自以爲立大體致良知矣而所爲所誨皆猖狂傲悍日驚於功利權許是也凡諸謬害皆從不窮理而空致知來故必先窮理然後能清明其質而捍禦不謬耳若既能捍禦外物而清明其質則誠正之功已得矣又何須再講致知乎至蒙卦彖辭主小學言不足盡大學之道上九爻辭原戒治蒙者但克治其外誘不可攻伐太過反爲之害耳與格物致知意毫無交涉如此說經真可謂之支離穿鑿矣

今人於程朱格物之說未嘗覩其津涯所謂用力之地次第工程及涵養本原之功與夫辨別徇外爲人之弊皆有所未曉宜乎爲邪說塗其耳目而不以爲非

四書講義卷一

十六

也誠能尋取或問章句之津涯則彼之所云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正其物之心誠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皆拋閃支離不成說話正其所謂認理爲外認物爲外繫陷於告子義外之說而不自知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其禍烈於洪水猛獸者可卽以此歸之矣

第四節第五節從第三節生出第五節是知所後則近道也故首句與下六句分終始大次序而終始中又有小次序上四句與下三句分本末大次序而本末中又有小次序皆爲學者指陳大段使之知此近道此節解來似上節之效驗者非也先後總是工夫次第

有上一層纔可做下一層無下一層亦不見上一層要做下一層正須有上一層如此看來節節自有本分步步自有交關註中旣字可得而字語脈朗然也此節而后字與知止節而后之義不同知止節一知止便直貫到能得此節而后却逐層各有境界遞下人每混看與知止節一樣便是一物格便了七箇而后只作急口疊文其爲謬不在文法而在義理矣逐箇而后各有工夫不是一知至便了註中可得而三字正而后真精神也

物皆有至善物格則知所止矣知止於至善則知至矣卽格爲至此一箇而后比下六箇而后較輕

四書講義卷一

十七

知之未至則不當好而好不當惡而惡其意不可得而誠也此是知意相關之故若真誠飾誠乃是第六章傳意專釋誠意故云非知意相連處要指也因致知亾傳此理少發明耳

兩節先後言其次第如此其實工夫節節緊要無一了百了事也知至而意不誠則知爲虛知其至否亦難見意誠而心未正只得零星收拾東沒西出弊病百出亦不見誠之妙也心正而身未修則動容周旋中禮可知有多少病在其根心之妙亦未充也

明本而新末故齊治平三傳皆根修身說然修身止連家而不連國與天下又有道理齊家新之始治平新

之極故治平二傳皆指家之感應說看平天下章上老老三句與民之父母節及孟獻子二節自見七而后終始之義已明不須更說但七句挨次平列本末之義未透故下節提出修身爲本

上八條目明新並列第六節特結出總要謂明德爲新民之本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盡天下人類而言看自以至於四字天子庶人中間大有人在單講兩頭人也豈是皆以修身爲本謂各有分限責任皆從身起化正謂末異而本同耳若謂庶人亦以天下爲已任則同末非同本矣修身各人當下之事修身爲本各人當下皆有已物感應不待異日及天下而後見

四書講義卷一

十八

其本亦非爲天下國家之故而後修身也

上兩節止就大人身上一氣說此節又推廣言之謂不獨天子卽至庶人亦有齊家之責便分明新分明新卽有本末故皆有修身之責仍責重大人者失之此不是責重天子無一人無此身則無一人無此責重但舉其全須從天子說下耳故曰壹是皆以猶萬物一太極物各一太極也

明明德是成己新民是成物成己所以成物故明明德爲新民之本世無有已而無物之人則亦無但明明德而不新民之人此因上文從明明德於天下者立說故提出此義正見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無一人

不有此責任不爲有天下者言也時講每歸重天子似以至於庶人皆賴天子之修身爲本失其旨矣本字對新民而言卽庶人至未有室家者亦必有所與之人所及之物一人一物皆末也身其本也所以對付此人物者卽新民也修身其本也如此方見人人有新民之事人人必以明德爲本故無一人可以不修身者若必以治國平天下對本字言道理雖濶大然有可自委於本外者矣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有許多等級其職業正各不同然所以不同者分也非理也故曰分殊理一此節語勢側重庶人邊見得雖至庶人也只是此本未嘗有別

四書講義卷一

十九

件庶人無治國平天下之分然到得修身則治國平天下之理已具只看他明明德力量如何耳其本盛大則其末濶遠其本淺薄則其末狹小直到大德必受命匹夫有天下憑修身者各自做去固不容越分妄觀亦未嘗禁人自致也後世自上及下總不以修身爲本遂將此理看得詫異耳

齊家卽新民也故庶人與天子同本中間有固有未地治邑者不消說矣蓋從位說下故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論理其實自庶人以至於天子天子新民亦須從庶人齊家道理做起也故下文治亂結以所厚正爲齊家是末治大同處

本字對家國天下說不可對物知心意說

就上文八條日中間抽出修身爲本故時解每將上下

七條目比擬因以格致誠正對齊治平夾說者此非

理也本字對家國天下物知心意乃修身內事不可

與家國天下對說

李見羅提唱此節爲宗似於諸異說中較切近矣及細

考其說固仍不離乎陽儒陰釋之術也以知本牽合

知止因提止修二字作話頭蓋止其所止非止於至

善之止修其所修亦非格致誠正之修也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二

大學二 傳首章至傳七章

傳首章釋明明德

天命二字看中庸首句便分明在人曰性曰明德在天

曰命曰明明只是一件因地頭分名曰耳經傳中命

字有從理言者有從氣數言者即天字亦然非謂有

二天二命也猶之只一心耳而虞廷分人心道心必

如是說此一件纔真實圓滿也惟佛家最怪此說則

曰支離曰兩概究竟他也不怪支離兩概總怪這一

箇理字耳看楞嚴惟識圓覺等語真是支離他除却

理字說天說命只有這形象氣數耳故說天命到極

精妙只是一無然終不柰這形象氣數何遂爲因果

報應生死輪迴之說以亂之却極淺鄙易破即禪子

亦心知其不然遁以爲寓言故佛家於天命上截則

空無下截則粗陋其點者借粗陋說空無借空無說

粗陋以求渾一不知真成兩概也

峻字本不甚重然帝堯分量自與湯文不同克明爲帝

王所同要的確是堯之克明須從峻字見得

傳二章釋新民

苟日新對未新而言也日日新又日新承已新而言也

本只兩項章句甚明

朱子歎今之學者却不去苟字上著工夫可見首句之

重此是自新之切實機關下兩句不過就此接續去耳日日是言不間又日是言持久意兩句又各不同日日主繼續義又日主提振義日日從上日新生來又日從日日生來原只了得日新兩字却三句各有精義

別處又字是打斷字眼此却是連串字眼別處又字是從新字眼此却是仍舊字眼究之又字自是打斷重新只新字到底連串仍舊耳

言新始湯武有舊染之當革也

自周以後生民未經一新雖漢唐盛時亦幾刑措然非至善之新雖新而不用其極則聖人新民之道究未

四書講義卷二

二

嘗一日行於天下皆緣秦以後開國之心多從自私自利起念制度政令皆由此出凡所以遂民生與民行者一切爲因循苟簡之術後世儒者之心亦復不異凡所以輔導其君者彌縫修飾無非逢長此自私自利之根不知此一點心乃自秦以來舊染之汚也必君臣先自滌此汚而後可以行王者之道故大學釋新民必先說自新復說用極其所以爲萬世慮者淡矣孟子謂不以堯舜之道事君治民與謂吾君不能者皆謂之賊然則後世儒者之道皆賊道耳極卽至善也用卽止也無所不兼自新新民也用極又在自新新民上逼進一步非汎講明新也

自新新民引古證義已盡第恐後世自己放低了說如謂漢唐之盛卽可當三代及三代之政後世必不可復之類迎合時王自流入於功利之卑汚而不知反謂聖人之新民不過如是擡高後世帝王猶可言也遂使三代新民之道終古不復行於天地之間不可言也傳者逆知此弊故於此特下用其極義見不到至善未可謂之新民

就大人之學言故曰新民要之聖人自一身以外天地萬物事理云爲無非分內大學總以民字該之致中和而至位育盡性而至參贊帝王與匹夫共此道理共此責任止說箇新民則民字中品類恐有所不盡

四書講義卷二

三

而無治民之位者若可闕此義矣故於結末下無所不用其極句包羅甚廣見無事不在裏無人不在此也

或云末節只括上文與皆自明句同余以爲不然皆自明句原只一意此却兼自新新民二意又隱然有新民本於自新意正自不同

或謂新字從明德說方於極字有會此言不然極卽至善意明新皆有之乃至極之極非會極歸極之極故不可以明爲新極也

極有訓至字者無極太極之類是也有訓中字者皇極之類是也此極字却兼兩義然畢竟至義爲主中正

是至未嘗不是却又須一轉

極無形象憑人指名千蹊萬徑任心造理有何不得卽謂漢唐便是至善也由他說但將天命原頭一付則多去不得故聖賢言道必本於天極從天起下面自不作

聖人新民之極三代後惟朱子得之耳觀其與陳呂辨論可見

傳三章釋止於至善

首節說理之當然次節說人須知止尚是虛虛指點到第三節明指今止至善榜樣而其中要領條目工夫境界事理咸具

四書講義卷二

四

五止皆從敬止分出

道理在文王身上看却不是文王底道理

仁敬孝慈信卽是至善或云若作至善看可勝勸矣是將至善另作一物看爲陸子靜黑腰子也止於仁尚非至善則亦不可名仁矣此說能誤人故正之

仁敬孝慈信固爲至善然天下有許多仁敬孝慈信其中大小淺深分數不同不可不謂之善而非其至也

必如文王之止乃爲至善要人從文王身上體會出

自家至善不卽以仁敬孝慈信虛義卽爲至善也

仁敬孝慈信爲一定之理便是至善何以人不能止却無一定之仁敬孝慈信只爲人倫中境界人各不同

則所以爲仁敬孝慈信亦變化無定惟聖人緝熙敬止爲能就不同處曲折以造人倫之至而仁敬孝慈信形焉天下後世可奉以爲規矩乃所謂至善也明此則註中究精微之蘊與推類盡餘意正可淡長思矣

至善有定理而止無定式如仁爲君道之善而必如文之爲君乃止善之至也

五倫中惟父子兄弟從仁來故不論是非若君臣朋友二倫却從義生義則專論是非是而義合則爲君臣朋友非而義離則引退義絕則可爲寇讐故曰父子主恩君臣主敬明乎敬之義則文王夷齊龍比皆敬

四書講義卷二

五

也武王亦敬也天下無不是之父母不可謂天下無不是之君上但人臣一身生殺惟君不可以私怨而生懟叛之心此昌黎二句之不朽於古今也若其大義所在則天降下民一節此理巍然撫我則后虐我則仇亦天經地義如此非我一人得而徇心違天也如謂事君亦如事父連是非都抹殺則非止敬之道矣

五者目之大推類以盡其餘方見聖人之止無非至善然不於五者中一一各究其精微之蘊亦無從推且盡也要之至善已備於五者餘只從五者推去耳非另有未全之說也

第三節言止第四節言所以止

顧麟士云第四節釋詩一段即貼衛武公而不泛及以
上節爲人君五句貼文王下節親賢三句貼前王例
觀而知之也按此論極謬章內五引詩皆借詩之語
句發明止至善道理耳如敬止止字詩文本屬語辭
而此竟作實字則語句且不確定解況語句所指之
人之事乎依渠例將邦畿節貼武丁孫子綿纘節貼
周襄賤者乎其誤總在釋詩二字大學原以詩釋經
初無釋詩之意今以爲釋詩豈不反客作主哉此等
議論誤人不小須知此是就詩句上指出這道理活
潑潑地豈但衛武不足當即詩言又豈足盡哉

四書講義卷二

六

本傳是釋止至善玩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兩句中便有
日新不已之妙方是明明德者止於至善之學修非
泛然學修之可當也

恂慄威儀註云德容表裏之盛則作求止苦功固疎而
做成效看者亦隔也用力只在學修然必至表裏如
此方是功夫足處

俗多以上二句爲工夫下二句爲功效非也恂慄威儀
工夫到此方足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即至善至
字也

或以四者分配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不知自修兼誠正
修恂慄兼心意妄分不得故章句或問都無此說

有斐君子是渾成贊詞自切磋琢磨至瑟僖赫喧學成
德備方有此有斐君子之稱斐雖止訓文貌然所謂
有斐乃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猶之動容周旋中禮
盛德之至云爾非指其僅爲文貌工夫僅成文貌風
采也故有斐二字中包舉上八句在內即盛德至善
亦只就上八句指其實有如此時解淺看了有斐二
字又從詩人言外補出道理則不但詩人有缺欠連
大學也須坐箇扶同矣

明明德至民不能忘新民至沒世不忘方見至善全節
精神都注在兩結句

此與下節皆從頌美中見其止善其所以皆不忘正其

四書講義卷二

七

善之至也主意全在末二句故後註云此二節派歎
淫泆其味淡長

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
得其所以此四句是從賢親二句推原說本言非獨一
時民不能忘後世愈久而不能忘方見新民之極功
乃所謂至善也

由天下後世被澤久遠原想前王新民之止至善但釋
詩人咏歎不忘之言而其理自得君子賢其賢兩句
亦是極形後來規模氣象究竟前王新民之止至善
却在語句之外所謂其味淡長者也

有謂本節重在後世上講以發新民止至善意先生曰

不是重後世正從後世追原到前王之至善處蓋新民之止至善前王一向如此只是愈久不忘正見其善之至耳不是當時相忘後世忽然感念也

惟至善爲人心所同故前王萬世不忘

注中前王所以新民者所以二字便有新民之本在內或云此卽申上文民不能忘意不可說是新民之止於至善親賢樂利是盛德至善中事其說極謬上文不能忘指自修明明德事卽淇澳之詩何嘗一語及治人乎學修惇慝威儀乃盛德至善中事與親賢樂利無干此節不忘指治人新民事前王指文武已與上文君子各樣上文君子詩人指武公傳者借來却空

四書講義卷二

八

說不必實其人也此節前王詩與傳同指周先王實有其人其事安可與上節混做一片乎上節詩中有切磋諸義故釋以證明明德之事此節詩詞無事實語故補親賢樂利以見新民之事條理井然可觀而必欲混之此萬曆間講章立意悖註自以爲高而實不通文理之說也

傳四章釋本末

引孔子之言至使無訟乎已止無情二句則曾子解使無訟之義故註又下而言二字聖人卽指孔子從上文吾字來也

無情者不得盡其辭緊釋使無訟大畏民志又緊釋不

得盡辭都是倒繳語氣而兩句中間含著我之明德既明一句在裏乃所謂本也觀註可見

大畏民志也只得新民邊事所以大畏民志者方是本是從末上倒推到極盡交接頭上離鈞三寸令人恍然觸悟處處總是此箇道理離訟看卽訟看無非此箇道理故曰此謂知本最有隱約指點之妙

此字指夫子之言本者大畏民志之所以然卽明明德也卽一聽訟而可悟必歸於明德此謂知本也大畏民志雖是本然只在聽訟上說此一事之本也到此謂知本句則已點明凡事總一本卽此可見乃萬事之本也

四書講義卷二

九

使無訟是新民之一事然云大畏民志亦無不由於明德者卽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耳本只是一箇本只知字活

聽訟是新民中一事使無訟中便有明明德在末不一本末只一本卽此可悟

凡本必一而本必分本必同而末必異聽訟之本末中之一也明明德而畏民志以使無訟凡爲末之本一也本只此一事末不止聽訟也無訟亦不是本使無訟之故乃本耳

其未散爲萬事本則一也萬事各有本而推之只此本故無本外之末就萬事中任舉一端來看無不合者

此章只重本字不重知字此知字與經中知所先後知字相應與致知知字無涉人多誤看亂拈因有纏入格物者并有謂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者一派胡說其原亦起於新建毀朱子補格致傳而即欲以衍文結語當之也凡經傳中字同義別皆宜一一辨析今如溜澠之不可混於此不通不特時文家見字胡纏如後世學者之以習靜為主靜以良知爲致知皆不辨字義而妄援立說正夫子所謂不知而作也儒者不可以不戒

大學經程朱考定如地平天成即與鴻荒時境界有不盡合分外分明亭當萬世永賴後來紛紛動援古本

四書講義卷二

十一

石經校焉思逞都是無知妄作耳如知本知先後之知與知止致知知字不同物有本末之物與格物物字不同而正嘉間講師皆比而同之至欲以物有本末節補格致工夫傳文於字義且未通達論其學耶故其人初以訓詁附程朱而末年皆宗傳異端蓋其所得乎程朱者原非也然世儒方尊行其書以爲說經之準繩聖學安得不淆亂哉

傳六章釋誠意

專釋誠意人但知分出致知不解分出正心依各傳例當云所謂正心在誠其意者而此章不然蓋有義也大學誠字與中庸誠字不同中庸誠字可以單舉乃實

理實心實德之美名也兼大學誠正修等義大學誠字貼定意字不可單舉但作實字解蓋意之善不善是致知條下事此但說實用其力耳實便自慊不實便自欺欺慊之分獨中自知故功在慎獨今人都將誠字作善字解與中庸義相似因欲於獨中分別出善不善來却悞人致知傳矣且下節誠中誠字又如何說得去又因註有人所不知而已獨知兩知字遂亂拈致知不知此兩知字指其地言即中庸所謂人之所不見也

不是說待致知知至了方去做誠意工夫知善知惡自是致知傳中事此傳不及耳但就人所知善惡如當

四書講義卷二

十一

下之當好當惡是非未嘗不明就此明處發爲好惡之意便當盡其好惡之力所謂誠意也然人每不能盡好惡之力者緣其閒居不肯認真用力自以爲人所不見處可以放鬆不知此處一鬆無所不至此放鬆處必有其端倪即謂之幾此是私欲插根處蓋人性本善未嘗有惡惡由此生故曰誠無爲幾善惡此時此地爲人所不見而已獨知之者故謂之獨誠意者於此時加省察不使自欺之根於此滋長則好惡之力未有不盡而意自誠矣書理大段如此後儒看慎獨二字疆界不清遂使全言蒙障

誠意只是實用其力所以用力不實者爲自欺去欺之

法在慎獨非慎獨卽誠意也人看獨字蒙混竟似誠其獨者則謬甚矣

自欺乃不實用力之由自慊乃實用其力處似反正一側而實兩層也

自欺只是發得不足做得不盡處便是不必說到後來掩覆也

實用其力四字是誠字了義下云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明說向行一邊矣今人以意覆意以意覺意初起之意繼起之意一意衆意等語皆鬼窟中作計也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好惡到此方盡有一分不如處便是一分自欺其中又有多少等第在

四書講義卷二

十二

好惡便是意毋自欺而必自慊便是誠但欺慊分界處其後相懸其初甚微他人所不見未有自己不見者故謂之獨獨卽自也不曰自而曰獨指分界之時地而言乃誠意之緊要處非心意間別有一物名之曰獨也若心意間別有獨體則誠意之上又增出一條目矣

好惡意也實其好惡誠意也好惡之實與不實只在初發念時省察令其好必如好色惡必如惡臭則閒居無不善之爲而誠中形外皆自慊矣故慎獨是誠意中細緊一步非誠意之外別有一條工夫亦非慎獨卽誠意也

好惡是意實用其力如好色惡臭是誠稍有不實用力

處卽爲自欺而不誠此五句是釋誠意正義但其用力之實與不實在閒居人不見處此是自欺之根須

自己於此覺察而加謹焉此之爲慎獨此是誠意緊要關頭指示人下手不可以獨混意以慎混誠也看

註中然其實與不實句用然字轉不一直說落細體會自明矣

末句緊承自欺自慊說來意發而實則自慊不實則自欺實與不實惟自心發念時知之此所謂獨也故此

獨字中只辨實不實不辨善惡辨善惡乃致知甲裏事註中知爲善去惡句是承致知說來謂既知善惡

四書講義卷二

十三

矣乃發一念去惡而去惡之念或不真發一念爲善而爲善之念或不勇此間發處幾微不真不勇下稍便成揜著然其發念不真不勇之時他人不見自己

未有不見者從此密慎致真致勇則意無不實矣獨只是意初發時人所不見處蓋意之誠直貫至事爲

顯現都是如好好色惡惡臭到必得決去方足而方其起念隱微之際一有不實便不能到必得決去田

地故必慎其獨看註中下一地字則獨字指人所不見之時境言卽與下節閒居相照非謂心有獨體知

有獨覺復說到致知甲裏去也
慎獨乃傳義非聖經所有經文所謂誠意者每發一意

如好惡卽是意則必實用其好惡之力務決去求必得乃謂之誠若徒發好惡而不去做或做而不盡皆謂之不誠誠字中有事爲在卽至平天下之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亦只是誠意直貫到底故誠意一傳變文獨釋正爲此也依經文本義說誠字但當體會實用其力四字講若慎獨則又傳者於誠意中提出緊要關頭謂意之所以不誠皆在初發端時有所未盡人未見處不實用力此屬於獨卽易之所謂幾乃意之起頭非意之全體意之全體直徹事爲之終始獨只是自靜而動之交接關頭誠無爲幾善惡善惡之夾雜從幾中生卽其有所未盡不實用力

四書講義卷二

十四

便是惡之萌蘖此際更加省察則惡端無從而入此之謂慎慎有嚴密惡意誠則實行其善而已兩義不同獨非意也慎非誠也後儒不明經傳之旨於誠意外添出慎獨工夫固不是誤認慎獨卽誠意亦不是存養省察鑒然有此兩節工夫但分配動靜不得存養是兼統動靜省察下手却在動之微處存誠主敬原無時不然至動之微處尤加審慎耳此次候有兩節原非平對兩事也自俗學離而爲二異學又欲混而爲一以彼爲直捷以此爲支離後人求其說而不可通於是有以慎獨卽致知者有以意爲心之所存者有以獨爲本體者此真所謂支離耳其惑誤又不知

何所底也但平心觀之於文義已不通又何論其是非耶

論學而流於邪惡只是求直捷害之格致誠正修分明五節必強求其一則似身心意知可併而物不可併故陽明以爲善去惡爲格物不知此止是誠意工夫是欲廢格致而先廢誠意也後來又以意爲心所存主卽是獨體則又欲廢誠意而先廢正心矣大都異說根源只是一物所謂佛法無多子而借聖賢言語改名換姓以欺人正僧果傳授張子韶書云左右既得此欄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接引後學正是此法其所謂致知慎獨皆致其

四書講義卷二

十五

所知慎其所獨非吾所謂致知慎獨也學者須明辨之

閒居卽獨也爲不善卽不慎獨也

閒居便是獨檢著時亦是獨

病痛全在閒居二句厭然二句正見其知不絕處故註云是非不知善之當爲惡之當去也孟子指點人亦多在此處令人猛省然須有多少學問功夫前有格物知幾盡後有誠意知幾實良知家亦竊此意作指點却更無須格物誠意幾何不認賊作子乎蓋厭然謂之幾希未盡則可謂之本無闕欠不可也有謂小人慕君子之容故厭然先生曰君子之容小人

所最憎誰官慕者良知家極誣禮法端方之士以爲
僞僞者誠有之然畢竟世間小人狂肆無禮者多而
貌爲莊敬者少自有良知之教小人並不須厭然矣
如見非真見也在人或未必見見亦不盡卽小人厭然
處見人之見如此真無微不獻無地可容

看來近世小人揜著之狀又與古小人不同一則因
天下真君子少足以售其欺盜謂古小人所以如見
敗露只是術不工無博辨堅僻作用以濟之耳於是
於揜著上講究益精此一種也一則大家一般人爾
知我見看世間所稱人宗道長其底裏不過如此因
疑古之君子或亦不過如此因并疑天地間道理原

四書講義卷二

十六

不過如此益信得生之謂性無善無惡氣卽是理等
說真聖人心傳打破此關頭頭是道滿街都是聖人
更不消揜著此一種學術行而小人之無忌憚益甚
矣

世間僞作有道德行徑本有不敗露者只是天下多其曹
轉相覆護甚則敗露亦無礙耳

此謂二字緊承上文說誠字只訓實字人都看做實德
之誠自說不去反生枝節獨字只說人所不見之地
後來講學者欲標此作宗旨於獨字下加一體字以
牽入其玄渺之說并下節都墮鬼窟

獨字只對人而言後來說人心體便是援儒入墨家言

非聖賢之所謂獨也

此謂語氣緊接上文原是虛說兼君子小人在內小人
閒居爲不善實有諸中則如見肺肝形於外君子慎
獨毋欺實有諸中則心廣體胖形於外小人中無善
故欲著而不能君子中無不善故雖指視自嚴而無
揜著如見之狀兩邊對勘自明後來誤認誠字以爲
小人安得能誠中故必欲就君子善一邊說不知此
誠字只當實字與中庸至誠誠者之誠不同也
問此誠字與上誠字有何辨別曰上誠字只是對欺說
此誠字只是對形說如此便看得分曉

四書講義卷二

十七

只是對衆之稱對人之稱卽上文自字已字閒居字
耳上節揜著無益猶對衆人而言此言自己獨處原
自揜不得衆人所指視卽在乎此能於此一反求內
省自然欺隱寬假不去於此處不放鬆則誠無不誠
矣只是誠意中緊要關頭指境地時候言不是心意
中又有件東西喚做獨也自嘉隆以後講學諸公借
聖賢言語立自己宗旨將獨字看入淺微書理從此
惑亂不明矣

上節是小人欲掩其惡而不能此節正言善惡之不可
揜如此若竟將上節貼小人此節貼君子則謬蓋十
手十目只是人必知之非是慎獨之君子當下意中

撰出景象也

緊要在一所字一事暫起一念偶動卽其所也十日十手只是人不知之而已獨知之已知之則人必知之耳不謂慎獨中乃有此形象也

指視之嚴猶中庸莫見二句論道理如此非爲怕指視而慎也

有云十日所視二句是找足閒居爲不善節咏嘆文體耳非謂君子因此而慎獨也因此而慎獨心不廣體不胖矣又有云考亭謂此承上文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之意須主小人說先生曰上文此謂三句已將君子慎獨找足閒居節又何須從新咏歎小人乎以

四書講義卷二

十八

嚴爲慎此意之所以誠心廣體胖則意誠之驗故廣胖之潤與視指之嚴本是一串事有前後中外之分耳不可彼此對較也若謂嚴則心不廣體不胖然則如見大賓承大祭皆於爲仁有礙矣至朱子承上文云云謂打上文說下耳看人雖不知我已自知與十日手視指何異數語蓋但言獨之可畏而君子之必慎自見固不謂君子怕人視指而後慎亦非謂小人怕人視指徒自苦也小人自苦在形外處此嚴字在獨中說朱子語自分明豈容誣入哉故謂十日二句借小人反照說則是却不得說壞了嚴字君子惟知此嚴乃所以潤身而廣胖也蓋吾儒本天釋氏本心

本天者知性以盡心以至善無惡爲極故知天命而常存敬畏本心者信心自大卽心爲性以無善無惡爲極故不知天命而不畏其所畏却正是一箇嚴字一念之實一事之成皆爲誠意至念念如是事事如是橫推開潤無窮日日念念如是事事如是豎推久遠無間欲淨理純行道實有諸已乃所謂德也不是誠意外別有箇德亦不是纔誠意便是德便能潤身有一分德自有一分潤自下學立心至成德有多少功候在

四書講義卷二

十九

明道善言詩只用虛字點綴便使人有所感發朱子取其意以傳詩自謂無毫髮憾其註富潤屋兩句亦用此法只著則能字矣字點綴故兩句似全而實未了似實而卻虛以其推說在下也

有謂心廣體胖卽心正身修君子必正其心必修其身故不敢不誠其意先生曰心廣體胖卽非章意所重不過反覆形容一箇意誠景象耳若論誠意功效則直至平天下絜矩之道也只得箇誠意豈止身心關係哉況廣字與正字胖字與修字俱貼合不上正爲廣胖只是氣象上看不是工夫效驗極頭實地故章句或問及先儒皆未嘗牽引也

心廣體胖或問謂內外昭融表裏澄徹而心無不正身無不修矣言正修之本皆已在此則帶講固無礙也

必誠其意句原結通章非三句各結本節也

有謂末二節是懼之以可畏歆之以可慕傳者示人自修之意甚切先生曰聖賢有此權術作用耶蓋二氏教人之法耳天堂地獄宗門人便不然之豈足以誘學者耶

傳七章釋正心修身

首節說不正之故次節明身心之關在字是正心工夫是好字眼與上有所不同人要牽合有所謂有在故不在先說壞了在字辨色別聲食味人之所以生不是不好事只心不正則其用皆失耳原以此三者責重心正人每謂心之不在由此三者引去既屬添出

四書講義卷二

二十一

倒說又說壞了視聽食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三

大學三 傳人章至傳十章

傳八章釋修身齊家

自誠意傳後好惡二字直說到底是大頭腦處古人謂齊家比治國平天下較難看古聖人許多難處直是無可奈何然聖人處之已無不盡善亦只是好惡無辟之至而已

齊家是第一難事惟克己反求足以感之但看諺下一莫字可知溺愛不明不獨指庸愚也頗有道義自命而營逐以濟不肖之惡或詞章名世而標榜以譽不學之文反躬試問真不可解及其論刺他

四書講義卷三

一

人又未始不了了也此在賢者不免况流俗乎吾輩有子待教者不可不一淡省

此謂身不修五字總承上兩節不可以齊其家亦總結兩節語非半句配首節半句配次節也次節註云是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看所以二字則次節未嘗指家不齊而仍說身不修明矣

傳九章釋齊家治國

上有修身下有天下本章只完得家國其責重修身只是教家二字不是又補入修身也教者家也而所以教者身也所以教之實則心之誠恕也國不過理通而效達耳平天下亦只如此故曰成

教於國無教國之法也

首節只說家國之理一故不出家而教可成若上下相感此行彼效與責在修身爲教皆下面說話非此節義也

看下文帥天下所藏乎身可見不出家便有家上面事

在成教於國便有國下面事在

孝者所以事君也三句是申明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之理非爲成教於國條陳方法功效也

看註云孝弟慈君子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所以者也四字語意最明故三者字不是指人不是指事只就家字中指出三件道理如云家之所謂孝也者即

四書講義卷三

三

國之所以事君者也云爾時解誤看註中君子修身句遂將孝弟慈屬君子下三句屬國人說來竟犯第三節效驗矣於是又有謂上下句俱就君子身上說者亦非也君子固孝弟慈家人亦教此孝弟慈國人亦教此孝弟慈即至天下家家孝弟慈也只完得家底道理若事君事長使衆乃是國底事件亦君子與國人共有底不專指君子也直當撇開君子國人竟講家之有孝弟慈即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何等明白直捷何用葛藤自入魔界耶

在家有此種道理在國卽爲那種道理所以不出家而

成教於國在家則君子與家人總在裏故註云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在國則君子與國人總在裏故云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所以成於下都只在家國道理上說不責坐人身上說俗解分上屬君子下屬國人固非至有謂家國都在君子身上說則更謬矣

人亦知家國相通之理矣然說來仍向感應者病坐看煞君子國人兩邊各占一半耳因有謂都就君子一邊說者亦非也事君如何貼得君子邊去修身教家則家之人皆孝弟慈矣國人獨不教孝弟慈乎但通國人孝弟慈也只完得箇家之理惟其事君事長使

四書講義卷三

三

衆之道卽在乎此此是治國之理正是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之理也須將君子國人且都置只說家之孝弟慈道理卽國之事君事長使衆道理便不煩言而自解矣

有謂國人見我家如此亦卽自能如此仍舊落了感效去且國人見我家孝亦卽自能孝則有之如何是所事君君豈不格礙乎又要作轉折豈不支離乎顧麟士謂我之上有親我之下有臣臣事上有長臣使下有衆總坐煞在人身上看自生葛藤若曉得此只說家國相通之故在道理上論不涉人身上論則葛藤盡斬矣

在家爲孝之道卽在國爲事君之道止在衆人公家道理上看不著在一人身上看著君子身上看且不可況著在承教之人乎

不是君孝而臣忠亦不是求孝而得忠亦不是無意於事君而教孝亦不是爲要事君而教孝離此乃明所以之說

此三句只說道理不說事效次節只說端倪自然不說推行

首節祇明家國相通之故就道理言也第三節乃明國本於家之機就推行功效言也第二節說道理已在推行處說推行却只說端倪自然仍在道理上看到

四書講義卷三

四

下兩節纔正講推行事也故朱子謂卽孟子乍見入井意孟子以乍見入井處指四德之端大學以保赤指孝弟慈之端都在自然發見處見得所謂始然始達者也

上言家國之理本通此下方言推行事效此節乃上下交接處言孝弟慈之推行本乎自然只要誠心求取而三者之中惟慈心最真而易曉故特引以證三者之同然非謂治國推行盡於慈亦非謂推行便有政法作爲也

機字意上已說竟第四節又從機字中發出恕字之理主意全在其所令及其所好而民不從句

上言感應之機在於一人此言一人所以致感應者必本於藏身之恕兩節意自不同

玉樹堂諸子拈有諸已而後求諸人題有謂宜重上半截不則似爲求人而有諸已非藏身之恕矣予謂言各有當此章恕字原在齊治上說與他處恕字不同故朱子謂尋常人有諸已又何以求諸人無諸已又何必非諸人如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是也大學之說是有天下國家者勢不可以不責他蓋治國者勸人善禁人惡便是求諸人非諸人以此條觀之可知此兩句却重下半截蓋有諸已無諸已皆指所求諸人非諸人之事理言也求與非

四書講義卷三

五

卽上文所令有與無卽上文所好因所令轉出所好則此兩句自從求非轉出有無乃合語意若云凡治國之求人非人必有諸已無諸已而後可耳

恕字只在政治上

看家國相通之理之效上文節節說盡又用一句通結了却矣三引詩只反覆咏歎指點與人玩索耳

朱子謂漢人說經止訓詁文字不著議論而意味極長此卽程子但念過令人有悟之妙蓋言詩之法本如此

家國相通教成功效至第三節已說盡第四節復承一人定國說到藏身須恕正補出修身爲齊治之本恕

字乃成教之要領卽下章絜矩相連血脉也此三節詠歎正鞭辟向藏身之恕爲下章絜矩之原不是重衍家國相關疣綴閑文也

合齊與治而總命曰教言在家則欲人人如此在國則欲家家如此也然必一家之人人如此而後可求一國之家家如此此欲治先齊之正面也自藏恕喻人上都責重一人身上此是說所以齊之本未盡得一家人人如此意故又引三詩咏嘆指示箇景象所謂宜家人宜兄宜弟其爲父子兄弟足法皆指一家人人能如此意見家與國成教相連處非復上文專說一人身修之義矣然一家中人人如此又有箇次第

四書講義卷三

六

第教成必始於夫婦而後及兄弟而後及父母看中庸妻子好合二節及孟子老吾老一節皆從夫婦兄弟說起蓋家之難齊最是此二項而二項中又重在夫婦兄弟之尤未有不起於閨房妯娌之際者故此二項人教成以教家無難卽以教國無難矣緣家人國人人人各有箇夫婦兄弟父子故教一家卽教一國之家家無二理也

家之齊其效在父子兄弟而齊之難却在夫婦兄弟而夫婦尤難故齊家之本始於夫婦中庸引詩必妻子合而兄弟翕然後父母順孟子引詩必刑于寡妻至兄弟而後御家邦皆是此理此傳上面皆言齊治相

關之義故舉孝弟慈此三引詩卻正指示齊家下手緊切工夫節節次第有意非隨手拈頌也

傳者引詩有微旨確然處如由家人而兄弟而父子與家人兄弟父子中間許多經緯此是教家與教國之實理也有隱躍流露未嘗泥執令人自悟處如只說家而點出教國只說正國而點出本於家總於言外指點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之意此不盡之妙也

教字法字原從成教句來只說治國治字中所該尤廣故說成教於國方是大學修齊治貫通切實處

三釋詩皆補詩意所不及最得引申之妙桃夭蕭蕭止言家而補出國鳴鳩詩其儀句指身正是句指國中

四書講義卷三

七

間却補出家來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舉一家而言非仍歸君子身上也蓋此章原止釋家國中問責重君子乃推本家之所由齊反覆說明上文已結此三引詩咏嘆齊治相關之旨所重在家不重推本於身矣故足法要重家人說但一家足法原脫離君子不去耳

看平天下三言得失亦責重修身自齊家以下各傳未嘗離根說也但齊家章須將心意知納入身說治國章將身納入家說平天下章將身納入國說耳

傳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治國只說動處平天下是說到盡處天下之動無加於

國而盡處却自須有道

語句是從矩出道語意却是爲道指矩謂平天下之道雖與國有不同然即在家國之矩絜之而得故曰平天下在治其國也

平天下自有政事與治國不同然其矩則一也矩從家國間見而絜之天下乃爲平天下之道故曰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全節注重末句上老老三句只是家國已效處指出矩字耳

上行下效之意上章已說盡此但取來引起絜矩之道耳

三句是治國已行之效提出見人心之同然以引起絜

四書講義卷三

八

矩之道非此傳所重也

上老老三句原只是家國相感通處不是說天下然天下亦只此心此理但須從此絜開去耳

此三句是說應感然都從心上說不從事理上說與他處又別

此三句是國與天下之所同下句是因其所同而推極國與天下之不同以使之同國與天下分界在下句中三句乃人心之同末句正不使一夫之不獲樂只以下理財用人之屬乃不使不獲之政事也

上老老三句是教化所興起絜矩之道是政事以遂其欲蓋上老老三句是齊家治國中事而天下人心之

同亦不外乎此故曰平天下在治其國上行下效與

感之機只是家國關通親切天下又加濶遠觀聽阻

隔非身家之修齊驟能致應感之速此國與天下微

分不同處所以必須絜矩之道絜矩者推一國人心

之同以量度天下之事也故朱子云絜矩之說不在

前數章到此節次成了方用得又云此章首尾只推

絜矩之意未嘗復言躬行化下之說蓋謂此也不然

治國時豈無政事平天下豈不用教化然節次自有

不同不可曰身修家齊而天下平竟與治國無分也

絜矩人皆以心字混過縱好只解得矩字不會解絜字

不知矩是家國天下之所同治與平不同處正在絜

四書講義卷三

九

字中見此道之所由出也故朱子謂到此節次成了

方用得蓋家國相關只在此心感應而國與天下相

關又有政事之不同絜家國之矩於天下而道生焉

故此節眼目在道字而因矩爲道重却在絜字也

治與平分界在道字道者所以遂其同然興起之政事

此國與天下不同處故必須絜矩耳非謂即興起一

國之心而是也

總要明白國與天下正多不相同處第其良心無不同

者君子只就這同處推度開去細得其情曲成萬物

如所謂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

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

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正從這一點同處生出許多不同之政事乃所謂絜矩之道也故此句所重却在道字矩無不同絜而爲道正多不同上文三句言國與天下之所同此句正言國與天下之所不同所以朱子謂不在前數章而在此章到此是節次成了方用得

家國相通以理以意國與天下相通便有政事制度理意只以感應相示到政事制度便有宜此者不宜彼性情風氣之異矩只此矩絜處卻不同故治國章只說藏身之恕而此章說絜矩之道絜矩即恕之事然而其道有辨矣

四書講義卷三

十

上老三句是興起其心在以身爲教末句是遂其願在因人心之同而爲聖人之政此是兩義然以身教興起其心意在齊治章已說盡此處引來見平天下之道也只在此同然處經畫處置耳故兩義中只重遂願不重興起蓋治平教化更無二理只政事大有不同故平天下通章只講絜矩之道都在政事上說不在教化上說此節只要轉出末句爲全傳題目家國近近止言教就躬行化下言也天下遠遠重言道就政事制度言也故中三句只說家國而末句方說天下或曰如此說則興起屬家國而遂願屬天下毋乃看成兩截豈家國不須遂而天下無煩興乎曰家

國非無政事而所重却在躬行化下到平天下時感應工夫已都在治國中做了但恐立政制事處無以徧愜五方異姓有宜此不宜彼者此道之所當講也然道之原頭仍在家國感應處可見爲矩本一但絜處有不同故重在道然所謂遂願者亦只是遂其興起之願原未嘗兩截說但本同末異須如此推極得盡耳

君子不惟有以化之又有所以處之非謂平天下不須興感也但化之意已在治國說盡故此章止重處之邊發明耳

或問云幸有倡焉而興起矣然上或不能察其心而失

四書講義卷三

十一

所以處之之道則其興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均是以必得絜矩之道然後有以處此而遂其興起之善端翫此則知絜矩之道是在興孝弟不倍後事故朱子又謂不在前數章到此是節次成了方用得有云絜矩是家國已行不是到平天下方絜矩不知正爲平天下道有不同故須絜耳如國之政事與天下政事其間許多條目參差不齊聖人正恐於此處稍有未盡則不能均平矣於家國間得此矩而絜之天下爲道務求必盡此參差不齊者耳故謂矩爲家國所同則可若絜矩之道則畢竟朱子謂到此節次成了方用得也蓋矩是理一絜是分殊重矩字看則每

縮到家國一源而此處却重絜字註中推以度物正爲是也

上老老三句固在前章齊治中指點下來然只引得一矩字所謂絜矩之道却自有平天下事理在故朱子曰絜矩之說不在前數章到此是節次成了方用得正爲國與天下自有分殊處耳此是推放開去非倒縮轉來也若云只是這箇近也如此遠也如此問甚國與天下一派顚預則平天下一章都成剩語矣此亦是釋氏萬法歸一三界唯心之病

吾於勾股測量比例之法而益明絜矩之說若謂吾此矩天下亦此矩以矩合矩故能平則矩爲死物其用

四書講義卷三

十二

有窮矣蓋矩立於此而天下高卑遠近陂側奇零之數皆得而正之其器至一而其用愈引愈廣使此器分線根本有毫秒之差以之測算皆不合矣然此器之準與不準正要在事物上比例考驗此平天下之矩必從人心同然處體勘而得而工夫原在格致誠正中來也

絜矩根源在格致誠正其道由家國而推則已統大學綱領之全矣

人心所同有人欲有天理如好貨好色人所同也然須是應好之色貨乃得若但說好色貨人所同却是人欲也遂人心之人欲則大亂之道矣故孟子曰心之

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孝弟慈是理義之同然故曰矩禮樂刑政制度亦理義同然故曰道從此矩推行爲道即理義同然之用故曰絜矩之道蓋謂絜人心同然之理而爲平天下之政事也但從血氣者欲求各遂其願此是黃老之自然無爲釋氏之方便普度非聖人絜矩之道矣

首節上老老三句指人心之所同處所謂矩也末句絜矩之道又有遂其願欲政事在第三節所好所惡是矩好之惡之是絜矩之道正相照應

自誠意章講好惡起修齊治平只此一線說去好惡自己及人曰新民始於齊家終於平天下故二傳中說

四書講義卷三

十三

好惡獨詳明平天下而引詩言父母其意正潑切非愛民寬皮套子也

泛向設施處講愛民如子好惡與同話頭極其至也只到得漢文帝唐太宗而止非三代之治平也緣此心先不是如窮秀才伏處時民之好惡皆身體之及服官蒞政貪殘刻戾其好惡又與民殊也只緣做秀才時其好惡先不端正一切都是人欲如何做官時忽然循理得來自三代以後習成一功利世界已心民心皆失其正凡禮樂刑政制度文爲理財用人之道純是私心做就先儒所謂心如印板板文錯則印出書文無不錯者三代之所好所惡無論已心無有即

民心亦不望及矣豈不可哀也哉故程朱責難於君必以正心誠意非迂濶也

註中能繫矩云云只一能字正有推行之功後文理財用人乃其條目大端也

此之謂三字是傳者語就道理上說言能如此方當得父母之稱不指民稱君子亦不指君子以此稱自居也註云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則上下之意都在即謂百姓稱我作父母亦無妨但此之謂三字不是指民言耳

民之父母四字人自習焉不察得此之謂三字喝醒方見當此者鮮

四書講義卷三

十四

財用二字從得衆得國生來開後文論財張本人土即衆國財用則衆國中物原不是別生枝節也章內三言得失從此說起說此一此字是稟稟岌岌之詞故註云承上文不可不慎而言

有云德爲治天下之根本非德爲財本也財爲治平之本務非財爲德本也余以爲不然平天下章論財用自此始直至傳末皆言此事故先慎乎德一句德字便專就財用而言看此節註云本上文而言則德之本正對財財之末正對德故下節緊接外本內本非可以泛論治平也從通章泛論不說道理不是實非本節之旨矣

本則理一末乃萬殊只是一箇明德對新民言則民爲末在聽訟言則訟爲末就財用言則財爲末須粘末看又須離末看如此本字須緊從財上較出方見親切然不得離看意則似專爲財而慎德語病不小矣仁親以爲寶一句是直出無轉計是快說無遲疑是順口便道無迎拒嚙嚙晉文子犯兩人平時極詭譎此時極光明至誠無他本也

無他技不是實無技正言其休休有容耳休休只說寬平廣大便與如有容混盧玉溪謂有淡然無欲粹然至善意此說好

如有容寔能容首尾相照應如有容從休休中得其氣象寔能容從有技彥聖五句中得其精神

四書講義卷三

十五

人之有技五句總在有容句生出故後又找寔能容之句下半段又應寔不能容句語意分明

高下大小無所不收以見有容之至是也然必高下大小各盡其才當其分而後謂之能容看有技二句便見其下面纖細無遺看彥聖數句便見上邊極高者大者我又能盡其高大則高大更過之矣若容有技與容彥聖一樣便不謂之寔能容可知其中正有明通公溥裁成器使之道在不是以一切渾蒙爲容也不啻口出正從口出中見其不啻不是不形之言也自誠意章至此章皆以好惡爲用力處然聖人論用力

都重惡一邊看釋絜矩節便見論語講恕字道不遠章講忠恕皆以不欲勿施故朱子謂絜矩正是恕者之事此節又是絜矩中一事其義本一恕以求仁故惟仁人能惡能愛此謂二字須緊承上文側重惡人講鄉愿爲賊剛毅近仁理自如此居鄉而同流合污在位而包羞養奸皆不仁之甚者也

看釋絜矩之道節只言所惡道理原重惡邊說絜矩從恕字來不欲勿施強恕之道本如是

此申言好惡之極至仁人方能得其正從惡見愛即絜矩之道但言惡而樂只節兼言之也蓋人情公私於所好處看不若於所惡上看更分明極盡此義之所

四書講義卷三

十六

以成仁而公私之界分於義利故章末又詳言之通章只講絜矩爲好惡空講難明故就財上說就人上說總只講好惡公私之極耳秦誓以下數節皆借用人指好惡非以好惡訓用人也

全傳專言好惡公私之極忽及貨財忽及舉錯皆是講好惡就治平中枚舉一二大端指示此理耳其實禮樂刑政動止云爲無非好惡非謂好惡之道止於此也卽此二端中亦貨財詳而舉錯略以理財用人平對亦屬後來講章標派名色章句未嘗有也至君子有大道註中明訓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蓋卽指禮樂刑政動止云爲總包貨財舉錯之類而言非絜

矩之道也細翫章句則其辨自見

此道字直從經首大學之道道字生來故註下修己治人四字卽兼明新二句也

絜矩意至上節已說竟此節又另起總結直照聖經首節收歸大學之道故註云修己治人之術卽明明德新民也

此道字不是絜矩之道絜矩之道從心推出及民事理也絜矩者以民之好惡爲好惡公之極也皆只是新民一邊事君子大道則舉修己治人之全而言以上言絜矩言好惡之公私此節言忠信又從公私中推極誠僞敬肆之分蓋所以行此好惡之公者也

四書講義卷三

十七

君子只是有平天下之位者大道卽所以居是位之術其事理甚大故曰大道然非忠信則施設皆虛猶云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故君子大道須切位上說忠信以得須切居位之道說

註中特地云君子以位言之正恐人誤看做有德者則驕泰句說不去也大道註中明云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人偏多貼用人理財不知何據聞時論欲專主用人尤難解也總是不曾讀註耳

章內雜舉理財用人緣此二事是天下事之大者故舉以立論其實平天下不止此二事或又變而爲愛民用人則用人亦愛民中事取舍卽好惡之一端不可

以作對也理財用人皆所以明好惡但取用人而置理財之好惡亦不可也總之大道所該者廣單指一二件便說不去

大道鑒定用人理財固非又有直指即絜矩之道其謬同也絜矩之道亦所以行此大道者與忠信二字對非即大道也絜矩之道從仁恕生來忠信從誠生來皆所以行此大道者猶之中庸行達道歸於達德道德一本於誠相似故有絜矩之道之君子以德稱有大道之君子以位稱各有確義不可混也

忠信人即作絜矩看固非離絜矩另標一道理名目又不是絜矩是心理之同然忠信即在行處實心上說

四書講義卷三

十八

絜矩即誠意章好惡推廣言之忠信即誠意章之自謙慎獨也

忠信是絜矩前一節工夫

以上只是說絜矩故於上節特註云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正結清上文見此節之不粘連楚書數節也又於此節註云因上文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則此節當直承文王康誥兩言得失而不當承上數節又明矣或云此節是上承用人下接理財過脈不宜斷絕此正是謬論如其說理財上已說過下文不過因上有財意而申言之耳原非特起何用過脈哉

總之眼光拘小只在貼身上下尋來路去路而不知古人文章端緒接續脈絡貫通間見層出有別見於言外者其來路去路本自了然但粗心者自不辨耳大道只是生財中底道理要正大不可私邪纖悉耳與上文大道風馬牛不相及也

此大道與上大道毫無交涉人多云大道不止生財而生財亦有大道如此乃是大道以生財非生財有大道也

有天子之財有諸侯之財有卿大夫之財有庶民之財生財大道統而言之其理同也然必自天子得其道而天下之財無不理此平天下之義也

四書講義卷三

十九

舒字有二義舒徐固是舒舒暢亦是舒也南北轉漕費以鉅萬固是不舒太倉之粟陳陳相因亦是不舒

東坡有言吾得一法大要是慳耳美其名曰儉素看來家國道理總只如此故為國須識大體看一舒字非僅節省之謂也

舒不止戒淫侈

管商桑孔其道何嘗不能足財却不可恒也惟此四者不見有餘自無不足雖凶荒患害皆不能貧此方是恒足此便是大道

有謂財非君子所諱先生曰不用如此說纔說不諱便看得私心小樣

散財得民言其無私不貪而適以得民發身是傳者推論非仁者為要得民而散財以要結之也

仁者以財發身謂仁者即於財論亦以財發身耳若謂仁者結民心惟此則亦權術矣

因上文言生財不可無道恐人君意重在生財故特下此節以起下文至末只一意言雖生財有道然不可外本內末故又提出仁義而以義利之重結之

大意是申決上文發身之說只合云上好仁則必有其財耳而傳文故作三疊正要跌出義字為下文義利之辨張本也

君民上下相接純是義而其所以相接處原是仁不容

四書講義卷三

二十一

分屬也然上但知有義則竊恣貪虐之患生下但知有仁則缺望僭亂之禍作故上專責仁則下自安於義

有謂君臣上下非天所為人之所設也故必以仁義相感先生曰此意直從原頭差到底君臣上下皆天所為故仁義相感仁義皆天也彼亦以為人之所設耳自生財大道節至上文就財上論所以生之有之之理傳又恐人主重視夫財而講究不置反以仁義為致財之道也故急下末二節見財利之必不可求其為後世慮者淺矣

引獻子言只取食祿之家不得與民爭利耳此謂二句

通釋三段未嘗有單指聚斂意思或問朱子引公儀子董子以證上二段引臧文仲冉子以證下段則亦並舉無疑

與民爭利便是病國便是不絜矩故臧文仲妾織蒲夫子直斥其不仁

惟義乃利天下更莫有利於義者然如此說則講義仍是講利好義原為好利其為人心之害反深矣如釋氏以禍福勸人行善其本心先壞以私心行善事豈復有善根乎然義之為利理本如是又不可不明故聖賢必先說利之害義與懷義之必當去利然後轉出義本自利更不須講利其理乃圓滿無弊如孟子

四書講義卷三

廿一

之仁義不遺親後君與此傳之以義為利收結是也害者不是突然而有即是曩時指摘放廢之人至此事急勢促方覺其為害者方覺善者之有則大事已去矣

理財用人雖朱子論此章大段亦有此語然未嘗見章句讀者勿泥為不易可也朱子曰聚斂章專言財用句讀者勿泥為不易可也繼言用人蓋人主不能聚句讀者勿泥為不易可也繼言用人蓋人主不能聚句讀者勿泥為不易可也繼言用人蓋人主不能聚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四

門人陳錠編次

同學諸子共較

論語一

學而篇

子曰學而時習之章

學字訓效朱子謂所包甚廣兼學問思辨行五者未嘗專主讀書而言讀書乃學中一事耳時解每以稽古弦誦典籍等了却此正是朱子所闢爲詞章訓詁之學而陽明反以此誣朱子者也

昔友與余論集註曰學字被文公註錯竟在讀書講義

四書講義卷四

上看豈不誤耶余誦此節註答之曰後覺效先覺之所爲何嘗專指讀書講義耶乃憮然置去吾友亦好古能文者蓋其時浸淫於良知之習以集註爲洪水猛獸士大夫皆以不看朱註爲高而篤信邪說所云硬坐朱子之罪謂但知以讀書講義爲學而爲時文者亦以爲遵傳註必當云爾故遇學字定以稽古博聞詩書誦讀爲言此攻者固不知守者亦不知也誠令細心讀集註章句則豈敢爲此誣罔之論哉近日論者乃云作文須依註講學則不可依註以講學之說論文則非也夫作文所以發明孔孟之言此而不可用講學之說則所講者何學耶固不辨而知其所

主者之必邪說矣

門人問學之言效如其人非效乎曰效其人是也以如其人爲至古未之有也孔門諸賢誰不效孔子以顏子爲至而顏子未嘗如也有若似孔子矣而反不及顏子曾子未嘗如孔子而獨爲得傳故非不欲如之也無此事焉故不以爲至也

儒者之所謂覺者指此理外道之所謂覺者單指心理必格物致知而後覺所謂知性知天而心乃盡也覺心則必先去事理之障而直指本體故以格致爲務外支離然自以爲悟本體者於事理究竟膠黏不上於是後來陽儒陰釋之說又變爲先見本體而後窮事物自以爲包羅巧妙不知先約而後博先一貫而後學識乃所謂支離務外聖門從無此教法六經具在可覆驗也

四書講義卷四

朱子謂第一句五字雖有輕重虛實之不同然字字有意味有下落今按學時習三實字與而字一斷人所共曉惟之字指所知之理所能之事人都忽略不知時習箇甚

說字實境真味只在上句中領會若脫却講便是拈花微笑且喜大事了畢非聖學之說也

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故如芻豢之悅我口若道卽心是學便不是

髣髴就傳開口便能問學是何物所學為何事者知其將來必能渙然水釋怡然理順蓋此時已種根也

凡提一字以貫通章註中初無此意即屬萬曆以來講說杜撰章旨皆亂道也若此章學字於理却合註雖不提明亦隱然脈線蓋學字原無所不貫耳若謂非此不可則又不然

有明自遠方來須連上節說下然必問其所學何學則其朋為何朋假如為禪宗之學則必有禿丁之朋為修煉之學則必有爐火之朋為縱橫技擊之學則必有亡命無籍之朋各學中支派不同學亦隨異然未有不相應者也

四書講義卷四

人不知地位甚高不是歎途窮事不知隨地說不專指行藏

須是聖人說底道理自可包括賢人步位若移做得賢人說底便到不得聖人徹上下境界時解於首節止作誦讀話頭次節止作交游話頭末節止作士不遇話頭此是低秀才胸中打論耳於聖賢何有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章

上節就凡人虛論箇道理如此下節言君子所以專用力於孝弟之故未嘗粘煞兩箇人說亦未嘗有上為質而下為學意此皆講章說夢耳

兩節原一氣貫注不過因淺觀深就小指大總講道理

如是不會分兩種人事也自講說強分上節為質下節為學轉生支離於是君子句要過文孝弟句要過文大都剝肉成瘡愈講究愈不明白

金仁山謂前節以質言後節以學言中二句泛言亦是強分枝節看來只大槩論事理如此耳若云但看凡人若孝弟便不到犯上作亂不犯上作亂便是仁化氣象所以要做仁民愛物工夫必須在親親上做起如此看來原是一氣說下只是前節在凡人一人身上推論其理故孝弟與仁都說得淺小後節就道理推論到盡處不但仁字說得廣遠即孝弟亦說得完全耳

四書講義卷四

四

或問說者謂上節以質言是凡人之孝弟下節以學言是君子之孝弟聞之者又謂首尾孝弟相應無犯亂不仁即是為仁不得硬分兩項人看二說如何曰前說始於金仁山理亦無誤但質學二字下得不當便成滲漏上節是設箇假如就現成人身上指點此孝弟說得輕說得小也不論質也不論學如云大凡孝順之人決不為非下節即根上節推出此孝弟說得重大完全只指點道理如此質字固不相干即學字亦言外意如云不要小看了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則不可不務學意思又在此句下語氣未及故仁山硬分質學誠有病至上節現成假如自然指凡人說下

節講道理自然指君子說。即不犯亂亦與爲仁不同。不犯亂只就凡人一人身上說。若爲仁道理甚大。仁民愛物參贊化育都在裏。非君子誰與語此。

上節孝弟是指成質言。其爲人也。四字是虛語。與葉公章其爲人也。文法一例。猶云這箇人一向也。此爲字與爲仁爲字虛實不同。人字與仁者人也。人字又大。小精粗不同。時講每每牽合爲仁。即爲人。不但不識爲仁道理。并不識爲仁文法矣。

末兩句只講道理。不在人身上說。孝弟也者。不但不粘凡人。并不坐定君子。

天下人都不犯上作亂。此是何氣象。故爲仁三字只在

四書講義卷四

五

上文涵泳得之也。者其與神理自然意味淡長。蓋此節是足上語。非推開語也。

爲仁之仁。小言之。即不犯上作亂。廣言之。至於變時雍。上下咸若。即親親仁民愛物之盡。俱在外面推行上。看此一節。即上節道理極言其量之大。而孝弟之不可不務耳。非另生出仁字也。

或云。孝弟爲仁之本。集註云。仁道自此而生。若作始字。解則與生字不合。便與本字不合矣。即第一坎二坎三坎之說。亦出朱子。然於集註不合。亦是未定之論。即以水言之。謂一二三坎之水。皆出於源。則可。謂二三坎之水。出於第一坎。則不可。如可謂二坎之水。出

四書講義卷四

六

親親爲大。耳凡補全章意。朱子皆列之圈外。非謂與集註不合故也。

譬之水。孝弟是第一坎。仁民之仁。是第二坎。愛物之仁。是第三坎。孝弟之與爲仁。其科坎不同。然水只此水耳。若於孝弟外另講爲仁。便非本字之義。

爲仁二字。甚廣濶。平章協和於變時雍。及上下鳥獸草木。咸若都在裏。可知有多少事理。但其次第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若無此次第。便是異端二本。不成箇仁。故曰行仁自孝弟始。虛齋不肯將行字代爲字。始字代本字。則以孝弟是仁之本矣。孝弟是事上說。仁是性。豈有事爲性本之理。孝弟有孝弟之事。爲

仁有爲仁之事但爲仁之事必自孝弟推行出去耳。朱子謂本立則道隨事而生。如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正是行始二字義。虛齋自錯會耳。

孝弟是本根。仁道說盡處從本根到盡處其中煞有次第層級。

人自父母兄弟以至昆蟲草木其等不知凡幾。於父母兄弟面上用得十分意思。逐等殺派至昆蟲草木尚有一分二分。若先於父母面上只得三四分下便推派不去矣。所以人只要於父母兄弟意思使之極厚。此之謂務本。根本既厚則以下便自推廣得去。亦不必更事講求。本立道生只是如此。

四書講義卷四

七

今之放生戒殺齋供施捨以爲行仁。吾謂此直行不仁耳。富貴之家每於此捐重貲而不惜。考其家庭孝弟則有不可問者。一貧窶親族入門上座便疾憎峻拒矣。蓋以所捐者明捨而暗來家庭。卽睦則有去無還耳。只此一自私自利之念便不仁之甚。直是待其父兄親族不如昆蟲草木。故予謂凡感應功過勸善之書皆勸惡之書也。其本不仁也。是論語第一章言仁始故註云心之德愛之理兼解全部仁字也。此章專主愛之理邊說。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章

不忠不信不習在幾微不覺處加察是曾子思誠之功。爲人謀事雖極盡心畢竟與自己別。此私心也。不忠不必有心償敗人事只謀事到八九分便住此一二分則德怨利害之故也。

如鳥啄食之殺人。若止云傷人便是不忠。註云盡已之謂忠。盡字極難說。纔自說盡便是不盡。

有謂曾子三省不必拘泥三件總只是凡事皆省察自反耳。先生曰曾子只舉得三省却替他補無所不省。自以爲得曾子之淺不知其正是見三者之淺也。

子曰道千乘之國章

敬字貫始終表裏

四書講義卷四

八

信兼言與事說

天地之財止有此數。聖人正就這上面還他个無過不及之謂節。

人兼臣民說

使民以時特愛人中之一事。王政重農故又另言之。楊氏論所存未及爲政之說。本之伊川伊川之意正爲此五者煞有條目實政在。恐人不去講求故云此言淺近而堯舜之治亦不過此。皆欲人向此五者擴充推極也。是補言外義。故朱子列之圈外。近來反以此爲正意。若云求治於一心而有餘却正犯程子之所病矣。

子曰弟子入則孝章

學文雖末然非小事也聖賢豪傑將終身焉在弟子當先務根本且知識未充故必有餘力而及之耳

學文正是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事斷不可少蓋不學文則不惟固陋正恐上數事有差誤也

學文句淺淡精粗並至即志道章游藝之旨

今童子六七歲就傳便事讀書問讀書爲何等事則其父兄茫然其師長亦茫然矣人材從小便教壞又安望其成人物也今日村學堂中宜置一本小學下老實教做去世上旋旋出得幾箇好人大人此豈小小事業耶若只講做時文無論醜惡即做到極處與所以要讀書事毫無干涉凡爲父兄師長者不可不省此意也

四書講義卷四

九

子夏曰賢賢易色章

賢賢與與朋友交不同人多混看

事君能致其身此是千古大臣破的語凡筮仕立朝每事俱從身上起見縱使勳業爛然直聲震世究之打此關不過耳

雖曰二字須活看曰者他人不確之論也人先生熟末學便有何必讀書之弊矣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正漢嘉其學耳

文學科中人見得文學虛偽之弊盡而爲此言非欲廢

學正欲學之務本而盡其誠耳

雖曰必謂言所期於學者不過如是非歎美其不學也語氣抑揚間其意自見後來欲借以行其不必學之說遂謂即此是學而凡爲讀書窮理者非因謂註中生質之美二句爲支綴則子夏幾不免爲聖門之罪人矣蓋聖門教人只有知行學所以致知也行以踐其實也二者有專舉有全提聖人之言雖專舉而自全賢人之言則不免有偏重之語病如此節專重在篤行則輕在知邊他日子夏又曰學問志思而仁在其中專重在致知則輕在行邊合二章互觀之可見其理之一矣故朱子於博學章補雖未及力行意於

四書講義卷四

十

此章補生質之美篤學之至正見幹旋妙義

學問只在日用倫理上辨取一誠字爲難耳今世講學尚氣節之徒其中不可問有更甚於流俗者是爲妄曖昧又過於小人也

王介甫折張天祺曰賢却讀書某却不讀書程子聞之曰只此便是不會讀書今人每緣多讀幾卷書胸中便有多少樣子隨吾所爲靡所不可若以程子之義律之只是不讀書耳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聖人明言君子不重則固有君子而不重者也不威之下而云學則不固則固言君子既學而有不重者也

蓋不重只是氣度養得不足不是根本上事然却能搖動根本聖人言此以見外面之不可輕視耳有謂君子無不重君子之學必然重不重由其學來說來未嘗不是道理却與本節之意不合定要與孔子初譬一上以爲高聖人說外面我畢竟要說裏面亦可笑也

有友論此節重威只是初學外邊儀節上事故序先於主忠信余曰重威亦是徹始徹終事初學工夫固須從外面有形象處扶豎起到得既學後亦有因不重而走作者此是涵養精細工夫非粗節也友曰到君子既學豈尚有不重者余曰如此說則君子而不仁

四書講義卷四

十一

者有矣夫更說不去也

有云我擇勝已而後交則友又將擇勝已而後交必窮之道也故必求如已者而友先生曰無友不如已恐其好勝喜佞日就汗下如孟子所謂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耳豈謂不求勝已之友乎若必求如已者而友則以水濟水即友不如已之病根也

知過不改其病只坐一憚字

只憚改時意已大病不必論後日也

勿字如旗脚之麾正有力氣在

曾子曰慎終追遠章

慎終追遠指躬行盡禮盡誠處非泛論制喪祭之禮也

民德歸厚謂民亦知反本盡誠可以施教化而出治道非謂即歸厚於君上而服從固結也

慎終追遠只自盡其道而民自歸厚非謂欲民之歸厚而從事於慎追也爲民而從事其慎追之本已失矣民何以歸厚乎凡下句說到功效者必不可倒講此義利之辨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章

亢意只在求與字却從求字轉出體貼抑字便見故子貢亦不更辨與字

五者正要說在外面淺易處千人萬人一望即見得如此雖其頑庸鄙皆可信故必聞其政耳又須知聖人

四書講義卷四

十二

原無打點五德之意在邦君心目間感化彼且不自知所以然又從何見得即在學者日見聖人處悟其所以得聞在此

此是子貢推測必聞政所以然亦是子貢眼中見得聖人德容氣象如是聖人固不自覺非真夫子挾此五者之術以希合於世也

此是子貢善言聖人處聖人初不自知有五者又安得以五者斷聞政乎沾沾爲聞政而出此五者聖人亦大後黜矣

子貢言下薦機隨波逐流只爲子禽鈍漢求與二字作轉語耳若說夫子實以此五者得之或五者便必得

國政卽犯死語矣夫子何心以五者得聞卽得亦止聞之耳何嘗得政哉得字止是人樂與言故五德亦但就和易一邊說耳

有謂玄德升聞堯命以位不是初見舜容卽命之也先生曰玄德升聞而命以位此以聖人禪聖人也溫良恭儉讓而必聞政此以聖人感庸人也豈可以此比例要之命以位則聖人亦必歷試詳慎若必聞其政卽堯初見舜容亦必爾爾

溫良恭儉讓只說得聖人發見處在聖人發見處亦只說得一半故註下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數句正爲子貢幹全語意令後人不倒看錯走作用其義甚精

四書講義卷四

十三

金仁山謂註中盛德過化存神是補內一層亦字與圖外謝氏三亦字是但指其外似矣而猶粗在未見朱子意旨也所不足於子貢者爲此五字於夫子德容亦止得其謹厚謙退不自聖賢之一節於聖人中和氣象多所未備看子溫而厲望之儼然二章可見朱子恐學者看錯一針一向偏於和柔則鄉愿流俗之害生故正欲補其外意不重內也惟德盛盛德是補其內亦字與三亦字是但指外之一節亦不是補內緣子貢爲子禽求與二字下轉語以得之三字却著痕跡朱子爲此三字補滲漏耳

人看得此五件平淺不足以槩聖人要就上面別尋高一層景象不知正不消如此看註中卽此而觀其德盛禮恭云云則所謂過化存神之妙原懸起一層在五件上正不當看低此五件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章

開口便說父在父沒則志行原從孝上觀也若到三年無改句纔講孝則上面說箇甚

凡急改父道者不定要非其親只是要急見已美耳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章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纔下箇禮字便十分嚴肅異端看得這嚴肅煞艱苦道是聖人將箇外加道

四書講義卷四

十四

理柴柵縲繳人於是悟得真性本無物禮豈爲我設正知和而和之源流也有子見於此故卽此嚴肅上指出自然道理看其運行處心安情順有非此嚴肅不可者便是真性流行原非有所艱苦也如拜跪於君親揖讓於賓友雖極敬畏然必如此乃安但於拜跪揖讓間見得此意所謂和也知和而和者便謂拜跪揖讓不過致此真意於君親賓友吾已得此意雖不拜跪揖讓可也其用必猖狂蕩佚禮之本體皆失矣又安可行乎大意祇是如此

有云禮以人情爲端嚴則不便於人情和則便於人情故以和爲貴先生曰禮之以人情爲端者如鐘鼓管

簫以飾喜于戈弓矢以飾怒衰麻哭踊以飾哀皆因人情而生品節然其原則本於天聖人殺之以降命聖人不敢以已意與其間况徇凡人之欲乎惟其本於天故等殺品節秩然有制而不亂卽所謂禮之體之嚴也惟其本於天故其行之也貴乎從容自然而各安其倫卽所謂用之和也嚴與和皆天也今日嚴則不便於人情而和便於人情是本心之學非本天之道也是以和爲禮之本而非禮之用貴和也自晉人尚異教破壞禮法至謂禮豈爲我輩設則直滅天理而徇人欲矣士大夫之見解如此此晉以後之天下所以不可言也

四書講義卷四

十五

晉人曰禮豈爲我輩設耶此真禽獸之言而後世猶以爲美談此良知之說所以日熾也

禮之爲體雖嚴六字最立得妙纔見之用字爲貴字有子不是亂下

有子講道理喜就下一概說故和只在用上見得朱子補出禮之體說漢有意在惟其體本自然故其用從容不迫和原在禮內若止向用處尋和便是禮外添了一箇故凡朱子幹補字義雖本文所無必須提闡自隆萬來以註爲支離必以渾融脫略爲妙亦本於異學改復古本大學入室操戈之私意而微言大義隨之漸滅矣

禮之用自和故和不在禮外若以和用禮分明自有箇和在矣只緣用字看得不的之字有無一般其病便益起耳

和與禮總是一片到知和而和纔是兩片人每說成兩片者其胸中原只曉得知和而和之和而不曉得禮之和也

和字須抱定禮之用三字說謂禮本是和固非謂禮本是嚴以和爲貴亦非蓋禮者天地之序其用則本和耳人每看和在禮外其所謂和非有子之和乃禪和之和也

和字雖同其所爲和已不是嵇阮之狂二氏之自在正

四書講義卷四

十六

是不和然皆自以爲和其錯却在知字

禮之體本嚴而其用則貴和和非禮之本也知和而和失禮之本故曰以禮節之不曰以嚴節之蓋道箇禮便是嚴也看和與禮成兩件固粗看和爲內而禮節爲外更粗

有子曰信近於義章

此節都在言行交際尤極極弊處作傍理寡過之思是降一步說不是盡頭道理不則義禮如何云近交親如何云不失乎故可字達字亦可字從近字不失字生來而近與不失字又從信恭因字生來若將信恭因看得重大下面便說不去信只指期約恭只指小

節因只指踪跡於最輕易忽處能近而不失自然可且遠矣

信只是偶然期約不經意處言之所以不復固由於失義而義之所以不合由信原最易忽略事人多率任少斟酌也

復只在信時可之理已在

此節信恭因三字總要看得極輕如因字不可便做求友看只是踪跡初交處或偶然遇合或庶事作緣不必大倫中朋友之正然亦將終身與之或其中亦遂有足爲朋友者其初必有所因而交故謂之因若竟作求友論則不失亦可語意都說不去矣

四書講義卷四

十七

今人看朋友二字便不仔細朋友在五倫內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同平生關切身心不多數人者是也其餘自尊貴及閑散卑下之屬雖踪跡極密皆後來旋成朋友然初因也非朋友也故因字所該者廣古今朋友之變亦多從因字錯來不可不省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章

無求正要看他畢竟爲何若下面不是連無求多不是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凡爲好學必有是四者有是四者只可謂之好學未可謂之有道也須看他所學何學如鄉愿之學佛老之學詞章之學功利作用之學以及後世陽儒陰異之學苟好其一

未有不兼是四者而後謂之好也然可惜枉用一生心力於道何曾見得分毫或問園外尹氏亦發此旨然則取正於有道卽所學不謬矣豈尚有非其所好者乎曰正爲有道二字難說陳相悅許行神光叅達磨王良拜伯安他也說是就正有道傅子淵包顯道表機仲之流就紫陽而不知正彼且以金溪爲有道也奚其正故中庸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如何得知天只是格物窮理

須知君子之學何學而後講好之如此若學字不曾分明則所好終成駁雜非君子之學也就正正非容易有道亦亂認不得

四書講義卷四

十八

註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是借第一箇道字訓明全書道字之義尤務本節訓仁字兼誠心之德其實務本節仁字只重愛之理此節有道同指共由之道然只重有此道之人不便單提說也或問道字前已兩見何獨至此而全訓之曰父在章道字只指前人之志事禮用章道字只指先王政治說都不是學問通舉之道故註始於此

子貢曰貧而無諂章

學問中人未必盡無諂諂處貧富便是學樂與好禮是他性情造詣如此初非以貧而樂以富而好禮故進於無諂無驕子貢引詩悟得天下道理皆不可安於

小成不專以此爲樂好禮之工夫也告諸往只是告以處貧富之道知來只是悟得天下道理皆不可安於小成

無諂無驕止去得流俗私情原未有義理自勝處便易走作

樂與好禮講到學問至處孔顏之蔬水簞瓢舜禹之恭已無間境界無窮

正爲子貢意中看得無諂驕已至夫子又爲指出樂與好禮境界樂與好禮卽無諂驕更上一層非埽却無諂驕也朱子謂有人合下便樂與好禮不更回來做諂驕又云今人未能無諂驕便要樂與好禮如何

四書講義卷四

十九

得明此二義其理始圓

子貢引詩就可也未若轉語見箇義理無窮已不著貧富上夫子許可子貢又說他觸類通達處喜其知不滯而進取高遠并不著詩上并不著義理上矣

斯字只就上文說往來只就問舍說萬曆以後竟寫做話頭公案書意始漆黑矣

往指首節所論處貧富之道來指子貢所悟學問之功故註曰已言未言須盡開兩邊說惟其不相涉而觸悟故可與言詩在此須知夫子此句只是許可子貢知義理無窮能於學問推充不重在言詩也

子夏原是言詩此章却因學問說到詩可與言詩亦正

爲他於學問進取無窮耳遮上面又有一轉在不得已將詩做了盡頭

四書講義卷四

二十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五

論語二

爲政篇

子曰爲政以德章

爲政以德是現成象是圖圖句拆開不得層摺不得朱子曰德與政非兩事問是以德爲政否曰不是把德去爲政不必泥以字只爲政有德相似細玩其理自明

爲政以德猶云有德之政不是德與政分論故爲字以字都不是著力字

他處虛字要著力此句以字著力不得若云以德去爲

四書講義卷五

一

政卽分德政兩事卽向外去其德亦蘊虞黃老之德耳

爲政以德不是廢政但以德先之耳

首句止得半截話無爲而天下歸意在第三句中見

居所而衆星共正以譬德之主宰運旋只指出無爲化

神之意耳非擬天子高居而四方環衛也

此極亦自動第人不可見耳

此頗與黃老相近得黃老之精則所謂居簡馭煩以寡制衆亦自見得此意顧其端近理而愈失真者其所爲德非吾之所謂德耳昔人謂漢以黃老治如曹參之守法陳平之不對錢穀刑獄與文帝之謙讓未遑

放賈生置晁錯之類皆是然亦祇得黃老之粗者耳何則北辰居其所是動之至非不動之至黃老之所爲德在至勞非至逸也而漢人惟知以逸待勞故吾謂黃老之精漢人尚未之見及也而後世所見又出漢下治天下之法固宜其架漏千年而三代以德之政終不可得而見也與自古君道未有求逸者卽無爲而治亦人不見其迹耳聖人煞憂勞無逸

子曰詩三百章

此是論詩教之大旨示人以讀詩之法舉全部詩經而言非指作詩之人事亦非釋詩之詞義爲逐章逐

四書講義卷五

二

句尋解脫法門也

此乃聖人指詩教之本教人讀詩之法不是讀詩亦不是論思亦不說詩之思本皆無邪也

一言不是貪省求直捷

全旨重無邪不重一言范氏守約之說是題外推廣義也各經皆然何獨詩乎故次之圈外

但取悟要之意猶可言也至謂悟得一言可蔽卽可不須三百此大亂之道也然而講悟要勢必至此故悟之一說無忌憚之術也

知其爲邪卽無邪也若揀出邪放隱處邪愈有矣後學怕說到邪正見他渾身都是邪耳

詩之緣起原從采風考事而立只一採訪陳觀間可知
有先王許多刑賞慶讓補救化導之道在此無邪之
本也後人讀詩提起此意在前則雖誦淫奔昏亂之
章皆得性情理義之正矣後人不明斯理反以朱子
之說爲疑若聖經必存正去邪而爲無邪則大易不
當設見金夫不有躬之象而春秋亦不當載姜氏會
齊侯之文矣

註中善者感發惡者懲創二語是無邪定解近人惡切
實而務圓通都不肯如此講或全主一言或只拈思
字便似夫子離却語言文字立不二法門直指人心
者其害道可勝言耶然其來亦有所本由王伯安竊

四書講義卷五

三

陸子靜之說以吟朱子謂三百無淫詩然猶知其說
之難通也則歸咎漢儒雜亂夫子已刪之詩非古經
矣至郝京山敬祖述其意猖狂調詆謂既經刪正淫
詩焉得復在三百之內朱子於詩稍涉情致卽爲淫
并使聖人經世之典雜以諧謔初學血氣未定多生
邪思致蒙思輟講父兄不授故其詩解以古序爲
斷今卽序論之則桑中蠟蜺張丰東門之墮漆洎東
方之日諸篇在序已不得不言淫亂矣其詞獨非諧
謔初學聽之獨不生邪思蒙師父兄獨可矇口而敎
乎至毀朱子爲高叟成丘蒙而以子貢子夏孟子之
言詩爲斷夫說詩與註詩不同以說詩律註詩此所

謂高叟成丘蒙之見也果如敬言則亦但虛懸本文
聽人解悟圓通足矣又何必執古序以爲左證乎又
謂朱子將六經許多義理割與二氏自守皮膚趙貞
吉亦自謂不諱禪學禪正是聖道之精微朱子自割
以授二氏耳益憎主人民惡其上其悖妄一轍正可
見其底裏所自出嗚呼自孟子割之以與翟朱程朱
割之以與佛老久矣敬與貞吉乃欲援而入之多見
其不知量又何傷於日月乎

子曰道之以政章

兩節平舉語意歸一優劣善否瞭然難混朱子恐後人
遂偏廢政刑故於圈外說圓謂德禮中原有政刑聖

四書講義卷五

四

人只爲第一節專用政刑乃不可耳朱子所云不廢
者正德禮之政刑非專用之政刑也論者動云不可
貶政刑而尊德禮是欲將專用政刑者周旋先與聖
言相刺謬矣豈朱子註意哉

有云政刑不可說壞蓋春秋時所謂政刑尚是太公之
治齊非後來申商比也子產之於鄭亦如是先生曰
看朱子圈外總註政刑德禮原俱指先王所以治天
下者故曰不可偏廢但爲端重政刑而不本之德禮
者言若專重政刑則雖先王之政刑亦止得免而無
耻故政刑不但不是申商并非太公子產之所爲政
刑也

德禮在先政刑在後德禮爲本政刑爲末古今理勢之必然聖人分別兩者得失淺深原爲需用政刑者而設故次第說人耳或將德禮講做政刑後商量變計却須將政刑廢壞矣

或云德禮指在上本身說德訓行道有得合身心言如其身正不令而行意禮即行事中正之矩道立於身而道之齊之以此若但說教民爲善則勸者躬行雖闕何嘗教民爲惡仍是道之以政矣禮偏指五禮則只是教民習禮矣禮即德中無過不及之則而散爲數度者如云德道未能又須禮齊如此則禮之效淺而德之效淺矣德固禮之本也先生曰此章原爲治

四書講義卷五

五

法分辨本末不重責君身意若正身而民化又別一話頭此章道齊二字原專指教民說但德道指君之躬行倡率耳禮便是制度品節之及民者故曰齊若謂禮亦在君身行事看則仍是道之非齊之也註中固字又字次第甚精此又字與又多能也又字同例是加詳不是推深正分本末輕重說非禮淡而德淺也政道不從又須刑齊德道末一又須禮齊文義自明合論之德禮爲政刑之本分言之德又爲禮之本非謂齊淡於道也道註先之齊註一之是兩節通訓故不特德道是率先即政道亦是率先霸者治國亦必身自行法示信即所謂道之以政也但霸者率先

只在紀綱法令與王者之率先只在仁義孝弟此爲不同耳不可因勸者之教民亦以善而謂王者只躬行未嘗教民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章

志學是徹始終事

工夫吃緊在前三節雖聖人生安於此想亦煞用力來到知命以下只是涵養充積去用力一節輕一節矣問五十而知天命曰是先有這件家伙在知天命只是曉得這家伙來歷耳若先不認得這家伙更問甚來歷也

耳順是聰之至不是淺要淡聰明即非聖學

四書講義卷五

六

聖人之學性天之學也自古無學心之說有道心便有人心故心不可爲學也學所以正此心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學其所學非聖人之學也故凡言心學二字即是爲邪說所惑亂彼只要歸於無善無惡耳聖人說箇從心所欲重在不踰矩三字矩者何性也天也至善也心與性天合一方爲至善方是聖學可知心上面更有在故謂聖學都在心上用功夫則可謂聖學爲心學則不可

說箇不踰矩可知聖人心中刻刻有箇天則在不是即心是道此本天本心之別即程朱之所謂主敬也聖學原無一息之停刻刻有日新處數者只就十年大

段舉箇名目教人耳

聖人工夫只一片去到十年獨覺得火候一變耳如元氣流行不見他那一日換却寒暑然四時之正自禪聖人止是一路做去純亦不已不是過十年另換一番工夫也不是無思無爲忽然又開一樣境界

近理境象循節相生後十年消息已在前十年做透前十年見處却與後十年不同與邪門忽摸著鼻孔又道鼻孔原來向下總沒交涉也

或云夫子隱其學之微始微終者而言其積累者以教人先生曰聖人言語句句其實凡所謂謙辭亦是後儒推原而言若說聖人有意作謙便有弊病况有所

四書講義卷五

七

隱乎程子所謂聖人未必然朱子所謂固無積累之漸是指聖人生質而言言其生知安行於所謂志學立不惑等不大段吃力界畫定做耳不是說聖人別有一種易簡道理直捷工夫秘而不傳而故立此節目爲下乘說法也惟禪門有兩種接機姚江竊之爲天泉証道云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這話頭爲其次立法約若接利根人則心意知物總是無善無惡本體工夫一悟盡透如彼之言原有兩道故有隱有示耳聖道決無可隱

聖門總無頓悟之法和尚家有一宗各有一樣啞謎要

人猜著猜著便無事故有頓漸之說聖人之道做到老學到老假我數年卒以學易活到八十九又須有進候不同處總無頓悟事也或曰然則生知者非與曰生知者知之易不喫苦如所謂聞一以知十聞一以知二是也非謂定不須學也且如孔子問禮學琴也須從人問學來但到手容易默識心通處不同於人耳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怎地用功何曾一聽便了悟哉

講到末節多說窮神入化學成德全他竟不許孔子再活到八九十去甚可笑

問朱子知行分配之說如何曰朱子謂志學一面學一

四書講義卷五

八

面力行而以知爲重立本於知而以行爲重則知行原十分盡開不得朱子因門人問如何分知行故隨問答之非此章一定之分限也問十五志於學章知學亦是重行而以知爲重三十而立亦是本於知而行之至三十而立是行之始從心所欲不踰矩是行之至此分有

孟子問章

懿子不再問便見其錯會

孟武伯問章

不說人子之心而反說父母之心此是對照語只說父母之心如此又不說人子宜如何體父母之心此又歇後語其辭氣極活極冷性活也冷也機刺人人心

裏去

凡無疾之時皆父母所愛之時此所謂疾之憂所謂惟其疾之憂也程子謂武伯其人多可憂之事正見此義

子夏問孝章

不說色應如何應如何便有模擬可模擬便未為難矣隨時易地其道無方舜之齋慄有齋慄之難老萊之嬉笑有嬉笑之難中有一分孝外便有一分之色自然流露無可掩著難處原不在色不在色色之所以難也

根心生色不假貌為然則真朴者其色無難乎此又有

四書講義卷五

九

說溫寶忠母夫人舉此句為訓曰性急人烈烈轟轟凡事無不敏捷只父母前一味自張自主氣質使父母難當性慢人落落托托凡事討盡便宜只父母前一副不痛不痒面孔亦使父母難當其言粗淺而有味色豈必出於不孝凡自以為其心無他徑遂出之所傷已多皆此義也色固由於氣之和氣由於愛之淡而所以能淡能和則必天性學力並至而後有此此所云難也程子謂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須識此意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章

如愚是不違外貌

退省只是實勘其所行耳人每說得聖人神張鬼智僧冥窺覷相似豈不可笑

發謂日用動靜語默間皆足以發明終日所言之理但謂言上發明固非離却夫子所言而泛言發夫子之道亦非語意也亦字是驚喜詞不是輕可詞

足發正見不違中默識之妙非兩層也此章久在雲霧中以如愚為老氏之盛德若愚以足發為衆妙之門而全抹去動靜語默之間發明所言之理之意總由平日胸中無身體力行四字處處走入玄虛與聖賢大旨背反不獨此一章也

子曰視其所以章

四書講義卷五

十

聖人只論觀人之道當如此若其所以為視觀察者煞有本領是上一節說話聖人未之及耳故朱子引程子之言於圈外蓋不見此理但講視觀察恐後人蹉人自私用智之術流為機權作用失却聖人所以觀人之本也

程子所謂知言窮理是平日自做工夫原不為視觀察而設然却是視觀察底定盤針子或有改知言作知人者便不通三句正講知人知言乃所以知人者也知人是性之德智之用不是做工夫處

或問朱子聖人當不待如此著力曰這也為常人說聖人固不用得如此然聖人觀人也著意地詳細若不

教徹底分明如何取舍此等處直是朱子道得盡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敷奏明試三載考績聖人如何委曲周到也是道理合如此聖人未嘗不詳慎也誠至明生只在知言窮理上省得苦工夫耳

或謂一時而視觀察都到斷無此理須知此章爲人論觀人之法當如此不是聖人自夸其神鑒也

凡人情僞自上古至今日無異也聖人窮理盡性能知鬼神萬類之情狀其道固如是非爲末世奸險而聖人爲立鉤距之術也視以觀由察安在唐虞三代前理亦爾有謂人情日浚鉤距日密雖聖人不能坦然以遊世是聖人胸中先擾擾多機械危險矣何以能

四書講義卷五

十一

知人曲成萬物哉且孔子時已世變易術如是更數千年將聖人亦相從爲魔怪耶

子曰溫故而知新章

有謂人之爲學以見聞自性者多矣君子之學求諸心而自得先生曰故者所已知新者所未知都只在聞見中說言因其所已知者而益加精詳日知其所未知非謂故爲聞見而新爲心悟也猶之看書初時所見猶屬皮膚若能思辨不已剖晰精微或悟前解之相或知他說之謬或得向時未見處或旁通於別義皆所謂知新也如此則可以爲人師而講書辨難矣註所云記問之學無得於心者猶之近日秀才止曉

得一本說約俗書自以爲原本傳註此以淺陋爲故

而不知新者也又有一種學究博考講章如所謂蒙存淺達者以至於大全則自以爲無所不知而究於

聖賢之旨不知其所歸所謂蒙存淺達之迂訛大全之駢駁不能辨也此以駁雜爲故而不知新者也又

其甚者造撰新奇之說離叛傳註如袁黃之改註葛寅亮之湖南講及說統說叢等此又以謬妄爲知新

而非聖人之所謂新也凡此總因四書之理無得於心而徒爲講章記問之學故也非謂四書傳註之外

別有所謂新者當舍傳註而求之心也且聖人明言溫故而知新則新原只在故之內知之得力原只在

四書講義卷五

十二

溫之內未嘗云棄故而知新也

有謂以物應物執其一以格其萬必有所限於物而不通以心應物則隨取而皆裕先生曰以物應物方不

執一以格萬以心則限於物而不通矣况溫故知新亦不是心與物之分

有以故爲形而下之器新爲形而上之道先生曰溫故知新是日知其所未知耳非故爲形而下而新爲形上

也今日之新異日又成故矣中庸溫故知新作兩節看此只作一節看新從故生必

新生而故爲實得子曰君子不器章

不器不是不能器無器不備其本領不關器不可以器求之限之耳無所用者非不器也君子有時以一節見如治水稼穡掌火明刑之事似有專長然而不器也

不字須放在器字上看又須放入器字中看乃得其全人但見得器字外耳

子貢問君子章

先行句卽落箇其言則其言將泛指辭說卽所知之事理也若云我所知之事理必躬行有得而後可見之言八字只一句說行其言只指一件事與別章重行慎言之義不同別章言行平對泛說故行字去聲讀此

四書講義卷五

十三

只是一片說故是平聲字

其言乃所知所得之事理也不就做一番言語說過必先身體力行步步著實而後說出來行其言三字拆開不得拆開則行字是去聲而非平聲去聲是對待字平聲卽在言字上見故比他處平舉之言行較淺一層也但作言行先後則其言從之四字都無著落其言非有聲之言言之事理也行非得行之行踐其事理之實也故行其言三字拆說不得

其言非言也從之乃言耳以今日論君子只有其言在所謂先行後言之意不可得而見之在君子當日亦必空中先有箇其言在方去先行後從耳

有謂子貢居言語之科夫子此語專伸起行邊耳先生曰祇是眼前所見事理其未體諸身也曰其言舉而見之實事曰行其言及其宣之口耳曰而後從之然則其言非言也行其言非專指行也總是此理顯藏次第分名究之只要完得此理實有諸己以喻諸人耳若云專伸起行邊却須先有其言在而行之又早言伸在前了也宗門人要事理障先不要有其言看得行是運水搬柴作用言是語句文字義學打合不上強分輕重只爲其言上無是非故行處全無義理直謂不會有所行可也

四書講義卷五

十四

字則言之理已在前矣

先後是君子終身刻刻如此而後從之是到此自然流出非爲此而先行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章

周字中等殺越精明氣象越廣大萬曆以來門戶之爭害人家國只消一比字焉祁虎子問一門戶要人於東林鉅公曰此君子也將焉矣問於山陰劉念臺曰此小人也遂劾之天下稱其公道鉅公亦長者也然未免比矣如念臺先生其庶幾焉而虎子能信山陰而不顧門戶亦不可及哉後人猶以山陰爲東林此門戶人引以爲重耳其實不然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章

學謂講習之事凡一技一業世務云爲皆是讀書不過其中一事耳洒掃應對進退造之可至聖人若不思則不得其理所謂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

不思之人猝乍有所見便自以爲是必不肖並存闕疑乃所以罔也

有謂思以求心先生曰此騎驢覓驢也思以求其理耳良知家作爲顛倒善知識窮兇極惡皆只爲打掉了窮理工夫

子曰攻乎異端章

有解攻爲攻伐之義先生曰政治之攻改而爲攻伐之

四書講義卷五

十五

攻其義水火矣要使天下無是非混同異是何心乎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章

首句空說箇知之道知之不知是女字中所自有爲知爲不知是能不自欺末句就指不自欺處即是首句知之道故首末兩知字總說是一樣而有虛實中四知字上二字是自已見地分現處下二字是不自欺細看來六字字字不同許東陽謂中四字指一事之知猶覺籠統在

知之不知就事理上說纔見得有知有不知便自畫不得爲知之爲不知是當下心上不欺處是字直指上兩爲字不指知不知所謂無自欺之蔽也

自欺之蔽一則蒙昧不自察一則雖覺而強蓋過去知之不知則能自察矣爲知之爲不知則不強蓋矣是字只指當下由此而求其可知之理朱子補問道理如此耳

謹章謂子路以不知爲知實坐不知非曉得不知而飾爲知之此却與註意不合蓋好勇之賢乍有所見主張到太過處一冒過去便是自欺故朱子引正名一節便以孔子爲迂和那知處也不知了證得最明子路豈不知孔子之迂只要主張名不能正太過致此蔽耳講章之誤在一飾字飾者不肖之自欺強以爲知賢者之自欺自欺亦有粗細之分然總爲自欺

四書講義卷五

十六

則於理蔽一也

聖學說知便指義理不指心體但心有自欺之蔽則義理障拒而不明所見皆成謬妄能去此蔽則義理易明天下未有知其不知而肯終安於不知者也故朱子由此而求之一轉正圓滿是知中道理非於是知外添蛇足也惟邪教之所謂知則專指心體而言但本體一明大事了畢當下即完全無欠若更加擬議便於本體有礙此良知家之精蘊也

子張學干祿章

干祿不是不講言行另有一種動人之言行寡者尤悔未必無也則寡者如是用而後僅得寡也

兩則字是難解

或問子張學于祿夫子以祿在中引之如何反作難解曰祿不須干而自得是下三句中語意此兩段却正說寡尤悔之難看由則字如何鄭重子張才高務外直看得言行不放鬆夫子說寡尤悔之妙以引之却正不許他兩寡字容易也

學者求道與庸鄙人求利達其用功淺苦一般但所求之物不同耳譬之作好文字與俗下醜派其用功淺苦也是一般未嘗好文難而醜文易也但掉轉肺腸便得耳

在中但就理上說不論時節因緣

四書講義卷五

十七

在中則已有得祿之理其或不得命之不可知也于祿則已失得祿之理其或得之亦命之不可知也枉為小人而不免於按燥枉為醜文而不售於場屋者不知凡幾也

祿原不是學問分外事所誤在于耳在中者道理如此學者未嘗計及亦不必計及應同在中不應亦在中祿在其中不是引誘庸流亦不是鼓勵修士是天地間自然正理故奔競與枯澁者雖清濁不同而其不知道看得一祿字重滯則一也

古人鄉舉里選故說箇言行如今秀才秘訣却是醜作文低立品祿在其中矣可笑可歎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章

同一物也相讓則見多相爭則見少同一理也責人則兩失自盡則兩得夫子立言原只煞重在上半截敬忠以勸就康子言之耳然即此便見此理之公有感必有應只要點破康子私心若謂兼講功效便是巧於計較者也

舉善而棄不能便不盡勸朱子此語正為舉教並重非為教重於舉也

子曰人而無信章

不知其可不獨一言一事之礙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章

四書講義卷五

十八

子張欲知來夫子只以知往者推之知來求其變知往只求其不可變不可變者其大而變者其末也故兩段只重因邊不重損益

百世可知只在因與所損益邵子一部經世書總不出此圈積裏

理數原不可分析然畢竟以理為主無理則數亦難算矣識緯家只見一邊故有驗有不驗聖人上下千年直如著衣吃飯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章

不為之根總在利害上起脚凡人於利害分明其氣便饒故聖賢只在是非上斷定不講利害則無欲無欲

則其氣浩然所謂仁者必有勇也

四書講義卷五

十九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六

論語三

八佾篇

孔子謂季氏章

季氏僭竊與莽操等不同蓋公子統禪權臣一味妄自尊大不知其文理不通帶一分駸蠢無知帶一分世家習氣在

三家者以雍徹章

不說三家僭竊只說何取令三家亦索然無可回答是并不許三家明認僭竊也語愈婉旨愈嚴無知妄作罪名使三家若可承又不得不承又實難自承正見聖人立言之妙

四書講義卷六

季氏旅於泰山章

能弗能只論冉子自己不論季氏之從否此是聖賢行義正傳孔明之不逆睹成敗利鈍文山之病雖不治而必用藥皆此志也

此與字直而不曲乃怪問之辭非婉商之語

子曰君子無所爭章

其爭句應必也句只了得無所爭一句耳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章

子夏只讀錯一爲字詩人爲字上微逗斷爲字讀得重本意是因素爲絢子夏將素以爲三字一滾下去爲

字讀得輕便誤認卽素爲絢此所以起問也

此與無諂章相似而不同彼終始論學此只論詩已截然難混彼首節夫子之答已進一解而子貢悟詩又進一解此章夫子之答只訓明詩義至于夏方別進一解繪素卽是素絢只一後字答他爲字故子夏就後字悟出禮意耳

此禮字只指三千三百美盛處而言故曰後若將禮字講入精微則後字說不得矣

禮後句看作悟境便入禪一著高解便入老莊禮豈爲我輩設耶只此一句便是魑魅禽獸之言然其弊未嘗不從悟處過高來也依他說只成禮外禮僞非禮

四書講義卷六

二

後矣後字是重禮之義不是薄禮

子夏因夫子一箇後字悟到有本有文自然之理正見理之精微未嘗以禮爲忠信之薄也錯會此意于是牽連上兩節亦是憂世救俗之旨失之誣矣

子夏原只問詩聖人也只答他論詩子夏忽然悟到禮後觸類旁通正得詩教之妙而所悟又只在學問本原又見詩學之益故夫子與之未嘗爲禮後之旨不可明言而托之言詩也禮後後字指禮之本然說謂有忠信爲本而禮以之行禮自在忠信之後非謂人得而先後之也後之亦非薄之去之也

聖人有取子夏言詩正爲他禮後之意從切實反本上

來見其爲學親切此方是會讀書故曰可與言詩不是空拈悟境也

可與言詩聖人正喜其因詩知學得詩教之益非謂其能不落言詮如釋氏之破句別字皆可以悟禪將素絢句看做青州布衫鎮州蘿蔔也

有云禮後一語恍然篤信謹守之象卽灑埽應對下學之意故夫子與之先生曰子貢子夏兩許言詩案俱爲其切於學而有不同子貢喜其能求義理之無窮子夏則喜其能悟出意言之表各因其人而進之正爲其長進一格也若子夏仍取其篤信謹守洒埽應對下學之義又何足與言詩乎

四書講義卷六

三

有云子貢穎悟子夏篤實以大意爲可觀而忽遺乎名物此穎悟者之言詩也若精詳訓詁而忽然旁通於詩之理離而適以爲合非篤實者不能故聖人尤喜與篤實者言之於商與賜皆許言詩而詩之傳獨屬之商猶之于參與賜皆言一貫而一貫之傳獨屬之參也先生曰詩之教與他經不同觸類旁通斷章取義益人無窮正在不拘滯處或言事而忽悟詩或因詩而忽悟理皆得詩教之妙故夫子許之無異辭與一貫公案又別一貫兩章問答開示語句已自不同子貢之不及曾子固不待言而決若言詩之本領高下則子夏斷不及子貢聖人必無喜與篤實言甚於

穎悟之理若據後儒之授受以申公得之子夏遂以爲聖人獨傳子夏此必不然當時聖門無人不以詩教傳詩說者必多遭焚坑之難獨卜氏一宗不絕耳焉知子貢之徒不更得孔門之微義哉但謂詩序出自子夏則後漢書已明證爲衛宏自作矣若序可證子夏之宗則詩傳亦托之子貢矣但如子夏之精詳訓詁而因言明理其細心自非後儒所及蓋讀詩之道有二其一如漢人之訓詁但解釋名義不增入意論名義精詳則其味淡永意論處處通達其一如程子之言詩渾不章解句釋但優游吟哦有時轉卻一兩字點綴地念過教人省悟二者門戶似別然皆以

四書講義卷六

四

潛心玩索而得篤實與穎悟一也若後世觀大意不求甚解此習性粗疎自托高致豈足語穎悟之讀詩哉近人爲經學又務爲穿鑿牽輳杜撰之論以翻古人成說爲高如郝敬李本之流直六經之蠹賊又豈足與語子夏之篤實精詳乎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章

開口便道吾能言之可見聖人于二代禮意精微及大綱節目皆有櫛柄在手只是典故不詳便無徵不信耳看聖人於文武之道尚且求之賢不賢之識大識小朱子註道字爲謨訓功烈禮樂文章蓋其大道精微聖人自能言之亦非賢不賢之所能識也

夏殷未嘗無大略之存但其詳不可得聞耳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章

魯禘賜自成王說出明堂位先儒謂漢儒多魯人魯之僭大始于春秋多矯飾之言漢儒因而述之則并祀周公以天子禮樂爲非據然據魯頌之詞未可謂盡出周末先秦也陳氏曰施之周公之廟猶曰報功施之魯國難乎免于僭矣其說較正

程子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是千古定案

或問禘之說章

既曰不知又曰之於天下則非不可知也既曰之於天下又止曰示諸斯又記曰指其掌則可知而不可言也

四書講義卷六

五

既曰不知矣知者之於天下視掌却從何知之故知只是難言耳

中庸之難明是就道理上說此節之難知是兼魯禘非禮意故中庸止云治國而此云於天下於天下則不

玉不禘之義自見矣

中庸泛言通于上下道理故但云治國此處易天下二字象禘之非已隱然言下矣

有云禘者審也所以審視昭穆也禮三年喪畢新主入廟則禘於新宮此不獨魯爲然也左傳曰烝嘗禘于廟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夫子亦曰郊禘之事降

殺于天子此又何說而諱之也先生曰禘有大禘有時禘左傳所云多時禘之通行于天子諸侯者爾此亦惑於後儒禘祫混一之說不及精審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章

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此處寧字與他處寧字不同他處寧字虛此處寧字實他處是僅可意此處是不可不意

敢將媚字直說是小人無忌憚賣弄今時公然講究以爲榮矣

子曰周監於二代章

此論周之禮極贊其美言周禮之所以舍緣監於二代

四書講義卷六

六

故明備美盛如此舍此安適哉文是贊美之詞非文質之文也從周從其道之盡舍非從王制也

此以文字贊周禮非謂周尚文而論周文之宜從也忠質文三統是三代治天下之道亦不專主禮而言此章中初無較論三統之意但極言周禮之美盛道理該從非謂孔子不得位當從時王而不當反古也

周之文自是歷代漸次趨來如此監字正其所以爲文之故非周自以文監二代也到此正盛過此失中夫子從周純乎天理之至若作尊王說不特不知文字并不知監二代之道便屬私意矣

非二代那趨下來周不能自成其文非周先王亦不能

監二代以成文

周家積累既久又連生數代聖人故其監二代極精詳非前後所及孔子從周以此非不倍義也若如庸說則秦始監周弱而廢封建宋祖監五代而廢藩鎮皆可爲法矣

周禮之所以盛者以其監於二代之故但至末流其意漸失則夫子當時之文非復文武之時之文後生末學便有倣議先民之意夫子正謂周制本盡善但人自未之從耳

文勝之文非監二代之文也因文勝而思返質是直欲去文更非夫子本懷從周卽從先進意

四書講義卷六

七

子入大廟章

是禮也言每事詳慎正是禮當如此我亦行禮云耳乃辨明禮意以致成人非自解知禮也是字直指敬謹之意禮字只在道理上說不在自己身上說則韓明處仍是凜然敬謹之意卽此言亦禮也可見聖人無時不是禮

聖人聞人非議多引過婉言獨此毅然直任非自辨知禮辨每事問之卽禮也蓋一己之是非可以委曲任過而禮之是非關天下後世不可以不明正見聖人無我處後來鄉原一流不但自原不知禮意卽有所知而人非之也一味含糊道他總不知不足與辨此

便是多少陰私錐薄與聖人此等處較看直是天淵
陳司敗譏夫子卽婉承以謝之此獨毅然立辨者正爲
時人不知禮者敬而已矣之義則禮意不明于天下
故不惜直任以悟之或謙或辨總見聖人之無私

子曰射不主皮章

主字是專重解謂不專重貫革便非禁貫革也謂力不
同科便非舍力而論射也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古聖
人何故製此不祥之器乎蓋有所用也不貫革用之
何益知此可悟井田封建古聖人爲天下後世計至
淺遠矣

原有箇武射在但先王之道不重此不主皮謂不主于

四書講義卷六

八

貫革非禁貫革也所重在此則所輕自在彼耳不主
皮則貫革之射自攝于內主皮則禮射亡而天下之
能射者亦少矣

不主二字一以蓄武備一以揆文教兩義都備

射原是力上事但主于貫革卽是尚力主于中鵠卽是
尚德中鵠也是用力力歸于巧卽名爲德使中鵠又
貫革先王固所取也但不主耳其所以不主者以力
不同科故也尚德則力在其中尚力則殺心勝而射
失其道故夫子歎之要知聖人作弧矢以威天下便
是爲力看王者揆文教處能得幾許地其餘皆蓄武
衛者也豈先王不仁之術哉如此然後萬物各得其

所其用力處乃所謂德也杯酒釋兵豈非誦力而中
原塗炭何尚德之有先王誠惡力何不竟用畫布非
其皮去之耶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

記欲去只二字當時子貢定有說故夫子下愛羊二字
惜其無實而妄費此註之所以不可易也人每將子
貢欲去另講出一種淡心偉議豈聖人之知言知人
觀而商論者反不如後世之臆揣耶

羊與禮不是兩件賜看來是羊子看來是禮

定公問君使臣章

四書講義卷六

九

王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引賢以共治亦天也君臣
本乎天禮卽天秩天敘天命天討無非天也從天看
下則君臣尊卑雖截然而相去不遠蓋禮之等止一
級耳自無道秦以詐力爲君君非天降之君於是務
自尊絕而與臣乖隔禮意漸滅盡矣後代未能反正
其道不過於其所行加修飾焉宜其君臣之倫失而
治道亦不能復隆于古也

天爲主民而作君君爲生民而求臣君臣之分雖嚴其
情實親近自秦人無道上下猜忌爲尊君卑臣之禮
而君臣師友之誼不可復見漸且出宦官妾之下
矣宋時君臣猶存古意自茲以後復蹈秦轍禮數懸

絕情意隔疎此一倫不正上體驕而下志汚欲求三代之治未易得也

人知父子是天性不知君臣亦是天性不是假合天生民而立之君臣君臣皆爲生民也臣求君以主治君求臣以輔治總有箇天在故位曰天位祿曰天祿天秩天討非君臣之所得而自私也君臣之尊卑雖定而其通降相去止一間耳只緣三代以後君臣都忘却了天字君以爲惟我之所欲爲臣以爲生殺刑賞爲君所制不得不然于是尊君卑臣相去懸絕故其治也以威力相攝及其不能攝也則篡弑隨之直弄成一箇私心自利世界與天字隔絕君不知禮之出

四書講義卷六

十

于天臣不知忠之本于性性天命也天卽理也性卽理也故朱子于各欲自盡上又加理之當然四字若不識此四字便講煞各欲自盡只成本心之學自以爲盡而實多未盡在如良知家言也只坐不知天也自三代以後以詐力取天下以法術治天下一切于人欲上修飾補苴君臣之間皆以駕馭術數爲事尊卑懸絕情意隔離總忘卻一天字不知君臣之所由來從天降下民起義故君求臣臣事君皆天也知天則忠字直從天命之性來不忠則逆天自有所不能已者非駕馭術數之所能取也

君有禮則其分益明故曰天澤履以辨上下定民志

忠不是講報答自無所逃于天地之間

禮忠二字人多略去粗節而求精微云儀節之禮非禮職分之忠非忠其說似濇而易遁離理而責心亦良知家言也不知講到粗節處方是禮忠之實方是禮忠之盡則彼之所謂濇者正吾之所謂濇耳越看得禮忠好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章

官人性情之正正見后妃之德文王之化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明在文王后妃夫婦上說後來不知道者以爲涉房帷燕昵之私欲改從序作求賢而終難通也則又變爲后妃求賢女共內職而作其支離無理又甚矣

四書講義卷六

十一

惟文王之德之盛故宮人於其夫婦居室之際寫來恰得性情之正亦惟宮人身被文王之化性情自好故能寫得聖人性情出贊詩人亦正淡歎文王后妃之德之不可及也後來不會此旨強攻傳註至郝敬輩必主后妃求賢自輔而辨謂宮人誰與文王卧起而知其輾轉反側然則卽其言刺之關雎若后妃自作則斷無自稱君子之理既淑女爲嬪御亦無好逮之義鐘鼓之樂除非此詩爲文王所作則可否則又誰知后妃之輾轉反側者乎

后妃得淑女爲三夫人九嬪以下而樂有之矣其於淫不淫何解也卽求之未得而哀有之矣何慮其傷乎序亦自知其不通而遁云無傷害之心則又太輕看了太奴矣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章

所謂器者只如瓶鼎之類生成只受得多少水其間或受得一二分或受得五六分或受至九分十分然其器則已定也孔孟之不用只是器大無許多水去充滿得他管仲之一匡九合只是器小纔一勺便盈故器小不是在一事一節上論或人以儉知禮爲器小何異探簫喻日夫子但言其不儉不知禮耳至所云四書講義卷六 十二

器小者固難爲或人道也然管仲之不儉不知禮處正是其器小處世間固未有不儉不知禮之人而其器則大者也

不儉不知禮不是證器小然也只是器小中事夫子斷管仲始終只是一案或人却是隨地辨解因器小曰儉因不儉曰知禮或人意中已不暇顧母矣不知夫子到底只勘定器小不儉不知禮皆從重科斷中公案

問管仲若儉與知禮其器有加否曰管仲器小只是合下如此他事遮補不得

或以器大者雖若與儉無害此是漢以後人見識却正

是器小處

或人認差禮字只作冠冕迂濶等字看所以卽將不儉爲知禮

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章

朱子云味其語勢蓋將正樂而語之之辭今玩記者書法固是如此

樂有本有文有聲有音有宮有律有容數者合而成樂本者功德與事也文者詩歌也聲者器之響也音者響之高下清濁如今之工尺四上是也宮者音所主之均如工尺四上之入某調也律者宮所中之律也容者舞綴也此章只于樂中提出此音一種講其節

四書講義卷六

十三

奏之書蓋爲太師言之云耳然作樂之事亦莫重于此經生家無論律呂卽聲音二字尚有不求分別者何況其餘

樂有以器言者以理言者以音言者此以音言者也以器則已粗以理則已精惟音也者不離乎器而實本於理粗之則婦豎皆能知其妙精之則鬼神不測其故此是介乎精粗之間者

人每說得樂有疑鬼疑神一種不可知道理在外聖人言理徹上徹下次無此等曉騎雖只說當然而所以然之妙已寓其中形而上者卽在形而下內非有二也

少孤喜嬉戲嘗于度曲絲絃粗解各均旋宮自然之度
牛鐸蘆吹此理長在工尺四上卽是鍾呂今樂猶古
也惟衆律高下一定之等諸儒爭求未得亦當坐不
諳音度而憑空說理故難明耳試從俗樂中合絲竹
肉兩端之盡而求之元聲未嘗不可尋也惜無明義
習數者就正此事紛紛是古非今轉說轉遠

儒者不與有司習則其理愈高其說愈謬後世論樂諸
儒病總在此飛灰累黍古尺帝指都無是處王伯安
論律呂只求禮樂本原更不問名物度數大言欺人
其不知正等耳

樂之難作大約讀書人好立議論而不可行伶工習之

四書講義卷六

十四

而不明其義兩者相左耳今日俗樂工尺上四何嘗
不是十二律還宮耶

夫子所言不必古樂卽末世俗樂亦斷不能出此此所
以謂可知也古樂之亾亾于器數其聲音之理終不
亾

數句聯貫而下只始作從之以成有界分純嘽繹都是
從之中事以成統上始從純嘽繹有挨次而無輕重
層折

翁純嘽繹乃聲音自然之理樞馬淵魚皆知其妙惟其
如此所以不可易也

淫樂之害都只在聲音上差去

此章今人亦知講聲音卻不曉得聲音之所以然換湯
不換藥仍是浮詞亂話翁純嘽繹總無精切之言有
人偶用樂記字眼爲主司所塗點相傳以經學古學
爲戒以爲不但無益并且害事士夫胸中不知樂記
爲何物又何論古今樂律更有何書也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章

封人見地僅高觀其辭氣之間加於晨門沮溺輩數等
矣

子謂韶盡美矣章

性反誅讓乃推論所以盡善未盡善之故非以善未善
推論征誅之不是也聖人亦只是論樂不論兩聖人

四書講義卷六

十五

在帝王諸樂中獨舉二樂衡論則武樂之美盛可知
但較之韶則尚有未盡善者傳註推論所以然故及
德功上看耳要之武王之德功已至聖處但較舜自
是不同不爲貶刺征誅也使舜當武王時亦必伐紂
其樂自是盡善使武王受堯禪其所未盡善亦終有
遜舜處在聖人分上自有不可強耳

論韶武非論舜武論韶武而舜武在其中非論舜武而
以韶武爲斷也樂以象功舜武之功皆極盛故聲容
皆美功之所由出因乎其德其時此其所以不同聖
人亦無可如何者較量褒貶則直作武王非聖人論
抹過德時又是俗見周旋

韶武軒輕係聖人功德不同聖人功德又係氣稟時數之不同道理本自光明洞然言之有何觸礙有何周旋世上含含糊糊或索性放肆妄論總被武王非聖人一篇胡說做成痞塊耳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七

論語四

里仁篇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

仁安知利自全其本心之德初不爲處約樂也然惟仁知久處約樂正足以見安利中體用各得之妙耳

安利有本領不是處約樂處得是處約樂處見

安仁利仁不是安利約樂

余嘗見畫工碁師之最高者雖盜無粟桁無衣曾不足以收其趣彼固有所自得也藝事尚然况理義之悅心乎人惟中無所得不得不藉外物以求樂斯靡所

不爲耳聖人下此二句正爲不可處約樂人指示可處本領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章

兩人字雖說外邊事兩能字却說裏邊事先須無私心然後當于理不到得當于理只無私心也不濟事能字講到權用卽與仁字背便講到功應上似乎能字盡頭卻也是外面一截不知只在當理處便是盡頭不必更講受好惡那邊也天下頗有好惡雖爲人所悅服卻未必無私心而當理故不可以此論能字也朱子曰有人好惡當于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未必當于理此說最精須知必無私心而當于

理纔承當得箇能字此是裏面盡頭那一面更不消說得矣

能字只講當理不講人服雖人服亦繇當理然又是推一層話頭不是本義

能好能惡只講當于理而得其正不是說功力足以及天下爲能也

能字指理不指功用註所云好惡當于理正解能字也凡在功用看能字憑他歸本仁者總說成體用兩截好惡本自仁出故惟仁者能完得好惡之理人都說君子不得已而有好惡先將好惡看壞似好惡原礙仁仁者別就上面有箇幹旋作用此卻正是二氏差之

四書講義卷七

二

毫釐斷絕天理處人生墮地一啼笑以至老死無非好惡只自私欲攪和多失其當好當惡之理惟仁者無私心而當理則所好惡渾然是仁原未嘗於好惡上別有作用也纔著作用便是不仁總爲看得好惡是後來外鑠可以憑心倒置不道此有箇天理在不得從心說起也

無好惡者除非木石若鹿豕便有好惡然木之向榮石之攻玉亦有好惡在

老氏之道德必爲申韓佛氏之平等必滅絕倫理其原只是一箇自私自利便只是一箇不仁

能必兼智勇而後足未有不智不勇而能好人惡人者

故智勇卽仁之分體然仁可以兼智勇而單論智勇則不必仁不必仁則智勇亦失其爲智勇矣

子曰富與貴章

人必取舍端正而後可以講存養故此章從外邊說入內今人於立身大段毫不曾分明立箇界限一味談心說性豈不可笑要之富貴貧賤原不是外邊事學者工夫須從出處去就辭受取予處做起耳到得聖人分上於富貴貧賤却都是精微不易到處矣人必取舍明而後可以言存養吾見講學宗師談心論性訶詆古人至其趨羶營利喪身失脚有不可對妻子者吾不知其所講者何事也

四書講義卷七

三

取舍義明是最粗工夫要擇難做的做起存養功密是最細工夫是卽易忽處尚然今日自名學者先問其出處如何取與如何便已不端正更何所論也若到存養工夫密則區區出處取與之義又不足言矣亦以此見處富貴去貧賤一事之失去仁甚易而終食造次顛沛終身無頃刻之疎漏不違仁極難可不勉諸

有謂欲惡可以累仁先生曰欲惡心之用如何無得但用欲惡差乃害仁耳

欲惡是人心仁是道心欲仁惡不仁則人心合于道心而欲惡之用正矣欲惡膠戀著富貴貧賤則離道心

而入人慾欲惡之用失矣欲惡正乃可以言仁未卽是仁也下面一節節說入求仁工夫精密處固不離不處不去路脈亦不廢欲惡之用而求之空虛也故註分首節爲取舍而下兩節爲存養則工夫原是一片却自有淺深粗細之分人將首節看做境下兩節看做心于是強分內外不知富貴貧賤雖外而不處不去卽內無違必於是固內而造次顛沛亦外心境固不可分說也不處不去只定得箇門路札得脚根住下面工夫一步精一步一節難一節人於下二節仍粘著富貴貧賤若止完得不處不去便是仁則反重首節而輕下面矣

四書講義卷七

四

趣舍存養工夫有精粗事理無大小看成兩件便有多少內外隔闕

不以其道道字謂不當得而得非道義之道

若將道字看做大道之道則天下但有有道之富貴安

有不道之貧賤不以其道得之謂我不應得而得耳

故曰其道其字指人而言

有謂以道卻富貴亦可以道卻貧賤故不去者尤難若

都以道爲衡是亦巧于卻貧賤矣其說似新快而不

知無此理也富貴之辭我可得而自主者故不必聖

賢獨行之士皆能之要卻貧賤非我之所得而主貧

賤終不能却安能以道爲衡而巧卻之耶故不去貧

賤之人亦不必聖賢獨行之士皆能之所謂不處不去者聖賢於這上面取舍分明毫無係戀怨尤之意渾然得其天理之安乃所謂仁也

有謂不處不去近於好名而不可謂之仁先生曰不處不去卽求仁大端立脚處後面只從此加純密耳豈得說壞不處不去非指好名一流惡乎成名此名字甚重亦無惡近名之意

有謂聖人矯人情之所欲惡而歆之以至美之名先生曰余最疾人援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之說古猶今也三代以下人材未嘗不生因政教衰民不興行又都被此等說教誘壞以是日下由其說充之三代下

四書講義卷七

五

必無真聖賢豪傑矣而可乎名之與實用之與體本不相離名之不立當責之實用之不行當問諸體名卽實也用卽體也若離體而言用是爲作惡離實而言名是爲作偽作惡作偽聖人之所深誅也而以名歆人有此聖教乎且將仁作美名看視天下道理反成假設矣

無終食之間違仁正而只是平時無非仁耳然此意惴惴難狀故借反語托出

不過說君子無時不依於仁耳然正面講用力處精神便寬鬆用終食之間違仁反面托出乃見工夫細密君子全體用力處纔說得盡

是反托語總欲形容存養之密反借疎處托出說到違字已是仁多不仁少至終食無違則無幾微之去仁矣

終食之間猶中庸所謂須臾極言其無間斷非謂于此著工夫也

此極言存仁功夫之密說箇密尚不足以見之從其罅隙推求乃見其密之無間如此此是反面話法若謂君子專於終食造次顛沛上用工夫便不是或謂此處最重於此過得方算得手都將終食造次顛沛等字看煞了也

終食無違正是全體工夫初入頭人于取舍立得脚住

四書講義卷七

六

纔好講此節進步是本章之次第也若此一節工夫完密則投之以千變萬化之取舍而無不自得斯其爲不處不去者又精矣是總註開義也

首節在取舍上說此在存養上說其所指益精看註云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已離首節界矣

苟志於仁矣則欲惡自正故聖賢以求仁爲急富貴安貧賤乃求仁入門之粗節此處脚跟一蹉上而更無可說若便以堅守此念爲仁則許由黔婁皆可以稱仁人而陳仲子亦可爲得大道而疎小節者矣總是自己胸次汚俗怕講到道理精微嚴峻處不惜破碎書義以湊之極爲悖理

後世學者大病莫甚於自己怕峻絕只管把道理放低來湊我若能於粗節上稍稍立脚便將下面極卑汚一層擬議其難以擡高自己地位如釋氏之于貪癡良知家之于虛偽皆是臨深爲高要之貪癡虛偽固不足與言道聖人所與言正爲不貪癡不虛偽而仍無當于道者正多無當于道則亦終不免于貪癡虛偽之歸耳良知家極惡宋人論人之嚴謂彈射無完人不知從宋人之論而爲之爲完人乎抑從滿街皆聖人之說而爲之爲完人乎然則惡宋人論人之嚴此心已不仁之甚而不可以入聖人之道也明矣看此章書者都犯此病謂不處不去地位甚難終身守此便是不去仁若然則原憲于不處不去可謂終身以之又且克伐怨欲不行焉而夫子終未肯許其仁何也要之胸中原奈何不下這富貴貧賤四字看得這地位極難立不處不去之下而欲窺測不處不去以上之事又安從乎

四書講義卷七

七

沾沾只守不處不去之心以爲仁則子路終身誦之夫子何以云何足以臧乎

有將富貴貧賤看做重大而以終食違仁作小者看極悖謬孟子以讓千乘謂以其小者信大者正指此也有謂惡貧賤欲富貴者爲不會思造次顛沛隨其後也先生曰此卻嚇惡欲者不動要避造次顛沛其說先

違仁矣

造次顛沛二句極言不去仁之盡非以此破除富貴賤也若以此破除乃二氏勸世文道理如所謂嘆骷髏呪孤魂唱藍關道情者最俚鄙可笑在彼家且爲下乘說法耳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章

世間人未有惡仁好不仁者則好仁惡不仁亦是嘗有如何便說箇未見只是世間多是似好非好似惡非惡半好半不好半惡半不惡到底不會爲仁便算不得好惡故夫子曰我所謂未見者乃必須如此方纔算得看接口卽復下箇好仁者惡不仁者意思可見

四書講義卷七

既云未見矣卽接口云云可知夫子心目間自有箇模樣在

必要到無以尚不使加方用得好惡之力盡卽大學傳云決去而求必得以自快足也所謂成德亦是指用力之盡不是稱他自然如此與下節用力分別也故曰成德之事事字正指無以尚不使加是實用力工夫看朱子於誠意傳註云知爲善去惡則當實用其力可知用力只在好惡惡臭好好色只是用力之盡故此節無以尚不使加卽是下節用力所分者在盡不盡耳

聖人望人只在用力處用力只是好惡首節未見正爲

無人如此用力得盡兩者字是成其好惡之德之人故註下成德字人多誤認成德爲生安與下二節強分天人安勉失之遠矣

註中成德是指兩種現成人說朱子云只是利仁事則非安仁可知同是利仁而有好惡之分所謂資性生成亦非生知性之謂也人誤看成德竟說做安仁性生一流與下二節強分天人安勉不知幾州錢鑄此一大錯矣無以尚不使加正有爲仁工夫在卽下文用力處但此指已成之德言耳

註中成德言好仁惡不仁之實有諸已不是生安自然之謂說者錯會此二字強分安勉更有連下二節分

四書講義卷七

九

三項人看謬皆因此

朱子謂此只是利仁事非聖人之徒也下文用力亦不是好惡外別有甚工夫但此爲已成好惡之德者耳非好惡爲自然下用力爲勉然也

何謂利仁之事爲好爲惡必由分別分別好惡處便是智者事故曰利仁好至無以尙惡至不使加卽大學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意之誠也然必知至而後意誠故註中各下真知二字

此好惡字粘定在仁不仁上拆開單講不得原是說爲仁不是論好惡也且此好惡亦只在資稟德性上分看不是說一人用情發意也

末節未見只言未見用力之人

子曰人之過也章

此章之旨不是淺求正在淺看謂即人之過失顯然處皆可以見其心之仁不仁君子定失之厚小人定失之薄耳人不明此旨添出許多略迹原心閑話而于不仁一邊定要含糊不說出徒見其謬迷也

觀過句原兼仁不仁說單爲洗刷君子者非旨也或曰如註言則仁字下須增出不仁二字似傷語氣曰如公言則亦須於觀字下增出君子之三字獨不爲傷語氣乎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四書講義卷七

十

於天下猶云凡事耳謂之天下者言無適不然與子張問仁章之於天下同非治天下服天下之謂也

於天下猶言應凡事與能行五者於天下天下字義略同今多錯看輒張大天下二字故有義在天下不在君子君子以天下還天下之謬

義從事物見而其根具於心說在天下在君子都不得事物之義雖具于吾心而不辨擇則不明故古人于義上著箇精字而智附之以見然必先虛其心無所執滯而後能辨擇而至于精此比義之所以必先說無適莫也

天下只有一義適莫者無見于義而憑心造理自以爲

是者也

適莫兩字乃人之私心蔽見不是外邊行止

適莫之病不專在事未至時過去現在未來都有

適莫與義正相反適莫便不是義義便不是適莫理固

如此然無適莫而不精於義却無是處古人所謂無

私心易當理難也

其無適莫正爲義之與比惟其比義故無適莫此兩路

原只一路也然失卻一邊則所謂一路亦不的

無適莫而無義以主之必流于佛老之猖狂此本天本

心之分也註中引謝氏說正見此意近說好言直截

謂無適莫便是比義吾所不解無他猶是中新建之

毒也

四書講義卷七

十一

昔人言衆人之心無主以無所主而生有聖人之心有主以有所主而還無乃知唐虞事業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不是隨緣任運只是完他箇道理應當耳人云無適莫便是比義大是洞話只有義之與比方能無適莫要做義之與比却須先無適莫始兩邊混併不得也

天下事物莫不各有當然之理我能知明處當便謂之義我不能知明處當我自失之耳事物之理自在也君子于一事一物必使我所以處之者與事物當然之理相合爲一此之謂比

義是極有界限者君子精義亦正在界限上用工夫義之與比猶云唯義是從耳高其說者要將比字說得無意而自合渾化而無迹却正與聖人之旨悖矣義以方爲體以精爲功不可以融化渾釋爲極自晉人清談乃有異解自以爲高而實非也或云義自爲比不以我比義是隆萬後不通講章亂道不可爲訓

子曰君子懷德章

他章都指云爲處說此指其用心之微

君子小人其所思向定是如此思向如此所以爲君子小人

四書講義卷七

十二

懷字與喻字不同喻是知條下事懷是意條下事喻是分曉精浚懷是起心發念在此

子曰放於利而行章

利字卽與義字對凡計較自私作用皆是貨財其一爾放利而行謂凡事要占便宜損人益己也

放有自擅意有專務意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章

禮與讓不是二物不讓則禮非其禮矣看爲國以禮哂其不讓程子謂達得便是堯舜氣象其理自見

子曰不患無位章

只爲人心皆向外求諸人故聖人于此等處皆引向裏

求諸已明下兩不患所以截斷人心邪竇也有若聖人不禁人求位求知則雖謹言慎行仍是干祿之學非在中之理矣自己胸襟鄙陋不得將聖人言語摻低來湊

求爲可知也可字著眼人知固見其可不知亦不失其可求爲可知談何容易今之處士冒濫者多奸黠後生俱欲向此中作逋逃之藪令彼清夜自狀其所爲可者安在耶竊論先輩於盛世不試講學諸公負高名于身後今讀其書未嘗不以大布終身爲幸耳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章

或云曾子平日既得力于終恕便是從心上做起既是

四書講義卷七

十三

心上做起便是平日已知一貫之理但此日互相提唱爲中下人說法耳世儒以曾子爲至此始悟豈非說夢先生曰聖門傳習誰不從心上做起心上做起便算已知一貫則得者當不止曾子矣平日得力于忠恕卻信不及卽是一貫事得聖人一指示乃渙然水釋雖不是別見箇道理卻是至此始悟也若謂互相提唱爲中下人說法此言尤可笑曾子忠恕爲中下人說法猶混得去夫子一貫亦爲中下說法乎則將以何等爲上乘說乎曰吾道曰夫子之道聖賢明明對面親切裁成而曰爲中下說法聖賢無此搗鬼行徑也

忠恕盡頭便是一貫本體止是一件但聖賢用處不同工夫各別耳人將一貫看做教外別傳宗旨將忠恕看做義學知見小乘自然牽扯不合于是空拈一心字了之註中渾然一理泛應曲當是解一貫不是一心字可了也若一心字可了則一貫忠恕都屬強名原無分別矣此正儒釋本天本心分別處故一貫忠恕看做兩件不得竟看做一件不得

道理止是一箇理到各人身上便有許多道理卻仍只得一箇道理所以一貫亦正自不同也譬之傷寒寒只是此寒但受寒之人有虛有實有陰有陽所以證候不同而方法亦別到得寒邪散盡元氣復還原只

四書講義卷七

十四

是一箇傷寒道理若執定一法以治傷寒未有不敗矣知此方見聖人之言原不會虧欠下概曾子之言亦不會瞞過上概也

此是本天之學徹上徹下故程子指出天地於穆不已變化各正是忠恕盡頭其實却在盡已推已做入近人全不理會只以一心字了却忠恕若云夫子之道心而已矣不知其流入於禿丁本心之學也

須知曾子此言爲門人指示非正領聖人也忠恕而已矣就學者分上指出聖人全體云不過就是這箇造到極處便是聖人之一貫而已矣三字語氣可想程子所謂聖人之忠恕動以天亦是將忠恕移上一階

就聖人身上說畢竟忠恕本位名義須還他平實故程子亦必先提遼道不遠說入方是徹上徹下若竟丟開下一截單說上一截說話儼儼侗侗如云夫子之道心而已矣又如云夫子之心自然而已矣仍還門人一箇大泥團豈曾子語意哉

從學者心目中指出聖人要妙而已矣三字指點親切而高遠朴實而活變

忠恕本是學者分內事然聖人亦只是無爲之忠恕到天地亦只是無心之忠恕學者較推行著力耳却只此一箇忠恕但所以爲忠恕不同也近人意中先看低了忠恕便似曾子于夫子之言作僧果把柄入手

四書講義卷七

十五

改頭換面接引後學賊智矣

朱子云忠是一恕是貫此是分體用說其實忠也只是一故又云忠在心想在事物之間只是一箇一分著便各有一箇一恕自忠出所以貫之也看所以二字自分明若竟以忠貼一以恕貼貫又生枝節矣忠是盡處一恕是推處一

曾子章主行子貢章主知亦本朱子然朱子分別兩章不同大段如此曾子質魯平生於踐履得力多然其學以格物致知爲始未嘗不事知也若子貢章則明指學識自當在知處說與此不同雖學識亦不離心然又是一話頭所謂節節推去可知是盡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章

喻只是明白君子只於是非上明白得盡小人只於利欲上明白得盡力行在篤好之後篤好又在淺喻之後

程子謂惟其淺喻是以篤好正指已成之君子小人

喻字兼淺知篤好而言然必淺知然後篤好看淺字篤字皆非恒人之知與好所得而與也喻利人但將貪污一流單煞不知這裏面正有人物在天下頗有忠信廉潔之行而其實從喻利來者蓋其智慧實曉得如是則利非然則害故所行亦復近義然要其隱微端倪之地實不從天理是非上起脚而從人事利害

四書講義卷七

十六

上得力此之謂喻利之淺篤若貪污之人止知小利而不知大害知近利而不知其後之大不利此并不能喻利者雖均之爲小人而其等高下懸殊不能淺喻者其爲小人猶淺至喻之能淺篤者直與君子疑似後世不察每爲所欺而此種學術遂流傳于天地之間如孔孟所指之鄉愿今人竟望爲君子不可及之人矣豈不可恨可痛

喻兼性學不是漫然便曉只是入門一岐一路必造其極

世間只有這兩條路不喻義即喻利中間並無隙地可開歇一班人而且喻義者必遠利喻利者必賊義中

間亦更無調停妙法可兩不相妨

陸子靜說志習在此則喻在此是從喻字前說子靜謂科舉純是喻利看來確然如此今日舉業愈趨愈下卽不利亦驚之只是妄求耳并未曾喻然則求昔日之小人亦不可得矣

子曰事父母幾諫章

幾字在人子諫法上說言其立言用意之微妙使不覺其爲諫者然有作知幾審幾之幾是在父母事勢上說似當先幾而諫非幾諫之謂矣

子曰父母在章

太真絕裾而去彼云王事靡盬耳然尚爲終天之恨今之遊士幕師有無故棄高堂數千里外而且托菽水爲辭者矣彼獨何心

子曰父母之年章

喜懼原一時並集不分先後彼此一則以是一合急語非兩開轉語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章

約是收斂近裏著實意

閱歷世故深透而無學問以自守到得悔悟時做功夫不及只好走入邪說躲避去從來才人狙俠老妓名士下場未有不以禪終者蒲團拄杖正是一團狼熱肺腸狡黠機械不妄想因果受用卽貪竊法席名位

此其心與禽獸何異亦豈以約之道乎老子清淨不犯手近乎約矣而滅理寡情出爲申韓其失略同皆非約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章

不是贊君子之言行亦不是泛論言行之理是說君子存心如是則其功夫體象可知

訥與敏只在言行上見訥言敏行只在欲字上見欲如何見也只在他訥與敏時意象見得耳故訥言卽指日用語默若說做著書立說文章聲問非欲訥之言矣近人講言行都犯此病乃文行之辨非言行做功夫實地也

四書講義卷七

十八

子曰德不孤章

不字必有字語氣反復決絕固是自然之理而所以慰厲人意盎然言表

固言自然一定之理亦所以堅修德者之志而振其氣知其必有鄰雖終無鄰可也

世間齷齪猥瑣一倡萬和諛訛成羣晝集暮散墟市而已豈曰鄰乎鄰之爲言正以不多得然而必有之爲貴也

子游曰事君數章

此非戒臣友畏避緘默也正欲其善於諫諍使君友得諫諍之益而倫乃得全耳

因避辱疏而戒言其罪又浮于數矣

四書講義卷七

十九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八

論語五

公冶篇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章

子貢兩問煞緊要不是討贊語亦是其用工夫處

只一器字中褒抑都到

器有一半天一半人然一半人煞重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章

或人看仁字甚淺看佞字却有作用夫子不知其仁仁

字甚微看佞字正是不仁首句焉用佞是泛講直指

以教或人禦人二句乃折其佞字作用之非不知二

四書講義卷八

句方爲仲弓分辨不知其仁正破其所見仁字之淺

末句焉用佞却見雍之不佞正是好處

子使漆雕開仕章

使仕只因其才可仕而仕並無淡意到開未信一句直

能進取其大追到聖人向上處出於夫子意外故說

人要在使仕一句中將下兩層都罩入做兩蓋乾坤

句看是探竿影草又是據地獅子又是金剛王寶劔

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只爲熟於禪便看得聖人也蹊

跡却不道聖人高于禪處正無此鉗鎚作用是

只一斯字可知漆雕開心目間實有所指此所謂進取

也

只一信字可知其自求之切只未能字可知其精進之

勇所謂篤志不安於小成也

人說信只是信得可仕說亦只說其可仕開自信不及

正夫子之信開都脫却斯字講信字極其至只爲漢

唐以下人物作分疏毫不涉聖賢分內

使開是就他材分可使說開是因他篤志所見者大不

肯小用又有出于聖意之外者故說之若仍要講說

其可仕卻小看了未信道理堯舜事業亦只是一點

浮雲過太虛耳故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莫要看

大了仕字朱子篤志正指見大意不安小成但恐人

四書講義卷八

誤看入過高處放下篤志二字便著實卽所謂進取

矣

也若止就政事推行處講并篤志二字亦錯看小樣

人每苦說字難下註脚皆因斯字不確未信處無巴鼻

也程子謂見大意朱子謂篤志一是橫處說一是豎

處說上蔡不安于小成只是兩說反面耳饒氏分作

三樣看拙矣雙峰饒氏曰集註釋說字有三朱子謂

謂悅其不安于小成惟其不安于小成故篤志

曾點漆雕開身分只在當下自不凡

子曰道不行章

子路原不是大呆子卻因聖人神化莫測信之過篤耳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

此章論三子與論令尹子文陳文子不實斷其于仁如何而曰未知不知者何也蓋仁者乃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之謂若於此有纖毫信不及處則或日月至焉亦不可知或人欲歛起天理漸滅亦不可知若欲舉其全體而言當下便要承當此一字大概難說至于治賦爲宰與賓客言到盡得仁字後皆可點鐵成金若其未能則治賦自治賦爲宰自爲宰與賓客言自與賓客言與仁字總沒交涉也

仁只純是天理無一毫私心之謂三子未必無一二節近仁處然謂之無一毫私心則不能若三子之才能

四書講義卷八

三

則自有三子地位在但不得以此准當仁字朱子論漢文帝唐太宗功業不准當三代亦是此意顏子三月不違仁令尹子文却未知焉得仁正欲做箇題目使學者入思議始得乃知此章不是泛論人才正要令人識得箇仁字

所以不知者只是私意未盡纔著一點私意則事功皆虛妄矣

聖門重求仁記者意亦主此用才非本旨也但聖人言語自是八面旁通在武伯分上看未嘗無此義只可使二字自見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章

聖門以聞知爲事舍此更無教外別傳時多云卽以聞論卽以知論皆坐不明書理只要用字圓活之弊不覺隱然有箇西來大意在吞吐間此便是禪學沁入人心已久處

弗如也句不是活不是奪不是回機反縱乃殺句也此句須殺得盡下句纔有轉身之妙若但從上文引逗作隨波逐流看卻不見金剛王劒作用

此二句純是聖人引進子貢妙用有縱有奪有殺有活却須向子貢境界火候中勘驗弊病分明方見聖人四路把截逼拶到離鉤三寸處真是老婆心切

聖人進人只在當下鞭策如與點悅開商賜言詩之類

四書講義卷八

四

皆是自知自屈只此是吾與女處不論從前究竟也由此可至無弗如止好言外推一步帶說耳

子曰吾未見剛者章

剛字兼質與學說

慾之不得爲剛就根而言剛中之一義也夫子所歎之剛剛之全義也卽無慾未可以盡剛也

夫子突然一慨必有指歸而茫然難測所以來或人之對或人舉根亦必根之氣象有似乎剛其所謂慾有難識者故夫子辨之若粗淺嗜慾或人豈冒昧至此故程子下悻悻自好此卽爲慾亦此意也慾之非剛是就根而論未可以盡剛之理盡夫子未見之意然

要之大義亦不外是得或人一舉界限已自分明耳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章

無加之爲仁子貢不知而言之非知其爲仁而故矜之
也註中仁者之事不待勉強乃發明所以非爾所及
意耳

子貢理本無差但其語氣太自然容易處便是仁者之
事惟其不知爲仁便見他不曾下手實體來故夫子
抑之

子貢語近自然可見他工夫欠處夫子當下痛棒在此
非爾所及是斷詞不是疑詞至期勉他及又是言外
意思

四書講義卷八

五

仁恕之義發于程子朱子以勿字無字發明更無遺蘊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章

文章卽性道固是油口禪若謂文章性道截然不相關
又是瞌睡漢子貢得聞性道原從文章得力文章性
道可知是一線事只是火候不同耳得聞文章然後
可言性道文章之可聞亦是子貢分上如此未必人
人得聞也有不知有文章者有止于文章者有由文
章而上之者有既得聞性道而用功仍在文章者此
中節次等第正自不一

文章可聞處煞有工夫
不曾聞得文章性天定落魔外不到聞性與天道連文

章也不是極至朱子德性問學之言是自謙以勉學
者後來竟摘此作公案橫分朱陸宗旨不知尊德性
道問學如何分得朱子原未嘗離德性而只道問學
若陸子靜之所尊只尊他之所謂德性耳原未嘗尊
得德性也

看得世間有文章之學有性天之學他人偏主而孔子
能全之此似是而非也世間之文章非夫子之文章
其性天亦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猶之說朱子道問
學象山尊德性象山之所尊原非德性而朱子之道
問學原是尊德性朱子未嘗闕一邊象山未嘗有一
件是也

四書講義卷八

六

文章性道本是一串事但人之火候有淺深故聖人之
教有次第若將文章看得太粗性道看得太玄則兩
件都不是也又說性道自無容言聖人有顯有隱則
兩件之聞不聞都是聖人權術所致也
教不躐等專解不可得聞句謂聖人非其人非其候不
輕與言故不可得聞耳非言之而人自不悟如不聞
也

既曰言性與天道如何又不可得聞因有謂至言不作
言會真聞不以聞聞一派狐禪得而混入矣說者以
教不躐等正之解者又誤執聖人秘不肯言又似有
所隱者此又程子所謂扶醉漢也卽如一貫之言大

子呼參而言門人未嘗不聞也及曾子唯而門人問則曾子得聞而門人不可言得聞也聖人豈隱門人而私示曾子哉第此言夫子原爲曾子而發此所謂教不躐等也曾子能唯而門人不能此教不躐等之故原在學者自己之得聞與否也

有聞有不聞便是教不躐等然其可得不可得之故自在學人此卻是所以教不躐等之故聖人初無機權作用于其間只是因物付物自有陶冶變化之妙則又教不躐等之神也須知教不躐等不是聖人有甚印板齋規功課只爲時雨化之者難得然直至不屑教誨而聖人全副精神原在後人看得教不躐等四

四書講義卷八

七

字呆淺卽之離之都無意味總屬心粗不去理會所以然耳

說來止得教不躐等一句不道四字中有多少人頭不齊在有多少火候不同在由文章到性天有多少工夫層級在此所謂等也縱說箇等字便不止是兩種門品兩法接機兩節修爲矣子貢只提箇上下大關耳又須知等字在文章界上多在性天界上少不可得聞正是聞後無盡語

子路有聞章

都是記者空中設撰形容非子路實事也子路實不會有未能行時卽在有聞中事勢次第處便覺得未能

行正見他一聞卽行一種火忙火急之象如在目前不是子路果有未行亦不是子路絕無未行只在聞之後行未盡之前此間自然有起不完來不迭時候皆是子路視爲未能行時候

未行正是行時

惟恐有聞只是未之能行中猛著鞭耳非真恐後聞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章

文子實不足以當文卽所稱學問亦非能君子學問之道特此二者亦人所難能故節取以當勤學好問之例耳

子謂子產章

四書講義卷八

八

古人謂諸葛孔明有儒者氣象以其本領好也今人看孔明只是一箇大有才具人而孔明自言則曰先帝知臣謹慎又云南陽有八百桑此孔明本領也惟夫子之論子產亦然恭敬惠義方是子產真面目子產之惠義因發使而分其實精神作用盡在義一邊而其義行處純是惠故夫子他日曰惠人也惠中原有義義中亦有惠方是子產之惠義

子產未能盡是君子之道故曰有四卽子產之恭敬惠義未卽能君子體用全備之恭敬惠義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章

善與人交稱晏子也久而敬之著其善交之道也顧麟

士謂惟善與人交故久而敬之則久敬反爲善交贊語矣其意以善交中有圓通作用而久敬落宋人理路也余每見人稱楊顧說書合傳註甚不然之

一箇人字中君子小人庸衆都在惟敬則無所不宜晏子所以處崔慶陳鮑亦在其中耳若專就奸惡說則其爲敬也純是機權作用而君子敬以善交之正義反隱矣

敬字兼內外然其本在內故曰敬以直內聖人從無兩箇敬字若將敬字在作用上看爲周旋世故之具此看壞了敬字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章

四書講義卷八

九

因文仲有知名夫子卽此事以辨其知非以不知譏此事也故不云不知而云何如其知猶曰人之稱其知也其謂之何爾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

曰子聞之則魯人之稱頌以爲美談可知然足以誤人之思故夫子正之是論思不是論文子而文子之得失亦在其中與前後各章論人答問之例自別曰再斯可則三之不可可知私意起而反惑正發明夫子再斯可之意非朱子補義也乃有謂夫子未嘗明譏三思之不可則將文子之三思夫子之再思可以並行而兩是耶此種議論最誤後學不可不辨

子曰甯武子章

愚字只是乖巧人所不爲者非大智若愚之愚也卽其不避艱險處便是不可及非必謂其能成功而後爲不可及也卽使當時功不能成也須還他愚不可及惟其措置得宜不失其正而又能濟君免患所以尤不可及耳

愚字從旁人比較而見武子固不自命爲愚亦非武子正面全身斷語也只在智巧者一對照便見其愚卽其愚處便是不可及若以其免難成功見愚之不可及卽是功利作用此吳下人之所謂詐呆非武子之愚也要使衛侯終不復國武子卒及于難其愚豈可

四書講義卷八

十

及耶

人多于愚中講作用狡獪乃溪也黠也非愚也然愚却不是冥頑儒闇之愚亦不是迂疎窒滯之愚其用自在意外

愚字只與乖巧字對從來萬死一生之事世之打乖者便不肯爲二氏之學講到極精處亦只是此理此武子所以不可及也成公之終復特幸而濟耳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所能逆睹也亦武侯之愚也故小人喻於利皆智也君子喻於義皆愚也以此思愚愚可知矣

甲乙間失足諸公只被一箇乖字害事

論到極處豈惟避難降臣自以爲智巧而不知其身爲狗彘卽死難中亦有智愚之不同亦惟愚者爲不可及也

子曰伯夷叔齊章

畸人之清便有絕物自爲之私看得天下人無一是看得天下人之不是無一可容而其爲不是者亘古不可化要之此便不是聖人胸次遶問聖之清若說聖人本性介刻而于處人情處獨寬和這又成兩截作用聖人本體原和平正大特夷齊于是非較分明不可犯滓此爲聖之清耳當下一清字時不念舊惡已具非于清之外又有此酌劑之妙也

四書講義卷八

十一

有謂受惡之貫盈夷齊旣避之矣及其濱于危亡又爲之叩馬此便是不念處先生曰不念舊惡者指一人之私受之惡天下之公非夷齊之所得而不念也叩馬亦不爲受爲天下古今君臣之義耳

顏淵季路侍章

朱子云當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說出故顏子孔子各就上面說去使子路若別說出一般事則顏孔又就他那一般事上說然意思却只如此此條最講得高而盡雖程子皆歸之仁然在仁字中也只說得一宗就一宗上一路說去有多少層級在各人工夫見地到遮裏火候氣象自不可強到得盡處原無別事

聖賢所志不離一箇仁字但其分量不同故其氣象自別子路較粗淺顏子較有痕迹故朱子謂子路收斂細密可到顏子地位顏子純熟展拓可到孔子地位此中分寸鑿然不是輕易掂斤播兩

看圈外程子總論三條則三段規模有小大要皆在與人及物之仁上看謂子路亞于浴沂顏子大而有志須與體會著他是甚樣氣象若將子路止說做箇貧俠意氣顏子止得箇謙虛長厚胸真靚面千里矣要識二賢氣象先須識得仁字

兩無字乃顏子克己之功是用力字不是自然字于此可見求善求勞其志甚淡較老安友信少懷但略小

四書講義卷八

十二

樣耳

顏子所願無者伐與施耳若云不存善勞卽二氏之秘藏耳或曰此正巧于講無伐施意曰正爲這巧處有病在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看聖人三語渾純一箇仁字當時只說得切至平寔未嘗有自然付物意思而由其言窺之則天地堯舜功用氣象如是此所謂聖人之言也

聖人不得志堯舜氣象自在

聖人所爲如化工付物豈待設施哉與點一節便是堯舜氣象但用處有盡與不盡要其本分不損毫末也

盡天下之老友少而安信懷之此其盡也然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中親疎貴賤有多少等級便有多少安信懷法施在無此也安信懷不成這便是一篇西銘道理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九

論語六

雍也篇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章

有謂仲弓知得夫子許已南面是以其簡故以子桑伯子爲問曰首節中安得便有簡字意仲弓安得便有其他心通法知夫子之許可因簡而以伯子當之哉此正秀才粘皮帶骨不通處

可也簡夫子就其問而節取之詞未嘗以簡而取伯子也使仲弓別問一人夫子亦以簡論耶

不但居敬居簡不同卽居敬之行簡與居簡之行簡亦

四書講義卷九

十

大別居敬之行簡精明有條理居簡之行簡則一切苟省任率而已

居敬之簡不是省事得其大小輕重先後之序耳

然字與上可字相照然字中有兩重公案要見仲弓未

喻可字一層所言之理默契一層一以印證仲弓一

以完語句滲漏

第二節註云以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是辨伯子之

簡正勘驗自己則然其言仍是證明其可使也故朱

子謂亦見可使南面之基朱子曰此段若不得仲弓

也簡便道了也是利害故夫子復之曰雍之言然這

他淡沉詳密處

程子居敬則其行自簡理本一串雖然如是語太高太直捷恐學者依之有病故朱子列之圈外而本節註中用如是而行簡頓出而字一折謂天下原有能敬而未能行簡一流人也

子華使於齊章

有謂與栗辭粟二子原未嘗不是夫子特廣其意耳先生曰滿肚皮奈何不下這一部史記憤懣肝腸看得一班俠客畸人爲世間絕頂人物不難將乳夫子說話當假道學常談看此種趣識誤學人不小只一毋字已說盡不當辭祿之義下句又曲爲廉者設法也

四書講義卷九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章

論仲弓耳非與仲弓言如子謂韶之類俗講謂聖人必無稱其子而罵其父之理此是村俗世情鄙見聖人引喻論人有何忌諱周旋以牛爲罵亦後世習俗當時用牛爲名號者多如唐宋人稱龜字直至近年爲惡名耳驛角與犁毛色之美惡豈卽罵耶喻其寔耳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違字只略斷一斷

顏子亦正有違故云三月三月雖違亦只少斷耳顏子未達一間處在此

不特三月與日月久暫不同卽不違與至其爲主客亦不同不違與至皆有工夫只是下工夫處不同其中有同原處有天懸地隔處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章

康子看得政大于才夫子看得才餘于政何有不是大言聲價亦不是蔑視事功實見得三子恢恢游刃處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章

今日學者只是被箇畫字不好有開步時便畫住者亦有進得一步上一步却又畫住者自己便道我何必若彼只消如此將第一等人讓與人做這便是畫然

四書講義卷九

究而言之只是不曾悅耳冉求欲將悅字藏身夫子正要點破他這字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章

君子小人尙是籠統之名自程子下爲已爲人註腳而聖人之旨愈見分明然非程子于中自建綱宗也此君子小人原非籠統名目緊就儒字說是辨儒非泛論君子小人也道箇儒便自有形狀有術業而真偽出焉爲已則真爲人則僞自是不易之義

爲已正是解圈外遠大意已隔一層然謝氏所謂遠大亦指義利公私說非指勲業功效言也爲儒而從勲業功效起腳卽犯爲人功利之病正不免于小人儒

之歸矣讀書人心粗見說君民家國天下便說是遠大便說是合註不知其墮入旁門小家正背註意者也

子游爲武城宰章

楊氏之意言子游精于知人雖二事之小而見正大之情則其平生之無不正大可知非謂節取其善而不求其終身之全也

子曰孟之反不伐章

有謂嘉孟之反所以罪孟孺子也孟孺子洩帥右師右師奔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于邴洩是且以奔伐也故美孟之反之不伐以譏之先生曰凡論

四書講義卷九

四

語所載皆關切學者若論人論事而別有言外之旨除非答人之問則見聖人語默微顯之妙亦所以爲教也若特舉其人而稱說之則聖人之言平易正直必無許多隱謎蹊蹊此章只是美之反之不伐見居功去矜之難可以爲法聖人提起與人看使人知所自克此意儘有發明未暇旁敷史案也看程門呂楊謝蔡侯尹諸子亦只在本文議論然龜山推稱其功朱子卽以爲失本旨獨取上蔡說謂于學者事甚緊切猶嫌其太講得道理高於本文未密故列之圈外而總論以爲本無異說諸家橫出他意以汨之夫于本文議論過當尚以爲他意橫汨况闌入閑議論耶

閑議論尚可其害必輕略本義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章

此與人莫不飲食節同出必由戶亦卽是道但小事粗節耳舉以警人最親切有味若作譬喻說則由戶在道外矣人卽不由道無時不在道中天下事物總無一件不在道中隨處提起便見

道故不曾離人人自不由也

因由而有道名道卽在由處見故訓道曰路

子曰質勝文則野章

聖人當下道箇彬彬已是箇成德氣體只是如何會彬彬况云然後君子則未及彬彬時固學者事也故朱

四書講義卷九

五

子加入學者當損補以成其彬彬則彬彬方有下落而然後句亦分明

人謂君子二字不可作贊語然後語意是上四字正有損有餘補不足工夫不指現成說註中學者云云正解文質彬彬成德云云正解君子然則君子何嘗不可作贊語但不可以文質彬彬四字作君子贊語看耳

門人問註中損有餘補不足似文可補質不可損忠信可學禮忠信豈可損耶曰此文質在人氣象體段上說過於朴儻與過于修飾其不能彬彬一也與忠信學禮意又別故楊氏之說列之圈外若謂忠信不可

損則忠信勝禮豈可謂之野乎

子曰人之生也直章

生字指有生終始全理自稱至老爲彭爲殤無非生也
只現在此刻直則是生罔卽幸免蓋生之道理本合
如是耳此程子所謂生理本直也讀者錯認本字遂
將生字看做生初之生要追原反始以直字當父母
未生前本來面目看害道不小矣其病總坐不與下
句相照應若將直字對罔字人之生對幸而免反覆
思議自無此病

人之生也直此句當緊照下句講有此直乃有此生人
之所以爲人者此也罔則生之理已絕雖生亦幸免

四書講義卷九

六

爾後人誤解程子生理本直句將本字作自然無爲
看于是講章遂有卽生是直之說是重生生字不重直
字下句如何振合其病亦從生之謂性與良知之說
來

人之生也直此句須緊照下句說惟生理本直不直卽
失所以生之理直非任其自然之謂帝王之政教聖
賢之學問皆所以完此生理也有謂任其自然是直
而無待政教學問且反爲直之害其說甚謬如謂任
其自然卽直也則安有罔之生乎將罔之生也亦直
乎抑政教學問反所以爲罔乎吾不知之矣

有云受中以生而養以致福不俟維挽也况維挽之而

人心終不古乎先生曰後世維挽非刑名功利卽二
氏禍福之說便是幸免之法非聖人本直之維挽故
人心不古耳

先有此直而後有生纔有此生便付此直人必還其爲
直方完得所以生之理

直字謂寔也順也卽中庸之誠孟子之利息非慕直之
義能寔而順則經權動靜無非直也

忠孝至性中曲折正是直

子曰知之者章

三之字明指聖人之道離却道字卽貪財好色亦何所
不可附此四句耶之字不的則知好樂三字說來皆

四書講義卷九

七

詫異蓋知好樂真境原倚之字爲旋轉如之字指財
則知好樂皆財上情事之字指色則知好樂皆色上
情事若看之字是西來大意則知好樂皆宗門境界
非聖道之知好樂也

朱子謂當求所知好樂爲何物外道便只說得心耳

聖學工夫只有知行兩端知字中工夫最多到得箇知
之者火候已是一半好與樂總是行中火候若不會
知得也無從好樂卽有所好樂如金溪姚江之學亦
能使人鼓舞顛狂卻只是羞異不可謂之好樂總只
謂之不會知也

爲學于知好煞好用工到樂底地位程子所謂功夫尤

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者濂溪之尋孔顏樂處延平之融釋脫落皆此意也

子曰中人以上章

此章只在材質上論語當其時即中人以上亦有機候因緣中人亦有用困勉之功造到可語者却又別是一話非此章本義也

樊遲問知章

敬與遠固是一串道理又須分別能敬者必遠遠者必敬亦有敬而不遠遠而不必敬者然觀作虛器祀爰居仲尼譏其不智則知此句專爲不能遠者發

知鬼神之當敬當遠只合如此必通于死生晝夜之故

四書講義卷九

不

矣知其說者之於天下其如示諸斯乎彼諸事鬼與蠻作無鬼論者其愚則一皆不免于爲鬼所揶揄者也

聖人所謂鬼神指天神地祇人鬼也所謂人鬼只祖宗與百辟卿士之在祭典者耳若佛爲遠裔邪鬼及鄉俗誕妄之誣祠左道亂政生心害事聖人所必誅但當遠而不當敬又不在鬼神之例者也駭豎每援此句以爲佞佛事魔之助造中立不關之說其惑誤更酷矣學者不可不知

智無定體附義禮以見此中庸知人知天兩知字即智也

天下本無不難而獲之事亦無先難而究無所獲之理但仁者之心只專于所難而無欲速見利之私即此心便是仁者渾然一理無私之本體

難只在日用尋常處

有謂難字不即粘爲仁說不知所難箇甚天下豈有仁外之事理日用乎

是說仁者之心如此猶云有事勿正仁者地步愈高其心亦只如此若謂得道必于遲暮卽是癡人圓夢若謂此事原無可得又落魔外邪淫矣

知者之事仁者之心兩者字是從現成指示與其言也認不憂不懼一例惟其是知仁故事與心如此不說

四書講義卷九

九

如此去做知仁也

務義兩事若不足爲智正是智處由事而指智故不先下智者字事可指而心難形故就現成仁者指出他處心積慮樣子與仁者其言也認相似先下仁者字正有意在

此言未足以盡知仁是指點樊子做知仁工夫處而知仁之理體原未嘗不備註中因遲之失而告之正謂此也

子曰知者樂水章

此節知仁雖指兩種人是就其資稟現成處說不論工夫亦不論全體也三截節節自爲形容無淺深之義

亦無聯貫之情

就兩種人資性大段而言故有此分別與好仁惡不仁

章相似若說知仁道理工夫兩者原分不得

三股隨意舉似說箇大段意理固無貫串之義亦無重動靜而以上下發明中段之說予論此章正不喜如是

子曰齊一變章

兩國之治原都是周道因祖宗功德有偏重其流弊漸遠耳

史記伯禽三年報政太公三月報政云云先儒亦多不信其說朱子謂略有此意但傳者過耳程子謂齊山

四書講義卷九

十

桓公之霸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則齊之難卽至道壞于管仲不壞于太公也齊初亦本周道正與程子言合第朱子云太公治齊時便有些小功利氣象尚未見得被管仲以功利駁雜其心大段壞了然則管仲之變亦太公原頭有以致之

王半山蘇東坡皆不識道字而好講變法其足以禍世一也半山用而東坡黜乃轉言新法之不便耳使東坡得志其作聰明以爲更張豈在半山下乎讀蘇氏父子全書自見也故儒者須先識道字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章

可逝不可陷就當下說可欺不可罔從平素說平素明

於理當時審於勢惟智乃所以成仁也

惟智乃足以成仁故君子不可陷罔救人必先愛身便落隔壁話矣

道理止論當下從井必不能救人當下便無此理不是惜此身爲天下不爲一人也從井之不可只是救法差不是不當救亦不講仁者所救有多寡大小也

義不當不可以成仁智不明亦不可以取義宜死而死爲仁不宜死而死爲不仁毫釐千里錯看不得幾元或怙終倒戈乃從義不明此理有自以爲盡節而適足以害仁者矣

金正希云直捷明快不用一毫擬議商量才是我輩本

四書講義卷九

十一

性若從仁不仁上商量出箇救不救來紛然失心矣學道人細參先生曰聖門論仁正要從仁不仁救不救處商量出道理耳若謂不用擬議商量才是本性不知蹉過多少了也有人舉禪家問路曰葛直去予謂只爲攪開步多不是路他道與麼則不去也卻與聖門之仁不相涉看正希先生致命時許多周折不但從之直是推人落水此正是不用擬議商量自換出箇救不救來不覺紛然耳可知大病只在少商量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章

博文約禮功有兩層事只一件之字卽指上句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章

先儒謂仁字最難訓以其不著事爲不論地位也如博施濟衆豈不是仁者之事然夫子卻以爲聖而不止於仁仁譬之水聖譬之海謂海非水固不可然非必海而後水也則水自另有件物在惟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乃仁之體能近取譬乃爲仁之方只此便是夫子善訓仁字

人已有次序有渾合理一分殊總在而字裏許

天地聖人亦必先自盡而後能盡物自盡者天地之心聖人之情也至于盡物則普萬物而無心順萬事而無情矣

四書講義卷九

十二

有心便有事不論事只論心則心亦易詭而遁矣夫子之意非謂博施濟衆專求諸事而不是心亦非謂立人達人專求諸心而更無事也但心從近推事卽從近做不如博施濟衆之求諸遠且難耳

論其事則堯舜猶病而立達則正堯舜之心非堯舜不可學而別等仁者也

欲立二句直指仁者之心而于此卽可以觀仁之體有兩義在

夫仁者三字就仁者之心指示仁之體不是空空言理亦不是凡爲人心能如是也凡爲人心固應如是天命本來誰會關心然氣拘欲蔽誰易完全所以夫子

又說能近取譬可爲仁之方故立達節須從仁者二字體會不得單提心字

夫仁者節指仁體如此凡人心無不同具此體然而氣拘欲蔽不可得而見也故下仁者二字是現成仁者之心不是凡人心皆然也故末節示以求仁之方正是下手處正有實事在混過不得輕略不得時解動云取之一心而已足是八荒吾闔佛性徧滿法界也

仁者節與末節強別安勉非是仁者節是說仁體末節是求仁工夫所謂近取推已所欲以及人卽上節立達中用工夫耳

四書講義卷九

十三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十

論語七

述而篇

子曰述而不作章

述作本無低昂述而不作正爲理不當作耳

信而好古正是述字中實際不分兩層不作實見得道理如是不止是謙辭如後人妄立宗旨皆是無忌憚敢作其病只是不好古不好由于不信不信由于不知故曰述者之謂明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

人多輕看了述字便似聖人虛爲退遜之語不知述字正難承當在惟孔子能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惟孟

子能述孔子惟程朱能述孔孟其道同也後人不能

述程朱便敢紛紛亂道其病先從不信起

道釋者流得一經一法便實信仙佛可成秀才讀聖賢書却只爲胡亂做文字騙科名計毫不信聖賢可做

聖賢之言切已不謬也不信如何得好不好如何能

述秀才中無人物其病正坐自不信聖人耳信字又要從天理出來但憑心說信便入邪異傳習錄云學

貴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孔子不敢

以爲是然則陽明心中之是非又在孔子心中是非上矣其無忌憚敢亂道至此孔子且不信況其他乎然近日亦有說程說朱者又多依傍時尚爲標榜

結納號召謀耳敢道他原不會信得及在

有友人遊返以遐方講學所著圖書層數之辨見示其說最淺陋可笑而調詆古昔狎侮聖言蠻村駸鄙敢於無知妄作如此皆世道人心之憂無論其粗疎謬劣卽一開口落筆已知其不曾讀過此節書來可歎可哀

今人好談經學著作紛紛斬駕勝於傳註其實于四書白文全然不懂徒欲以欺世之無目者共相稱歎使聖人見之其爲兩觀之誅何逃也

六經大旨今已無晦而爲經說者必欲起而晦亂之真可恨也

四書講義卷十

子曰默而識之章

三者原非聖人之極至觀不厭倦二句夫子嘗以自謂可知此所謂謙而又謙也時解定將三者說向高玄乃求淺反淺耳

默識註云不言而存諸心祇是沉潛體會服膺勿失意非不學而知之謂故不言心解一說朱子已明削之至謂語言文字之先有見則直墮異學窠窟矣總因要說得三者過高便有此病或云學不厭卽智教不倦卽仁仁智卽聖不必泥註中非聖人極至之說曰不厭倦之爲智仁是子貢因夫子自謙中推進一步語看若聖與仁章自分明若此二句是智仁極至夫

子豈遠自任乎則可謂云爾已矣其非聖人之極至可知越乎實越自欲然若不及越見得聖人意思好聖人分量不賴此處擡高要擡高正是自己見識低不會聖意耳

三句看來默識似知止至善學不厭似明明德教不倦似新民只默與不厭倦見聖人渾然本分如此看三句氣象如何問註云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恐不須如此恢張曰固是然于此亦須見箇聖人意思中所見底模樣定不小

子之燕居章

凡形容氣象語最難如所謂容舒色愉自大賢以下凡

四書講義卷十

三

爲天姿和緩之人未嘗無此光景然非聖人之申申天天也其間高下等級正多所謂各家門前自有景致憑各人舉看只說得自家說話耳須胸眼中實見箇聖人全影始得

子曰志於道章

志字內有知止義在知之則志有定向

又于子曰張子韶咏依於仁何云試看迷途一瞥矇若還無相豈能通力行未到安身處且可依他人箇中然畢竟不合謂其看依字淺也莫若從註爲是唐宋諸儒說經未經朱子採取者猶夏商周之書爲夫子刪去者終不可傳耳先生曰此論已分明然謂子韶

看依字淺却不當其罪他看得仁字不好耳故云無相豈能通他只將仁當箇譬者之相則所謂安身處者非仁矣湛若水教人隨處體認天理亦近似好話然其所指之天理乃子靜之黑腰子也今欲破諸邪說須先認取仁字端的

道德仁次第秩然定理至于藝輕視之則初學之末節若序在道德仁之後則似反重矣不知藝與道德仁較則本末輕重固然然本末自不相離志據依之時原脫藝不得故藝與道德仁相爲終始在初學肄習則藝自粗淺非藝粗淺爲藝工夫粗淺也至大成游養之藝則又爲精微非藝精微爲藝工夫精微也假

四書講義卷十

四

如洒掃應對進退子游以爲小子之末然到聖人動容周旋中禮不過原是此末事豈可以聖人之末同于子夏門人之末乎工夫到聖處本原大段已定這上面神妙却正在末處中庸所謂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者不知不能不礙其爲聖人更知更能不又加神妙乎故游藝序在道德仁後正自不輕惟邪學一切以爲支離務外故將藝看壞也正不曉得游字境界儘高也

朱子云藝是小學工夫論先後則藝爲先三者爲後論本末則三者爲本藝爲本習藝之功固在先而游者從容潛玩之意又當在後文中子謂志道據德依仁

而後藝可游也此說自好玩此一條則游藝輕重先後之理盡矣故上三句可次第遞說而游藝句不可坐煞在依仁後與依仁相比屬亦不可將此句另側重似反精妙于上三句也

內外交養自金溪以來總不曾明得此義講章看得末句輕淺亦坐此弊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章

自行束脩以上極言有來學者無不教之耳非謂必待束脩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章

用之則行兩句須連讀合看乃見聖人所謂有是之理

四書講義卷十

五

若謂聖賢總以濟世爲心意重行一邊不見聖賢全身要大翻成小樣矣

首節之要在兩則字行藏非聖賢所重重所以行藏者子路病處行藏皆有非能行而不能藏也

曾點莫春數句亦是用則行舍則藏但點只猝乍見得不如顏子實有諸已耳

必也者也四字最活如此人方可行軍能懼能謀見大本領不泥定行軍說

臨事而懼則無喜功輕事之心好謀而成則無粗疎潰裂之患兩句本平說都是子路對症之劑懼字對成字不對謀字兩而字語勢注重分明懼在幾先成周

事後闕一不可懼爲成謀之本此又推論之說謀時能審斷決中固是成謀後果毅周到至事成萬全正是成

單講箇懼字是聖賢主敬本領此懼字卻大不是此處本分此處懼字貼定臨事說單講不得要之源頭固自大懼字生來見得此意本分道理又高一格耳人云兵行詭道純乎功利權詐用得效時便是道故當以逆億術數爲主此不知兵之言也逆億術數中處少不中害事處多也只是先覺無不勝道德無不服耳懼而好謀原是先覺道德中事非功利權詐之術也

四書講義卷十

六

子曰富而可求也章

而字及如字不是游移兩可之辭大注蘇氏謂爲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

如不可求主命說爲是若謂義不可求如字口氣欠的聖人言語每下一步以就人正是決其不可意

子在齊聞韶章

季札聞韶曰觀止矣夫子聞韶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兩者贊歎雖同而境界自別蓋季札是驟見崖岸驚喜之語夫子是學習既久淡歎之辭固不可同日語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章

助輟之誤賢者不免當時亦皆看錯國君社稷之重此
義之似是而非者故子貢須問初問問其義再問問
其心正子貢會問處若止是爭讓相較子貢何須問
得唐之靈武宋之臨安何嘗非國君社稷爲重之義
耶怨乎一問直將從來借義名而助弑逆議論心事
都誅盡

怨乎是直究隱微乃子貢會問處蓋於此際不能無少
遺憾則天理尚未得其正人心尚未得其安而當日
衛事猶未可援以爲斷例也

夷齊當下只是自盡使得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而已
若夷去管齊齊又管夷夷齊又管中子則粘帶回顧

四書講義卷十

七

私意起而怨從此生矣

不爲子貢本不待問而決所以問者欲求此理之極處
至幾微無憾耳至印證明徹更釋然無疑

上文之問子貢自質疑端此句直斷夫子之意所問非
所斷所斷非所問正見子貢會問會斷處

後世俗儒胸中只柰何這得失利害成敗不下只在這
上面計較裝扮故聖人之道終不可行看聖人此章
直提出箇仁字則要知于極難處置處定有箇處置
之道只在求仁上體會自得那得夫利害成敗之計
較裝扮自無由發端也

論語載此章微吉正在下一節問答義理精妙其所關

已不止衛國一事父子一倫也而所以定衛案者已
自明盡

子曰飯疏食章

亦在其中與不改其樂境界自殊所樂則一曰不改則
非樂陋巷簞瓢也曰亦在則非樂疏水曲肱也

若謂聖人處貧而樂以富貴不如貧賤故無所慕乎外
則聖門如原憲亦可以共有此樂矣何必孔顏哉只
爲後世談道者自己胸次俗下不知至道只與世間
貪穢垢濁一流比較高低稍勝於彼便自謂超越又
將聖人放低來湊自己謂聖人不過如是不知聖人
分際煞是不可窺躋孔顏所樂千古少人到手故欲

四書講義卷十

八

反照此章之義須從原憲之介巢許之逸老莊之放
都不是此樂觀出正面又從不改其樂與樂亦在其
中同是此樂觀出聖人更上一層方得真實了義若
將富貴貧賤較量彼此以一班流俗腥膻肺肝與聖
人比並是非高下直是不識好惡也

朱子云此樂與貧富自不相干故謂樂貧者直頭不是
其次云樂道近似矣然程子云使顏子以道爲樂則
非顏子矣朱子解之謂道與我非二物但熟後便自
樂也其次又以貧窶不累其心爲樂者此却是倒說
朱子云胸中自有樂說貧窶不累其心不是將那不
累其心底做樂說此數條則樂字可會

程子謂不是樂道又云所以樂者仁而已或疑道與仁何辨朱子曰不是樂仁惟仁故能樂爾明此意可知樂道樂仁未嘗害理却是樂在道與仁外惟道與我一故樂心與仁一故樂到得自有其樂時已不知其爲道爲仁也故樂字註脚莫如孟子所性二節極分明到根心生色不言而喻處是何胸次學者試嘗思此氣象來

或以聖人爲樂天也隔在有其樂而樂天

翫如浮雲三字不是夷然處之而不驚亦不是介然逃避而力拒須想聖人當此時處置當如何纔見得箇如浮雲真相

四書講義卷十

九

聖人未嘗惡富貴而樂貧所浮雲者不義之富貴耳

子曰加我數年章

一部易象都從過處生來觀象玩占而知過所以然之理卽可以無大過之道也亦惟聖人能深明其故耳有謂明于天之道則于人有餘察故不可易言曰不是天道便難人事便易人事卽天道也

子所雅言章

此言聖人尊常言語之間引據辨說大約不出此耳不是日提此三經爲課程也

首喝一句末又複綴一句中間列數一句純是記者會通從前語言從中指點綱宗出來與學者做思議

聖人初不會立箇綱宗謂言必軌於此在聞言者亦隨人隨時各受教而退未嘗總聚同參如後來語錄公案也記者日久熟會得如此筆之于書今後人領會聖人教人全身其意無窮

不是聖人以此立教亦不是偶然道及須看記者熟之平日參之同人悟得聖言大都不離近是雅字情景義吉乃得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章

此章我字與多學而識章予字同例最重兩者字緊與我字相應也字緊與非字相應

人因兩者字遂將兩句作兩項人然細思生而知之固

四書講義卷十

十

有此一等名號若好古敏以求之乃夫子自述其平生與學而知之等不同不可作大家名號看

此是夫子自辨其向來得力從見成地位說不講以後工夫

或謂下句不宜說做求知亦不須如此說看註首句云不待學而知則下句爲學而知于理亦無害我字兩之字自相應大段與子貢一貫章予字之字相似都在聖人所得學問言原主知一邊耳

求之不當竟作求知恐添礙語氣是也然所謂求之正云我之所以知者乃好古敏求而得之者耳知有生知有學知困知聖人辭生字而居好敏耳未嘗辭知

而居求也爲避求知而反添出不居知同爲添礙然求知之礙在語句不居知之礙在道理矣聖門工夫最重知如何不居

謂夫子自己放低一步引人是聖人打誑語也謂夫子寔止好古敏求又是矮漢觀劇之論如夫子之好古敏求乃其所以爲生知猶爲誨不厭倦之正唯聖仁也

實是生知實是好古敏求此聖人全體也只恐人推委生知不肖去好古敏求此聖人至教也

夫子實自不以爲生知若異端論學多不知不覺說入生知去大約喜直捷簡易畏義理之艱便致如此如

四書講義卷十

十一

朱子謂陸子靜學知以下一切都廢是也

論正面原是聖人自明以勉人尹氏又從勉人推轉聖人本分說故列在圈外

子曰三人行章

聖賢學問仰有擬俯有拾隨處皆有所取益今世謹愿之士淡居支戶不肖見一箇不好人不知接遇不肖亦儘有鍛鍊處講聖賢道理尚有掩却一半必不肖看一部不好書不知辨析羣言亦儘有受益處凡此只緣有箇我在正要兩邊辨別完全耳

其善者卽就三人中彼兩人分別必有彼善於此者故善字極活非全體至善之謂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章

天生此德於予自無死相魑之理只在生德上看非謂天生德後又必保護此德也既生後天更無保護處但雖不保護必無此死法夫子亦只在德上信得真耳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章

二三子疑團從過求高遠來過求高遠從實地少工夫來

子以四教章

此與雅言章皆門人習久共悟而舉其大要如此亦門人身心所得耳目所有聖人固未嘗立此條規課程也

四書講義卷十

十二

此與雅言章皆要放下一步看聖人越見得聖人無行不與下學上達之妙

四者于衆人看則有材質科分之不同于一人看則有時候次第之不一

戴曾伯講義云著書滿家發言成筵談于僚友者難以質于臧獲號于鄉閭者難以合于閭閻古人沿其一而可通其四今人一不成而四有餘喪以視近之俗學僞學不更可憫痛乎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章

匹而爲有一流人儼然自附于聖人而不疑君子舍人

皆非所屑居也後世講學者動以聖人自處且以生知第一等事教人蓋聖人早愛之矣

子鈞而不綱章

仁者天地之心若無聖人之道主張其間天地之仁亦行不去故曰與天地參揆文教奮武衛弧矢之利皆仁也放蛇蟲飼虎豹不仁之甚者鈞弋固仁術也綱與射宿則太過而爲不仁故聖人無是耳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是夫子示人以學知之法不但辭闕妄作一流并謝却生知一位

識字中具有分寸不是強記也

四書講義卷十

十三

子曰仁遠乎哉章

此節爲放而不求反以爲遠者言當下指點他轉來反求耳不是求仁無工夫未說到工夫處也

通節大旨爲遠字辨論只在反求當下指示不論前後際不論工夫不論火候到不到查滓淨不淨

若謂此心纔提卽在此只說得心未可言仁也上蔡以知覺訓仁病亦坐此後來學術毫釐之差皆始於此仁者心之德心只是虛靈不昧故能藏仁非虛靈不昧卽仁也惟其虛靈不昧爲最活之物故有人心道心之分仁者道心也欲仁卽道心之動處故曰欲仁仁至

此欲字是虛字只訓要字耳人每混入理欲欲字不特理謬直文不通矣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章

黨字只指議論扶同徇私而言

子與人歌而善章

此章須從聖人全體想像其妙古人謂鄉黨一篇正是聖人樣子亦是此意

只此一細事而聖人成已成物德性問學之美有不可勝求者會得此意卽在歌中已見全體大用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章

文卽言也

四書講義卷十

十四

文行相須原無偏廢之理夫子正只患奪志耳

文原只是講所以躬行之理只爲學文人便將來但作說話說了程子所以譏其玩物喪志也爲如此若子以四教卻是文作第一件弟子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朱子謂不學文則所失不止于固陋而已又何嘗不重文也近世學者恐文章之士易爲作遂至以學文爲禁而所取率皆鄙瑣不羈不恥之物卽有一二拘謹之士下梢亦無展拓只爲此章書看得不融貫將文行打作兩橛便生出多少病痛耳

後儒易惑於異學也只爲他說來頗似聖言大略如聖人說文行緩急他便道文字支離知行合一亦似重

行之義不知他輕文便欲不立語言文字非聖人輕文本意他重行只要行他所見非聖人所重之行也看聖人躬行下急著箇君子便有箇篤信好學聖賢準則在他卻說效先覺之所爲亦是專求諸外直敢道求之吾心而非雖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信以爲是然則其所重之行決與聖賢異矣故離君子而說躬行行字便沒著落以此知聖人之言字字切實不可易也

後來異端立說亦似輕文重行然所行實非君子之道朱子謂他只要踐履他的說耳

躬行君子四字圖圖不拆固不可講做君子躬行亦不

四書講義卷十

十五

是躬行之君子蓋君子二字是指君子之道非美其人而予之名也

君子二字是言所行之則作實理看非稱美之號也故謝氏謂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朱子謂與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之意同當作躬行君子之道講

子曰若聖與仁章

夫子雖不居聖仁之名然觀其所言正已得聖仁之定此是公西華意中語若謂夫子自己維度辭其名而居其定則是聖人假謙虛打誑語矣

或謂爲誨不宜恨定聖仁不知阿誰不通學究敢如此亂道註中明白說爲之謂爲聖人之道誨人亦謂以

此教人總是正學不明皆務爲圓通而惡切實故其弊至此

弟子不能正指不厭倦而言若爲誨則大家日用分內孔門弟子舍此更有何事如何不能耶

不厭倦正是夫子之聖仁處公西所以說不能學

子疾病子路請禱章

丘之禱久矣卽此見禱之有理卽此見禱之無益卽此見聖人之敬天持身且明不失其辭氣之間如春水方至百川灌河絕澗枯渠無不充溢古人云學者最要識得聖賢氣象試從理會來

子曰奢則不孫章

四書講義卷十

十六

儉字尚從禮中出來儉非卽固也儉則固耳其間有漸積有流弊如晏子一狐裘三十年可謂之儉然君子作法於儉其失則固故禮不可不慎也今有家累巨萬而慢薄行乎骨肉苛刻及乎里閭作法于鄙無所不至矣那得援此三字以自文乎

子曰君子坦蕩蕩章

註中循理二字是坦蕩蕩真本領卽所謂本天者也若只向心上尋坦蕩蕩氣象到得晉人說老莊止矣坦蕩蕩三字直下言坦然無適而不寬廣也故坦字只在蕩蕩二字上看有以平寬相對則坦與蕩蕩分兩義矣下長戚戚又作何解故知坦字當與長字相照

會也

有謂以坦蕩蕩者而常長戚戚者君子必敗小人必勝
先生曰君子神明通達變化不居而其體自平曠今
曰君子必敗不敵小人則是以坦蕩蕩爲大呆子也
豈其然乎

子溫而厲章

下半句只完上一字不是兩件德美

厲與不猛與安正是形容溫威恭圓相而字是併合語
非轉換語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十一

論語入

泰伯篇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章

論文王至德便譏武王非聖人論泰伯至德便要周旋
太王不會翦商連此章註語亦老大不以爲然此正
後儒滿肚皮後世私心不可與論聖人也三代以前
原無謀取天下之事無論聖人如太王武王卽當時
庸衆諸侯會有謀取天下不成而事敗伏誅者乎固
不必以此疑太王也翦商二字是就周家功德人材
與太王作爲規模而言三代聖人皆以天命人心爲

重有天下爲輕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所
不爲太王武王同也得百里之地皆足以朝諸侯有
天下泰伯之所同而泰伯不爲此泰伯之所以爲至
德也故太王翦商武王伐紂與後世取天下心腸天
懸地隔豈儒先看得翦商伐紂與後世取天下無異
故朱子與陳同甫論漢唐之君不可以接三代寧可
千年架漏正爲此也若謂太王遷岐在小乙之世高
宗復興者六十年不可謂衰此皆後世取天下議論
也殷之衰也始于雍已而興于太戊至仲丁外壬復
衰而再興于祖乙至南庚復衰而三興于盤庚小辛
復衰而四興于武丁至祖庚祖甲一衰不可復矣此

商家興衰始末也然則太王遷岐之時商已四衰矣武丁雖賢僅足以支六十年周家積功累仁其與勃焉天命人心之際聖如太王有不知之者乎且古之興衰論德不論勢德盛而歸之者多則為興德失而歸之者少則為衰文王三分有二原是紂之天下未嘗割據而有也然則太王德盛而人歸其為剪商何疑善乎朱子之言曰泰伯之心即夷齊之心天地之常經也太王之心即武王之心古今之通義也聖人未嘗說一邊不是須見得二者並行而不相悖乃善此義非特今之庸儒不知其誤實始于元儒金仁山仁山又得之王魯齋魯齋求其說而不得則曰朱子

四書講義卷十一



用古註未及改也及語錄與註昭合則仁山又曰語錄出門人所記恐不足以證集註嗚呼朱子之學之失傳豈待今日哉仁山金氏曰按詩太王實始剪商不過謂周家剪商之業自太王始其之耳且太王遷岐在小乙之世至丁巳而高宗之殷道中興者六十餘年歷祖康祖乙祖甲二十八祀而生文王其時商未衰也太王亦安得有剪商之志哉況太王前日猶能奔國于狄人侵商之時而今日乃欲取天下于商家未亂之日太王之心決不若此其特也君臣之義原為天下而有太王為天下而剪商武王為天下而伐紂泰伯為天下而讓位王季為天下而受命其義一也故詩曰帝作邦作對自泰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允受祿無喪奄有四方作邦作對而曰自泰伯則泰伯之宜

有天下可知稱王季則曰友兄錫允受祿言承泰伯之意能篤周之慶而受天命以彰其知人之明為讓德之光則剪商亦泰伯所遺也泰伯自不欲為且見王季之足以有為故三讓以自全耳朱子謂太王欲立賢子聖孫為其道足以濟天下非有愛憎利欲之私也故泰伯去之不為狎王季受之不為貪又云論其志則文王固高于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于文王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武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尤表裏無憾又云二者須見得道並行而不相悖乃善合此數條觀之足以見集註之無疑金仁山不明此義自以其人欲之心胸妄疑古聖人之大義與

四書講義卷十一



後世取天下並論不知此中正相反太王剪商子孫以此頌其祖而不為嫌豈數百年中聖君賢相名卿學士無一人知修飾訂正之而待今日為之幹旋洗刷乎蓋事出天理本無可諱避也若莽操之篡奪必以功德禪讓自文今欲為太王去剪商之名是以莽操見識看太王也乃反議集註未改此以庸夫之腹度聖人耳豈足與讀集註哉有謂遷岐時文王未生曰此是金仁山說要之未有文看太王王季氣局也定剪商矣伯夷叩馬武王伐商俱是聖人天理極至中事太王原非陰謀只是辭不得泰伯原非謂商不可剪只是自

不欲承當兩者本自合轍說壞一邊固非周旋兩邊亦非也孟子謂伯夷伊尹孔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朝諸侯有天下如俗儒言則凡聖人得百里而君即非朝廷之福即非至德不則孟子之言諄矣王魯齋金仁山皆不識此理

泰伯于古今之通義天地之常經寔見得並行而不相悖但這邊事自有人承當自己斟酌却須如是乃安而行之又極盡其善所以為至德若泰伯原只見得一邊道理又何須云以天下讓耶

三讓則讓之誠以天下則讓之大而又隱晦其迹非有為名之累所以為至德父文身本非正理必須行權

四書講義卷十一

四

乃為得中故曰處君臣父子之變此變字言禮之變非變故之變也

聖人之德之至皆是從變處看出蓋人之處變每易有不盡分處而能變而不失其權此聖人之所以為至德也太王之翦商固古今之通義而泰伯之不從又天地之常經所謂即夷齊叩馬之心而難處有甚焉者時解只道得泰伯曲意彌縫僅存註中泯其迹三字不見此義則其與許務城札相去幾何

父子君臣其義一也惟泰伯不能兩全所以為難無得而稱不是民之不能稱泰伯亦不是泰伯不使民稱只是其行甚高所謂知我其天也其迹又泯所謂

蕩蕩無名也民雖欲舉一端以頌之不可得耳泰伯在武丁時即早知天命去畱此其所以無得而稱而德極其至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章

此言四者皆德行之美而無禮以節之則有是弊耳非言由禮而生恭慎勇直也且恭字義猶近之下三句又如何例說得去

有謂有禮則簡故不勞先生曰禮自有繁者繁亦不勞勞非繁難之謂恭而有禮亦非簡之謂大禮必簡言禮之大者多簡耳非禮主于簡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章

四書講義卷十一

五

三者修身之要為為政之本動正出正有工夫斯遠斯近乃得其止耳未動正出之前有居敬涵養臨動正出之際有慎獨省察此修身之本于誠正也斯字合下便須如此所以可貴其根本全在存養精熟乃能得此

朱子曰斯字來得甚緊斯遠暴慢猶云便遠暴慢又云道之所以可貴惟是動容貌自然便會遠暴慢正顏色自然便會近於信出辭氣自然便會遠鄙倍所以貴乎道者此也蓋所以能一動正出而自然便會者皆操存省察無造次顛沛之違所致也曾子舉簡現成樣子謂君子必須如此所貴二字即勉敬子以此

三者操存省察

斯矣二字正見可貴須知有半部大學格致誠正修平
日用工夫在

辭氣之氣卽指言語之聲音神韻若云辭本于氣此氣
字則養氣之氣有大小本末之不同況此兩字並聯
亦不得橫生出側重氣字之說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章

純乎無我聖人也尚有人我一間在顏子也

以能問于不能二句就學問上說有若無二句就器量
上說

顏子之不校渾然無非天理晉人情恕理遺總是私心

四書講義卷十一

六

唐人唾面自乾一發世情狡獪矣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兩可以在平時看

君百里易寄百里之命則上下左右事事有所嫌疑周

召尚有不相信處可見難

自萬曆以前宰輔以相傾軋爲一局萬曆末年以後以

調停私傳衣鉢護持爲一局至啓禎間則兼此二惡

爲一局總以尊人爲巧而已亦易奪然其所奪者不

過祿位耳何大節之有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章

弘毅所以爲仁也而弘毅之體卽仁也不仁不能爲弘

毅也

弘毅原從仁出不弘毅正是仁虧欠處

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宇宙在吾分內仁也宇
宙不是兩件事故弘毅二字一滾說拆開不得第二
句而字是側串非平對也

秀才先不識仁字枉讀四書識得仁字則士者仁之具
也弘毅仁之用也任仁之事也道仁之運也七穿八
洞何處不見此理

子曰興於詩章

此三於字與志道章於字相似而實不同彼於字是著
力字粘上一字讀此於字是指點字粘下一字讀蓋

四書講義卷十一

七

彼在工夫言此在功效言但將興立成三字逗斷思
之便見

古者教人從小便以歌詩習禮樂爲事直至老死不輟

故能使人志意得廣筋骸強固耳目聰明血氣和平

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此是甚氣象甚功用其爲興立

成皆不知其然而然此其所以妙也

詩禮樂是古者教人躬行日習之事非如後世士失其

教無其事而但從書本記誦也看程子古成材易今

成材難一段可見三代以後人材之卑在此三代之

終不可復亦在此如徒以經而已則今日詩禮樂之

經何嘗不存乎故此章說經學經教便錯

有問胡雲峰云無程子之說後世不知成材之難無真氏之說真以人材爲難矣詩禮樂皆非吾心外物也其說如何曰程子之說見處極高功用極大三代以上聖人之道也西山之說是就三代不可復以下設箇無聊方便法門耳然充其義則必至無詩禮樂亦得矣不知能得詩禮樂之本卽無詩禮樂亦能興立成此必大賢以上幾之豈可繫之中人以下哉三代聖人教人必內外交養本末全備其爲道也自聖人至中人以下皆不可廢故其時人材及治平氣象與後世人材氣象天懸地隔此有詩禮樂之興立成與無詩禮樂而強爲興立成原自迥乎不同也錄程子

四書講義卷十一

木

之言使後有王者必將講求三代教人之法庶幾聖人之道得行若雲峰之言則吾心自有詩禮樂不必外求使王者何以陶鑄人材興起教化哉要其弊不出異端俗學二種凡以此章爲經學者俗學之見也彼看詩禮樂固自輕淺以爲心學者異端之見也彼亦看得詩禮樂輕淺然俗學之輕淺猶不敢畔道若異端之輕淺則敢于無忌憚矣蓋詩禮樂本天興立成本心必心本于天乃能成材合道若謂吾心自有興立成吾心自有詩禮樂卽以心爲天矣西山真氏曰自周衰禮樂崩壞然禮書猶有存者制度文爲尚可考尋樂書則盡缺不存後之爲禮者既不合先王之制而樂尤甚焉今世所用大抵鄭衛之音雜以夷狄之聲而已適足以蕩人心壞風俗何能有補乎然禮樂之制雖

心而禮樂之理則在故樂記謂制禮以治身致樂以治心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莊敬者禮之本也和不樂者樂之本也學者誠能以莊敬治其身而樂也其心則于禮樂之本得之矣亦足以立身而成德也三百篇之詩雖云難曉今諸老先生發明其義了然可知如能反復涵泳真可以感發興起則所謂興爲難矣況詩自性情中流出非吾心外物天高地下是敬樂是和亦非吾心外物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章

民者對士大夫以上而言但將民字位分畫清則不可之故瞭然矣先王教民只重行教士大夫以上却重知同在庠序學校中而由者爲民能知者卽士大夫以上民之分量只得如此其中稍有聰明者先王

四書講義卷十一

九

卽舉而用之矣

可使不可使有只在民資質上說者有只在聖王設教上說者然惟民之資質如此故聖王之設教亦然偏靠一邊不得

由與知有兩事兩之字原只一理

兩之字只是一理知卽是由中所以然之故若看做兩件便是有所隱設也

使由處聖人正用全副精神所知之理已盡在其中固非別有欺瞞亦非斷然不許明白也

可字訓能字此是民自天生如此非聖人有意于其間纔有意便是使纔使知便害事強不知以爲知究竟

無知者正是不能使知也

子曰好勇疾貧章

好勇疾貧兩者有其一皆足以造亂缺其一不足以速亂

勇與貧非亂也好之疾之乃亂耳然勇自生好貧自生疾則仍是兩者爲之季代之失天下多乃如之人爲之也嗚呼是誰之咎與

史記一書好勇疾貧之書也其流爲蘇氏父子降至羅貫中演義而極近代亂原皆出于此學者不可以不辨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章

四書講義卷十一

十一

此章大意甚言驕吝之不可耳不關才事若謂有才者不可驕吝豈無才者不妨驕吝乎蓋緣天下驕吝之病大約生于小有才者故夫子以才立說云即使才美即使才美如周公若一驕吝則其本已壞其才直餘事何足觀哉況乎才未必美美未必如周公何以驕吝爲也

金正希云驕吝非由才乃其所以無才故雖如周公不足觀也聖人豈以一二行掩天下之真才哉又云驕吝者無周公之全才而竊周公之餘才以自美者也全才不驕不吝餘才自驕自吝餘才曷足觀也哉先生曰聖人本義是極言驕吝之不可耳未嘗主才說

正爲天下人重視才而輕驕吝故儘其極至于周公

尚不足觀則才之輕于驕吝可知矣正希意中只見

得才之用大而驕吝之害小却正與聖義相背即謂

不驕吝乃成其才美此亦是言後申明之說非本節

語也如云全才自不驕吝則周公之美豈餘才哉聖

人此言亦欠商量矣要之禪學以作用爲性如婆羅

提所言八出現者徧該法界故舉其體爲無善無惡

則其用但有知覺運動陸子靜得之專重精神魄力

故其教極護短才字凡爲其學者說內則至于至無

說外則但有極粗之作用耳惟其于體中打去善字

則用處善從何生不得已爲世法周旋善字終成假

四書講義卷十一

十一

合故重才而輕驕吝正爲驕吝之不可亦是事理兩

障上知解也王伯安謂蘇張是聖人之資窺見良知

妙用李卓吾稱曹操馮道爲聖賢活佛皆是此旨

驕吝生于才無才則何驕吝之有韓子所云傲雖凶德

必有恃而後行謝上蔡所謂去箇矜字不得者也然

世間驕吝之人儘有不必有才者但當責其驕吝不

當醜其無才假令有才而即可以寬假驕吝之罪則

于周公之才之美當何如耶

子曰三年學章

不至非必不得穀也無暇分心及此耳不易得非必無

其人也此世界中難得耳

科舉種子不好朱子已歎之矣或云古人學慮志毅今人以學求毅予謂直是無學耳時文非學也今且連時文都弄做不尷尬東西那得有學耶

子曰篤信好學章

首二句平分四件錯綜互看更相爲用

逢太平盛世誰不彈冠思奮者此不足當則見二字也則字之前極重難本領有毫釐不足見不得見字之際極輕快本領向來蓄積無疑到此更不消推敲打點若有毫釐未足也則不得

子曰不在其位章

不在不謀合下理當如此而利害在其中啓禎間以山

四書講義卷十一

十二

人而橫議疆場處士而遙持朝政門戶互相倚滅而敗亡隨之出位之謀其禍烈如此

子曰學如不及章

兩語相生兩意相足下句只就上句中鞭緊一步耳惟其精勤是生恐懼惟其恐懼愈加精勤一時如此終身如此非有前後際也講章妄分未得已得真痴人惡夢矣

兩句總言學當如是耳玩註中既字又字則上句指進取之猛下句又加儆策持守之嚴微分次第無內外之殊也註恐人作兩節工夫看故下其心字耳如不及亦就其心說猶恐失固是心即有不失之功在講

章分上句屬功下句屬心已落支離又有變而盡歸之心尤爲混帳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章

古來帝王皆不以天下動心非獨舜禹也以匹夫而有天下自舜禹始卻無幾微沾帶此所以爲舜禹耳有天下而不與非輕天下之謂也程子云今人于醉後或更加矜持者是亦爲酒所動也當知此義

心有與處纔有不與處舜禹須不是一齊放下毫無罣礙也看透不與真源則憂勤腴膩無非不與之意

古之天子爲天下憂勤有勞苦而無佚樂許務之流畏憂苦而辭天下是即與之心也舜禹有天下極其憂

四書講義卷十一

十三

勤勞苦而仍是不與此其所以巍巍也

所謂與者以有天下爲樂此後世帝王之私心無一不然者也人要說得高并將事功都入不與中不知聖人惟其爲天下憂勤所以不與

不與不是輕視天下也漢武聞不死之術曰嗟乎吾視棄妻子如敝屣耳此亦算有天下不與否固無論戰爭存併純是私意看東務薄四海畸人胸中正多一層沾滯耳

只見得妙明圓淨本體如如不動便是超出三界此和尚之不與與聖人毫無干涉和尚反而止與庸妄貪癡沉溺者爭較聖凡不知此正與庸妄同胎共命處

聖人反面卻正與英雄畸士及和尚等見識爭較是非耳蓋聖人之不與天也道也故其不與皆敬畏異此而言不與皆心也止是心不與卻是無忌憚其不與正看得天下極重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章

德有存主者有潛布者

德字兼內外說如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是也粗者說被

暨細者只說心原秩一邊倒一邊矣一

則字是準則非法則意

無能名不是相忘不言

無能名若說做淡忘冥漠便墮黃老家言是無名非無

四書講義卷十一

十四

能名也

上節言其德故曰民無能名下節指其勲業正謂可得而名者此耳仍要牽合無名則天不分德業一派混

話皆講章不通之說

德不可名可見者此爾是功業文章乃民能名者也仍

歸一無名是老生常談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章

古語才難是泛言如末世無人物衰朝無遇合此通行議論聖人所歎卻從舜武多才際會極盛時尚且不

易得如此難字意又進一層

聖人心胸大所歎在古今運會衰隆世道升降純是天

理上事後人所見卻止得後世英雄豪傑失路不得志心事淋漓悲壯只成自己功利皆意氣之私看得聖人一生栖栖亦止是這箇念頭發爲感慨卻是絕不相比附處

先列舜武兩案後斷周才之盛幾于唐虞盡矣忽稱周之至德若不相蒙若有不言之隱後世遂有疑武王非聖人者不知有二服事雖文王之事而亦武王之心弔民伐罪雖武王之事而亦文王之道時有不得不然者耳故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此周字兼武王對唐虞而言言不獨周之才可以繼唐虞周之德亦未始遜于唐虞也

四書講義卷十一

十五

武王順天應人不得已而爲之聖人之德也文王可爲而不爲聖人之至德也武王牧野以前亦同文之至德後乃迫于時耳不曰文而曰周末嘗除武王也不曰文之德而曰周之德原從武王得天下追論至未

有天下時以見周才皆受命于德此所以足繼唐虞非謂武專用才取天下而文以至德不用才也武王之九人多用于文王時武王十三年亦以服事殷只是大業以文王始盛而服事之德亦以文王爲至耳或曰三分以下自爲一章而集註仍舊蓋一并合說正足以見文武皆聖德而服事之德爲至德兩義並行不悖

有謂湯有慚德仲虺作誥以釋之乃知革命之事其君不能無愧于心而其臣不然也先生曰虺與湯皆爲天理至道欲明其義正恐後世如公等誤看故慚之釋之非後世謀篡之私惡也

有謂周臣久欲代商文王弗許耳先生曰管仲狐偃霸詐之才尚知勸其君以尊王况周之十亂皆文王所簡鍊陶鑄而武王周公繼用之以道德相輔豈可以後世功名之士佐逆造亂之所爲揣測三代賢臣耶此朱子所以極辨史學之害以其中在心術也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章

禹與堯舜之聖同堯舜較大禹較精嚴其分際正在此

四書講義卷十一

十六

耳無間只是事事恰好註所謂各適其宜正見其心法之密動容周旋中禮非盛德之至者不能纖微都到也

禹只是箇禹不曾爲有箇處修籙補漏其無間亦不在此零星件繫也聖人極意形容其心法之密到此盡處都見全身耳

人主渾純闕失其大者尚推勘不得何暇及間求至于間則全體已無可議只在細微盡頭處或猶有毫髮之憾乎而其無間如是乃見其至

間字是吹毛求疵意

間是搜求罅隙之謂故曰吾無間然不是禹無間然也

無間然者言一無可議也與連得間矣之間同正在事端上說不指心也心之有間無間如何見得惟其事端之顯易細微處無一可議則其全體大用之精密可知歸本心原是推進一層語只好在末句中說非首句開端意也

間然若說向心體上則是疑禹非聖人而可也但是事爲之末四面八方比較將來有絲毫不闕筭縫處雖無傷于聖人全體然已得間矣如此看方是求聖人之間然

首末二句文法雖一意卻不同首句從全體大段說末句從三段推勘極致而渙歎之非複衍也

四書講義卷十一

十七

呂晚村先生四書講義卷之十二

論語九

子罕篇

子罕言章

罕言與不語無言不同不語無言有箇教旨在乎罕言只是記者旁觀見得此數者夫子言之甚少便類記之不是夫子有箇教旨與人猜也故三件類記而不倫同一罕而所以罕之故正自不同若欲求合一之說則穿鑿傳會害道不小矣

陳卧子云遺事功而論心性此儒者之流也其弊也使人多偽故罕言仁又云言仁極于宋氏之講學先生

四書講義卷十二

十一

曰如此則論語中與弟子辨仁者皆非耶其病只陰服老釋功利之談顯畔程朱精微之教直以秀才出身不得已從事文字云云耳要其薄儒者不足爲也淺矣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章

謂門弟子數語若云以此微諷黨人無此淺隱之孔子若謂左其詞無此滑稽之孔子若謂黨人之說將爲學者流弊無此含糊弄機鋒之孔子况黨人又不觀面果有害理處自可明白與門弟子論說聖人何所避忌而不言反畱此不尷尬話頭貽誤後學哉故終當以聞人譽已承之以謙之爲的當不易也

陸稼書云此章解者有五病首節美其學之博而惜其

不成一藝之名一美一惜總在大字內惜無成名不是惜夫子之不能成名乃是惜人之不能名夫子總是贊辭故註總謂之譽與蕩蕩民無能名一例但彼之無名說得淺微此只就博學上看出說得粗淺耳蒙引存疑以大哉博學爲美無所成名爲惜則惜在大外而與註中譽字不合矣此蓋本圈外尹氏註及大全新安陳氏而非圈內正意此病一也既將無所成名看在大字外遂有謂黨人欲夫子有所執以成名下節是夫子冷語以破成名二字言道本無可執名則必須執一有所執便落于技藝之末與圈內承

四書講義卷十二

十一

之以謙意相去萬里矣不知夫子不居博而居執猶不居聖仁而居爲誨也絕無破名之意亦絕無道無可執之意蓋黨人原未嘗欲夫子之執安得謂夫子反言以見道無可執黨人原未嘗欲夫子成一藝之名安得謂夫子反言以破名此二病也註中聞人譽已承之以謙此是正意若學原不貴博此是旁意道無不在故可博亦可執不可以一善名亦不必不以一善名此又是旁人就黨人夫子之言看出而黨人夫子並未嘗有此意人每將此等議論夾入正意此三病也此章之謙與他處微不同蓋博學無名本極粗淺與太宰章之多能一例但聖人謙讓之衷不但

聖仁天縱有不敢居即博學多能亦不敢遽當故後章則托之少賤此章則欲自商所執若不能為博僅能為執者然乃謙而又謙之辭泛言謙抑與他處無分別此四病也博學二字緊對技藝說認作學問學道之學者固謬近則多以知能貼之此雖本大全然知能亦須緊貼技藝若離卻技藝空說知能則與他處學字亦無分別此五病也先生曰看書甚確但第一病可不泥看第二節註云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則惜其不以一藝成名固無礙其為譽也但不是惜夫子之不能成名耳

子曰麻冕禮也章

四書講義卷十二

三

禮者天理之節文聖人于禮渾然天理惟求一是而已固無是古非今之成見亦無因時隨俗之曲說也今人講首節意注重下節若聖人不得已于流俗中強擇其輕可者為引誘興起之說以禮柴柵人如此則禮之可否皆憑聖人私斷此莊周屈折摘僻之譏與叔孫雜就希世之作同出于詭玩不恭而不知禮之本乎天理非聖人所得而輕重也

禮者天也故克己復禮為仁中庸以等級屬知天非聖人所得而造作取舍也但禮時為大雖先王未有可以義起惟其時故聖人有因革損益惟時必取之義故因革損益仍歸一定之理乃所謂權也權者一定

之至精人不能定而惟聖人能定之聖人本天也釋老之學本心視天下無一定之理惟我心所造故看得禮亦是聖人憑心撰出可以意為輕重耳麻冕何以為禮前聖人亦從人情酌得其義當然至今時為純聖人又看得有儉之義可從則當從之若謂近情不戾俗與聖人予奪中見作用皆以私心看聖人非本天之道也

子絕四章

四書講義卷十二

四

聖人難形容記者尋出反托之法如畫雪者染空地畫月者渲旁天皆是無中生有不但聖人不知有四件并不曾有絕四件事也四件是極粗名目如何形容得聖人形容全在無字無字中精粗等次亦多必推到極盡處方是孔子之無

有謂苟有所存皆有所滯無善惡之殊先生曰祖陸九淵善亦能害心之說即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宗旨此聖學之賊也

四者是私累是心病故聖人所毋豈道理執著不落色相之謂哉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章

太宰看得多能太高便道即此是聖子貢將聖字另提起說

古來聖人中只周公孔子直是別周公之多材多藝孔

子之多能皆衆聖人所無雖不以此損衆人之聖然周孔分外不可及實如此知此方見子貢知聖已到至處

孔子不特多能異乎羣聖看天縱二字則聖處已自不同孟子所謂集大成生民未有可見卽所謂多能若是尋常伎藝聖字中孰不統攝惟周孔之藝能皆足經緯天地利用萬物故多能又與聖字分說也

朱子謂聖人不直謂太宰不足以知我只說太宰也知我待人恁地溫厚由此觀之首句正是辭子貢而居太宰之多能繼則并多能不欲居而委之少賤卒乃又爲學者指出不必多之故以絕流弊曲折甚多時

四書講義卷十二

五

說首句竟謂知我多能之故乎則全節神理盡失或又看煞末句將多能劈頭說壞則上半曲折神理亦盡失矣

不得辭多能并不敢當多能之譽故又加鄙事二字又推之少賤以見多能之不足云皆極謙之辭

子曰吾有知乎哉

說無知便見其求知說告人無不盡便見其求知無不盡聖人成已成物仁智並到無知二句固非玄妙說法亦非謬執謙退也

有知卽是生知上知之謂人以夫子誨人無所不知而稱之故夫子遜謝以爲無知只告之不敢不盡耳非

謂毫無所知也卽辭生知而居敏求辭聖仁而居爲誨之意

此節要通主誨人說蓋謙言已無知識正對人而爲言不是自責自勵語氣註中但其告人一轉專重雖至愚不敢不盡意不重從已轉到人也

以知爲事理障無知方是虛空粉碎本來無物鄙夫之空空正是機鋒相契覓心不得已安心竟兩端之竭卽四路把截前後際斷以此解書不但援正入邪于理不通卽夫子自贊其淨名圓妙亦于文不通矣

萬曆間講無知竟入禪障謂無知正是無上宗旨而鄙夫之空空正是本來面目其爲道害不辨易明震川

四書講義卷十二

六

先生實講謙言無知而謂本原之未了悟淺微之未融化聖人無知乃天下真知卻早已墮落禪家坑塹而不知此秀才不知禪而自以爲闢禪之通病也先生晚年與人書尋五燈會元云近來偏嗜內典古人年至多如此其怪也可知其于儒者之學亦止作文章用耳自古文人無當于道大略如是正不知後死者誰能一洗此弊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

通章總只贊夫子之道夫子之教卽其道也末節顏子之學正以見其道之不可幾及非顏子自序入道時候也然顏子入道時候源流已盡于此

此章是顏子自敘入道始末與夫子志學章同例顏子平生用功得力處俱在此中勘驗第二節是其下手實地第三節是其功候實證欲罷二句中煞有工夫有所立卓只是實事故程子謂孟子難學學顏子有準的正指此也後來錯看顏子做陸象山王陽明一流懸空解悟皆爲此章書理不明耳

第一節只贊歎聖人之道之高妙不測次節言聖人之教親切可循末節自言其用功得力幾微難至益見聖道之難以見喟然神理意甚分明不知後來何故差去或前後都落恍惚空界或又分爲前迷而後悟似高而實謬

四書講義卷十二

七

大槩向來講此章者重在喟歎機神而輕教學實際要形容聖道高妙與顏子悟境超微不得更詳功力此一謬也近來亦有知下兩節當實講而又疑首節之近于虛自己融會不攏反誣顏子誤用工夫強分迷悟此又一謬也前謬出于禪宗後謬出于講說雖有異學俗學之別其不知聖道爲害則一也

或謂喟然固屬悟境然悟乃在卓爾時非仰鑽時也仰鑽方是從前迷境耳何得遽謂之淡悟耶且仰鑽瞻忽只是此體乃追悔從前求道無方非從贊道以仰鑽瞻忽無定者爲道耶則後之卓爾有定者非道矣以卓爾有定者爲道耶則向之仰鑽瞻忽無定者非

道矣雖註原有淡知道之無窮無方而嘆之數語然曰淡知而歎之正指喟然悟時非謂仰鑽時便淡知之也至無窮無方乃爲高堅前後下四字之註腳非爲仰鑽瞻忽上四字之註腳四語原重上四字不重下四字重追悔求道無方上不重贊道上其曰不可及不可入不可爲象即求道無方之意也而未始繳之曰此顏子淡知道之無窮無方而歎之則第謂于喟歎悟時追悔前非而略帶贊道之意註意自宜善融若偏泥贊道非獨睽本旨且將使人視道一爲杳邈之物將文禮卑邇實功輕卻等諸敲門棄磚而好奇者并欲從末由真境仍等高堅前後之無據相率

四書講義卷十二

八

而入玄禪一路矣此不可不辨也大抵此節書義解者多人玄禪其弊皆由看淡之過試平心將通章首尾相照就顏子迷時說比喻淺處說便覺明實書固有淺看而反淡者此類是也仰鑽瞻忽空求諸心博約求諸實功是已葛屺瞻遂謂仰鑽瞻忽是參提實功博約是資助權法初用參提不得轉用資助引入究竟資助用不得仍用參提欲罷不能乃頂仰鑽瞻忽非頂博約王龍谿謂仰鑽瞻忽是猶欲爲之也欲從末由方知道本無窮盡無方體乃真實之見非未達一間之謂是則末由仍仰高堅前後之說引釋解儒皆首節贊道之說啓之嗚呼復所卓吾怪僻亂常

為釋米罪人毋怪陽明龍谿理學名儒也而其言猶不無過高偏無之弊吧瞻講學又矯古說而過焉作備流弊功不揜罪此外之嘵嘵置喙者益無暇縷辨予懼家程戶朱之後必有厭故常而歆之者也故預為摘出以明正學先生曰此論似是而非亦有意關禪悟而欲卑之無高論以避之此見道不的也首節只歎聖道之高妙次節言聖教之有序第三節自言其功候所至節次甚分明看次節註云夫子道雖高妙則首節之但贊聖道可知原重在高堅前後不重仰鑽瞻忽上程朱之言具在從無以首節為顏子追悔從前迷境之說看註中不可及不可入不可為象

四書講義卷十二

九

無窮盡無方體數語都只指聖道未嘗言顏子用力之誤如所謂仰鑽瞻忽空求諸心即是俗說杜撰顏子平生未嘗有此一段公案也只緣禪悟者流將高堅前後與如有所立卓爾混做箇話頭援儒入釋致此紛紛不知高堅前後只譬喻箇中庸不可能意此一節是統體說聖人之道如此第三節纔是顏子自言繇夫子之教做工夫到此方覺所謂高堅前後者自己見得確定親切朱子謂不是離高堅前後之外別有所謂卓爾故以卓爾末由為仍即高堅前後者因落邪禪即謂卓爾是悟境而高堅前後是迷境亦正是禪家滅法顏子之學前後有親疎淺深無迷悟

也至龍谿所謂真實之見吧瞻所分參提資助彼皆看得高堅前後與卓爾別有一物事正是禪悟的傳不但高堅前後卓爾不是聖賢之道即所謂博約竭才工夫一齊認錯如或問陸子靜亦講踐履朱子曰他只要踐履他之說耳明此義則首節即不贊聖道亦無解于禪悟之誤陽明龍谿卓吾復所一宗相承其誤正在本領耳如存疑淺說講論亦遵傳註及末路為學則又投拜姚江凡從講章訓詁出身者其見道原不的其視聖道也但見其卑淺則一折而終歸於異端者亦勢所必然也

四書講義卷十二

十

其說之離註杜撰不足論已即空贊道體本然亦為未的要之首節贊歎原是贊歎夫子在夫子身上看來其道之高妙如此令人做來做去只是做不到却賴夫子之教人有序依他做去精進不已纔覺得所見夫子之道親切有得於已如此看來則前後血脈自貫今于首節先離卻夫子單說道體其意欲畱夫子作次節轉折此空虛恍惚之說與顏子迷悟之說紛紛惑亂所由生也

問首節即贊夫子與次節如何分曰首節說夫子之道次節說夫子之教有何難分然則首節中有顏子做工夫在否曰無顏子則所謂仰鑽瞻忽又誰喻耶說

箇道便指夫子說箇夫子之道無窮盡方體便有顏子做工夫在內只是此節止重說夫子之道然則首節中顏子工夫自己別用耶則必有不是處如所謂迷誤亦未必無之若即是博文約禮耶如何以前不能見道曰顏子若不會見夫子如何自見得高堅前後若既見夫子則聖門教人只有博文約禮兩事諸弟子皆從事于此不是爲顏子迷誤特立此法也若謂別做工夫豈夫子於顏子故隱其教待其迷誤而後授之乎抑顏子初不從夫子之教及迷誤而後從之乎此皆不可通也蓋博約之教徹始徹終其中次第淺深正自無窮如子貢所云文章性道之可聞不可聞曾子之真積力久而語一貫可知有多少功候在乃所謂善誘也顏子初時從夫子之教見得夫子之道難及如此夫子卻只用此兩事逐步引掖上去故曰循循善誘要使顏子不死達卻一間也不離博約故是徹始徹終事顏子向來原不曾做錯工夫只是所見有疎密淺深耳故不但下兩節是實得卽首節亦是實得

首節只是贊夫子不講自己迷悟夫子自夫子顏子自顏子便到了欲從末由處顏子自進詣夫子之高堅前後不曾移動也

或謂首節卽說做道不可幾無所用力恐與末節無分

子謂原不須分此節只贊聖人之道統前後而言須知顏子至此與歎原先有末節而下此節但此節自言其難處却在聖人身上說末節說聖道終不可及處却在自己身上說則無分而有分矣

高堅前後與卓爾原無兩事只是功夫到卓爾纔得親切耳說做仍舊惛惚固落孤窟而強分兩樣者又說得首節是顏子走錯路頭黑風吹入羅剎鬼國相似不知顏子從來不曾做差工夫看註云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則首節是贊詞非悔詞也

次節只說夫子之教下節纔是顏子學之所至然卻是

四書講義卷十二

十一

四書講義卷十二

十二

立在下節地界追感到此節故夫子之教都在自己學之得力處體出

首句人字人都混下我字首句是說聖人教人大槩下兩句纔是顏子自家體貼得如此方見文禮工夫聖人一向教人之事不是因顏子而立此法也

聖人教人只有此博約二事不止爲顏子而設卽顏子身上也一向如此不是因顏子錯了路頭方設此補救法門也顏子以身體之從得力後追思覺得爲我而設兩我字十分親切正是他用功真實處

聖人成物之智卽其成己之仁故其教不倦之仁又都是他學不厭之智此一節中便見聖人仁智體用一

原之妙如俗說夫子見顏子走錯路頭設此方便法門又看得博文約禮還不是向上一著只當箇話頭作用一派魔禪總不會向聖人心坎中體會出來也不曰以文博我以禮約我可知我先有箇該博該約底緣故節候在而以文禮博之約之正見循循善誘之妙此我字在博約字下之義也

博我約我是顏子身體聖教而言看我字下又著箇以字可見文禮明指夫子教人之事人輒云文禮本我自有的并云有我不必更有文禮其語愈高而愈謬若謂文禮雖夫子之教其實不會有加于我之外此又別一話頭非顏子此節語意也

四書講義卷十二

十三

以文以禮總見博約有實據不是機權照用故程子謂孟子才高難學學者須是學顏子有準的自後人論之定謂顏子高如孟子較難學耳爲甚反如此道只爲此等處顏子却做得精密說得平實乃所謂準的也

或謂博約在悟後合一在當時則尚是兩項當先分後合不可作一串說不知博文約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若論其理未悟時未嘗不一若論其事雖悟後亦到底有兩件在蓋博文是分處約禮便是合一若謂悟後并博約化之是于合一之上更求合一卽異端所云無無法亦無非聖學也

卓爾下語勢自有一頓下二句方有神理蓋工夫到此又是一層境界程子所謂直是峻絕大段著力不得到此地位功夫尤難又在卓爾上轉出不頓住則此意不分明下二句亦無收煞看註中所見益親下著而又字作轉語自見

末由正有進境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章

通章在玉上說正意在言外子貢意中雖疑夫子韞匱口中中原平說藏沽兩端卽偏重沽一邊講者非也求字固有病然其意只在沽不沽以探聖人行藏未嘗獨重在求欲夫子枉道以求仕也故初讀其問語時

四書講義卷十二

十四

亦不覺其非及讀至夫子待賈語始覺求字之淺耳理則當沽而意不求沽待字正救正求字之非惟其當沽所以必待賈耳待字正對子貢求字然聖人語氣渾然不必指破而求字之病自見

聖人之玉之美較尋常美玉難識便識得無至德以契之大力量以用之如齊景魯季栢楚子西雖識猶不識也

自古聖賢無不欲沽而終不得賈者孔孟程朱其玉更美則賈更高非衰世之所能沽也然聖人未嘗有歉于玉只能盡待賈之道雖不沽猶沽耳待不是守株

傲物孔孟皇皇汲汲而未嘗枉道苟合是之謂待若後儒屢聘而出碌碌無所建白又以官小辭歸退而高譚異端之道此爲邀求非待賈也緣他本是砥礪間門諺謂燒料玉簪價還透反賣不得耳

果是美玉未有不當沽者果是沽美玉未有不待賈者世必無不待賈而沽之美玉而千古媒術之子用此藉口不知惟其待賈玉是以美一求之後豈復有玉乎今日與人商量不必問沽不沽求不求只要問是美玉不是美玉耳

友人北游見別云夙昔箴規謂莫以珠彈鵲今自顧不成珠且試一彈耳余謂莫道不是珠且恐不得鵲是

四書講義卷十二

十五

珠不是珠但向彈不彈辨取耳既彈之後豈復有珠哉有志之士不可不猛省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章

樂兼聲音文物言雅頌者樂之文也故此章重樂不重詩上說樂正者舉其全雅頌得所就樂正中舉其大者言耳樂之不正雖不止文義然文義之失爲大如三家歌雍他止欲僭其聲容儀物之備美夫子提出天子諸侯二句文義來三家自然用雅微不得此非雅頌得所卽樂正之驗乎故兩句是一綱一目分兩件講不得

詩與樂相聯切故說簡樂正便說簡雅頌得所兩件一

時同停當不是以樂訂雅頌亦非以雅頌得所而後樂正也

有謂孔子之先雅頌未嘗亂也樂亂耳季札觀樂于魯聞雅頌而嘆距孔子自衛反魯六十餘載耳豈有遽亂之理孔子反魯之後只是樂正而雅頌自得所耳故有正樂之功而無刪詩之事刪詩者漢儒之說也先生曰詩與樂有同用有各用原是兩件聖人修詩書禮樂亦是各事謂雅頌得所而後樂正固非謂樂正而雅頌自得所亦非其病總看得詩樂分界不清楚要混而爲一以逞其立說之高耳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正字與各得其所義相對語氣分明不是正樂

四書講義卷十二

十六

然後雅頌得所也若以季札觀樂證雅頌之未嘗亂則其時舞象箭南籥大武韶濩大夏韶箭各代之樂具在六十餘載中又有何人突起而淆亂之而重煩孔子釐正耶然則不但疑無刪詩之事將并疑無正樂之功矣漢儒之言固多不足信然後人沒奈何也只得憑其言而推考之以其猶近于古必有所本若并廢此而杜撰夢揣其淆亂更無底止矣然則朱子何以不信詩序曰傳聞可因也附會假託不可不辨也記載相合可信也穿鑿牽合考之經傳皆無據而難通不可不辨也詩序本衛敬仲雜撰而托之先賢核其說與詩多不合故當正其妄耳朱子立說必本

先儒卽辨序亦以後漢儒林傳爲据未嘗臆度懸斷也

看從樂正說來固不但爲詩失序也止舉雅頌正爲與樂相關其用最大者言耳註中殘闕失次亦兼詩樂言聖人正詩樂有義有數講章執殺音節篇章是有數而無義非聖人正之之志與功用矣

有謂上古因詩而有樂後世因樂而有詩先生曰此是源流通變然工鼓匏吹與謳謠同發于自然未必因詩而有樂

子曰出則事公卿章

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玩兩則字有無處非當盡之

四書講義卷十二

十七

道意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章

夫子之吉在不舍不在逝者著眼在逝者非不靈曠警悚然止是佛老見處

謂言川不言道是執相也謂言道不言川是觸礙也謂以川而言道是離二也謂川道都不著是幻遁也其弊總不解川流與道爲體四字耳

明道謂自漢以來儒者不識此章義純亦不已天德也其要只在慎獨伊川曰言道之體如此這裏須自見得張思叔曰此便是無窮伊川曰固是然怎生一箇無窮便了得他又謂先儒以靜爲見天地之心非也

下面一畫便是動合此數條思之便見此章之旨

此章人必不肖及道字皆表黃葛寅亮諸邪妄講章害之後遂奉爲不刊之典如知之者章亦禁道字譬如爲山章禁學字子使漆雕章禁此理之類其說不過竊取禪家不犯正位及觸背十成之例不知禪家要打脫事理語言文字之迹故有此法聖道正於事理語言文字見精微初無此法也自不知聖道而剽襲異說以爲高徒見其鄙倍而已矣有正之者謂說水與天運物生心體皆道也充其說皆可以立教然莫如道字渾全猶鶻突在又有謂如斯斯字卽水也聖人分明謂道體不息若斯水也則已成兩件蓋聖人所指只說川流川流便是道但道之一端耳若天運物生則程子又就水旁推看而心體則又就道在人身上推看不可與水與道混說也若謂道體若水則水在道外矣若謂言水不必言道則水非道也能將程子與道爲體四字反覆參究而得其妙則諸說之障盡破矣

四書講義卷十二

十八

明明言道卻云不可鑿破此卽一句合頭萬劫驢橛也明明就川言道卻云不可著川此卽莫將境示人也此等說數盛行書理漆闇矣正朱子所謂如猜啞謎又不可說破自有箇黑腰子者愚竊謂陽明之傳至龍溪而發露殆盡至李贄則又加猖矣一點無忌憚

心傳呵佛罵祖靡所不至究其學則一黑腰子之學也隆萬以後學士大夫無人理會正道只從此處討生活下梢學究秀才越沒巴鼻弄成不尷尬東西更不像模樣朱子云不是說秀才做文字不好此事大

有關係在其言千古不爽也嗚呼是誰之過與

子曰譬如爲山章

開口便著譬如二字則爲學之義已在言先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章

苗而不秀秀而不實在人以爲必無此理惟老農知之纔知其有便自不得不愈加奮勵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章

匹夫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甚矣志不可不立也

子曰衣敝緼袍章

終身誦之不是自喜自誇是以此爲至守而勿遷四字從他意思中形容出來

子曰歲寒章

爲松柏者與知松柏者各有本分事若松柏意中有一點悲憤怨尤便是木槿蒲柳心腸決非松柏矣松柏自不求知世上不知松柏誤多少大事然於松柏無加損也松柏本不易知不易知乃成其爲松柏有匹夫匹婦之後凋有離物絕俗之後凋有畸節獨行之後凋有賢智忠孝之後凋有聖神之後凋只一箇

後凋中品位正自不同見識到得一種纔做得一種出

陳龍川云如木出於嵌崟嶠間奇蹇艱澁人力又從而掩蓋磨滅之欲透復縮讀之令人悲然故是豪士負氣耳亦梢鯉魚終被囊鼈浸殺聖賢正於此處自修神龍飛潛本事不徒作勞噪一餉也

子曰智者不惑章

體用無二理釋氏明心見性而不可以治國平天下人謂用處不同不知其體原非也功利作用家以漢唐亦幾治平曹操馮道亦足以濟時謂所少者體耳不知其用處原非也故果真知仁勇自然不惑懼愛必到不惑懼愛此方成其爲知仁勇

子曰可與共學章

可與共學只是起脚處路頭要端正江西頓悟永康事功眉山權術未嘗不援据六經依傍孔孟君子必辭而闕之以學非其學故共不可共也今人于是非邪正略不求辨安得志氣之起識見之真既無志氣識見而隨人附和輒相與講道論文標榜聲氣其爲學已非矣安可與共安望其適道立權乎

權字是學問盡頭處到大而化聖而不可知也只是權之妙無窮遮上面再無去處自立以上皆可學而至故可與權之妙雖未始不可學然到此有非人力之

能爲者一間未達幾非在我聖人亦只虛懸此一層地位以待人之自至故以未可與終焉

權是秤鎰輕重在物分量在星數其進退以取平者權也變事須權常事亦須權然則非義精仁熟未易見得做得故曰未可耳漢儒不識權遂以反經合道爲權然則權術權詐皆得謂之權矣害道殊甚

權卽是止至善之意學者必須到此乃爲至處然學力未至而妄及此必成差誤耳如漢儒所云則學者便可不必到權與守經者各成一是矣孔子說箇未可與權是必須到權乃得與經正是一條路上事但有至有未至也

四書講義卷十二

廿二

漢儒謂反經合道爲權說成經自經權自權竟兩件相對而有權變權術之說則竟離乎經矣故程子辨之而程子權只是經一語又太高渾無分別恐學者鶻突去故朱子又詳論之蓋權定不離乎經而精微曲折則有非經之所能盡必見理精熟乃能權衡輕重而悉合于義是所謂權也故曰經爲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故權與經須看得是二又實是一乃得或以可權在無私意亦看得粗淺了無私亦未能權須於義理精微至盡乃見得行得耳

腐儒所執愈堅遇些小事便亂者多矣也只是窮理上欠耳

唐棣之華章

人心神明不測其用止一思耳思中境界古今開闢不盡却正是理之境界開闢不盡也言思便是言理豈索照而離燈乎論者必以理爲腐而粘住思人說此正拘腐之至猶之三百篇無淫詩之論總不明一理字便處處拘腐不通耳

夫子借詩言而反之就思人教思理離脫詩人固非膠定思人亦非也或云宋儒必曰思理與說詩之旨不合又云宋人抹卻情字此亦爲郝敬詩解所惑也惟宋人能知情字敬等固未之知耳夫子一言蔽三百曰思無邪蘇氏謂爲詩者未必知此夫子斷章云爾

四書講義卷十二

廿二

夫駟詩義在思馬說詩豈必泥思馬乎是求廓而反窒矣

思與情不同情無窮則決思無窮乃精有謂詩三百篇聖人未嘗不責其一言之無當而鄭衛之不廢何歟先儒固以爲秦火之後漢人取而足之也先生曰此說本之陽明以已之淺識反疑古人輕于立說如此則秦以後無書可信矣按王制天子巡狩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市納賈以觀好惡志淫好辟此見先王採詩未嘗存貞而去淫也孟子謂王迹息而詩亡正指此制之廢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與詩甚麼相干正謂善惡是非之不可揜不相假處卽天

子之事三代之直道而行詩與春秋一耳若孔子刪詩但存貞而去淫則其作春秋亦當揚善而隱惡矣姜氏如齊野會尤本國之醜何爲炳然書之策耶不特詩與春秋然也陽明以易爲包犧氏之史與五經事同道同然則易尤非記實事之比儘可削惡事以杜奸何爲老婦士夫之可醜見金夫不有躬之無行皆曲著其象耶其意總欲叛攻朱子之詩傳而不顧其自悖于聖人六經之旨惑亂後學浚可痛也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十三

論語十

鄉黨篇

第一節

鄉黨宗廟朝廷兩者分記是聖人之中禮兩者類記又是聖人之不測合兩節看乃見聖人全體

第二節

在朝言朝聖人必無閒言語私講究也時解只作相對酬談失其義矣

侃侃誾誾此中正有不同在若從利害起見卽屬權詐所不必言再進而講究儀注亦是容悅者流更進而

動循禮義賢矣或敬而欠和易而少介或不能免于擇蹈之迹亦非動容周旋中禮之侃侃誾誾也
踧踖與與皆敬也若是敬外又別有與與之容便是知和而和矣與與從踧踖中看出此卽是聖人從容中道處張子二十年學一恭而安不成程子謂可知有多少病痛在又云學者最要識得聖人氣象氣象之所以難識正謂是耳

第五節

上如揖下如授兩句一併讀以形容手容之平耳是記者度量高卑之數非夫子有時而上有時而下也

第六節

楊裘之制謂聖人畢竟異人此三者有甚奇謂聖人猶人耳則服此三者皆聖人乎三者不是聖人制造起却不是聖人隨俗任運絕無意於其間由是觀之大而君臣父子小而日用細微道理充物世間一經聖人提出便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何也所謂天也性也理也聖人純乎天與性與理而已矣若信心自是千奇百怪何所不可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聖人因物付物裁成輔相道理總在物上非窮理盡性不能異學必舍物而求之心却是自私而用智矣

第七節

四書講義卷十三
齊必有明衣必有寢衣必有二字見聖人誠意精思

第八節

不說不厭粗妙矣却又說厭粗不說要精要細而云不厭精不厭細正是記者妙于形容聖人處喫飯著衣聖人亦如常人耳一著推求便爲人欲厭精厭細總與厭粗念頭無別異者不知味食夫講究時人矯俗皆反中庸也此正聖人常人分界處

禮餽之不食即食不厭精之意也

調劑烹飪之宜妙有至義却被狗口腹人不知理沒多少道理耳向使聖人爲之亦復精絕豈杜簪易牙所能髣髴毫末者耶

第十二節

人馬輕重人人知之特異者廐焚而不問馬耳不字下得直截若換作未字則是常情如此惟用不字乃顯得聖人意思出來此記者之善記也

第十四節

卽友饋一節見聖人知天一本之道若但以饋看則車馬極重祭肉極微而聖人于拜有尊敬從朋友之親起義則朋友一倫雖在親親之外而引而近之一本之理則同于此用敬極重則下面等殺纔有可盡而不至于倒施此等殺起處所謂本天者也下面饋之厚薄與敬之輕重亦各有宜然不止車馬一種車馬舉其極重者言耳

第十五節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須知聖人之變與常人不同方見鄉黨一卷瑣瑣碎碎分明畫出聖人樣子

第十六節

升車之容在曲禮則凡人常如是在鄉黨則聖人自然如是道理則一本分不同

第十七節

有云聖人一龍一蠃終其身不過禍災者時爲之也故變文以況之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先生曰聖人固

無非時若以此况聖之時却看得時字小樣
有云聖人繫易而首潛龍爲夫不潛者之不足以藏身
也先生曰潛止就初九言耳六爻無非時無非聖人
藏身處

周秦之際殺機橫發開後世權詐傾險學術其時高手
就上面推出一種順運先機不消犯手成火燄生蓮
水面滾球作用陰符素書子房得之以興漢文景因
之爲清淨之治後世以爲至道迥異殘殺不知由申
韓管商而溯歸黃老本是一家眷屬但有淺深高下
之別耳于聖人修身治天下大道毫無干涉此朱子
所謂千五百年間不無小康而二帝三王周孔之道
未嘗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間漢唐賢君不曾有分毫
氣力扶助得他者也

四書講義卷十三

四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十四
論語十一

先進篇

子曰先進於禮樂章

上節述人言下節自斷故講上節未可便下斷論然看
註云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文過其質今反謂之
彬彬則上節中未嘗不分是非蓋先後二句原屬夫
子指陳野人君子四字乃時人之言耳下節從先進
則不從後進可知若聖人立言必要句句道盡則聖
人亦良苦矣論者輒謂上節不贊先進不貶後進下
節不補不從後進爲妙欲周旋時人反與孔子作頭
抵不亦異乎朱子云東晉之末其文一切含糊是非
都沒理會秀才文字如此最可愛其病止是鶻突不
通而其流至於悖理非聖皆此種議論成之也
前輩後輩止說今昔耳故曰於禮樂若謂禮樂分先後
進則是禮樂之先進後進矣

夫子從先進從其文質得中耳若主反質便是老莊家
言非聖人意也

文質得宜正指周初禮樂先後進只在周朝盛衰論聖
人從先進正從文武周公之禮樂也後來邵將三代
以前看先進因有反質之說誤矣聖人論禮樂一向
只主從周實歎其美善遵王猶次義也

風俗日敝劫灰發於人心奢淫勢利儇巧浮薄皆殺機也縉紳富室不知儉德爲避轉相效慕爭倡優市井之豪族禮義廢耻之說憂將安底耶向見龍江文雅社約歎我生之初世變已亟不謂今之日甚嘗欲與同志講行於鄉里間而求之能也可爲太息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章

顏子所見已到至處默識心通非經說義解也然却只在無行不與處實地勘驗見其不違足發如時雨化之妙

子曰李哉閔子騫章

父母昆弟稱在前人信之在後此自內及外必然之理

四書講義卷十四

三

看父母昆弟之言言字緊貼父母昆弟非人能知其隱而自有言也但皆信之無異論耳

俗傳閔子故事不知其有無其情事語句俱鄙俚必非春秋時記載學者固不得據此以論閔子之字然此中却足發人倫情理之變世間後母之不慈固多然極惡不可感化者亦無幾只是爲子者未必能盡其道耳嘗記溫寶忠母夫人家訓一條云中年喪偶事小正爲續娶費處前邊兒女先將古來許多晚娘惡件填在胸坎這邊新婦父母保婢唆教自立馬頭出來兩邊開雜人占風望氣弄去搬來外邊無千人聽得一句兩句只信歹不信好真是清官判斷不開然

則如之何只要做家主的立身端正用心周到觀此一條責備爲人夫爲人子者甚切凡有晚妻後母者俱當三復於斯

李路問事鬼神章

那一邊道理就在這一邊待他能事人知生後問如何却已能事鬼知死竟

事鬼之道即在事人之中此聖人教學者用力只在日用平實處而其道無所不達也若泥定在事鬼中講出事人之理以求其合一則雖謂未能事鬼焉能事人亦可矣此似是而非也

有謂幽明之理又所以爲死生之理先生曰此義不的

四書講義卷十四

三

莫墮人天三國去也

有謂聖人知命無所不通學者但當守其可爲可知者先生曰聖人知命也只在可爲可知處莫作兩截看

魯人爲長府章

有德者必有言言必有中只是明於人情物理耳當情合理片言即解固不在多言也王荆公極負氣見明道便不得不平心正爲此也今見有賢重人終日寡言發言或不能當理又見或爲人理一小事絮聒商量終日不決此只緣不明人情物理無他

夫子閔子皆是魯國一介老生耳然閔子議論夫子贊歎而長府之役終寢莫道老生便無事權坐自頌廢

古之人君重一嘖一笑豈知老生嘖笑亦著實可重耶善自珍惜

子曰由之瑟章

因聲音而知其所得之未浚故警之警其學也因警而生不敬不敬其學也因不敬而發揚子路之造詣始終爲學非爲聲音也若泥定聲音講不免膠柱鼓瑟矣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章

道貴得中是此章骨子過不及三字纔有著落顧麟士謂首節中字不說破方有下文已是掩耳偷鈴見識時說并欲將才高意廣諸語亦不說破又夢中話夢

四書講義卷十四

四

矣子貢是合看此說夫子只是平分說師愈一轉子貢未嘗不知中字但謂過中與不及中者較似過中者差勝故愈字與賢字不同夫子又云其失一般子貢到底合此說夫子到底平分說也俗解不說破合含糊不知過不及箇恁

子貢謂師愈只是無箇準的在便扯長看夫子謂過猶不及只是有箇準的在便兩折看所爭在此

隨問隨答但言二子皆失中而道以中庸爲至意自見卽抑太過引不及尚未有此意第可於言後推論及之况并教子貢又賓中之賓矣

近世儒者淺懲象山陽明之禍便不敢援引才高之人

而浚取謹厚之士以爲差不走作然意思稍著偏陂則所取者率多乖角猥瑣之病此亦矯枉過正也且世謂爲象山陽明之學者必多高明亦非也象山陽明之學無是非易頹廢往往便于庸人又是過不及參半耳以聖人之中道律之只有一不是并不入過不及帳算又安得高明哉

季氏富於周公章

有云冉求之聚斂是陽爲季用而離季於民使其勢稍殺黨稍弱而謀不得成不是爲季傾軋也先生曰冉有政事之材長于理財爲季氏宰則竭其知能爲之謀富足以爲盡其職分不道此卻是聚斂附益也聚

四書講義卷十四

五

斂附益不特冉有無此四字在意中卽外人亦未必以此相稱是記者因聖人之意而勘斷之故上面先提季氏富於周公句見若季氏不富冉有所爲未到此重罪也故冉有之罪從不知大義呆老實做官得來若說他爲季氏傾軋則失入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可知必無此事若說他陽爲季用陰敗其謀則更失出看其解說伐顓臾不救旅泰山豈有圖季之心者夫子向評之爲具臣此不過具臣之爲而不自知其罪之重耳至所謂陽爲用而陰圖之是戰國奸諂傾險之術聖道之罪人孔門必無此作用如蘇子瞻論賈誼當先交鋒灌而徐去之等論皆心術不正其根

從國策來

柴也愚章

四字好處病處都有聖人造就人材于此亦可見非徒作索癢求類語也然數子終于此病而曾子竟以魯得之可見人不能無氣質之偏顧其變化之何如耳彼自聖人論定且不足以限人而何有于後世之標題月旦也

陳卧子譏濂雒門人皆稱質性甚美聞道甚正豈孔門皆下材而濂雒之教過孔子故無病耶此卧子不屑觀濂雒關閩之書故云云耳程子針砭諸門人之病不一而足未嘗盡以爲賢而以聞道許之也傳習錄

四書講義卷十四

六

謂其門人于中爾胸中原是聖人于中不敢當曰此爾自有之如何要謙謙亦不得于中乃笑受不知此於孔門之教更何如者而卧子又獨宗信之耶蓋卧子於陽明之書亦未深究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章

有云回之所以近道者以其愚也先生曰並無此說乃老莊之見耳

有云天命回以愚而回受之先生曰天命中安有愚之理大智若愚愚端之說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聖賢之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一而已矣善人之道不

過問善人之名義云何耳非善人自有一道與聖賢之道分大小也說善人便是說善人之道非善人者其姓名而別有其道也老講章謂須論善人之道不是論善人最惑亂不通不足從也

不入室卽在不踐迹上見

子張只問善人一種究竟故夫子云云不入室是終於不入故曰善人若謂不可限量則不得僅名之善人矣總是篤學雖愚柔不可限量不志於學雖奇才異質皆可限量善人不踐迹便終無入室之理如其改行嗜學則必由踐迹而入室此則凡入皆不可限量矣何必善人乎

四書講義卷十四

七

將踐迹看做鄉愿一輩固非將不踐迹說做狂者一輩亦自粗在看註自不爲惡四字善人行徑略見非會點漆離開已見大意之比也所謂不踐迹似所云不煩繩削而自合者故註云不必亦非脫落放曠鄙夷不屑之謂

善人之不踐迹與異端之去事理邪說之惡格物窮理不同善人只是不守成法而自不爲惡此生質之美也若異端邪說則以去迹爲教以無善爲宗不知其道之已入於至惡正與聖人之室迹相悖又何善之有哉

子路問聞斯行諸章

人看得退字礙眼每增出翻頭以爲教學只有進又曲爲幹旋曰退正所以進徒多支離此進退只粘定退與兼人說進者進其退退者退其兼人皆治病之藥與進道之進不同

昔程子見謝上蔡謂此秀才展拓得開大都人只坐展拓不開則頭重齒豁仍守故步耳夫子此節是爲由求各更展一步也若謂損由之多以益求增求之少以擬由則是斷鶴脰續鳧脚將使二子共成一樣不穩趁東西而後已耶此聖人所以痛絕夫鄉愿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章

道只是一道行道處有不同卽道之時中易傳謂有正

四書講義卷十四

八

而不中無中而不正非二道也若隨地爲變則馮道劉穆之皆可以爲合道乎只爲後世錯看一權字如曹操之篡弒馮道之喪心從逆李贊皆以爲活佛聖人矣

道字精微廣大無所不舉後世止向功用上看未嘗不是道却全體本領不是卽功用亦不能到伊周界分以字合窮達說能以道者卽未當大任亦所謂大臣有不可則止句纔見以道事君之嚴正纔說箇道便有不可之理在便有則止之義在矣

不可則止以道固不止此然正在此處見得分明看孔孟程朱事君皆如是而天下以爲不必然者也由求

具臣正爲無此一句力量如伐顓臾旅泰山之對可見也還賴與問聖人之道故弑逆不從猶存斯意耳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章

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兩句活處只在何必然後四字此是子路不著邊際語無可攻擊處他人一著死句便罅漏百出當被夫子一語駁翻亦烏得爲佞乎陸子靜王伯安排詆讀書窮理爲務外其說至今足以惑人亦惟其佞也

佞雖口給禦人然其禦給得來處亦自有一番尋理之辨此陸子靜王伯安之說亦足致人信從也夫子不責子路之語非是而直責其佞誅心之法嚴矣

四書講義卷十四

九

理屈詞窮而禦人口給其病又比看道理不明淺一層故夫子特斥其佞而不辨其說之非二罪並發從重論非援輕例以曲出之也

自家笠子不端正輒敢道治國平天下此石塘之所以見譏也秀才自忖度所讀何書讀書欲何爲未讀時何等入今讀後又是何等人須不受此譏始得纔肯且失脚便是不曾讀書如石塘越端正越不端正耳莫樂道子路說錯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聖人引三子言志以觀其設施底裏居則曰不我知也此句是揣發其情不是譏其躁妄下二句是激令其

傾吐不是笑其無具諸賢皆不羣之才聖人遞世無悶固未能至下士奔競憤悻俗腸斷不至此聖人所發固是通人境地看低不得

點爾何如一節書最難看不知不覺容易蹉過蔥嶺去其下者硬填天地堯舜大帽子話頭只成學究講章與書理何與須知此理有本分自然處有聖賢功用處若只見一邊道理便蹉去又須知同是此理點有點見處夫子有夫子見處兩邊也拈一放一不得看會點一番動止氣象正是他胸中本領流露處記者細細詳載煞有深意上半節緊與第四節子路率爾而對句相照夫子哂之緊與喟然嘆曰句相照爲下面會點問答張本下面數節提出禮字只是發明此理此章記載便是史記敘事法故朱子謂記者多少仔細不可作閒話說過程子謂子路若達便是這氣象皆此義也

四書講義卷十四

十一

曾皙之狂非晉人之狂也晉人之狂從老莊來故以粗疎脫略爲事此無忌憚而反中庸者也曾皙之狂原從聖人源頭直下但見太高而行不掩耳看曾皙言動之際何等細密暮春者一段說話已涌喉舌間却趁起退讓從容和婉不敢自是又不爲曲隱又不傲睨三子只看此一句閒言語有如許氣象下面出而後又細問三子印證夫子取舍之旨都見他精詳處

此豈老莊門下所能乎

有謂點言是山川優游土苴經世先生曰禪子看得心體精世法粗故將明心與度世打做兩截事學禪人便將出仕與隱居亦分爲兩截不知吾儒只作一事耕莘之樂與納溝之憂不是兩心故莫春游詠與堯舜事業不是兩境後人于聖學欠分明便看得此章書只是度世上事則會點之清閒自在反不如三子之慈悲普救矣要之看得世法粗處卻正是心體粗也又曰此正不是清恬自樂故與憂世之心不是兩件

四書講義卷十四

十一

有謂君子建大功立大業于天下者亦不過隨寓而安耳先生曰只道得外面事卻怕差了裏面此語似大而實小樣會點所見不止是曾皙三問總爲與點句印證箇真消息耳夫子畲之亦在言外開示三節總是一理一意末二節若果對哂由作轉疑論辨失其意矣末兩節問意畲意皆在言外故最難體會所謂在言外者點自己印證非推敲三子也末兩節問畲之旨對與點看不對哂由看夫子所許皆實許其爲邦之才第與點大意三子總不達耳非許求亦之謙足爲國也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十五

論語十二

顏淵篇

顏淵問仁章

此章之要在克己復禮四字已禮之界貴明克復之功

貴健是指點顏子索性淨盡意下節非字正要察幾

勿字正要致決無二義也此見朱子總註之精

克復是指幾微一間處索性與他淨盡到顏子地頭方

可用著此語只第一句已了下面反覆以決此一句

第二節指點隨處是此句不是另生枝節也

朱子謂發動時固用克未發時須致其精明始得蓋未

四書講義卷十五

一

發之精明知居多而發時之勇決行居多顏子有不

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其所以不遠復也紅

爐點雪雪消處是行所以爲紅爐是如何

克己便是復禮程子說也朱子恐學者過看直捷生出

卽心卽佛之病故云勝私欲而復於禮言克己又須

復禮更加精密矣

程子謂克己則禮自復重在克己克得一分已卽復得

一分禮其說本至精第克己外更無復禮工夫語太

直捷便有病故朱子補出克己又須復禮之義謂天

下原有雖克己而于禮尚有未復一種病痛故必克

己復禮爲仁其禮始圓足無弊要之朱子正補足程

子之說其大段原以克己爲事未嘗翻案也蓋自大
賢以下卽不能無私欲之累故必須從克己下手到
己私克勝而天則尚有未合則須於復禮著力然至
此境者甚少而其功亦至精不似克己工夫艱重無
人不當由此道也

朱子謂克己是精底工夫到節文欠闕便是粗者未盡
然克己只去私意未能細密入他規矩則復禮乃是
精處愚按此說最精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到得
粗處皆盡方是工夫到至精處非有兩義

克己又要復禮與克己便能復禮語殊而理一正爲天
下自有克己而禮未能復者必禮復而後爲克己之

四書講義卷十五

二

盡譬之治亂克己只是戡亂之功雖寇賊略平然瘡

痍未起禮樂未興未可謂已治已安也必至太平熙

洽然後兵革不試耳

克復只是爲仁之功到克復盡頭便是仁

已與禮原自仁中分出到得克復了只有一仁也不是

克復外別見箇仁只是到此時纔見得所克復底便

是

禮方而仁圓只是一物

克己復禮索性做箇盡一日克己復禮是果然到盡頭

處天下歸仁焉到此自有神速實驗都是顏子分上

說話所謂雷厲風行紅爐點雪乾道也

天下歸仁人每說入心性中以為必無一日乍克復而天下即共許與其仁之事不知夫子與顏子所言之一日乃極至之一日非偶試乍改之一日也蓋顏子工夫已到至處第尚有渣滓未淨天理未純一之間故夫子令其索性把這些子了當去其所云克已是極微之已復禮亦極精之禮與初學克復功候迥別故先儒謂之乾道今將庸妄暴棄之人看以為一日克復即天下歸仁自然信此說不及反以註為非矣或疑一日克復如何天下便許其仁此其所以信不及也曰此等處總皆未盡古先之說而遽伸已論只坐一箇心粗耳先須知此章對顏子說顏子三月不違

四書講義卷十五

三

工夫到此已是大段了當其所謂已與非禮亦止是些子未盡處夫子教他索性打掃箇盡一日克已復禮是指盡頭說不是下手也故程子曰克已復禮則事事皆仁朱子曰惟其事事皆仁故天下歸仁又曰天下以仁稱之非是一日便能如此只是有此理人稱不稱固非我之所急但言其效必至如此又問一日之間如何得事事皆仁曰一日克復了雖無一事亦不害其為事事皆仁雖不見一人亦不害其為天下歸仁合此數條觀之可知一日克復原不是猝乍到得底事故朱子於註又補日日克之不以為難五句此方是學者克復下手也今以滿腔子人欲心腸

思量偶然克復便要見天下歸仁景象萬古必無之理思量不通則反以傳註為非吾見其終於不通而已

最粗者以歸為歸往之歸其自以為細者不出龜山在吾度內藍田八荒吾闔之意中間一條正說偏不信從至今講師邪說猶以同歸一體相忘于大化之中為言取古人已棄之芻狗而文繡之以為神不知其粗又有甚焉也聖人教人字字著實從無此虛空影響之言如仲弓之無怨樊遲之不可棄子張之不得得衆等語都說外邊應處工夫到這裏方是盡如何此句獨要說向內邊去

四書講義卷十五

四

人總看得仁字精天下粗克復玄微天下淺近兩者通不去于是將天下納入仁中遂有八荒吾闔之說是欲講得天下精微而不知仁與克復先謬矣無非內也合外內之道也彼將歸仁說入內正坐不知外之即內耳

或云歸字朱子訓作與字蓋有已間隔便不能歸天下為一已既克已復禮則盡天下俱是此禮故與字作與祭與字看此說如何曰寧可說朱子註得不合尚可兩存以求定論朱子以與訓歸說本程子稱其仁一句與字是許與之與若作與祭與字解仍搭入朱子所闢在吾度內之說去不但誣本文并誣朱子矣

今人講經學理學大約用此狡猾如晚年定論語門微旨等書皆牽鑿先儒以傳會其邪說謂程朱亦爾其惑亂更不可窮詰矣

有將已字與天下對看云有已斯無禮斯無天下仁者以天下爲已任故克復而天下歸仁先生曰爲此說者自以爲得仁字不道此已字却誤訓克已復禮原未嘗爲天下起見而去物我諸相也以此爲仁止是佛法慈悲廣大耳與聖門所言仁毫沒交涉

天下歸仁與仲弓之邦家無怨大段各別一邊是逐漸滲潤一邊是頃刻注滿

已生於視聽言動克其非禮者斯復矣禮生於仁視聽

四書講義卷十五

五

言動皆禮斯無不仁矣

顏子工夫原只在克已上著力所謂索性克去者也

到顏子地位尚有甚非禮處故朱子謂如邪色淫聲之非禮却易視遠惟明聽德惟聰纔不遠便不明非德便不聰但有些子不循道理處便是非禮此却難由是言之顏子所克之已較精細故說箇非禮便與已字不同朱子云克已便能復禮又云克已而不復禮則墮于空寂跛倚倨傲未必盡是私意亦有性坦率者伊川謂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乃妄也亦須克去是也愚謂已禮二者如陰陽消長此進即彼退克復原非兩層但學者爲功自有分限在人欲勝者其身

尚立陰界則以克爲主克一分即復一分在天理勝者其身已在陽界則以復爲主復之盡即克之盡也後人輕看復禮即不能知性知天流入于本心之學故惟朱子之言爲萬世無弊也

不曰視聽言動必於禮而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方見精微於天理人欲界限不爽毫髮陽明謂視聽言動處便是只緣怕說非禮二字便錯入禪去

四勿字用力全在未發之前如烈火精明直是犯他不得若發衰欠猛陰翳消燦不淨矣

非禮之根在中而視聽言動在外勿視聽言動于外而禮復于中程子由應制養四字弊病工夫體用都在

四書講義卷十五

六

視聽言動皆身而勿在心

工夫在視聽言動正程子所謂學顏子有準的非心齋坐忘也

人將顏子克已看做心齋坐忘工夫四句只做箇話頭却似視聽言動也是不視聽言動也是不知顏子請目請事煞是從四件上札定硬寨做工夫莊周以孔顏寓言抑揄無忌如優人扮聖賢爲則劇耳不可爲典據也

勿是只要勿他非禮耳視聽言動固不可無也

總註至明至健二句似于仁外添出智勇意不知原是本文所有非添出也說箇非字便是智非至明何以

知其非說箇勿字便是勇非至健何以能爲勿故知非智勇安能成仁聖人言語本是徹上徹下得註中提出分外分明耳

仁非智勇不全不大智則非字之精細不能極不大勇則勿字之迅埽不能盡朱子至明至健二義正實闡非勿二字下手處不是幹補闕文也

仲弓問仁章

人心中只有一仁何處著敬恕名目只爲私欲所間隔則此心放失而不存便與仁體日遠耳敬恕所以去私欲以存心心存而後可以復仁體

敬恕是所以存心存心亦未卽是仁但存到熟處盡處

四書講義卷十五

七

更無私間斯仁耳

只是一敬要無時無處無事不然則心存而理得二句前後際有全身在出門使民于全身中隨地提示箇下手景象耳

出門使民與不睹不聞立在輿終食造次顛沛等語同例言無時無事不然也從兩箇中抽出一節來說耳顏子本原不動但微有感湊未淨只須決去便無事仲弓病痛似輕而本原不足虛邪深痼故必當峻補四語是仲弓峻補方也

邦家二句與上章歸仁相似而實不同上章極言其效之速而大以克復都在盡頭處說所謂乾道也此章

邦家無怨是在敬恕用力充積上說必到此纔見敬恕之量足所謂坤道也

仲弓之坤道節節要從不足處填補正氣以逐客邪正講到分量充滿則本體流行無少闕欠非後世斷港絕流之謂也

司馬牛問仁章

曰仁者其言也則不在言上究竟可知曰其言也訥則不是訥言可知曰仁者其言也訥則是仁者自訥非訥言卽仁可知

心常存在爲前一層

心常存是朱子于兩句中體會得之

四書講義卷十五

八

司馬牛問君子章

不憂不懼與上章其言也訥同是現成體象到內省不疚乃推出功夫致此之所以然

此憂懼二字專指禍患雖有可憂懼之事而自省平生無愧則自無憂懼之心若但言存心處則憂患恐懼皆君子操修所有豈得打破此二字哉

司馬多言而躁夫子與言每畱箇不盡意理使之深思卽爲之難二句與此內省不疚二句皆未嘗說盡也故朱子于上章爲之難前補出心常存此章內省前補出平日所爲皆從語意中探本窮源越顯得聖言神味無盡時講乃謂註中故能二字未免多一層直

是無知之論蓋此章隱對司馬心事而言道箇內省便對著外患說內省者內省其平日所爲也不疚在平日內省在臨時如何將內省併得向平日去

二氏之放達非君子之不憂懼

晉人情恕理遺亦是強排遣與君子學問天懸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章
爲憂懣人開釋易落曠達家言則死生有命二語已走入二氏解脫法門矣看子夏急下君子敬而無失二句方見死生二句不是付之數命者此所謂知命立命也

吾有老友善悲有感輒痛哭不能自止因之病甚相知

四書講義卷十五

九

以曠達解之不得余爲語曰稽阮之放誕正憤嫉之極也祇益悲安得解解公悲正當以聖賢相責耳古來可悲至餓死甚矣餓死未嘗無聖賢只愁不稱此一餓耳求仁得仁又何怨繼怨便知所求非仁也今尚未肯以極處相待已自不願擔當耶休矣公何悲一時爽然稱善

無失有禮方是聖賢之敬恭子夏此語頗臻至處語病在下二句耳東坡之打破敬字岸更之何如無心其見地淺濶不同然皆不知無失有禮之妙者也
子夏此節道理原推開說以廣司馬之意故下文四海云云註以爲不得已之辭不應仍粘煞兄弟講

子張問明章

子張止問明夫子添出遠字而詞繁不殺正爲務外好高者其求明每在遠處不知反蔽於近夫子舉此二端最是極近而易蔽者於此能察便不第爲明而爲明之遠正指點子張反求於近耳
自來受蔽於女子小人者皆自以爲明者也其所以不明者正唯用明之不逮耳豈知用明之遠者即在最近之處不自以爲明而其明乃遠乎
遠只是明之盡量處非明之外別有遠也

子貢問政章

答子貢止是足食足兵兩項實政民信句卽上句所致

四書講義卷十五

十

推帶說出猶之菽粟富而民仁意故足食足兵不可作食足兵足緣有政事在也民信之矣不可作信民文法自明不可作三項說也直至子貢以三項問難夫子方以三項輕重答之要之此節說話時原未有三項事意

民信不當先做三項說固矣或又因本是兩項之語將民信講入兵食內若謂民信共足者則又非也信只是誠意字結無欺詐離叛之心原是兵食上邊事不粘煞兵食故後面子貢可分爲三耳看註補教化行三字固知教民信自有事在但此節止說兵食足而後信可乎不及教信之道正如菽粟水火之仁不是

更無教仁之事也

兩足字在食兵上便是說政之矣字在信下且曰民信而不曰信民則夫子民信句原根食兵說故註用然後作轉見此節止重兩足字不遽平分三項也但單是食兵足而民便信秦隋之世已不可行可見民信原有教化一項工夫但必待食兵足時則教化自行而民不離叛也

細味聖人語氣原不曾平分三項到民信一項又特變文法也註云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則民信句原從上二句順帶說下到子貢纔分作三項問聖人又因其問而答之如此要之

四書講義卷十五

十一

重信之義在子貢設難後發明出來在上節卻重在兵食故朱子謂以人情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孚於民此指上節本義也以民德言則信本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指下兩節之義也

按民信之矣信字聖人原說得較輕只是民信服于上耳未指忠信誠信固有之良也到子貢分三項來問聖人方講到心德上去

子貢議去只要在二者分出輕重耳意不在去也去兵正就是食民信講是所論在去所重在留也兵之所以可去者以食與信在耳總之無食與信則無兵固害有兵尤害有食與信則有兵固好無兵亦好

此是聖人朴實頭計策未嘗稍涉權數也

子貢策妙用只在臨時夫子操根本只在平日故去兵去食而無不可非束手待斃法也

是聖賢打穿後壁商量子貢直窮到極奇變處看聖人用處如何聖人應奇變却越庸常方見得庸常中聖人已無奇不盡無變不通若粘死句下則聖賢竟是腐頭中說大呆話矣

此是聖賢直窮到底打穿後壁商量以分決事理之輕重耳去兵在三者中計較去食則二者相較三者原關一不得必不得已即指三者勢已盡去必不能全就其中撩掉那一件且專料理這兩件故曰何先到

四書講義卷十五

十二

第二問一發必亡之理食豈能去乎然聖人曰寧可去食以見信之必不可輕故又找下二句以見去食不是挽回必得之策但道理只有此耳正見聖賢於義利界上分明淨盡如是故程子謂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章

子成之說不下晦周可謂高矣自子貢辨之而其弊始見至于子貢語病人不易知也立言之難自非聖人孰能無所偏倚而常適其平惟聖知聖此等處須知朱子之言已造至處

以子成之論視文勝之俗則高甚矣而不知其言有病

也得子貢之辨正文質不可偏廢而子成之病見子貢更高甚矣而不知其猶有語病也得朱子本來輕重之說而子貢之病又見義理無窮精析乃出後人心不細見理多粗疎鶻突可彼可此遂有謂子貢之論與夫子野史君子之義相符不必補註中之說不知聖賢講道理必求其盡不似後人妄立議論便成門戶不許人辨駁也

有謂上下之有辨賢否之不亂以文在也執車旗服物之等以相繩而僭者無所辭置琴瑟射御之旁以爲驗而詐者無所匿故學者取子貢之說以治天下則綱繆繁飾固周禮之舊坊取子成之說以治一身則

四書講義卷十五

十三

儉陋澆思亦唐魏之遺意斯兩得之矣先生曰文質二者原不可相離然必質立而文麗但天地間氣勢自然文易流而質易薄故聖賢多救過以反中每重本而輕末子成之論亦自重本生來然卻說得太偏故子貢以並重之理正之然本末不分則語病亦不小蓋文雖竟不可與質同重也今竟重文說則病又甚于子貢矣不知此非重文乃輕文也子貢雖失本末輕重之差然看文質尙是同一體上事若如所云則文祇是妝飾點綴之具與告子義外相似但爲分別等差不可少故可以治天下而不可治一身此卽佛老之見與子成似反而實合者近代良知家言

正如此他窺見佛老之蘊以文爲外假非本體所有却又窺見佛老之說不可以治天下故又將刑名度數禮樂事功另講出一番施設道是良知中作用以自別于佛老不道內外打成兩橛原非聖道之體用也其病只看得文是外面事則說重轉輕矣

良知家居喪不哭門人疑之曰吾惡人於父母面上亦用偽也嗚呼此其爲質耶其虎豹之鞶耶抑犬羊之鞶也哭踊有節以爲偽飲酒嘔血以爲真食稻衣錦安卽良知非披髮野祭之風乎稽阮以老莊淪晉金溪以狂禪陷宋至良知而三矣流禍一揆非細故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章

四書講義卷十五

十四

同一憂歲語心事迥別則情形亦迥別自賢君起念便爲百姓不足爲百姓不足便是欲蠲租減稅賑濟也庸君起念便爲用不足爲用不足便是欲加賦開利也

哀公所問在用而意在取故有若直畚取法而意卻在用此正針鋒相敵處行徹必先節用不則有若之言非腐卽戲斷不可行矣註中節用厚民正見此旨荀子以禮節用之以無禮節用之後發明禮稱亦此意也

宣公稅畝只是加稅于餘畝徹法未嘗廢故註下專行二字是公田民田不會亂豪強兼并自是孟子時事

吾字與下節百姓字針鋒相對哀公但知爲吾計忘却百姓有若謂若果爲吾計正當足百姓故吾字是哀公語中病根

哀公與有若商量只爲著國用兩下錯結處只是行徹不行徹原不會論到百姓只爲哀公如之何其徹也便是不曉得徹法上下關通處道是利百姓而不利君故有若直下百姓句百姓足卽是行徹百姓不足卽是不行徹而加賦語脈最緊有若也原爲用不足起見非老生迂濶而遠事情也

足不足語原從吾猶不足句來哀公憂二猶不足豈可行徹有子畚行徹正所以爲足以破解之都重在足

四書講義卷十五

十五

君一邊百姓足句不過是行徹中轉語蓋哀公看得徹行止利百姓故有子告以利百姓正是利君國之用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只如此言孰與二字極完切所謂君民一體也後來多將與字作取與之與曰君之足民與之仍從取法中講利害失有子之意矣孰與語詞與乃相與之與也後來刻畫作取與之與論非不新失本意矣

後世謂井田必不可行其說大約有二謂豪強之田不可復取與夫司農歲入不足以供所出耳然田制之法又有均田限田之法以通之至度支經費之不足

則千古未有善爲之畫者是則有子兩言至今猶看不透信不及何怪乎哀公之鯁鯁過計也

問或云唐中宗令李嶠蘇瓌子各對尚書蘇引木從繩二句李引腊朝涉二句中宗云蘇瓌有子李嶠無兒可徵應制最忌傷時張江陵進講至放勳徂落曰時蓋已百歲矣同列浹服之故做此節文以重上輕下爲得大體此說如何曰此說壞人心術人品看詩書所載古聖賢告君皆憂危震動之言居多李文靖爲相日取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之真宗慘然變色同列皆以爲不美劉元城論名相舉此事以爲惟李沆得大臣體夫告君尙以危言爲得體豈行

四書講義卷十五

十六

文反以阿諛爲得體耶成弘以前未嘗有此卽題目亦未嘗避忌自嘉靖中重符瑞禱祀始以忌諱爲戒流至末年習成諧媚之俗闡中專取吉祥偶有句字之觸雖有拔必黜士子從未仕時卽學爲諛佞安得復有品行事功哉程子在經筵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嫌名也程子曰臣下尊君過甚則驕心生皆近習輩養成之請自今勿避爲相當法文靖經筵當法程子若中宗庸主之言居正佞臣之術何足法哉有志于人心世道者當力破之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章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須將八箇字一氣念來便有箇萬

物得所各正性命氣象便見得一篇西銘道理一部周禮制度在內根本卻只在自盡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章

片言可折是夫子憑空許與並無實事故記者又繫無宿諾句以揣證夫子可以之意此須于兩節交接頭領會

片言可以折獄此是贊片言不是論折獄是贊片言之本於明斷不是論折獄之貴乎片言纔說片言便有一下節在句裏折獄只極其用耳

子張問政章

此居行皆指政說兩之字不得略過與子桑伯子節不

四書講義卷十五

十七

同彼是統論心法此只在政上講時解於行之說政而居單說心者非也

子張所少只在一誠字倦與不忠皆從此生出蓋夫子之所以舍之者立誠之目也

何以見得子張少仁其病只在過高纔過高便驚外而少實心且如東坡半山之權謀伯恭同甫之功利未嘗不說濟世安民然議論越高本心越錯聽他說話但有愚弄天下之意全無誠實愛民之心只此一點意思早已將仁字割却

子曰君子成仁之美章

磁鐵相引冰炭相違誠也章中兩人之字最著眼人之

美人之惡亦何與已事耶而一爲之欣一爲之戚此不可解也惟其不可解可知是從心苗中出來君子小人立心好惡本自不同儔類相與邂逅因緣布衣委巷無不如是不但有權力然後能成不成也

季康子患盜章

不從君民起念只爲自己利害康子患處便是盜心做官不爲地方計只爲自己考成縱諱與捕逐亦總是盜術故經濟事功聖賢都從心上做起

上多欲則下行竊此感應自然之理若必說因欲而民貧爲盜是則有此事然多卻轉折與語意不相肖蓋上導之以欲則下雖溫飽皆有盜心不必使貧而後

四書講義卷十五

十八

爲盜也苟子不欲雖餓死亦不竊不必富而後不竊也如此看語意更分明緊切

只欲便誨盜不欲便感化不竊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章

此德字指君子小人之位各有分誼耳非性分之德也性分之德君子小人所同分位之德君子小人各異此節以善字對殺不以德字對殺草上之風必偃只言其理勢如此要知率民以善固偃率民以惡亦偃草不分和風狂風皆必偃也

子欲善而民善上已說明下三句只說上下感應之勢之順速易效耳

子張問士章

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雖爲問達而言然此三句要只合鞭辟向裏務自修之實須照定註中不求人知四字講與下二句作反勢直到下二句方跌出達字意故註用然字轉也

此爲已內心之學一步收斂一步極其至便是無聲無臭退藏於密境界

有謂守已之道必失世之宜厭人之情或喪我所執惟參以相用而物莫窺其際先生曰謂直道難行必參和權術體用各別內外分行純乎許矣淩之則爲老莊刻之則爲申韓彌巧彌近則爲鄉愿豈復有君

四書講義卷十五

十九

子之道哉將好義察言觀色慮下人皆講向外面作用去不特此四者說壞已先將質直剗斷了也此比子張之聞同一向外而更加狡黠矣

不疑非真不疑也只在人前居之不疑耳正與上察言二句對照分出自裏向外之別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章

先事是從事之事非事物事理之事也混看不得只先後處便是崇不是如是而後乃底於崇也崇是功夫不是成效

樊遲問仁章

此章疑解處都在知然其所重者都在仁疑知疑其礙

仁也辨知辨其正爲仁也知原從仁生而其用乃所以成仁若不知卽不能仁知不盡亦仁有不全其不得不知者乃其所以仁也

遲之疑在知子解之亦只指知故下文問子夏與子夏答都只在知中推論或問因樊遲下文錯認說知故此節須含糊留下不知夫子原只說知而仁之理在其中理本如此非故畱疑端令樊遲徧參也

智以成仁其妙只在一使字見得使者智使之也能使枉者直已仁矣

所以不明能使之故者只是將二句打作兩截耳惟打作兩截而以爲皆知者事則愈不解乃知蔽有兩層

四書講義卷十五

二十

病根只一

何謂也只是問其所以然不是辨其未必然

樊遲只說問智子夏就夫子言下見得箇功用廣大處不必說出仁字而仁之氣象在目借舜湯做箇影子指點活潑潑地

舉錯雖兩件然舉卽是錯故枉上加箇諸字卽此節衆字也諸枉如何盡錯得但舉直而枉皆錯矣於諸枉中只舉得一二直非大知不能仁人放流以惡爲愛我以成仁也以舉爲錯知以成仁也義逆而知順故此重在舉邊

子曰君子以文會友章

以文會友是講學致知事以友輔仁是取善誠身事兩者原是一致要之朋友之益只有講辨切磋餘無可用力則輔仁亦卽文會內見也

聖人四教必先文文章可得而聞後起者得與斯文約禮必由博文文字是甚事若僅如後世之所謂文所謂會一班社友名公講師游客煽誘權勢攫竊利貨滿胸坎皆惡根蟠錮仁字之本已斬絕矣何輔之有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十六

論語十三

子路篇

子路問政章

爲君上是極苦事後世看君上是極樂事惟以爲樂則自然不肖先勞卽先勞亦易倦惟以此爲苦我爲君上便合該承當則不先勞無倦不得必先勞無倦而後快然極樂耳若說不先勞無倦便有多大利害此仍在人欲極樂上講須直見得天理所以必先勞無倦方是天德王道之至

無倦不在先勞外也不定是先勞久了纔講無倦只先

勞便要無倦無倦是徹始徹終事

此與修己以敬章相似下半節道理原包攝在上節中賴他再問又見得一番道理不然也無此分明然須知縱不再問道理原不曾虧欠只爲他一問卽見他病根在此纔問如斯而已乎便知他敬修不盡故以安人安百姓盡之纔請益便知他先勞必倦故以無倦勉之原不曾別增道理也

聖人說理定是上下俱徹先指行勞指事無倦指先勞似乎平實淺易故叛註者喜作空論以恣其高譚不知由其平實淺易者求之雖聖人不能盡也

仲弓爲季氏宰章

舉爾所知不必是訪求幽遠卽我現前耳目所及者知無不用無不盡其才則以人用人而人之所知皆我知故著力都在舉字舉不是一選取便了亦不是舉一二人便了只是現前人辨才器使無不用不盡之蔽乃得

所知不必賢才到十分只在目前晉接間短中取長舉得不錯則必以類應此枯骨所以致千里也

體大則其用大聖人只平實說舉知之理然可以見渾然天地大公之體便有盡性曲成神明變化之作用程子謂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讀者須實見得此意

四書講義卷十六

三

後世防制舉賢之弊嚴于盜賊故每有賢者在位而不能進一良友此法之過也然及其可爲則又多樹黨植援自爲祿位計其心甚于盜賊安得不用防制之法乎必上下先去其私忌之心而後得舉知之用耳五倫中君臣朋友二倫從義字生來故信友則獲上不是兩節事惟其義也後世君臣朋友只成一利字是利便難信不但君臣難信朋友先難信故每釀生于朋友而禍烈於君臣門戶之爭害及國家往事可痛也欲救此病須先講義利徒從法求之雖嚴科場公銓選坐薦主總只在利上經營以弊禁弊反爲此曹增多少利窟耳何益之有故子謂舉賢才一字不停

當竟滅卻世間兩大倫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章

聖人得政處分衛事不知其作用如何但觀正名之論則刪輒之難乎爲正也明矣胡氏之說雖未必聖人之果出乎此然其義自正大後人譏其迂而難行只是委曲就時勢立說不是講究天理聖賢只在天理上斷定如去兵去食食豈可去乎亦是行不通事然理却如此

有云克殘之人處心積慮不可易矣而又好引當世之君子而與之計惟以至正之言告之則彼雖不從而我可以無患先生曰正名只論理當如此看必也二

四書講義卷十六

三

字便見非此不可更無委曲調停陰陽作用也其所論以正之事法不知如何因不可強爲區畫然不可因自己淺暗無知而并謂聖人亦必不能正而姑爲正論以自免也如傳習錄布置輒迎贖致罔贖不受羣臣百姓請輒輒請天子贖亦表輒輒乃尊奉如上皇故事紛紛做作如弋陽戲場徒見其滿腹詐僞鄙俚耳又曰衛又不曾當真待子爲政子路設問其理當如何夫子亦只就理斷豈計及己身哉聖人道箇正名言理必當爾非謂我自自妙用能使其名之必正也度能正名則爲衛政不能正只有我不爲政故子貢曰夫子不爲也聖人於魯未能感化定

公季相子不受女樂安能必使輒痛哭奔迎其父而致國又能使蒯瞶感化於子而不受又使羣臣百姓必欲輒爲君而表請於天子方伯如陽明之曲說哉陽明又云豈有人致敬盡禮待我爲政我就先去廢他豈人情天理如其言是聖人都只徇私世法不過于這上面裝點周旋然則赴弗擾必當全魯盜應佛肸必將護晉賊乎胡傳立郢之說亦屬臆揣未必聖意如何要之輒之必不可君衛乃所謂人情天理也聖人正名之說正不爲衛君之旨非爲衛君而委曲爲之正名也子路設問以觀聖意夫子直斷其不可耳

四書講義卷十六

四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此禮樂指平時日用者言與只是禮樂之理行天下無一事無禮樂事得其序物得其和卽禮樂興非治定功成而後制作之謂也荒穢悖亂之朝未嘗無禮樂刑罰而不可謂之興與中也下總在事不成說下末節正繳上兩節名必可言故無不正不順之患言必可行故無不順不成之患禮樂刑罰之興中包在事成中可行卽指事成以下諸句總結于其言不苟便是正名不是重言字也言不可苟卽是名之必正聖人正爲言之重大如此關

係成事禮樂刑罰可知正名便須有實事正須大正之故曰不可苟有謂不能大正而僅以言小正之使足以有辭是於不正之事委曲調停乃所謂苟道也其謬本于王伯安云豈有一人致敬盡禮待我爲政我就先去廢他豈人情天理如其言將孔子赴弗擾之召必須爲他謀固費赴佛肸之召必須爲他定中牟乎爲亂臣賊子委曲調停使足有辭以安位後世篡弒佐命之人皆用此策其病只一苟而已矣豈聖人而出此乎此等議論漸滅天理誤萬世不淺而猶講良知吾知其知之不良矣

樊遲請學稼章

四書講義卷十六

五

上字卽君子字兼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說與小人二字對

上好禮六句只重上半截言學者自有所挾持之具與天下感通其理甚大耳不重功效說下面三句纔是說功效

信字體用表裏甚精廣不止在章程刑賞約質上事曰好信則上之誠實相孚者淺矣故民莫敢不用其誠實

子曰誦詩三百章

窮經不能致用其窮經時工夫先用錯則日用皆面墻矣授政使命亦指其大者而言耳

有謂六經之爲道使人高可以至于命而其次亦不失爲人用達政專對聖人姑取其用耳先生曰經以明道聖人之道自洒掃進退至堯舜事業自喜怒哀樂未發至聲音笑貌之微其理一也故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若謂性命本體爲經學之至而政事言語爲其次之用即分體用內外爲二非聖人之道亦非聖人欲人窮經之旨也以此爲學縱極講得高妙吾知其必不能達政不能專對矣蓋後世講經學之弊不出乎此

子適衛章

庶矣哉三字聖人仁天下之心全體流露而先王遺澤

四書講義卷十六

六

與三代斯民之道無不並到撫舊德而思振興關隴榮河遺黎故老得不動渭南後邨之滄詠乎

庶哉一句中有美有刺有望有悲聖心甚長無所不至及冉有問何加而曰富之更問加而曰教之此理固庶哉中已備然却因問而逐漸生出

兩既字加字雖同而義自不同上既字是現成實象故加字從自然說入下既字是商量法制上虛景故加字從王道次第說盡

此番議論亦是偶感而發耳不是夫子冉有鎮日相對立箇題目講說經濟也今見朋友家好講經濟者類是一籌莫展之人纔講經濟時便已不是經濟也

伯恭陳同甫之徒尚不免此病而况後學之益不若耶

問如何富之曰行井田問如何教之曰興學校此心是實心此政是實政舍此雖聖人亦無他具也三代以下無善治然此理自在不可以其不行而遂謂終不可行也方遜志已見及此而本領未足遇非其時故不能有爲然不可謂非聖人之志也秀才好言權變動云古法不可施于今只是心體眼孔俱低小耳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章

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是殘殺極甚時思慕之語從來赤子在慈母之懷朝顧夕復不知其樂

四書講義卷十六

七

搔摩不至反唇詈語者相向也一旦非族異心猜竿雜處恣其攫噬而莫之敢較而後追思向昔之一日而不可得此其聲情能不更切

是從殘殺之世而思望至治而不可得不得已而思及此誠哉句神味不盡猶聞太息之聲

葉公問政章

近者悅遠者來懸空著此二語蘊蓄無窮惜葉公旁伯不能再問以發之耳

子夏爲莒父宰章

欲速者正爲小見識無遠大之圖早上種竹晚要乘涼迫窄躁陋不可以有爲耳與下見小利一例非妄謀

大事而失之太急之謂事機之或速或遲必當其時
時當先發雖聖人亦未嘗必主退後之理但爲政自
有次第不可急遽無序耳聖人不是教子夏遲緩作
用後起者勝以退爲進之說也

看註云見小者之爲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小大
皆在事理上說若從利字上計較大小則是見小利
則大利不得聖人教人于利上求其大者矣此便是
學術義利之分不可不辨亦卽朱子與龍川力闢之
旨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章

葉公此論不是庸昧無知卽二氏任真無我冤親平等

四書講義卷十六

八

之見夫子不直斥其非但舉天倫至理以動之其言
冷而嚴宛而正

父子相隱一定不易之至理非義本當證而又曲取相
隱以全之也證父正坐本心喪失相隱正得本心之
安若云義本當證而名教王法有所不可則相隱乃
外飾而證攘爲本真是不直在其中矣此亦爲反經
行權之說所誤須微析之

君與父不同父子從仁中來故不講是非君臣從義中
來故專論是非但以義合不合則止豈可與父子相
隱之道通混哉

攘羊親之過小者也故當隱若名之幽厲則孝子慈孫

百世不能改堯豈隱丹朱禹豈隱鯀者哉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章

恭敬忠名目隨地而換會通處只是一件

忠字兼恕義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

惟士之已任重道遠無所不備所以越要收束精嚴振
作刻厲方挑得這大擔子起耳今士人靡所不爲寡
廉鮮耻輒曰成大事者不顧小節已放倒架子爲無
忌憚小人矣又何大事之有及其本末一無足觀惟
骯髒忍以苟生則又取行已在清濁間語以自掩士
品之日流汚下鮮不由此

四書講義卷十六

九

此章隨問隨答各不相蒙夫子無他心通法預知其必
問而先備之也行已有耻一句中安有包括通章之
理卽學究造講說每章要尋出一章旨要以此句貫
下三節剗肉作瘡皆庸人自擾耳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章

不是贊賞狂狷見聖人聖人任道之切而所以爲道意
亦寓其中狂狷固是生質然人能學爲進取有所不
爲亦卽聖人之所與也與狂狷中聖人更有裁成陶
鑄之妙不是狂狷便得四顧無人茫茫安屬禪子尚
云尋取一箇半箇勿令斷絕去半箇之說亦復如是
玩必也二字聖人意中已有許多鄉原流俗必不可者

在狂狷雖與中行異而可以爲中行惟此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章

不同正所以圓足君子之和分開有正面反面合之只成一件非和之外另有箇不同亦非外和而內不同亦非常居時和而論辨時不同看成兩件便有弊病和自是不同不同正是和處此而字直下意也然和有和之義不同自有不同義此而字分辨意也和自是不同不同正其所以和有不同處見其和有和處見其不同

或云同字不可抹煞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自是聖賢參贊種子特爲此匪苟合一輩下針不得不如此

四書講義卷十六

十一

棒喝耳先生曰易所云同聲同氣是泛論世間品類道理如此耳豈君子與人之心哉下句明說小人同而不和若不要抹煞同字是不宜抹煞小人也此等議論最害事

後世明黨之目固是小人以之害君子然亦是君子欲主張一說喜人之同而惡人之異但知相敵之小人肆其攻擊之爲害而不知依附之小人又借君子以行私之害更甚也幸之兵連禍結而不可解則君子反爲依附之小人所用小人與小人本無和理而君子之患有不可言者矣故欲爲君子先須從自己立心處打掃箇乾淨纔一點爲我用彼之意則我必先

爲彼用只此一點相爲我用之意便是戈鋌箭鏃尖鋒相對豈復有和字根苗哉後之反覆傾軋固是我立心處自召之耳

啓頑間門戶之禍最烈其時小人之黨無論已卽所稱君子者亦皆樹私人而忘朝廷爭標榜而無實行正同而不和之類也其有被錮斥顯戮者亦宜矣而至令門戶之流猶私相稱訟不置雖賢者不免何其悖耶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章

今世之士皆喜圓而惡方做一件事必要處處周旋有

一人不道好便嫌其術之未工其間更有稜角峭厲

四書講義卷十六

十一

者則又主一家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之論于是在家必怨在邦必怨此又所謂乖角不可謂之方也須知從來只有此兩種人卽有此兩種議論纔經夫子折衷方覺立言無病痛耳

此是就子貢鄉人好惡之論上作轉語不如二字是隨文改義非謂觀人之法定取必於鄉人好惡也

好惡以善不善爲斷是活法是定法

不憑著善不善取人便如扶醉漢救得一邊又倒了一邊也崇頑間用黨人不好互用相制又不好用黨外人又不好正坐此弊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章

此章是就與人接物上看君子小人心術之不同達而有位困而家食皆有使人人之事理時講貪大帽子必要帖在大臣上說於是本義拋荒詫異百出矣

難說是心之公易事是心之怨兩邊難易相反故用而字紐對其理兩平無側重意也故下接說之不以道應難說及其使人也應易事又如此回互講正爲事說是兩件說話欹傾一邊不得耳

說之不以道不說也此句正見君子之心公說之者窮工極巧而總不能動乃見其公然須知君子之公却不是因說之者來而打點應付其平日致知誠意清心寡欲原無可說之根在裏不說二字是君子自己

四書講義卷十六

十二

工夫到這裏若有一點打點應付作用即可就此作用上取說矣

及其使人也器之君子心術自如此便盛世才多時亦然不因季世人少而然亦不因需人急而然

有謂君子神明不測亦復孤高自貴先生曰看註中公而怨三字君子何等正大平易安得有神明不測孤高自貴之意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章

君子生成便泰越學問越泰小人生成便驕越講究越驕泰驕二字聖人從君子小人心術氣象摹畫而得名非有泰之一術而君子用之小人希慕之也君子

自不知其爲泰小人那肯希慕遵效肯希慕遵效不驕矣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

切切惺惺怡怡如也只形容箇氣象如此須知這氣象從何來不是裏面有實得積之厚養之純如何表演得出須於如字中體會微意

叠下雙聲六箇總一如字從來無此文法夫子造來因陶畫出一箇氣象與子路看其中德性之尊禮樂之文克治涵養之功積中發外之效無不具足

有云兄弟朋友推義充類非蛇足也性情中和之至何所不宜聖人之言約而旨遠又有云切切惺惺怡怡

四書講義卷十六

十三

六字拆開不得朋友二句言約旨遠先生曰六字拆開不得也只好說第一句耳到朋友二句聖人明已拆開說如何反忌分疏耶本意謂朋友宜切切惺惺兄弟宜怡怡蓋正因上六字渾然不分聖人恐其僮侗失宜故特示以施應條例耳推類其用不盡於朋友兄弟則可謂性情中和無所不宜又欲從而混之則以聖言爲有滲漏矣切切惺惺配朋友怡怡配兄弟聖人正各有精義故分別如此若中和無所不宜只渾會大意則朋友何嘗無怡怡兄弟何嘗無切切惺惺耶惟各有所宜故混不得也又曰須知六字拆開不得此句便不是若拆開不得聖人亦必不繫然

下此六字矣或曰六字下總一如字故拆不得然則
申申如天天如只一聖人耳又可曰兩如字必須拆
耶此等論頭皆表黃葛寅亮諸人講書胡說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章

人言武治足以速強而不知善教七年亦可以即戎亦
可以是急辭非緩辭也

若說善人意中先有即戎意在即是勾踐之生聚教訓
吳起之吮癰砥礪皆殘忍之所爲若說善人全無即
戎意則又徐偃宋襄之致亡也兩邊打破方見亦可
道理

呂晚村先生四書講義卷之十七

論語十四

憲問篇

憲問恥章

邦有道之殺固有以益原子即無道時但知潔身之爲
非殺而不知行義救世之非殺即乘田委吏亦非殺
也但存詭時不恭之心以行其安身自利之術則大
小皆殺矣

克伐怨欲不行焉章

有謂聖門之學求仁爲宗先生曰仁難言故問者多聖
人未嘗以之立言也

有克伐怨欲而不行與渾然天理而自無克伐怨欲之
可行其境界自是天地懸隔不必說不行到底有行
即終身制使不行愈見其難於仁字究竟懸隔譬之
禪子謂坐立化即不無若說先師意旨猶未夢見
在也

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八字是仁字全象然必人欲淨盡
而後天理流行未有人欲不淨不盡而天理得復者
天理本吾心固有故可曰流行人欲本非所宜有故
必曰淨盡今于四者但曰不行而已則其根荄隱伏
於中而天理反強制于外伏于中者爲主制于外者
爲客以客壓主其用力甚難若謂將以久勝之亦必

至使四者內消淨盡無可行者而後可言仁斯亦難信之事矣豈得謂不行爲爲仁之道盡是哉聖人不許不行爲仁止爭淨盡與不淨盡不是安勉之分安勉之分已是流行上事非淨盡上事也誤認不行是勉強工夫粗甚矣

不行只是外邊阻遏不是拔本塞源究竟根株在耳須與剷盡方得私欲淨而天理行查滓消而本體見非安勉天人之分也

時講動云仁是自然不行是勉強所以不許此說謬也不行只是不盡克盡則勉強亦仁所爭在畱根與不畱根耳與自然勉強無涉吾不知是切實語是鞭策

四書講義卷十七

二

語不是暢突語不是截斷語要之從不行處合下掃去便是故曰可以爲難先難後獲正好從此用力克已者內盡不行者外韃正相反

說箇不行便有根在旋剷旋生東沒西出故未許其爲仁正欲其斬盡根株耳非欲其脫韃解索也

原子正爲求仁務克去已私故以此爲問克伐怨欲皆心之害非心之用也其功夫未嘗不是但不行二字有病痛故夫子許其難而不許其仁然不行四者固未得爲仁而四者尚行其爲不仁可知也有將原子橫派入絕情滅性一流失之遠矣然道不著原子其病猶小竟認克伐怨欲爲世情不可少事而謂仁者

必以用世通達爲是不必屑屑於去累絕慾乃病之大者矣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章

曰必有則無言勇之非真德仁可知曰不必有則言勇亦非定無德仁可知其理本自明白却被講作用者要周旋言勇反將德仁看似或亦不必有言勇者則謬甚矣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章

夫子南宮适同一見解然夫子自有夫子見解南宮适自有南宮适見解

釋氏以虛無之說網羅高一層人以果報之說網羅低

四書講義卷十七

三

一層人若此節書看得不好則二病俱有羿羿不得其死禹稷有天下若講得鉢計寸量更如功過格感應篇相似孝順父母也算幾功螺蚌放生也記一善這箇意思熟落則舉念便是惡善根纔絕也於是聰明人卽從此中翻出一種意思來悉舉善惡禍福之說而歸之於無有莊子所云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人事可不修矣若不答适出之意看得如一重公案相似便差入那裏去也

佛氏喜言報果以其說易窮也遁而爲輪迴無對會破敗可謂巧矣然禪宗已心知其非轉而曰不落不昧脫離生死直至無言可說愈巧而愈窮只是奈何他

不下耳莊子曰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此卻是不安命不知命也於此稍有疑將夫子不答南宮适出亦落公案矣

大似禪家公案著一句註脚不得然禪家只要截斷思議路頭連他默然良久休去也隨做隨掃畱不得影子聖賢只是道理到至處更多著言語不得却正要人思議邢和叔謂無可說程子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此却是儒門公案

世教衰人心壞只是一箇沒是非其害最大看得孔孟老佛程朱陸王都一般並存全不干我事善善惡惡之心至此斬絕正爲他不尚德無君子之志也纔欲

四書講義卷十七

四

爲君子知尚德定須討箇分明如何含糊和會得去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章

以理論之愛則必勞忠則必誨但以人心言之則容有不勞不誨然其心未始不自以爲忠且愛也總之人不患無忠愛之心特患不學無術誤認以不勞爲愛不誨爲忠不知壞卻多少事夫子所以發明此義欲使人去其私心之蔽得其天理之公因忠之愛之之心以講求所以勞之誨之之術纔是有關世教議論若云愛則自勞忠則自誨則是合下如此更何煩聖人之灌灌乎

天下酌中將就之說皆至性之薄

伊川之諫折柳紫陽之誠正直是聖人之忠

子曰爲命章

春秋時辭命原重然只是爲國之一節在鄭則全賴此以立國夫子所以特取之也

或問子產章

不是惠之道理必須嚴猛爲用子產之惠却必須嚴猛做成

有謂觀子產而知名法家之於人亦非無恩者也先生曰此卻不然名法家直是無恩卽有亦是機詐

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夫子特舉此事是表微之意

四書講義卷十七

五

陳卧子云古來人臣有大功而厚自奉養然終其身無患者惟敬仲與汾陽耳武侯執政任怨不下管仲然田數頃桑八百株與三歸駢邑異矣後世情日險而勢日危人臣惟飭身清素而後可以任怨如管仲者英雄之盛遇不可法也若夫內實貪汚外矯廉潔而無纖毫之功有丘山之惡猥云不怨者吾不知其所終也先生曰飭身清素自是人臣分誼當然敬仲三歸駢邑反玷夫子固斥之矣豈英雄當在倫理秩序之外哉汾陽自是武臣其奢侈畢竟不足法若謂後世情險勢危故當用清素則似奢侈其本然而清素乃世法不得已矣且汾陽時危險已甚何又獨可耶

當時執政以小廉邀主眷以排擊清流而聲氣中又多豪奢不簡之才諸賢方倚爲用先生所云亦有爲言之耳

子曰貧而無怨難章

無怨中境界正不一有天性恬淡之無怨有血氣激烈之無怨有學者刻厲之無怨有聖賢樂天安命之無怨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章

公綽優爲處卽是其不可爲處

人皆以廉靜貼優爲短於才貼不可爲吾謂短於才亦是優爲趙魏老廉靜亦是不可爲大夫

四書講義卷十七

六

公綽非不賢也特爲大夫則不可耳如孔圉王孫賈豈

反賢于公綽哉然而卻可如此看意思方法

看註云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于才者是因聖論

而知公綽之爲人一也因知家國之任異宜一也因

知用人者得其宜則中材成功違其長則豪傑失職

一也此皆言內之義也

子路問成人章

文字中有分有合各成其爲知廉勇藝分之說也渾化

其爲知廉勇藝合之說也

禮樂原自德性中來

負約之人不待久而變也方其言時本非實心則響未

寂而中已忘矣久要不忘只在此心上勘驗兩箇亦可以爲是通降語

至聖人方可爲成人雖程子推原說然却是第一節亦可二字意思

註於上節亦可以句謂非其至者就子路之可及而語之則次節之爲子路所已及可知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自是薄之之詞要之聖人何故又作此每况愈下語此中便有抑折子路得意處有激奮子路進取處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章

譎者不正而似正也

四書講義卷十七

七

桓公之正猶是王道之未泯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章

有謂分均以年年均以德小白當國者也管仲召忽爲

先君社稷宗廟慮當擇其可者而立之不當輔糾人

爭國差處在此到子糾死時管召死與不死各有與

意無一定之是非矣先生曰春秋時凡公子皆各有

傳有變難則其傳與臣僕奉之出亡例也公公子在

外各求納其傳與臣僕竭忠爲之謀入亦例也管召

爲子糾之傳非齊之家相僂襄之執政大臣其義但

當奉糾出奔安得責之以爲先君社稷謀擇其可者

定策援立惟我所與廢哉况鮑叔牙先奉小白奔莒

矣故管召但有從亡之義無主議廢立之義不當于此時責其非也况謂之傳則必先君命之矣豈可逃乎晉荀息不食其言春秋義之卓子亦非當爲君者也夫子許管仲之功別有大義若仲無此功卽罪莫大矣子路子貢之論未嘗非正以此觀之安得謂子糾死時無一定之是非哉其意總欲出脫管仲可以不死耳不知如此說既失身于前又失節于後徒增管仲一非耳

子路子貢兩章發問皆責其失節而夫子兩畲皆只稱許其功而未嘗出脫其不死之罪以其罪原無可解也若有可解夫子必早辨之不畱待後儒發明矣總

四書講義卷十七

八

坐不懂夫子大旨其意終疑立功不足以贖失節之罪故曲爲之說不知管仲之功非古今功臣之功所能比也看下章自分明

九合諸侯桓公之志事然桓公只解兵車以合之耳不以兵車而合諸侯此方是管仲之妙用仁者之功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章

此章孔門論出處事功節義之道甚精甚大子貢以君臣之義言已到至處無可置辨夫子謂義更有大于此者此春秋之旨聖賢皆以天道辨斷不是夫子寬恕論人曲爲出脫也後世苟且失節之徒反欲援此以求免可謂不識死活矣無論若輩卽王魏事功安

得据管仲之例乎

聖人此章義旨甚大君臣之義域中第一事人倫之至大此節一失雖有勲業作爲無足以贖其罪者若謂能救時成功卽可不論君臣之節則是計功謀利可不必正誼明道開此方便法門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誰不以救時成功爲言者將萬世君臣之禍自聖人此章始矣看微管仲句一部春秋大義尤有大干君臣之倫爲域中第一事者故管仲可以不死耳原是論節義之大小不是重功名也惟誤看此義故溫公以篡弑之魏當正統亦謂曹操有救時之功遂以苟或比管仲蘇氏又以馮道擬之此義不明大亂之

四書講義卷十七

九

道矣

管仲之功非猶夫霸佐之功也齊桓之霸非猶夫各盟主之霸也故余謂註中尊周室二句只作一句看方與白文意合若將尊王另分在僭竊上說此功不足贖忘君事讐之義也

聖人論管仲只許其功並未嘗有一言及于糾白之是非也故程子曰管仲不死觀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乃知其仁若無此則貪生惜死雖匹夫匹婦之諒亦無也朱子曰仲之意未必不出于求生然其時義尚有可生之道未至於害仁耳又曰召忽之功無足稱而其死不爲過仲之不死亦未嘗害義而其功有足

褒耳固非子仲之生而貶忽之死也此三條最分明所謂匹夫匹婦之諒亦以其後之功較之則此一死直小諒耳故下箇豈若字謂其不死又過于死也非指當時原不可死死即匹夫匹婦之諒也論者于此皆未徹多欲曲爲不死出脫即程子兄弟之說愚猶以爲多此一節然其義猶正大今有云爲傅從公與委贊之臣不同又云是僖公公家之臣非公子之臣故原可不死則尤爲害理如此則王珪魏徵高祖尚在亦君臣未定高祖改命太宗爲太子即王魏知有唐而已又何以有罪律之乎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俱章

四書講義卷十七

十

萊公被薦而不知師德及門而終抑宰相須具此器識記同升而不記其薦賢正見文子大臣作用大臣風度

可以爲文矣是美文子之事不是辨文子之謚

卽此一事已不愧文子之謚夫子表微別有義理不爲衛人改定謚議也

此非翻前謚文子之不足當文亦非謂修班制交鄰不辱之可議只是就文子生平舉其義之重者莫如此事足以寔其謚耳不是辨文字辨所以爲文者辨文子之所以爲文者也

可如制可之可下來是活動却是一定之斷孰可之孔

子可之也孔子如何得可之從天理可之也此便是春秋天子之事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章

靈既無道三臣又非仁賢卽謂靈明于用人其明幾何謂三臣盡其才其爲才幾何然而可不喪者各當其才故也

有謂儒者之說以修身飭行爲主而人主所急在用人亂國用君子未必救亂用三臣正是靈公善用處先生曰此只就衛靈之不喪而推論及其能用才尚有此一著足以不亡耳非謂人君所重在用才而不妨無道也衛多君子靈公若能用之豈止不喪哉僅

四書講義卷十七

十一

能用不賢之才而不能用君子正坐不能修身飭行以知人耳由是言之卽謂人主以用才爲急尤不可不修身飭行明矣豈可謂儒者之論爲迂濶乎此論有害世道不小亟辨之

子曰其言之不怍章

不待其爲只在言時已知其必難理固如是然此是對而人說話在其人身上講原自有踐不怍之言之難處若也只在言時說竟道理便有不足也

陳成子弑簡公章

弑君人倫之大變法所必討魯之于齊尤親近當討夫子嘗爲司寇雖告老分當告君以討雖徵三家義必

告也警強臣無君之心兼及之意耳若謂夫子專爲三家而發小看了聖人此告矣

子路問事君章

事君有犯無隱犯非人臣所諱也但以欺而犯則不可耳子路勇于義犯非其所少正恐犯之中恃其義勇有不盡合理竭誠雖不失愛君而不覺其入于欺也意原重欺一邊

欺字不用說到奸邪佞倖卽立言太過強爭必勝中便有欺在

子曰君子上達章

上達有日新意不是一上便了

四書講義卷十七

十二

不上卽下不君子卽小人並無中立之地故凡說中立者必下達必小人也

盡古今九域之人生死卽在此人倫日用事物之內譬之一條山嶺大路上者在此上下者亦卽在此下上者忽欲下下者忽欲上亦卽在此路上變動不居更不能跳出別處去然行此路者只有上下兩項人發心在上者步步高去發心在下者步步踣落更無中間立住不上不下之人要之山嶺畢竟上者契力而下者勢順故下多而上少其中有中立住脚者乃掙挫不上之人巧爲變下之計纔不上必趨下蓋其心其勢已入于下到底山嶺中間無棲泊處也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章

爲己爲人總在用心處看不在事爲上看同爲是事而兩者判然只是此心針鋒向裏向外須在發端幾微處辨取

爲人者欲見知于人則爲人卽希世驚名之謂非經世利物之謂也經世利物亦是爲己中事故程子曰其終至於成物人誤解此句連下爲人亦說好却大謬若以經世利物爲爲人是仍舊在事爲上分別矣只看世間講理學爭氣節謀高隱此數者豈非爲己之事爲乎然請清夜思之畢竟何所爲也可以悟矣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章

四書講義卷十七

十三

寡過未能不要從功力中見缺陷正要從缺陷中見功力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章

此是會子省身思誠之學於艮象有會故舉來做箇話頭以自警策

位字有主職業者有主心體者講職業雖易入粗淺然却於理不肯說入心體則竟流禪宗矣聖賢之言不離事理萬事各有其所思之無過不及是爲不出位讀大學釋止至善傳此理瞭然又何內外之分乎不出位不是欲其省思知思不當出位則位中之思正苦研窮不到何暇出位思之出位正爲不知位中至

善之所在以用其思耳有以多思解出位非也更謂思而當亦不可多悖甚矣

有謂多思則事多事多則力分先生曰出位不是多思出位之病只在思上自見思出位則位中之思不盡矣不必論到事與力

位無思則失官思出位則無物不出位者正位中無不盡也當然有理隨時有義舍此盡是浮游謬妄楞嚴之七徵成唯識之八識圓覺之修多羅無位正無非出位也

位者所處之分萬事各有所其良象所謂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原都在事物上看就身所處

四書講義卷十七

十四

而言非謂思自有位也

位字實指身之所處與所遇之事而言不出位是止而不越之謂或云思之當然處即位若思外有位即分兩層即爲出位其語似好聽而不知其入於即心即境從心生滅之說也又有援程子心要在腔子裏以腔子釋位字不知程子是說存養心體非說思也思爲動物易越其所故必止其位

有云艮之二陰思之體也虛而能靈也亦思之途也虛而可經也然一陽橫而亘其上則一陽亘橫而塞其隧故其德名之爲止思善游當以極重之力止之先生曰二陰非思體也思自是動陽動而上至極而止

與外卦不相往來不出位之義也一陽不是位艮止與畜止不同畜止爲力制艮止則安其所也又曰此是曾子嘗稱此言以警省善思之道已離却兼山講矣若復糾葛一陽二陰之說此解易非論語曾子曰三字下文義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章

不憂惑懼正講仁知勇之至非一齊放下都無事亦非養仁知勇之法亦非推仁知勇之效受用快活也到聖人地頭看憂惑懼愈精微難盡正是仁知勇極際我無能句煞見體象故子貢云云

三者爲君子之道正爲可學而至者故云云以自責勉

四書講義卷十七

十五

人耳若生安非學問所強又說他做甚

人於末句多不肯依註講所以不依註者皆爲自道作謙詞則粗淺無意味也不知此只坐自己見識粗淺耳謙詞正是聖詣高深處不覺流露出來非自知其爲謙而謙之者也

自道之爲謙詞即文王望道未見之意非虛詞遜謝之謂也人不識謙字之義若夫子自知其聖而謬爲之詞者于是改爲自道其事自道其心並謂夫子真實無能皆求浚得淺矣

子曰不逆詐章

程子謂人情各有所蔽大率患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

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此節
億逆卽自私自用智之病君子之學擴然而大公物來
而順應乃所謂先覺之賢也先覺只是理明明理必
由學問固人皆可爲者非必聖神不可知而後能也
兩不字與抑亦雖若有停折却只一氣直下更須體
會

以語勢言之則以不逆不億却又先覺也以道理論之
惟其不逆不億所以先覺也

逆億正爲不先覺而生

覺字與逆億殊覺則未有不先者也

有謂先覺是定其心而不以物勝先生曰此釋氏之覺

四書卷義卷十七

十六

非先覺也

先覺止以心爲極則極處尚有未盡問覺原何不足心

曰所以覺者非心之故

或曰以德報怨章

莫道或人此論是些小弊病釋老之學亦是如此老氏
只講以退爲進逍遙齊物也是此意至于釋氏則竟
看得父母兄弟原與昆蟲草木一般愛無差等亦何
異于此耶總之異端只是私心聖賢只是天理私心
之論縱裝束得極好被天理一駁便粉碎蓋所謂天
理者正如秤之星如凡之寸一毫那移走避不得纔
得箇四平八穩耳

聖人應事接物如匠之斲室四方上下俱關箇接縫乃
可或人之論只是一處好看不知他處不合者多則
此一處原未的當也儒者之道親親而仁民仁民而
愛物釋氏作平等觀冤親俱泯便是倒行逆施有以
愛禽獸無以愛父母矣他只要抹倒等殺不知等殺
之爲天也無等殺卽無天矣故曰釋氏本心聖學本
天

子曰莫我知也夫章

不怨尤便是下學上達處

朱子謂不是下學外別有箇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

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真說得此理四平八穩後

四書講義卷十七

十七

人講學其弊總不出此不是離下學尋上達卽是硬

差排箇上達倒放入下學中豈聖學乎

下學上達只是一件

上字如何知天字則知上字矣

子曰賢者辟世章

有謂辟世是諛諧黃屋之旁戲弄王公之側先生曰此

大隱朝市之說乃玩世非辟世矣又曰東方曼倩詎

足當賢者

子路宿於石門章

到聖人分上便不論氣運不論事功論氣運事功者聖

人以下之事與後世論聖人之言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章

有謂諒陰之禮必有其人如商之尹陟周之旦奭而後可以行此否則禍亂又由之以起矣先生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古之制禮準天理人情之至義有不得不然者非爲有其人而後可以行禮也假令時無其人將禮遂不行乎且商之尹陟周之旦奭亦安能代有其人而謂古之人皆然也看滕文公因孟子之言便能毅然行之滕豈有賢大臣耶何未之聞也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不可以他求故文公居廬未有命戒而父兄百官四方皆悅服可知君誠仁孝能行禮則大臣安有不足恃者若苟不仁孝好禮雖不行諒

四書講義卷十七

十八

陰之禮又豈無臣民之變哉

子曰上好禮章

禮履也履以辨上下定民志相動以天也若謂王者因使民而設禮以制之則禮爲人謀而非天秩此老莊剖斗折衡之見耳

子路問君子章

人者已之對百姓者人之盡安人安百姓理體只一却是分量不同不足人與百姓不同只修己處有淺深厚薄則所及有遠近廣狹也然則已有異與只爲修己之量有足不足故已之體象亦有大不大工夫只在修己以敬內這裏面地分儘闊遠在

安人安百姓其修己工夫充積步步不同只是一敬字中境界再做不盡直到堯舜猶病用力更無他塗安人安百姓在修己外推廣固不是謂一敬卽了更無次第亦不是貫上下包遠近而無不統者敬之理自下上由近遠而有差及者敬之功候功候到安百姓敬之理纔盡故曰堯舜猶病

他處感應語是愈推愈遠根本處不分層次此是愈推愈淡外面進一步正根本處淡一步此中層次無窮不是說一修己便了

有謂安人不是隨身所值隨人得力盡有益于天地盡無愧于此衷若如此是亦求可求成苟且之念也先

四書講義卷十七

十九

生曰一篇西銘道理正在隨分自盡處卽萬物各得其所耳若普度一切而成佛却是求可求成此義惜未究竟在

呂晚村先生四書講義卷之十八

論語十五

衛靈公篇

子曰賜也女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與章

下學上達博文約禮夫子平生爲誨次第如此子貢平時多學而識非錯做工夫也到此須知一貫則從前學識方有箇一本會通處正約禮上達之序也註中積學功至與會子章真積力久皆聖人鐵椿定法不可移易或謂學識非而一貫是或作一貫先而學識後皆陽儒陰釋之說

道理自少生多工夫必由多返一

四書講義卷十八

然字銜口而出是子貢種根淺非字接口卽來是子貢轉頭快未轉念時斬釘截鐵既轉念時都無是處一以貫之之字正指所學所識就這上見箇總統關通處不是於學識之上之先別有一件東西也正惟異端別有一件東西看得世間瑣碎繁重皆成外物却要憑此件東西起滅有無不道打成兩橛畢竟湊合不上於世間一切有爲法顛倒錯亂廢棄潰裂識者謂其知一而不知貫不知其一原不是故不可貫也聖人之一卽在多學而識處舍却學識貫箇甚麼朱子之言真聖人精髓凡爲先一貫而後學識之論者卽爲邪禪所陷溺入德之賊也

曰以貫之則正在學識中指示箇貫通要約耳非令其空諸所有也若不會學識來一貫從何處說起故凡以讀書窮理爲支離務外者正是他貫不通處其所以貫不通者其所謂一非也

將一看成另外一物要得此把柄到手多與不多皆妙一立學識先一入學識中正是禪悟非儒理也儒理先須分別義理會子章一貫話頭攪入此章不得或曰旣云一貫豈兩章有二致乎曰公此見便是和尚止耐心看細註去

貫多識不是兩件對著又不是將這一貫去多識方未見得一貫時只有多識及旣見得後只有一以貫

四書講義卷十八

之耳却不是多識外又增一件也此意惟夫子以之接引子貢程子以之接引上蔡冉閔游尹之徒非不善學而不得及此者固知非口說濟事亦非靜坐得來

謝顯道博舉史書程子謂其玩物喪志謝開竦然及看明道讀史却又逐行看過不蹉一字謝初不服後來省悟卻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須知夫子此箇話頭正從寔地接引耳如以學識爲敲門之磚以一貫爲密室之帕皆孤禪矣若問曰一以貫之如何應對曰多學而識之可也

夫子生知尚自謂好古敏求其教人也則以博文約禮

又曰下學而上達自金溪只空理會一貫以爲先立其大者江門師弟遠宗其道至姚江而其說更熾初則以一貫廢學識繼則遁詞以先尋一貫而後學識則是先上達而後下學先約禮而後博文節節顛倒恐無此聖學也朱子謂只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一切都廢却貫箇甚麼談空浩瀚引得一輩士人都顛狂嗟乎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可悲可痛也

有講一貫爲初學入德事而朱子所云真積力久一旦豁然貫通乃是禪學者夫生人之事一坐一立孰不由學故云有物必有則若劈頭便講一貫一是一箇甚貫又是貫箇甚也充其說必以爲運水搬柴頭頭

四書講義卷十八

王

是道不至于猖狂恣肆破樊決籬不止至于真積力久忽然貫通正聖賢窮理之學物格知至下學上達工夫到處不期而然乃反目以爲禪家頓悟之學不幾盜憎主人之甚乎總之近來講學無非套竊禪門緒餘借儒家言語做箇話頭爲文章翻案之法原不曾識得儒家言語在此之所謂一貫者只是本天彼之所謂一貫者只是本心本天則有一定之工夫一定之火候本心只一了萬了更何工夫火候之有耶攷同舉箇一貫字其實如水炭之不同不可不明辨也

子曰無爲而治者章

此章當重紹堯得人說不是不重無爲之德德已協帝更不消說而舜又適當上下際會之極盛故尤其無爲也要之能紹堯能得人處正是德說際會便是說德盛

人都不要拈時遇說謂將舜看做安享福命逍遙天子不得此最是學究粗論頭紹堯得人豈是逍遙天子所能耶

舜非無爲之主但舜前半節所爲皆是放勳任內事受終以后得人而已此其所以無爲也

堯豈易紹禹卑諸人豈易得能紹能得此便是聖德淵微說時遇正是說德也堯亦同此德而前無可承禹

四書講義卷十八

四

亦同此德而後來難並惟舜適當極盛更難得故夫子嘆之玩其舜也與語氣是更無他人可及意玩何哉而已矣語氣是只消得如此意若止說聖德重恭已則都說不去矣註語體貼極精方見聖人言語真是四平八穩乃謂紫陽偶然如此解不特道理不仔細并文義俱未明在若云帝王皆以敬德爲本此又別一話頭非此章之旨也此章只重無爲恭已句乃極寫無爲之狀耳

恭已正南面是夫子極意形容無爲之象耳非追原無爲之本也玩夫何二句虛字語氣自得故註下一容字又云既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俗論乃云

恭已正無爲之主宰則而已矣三字如何說得恁輕
癡人前真不得話夢也

恭已正南面五字止作一容字看故註云人之所見如
此有謂恭已卽無爲又有謂恭已所以無爲皆將恭
已二字誤看做精微夫既爲精微豈人所能見乎且
與上句夫何爲哉本句而已矣語氣不合此所謂求
溪得淺也

子張問行章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兩其字指
忠信篤敬夫然後行仍在言行上驗取蓋上節指所
以行之本此節指所以豫立此本純熟工夫時解離

四書講義卷十八

五

忠信篤敬只說箇心字行字若便縱橫由我盡落禪
窟矣

兩其字指忠信篤敬兩見字指其存注用功兩則字也
字夫然後字指其工夫到極熟處或將其字看做心
字或看做言行字便與孤禪參話頭相似全理悖謬
矣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章

失人失言原自兩平謂亦字側重非也但兩句總爲言
而發欲其語默皆當則亦字是急連上句併說

子貢問爲仁章

上器字對下大夫士上利字對下賢仁子貢結駟連騎

所少非大夫士也未必事賢友仁耳故夫子進之

子貢非不能事友者也正爲其才情作用有牢籠宇宙
之槩則自尊貴而悅不若已最是爲仁之害故夫子
以此藥之重在賢仁兩之字極著力其事都在外邊
其理都說裏面

無地不求嚴憚切磋之益只此嚴憚切磋之心便是爲
仁處

聖人言語定是徹上徹下事賢友仁固是先資之具然
嚴憚切磋收攝得此心不走作處便是甚事故事友
與爲仁爲仁與仁字有層次無內外也

朱子謂安鄉村裏坐不覺壞了人卽事賢友仁之義

四書講義卷十八

六

事賢須果賢者始得今日遊客講師逢迎醜態固其成
一箇不仁耳

好名微逐先將仁字根荦剗却

世上大僚巧宦借其聲勢煽動籠絡傳授衣鉢私營羽
翼壞却後生多少材質

近世奔逐聯結之徒共起脚便差路此中豈有人物徒
誘壞少年耳其名曰入夥非求友也

事大夫友士誰不爾者大夫求其賢士求其仁亦事之
友之意所必至未有不好不賢不仁以爲事友者也
第自己所以去事友緣因或以名或以利或以門戶
世法則雖日親賢大夫近仁士徒以佐成其不仁亦

復何益况以不賢不仁者為賢仁乎夫子為子貢問為仁所求者為已向裏之事故夫子廣之以此非教之世故也吾輩一舉一動與人接事便須自簡點此心為何而發只看是向裏向外為已為人此正是善惡義利分界處也

顏淵問為邦章

此與克復章正好參看與顏子言天德則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與之言王道則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都是說到盡頭處不是說主要入手處要之非本領盛大用他不著也不暇說至此有謂此四句有二義一則斟酌前代舉一以槩其餘非

四書講義卷十八

七

止夏時殷輅周冕也一則本一人之心建中和之極不獨法制禮樂等也先生曰總看得四句粗淺要于上面別見箇精微廣大之道不知夫子語顏子與他人不同猶之教門人小子則洒掃應對進退造之可至聖人到聖人則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同是外面道理一邊講下手則處處要見根本一邊講盡頭則隨處是此理更不消如此說也故所云二義其樂一槩餘一則猶近是若本一人之心不獨法制禮樂一則直與聖賢當時問合不合欲於言外求深適見其于所言淺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子告之以此正謂卽此是精微廣大盡處耳若僅以法制禮樂

觀誰不可語而反以之告顏子耶

夫子志從周而此兼四代蓋周文監古此并監周聖人為萬世立法心公理宏未嘗於從周之志有背也

春王正月謂夏時冠周月畢竟不確當朱子斷以建子稱春夫子正是為他不順故欲改從建寅耳一語直

破紛紜

春秋魯史之文也所以告顏淵者夫子之志也若硬牽春王正月為此句作註脚則是古今第一癡漢矣韶舞韶樂之統詞非專重舞也左傳札聘觀樂而歎舞韶箭之至豈專美舞耶

四書講義卷十八

八

以敗人家國事然不得并作一件說者蓋以人主嗜欲各異其得而中之者又復不同所以古人防微杜漸於彼於此無不補塞

上四句鋪敘制度是橫說此二句精究治法是豎說上四句如尚書陳六府三事此二句如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之意莫草草洞作六事看過

子曰人無遠慮章

無遠慮不是不能慮遠只不去慮耳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章

惠之賢衆人未易知也惟仲知惠亦惟夫子知仲之知惠仲正要以不知自諉耳不知被他瞞過多少人到

此沒處躲閃

有謂此是苛責賢者先生曰就人論人就事論事就言論言聖人下勘語如權衡尺度絲毫不可歪趨是以爲聖人必無苛于君子寬于小人之理若謂賢者宜回護不宜深求此便是私心更難與言聖人之道矣文仲竊位聖人但就知柳下不與立一事而言初不以此蓋其平生也近代讓宋儒譏摘昔賢幾無完人以此爲罪則疑孔子也亦宜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章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纔是至公蓋在我者此心所以不得不厚期於人者只此事所以不得不薄若云以聖

四書講義卷十八

九

賢自待而以不肖待人則是不責非薄責終是物我看作兩件亦偏陂之論也今人纔見以禮法律人動云何必如此或云責之太過充此說也必將使天下盡爲禽獸而後可蓋其先由不能自律其身所以爲此倒角模稜之說

子曰羣居終日章

此等人治亂皆不可行故曰難

王夷甫一輩猶有高致然已足陸沉中原若後世門戶之徒標榜梯媒乃逐利鄙夫耳又王夷甫輩之末代奴隸也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章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此節以處事言合下便有箇義字

義者宜也只是該如此不該如此耳禪家劈頭便將此字抹煞所以塵所不爲無所不可譬如一件物先已無骨子了更從何把捏耶

此義字在制事上見若君子心學自有仁在存心之學有主敬在正不得單主義字也

精義之學在事前爲質却只在事上見

朱子謂義有剛決意思亦是從下三句看出惟其剛決故慮其徑直無從容貞固亦未成全德故有下三句蒙引謂義是指初頭未行行之出之成之皆指其事吾則以爲四句總成一事義爲質則貫徹始終下三句

四書講義卷十八

十

所以全此質者也若離義而言則已打成兩截行出成不關義可乎若三之字專指事則四件並列無分且云遜以出事更說不去矣固不若都指第一句爲得也

問三之字或指事或指義當如何曰全節總說制事事字白文本無然義以方外舍事講義便落空而質行出成俱無著矣故註首提制事二字其實本文以首一句爲主下三句完全此一句文法自別今若將三之字指事說亦無甚礙然將四句平看矣看註中而字一折自然平看不得畢竟指首句爲是三之字指上一句固已又須知不但四者不平列卽三

之字亦不是截然平列義爲質必禮以行之此之字指義質孫以出之之字便指禮行之義信以成之之字又指禮行孫出之義逐句併包說下有兼意有連意

以上句爲三之字指名而下三句層次圓滿之是不易

正解然三句又自不同禮行孫出二者相去甚微故

朱子有畚門人分別一條信成却貫始終故朱子又

有非孫出後方信成之辨其理甚精問君子義以爲

義只是合宜義有剛決意思然不可直捷去體有節

文度數故用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是用和爲貴義不

和則禮以行之已自和然禮又嚴故孫以出之使從

容不迫信是朴實頭做無信則義禮孫皆是偽耳

朱子謂信以成之是終始誠實以成此一事却非是孫

以出之後方信以成之也此言信以成之句雖舉在

末乃貫徹始終道理與上兩句有別然信以成却須

到成終乃見

信成言徹始徹終必以信成字粘定信上說卽中庸所

謂誠者物之終始不成無物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

也

看註云以爲質幹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

必在誠實曰以爲曰必有曰必以必在皆指示用力

之詞故曰君子之道非頌美生安之君子也

禮行孫出二句與問達章察言觀色相似正是爲已若

誤說入世情利害處便是鄉愿學術

子曰君子求諸已章
只是用心處向裏向外之別纔求已便是君子用心纔
求人便是小人用心不待求已求人成就時纔分兩
種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章

矜羣爭黨毫芒之差只爭此秦越之異亦在此蓋以事

迹言之則矜羣略過便是爭黨若以心術言之則方

其矜羣渾是一團天理纔過爭黨一分便是私心也

而字一折此間須壁立千仞始得然君子而不仁者

有矣故如李杜高顧諸人正當與之勘辨此處耳若

後之朝士分朋秀才結社合下便是爭黨從何處更

著而來

而字一轉正辨矜羣之真偽

不爭黨只完得矜羣

爭黨之禍原於心術而寔氣運成之如京察要典東林

瑞胤皆朝廷適生此事而門戶借以行其攻擊報復

之私夏彝仲謂天生此輩致朝野紛紛皆國運所關

自是至論至爭黨激烈兩不可恃萬曆中之不斷是

非聽其自爲勝負崇禎間之迭用互制更求兩黨外

人而敗壞日甚蓋調停中立又小人之巧妙極至者

也君子立心自當挽回氣運挽回氣運必先自勉其

爲矜羣耳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章

兩句自是平說有兩項事理有各種人物側併做一箇人一串事便非

言字是好言人字是不好人言好底不是不舉只不以言舉耳人不好底斷然要廢然不并廢其言也

不以不是條例君子自如是耳

有謂心謫而口正者小人之有智略者也任拙而議工者君子之無實用者也不舉之足矣奈何并廢其言先生曰小人以智略舉亦自可用但不以言舉耳君子而議工安得不舉舉以議論之官豈不當乎此等說數俱垂角

四書講義卷十八

十三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章

子貢之問只求指示一簡要語爲做工夫地行之行此一言非爲人情世務多礙向聖門求圓通法也

行字緊帖一言說謂行此言耳子貢問一言非問行也

或將行字離却一言竟錯作子張問行之行大謬

恕字中實事無窮擴充不盡直至堯舜猶病止是恕字極頭田地

恕之本來與恕之盡頭卽仁也當與我不欲章參看

時解恕字動云求之一心而已不知心字如何切貼恕字寬泛不切猶其小者也不知此說正墮釋氏本心之教憑他說仁說敬說忠說恕我只以心字了之黃

梅云憑他非心非佛我只是卽心卽佛其病中讀書人學問心術間爲害不小故凡以心學爲聖學者卽禪學也

子曰吾之於人也章

直道而行指三代所行于民者非謂民之自直也

三代二字卽天理也

善善惡惡天理本如是三代直道亦正因民立政耳若三代作法以行便是私曲矣生民本直是三代直道所以然

朱子謂所以字本虛然意味乃在此黃勉齋親見朱子改討此註直至徹曉蓋領會意味之難也

四書講義卷十八

十四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章

今昔之感聖人胸中幾許大事豈僅此二細故哉然卽此細故而世風益降言外寄托正自無窮

子曰衆惡之章

可疑只在一衆字耳一箇人如何使得人皆惡他人皆好他此正煞有可疑處况所謂好之惡之者特衆耳其可以無察乎所謂察者也只是推究其所以致惡致好之由此正聖賢從人情物理中勘驗學問處不是觸處懷疑自用講機警權術立翻案之說也兩必字固是理當如此又見好惡之公有不客自己者此所謂惟仁者能也

子曰人能弘道章

人與道本不可離得則俱得失則俱失但欲舉而弘之其責卻在人耳弘字中地步亦不同由賢至聖由聖至化神人做得一步道弘了一步非人道又何從見此境界乎

人氣也道理也氣能循理則理與氣合而道顯矣氣不循理則氣自氣理自理而道虛懸而不著矣氣大則理大氣小則理小道爲人所同具然必聖人出而大道彰此人能弘道也無人不賦此道而天下之衆百

四書講義卷十八

十五

無爲隨有覺爲存亡盛衰耳

若論道之本來原無待于人之弘纔說弘便是發明恢廓之義已見非人不可然但云人能弘道則人猶或希冀道之亦有功于人惟復加非道弘人一句令人當下便有警惺覺悟正是聖人重加一鞭策也

道無所不有無時不在固不因人爲存亡然人所以能與天地參者但于其中能辨別去取制行補救耳爲異端之學者喜言自然簡易不待安排其不至無人不止矣彼自以爲所見者大而不知其自小之已極也

人字甚大異端平等觀自以爲大不知其小甚矣

楊無君墨無父禪學直欲無人

子曰過而不改章

有謂聖人廣遷善之門若曰必過而不改乃謂之過此恕辭也先生曰是教人改過語不是寬容有過語過而不改是真過責望之詞也必過而不改乃謂之過則回護之詞矣望人改過使至無過此爲聖人之心若回護有過使其得此說皆長傲遂非乃鄉愿權術作用足以害世不可謂之忠厚也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章

或謂少年不幸學禪不知埋沒幾許豪傑吾謂果是豪傑必不爲彼所埋沒也夫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

四書講義卷十八

十六

思便悟其無益不如學朱子始參昭昭靈靈禪後見延平便悟其妄此真世間絕頂聰明豪傑也故吾謂學陽明之學者必皆世之不聰明人惟其不聰明故乍見崖略便沾沾自喜以爲道在是矣若真聰明人則必要討箇下落更一步便知上面更有一步在那得爲彼所誑誤困苦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有一毫謀食之念即是不謀道不謀食正所以謀道也謀道不謀食兩項闕一不得雖不至皇皇謀食亦未嘗有志於道此種人正不少欲白附君子其實非也

凡言在中者皆不必言在中而在中者也此意在旁人

看君子只有箇謀道耳飯糗茹草可終身玉食衿衣若固有此正是在中正是不憂

朱子謂恐人錯認此意似教人謀道以謀食故又繳一句則中二句下之轉折正解也但須在論君子意中看出始得若君子自作商量又同夢話矣

學非所以求祿而祿自在其中則謂學不得祿者既非而謂學必得祿者又非也夫子所以又下末句朱子註中亦著意在此一轉

子曰知及之章

莊蒞禮動雖似末節小疵然是仁守後之不莊不以禮其失甚微與常人之不莊不以禮不同乃是工夫圓

四書講義卷十八

十七

滿蓋頭處正自不輕人于此說得淺忽是粗看仁守爲主之語而失其意者也

莊蒞是裏面工夫足纔充得到此雖似輕於知仁然火候不到此便有弊病動之以禮在知及仁守莊蒞後講則禮雖節文之微而動之道却精

動之於禮此是極盡完備處不是說治道要德又要禮知道齊章所云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章

註云此言觀人之法看知受二字已不是閉戶先生事矣特所以可不可處原在君子耳

知字從觀者見受字從君子見其不可小知處正爲有

大受在

不可在君子身上看止是道不行不盡其用在觀人者推論則不可關係極大不止是一人分上事也大受不必定建功立業窮達常變皆有之小知止是以一長細事觀君子耳或作小利近功說非本義也不可小知只是不得以一長一技求君子耳若謂君子不屑庶務不事功名王夷甫之高寄馮可道之癡頑亦可言大受耶

子曰民之於仁也章

此節文法是步步追出仁之無以尚意水火於生人最急切仁亦猶然不但猶然其急切更甚于水火是就

四書講義卷十八

十八

利益上看到下文蹈而死又見水火尚有害患而仁更無害患又向利益急切外加一義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章

此與別章句例不同無諒而不貞反對蓋諒尚近君子邊事非小人之所有也

正是其理正而固有精審實體毅守意合看乃得貞字之真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章

後世事君原只有一食耳方其上學識字時只爲此一字及至服官忽要他忠清起來種根已淺如何洗滌卽有一二勤慎乃職亦止是善保祿位就食字上加

敬字粉飾耳其本心全箇不是也故義利之辨須從上學識字時講究起乃得

天秩天祿皆是天理上事因事詔食君臣之大義有何誤人處看原憲辭粟聖人不許則矯廉亦非合義但如後世事君其初應舉時原爲門戶溫飽起見一片美田宅長子孫無窮嗜欲之私先據其中而後講如何事君便講到敬事也只成一種固寵患失學問此便是先其食先其食則敬皆不敬也故聖人下箇後字

子曰辭達而已矣章

文章之病只是不能達與求多於達之外二者而已矣三

四書講義卷十八

十九

字兼括二義然看來求多於達外卽不知達之妙卽爲不能達其實一病而已如近日時文只恨不能達何嘗求多於達外然偏有許多隔壁關文排場鬼話豈非不能達者必求多於外乎

惟其能達故自己矣其不已矣者正爲不能達也不能達越不肯已矣不已矣辭益不達此古今文章之通弊也

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聖人非欲省文正爲文章家指出自古真訣耳作文必先有義理有意思議論而後以章法句法字法達之今人不復知本作古文但講規模作詩但講聲調作時文但講圓熟活套其言不文

先不可謂之辭卽有成辭者亦止可謂之辭不可謂之達卽有能達者亦止可謂之達辭不可謂辭達辭達有所達者在也今所達者何耶

古今文字之妙聖人以一字括盡後人發明此一字却又失聖人之旨如退之子厚承叔子固子瞻論文皆近似斯言然實不得其本何況時文流輩也須知達是達箇甚所以能達不能達又爲箇甚如此然後見達之妙

要知達是達甚麼如何便能達學者於此當入思議不可徒向辭求達也

後世講學書愈多而學愈不達只是妄自著書耳

四書講義卷十八

三十

師見見章

道無時無地不在聖人只還他自然耳然須知非聖人不能恰恰處處還他自然也

有人道當然有天道自然有人物不知其然而然第於聖人裁成輔相充極細微推達鴻廓無不恰盡其所以然處更須領會此一層不到下面數層都落空去走入漆園瞿曇兩家門下而不知矣

論語中瑣瑣屑屑記載細事都是聖人全身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十九

論語十六

季氏篇

季氏將伐顓臾章

既曰夫子欲之吾二臣不欲又曰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然則非止夫子欲之矣只據招下判真情畢露欲之直坐冉求方見其言語反覆掩誑之罪舍曰爲辭四字是定冉求勸語與季氏又分一案矣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一節大意直對今夫顓臾一節說正破冉求所憂之非自此至末皆一意直到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一句結出邦分崩離析正不均和安之

四書講義卷十九

患也

遠人不專指四裔凡遠方之國皆是看下文卽指顓臾說便見

有云忠信不立則鄉社之禮不能以致刑措仁義不施則韶濩之樂不能以降天神文德之先自有壯國勢維人心者非空言禮樂以修文德也先生曰文德二字緊對下謀勦干戈而言謂卽有不服亦止修德教不事威武耳文德卽忠信仁義卽所以壯國勢維人心者原非空言禮樂也

若未得上節道理也無處講文德

子曰天下有道章

從來講此章者重權勢上說愚見甚不以爲然其病起於誤解總註此章通論天下之勢何所謂天下之勢

者謂古今天下有道時如此無道時如彼其氣象世數大段如是此之謂勢非謂天下之有道無道在乎勢也權勢隨道轉道不隨權勢轉自天子出之禮樂征伐與自諸侯大夫出之禮樂征伐固自不同亦隨道爲邪正盛衰蓋禮樂征伐者道之用非卽道在是也天下之生一治一亂然有天理之治亂有氣化之治亂三代以上其治亂皆天理爲主三代以下其治亂皆氣化爲主聖人所論有道無道正指天理之治亂如講章所云則陳同父之論爲不刊矣要之皆坐

四書講義卷十九

不會識得道字耳

首節推論大勢所至已到極衰頹處下兩節忽又重提有道新安陳氏謂有挽今返古之意看來亦非無謂終之以庶人不議慈有漢肯諸侯大夫之僭竊可以禮樂征伐之權正之庶人之議不議豈能以權相箝制哉到庶人不議方是有道盡頭故知禮樂征伐之權惟恃道之有無章意所重在有道有道而後有禮樂征伐故連連提揭此句不是能操禮樂征伐之權乃謂有道也

無道只說諸侯下面大夫陪臣都包在裏天下無道止說自諸侯出接下三句併及大夫陪臣可

知自大夫出自陪臣出總是諸侯之罪則可知自諸侯出天子亦不得辭其失馭之責矣吳氏謂下章戒竊權此章戒失權正此意也

政字與禮樂征伐不同諸侯亦有禮樂征伐而出必自天子侯國之政則不必出自天子凡爲君者必有政天子諸侯皆君也故不可曰政不在諸侯

諸侯代有天下三代之嘗理但以德不以力耳蓋天子與諸侯皆君也猶宗子之與支庶相代猶天理也自大夫以下至於庶人皆臣也其至於取天下皆篡也而皆自秦廢封建始封建廢天下有不可言者矣自古無不亡之天下有封建固亡無封建亦亡吾未見廢封建之利過於夏后殷周也而其亡之慘烈亦復可睹矣

子曰益者三友章

有謂必自明而後能知人必知人而後能取友先生曰慎友貴知人知人貴明善是推窮本原然須知明善之先已當取友也

子曰益者三樂章

三樂原自內出不是向外強合禮樂三件原是吾心本源固有故樂在此直是意味無窮若謂將此三件以制吾樂其樂不可久矣此亦爭內外之別

兩者之樂如水炭須互看

子曰君子有三畏章

通章重知天命句知字是畏字根苗天命是大人聖言主腦

畏聖言便有篤信力行在不則非真畏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程子發明主敬之學曰天理二字自家體貼出來蘇子瞻要打破程子敬字正所謂不知天命而不畏也

看讀書居業二錄以後講學者便無敬畏意思不免犯此節條款矣

子曰君子有九思章

四書講義卷十九

四

君子九思固不是源頭上攏統一思件件都了亦不是無事時全然瞻瞻直到臨時方件件思量也蓋當其無事既有講明涵養之功及其事至又有辨析詳審之力此聖賢之學所以千萬無弊也

事物未接時正要件件思得卽所謂凡事豫則立也

九思若平昔不熟臨時亦來不及用不著若當幾不提醒加謹則向來工夫亦落空泛不見有得力處兩者交養並進是用九思功候要訣

此九者君子平日無時不以此爲思使義理純熟則臨幾自然中道然臨幾時又須以此省察兩者工夫闕一不得看程子九思各專其一此意自分明或曰臨

崖勒馬恐迫促不及事生騎驢覓驢刺肉作瘡之病
曰此正近世良知家惑誤之說聖學定有此兩節工
夫未事前是統體工夫猶戒慎恐懼之無時不然也
臨事時是專一工夫卽慎獨之審幾省察也平時涵
養純熟臨幾又省察精明這道理纔能實得諸已而
不走作良知家務直捷簡易必欲併而爲一反以此
爲支離兩截不知境候固有兩節工夫無時不然而
於發動處尤加察耳非別換一樣心思則原自簡易
直捷未嘗支離兩截也

在視聽未交物當體會明聰本然之理及視聽方交又
當精察其蔽引之端九思皆然

四書講義卷十九

五

尋常語默間便是言行住坐臥處無非事思忠思敬只
在當下非爲將有所用也

九者次第饒雙峰以視聽色貌言就自身說事疑忿得
就事上說又云言與事對得又就事上說其說頗支
離不若上六件是內出之順而正者下三件是外至
之逆而危者如此分看便的確

子曰見善如不及章

兩見字補出真知意方見兩如字直透無疑之妙所謂
誠生於明也此等處人都略過

志道二字甚大不沾沾爲功名也看孟子廣土衆民章
其蘊自見伊尹處吠狗樂堯舜之道所謂求志也使

終不遇湯其志豈有歉哉聖賢固甚欲行道然出處
輕重一般大行窮居並無加損此章下節隱居行義
二句平說無側重行義句意

或曰行義卽對上隱居猶云出仕耳義字不重予謂隱
居只是簡隱居雖君子不能異其稱若出仕則小人
亦同惟君子之仕卻只爲行君臣之義耳故義字自
重義指去就言道指德業言

後世仕宦先從行義便差起

齊景公有馬千駟章

此章大意爲以異不以富說故以齊景對夷齊若爲論
夷齊之節則齊景之擬非其倫矣餓于首陽只對有

四書講義卷十九

六

馬千駟言極言其貧富相去耳齊景之無稱不爲有
千駟夷齊之至今稱亦不爲餓於首陽故此處夷齊
之餓不專論死節也夷齊平生大節固不出讓國死
義然此餓字却不爲此若論其節義則必及其死不
止云餓矣後人固誤看此書遂有謂夷齊無死節之
事不過窮餓首陽耳此又癡人前不得說夢也凡書
各章有本義故其下語輕重各有故不可一槩總說
到盡類如此

有謂曰民稱之則雖賢人雖學士大夫於今亦未必有
稱之者矣先生曰說壞了周家數百年間名卿賢大
夫看文文山黃冠歸鄉與方遜志叩頭乞哀之謗史

策未能改正而裨野頗多表白其論未爲不有然要之此皆後世諧媚小人之過漢唐卽未必然况周賢乎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章

陳亢以愛厚其子爲天理人情之必然聖人亦猶人耳不說異聞是私心反說異聞是公道不說異聞極詭秘反說異聞極光明所以開口便問意極宛轉而辭無支離若今人於已所不曉不肖老實問人一味偷餽秘訣自負得計似巧實拙此又陳亢之所耻也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二十

論語十七

陽貨篇

陽貨欲見孔子章

是解若不解似許實不許隨問隨答神味雪淡中見允明正大不惡而嚴之妙

子曰性相近也章

此章論性習是從人切近易明處言之蓋與孟子性善之說相表裏也

遠近二字原從品類不齊處生出故曰相近相遠所以不齊者氣質故也若不論氣質則非遠近之可言矣

程張朱子發明氣質之性正從此得之

氣質之說始於張程發明於朱子於此章近遠之義至徹似之看處書湯誥易傳中庸孟子無不脗合無間矣後學不深究其理惑於異端反謂朱子分理氣爲二不知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原未嘗二也須是兩邊說理方明備耳主張異端者謂氣質卽是性此卽告子生之謂性釋氏作用是性陽明能視聽言動底便是性之說大要以無善無惡爲本體先已腹誹孟子矣况程朱乎最狂悖者如盧格許誥然誥之言曰人性皆同如人形皆同人性不同如人形不齊卽其言論之已有不齊之形有

皆同之形非二形乎夫形何以有不齊氣質故也格之言曰孟子性善理之本體也孔子相近理之盈虧也卽其言論之已分本體盈虧非二理乎夫理何以有盈虧氣質故也總之異學所最畏最惡者只一理字耳如盜之憎主如諸侯之去害已理字不滅則觸處皆礙故其所主者離理之氣也本心之學也聖學所主者統氣之理也本天之學也此邪正是非之分讀書人於此等處須明辨之不可兩邊混過

書意本指近遠之故重性不重習習兼善惡故曰相遠皆習於善則反於天地之性矣又豈止相近而已勉人習善是言外意

四書講義卷二十

十一

習於善則善習固有好奇者然相遠之云實爲習於惡者而言蓋習於善之習原與性一不必言遠近惟習惡者遠於善耳孔子之言欲其終相近耶欲其終相遠耶既曰相則習善習惡皆在習能復性只說得一半豈得混尊習字將習惡之習亦可復性耶然良知家必強辨曰習亦是無善無惡的則吾不知之矣習非教之謂也天有運氣地有方隅物有異用事有殊因人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而至於相遠然後聖人立之教教所以化其習使復還於相近也若以詩書禮樂化教勸率爲習則聖人之教豈使人相遠者哉

有謂自然者獨禽獸耳人則必有已事不聽天地先生曰禽獸亦有習相遠處

子之武城章

子游疑夫子笑其迂濶故述夫子平日訓言以相質見天下無不當教以禮樂之人豈武城獨不然耶君子小人猶大學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盡人言耳非以君子自任以小人指武城人亦不指繁武城之有君子小人也

君子小人都指受教人說不是主教之君子言一國一邑之中必有君子焉有小人焉皆不可不學道耳君子凡爲縉紳士大夫皆是不必專邑宰亦不必坐定

四書講義卷二十

三

現在有位不然竟是子游自命矣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是恐人誤以德分君子小人於理說不去故註此八字非指現在之位而言蓋一國之人後來非君子卽小人皆不可不教以禮樂方其學道時未嘗分君子小人也然其理君子得之則愛人小人得之則易使矣

兩句須急連讀合總看要見得無人不當學道無處不當以學道治之以對牛刀之說謂割雞亦當用牛刀耳在夫子當時之理在分處在子游此時引据意在併處

道字所該固廣然此只是教民成俗上說則以禮樂爲

大絃歌之聲禮樂之教也故學道只指禮樂爲是禮樂是道之大者因絃歌而發故直指禮樂要之禮樂便是微上微下事有體有用大無外小無間俗儒先看禮樂二字粗止將禮樂貼絃歌講連集註受謗矣

後世事功之卑只緣分了道學儒林名臣循吏等傳耳凡謂三代不可復卽是不仁其不仁也由於不知道凡人之言一番陳述一番精明一番舉示一番闡發雖字句不更而意思自別窪隤愈出或謂上節俱屬夫子之言固未嘗有偃言也然則古之賦詩贈畬又何嘗增減片辭可得謂非當時一番說話耶蓋兩句固是夫子之言而偃舉述來謂武城亦不可不以學道治之此所謂偃之言也

四書講義卷二十

四

公山弗擾以費畔章

使夫子果往必有一番設施直繼文武之業必不是半間不界小結果下場也其乎口氣是決確不是疑辭朱子云與吳其爲沼乎語氣相類

子張問仁於孔子章

五者所以存心之道心存理得則仁矣非是夫子說不出心存理得四字也只爲心存兩字極難說纔有一事一處之不然便是心之不存心不存則理又何從而得乎所以說五者只是言專事行非

卽指五者爲仁也說於天下只是言處處行非以偏及天下爲仁也且不云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而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者正見處處勘驗事事用意也

心存理得凡從事於仁者皆然不獨此節此節五者乃子張所以存心對病藥方於天下及不侮五句乃其服法火候也

五者只是存心之日雖皆出於仁而不可謂之卽仁又不可指之爲心乃心與仁交接處故心理二字都下不得於天下註謂無適不然只是能行到純熟無間處所謂心存也俗解強分五者爲內天下爲外更屬

四書講義卷二十

五

粗疎五者就子張所不足而言所謂爲仁矣亦自有分寸如告樊遲司馬牛皆從端倪指其極地與全體須有別

下五句纔是能行盡工夫到此自有此應爲仁須於此試驗火候與天下歸仁邦家無怨一例正鞭辟入裏不是鋪張於天下局面也

信白人任敏自有一功能行到此方足非爲人任有功而爲信敏也信之人任敏之有功亦隨地可驗自天子至庶人自日用飲食至平成天地皆然不必說到任天下功天下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章

與觀羣怨是人心可以是詩之理須作兩層看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二句就倫理中舉其大者而言邇

遠二字際括甚富

邇遠二字內倫類無所不包兩之字指點甚活不粘煞

君父

子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章

面牆言面前一步行不去也爲二南便行得去爲其切於身家日用也

子曰禮云禮云章

玉帛鐘鼓總指禮樂之末節所該者廣非專指此四物也

四書講義卷二十

六

自表黃葛寅亮等倡不通講說以爲不可增出敬和二
字始而含糊影響繼則索性以孤禪悖聖學矣萬曆
末年至天啟文字之謬亂皆由此種說數開之一時
俱以註中字樣爲戒敢直提二字講自千子與大上
諸先生始其功不可沒也近時此種說數又駸駸行
矣

子曰道聽而塗說章

道聽塗說不但病其口快爲他只當一場說話說過全
不去存蓄體會使實有於心而行於身耳然其所聽
所說原是正經道理故曰德之棄也若今之講師承
襲邪學更且道聽塗說此又不當引棄字律當引上

章賊字律矣要其輕狂躁妄之狀則賊棄如一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章

國家當覆忘之運不必生奇奸大惡但所用無非鄙夫
便足令神州陸沉羣生塗炭一時爲君子者受鄙夫
之牢籠或取其幹才或信其小節或因依門第世講
途不惜爲之援引此輩得志但知爲身家祿位其點
者兼爲交遊則譽望尤重不知其爲交遊正爲其身
家祿位久遠計未嘗一念及君國天下也只看一箇
與字便具千古朋黨傳論在內

鄙夫必到甘爲弑逆亦是事勢不得不然其原只消一
箇鄙字

四書講義卷二十

七

吾生所見士大夫傳授做官秘訣與門戶聲氣作用大
都被此章包括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章

並存雜奏便奪故可惡之甚

天地間陰陽人獸善惡邪正事物本自並生此天地之
道也然陰必賊陽獸必害人惡與邪必傷善與正若
無聖人裁成扶抑於其間則天地亦息矣此所以曰
三才如謂天地本一視聖人生殺好惡多事擾亂是
有天地而無人亦且胥人類而歸於禽獸也二氏之
說總不出此故最怕分別喜自然學者反以其說爲
高則人理幾滅矣

子曰欲無言章

此與無隱章最易錯解入異端去聖人因學者徒以言語求此理而不直體之身心故發此以警之非謂道本虛無有不可說者在也

無言下一欲字則夫子非無言也正要人實得其所言耳若作擎拳豎拂觀真野狐精矣

末節即是無行不與註脚耳一時一物無非天理則一動一靜無非聖道若作四時百物以行生述天便是錯錯

另有箇天在却無處非天聖人只要於此識得耳極可笑者以天何言二句夫子自比而以四時百物比

四書講義卷二十

八

小子之述不知天有天之行生夫子有夫子之行生小子有小子之行生都不待言也若必待言說則行生非天乎

時行物生是天之日用平常現前可見處一動一靜是道之日用平常現前可見處直指箇實在道理如此以時物擬小子固非即謂表暴自家亦非也

此節是聖人脫口說出纔知聖人實落與天一般時行物生學者正要就此體認至理不是聖人即舉天而言也若徒作當下指點語便攪入木犀香裏去矣首末二句人皆看做一樣話頭不知首句從不言何述轉出止說天固無言末句緊承時物二句說正見其

所以無言也

此節最易近禪程子所謂彌近理而愈失其者在此只寫得天理流行活潑潑地不知已攪入那裏去也要知禪家指點只要觸處識得此心聖人舉示正見隨在是此實理只在辭氣輕重抑揚之間便易差去故是極難

註云與前無隱章相發則所謂天理流行之實只在無行不與處此是夫子言前言後言內言外欲言欲無言不欲無言大宗旨也

程子語上蔡爾等在此只是學某言語故心口不相應盡行之問如何曰且靜坐便是此言無行不與聖人

四書講義卷二十

九

只要人實下手反身自得耳若謂言則有盡無言則無窮是反引向高處不是指向實處聖學高處正在實處也此一針錯透不得

行焉生焉緊與何言哉相應惟其行生所以無言全是指示實地非更無可說也無可說便不得不說程子破邪七語歷然矣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只為宰子吝惜此三年故即以三年立說耳昊天罔極豈有年之可計耶即用子矛刺子盾子即善辭能無驚寒

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章

此只說女子小人難養處而主者養之之道即在言下可知近之遠之有許多病痛在有許多義理在

女子小人非獨其性質難化也彼實有學問傳頭作用派頭使人主出他手不得漢唐之末足以觀矣讀灼中志更有甚焉者獨怪時皆英君身受嬖妾之害而卽位也復以嬖妾自戕親定宦寺之難而其後也仍用宦寺致亂豈非難養之明驗與

女子小人之禍至魏客爲烈矣讀灼中志略見內庭立法原有未盡善處後來并舊制盡蔑悖之天下事安得不壞歷朝宰執無不爲司禮監私人相公拜太監外佯執侍生帖到門卽易門生帖進矣至朋黨排訐

四書講義卷二十

十

各爭其所私內監堂堂士大夫反爲女子小人所養且爲女子小人所欺以爲難養也豈不可耻之甚哉

呂晚村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二十一
論語十八

微子篇

微子去之章

有謂微子謀於父師少師乃去使父師曰我其行遜少師曰我不受敗則微子不去矣先生曰此未必然三仁各自心安理得微子合下便該去豈得因人行止耶

有謂微子之去去殷耳非奔周也若奔周是以國外市矣先生曰卽奔周亦非市國周之代殷亦仁也以仁歸仁何市國之有

四書講義卷二十一

十

須知武王之事亦仁也而三仁爲殷宗其仁却合如此故曰殷有三仁三仁非仇武王者也後世以詐利取天下則不止宗親之當仇也凡攀附與苟免皆不仁也殷不得不亡則不得不王三仁又更無別法可做與武王心事光明如一此卽伯夷叔齊與太公武王並行不悖之理皆仁也

三臣之事可曰忠曰義何以名之曰仁子文之忠文子之清子路之可使治賦冉求之可使爲宰公西華之可使與賓客言夫子皆不輕以仁字許之何於三人而卽稱之曰仁此中煞有至論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章

以季孟間待孔子尊隆之至矣。豈昏眊之主所能乎。只此語固知其全無心肝。但作一番好看說話耳。

齊人歸女樂章

女樂歸定公。則受之者定公也。而特書季桓子。孔子之得政也。以桓子其去也。以桓子。魯之不足以有為。桓子之不足以有為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章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此二句緊對滔滔者天下皆是。而誰與易之。二句作轉駁。言易者正欲以道易無道耳。天下有道。更易箇甚。非謂天下有道。則我可不任其事。而高隱也。聖人遇有道。天下正大有為。但無須

變易耳。

四書講義卷二十一

二

聖人易天下之心。卽天心也。直立在用舍行藏之外。不在時勢不在一身出處。亦不在做得成做不成上。發意當時沮溺一流。總不見得此理。不能有得此心。遂成一種議論。流爲後世二氏心腸學術。聖人此言正所以破沮溺見識之差。後惟孔明不逆睹成敗利鈍。而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必盡死爲之。猶得洙泗心傳。程子所以稱有儒者氣象也。

逸民章

泰伯何以不稱逸民。則知虞仲之逸。初不以遜國也。玩下隱居放言一段自見。

有謂出世入世不爲世縛。則逸。先生曰。世豈有出入。亦是和尚語。和尚亦終不能出。涅槃圓寂。只在世間耳。有謂夷齊出世。柳下籠世。先生曰。夷齊不降辱爲義。非出世也。柳下亦無籠世意。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章

親。自不當施。不施。適得親親之宜。後世制治純是計較利害。故封建之道廢。而親親之本。以一部宗藩典禮事例。皆賊仁傷恩之術耳。

魯公受命分封。與開創得天下者不同。其所謂故舊卽親賢之世好者耳。若主功臣立說是後世情事。非當時本義也。

四書講義卷二十一

三

自漢以後。開國者必有殺戮功臣之禍。緣他都以詐力得天下。當在草昧。君臣未定。未嘗不欲爲所爲。但以材力相屈耳。既得天下。平生詐力底裏。可以欺天下。而不可以欺故人。其中周枹。程而爲功臣者。又輒恃其故。賊睚眦。後生新進。更以諂阿相形。激以利害。動人主此殺戮之所必至也。欲銷此禍。須王者知義理。王者安從知。必須儒者開導。儒者胸中皆自私自利之心。又安能開導王者哉。聞洪武間。功臣諸案未嘗不歎惜朱楓林之早死。而潛溪伯溫諸公不汲明聖人之道也。

求備一人。與器使有別。器使言人無不可用。無求備言

用人當盡其長而舍其短不得混看

四書講義卷二十一

四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二十二

論語十九

子張篇

子張曰執德不弘章

執德在體道有得上看信道在尊聞上看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章

二說皆原於聖人只從意見生偏耳

子張只不然子夏之拒不不然子夏之與故尊賢容衆
嘉善矜不能雖平說而意重容衆矜不能一邊

如之何之義有三受拒不暇無暇拒人一也人自遠我
無勞我拒二也即令拒人人亦不恨三也今之立品

四書講義卷之二十二

非真而好讀絕交論者亦曾於此一叅看否

子夏曰雖小道章

小道只指農圃醫卜百家衆技之屬故曰必有可觀君
子不爲因是君子所志之道大一務於此則精神分
而識趣陋是以致遠恐泥不爲只是君子自己不爲
非絕之使人皆不爲也故朱子謂小道皆用於世而
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之作各有一事一物之理
焉是以必有可觀有將小道盡情抹撥謂君子絕之
使不與於世是說做邪道左道非小道也或問黃勉
齋云小道安知非指楊墨佛老之類曰小道合聖人
之道而小者也異端違聖人之道而異者也小者可

施於近異端不可以頃刻施彼之無父無君又何待致遠而後不通哉觀此條則知是說之謬矣

有謂道術分而有大道又有小道先生曰小道是自古來所必有必需者非因道術分而有也

致遠只講帝王治道亦坐小見識孔孟終身不行道豈所致不遠耶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章

時說多以知能分上下界非也知字與無忘對所無與所能對未有者爲所無既有者爲所能所無中亦有知有能所能中亦兼知兼能朱子云知與無忘檢校之謂故知字非知行之知能字亦非知能分說之能也

四書講義卷二十二

三

知字與無忘對非知能之知也故朱子謂知與無忘檢校之謂只是覺得未有底多則其好可知若謂日日知得幾何便與能字對矣

知字與無忘字對不與能字對朱子謂知與無忘檢校之謂如此看方形容得好字出日新不失意包裹言下故列之圈外書理本自如此初無難解然嘗舉以語人都笑不信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章

四件缺一不得

四件只說致知之事而仁在其中註中心不外馳二句

是講出所以在中之義非子夏語中所有若云治心求心是要存心而如是非如是而心存於理顛倒矣蓋心字是四件與仁交接過度處說在一邊不得謂四件是存心既認謂心存卽仁亦非也

心不外馳與所存自熟有兩義在人但以心存混過雖有存字脫却下一句矣不知心存非所存也

未及力行爲仁言爲仁尚欠一半工夫非此四件絕然與仁無干子夏忽然摸著鼻孔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原是一事不能守雖得必失然不知及又守箇甚知是此心之明仁是心之純熟處道理合一故致知而仁在其中未及力行而爲仁但謂工

四書講義卷二十二

三

夫尚少一半耳非謂致知屬外而仁向內也致知正是內裏事惟異說將致知看成驚外故於致知二字中差排入一良字以便割去外面一切卻正是分內外爲二不知離外之內非真內也故謂知行之理一則可若知行工夫畢竟有二畢竟知先行後但知乃所以行行處又生知此所謂雙輪並進耳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章

註中二說一重在學字一重在道字玩白文以致二字用力只在學字故尹氏說次后

註中二說相須一重居肆爲學一重成事致道輕重讀來自見講說有云成字致字內便包得後說不煩

足此不知二五之爲十耳重講成致卽是後說何云
包也前說是用功之事後說是志道之盡但聖賢教
人於用功處較多故前說爲急耳

問學如何以致其道曰學只是一一故專專故能至也
且如坐如尸立如齋只有一箇尸一箇齋專而事之
道安往矣今有多讀書而益背道者讀踞轉鼓琴則
吾踞轉亦可矣跛倚臨祭則吾跛倚亦可矣是則讀
書反生紛雜學適以背道耳然究言之則終不是學
也故註雖云二義相須而終是患在不學之意多
若要摒當一切非學不可得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章

四書講義卷二十二

四

聖人豈常有變哉然必如此作意剖析看來活畫出一
箇聖人全相如孟子分別性命朱子分別理氣正惟
拆得清楚故合得渾成耳

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張子十年學箇恭而安不成
正爲此也然其徹上徹下工夫只在一部小學今人
都不講此一坐一立便已不是慢易之心生於中怠
惰之容現於外又安望其能中禮也幼時不曾做得
筋骸肌膚廢委日久長來雖有意爲之更覺費力故
朱子又有以敬補小學之說纔能主敬則此心在腔
子裏動止語默必有可觀但主敬到純熟時便是恭
而安境界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章

此言君子信於上下爲亟非爲勞諫避厲謗之術也當
其未見信而事勢所至君子亦必須勞諫但君子始
終以誠意感孚爲主勞諫其從之者耳

信謂上下相孚不專指上以信動下也信而後勞謂平
日交孚而後可以使之非謂勞之以信也

有謂不敢輕勞其民所以善勞其民先生曰不用如此
說纔如此說便有病竟入權術作用矣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有謂小子之洒埽應對進退大人之齊治平皆是務本
之學先生曰末指小學儀節本指正心誠意亦以儀

四書講義卷二十二

五

文事物對道理德性而言非謂小子之事大人之事
皆本也在小子則洒埽應對進退原是末而精義入
神貫通所以然便是本在大人則齊治平皆是末而
正心誠意以修身乃是本故註但引誠正而不及齊
治平今以小子之洒埽應對進退亦算本而大人則
以齊治平爲本則皆反本爲本矣其謬從務本二字
生來不知務本之末對旁流外驚而言此本末卽就
事理精粗形上形下者言不可混也

君子之道九句曲折最多極難理會朱子自謂於同安
寓次無事體貼出來本註最宜玩味略加轉側不得
上三句只是體用一致教不可缺意序不可紊是下

六句意

註中明指本末則兩孰字即言本末是急應上抑末二句語紛紛向君子之心受教人立說者皆誤也

兩孰字即指本末言錯會向人身上語意便易混難明遂將道字看作心字甚謬

有謂有始有卒即下學上達先生曰下學上達又別是話頭非有始有卒之謂

本末二字從本得名本即根也末即枝也根之與枝確然有分但只是一木不可竟作兩物看程子後四條意只如此非本末不可分也故朱子於註後特辨末即是本學末而本便在此之非正恐人誤解失程子

語意耳

四書講義卷二十二

六

有謂子游大要以爲禮法繁多道存簡易子夏非子游爲清虛冥悟之學先生曰聖人之道本末不相離子游譏子夏末則盡矣尚未窮其本子夏謂本末並貫除是聖人能然學者須是先後有序子游未嘗譏子夏之末爲非而欲其專務本體子夏亦未嘗謂子游之本入虛空而必以末爲教也蓋兩家之所謂本末固同是聖人之道若將本末看成兩樣道理則其所謂本即異學也其所謂末即俗學也異學俗學都與聖學沒交涉彼根源差謬非從聖門之本末流散而成也又曰聖人沒遭戰國之亂暴秦之災至教已無

存者止于夏子貢子張之門人流傳經說餘緒然多假托傳會不可考矣至宋程朱諸子出而聖道復明本末具在直接不傳之微言非子夏等之所得與也子游當時無所傳亦無門人著述豈得以清虛冥悟之學誣之哉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章

仕與學原非兩件然理則一理事有二事但盡分則主一而兩者交爲用矣

當時原有仕而不學一流有學而不肯仕一流子夏此論爲救正而發

兩句文法雖同須分別看乃佳下句而字重則字緩與

四書講義卷二十二

七

上句正相反兩優字亦別上優易下優難如此方見聖賢內重外輕窮達一致之理

有云人不求聞達於世正使曠然不學亦復無傷於人先生曰無不傷人之理和尚道士自肆山菴金溪姚江私傳書院然已生心害政豈必得時在位而後禍

世哉

如今人開蒙上學頭一日立心便錯讀書不過作好官耳此錯直錯到老死曠劫不但無人品事功直無讀書種矣無惑乎異端以讀書爲事理障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章

致字即孟子自盡盡字孟子句原本此非推與及人之

謂致也自者本心之真致者天理之極二字分開不得然自字猶易致字爲難聖賢教人却重在致字只看親喪非大逆不道人誰不哀其親者此自字猶易也至盡親喪之禮而致其哀這卻是致之難蓋自字本心致字本天也喪致乎哀而止然哀之分數不同哀戚屬以至路人萬物皆哀也然不是哀之盡處故曰必也親喪若側重自字則乍見孺子入井又何嘗有因有爲然却不可以此當自致也

此句不是歎人情之薄僞要之人理本如是到親喪纔是盡以下親親仁民愛物從此一路推去沒一件不是自心却都靠這盡處起分數便是一篇西銘道理

四書講義卷二十二

不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章

非獻子之賢則不改正有可商非謂凡執政子孫必當不改熙豐紹述天子且不可曹丕司馬昭蔡攸諸臣豈得以不改爲孝乎

其他可能能字指傍人後人之比倣莊子者非謂莊子之能且其他與不改莊子並不分重輕取舍夫子論渠孝行之中以此爲最人所尤難及耳非謂莊子不以他能事親而但專志于不改也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章

道箇上失其道四字曾子胸中早有一副王者作爲救民要道在無處設施說來沒用只好對士師講士師

對此時季氏士師講此時季氏士師話耳要之道雖不行此一點心却是隆污不易

上失其道則雖情真罪當要非民之過也上使之不得不然耳今既不能復上之道而又不得不盡民之情思及此則哀矜勿喜有惻然心痛者矣

殺人多者爲忠平反多者爲罪俗吏視祿位重則人命自輕求免一家哭不得不使一路哭豈必周與嗣來俊臣方爲屠伯乎于公之高大門閭王公之使相官職自信得過處只不爲俗吏耳詐忠巧宦俗吏之甚者可不三復於斯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章

四書講義卷二十二

九

過字須先看得好日月不得不食可知君子之過原與常人不同故可見可仰蓋其本心先迴然也

以交食比君子之過極精日月自行常度本無差失但所遇入交度而爲食不得不然耳所謂更亦食過卽復圓非更改其本體行度也君子之過其本體光明無疵亦如日月第爲所遇事勢之難或有不合常度者君子亦不得不然然又不自諱其過故人皆見之及其更也君子亦非於心體有悔厲變易也但處之得宜中權合道故人皆仰之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可見改過由於知過彼貳過文過皆不知者也而不知又由於不爲

已克已爲已克已則惟恐不聞其過矣君子之過易改緣其立心處便不同故其爲過原微而反求又極虛明故見幾更早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章

人謂公孫卽太宰黨人之見非也太宰黨人驚其博耳公孫是尋問其從授焉學謂何所師學故子貢答以焉不學又斷以何常師則公孫正問常師也

須知此學字非力學之學乃從學之學卽師字也焉學是問何所師文武云云子貢妙於立說極言其無師耳焉學焉不學轉語甚巧何常師句乃直答之也子貢正意祇是天下無足當聖人之師且學耳文武云

四書講義卷二十二

十

云正是立說之妙

人謂此章不宜重道字宜重學字似也乃其所謂學者謂夫子實是無所不學如太宰黨人所稱者如其言則道字如何不宜重乎只爲此章學字是從學之學非爲學之學但看一箇焉字自明焉學問何所師焉不學言無非師焉學卽常師故禽言那有常師耳學卽師也非夫子之學也故道字不重者只爲此道字指昭代典故若云除非此等孔子也須問人耳若學字看煞孔子身上則道字亦相連而重矣

公孫問仲尼何所師學子貢答以無所師學本義也答無所師學而及無非師學旁義也學者因此言可以

見聖人之生知而無所不學如此又餘義也

或曰看煞在學字也是示聖人敏求疑亦無惡於理曰此章是評論聖人須見得聖人全體全體見則敏求意未嘗不在此章至陳亢皆論者低看了孔子而子貢辨之是極推尊語公孫問仲尼何師子貢以爲夫子有師則天下有高於孔子者矣堯舜以來相承之道非大小賢不賢之可分孔子自得之無師也若夫文武之謨訓功烈禮樂文章則人人皆其師矣又豈得謂之師哉此是子貢反跌文法無師正意在言外朱子特地將道字註出正爲焉不學之學非聖人全體之學故文武之道亦非聖人全體之道也若將學字說煞聖人本事則道字之註反說不去欲就註看低道字則聖人之學止說做博聞廣記收羅纂輯一家其低又出公孫所問下矣故余以謂文武之道以下七句宜虛看不宜實講學字宜就師字看不宜作聖學實講

四書講義卷二十二

十一

惟道字粘定文武故曰謨訓功烈禮樂文章惟文武粘定此道字故與堯舜禹湯無涉饒雙峰陳定宇不識朱子之指支離誤人故余謂看大全須分別其法只以本註爲主

遵傳註莫患乎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終於可遵可畔無一定不易之理此異端與訓詁同歸於無得

也如此章道字獨註作謨訓功烈禮樂文章人皆知之矣然試問堯舜以來相傳之道夫子獨不學乎論道體不容分大小賢不賢矣然道兼精粗上下獨不可以之分大小賢不賢乎文武之道即堯舜之道列聖道統傳文武文武道統傳孔子豈堯舜列聖之道皆止於謨烈禮文而孔子之得統專在斯乎抑列聖之道更有別傳乎此陋儒定以爲疑者也然則道之註爲謨烈禮文亦朱子之見如此而非不可易也生姜樹上生也只得依他說耳以此爲違畔乎不畔乎蓋此章文武之道四字全要低看公孫問仲尼何師而爲仲尼子貢謂仲尼無須師無可師列聖大道天

四書講義卷二十二

十二

縱之所固有也若仲尼要由師而得者除非是典故名物之類如文武之道亦須問人然則人人可爲仲尼之師究竟何常師之有文武之道猶云國朝典故名物四字拆開不得如此看便分明愈見朱註之不可易矣

大小總只在禮樂功烈典謨文章上說賢不賢總只在職司傳守師承記誌上說不可以大爲道德性命以大爲道德性命則賢不賢懸絕矣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章牆之高卑只以喻難見易見非以牆之高卑較聖賢分量也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與室家之好都在宮裏分

別不關牆事人講此二節無不以牆之尺寸爭聖賢分量皆誤也惟其官有不同故牆有高卑之殊耳誤在宮牆二字混看須提出宮字與牆字拆說其理始明

數仍非止說牆高也只說遮卻裏面耳正如裏面如此所以外面如此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章

不可及不可升不止爲庸人至賢智便到一間之顏子同聖之夷惠尹皆在仰觀之列

四書講義卷二十二

十三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二十三
論語二十

堯曰篇

堯曰咨爾舜章

此章原無以中字統貫之義自不通講章造之後遂著
爲不刊之典故講章之毒爲最烈

有謂周之未入商也豈無善人但未能發帑以爲恩至
是而後以商財富之先生曰周末入商則自富有二
之善人入商則富天下之善人豈以商財私周人哉
又曰湯武之有天下公也後世之取天下私也以私
視則周爲周物商爲商物以公視則此非商物乃堯

舜禹湯相傳之物并非堯舜禹湯乃所謂天祿之天

物也

有謂此時商卽散財發粟亦未必能挽回先生曰後世
取天下者以詐力守天下者亦以詐力故兵臨城下
而講收拾人心之術每無濟於事以其力竭也然尚
有挽回者若湯武之征誅以德不以力紂果能散財
任賢未有不可挽回之理非如後世詐力相敵便有
不可中止之勢也但紂必不能爲亦自古必無之事
耳

四方句謂四方之政由是無不次第舉行是就上三句
推廣言之不是三者正而政自然奉行也

四方政行固不但行上三項然亦就上項推廣至盡耳
蓋商失其政雖政在四方而廢阻不行者多矣武王
謹之審之修之於是四方廢阻不行之政皆一一無
所不舉行焉行字原指四方之政非謂四方服從而
奉事武王也

權量三事固卽四方之政然四方之政却三事括不盡
故上三句舉其大凡下一句包羅一切猶云如此等
類皆舉行也若俗解將政行另講做奉行順化者固
非然泥定四方之政只行此三事遂將末句略過亦
未爲得也

使武王生於商室其行政亦須如此豈必開國有此規

模耶余最不喜新天子及收拾人心之說

講此節者不是誣罔武王於鼎革之際用收拾人心權

術卽是侈張奉行新政之速以頌其勳業之盛大失
論語載以終篇之旨須知武王兢兢於四方之政是
帝王相傳以來道統心法

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武王只知理合如此而爲之天
下之民亦只爲其理合如此而歸之其相感通皆天
理也若武王爲要天下歸心又惟恐其不歸而曲體
以要結之便都是私心權術不可語帝王之道矣
極可鄙者專主改革立論謂惟恐天下懷舊而以此收
拾人心如莽操之徵聘封爵作用純是篡賊肺腑豈

聖王心事乎

此節最惠以後世取天下私心揣摩三代聖人情事自行纂逼而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後世讀書談道者大約在這肺腸上裝飾耳遂敢於誣謗聖人而不顧蓋其本心先失也

帝王經營處置天下未嘗不在人情物理之內此古今之所同也只是起念原頭一公一私處三代與後世迥然不同故聖人相傳一中字魯論結以寬信敏公自堯舜至湯武一也或曰謂武王無利天下之心吾終不信不知此一點信不及之心正是三代後隱微濫竽之疾中根已久故自難拔無怪其然要識三代帝王處置天下原頭只看一篇西銘自得

四書講義卷二十三

三

讀此章可知從來正統之說朱子所謂不妨架漏千年者是也綱目凡例所以發明有統無統大書細書或子或奪之義已盡之矣但自綱目以後又自有一番變局當自有一番變例惜朱子不及論此耳然能精熟綱目之文執凡例之義權之衡之量之度之其義亦可知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章

後世人主無非自私自利心腸即有限田勸農輕賦節用者也只是喻於自利未嘗真實爲民起念此便是漢唐與三代判然必不可合處便是三代之道漢唐

以後必不能行處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若先從因字著想在民字前一層講作用便落漢唐甲裏即使黃金與土同價要非三代之所謂利也須先將民之所利四字看得親切直向盤古鴻荒看到三代聖人心事一片因而利之四字方是天開地闢功用若說君子自然無爲不是關耳便是黃老清淨家法矣幾忘卻章首有政字在因字利之字正見君子經略處

擇只是於可勞之事刪之又刪至於不可刪者乃真可勞之事也

因字是有一分之利便不失卻一分擇字是省得一箇

四書講義卷二十三

四

人便不多造一箇人郡守縣令終日坐衙而東作西成全然不曉更說甚所利利之差一隸人勾當一事便擾害不中窳更說甚可勞勞之也

有謂欲仁而得仁指取民說朱子治已治人一理之說亦自見到先生曰朱子謂仁是我所固有而我得之何貪之有若是外物欲之則爲貪門人問於問政及之何也曰治已治人其理一也正因門人之問淺陋將人與政分作精粗內外看故云耳豈謂治人便是取民哉帝王仁天下從精一執中至時雍成若皆仁也漢武帝云吾欲云云汲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三代之治乎此即所謂欲而貪

也只爲他內多欲故雖欲效唐虞三代之治都成其爲貪不算欲仁也帝王仁政教養漸摩禮樂刑政何一非仁豈止取民貨財爲政乎若止以取民講欲正朱子所謂欲外物矣其根本已爲貪何仁之有哉不自知其不通而胡說叛道學者當浚以爲戒也無敢慢而後衆寡大小之分各正非抹煞衆寡大小也正衣冠尊瞻視不徒在形色上求

子曰不知命章

我之當爲君子命之固然也爲君子而有死生禍福之不同亦命之適然不可辭也信命不及則氣有不直力有不足而道有不盡者矣故無以爲君子

四書講義卷二十三

五

知命故能立命

天卽理也命卽天理之當然也知理之當然一切生死禍福成敗利鈍一齊放下而前只有我所當爲之事在更有何商量夾帶故可以爲君子佛氏以因果報應勸人表黃竊其旨造爲功過格謂足以改命乃所謂不知命也

命字淡求者多入莊周瞿曇邪路淺見則又落三命通會星平會海及表黃功過感應等鄙魔世人說知命大約不出此境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二十四

門人陳銳編次

同學諸子共較

中庸第一章至第十一章

第一章

羣言淆亂總不知天因疑及聖教知天則下面都不錯人生而知覺運動與氣質萬變原未嘗不是性但聖人謂此未是性之最上同然處惟就這上面看出健順五常之至善乃天命同然之本故曰天命之謂性與孔子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孟子道性善皆一綫印合之理非有所輕重立說也

四書講義卷二十四

一

氣質未嘗不是性然非性之主也孟子口之於味章與程張朱子發明理氣之說詳矣此非孟程張朱之言孔子子思之言也今摠一概不信只信生之謂性作用是性能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三句是真宗旨所謂本領不是一齊差却下面縱有一句半句湊合近似總與這邊道理不相入也

有云天者自然之謂也然專言自然而不言不已則勢必專以氣質爲性先生曰卽自然二字便有正義有邪說謂性之善本固有自然非由外鑠此正義也若謂一切動止無非自然卽邪說矣至不已二字又是一義與此處無涉卽不已亦須分看指此理之不已

則正義也但空說不已亦可扯入邪說去

有謂仁義是性凶邪亦莫非性先生曰此是程子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意然程子之云謂性有過不及而為惡從惡逆推上去未嘗不自性來耳

率字只在理上說不在人物用力上說

率性之謂道只說箇道理本然如是不是生安自然生安自然亦是下句中註脚

率性是指理上事而氣在其中所謂自然者謂率字不說工夫耳人欲講得自然二字微妙遂說入化機自動不知其然處不知此只得氣上事乃二氏之自然非聖人所言之自然也

四書講義卷二十四

二

率四體之性便有聰明恭重之道非謂視聽持行之安便為道也

日用當行之路即有不行路未嘗不在不行者不過在上而過不及耳故曰可離非道也不可離者率性故也

一部中庸只明一道字故下節即接道字說去性者推道之原教者明道之事三句摠以言道也首句從天說來末句從聖人看出中間率性又人與物共要之此道為吾之所固有只在吾身一看則天與聖人人物摠在這裏中庸拆開說有此層次耳天與聖人即吾身是性命與教即吾身之道是

上兩句一滾出來纔有天便不得不生人物纔生人物

便有此性纔有此性便有此當然之道一有百有中問更無停待安排處故不但命字自然率字亦自然命與率皆天之不已有不得不然之妙到聖人之教似出人為然必如此乃還天命之本來此聖人之不已有不得不然者亦即天之不得不然也然此間却有一折

只為氣質有偏勝闕欠便不能完此理之固有故聖人為之品節而裁成之不則天命或幾乎息而道不行於天地之間此是聖人不得不然者不是人欲有功於天而為此多事也

四書講義卷二十四

三

人生品質各異非過即不及不能中道所以有聖人之品節乃所謂修也

惟聖人窮理盡性至命故能立天下之極天下人物細微無一不備聖人性道中聖人原只在自已分上設施未嘗外假也

教雖聖人所為而因吾性道之固有則亦同是自然之理三句一串說下中間只多氣質過不及一轉聖人之教與天命之性原無二理也

性道本不可分但性上着不得修字耳實則修道而性復其中看註云性道雖同氣稟或異則上二句一併注下此句全部中庸只完得修道之教也

修道之謂教一句是子思全部總敘上二句是此句模
子此以下至終篇皆所以修之法也故此句須直承
第一句說禮樂刑政卽是天命之性告子陸子靜王
伯安以能視聽言動爲性只爲脫却第一句看仁義
禮智都是聖人強名設教初非性中固有卽老莊割
斗折衡之旨不知正因能視聽言動之性非天性本
然率循不得故煩聖教耳彼所謂性道乃聖人之所
欲修去者也若單承第二句便墮此義
異說分裂都在教上起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反以
聖人之道爲外鑠故子思立說以辨明聖教看上兩
簡之謂正爲第三簡之謂而設

四書講義卷二十四

四

程子謂自天命至於教我無加損焉蓋道在天地間人
自不行耳無存亡也剝於上復於下桀紂所不能止
息也道如是教卽如是聖人之旨亦至今歸然也害
道者曰三教豈有三乎則又從而甚之曰三教合
一嗚呼其所謂三者釋也道也秀才也而無聖教也
其所謂合一者釋釋也道釋也秀才亦釋也而無聖
教也聖教遂亡乎天地自若也日月自若也山川自
若也無存亡也

自天子至庶人同此道也孔孟之後有儒名則天下自
外於儒矣程朱出而有道學名則天下之儒又自外
於道學矣郝伯常謂道學之名立異日禍天下必有

甚於宋者理不爽也今人談詆腐陋者曰道學而村
夫子點講師亦公然自命曰道學則胥天下而外於
道矣不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老儒也道學先生
也則何儒與道學之有

作君作師教無異官官失其職而有孔孟耳禮樂刑政
教無異事事失其治而有講述耳

以道學立傳古未有也自脫脫作宋史而名立道學於
是乎亂

道不可離因爲從性命與生俱來非由外鑠我雖不
明不行道却未嘗頃刻離我離道者至桀紂而止然
道終未嘗離桀紂也此雖承上注下轉接語却是中

四書講義卷二十四

五

庸絕大開振下十二章至二十章皆發明此句之義
戒慎二句是君子統體操存心法就盡頭形容其全身
不覩不聞而戒慎恐懼則無時不然矣
不覩不聞是舉常存敬畏之盡處而言見於此亦戒慎
恐懼則無時無地不然可知看註中雖亦二字語脈
可悟自禪學亂儒以不覩聞爲真體遂謂君子專於
此用工夫聖學日湮矣必從覩聞說到不覩聞斯理
方圓實吾道精微處異端心粗自不能入耳
隱爲暗處微爲細事皆指境候言言此時此地似人所
難見然幾既已動自家先見得分明難掩已是莫見
莫顯矣

隱言暗處微言細事俱在機候上看註中的確分明人多將隱微說入心境秘密處此卽獨字下加一體字以爲宗旨之謬妄也故其語意又似誠意又似致知自指劃一番道理於中庸本義不知說甚

莫見莫顯只在當下獨知中言非指隱微之必至於顯見也此節與大學十目所視節人每說錯

誠無爲幾善惡人生而靜但有至善感於物而動然後善惡形焉惡之生也其在動之微乎故君子慎獨審其幾也此二句卽十目十手其嚴之意見幽獨之可畏如此莫見莫顯正指隱微非對待推極也

慎獨只在動靜之交接處又加謹耳蓋此是惡初生處

四書講義卷二十四

六

斬根須在此也獨只是己意已發而人猶未見故朱子謂對衆人時亦是獨

上一節工夫是總冒此節是細分緊關分明兩節工夫若作兩對說便不是不觀不聞乃語言之妙爲包括略聞以形容敬畏之盡非謂專於此做工夫亦非謂工夫到此乃妙也慎獨節在交接頭上用力獨就時地上看非心中另有此件物事也

工夫整然兩節但上一節是總段工夫此節是逐處緊要工夫提省界限有此兩節做時原只是一片不曾拈一放一也

戒慎恐懼是兼統動靜工夫此節則自靜之動分界之

幾也時講與上節對分動靜者非是

上節是統體處不專說靜此節是分界頭上亦不專說動

問或云靜存動察是學者入手兩事然究極之善動實本於善靜世之善處靜者只是氣機偶息耳而亂動之根本未嘗泯試以晝夜驗之人心無事時比有事時爲靜而睡則尤靜人心一有掛念躁想則睡不去無聞見思慮寂寂寧機此靜境也而夢中顛倒昏亂一點靈性爲濁氣所掩渾如死人則可知日間靜時之靜亂動之根本未嘗泯如龍谿所謂日間養得清明夜間夢亦清明日間攪得昏雜夜間夢亦昏雜者

四書講義卷二十四

七

以此靜驗彼靜昭然可見夫人之一心夢中尚不能自主矧疾病乎疾病尚不能自主矧死時乎思及此未有不惘然自失者學道者試參之其說何如曰工夫確然兩節然却不是動靜截然兩對戒懼是統體慎獨是細分於關頭緊要又加謹耳若截分動靜是所觀聞時反不用戒懼耶聖學隨動靜做工夫使此心敬謹凝一無間耳無惡動求靜之理曰周子之主靜程子喜稱人靜坐非與曰此非彼之所謂靜也動靜有就理言者有就氣言者有就時地言者周子之主靜以理言也正恐人錯會故特下本註云無欲故靜程子喜人靜坐喜其人內求不外馳耳亦非以靜

爲教也若龍溪之所謂清明昏雜却只就氣上立脚二氏之徒稍有工夫者即能於死化疾病睡夢時了然不昧他便道是極頭士人亦以此惑之不知此只是氣上事所以他這些子只好在靜處玩弄纔到動處便擾亂用他不著故分動靜爲二而惡動而求靜可知他清明之時其昏雜之根本未嘗泯故聖賢勿貴也若周子之主靜即程子所未動亦定靜亦定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酬酢萬變而主宰嘗肅故其靜非晝夜昏明之可擬也學者知此則彼說之不足參自明矣

此章從天命大原一直說下故慎獨在戒慎恐懼後若

四書講義卷二十四

八

學者下手次第却須先從慎獨做起看末章自見和易見中難說故中字就喜怒哀樂四字而指其未發爲言借有象以明無象猶孟子就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而指仁義禮智之固有

喜怒哀樂借來說性猶孟子之以乍見說仁都是實有健順五常是性即此性之具於中而未動處謂之中與太極之無極相似非性之上另有一件中緘之太極之上非更有無極也異學指心爲性以生謂性必去理而尊氣遂認仁義亦屬後而事而於上面別指其虛活難言者當之不知此却是仁義下面東西也這裏正須明辨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此不指養成性體亦不說偶然合節是言人心性情之德其本來道理如此偶然者豈能皆中養成者即下致字中事養成乃復得此和非本然之和也

艾千子云未發之中自戒慎恐懼來使無戒謹恐懼工夫則發必不能中節發不中節則當其未發非中也如人之病癰當其未發癰症嘗具可以謂之中乎且未發性也非時也如以時則人有未發之時乎惟有昏睡耳然夢中亦有喜愠矣先生曰千子硬主要根戒慎恐懼來故其言如此若必待戒慎恐懼而後有中則亦將必待修道後而有天命之性乎癰者病也

四書講義卷二十四

九

不可以喻本來臟腑之中和也如其言癰之病必待服藥而除病除然後臟腑有其中和是已然則不病癰之臟腑也須服藥藥而後中和乎其說之謬不待辨而知也

有謂已發處即是未發已屬牽扯混話又有謂不得不發而未發本體不與之動更不成道理如此則性情有兩件作用而所謂發者即屬妄緣所謂中節亦涉外假矣

即已發內有未發是野狐禪亂道雖發而本體仍寂是外道打成兩橛話學者奈何粗淺至此此說原於陳湛以慎獨獨字爲心體之妙皆聖經之肅勝學者不

可不辨也

或云中卽性也和卽道也有謂未戒懼慎獨止可謂性可謂道不可謂中謂和說本大全小註及艾子定待然似岐先生曰性道是人物各得之總理中和則人心中自然性情之德謂中卽性和卽道亦籠統在未戒懼慎獨止可謂性道不可謂中和此直是艾南英亂道大全亦無此說惟問朱子者有心存而寂感無非性情之德一條及陳安卿云須有戒懼工夫方存得未發之中須有慎獨工夫方有已發之和數語皆就學者講工夫已是致字中事言中和雖固有之德然不致亦不能有之耳非解中和本義也如艾說則

四書講義卷二十四

十

下文致字又如何着落依他道則應云致性道不應云致中和矣問艾意謂致此中和於天地萬物是推極其用之意曰然則應云中和致於天地則位致於萬物則育耳亦不應云致中和也摠之亂道則不特理不通文亦通不去矣

于子解此節必根戒懼慎獨最爲不通渠云中非戒懼何以能爲天下之大本不知中果必從戒懼而有則或有或無或全或虧亦何以爲天下之大本哉蓋渠將天下字看作功用故其謬不可醒耳

艾于子謂不根慎獨則不可謂天下之大本達道只誤看天下二字是張皇字不是切實字耳乃云若概指

心體則常人皆大本達道矣未聞常人皆能位育也則其謬更甚常人原皆大本達道原皆能位育但不能致中和耳又云禪宗盛行乃有不由功夫直証本體之說此亦不然中庸言道體處甚多非必說工夫也禪宗亦自說工夫但自有彼之本體彼之工夫非吾之所謂本體工夫也至謂楞嚴之理甚微可存作性命別傳不可強入四書餘姚以之講學未嘗作四書講義然則于子之視異說原可以並存但不可作時文用耳是于子不特不知佛與餘姚原未嘗知章句不特不知楞嚴良知之學原未嘗知時文之可以明道也

四書講義卷二十四

十一

致字功夫上面兩節已說得精盡只消直接位育二句而中庸又特下喜怒哀樂一節正見性情之德具於人心人人所有初非異事而極其功卽至位育其示人之意深切如此

離第二三節講致字者邪說也卽第二三節是致者淺說也註云白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自慎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可知有多少次第境界在

中和只是此中和工夫亦只是戒懼慎獨於戒懼慎獨中做到積聚純熟極處纔叫得致纔有位育效驗致字從戒懼慎獨推至於中和之極而言若未到極處

有一分中和亦必有一分應驗但要到位育則非致極不可耳俗解似一戒懼慎獨便了全無實際安得不以位育二句仍納入性體中胡說乎不知註中自戒懼而約之兩段中工夫層級正有在以位育爲盡頭實証耳

上一句是工夫盡頭下二句是效驗盡頭分明在事上說註中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是在題前提明所以然之故不是仍歸結天地本原也時解每云吾性中之天地位性中之萬命育皆墮魔界但亦有致中和而位育之功不盡者此又係時位爲之故朱子曰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

四書講義卷二十四

十二

害爲安泰其不致者天下雖治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乖錯其間一家一國莫不皆然曰吾身之天地萬物即實指天地萬物非懸空語也然須知此節大旨是推盡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位育二字究以平成成若爲正如射者之的行者之歸正聖賢接引學者之意莫淺小看却也

位育是實事不是懸空影響如二氏寓言註中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六句乃推論所以相應之故非卽此是正義一了百了也時解誤認此意反以實事爲粗要將位育到縮入內來不道求精得粗只爲忘却故其效驗至於如此八字耳

位育是實事此理先信不及不得不倒說入虛空去只看末世假擾汨陳災沴天癘上下咸失其所不可謂非聖人之咎也若得箇聖人出來從頭經緯一番其氣象又何如若謂今日天地萬物未嘗不位育卽是漢唐以後之天下未嘗不三代不知聖人之所謂位育不是此境界所謂三代之天下亦不是此境界讀書人胸中須先有此境界始得

兩焉字極有理會不是如何去位育亦不是他自然位育只看日星災變山川崩竭人物妖異天下有道自稀少到無道時自類多天人相與之際非偶然也不然以法推之何嘗不是一定之數又何必修省補救

四書講義卷二十四

十三

乎

戒懼以致中慎獨以致和故位育分屬此對待之理也戒懼兼動靜慎獨在動幾猶教化之於川流故萬物統乎天地天地又統乎天此一貫之理也

第二章

中庸所謂時中乃從戒懼恐懼而得於君子又進一句說故加而字一轉所謂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也時中與無忌憚正相對中字本天來不本心來惟君子無時不戒懼恐懼故能隨時處中若但作達權通變作用看却正是小人之無忌憚小人也非一味狂狷他也見一種影子只是憑心起義不知天命而不

畏也雖倖成事功已離天則他何嘗不自以為時中所謂本領不是一齊差却也

只加一箇時字便藏得箇庸字註云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正還庸字下落若只作因時為變不討得戒懼源流卽是後世講作用學術未有不流於無忌憚者

時中註有二意曰隨時處中是運時戒懼就君子自修說曰無時不中是統體戒懼在現成看君子說

或云君子之德是戒懼致未發之中隨時處中是慎獨致已發之和小人反是非以時中為戒懼照下無忌憚也照無忌憚當以慎獨對耳顧麟士云按註君子

四書講義卷二十四

十四

知其在我三句是時中上一層話推原其平日也而無時不中一句方是正說小人不知一句對君子知三句不戒懼意已在裏面則肆欲妄行二句對無時不中一句不可以無忌憚對戒慎恐懼存疑說是又為通之此解最確先生曰註先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然後云君子戒慎恐懼而無時不中先解時中之理而後說君子之所以時中則戒慎恐懼正講時中以對照無忌憚非推原平日林次崖顧麟士之說皆誤也蓋時中只在事理上看卽首章第二節註中所謂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者也惟戒慎恐懼乃能體得此理於已無時不中卽所謂常

存敬畏而不使離於須臾者也故程子朱子皆只說戒慎恐懼而不及慎獨然有意在慎獨只說事幾交接頭上九要加謹戒慎恐懼兼動靜統終始而言時中者無適而不中亦是統體說不指交接頭說故謂君子貼戒慎恐懼而時中貼慎獨不可以戒慎恐懼對無忌憚者皆誤也

小人之中庸句明註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有將小人說高一步不欲增反字便不是或曰此是看對面不同曰對面不同則正位亦走樣細體認自見

第四章

第二節如詩之比體說飲食便是說道罕譬而喻神味

四書講義卷二十四

十五

無窮

飲食與道分不得兩件然竟說道不得卽就日用中舉出一件以譬全身言外有結所以不明行意

雖不知味究竟飲食當飲食時其味自在何嘗離得只

人自不去領略便失之耳程子所謂飯後吞梁過也

飲食是日用味只日用中道理此等指點最親切是

此喻却不是此喻兩也字意味淡長其音未寂試緩

念之便得明道言詩之妙

上通不及乃道之所以不明不行此不知味乃人所以過不及之繇上智愚在知行之知說此知味在覺察之知說能覺察然後能知行耳

知字非知行之知統明行而言乃提撕省覺意即孟子所謂弗思耳矣也

第六章

此根前章知者過之而言知如舜弗可及已然其所以大者則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其知而不過如此全重過一邊說然又須知執兩端用其中非聖人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則無不及不待言矣
知得一分行得一分知有一分不到則道有一分不行此行道之必由乎智而智必求其大也一人之大有限合天下之善以爲智故大不可量此舜之大足以爲法也

四書講義卷二十四

十六

明道必須知知必不自用而取諸人此中庸意也以舜之知然且不自用而取諸人所以爲大知此夫子意也要之舜之生知而又如此故成聖人學者但能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以求知亦可以至聖人其歸一也看註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若說舜止靠此以爲知又抹去聖人界分矣

舜本自知又能合天下之知以爲知故曰大也問察四句正見其大處非舜之所以爲知處看註云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便得此意
舜能不自用而取諸人所以爲大知然其所以能如此者舜固自有其知之本也而又擇之審如此此其所

以大耳非全無已知而恃人以爲知也看註中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二語自明

其不自用而取諸人處多有聖人本分在不是單靠衆人也其好問好察隱揚執用不是大智如何能有此精切不差之權度但有聖人權度之精而又必不自用而取諸人如此此其智之所以尤大也

兩端都只是善邊事於此擇取一中乃所謂至善也執是衡辨之意

惡者已隱則兩端皆善也擇其至善者即中矣非兩端之間別有中亦非渾化兩端以爲中也

兩端都是善言其惡者已隱矣即善之中而有兩端之不同也中即就兩端而擇其至善者用之非謂各兩端而爲中也

四書講義卷二十四

十七

此兩端不是兩頭只兩樣相似皆善也於兩樣中審擇其至善之一即謂之中非即始暨終由小推大之謂混論語無知節兩端義不得彼兩端有中間此兩端無中間

聖人所以不自用而取諸人只爲中無定體雖有未盡而求之衆人適言正爲中不離庸也可知道只待中庸大知乃所以行中庸此作傳微旨也
此章是言道所以行之故即可悟大學知止節及論語智譬則巧節之理

第七章

此章重下半段見明道必須智然必仁能守而後見其智之能擇以起下拳拳服膺勿失之義

知水火不可犯而姑復犯之者究不知水火也知鳥獸不可食而旋忽食之者終不知鳥獸也

第八章

爲上章能擇不能守者指示一箇樣子與舜大知章同例得一善正見顏子所擇守無非中庸不是着向一善上說工夫下手也

第九章

道是中庸却說不可能則過者止矣道是不可能却只是中庸則不及者跂矣

第十章

和與中立與國有道無道例看不重重在不流不倚下半概乃是君子之強處

立言自有淺深道理初無內外如此節和與中立自與首章中和迥然兩義牽扯附會不得或云中和無兩義此從涉世言耳漫從粗淺處說起恐涉末世黨綱時節義餘論故必須說本體此種謬論直是強作人言既曉從涉世言則不當從本體說明矣惟其從粗淺處說而強之本體精明醇切乃見談理之妙如此即涉末世餘論何害若必以說入心性爲內爲精以

事物世故爲外爲粗則全非聖賢道理最是不通秀才見識

第十一章

告子遺說至宋而忽猖子靜一宗至明而大熾告子子靜當時幸有孟朱闢之力辨之明然且後世有述如此若良知立教至今曾未有孟朱者出雖困知記讀書劄記象山學辨開關錄學部通辨諸書未嘗不指斥其非然皆如蜀漢之討賊其號非不正而力不足以勝之其流毒惑亂正未知所屆耳願天下有識有志之士共肩大擔明白此事

依乎中庸句緊對索隱行怪或承遵道或雙承上二節

皆錯也中庸雖兼過不及然却只對過一邊說看註中而已語氣自見依字是不離此做工夫戒懼慎獨正在裏許

總結上兩節註中雙承甚明依乎中庸二句平分直下唯聖句摠對弗爲弗已白文語勢亦甚明白胡雲峰倡說側重遯世句乃云依乎中庸未見其爲難將兩句強分難易他看得依乎中庸與遵道而行無異直是心粗不知聖學大段全在依乎中庸內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正是依乎中庸達天自得之妙兩句離說不得一分輕重連遯世不悔亦不切聖人分上矣自仲尼曰君子中庸章至此爲一大起結總以明中庸

之義言過言不及中庸之所以失也言知言仁言勇中庸之所以明而行也知必如舜仁如顏淵勇如子路分言德之成也統知仁勇之全者其惟孔子故開端以民鮮能起此以惟聖者能之結照應分明中間鮮能知味起舜之大知不能期月守起回之爲人中庸不可能起子路問強皆一能字作線直至聖者能之能字摠收以仲尼曰起言中庸爲孔子之教也以此章結言必孔子而後謂之能中庸也故此章純是說孔子不是泛講過不及兩種人與空贊君子也上兩節重在吾弗爲吾弗能已兩句若三節末句颺開却正是孔子全相收拾上八章過不及知仁勇在內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二十五

中庸第二 第十二章至第十六章

第十二章

德只在費中故曰費而隱以下數章都只說費而隱之意自見非有兩片可分也禪學以隱爲宗以費爲幻陳王從而廣之以隱爲宗以費爲作用先約而後博先一貫而後學識其說又精於禪足以惑世誣民而後世有述萬曆間高顯諸公知其放誕橫恣之非救之以名教禮法風節謹嚴足以力砥波蕩而及其爲性命精微之論則仍無能出於其上而直破其非夫婦之愚可以與知不足說夫婦知道卽夫婦之愚道

亦不離耳與知只是萬分中一分非道之全也夫婦兩字只從居室而言聖賢學問俱從此起此纔是夫婦之意可以與知不足云愚人可以與知也

聖人所不知總要看得極輕不是聖人不求知不是不能知却是必有不及到處在聖人不會闕少然在道却自不喫聖人知盡真是費也

夫婦所知能與聖人所不知不能總在粗淺細微處看若將夫婦所知能看得卑近而以聖人所不知能當稀奇事便不明語意人猶有憾不是小天地只在地形氣上說也便是粗淺細微一例看

釋氏小天地小之以無儒者小天地小之以有以天地

之有礙其無故小之此誕妄無忌憚也以道皆實有
有天地之所不能盡正見天地之所有不可窮也
自漢唐以來二千餘年二帝三王之道未嘗一日行於
天地之間此憾之不可釋者也然其道自在畢竟殄
滅他不得乃道之費也陳同父欲以漢唐充當之則
道終以矣此非天地之有憾而人之爲憾於萬世也
故朱子辨之甚力正以留此憾在便是道耳

上面說費在廣大無盡處儘放得開濶令人茫洋自失
第三節又就其中變動流露處提出示人無所不在
無時不然當下色色可會所謂喫緊爲人活潑潑地
也上面是橫說此是豎說上面包羅全體此是在交

接當機

四書講義卷二十五

從氣機交接生動處指出道體流形最活潑親切禪家
所謂權實照用使虛空粉碎始露全身吾門權實照
用却正在糟魄煨燼無非至教後來說悟說修總入
鬼國

套說卽物見道頭頭上具物物上明作圓通解悟語乃
翠竹真如黃花般若耳與聖人之道天懸地隔實理
流行上下充塞此中有戒懼慎獨根源在喫緊爲人
活潑潑地與必有事焉同參不是兩重公案也
禪只是處處要見他沒有底此却處處見得箇實有底
便是天懸地隔

上希云道不可載不可破而可察也下端於夫婦而
上至於天地可以觀君子察道之妙又云不載道故
爲不必兼躍魚不必兼飛不破小故爲不知其飛魚
不知其躍而飛有得於天躍有得於淵爲精於飛魚
精於躍爲魚自盡其心力無所歉於人而人亦無以
傲爲魚則爲魚察也艾千子云遠邇高卑子臣弟友
造端夫婦中庸教人都從近處入手若鶩窮大而失
其居非聖人意也人至堯許物至賜鵬斥鴳莊生皆
以爲逍遙遊固知爲魚皆察也正希之論本此先生
曰其見處與逍遙遊又微有別逍遙遊以放散去爲
察此却就上面玩弄精神要這些子不走作以爲察

四書講義卷二十五

三

所謂彌近理而愈失真者也總與聖人之道背隔甚
遠正所云窮大失其居非從近處入手道理也千子
不知禪反爲所瞞耳

中庸特下夫婦二字不是泛然天地者造物之大夫婦
也故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又
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
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
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道
理次序如此聖人功用亦如此宇宙感應變化云爲
無不由此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中庸特於此章提
出此意下章卽指子臣弟友與易傳之理相會昭然

可見也故註下居室之間四字亦正不泛然吾舉此說人多信不及且有譏笑之者只緣今人渾身是人欲而於此尤爲人欲之極看得曖昧醜穢不可以口宣而筆書者不知聖人却看得此爲天理之極大極微處戒懼慎獨正於此下手於此能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則其餘倫物皆無難盡難通之處矣

夫婦一倫人道之始四倫皆從此生故聖人於此最重易首乾坤詩肇關雎書載鴻漸之試皆此義也自人欲橫流於閨門衽席尤甚無不以此事爲人欲之私若不可以挂齒者不知聖人正以此爲天理之正禮義之從出而戒懼慎獨之所必謹

四書講義卷二十五

四

夫婦二字是通章微旨實在居室上講一陰一陽至天地而極故對舉結

從夫婦二字推其極曰天地此天地只貼夫婦本義講極精造端乎夫婦至察乎天地此舉兩頭而言中間正無空隙如鸞飛魚躍之屬包括在及其至也中

上面都是將道理攤散了說或指頭或指尾或隨手拈舉到此下一總結正是包羅貫串將上面言語不能到處處處幹補密實無少缺欠其著意在造端與及至中間連合一串無非實地今人開眼便止見得夫婦天地兩頭便嫌總結上文複疊無意味於是力主責重君子體道工夫硬與章句作敵也只是無聊之

計

人所以多說做工夫者以結上文複衍無意味也不知上文遠近大小夾雜零亂指示至此結出首尾完全次第而其中推移充實之無窮無不包舉原不是空空複衍也

爲魚節是觸著磕著頭頭都是隨手舉似末節是原始要終全身盡露語句體勢固不同然皆就道體上說申明不可離意而不離道之功已在言表造字察字都非用力字造端對及其至也察即與上察字同謂耶若呈露也故或問辨謝氏察見天理游氏天地明察楊氏孰能察之之非凡將末節說君子工夫者誤也或謂上察字在上下下此察字在天地故義訓不同試將察字換註語讀之上下昭著與昭著於天地有何分別若必改天地察天地之察而後可豈有此文法耶

四書講義卷二十五

五

註止結上文三字不是上三節說道而此節責重君子可知故作體道者說固非或於空論首後補出君子意亦非蓋此章只明道不可離而不離道之意即在其中看第二節註云近自夫婦居室之間正指天倫人道之始則夫婦二字已具有事業功夫在不與佛家舍男子舍女人同例也知前節夫婦即有居室之間四字則此節結上文自應有戒慎中和之意又何

須分作兩層乎

或云申明不可離意卽拈體道說亦無礙不知其非也
不可離原說道不說君子只明道不可離而君子不
離道之功已在言下此中庸妙於指示處吾正謂申
明不可離故不可粘體道說耳

艾千子云造端猶言下手入門工夫耳乃君子入道之
始事非謂天地造化之理始於夫婦也造端夫婦以
見道始於日用彝倫方是君子行遠自邇登高自卑
不可斯須離道之意此夫婦字卽此章與知與能後
章子臣弟友宜室家樂妻孥父母其順之旨非禮始
男女化起陰陽合生於兩愛生於欲之謂也此天地

四書講義卷二十五

六

問大道理與君子入道工夫何涉先生曰此章總說
道體下八章又就此章節推明各有本義無一複
疊如千子言則下數章皆重出矣看此節註只結上
文三字則造端及至是就上文兩頭總數包括語造
端非下手入門及至察乎非成功究竟也到不遠人
章乃漸推出兩頭輕重來就人身上說素位章又就
身所處之位上說遠邇高卑章方在推行之序上說
卽此三章以至問政章亦只是虛指道理如此皆以
申明道不可離之意不言君子不離道之功而不離
道之功已在言外自鬼神章開出誠字問政章末開
出明誠天道人道爲下半部中庸張本方是說君子

體道不離之實上半部只講道之費隱未之及也至
夫婦二字的確宜實發不是泛當人字用故註中特
下居室之間四字爲飛魚躍皆指陰陽妙合絪縕化
醇之理此章全主此意故下章充之于臣弟友至遠
邇高卑章又從妻子好合說起以見自邇自卑之意
脈絡分明可按也

或云聖賢論道便有責成人功意造端二字當以此爲
正解非也講起道便說君子之道誰道不責成人功
第說話各有次第分章各有本旨不是章章句句要
說箇盡也君子之道費而隱依公等言君子如何去
費之隱之耶此章本只言道不可離意而不離道之

四書講義卷二十五

七

功自見言下其下各章言做工夫處而道之不可離
自明章句各有界分不可混也且將造字作功力字
則察乎天地又如何去察耶總是不依章句便不成
文字其名曰不通不通者講不去也

第十三章

白己要做聖賢謂人只消將就此緣解以衆人望人一
句不出翻入薄道也夫萬物皆備於我惟聖人然後
可以踐形固不可以該庸衆然民可使由之如爲子
之必於孝爲弟之必於悌豈可云不至於大不孝大
不悌便已耶正緣此理是人人固有之良無不可能
之事故人皆可爲堯舜不是孟子權術誑語以衆人

望人只中庸而已中庸盡處便是聖人莊周謂絡馬首穿牛鼻人也然牛首必不可絡馬鼻必不可穿豈非天乎以人治人之義只如此看

萬物皆備於我我者人之本也盡人性在能盡其性然則云以我治人何不可者只爲人人理一而人人分殊若以我治人便有行不通處譬之言孝則我與人同該孝者然其所以孝則甲之所行不可以施之於乙故甲乙各盡其事而同歸於孝乃所謂道不遠人看一箇人字便見道理是箇公共底故曰日本天可知外面道理無非我裏邊道理陽明謂事父不在父上求箇孝的理事若不在君上求箇忠的理都只在此

四書講義卷二十五

八

心心即理也不知事君父不於君父上求忠孝之理則雖有忠孝之心而其道有所不盡矣程子謂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其義極精湛民澤不知而改在心爲理亦即此謬

通章總爲道不遠人四字發明以人治人謂即其人之道還之非以我之人理治之所謂以衆人望人即以人治人中此意已足不必到改而止方說著也以人治人改而止正要人人各盡其當然不令其遠人以爲道耳非是使之至於安逸便利而已

以人治人言即以其人之道治之耳不加道字是文法偶爾非謂必不可以道治之也即在人字中發明全

義不必增出道字此已是萬曆家最陋講究然猶止在文法言又有欲提闡不是以道治人則是異學要去理障而所謂以人治人者亦并非聖人之以人矣

以人治人句原可兼人已故語錄云我自治其身亦是將我自得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史伯璿以爲因上有君子字則似人字對君子言故章句以此爲君子治人之事其說不盡然也章句只因改而止三字費解故云爾

四書講義卷二十五

九

有聖人之忠恕有學者之忠恕論語夫子之道聖人之忠恕也此章不欲勿施學者之忠恕也由學者之忠恕做到聖人便與道合矣故彼曰夫子之道而此曰達道不遠也

施諸已二句似只說得恕而忠行乎其間蓋修道以仁求仁以忠恕忠恕之體用固忠先而恕後而兩者推行用力關頭却在恕邊見恕可見忠忠不可見恕也上四段自責未能庸德之行半節是美君子以爲法故章句於此上用反之以自責而自修焉句束住上文而末句用君子之言行如此繳下半節

饒氏謂夫子責已以勉人前四語是責已庸德以下是勉人先生曰庸德以下總是說君子而自勉意在其申既以自勉則勉人固不必言矣饒氏之云徒生支

綴

第十四章

位字極有定却極無定君子素位之道立乎位之上故能止乎位之中雖所處只一位而凡位之理無不備纔能素位而行故下文曰無入不自得朝爲耕農夕爲天子其素不二也

不願乎其外不字須斬釘截鐵始得纔說得含糊游移便是秀才胸中卑汙志趣流露周旋耳且不字有兩義一是不可妄求一是不可必得然此猶就下一等人說惟直窮到義利公私之間此纔是不字真實本領

四書講義卷二十五

十

無入不自得不是從世情轉身隨波逐浪徂程而入裸國也或問謂無不足於吾心此纔是自得真實詮解不然默而識之是識箇甚無入不自得是得箇甚却不反爲僧總駁倒耶

第三節專說不願外怨尤病根總在願字生來要不願先須正己念頭一鞭辟向裏則內邊自有汲汲處外面無非坦坦處故曰無怨尤盡泯則不願外可知矣中庸於無怨下又加怨尤二句正爲願外者搜根刮骨將怨字萌蘖斬盡無字全體光瑩乃見不願外極頭

上下即大學之上下前後左右相似不止在出處一項

說

只重正己二字不求人即上文已見所以能不求者惟其已在也所以不得求者惟正己之爲急也然正己又正要不求於人不求於人乃見其正己之盡工夫鞭辟到一路如此看而字一轉更覺有味

聖人絕大本領止得一箇反求從人所不見不愧屋漏直到無聲無臭上事更無別樣方法蓋反求則循理循理則步步著實處處精細周到與世間走空闊捷之學真是天淵

第十五章

四書講義卷二十五

十一

高遠卑邇指兩頭兩頭都是道此費隱章義也高遠却即在卑邇此不遠人章義也高卑遠邇各有本分所當盡不得居卑邇而妄騫高遠此素位章義也以上數章皆在兩頭定處盡處說此章却就卑之於高邇之於遠中間推行交接上不定不盡處說著力在首節兩必自言道之高遠無窮而爲之有序只在卑邇上用力逐步積趨上去行得一步卑邇便到一步高遠卑邇不定高遠亦不定卑邇不盡高遠亦不盡只看詩言妻子兄弟而聖人謂其道已及父母由此推之可見步步有高遠步步在卑邇上做自然高遠即加到了父母順又不止於父母順乃所謂序也惟其高卑遠邇無定位亦無盡頭故不可贊言而引夫子

說詩做箇話頭指點令人自悟此註中意字之妙然皆指實事實理非虛弄機鋒也

自道不遠人至此三章皆近裏就實指示學者用力處以發明費隱章義然各章主意不同道不遠人因上章說道體恐人求之濶遠故指向身心上來素位章是就地位上言此章是進道推行之序其義絕不相蒙時解動云高遠即在卑邇之中但求之卑邇而自得說話未嘗不是然却是不遠人章義於此全沒交涉也不遠章道只在人身日用是說兩頭盡處此章遠邇高卑是說中間逐節次第處走得一步卑邇便得一步高遠迤邐推去節節如此無定位亦無住處

四書講義卷二十五

十二

全在行登二字上說著力在白字故引詩及子語是偶舉一事做箇影子令人言外自得章句下一意字亦是吃緊爲人處活潑潑地若但說道在卑邇又何必於不遠人外疊牀架屋乎

著力在兩白字求道有序要到彼必由此步步由卑邇步步到高遠矣故謂高遠自高遠卑邇自卑邇者固非謂卑邇即高遠高遠即卑邇者亦非也

詩原只說妻子以及兄弟以及室家但在下面推說夫子忽然移到上面正於不講順父母而下面工夫足自然到了上面此註中所謂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也

和妻子宜兄弟而父母順三代以下如浦江鄭氏規範實存得此理歷宋至今不特有家者之所無卽有國有天下者未能或之及也曹月川先生夜行燭未嘗非存子之用心然終有自見得論親於道意思在

第十六章

第二節三句纔盡得虛實二字到極虛處無非至實故虛實只是一箇釋家言色卽空空卽色却看成兩件了也

問陳大士云鬼神者著於無形而體空故大空不可遺著於有形而體萬物故萬物不可遺楊子常稱其無形亦體淡於易性理是否曰此正不懂易性理也世

四書講義卷二十五

十三

問無空空處卽天也天卽物也曰體物則無非是矣不可謂體空又體物體有形又體無形如此則是有無已判成兩也故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且其看物字只作形器之屬不知事卽物也天地間變化遷流與人事動作云爲皆物也此有何形然無非鬼神之所體也

有謂有形者必有隕落有聲者必有消寂鬼神窮年窮世而必無壞滅其有乃實先生曰依他說物外另有箇鬼神安得謂之體物哉他只道依草附木憑巫降乩者是耳若謂無形者乃能不壞滅此方謂鬼神則諸有形而有隕落消寂者又是何物蓋其所見之粗

也不出天堂地獄輪迴冥報之各有主司其精者則
不出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
時周而已秀才肚皮都是這一家道理充塞其中聖
經賢傳如何得入又曰隕落消寂卽是實有窮年世
而無壞滅以有隕落消寂者故

有謂鬼神卽在人心更別無鬼神此義在上兩節內發
或未節後推論則得若使天下之人兩節實就祭祀
之鬼神使人畏敬恍惚處見鬼神之妙未及歸重人
心也謂鬼神之精靈卽在人心敬畏處見則得謂人
心外更無鬼神則不可引詩言不可度矧可射亦正
證歎鬼神使人畏敬恍惚之妙非戒人之詞也卽戒

四書講義卷二十五

十四

人射猶可謂戒人度更說不去矣要之通章原只在
理上說不在心上說卽末節誠不可捨誠字亦止謂
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指實理不指實心也後此指出
人心當實又是言外義

鬼神使人盡其誠鬼神之理誠也人以誠格鬼神之誠
人心之誠也兩邊道理缺一邊便不見下誠字全義
祭祀之鬼神鬼神之一鬼神之誠誠之一

第三節是祭祀中見鬼神體物處引詩節則體物中見
其不親聞之隱末節則又轉指出來反覆說盡費隱
有云誠字卽鬼神之德也鬼神之德卽天地之化也先
生曰鬼神之德卽說鬼神不分兩層故註云爲德猶

言性情功效不云德卽誠也蓋鬼神之德無非實有
其實有者乃誠也天地之化只是鬼神其實有是化
者誠也鬼神之德只在氣上說

就鬼神指出誠不是說鬼神卽誠也誠是理上事鬼神
是氣上事

鬼神只氣耳所以爲鬼神卽理也此中分際不知其二
卽不知其一羅整菴知理一分殊之妙而於理與氣
二物處尚有疑礙則猶未達此關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記曰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陰
陽動靜之妙全在四箇一字上看鬼神亦只是此理
全在屈伸至反處最是天地間靈機妙用極杳冥恍

四書講義卷二十五

十五

惚事却無非實者乃所謂誠也自無之有是誠自有
之無亦是誠單說一邊不得微之顯從上文祭祀指
出誠之不可捨非謂鬼神之德只在昭著處也

此字雖承上文來然大微之顯誠之不可捨九字是統
言鬼神之理因祭祀指出不止說祭祀也天地間風
吹草動無一非鬼神人身上動止云爲無一非鬼神

中庸從祭祀指出鬼神從鬼神指出誠字其肯甚精
若粘煞祭祀則受訓詁之蔽矣章句云不見不聞隱
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費卽顯也隱卽微也

全部誠字有二義在天地爲實理在人爲實心此處誠
字兼二義言

誠在天地之間爲實理在人爲實心必有此實心而實理始爲我有仁孝而養帝饗親非禮勿視聽而聰明正直上蔡所謂要有便有要無便無鬼神至誠之理盡此矣

葉龍泉云人物明而可見故先言費而後言隱鬼神幽而難知故先言微而後言顯愚以爲亦無他都從氣上指理耳鬼神氣也人心亦氣也天地之氣惟鬼神最奇幻人之氣惟心最神靈皆若杳冥恍惚不可測而其實止一理爲之誠而已矣然則天地間孰非誠之爲乎

天地間至荒忽難信之事無如鬼神然皆實理之所爲

四書講義卷二十五

十六

實心之所有則天地間事理無一非此可知此是中庸第一箇誠字却從鬼神說起煞有妙義

以前都說昭著處就事物實象言見天地間無非此理忽說到鬼神是恍惚無形之物而昭著如此漸引向神明不測就人心內言爲下半部誠字張本

異端件件歸虛無任山河世界皆爲幻妄聖學件件歸實有任靈奇恍惚皆爲日用誠者實也有也舉天下事物之實有皆可信惟鬼神最渺茫難信此處看得實有則天下無事物非此理矣此中庸言誠發端於鬼神意也

中庸至此章方露誠字鬼神從上章高遠來蓋高遠莫

高遠於鬼神鬼神亦實理所爲則無所不實矣釋氏以三界法象一切歸之於虛無吾儒以變幻幽渺之事無一不本於實有故人以釋氏爲知鬼神不知惟吾儒乃知鬼神釋氏之所知非鬼神之正也

此章是兼費隱言從體說到用從用指出體不似他章但言用而體在其中

前後章俱從費指隱此章指微之顯於合散往來處看故曰兼費隱

此下三章皆推庸行之極至庸行從子臣弟友節來正是人道之費處其本則在誠也故哀公問政章達道九經歸於一誠亦是但費隱言也

四書講義卷二十五

十七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二十六

中庸三 第十七章至第十九章

第十七章

章意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舉舜做箇樣子自古以來聖人止有帝舜渾純是一孝做成底觀虞書四岳薦舜升開陟位只是一孝以孝做到聖人以孝做到天子以孝做到富有四海宗廟饗子孫保如此說來方合章意時解輒云以聖人之德孝其親以尊富饗保孝其親道理便倒與章意不合矣如必尊富饗保而後爲孝是孝非庸行也以此卽爲孝則秦漢唐宋諸君皆大孝乎若云善則歸親以聖人之德孝其親則古來聖人皆是何獨指一舜耶

四書講義卷二十六

十一

俗解謂舜以聖人之德并諸福以成大孝然則堯禹文武何嘗不是其所以獨推舜爲大者自古諸聖人以孝爲其聖中之一德只有舜一生單就一箇孝便做成聖人做到有天下此爲不同耳其也與三字正要看得非舜不是當此乃得

大德必受命通章卽此一意推詳反覆以見庸德之極其用廣如此若謂德爲聖人以下是舜以此孝其親故稱大孝則與下文白爲矛盾末節當云必受命者爲大德矣豈其然乎此謬實始於陳壽翁許白雲而後之講說因之失朱子之意遠矣

許白雲謂大孝句是綱下五句是孝之日此句便錯陳定宇謂德爲聖人以下皆是推極其至似矣如何又云舜爲聖人尊富饗保如此豈不可爲大孝乎然則定宇之所謂極其至亦是倒看不知德爲五句卽下文祿位名壽受命同皆所謂極其至也或曰如子言則德爲聖人句應與下四句分出矣曰不然此德字與後德字異卽下節必得其名名字之意言其以孝成聖人之名也故下文德字上加一大字便是大孝替身語與此德字分別矣如此然後知首句是庸行之常下五句是極其至聖人句原當平列提出不得也

四書講義卷二十六

三

此章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孝庸行也舜却由此庸行造到極至以此爲聖人以此爲天子有四海宗廟饗子孫保惟其孝爲大孝故必受命如此德爲聖人言其以孝做到聖人卽下節必得其名也有祿在下一段延臣薦舜之詞只說得孝行一節未嘗旁溢他語卽所謂玄德升聞也至禹謨益贊禹曰惟德動天也止述齋慄允若以爲至誠感神可見舜孝德之大與他聖之孝不同今說者必云以聖人之德孝其親且以德字爲所該者廣不止孝之一事是小看了舜孝正與由庸行而推極至之意相反矣五句只合平看總是舜之大孝所致此節只重大孝卽

下文大德字也德爲聖人句止取聖人二字德字不重提重德字貫下四者固非卽五件平列不知以孝之德爲聖人而云以聖人之德孝親便是孝外別言德連下文德字俱泛不切庸行之旨矣

章中四箇德字下面三箇德字一例與受命對看爲主爲綱者也首節德字又一例與尊富饗保並列爲賓爲目者也直當平舉不當特提蓋五句總以孝而致非以此爲孝也或謂孝爲聖德之大端非德止於孝其說似是而非也若泛論聖德自然孝爲大端而不止於此中庸此章却只論孝故所謂大德令德皆專指孝而言所以只舉箇舜不是他聖無孝德也他聖

四書講義卷二十六

三

不似舜單以孝成名有天下而備諸福耳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有謂舜宗堯既得堯之天下遂奉堯之先則後之人宗舜亦必遂奉舜之先堯禪舜子孫不失爲大國之君則舜禪禹亦當不失爲大國之君先生曰全以私心說壞聖人舍其祖宗而認人祖宗而又冀他人以之爲祖宗而皆以天下爲餌豈復成聖人乎惟和尚法嗣則然然則和尚皆大孝乎況舜只受終文祖無奉堯之先之事也其論子孫係之之義不甚悖然不失大國之君以大孝之德耳豈以禪人爲子孫之係哉又曰饗保之福皆舜大孝所致中庸推極其至以見

大德必受命舜意計中並無此事也今謂舜爲饗保計而宗堯禪禹以圖之不但誣聖亂道說得大舜亦太拙甚矣其說之謬總由錯認德爲聖人以下五句皆所以爲大孝而不知爲大孝之所致思必得饗保以孝其親則不得不宗堯禪禹陰曲以圖之矣自好講權用因謂聖賢亦猶人耳文人不明書理憑臆妄論每有此害又曰天子天位乃四海公家之統非一姓之私三代以上禪授其受終宗祖皆指天位相傳之序非爲人後之義也爲人後從父子倫出天位傳授從君臣倫出只因夏殷以後家天下君臣中又兼父子之義故其禮制又不同要之七廟之設皆三代之禮與唐虞廟制義自別不可以後世之法論古初也

四書講義卷二十六

四

第二節緊貼舜講下文漸說開去得名卽指德爲聖人得壽固是年多而宗廟饗子孫係亦卽其事也故此節大德專就孝言名壽皆歸本於此論章意舜只做一樣子耳次節已結住第三節便推開通論矣許東陽謂次節卽泛言理之必然此則太驟看註舜年百有十歲則此節正結上起下之詞熟讀白文數遍自見乃有謂通章只就舜身上說不識何據或曰出存疑達說等書吁此余向欲盡去天下講章也講章之說不息孔孟之道不著

講章一派起於元儒盛於正嘉之間如世俗所稱蒙存淺達之類拘牽破碎影響皮毛於聖道毫無所見而自附傳註之宗其去漢唐訓詁已不啻萬里至若時下坊刻所行說約等書其鄙倍又過之此不但道理之賊亦文字之賊也

因材而篤兼下兩句說

材字兼裁傾不可對德字裁乃對德也

有謂引周詩卽下章尊頌周德受命之意此論不然此章專就舜說下章專就周家說總以明庸行之至以見道之費虞周都是引證耳雖大意未嘗不關通然各自話頭若謂引詩爲下章針線則文王之什及周頌中言周家受命語甚多豈不更明切而引此泛用之辭耶詩言君子不指文武周公而引詩者欲借以指文武周公不太費分疏周折耶

大德卽大孝大孝卽庸德庸德卽大德初非兩件孝本庸德如舜之孝做到盡處便是大德凡聖人未有非孝者然其德之所重不在孝亦如伯夷非不念舊惡然畢竟是聖之清柳下非不介不可易然畢竟是聖之和耳惟舜之孝爲凡聖人所不及故其德莫大於此論舜聖人之德固不止於孝而大德惟孝卽他處論舜德亦不專說孝而此章大德卻專說孝也俗說反云德以受命而成孝不是孝以成德於中庸之

意却相背看總註由庸行之常此指孝而言本也推之以極其至此指德爲聖人以下而言末也大德必受命言凡庸行之常苟能充之至其極皆可以爲聖人而受天命此是中庸以道不遠人勉人之意如俗說則反德爲本而孝爲末則必爲聖人而受命乃可以爲庸行之至非中庸之旨矣

夫子只就舜孝而極其至中庸論庸行之至而引夫子之論舜孝章句云此由庸行之常推極其至正從前十三章末節庸德中來子臣弟友皆庸行而孝爲大故引夫子此言

此言庸行之常果能推至其極如舜之大孝未有不受命者乃講德之至而及受命非講受命之由而及大德也二帝三王受命得其正卽後之孔孟不受命漢唐來非大德而受命亦自有其理須看得透徹不然反與必字刺謬矣

孟子謂天下無道小弱役強大亦天也此是天亦無如何然使有大德天必急命之矣然則孔孟云何曰天所以命孔孟者又別

聖人只盡庸行而天命自屬德命相與之際消息甚微中庸說出必得之理指示人從庸德用力以極大道之費

命卽在德內

氣數之命即在性命中德有淺深則命有厚薄惟人自取耳程子所謂如修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是也

第十八章

此章言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以見費之大者章句云此言文王之事此言武王之事此言周公之事本自平分未嘗以文王為主而下二節乃言子述也此皆隆曆間村俗講說杜撰章旨強拈無憂二字作貫耳

無憂是就境遇上說若說得太玄妙則無以處凡聖人且與下文打成兩橛

四書講義卷二十六

七

文王非公子封君靠前後成功者也其身於中庸之道固無所不盡而又得作述之盛如此故曰無憂者其惟文王猶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極德遇之盛而益見聖人盡道之至也

下面分列武王周公各有盡中庸之道之事此處却只言武王蓋周公所爲總以成文武之德舉武王則周公在裏矣

兩之字是指文王而言

續緒二字最易說壞不是武王不子便是太王王季文王不臣矣要之武王亦不願有天下者直是時至事起天人交迫莫之爲而爲在後人觀之太王王季文

王時已有有天下之勢至武王而集其成則以爲續緒焉耳

續緒專指翦商一事不得然却脫離不得肇基王迹兼德功而言即翦商亦言其理勢自然之道非圖謀神器也若欲避翦商之說而專指周家忠厚積累仁德而言則其緒直自后稷來何以獨始於太王哉總是豎儒眼中看得翦商是大逆不道事於是曲爲之說反將聖人心事裝成枝梧闊昧不道太王武王所爲皆天理至道有何罪過賴後儒解免耶

使紂不至無道武王終守侯服其續緒未嘗不光大也此句另講到一戎衣方說到有天下有天下亦不過

四書講義卷二十六

八

續緒中一事耳如此看方見武王能盡中庸之道

武王之不同乎文者時也非德也不失顯名非可以權力詐術爲之曰天下則古今之公理也曰身則一人之有道也可見武王非聖人論直是小人無忌憚耳成文武之德是夫子追論語非周公當時以此立說也通章言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此節專指周公之事周公當時只盡其道之所當爲爲文武之所不及爲故曰成文武之德若謂周公以之歸功文武借名免專己之嫌便是私心作用豈復成聖人豈可謂盡中庸之道哉

太王王季其功德本自當王上世禮法簡略不會有此

義例周公能盡中庸之道上體天理下當人心而特創立此制直從道理上生來爲萬世不易之大法不是體貼文武尊思尊崇其私親也故不入達孝章而於此發之原不關孝字事蓋周家累世修德至太王王季文王其功烈又大故上節言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武王有天下皆本此三世之功德文王則武王已王之而制度有未暇詳及者故此言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而追王單稱太王王季以武王已王文王也太王王季本自宜王周公歸本天道行事後世不知此義以爲天子必尊其親上尊號亦附於周公之制而曹操司馬懿皆得與太王王季並論豈亦可爲盡中庸之道哉

四書講義卷二十六

九

有謂始王爲文王故追王止文王之祖考先生曰在三世數上講隆殺此是周公制禮後方有此推論當周公追王時是特起之義安得便拘世數定制太王王季之當追王使周公生在康王後亦須制此禮所謂成文武之德者推武王王文王之志本文王之德而云非謂以文王爲王者而爲追王之始也皆因王季下少了文王二字有此支離其實文王已追王不待周公也

上承大孝下起達孝此章是過脈處看下章註云承上章而言又云上章言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

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述之大者云云則武王二節正下章發源然此章原平說文王武王周公之事言其各盡中庸之道因盡道而推本其孝非直稱其孝如上下章例也周公成文武德其經緯制作甚廣追王崇祀乃其大者以孝爲制作之本也

第十九章

達孝與天下歸仁同例看得許與稱謂粗淺故歸字達字必欲說入高玄去不知非欲盡理純不足以當歸仁非德盛道行盡倫盡制不足以當達孝許與稱謂原非粗淺事也

四書講義卷二十六

十

註明云承上章而言看下節註繼述亦就上章說而下三節祭祀之理指通於上下者言之則達孝實據自應止就上文發明爲是所謂通上下卽上文兩達字亦卽此達字之所以然蓋此理本非武周之所獨自武周實有其道而天下之言孝者歸焉猶之仁爲天下所共有故一旦克復則天下歸仁達字根源在此夫孝者三字不粘住武周正見此理橫天塞地凡爲孝子皆當如此武周特其最耳如此方見達字之義章意以道之費之大者而言指其盡倫盡制重在制禮一邊戎衣纘緒固是繼述中大事然意不舉此以爲訓也達孝達字原指天下此心此理之同故通稱無

異辭王制之備萬世由之不能易此武周之所謂達也若止就征誅上說如何盡得達字

善繼述之義在功業則有功業之繼述在制作則有制作之繼述繼緒而有天下功業之繼述也然亦修德行仁以爲繼非先王謀人天位子孫必成其志是曹丕司馬炎皆達孝也制禮通於上下及下二節制作之繼述也不必又扯我衣有天下來說盡倫備物仁至義盡在諸侯時盡諸侯之禮在天子時盡天子之禮此則時勢有不同耳使武周終身侯服亦是善繼善述非必爲天子而後謂之善也

春秋二節總是舉祭祀之禮大段而下節推其義以見

四書講義卷二十六

十一

其孝第春秋節指各廟之制而太廟亦在其中宗廟節則專指太廟之禮春秋明是四時祀事宗廟節則兼大禘祭及四時之祫大禘陳祧主時祫不陳也時講分時祭祫祭亦無大謬但宗廟節專主大禘不無偏漏耳有謂二節俱屬一時則時祭時安得羣昭羣穆咸在耶

宗廟之禮兩句專指與祭子孫而言左昭右穆者廟制也只明宗廟二字宗廟之禮即指子孫與祭執事奔走拜獻進退儀文已包下四句在裏所以序昭穆言凡子孫與祭執事奔走拜獻進退儀文各以其祖宗之昭穆爲行次也

禮制明備仁至義盡即是繼述之善當泰誓止稱文考至武成柴望後稱文王豈泰誓時猶有歎而武成後乃爲孝哉當稱文考泰誓時善繼述也當稱文王武成時善繼述也廣平所謂武王觀政於商時使紂一日有悛心武王必與天下共尊之無牧野之事果爾則西岐廟中終無敬愛之孝乎故繼述不當主易侯而王上立說

其字指先王則太王王季之緒俱在內周公成文武之德則武王亦在內其義自圓活繼志述事不必坐煞文王之事也

孝之至也一句總結上三節正在禮制上說此至字猶

四書講義卷二十六

十二

云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至字相同

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註中明云不言后土者省文也自萬曆後塾師欲速刪註授徒此句未有不塗抹者蓋學士家從未之見也崇禎間尤以不依註爲高雖見亦必反之於是曲說橫行矣

五峰以爲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朱子然之而吳澄獨以爲有北郊祭於方澤惟天子得行故以配郊爲至重之禮然看下面禘嘗對舉嘗乃四時之祭通於諸侯亦不獨天子行者恐只是社祭但天子之禮不同耳看召誥用牲于郊社于新邑自明北郊之祭於尚書春秋無可据者

有謂人主祀天歲一舉而郊爲尊置社而有稷專爲祈報地之尤卑者也人主祀先之禮不一而禘爲尊嘗祭無樂專爲飲食禮之尤卑者也有事於尊者得以及卑而有事於卑者則不得以及尊所以明不二其統也明禮義者明此而已先生曰郊與社對舉指天地也非天子不祭天而諸侯以下皆得祭社尊父親母之義然不可謂事母者尤卑也故先儒謂社卽祭地而有廣狹之不同置社止其里侯社及其國土社徧乎天下皆祭地也故謂州里之社尤卑則可謂凡社卽地之尤卑者不可也禘者五年之大祭嘗者四時之祭之一禮不王不禘而嘗則通於上下非謂嘗

四書講義卷二十六

十一

以飲食爲義故尤卑也祠祔嘗蒸之名皆因時物生成取義豈皆飲食之謂蓋兩者俱各舉其盡以括義固有大小之分與天子諸侯等差之不同而未嘗有分尊卑之意且謂明禮義者只明此尊卑便治國如視掌之易恐聖人之說亦不至粗淺如是也又曰地雖卑於天然亦極尊故書稱告皇天后土社亦卽是祭地但諸侯羣姓皆得立者非別有尤卑之示也嘗祭無樂因時序陰陽分迎來送往故嘗無樂耳經文甚明何嘗有飲食之說

禘與祫確是二禮其混禘於祫爲一事致歷代紛紜不定則自漢賈逵劉歆始也楊信齋論之極詳而莫明

於朱子王者有禘有祫諸侯只有祫而無禘二語灼然可無疑矣禮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此言天子有極尊之大祭天子以下所無也曰諸侯及其太祖及者牽連以下之詞與配不同卽大祫也亦諸侯極尊之大祭諸侯以下所無也故下曰大夫有大事省于其君于祫及其高祖言大夫無祫有功德而君賜之乃得祫及高祖然云于祫者謂非禮之常也凡尊必兼卑卑不得僭尊故天子有禘復有祫大祫則合毀廟羣廟之主食於太廟禘則止設所自出之虛位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享不合羣主序昭穆也後人妄謂禘卽爲祫

四書講義卷二十六

十四

皆合毀廟羣廟所異者但天子多所自出之帝耳此說非也大傳明言以其祖配之因設位在始祖廟中故下復贅曰始祖而曰其祖耳非謂始祖而下皆稱祖故可統指羣祖也且配之云者偶尊之辭故郊祀止配以后稷宗祀止配以文王禘則祀魯而配以后稷皆以一位謂之配未有羣然衆列而云配者也如所言則禮文當云王者禘及其祖之所自出斯得耳或謂禘爲大祭若僅以始祖配而不合羣主似太簡寂何謂大祭此又不然祭各有義有文有簡有多有少各以其義爲貴禘取尊遠祫取合祖豈以廟主之衆寡爲大小乎如園丘明堂后稷與文王且不相兼

一何簡寂然則郊宗之祭亦疑不得爲大耶或曰按詩序長發爲商大禘雖爲周禘太祖長發歌玄王相土武王中葉雖歌文武則似禘亦兼羣廟之主曰朱子固辨之矣長發既爲商禘乃但述玄王以下而上不及於所自出雖則但稱皇考烈考而無一詞及於魯稷祀所尊而但頌其後必無此理若据此爲大禘豈禘祭并及阿衡文母耶義更不可通矣故朱子以長發爲商大禘之詩雖則祭文王之徹詩其以爲禘詩者毫無可據蓋詩序之妄也凡序之不足信而朱子辨說之精類如此正惟天子別有禘禮之尊而魯僭用之故朱子謂魯之郊禘非禮也若止是禘祭但

四書講義卷二十六

十五

有所自出之異則魯又未嘗僭祀魯稷何爲非禮哉禮制雖散亡難考然但就禮經參訂之尚有足據如大傳王制禮運曾子問儀禮子夏傳皆昭然可見至春秋三傳止侯國僭禮後之記載其名實混亂固有不可以證大禮者又不足憑矣

合祭曰禘禘非祭之名也故記云禘禘禘嘗禘祫禮達於治義蘊甚精當於本原上理會非可求之名分權術也在論語問禘章尚可兼名分意蓋爲有魯禘非禮之旨然亦必以報本追遠與仁孝誠敬之至爲主而後微及名分爲得若此節則全無是義不得以彼例此也

聖人制祭祀之禮義甚精微到上帝其先其義乃盡中庸因時祭說至此直從鬼神盛德章來與下章達道九經歸於明誠作樞紐不僅鋪陳祭祀制度也達孝意上已了結此就盡制之極推廣以見武周盡中庸之道之費也

註於上節云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解者遂謂不宜復根達孝然則此節不幾成贅疣乎蓋上節止結春秋二節之義非通章已盡而此又另起也上文就祭祀中見其事事以先王爲心故曰孝之至此則又從上文推論禮義之精深淵大所及者遠以起下章問政爲天下國家之意故此節所重在明乎以下不止在上四句禮制詳備也况宗廟祀先上文已盡安得以複述爲推開乎

四書講義卷二十六

十六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二十七

中庸四 第二十章

第二十章

全章重在修身下面達道達德九經明誠之理皆從第三節發源取人句不過因上文生來做過渡引子耳意不重也身不專爲取人而修

下文達道達德九經身之包舉甚大所及甚廣修身非專爲取人也語勢從上文急通趨注末句只得如此耳

以身二字當活看原兼修不修說人多坐煞修一邊說做不修之身取人而人不肯來非也有辛紂之身所

四書講義卷二十七

十一

取卽廉來未有無人者也卽修之中亦不同身而性之則所取爲禹臯身而反之則所取爲伊呂身而假之則所取爲管狐身而詐力則所取爲軼斯此修身所以必以道以仁而知人又不可不知天也

修身爲取人之則則字極活言其身爲何等身則所取者何等人耳非謂人不肯來也

此節是結上起下故字直貫到底結上人存政舉言修道以仁句開出下文

仁者節與下節總發明修道以仁一句義從仁中推出作兩片看從仁義推出禮成三件又從義禮上推出知成四件合來祇是一箇仁不是仁之道理有未全

要此三者輔濟爲用也

自此至下節只完得修道以仁一句爾非平添出義禮來也

仁者節總爲修道以仁一句注脚首二句接上句開章却已攝下五句下五句從此節節遞出非平列也

仁者節但虛虛分疏仁義禮之理如此下節乃講仁義禮之相因而合義禮智以成仁故此節仁義不講事

不講用仁者人也義者宜也只此兩句訓仁義之理已盡親親爲大尊賢爲大專爲下三句等殺爲禮之

張本故下此二句爲大就仁義中指其所重以爲下節事親知人之張本言仁義之理莫大於此非先後

四書講義卷二十七

二

緩急之云也

親親爲大非親親爲始也人只講得始義却不是此處道理總之此處道理是節節推出不是歸併反約也

禮之實節文斯二者而已故曰禮所生也禮字卽是理字其本則天也異端之學只要打破理字其原只是

不知天故告子謂生之謂性釋氏謂運水搬柴是道象山之尚力行陽明之致良知皆是不求事理當然

之極則故曰本心不本天近日無忌憚者直放道程朱性卽理之非其蔽悖總不外是

仁者兩節總完得修道以仁一句上節從仁字中推出道理如此下節從修字中推出工夫當如此其實止

一派說話惟道理節節生來故工夫須層層完備必如此方完得箇仁字故曰此節倒看統言只一仁分而爲二則爲仁義再分而爲四則有仁義禮智其中有對待有相生有附麗而合之原只一箇仁義禮智皆仁也明此則註中兩又當意躍然矣

何以謂之倒看也修身是箇大本不止一事親便了但修道以仁而仁以親親爲大事親又親親之大也有仁必須有義不是知人便了却事親到知天是親與人盡頭固不止爲知人而知天然亦只了得箇知字修字工夫正有在故註中兩又當字最宜玩只爲一箇修身節節推出又須得如此又須得如此故曰倒

四書講義卷二十七

三

看也

此節爲貫串上二節句法通下似注到知天不知却是層層伸脚語頭重末輕一層歸併一層謂必須如此又須如此而後完得修道以仁一句也

三不可不是倒重故註中用又當二字非以知天爲重也

大旨是合仁義禮智以修身四句又正見義禮智只完得一仁字故曰此節書倒看也兩知字即伏下智字智只在義禮分明上見其旨最精細玩註意自得此是合仁義禮智以修身不可不是重上語不是注下語故朱子謂此節要倒看而得力却在知天蓋仁義

禮之義多在上文此只總結箇貫合的道理補出智之意於兩知字爲下文達德張本也

此節是合義禮智以成仁二知字便是智修身事親只在自己已實心用力若尊賢非知何以辨其品等殺非知何以盡其分事親是煞定底二者是活動底故智貼在人天上看貼不得在事親上到知天則活動底皆有煞定處此智之盡矣

釋氏講見性普度亦言仁也惟其本心而不知天故五倫可顛倒由我親賢俱平等不分下梢一路差去直至大不仁而不知耳

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須從仁義交關道理上

四書講義卷二十七

四

看則明通開濶若坐煞親人二字於事機上說說來便多格閼

上知人單指尊賢此知人又併連事親在內非知人有二因知天兼親賢等殺而語勢倒縮急遁不得不如此也

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者無論衰亂之時暴棄之人必不能離即匪類異物無此五者亦不可以生成故曰天下之達道皆與禪子論及此事謂汝欲超出三界故求脫離倫物事理之障然畢竟脫離不得奈何禪者愕然曰何謂也曰善知識高座僧俗禮拜於下叢林分職辦務陞黜賞罰清規極嚴此非君臣之

道乎宗派法嗣卽父子也同門者兄弟徧參者朋友所以生育爾僧而至今不斷絕者夫婦也無此五者豈復成道場豈復有禪宗哉汝所脫離者真五倫而別尋假五倫用究竟假五倫之理卽真五倫之道故曰脫離不得也

有謂父子夫婦昆弟生化不窮便是達道先生曰如此則人與禽獸無別聖人亦無事成能其間安得謂之達道纔有父子便有親有夫婦便有別有昆弟便有序故曰道若只此六件東西是道則所謂親別序又是聖人加造以膠漆縈索天下者耶甚矣其鄙倍也五倫中夾入朋友頗覺不屬然細思之則四件總關係

四書講義卷二十七

五

是一件且四件或有暫無而朋友必不能無君臣亦可爲朋友父子亦可爲朋友兄弟亦可爲朋友夫婦亦可爲朋友四件不相及之處又皆此一倫濟之在五行論卽寄旺四時之義故其德主信非迂說也世人論古今每云此有德無才此有才無德極爲亂道德才猶體用體用豈可分乎所謂無才只是智勇虧欠正是無德也所謂無德直是不仁乃不能盡其才者也看中庸此句自明白蓋其說本於陽明而熾於龍溪海門卓吾彼意總以廢物曰德濟惡曰才非吾之所謂德與才也

六或字兩一也總爲下兩等人說法

聖人望人主意在困知勉行觀末愚明柔強結處便見蓋平人資稟不過至愚柔而極然加功困勉則知之成功可一至此直無可推諉處今天下多聰明好氣質人只坐無志氣便都爲流俗所壞不愚而終於愚不柔而卒於柔可哀可惜也

生字謂氣質清明稟賦純備生而異人者之字謂知此道之全體大用非良知性生之謂亦非草野一節獨行合道之可得而與也

達德理所同賦而氣有不全承上文學利困勉者設法謂依此做去可以望知之成功之一故曰近知近仁近勇

四書講義卷二十七

六

三近字是逆從困勉到學利而後求上同於生安不是順從生安與學利分界說如此方講得好學力行知恥用力猛厲

上三知爲智三行爲仁此三近爲勇之次勇卽在知行上見

知斯三者知字與上文知之字別猶大學知先後之知非知止致知之知也

大匠作室就壁畫圖而梁棟椽桷櫨栢居楔無不備具顧其間先後次第更一毫紊序不得由是倣而爲之雖建阿房柏梁可以不失尺寸矣九經是夫子絕好一幅畫壁圖也自有宇宙以來合下便須如此非可

以私意增損措置於其間所以不謂之九政而謂之九經不然則是匡時救弊僅與王文中太平十策等觀耳

九經經字乃經常之經非經傳之經也與五達道三達德同例皆孔子之言先自舉成數而後詳條目復詳敘事是文法如此非別有經文而孔子述之也如謂九經有曰字明是成語則達道達德節亦有之經可曰經言將道亦可曰道言德亦可曰德言耶

賢與大臣不同乃師友不臣人君就學論道者也故不惑在道理上講不指事務及人臣之賢否邪正也敬不止是信任能敬則君心一而信任專志清明而邪

四書講義卷二十七

七

不入故臨事不迷眩

自俊秀以上皆曰士有服官者未服官者大臣以下皆為羣臣不獨士也至士而羣臣盡矣士之報禮重而臣無不重其報者矣

天下二字所該者廣自方伯連帥大小諸侯附庸分邑都鄙鄉遂山澤關旅人民以暨蠻貊要荒舟車人力日月霜露所及者皆是蓋三代天子未嘗獨得天下只諸侯歸服便是有天下看文王三分有二何嘗盡入版圖只六州諸侯歸之便有天下之二故曰懷諸侯則天下畏天下仍指諸侯不得專指人民不得三分有二文王懷諸侯之效也故諸侯亦有懷之責

天下二字所該者廣不單指人民凡小國遠方來享來王者皆是此是推遠到極處兼包上數經在內看春秋戰國天下之勢多是小國歸附并吞便分強弱懷諸侯雖是天子之道然方伯盟主能懷則天下之畏服亦然其理不止天子用得正夫子告哀公意

九經之序自內達外至此已盡天下二字原無所不包自弱小附庸屬裔以及各國臣民皆是也

天下若指民則畏字於理有礙要天下百姓畏此是秦以後心事三代王者必無是意况聖人舉萬世不易之常經以告其君而啟其威加百姓之心乎看上文柔遠人則四方歸柔字歸字纔是及民字眼此畏字

四書講義卷二十七

八

畢竟指小國外國及各國有采地邑乘之君長為得蓋當時勢能抗拒天子之政令不行於海內者皆此輩不畏之故故云然也

天下畏固不即指諸侯然亦不止草竊梟雄也荏苒奸宄諸侯自能畏之若布衣揭竿而取天下此漢以後廢封建為郡縣事三代所未有也九經之序自近及遠自內及外故愚謂天下二字大段指要荒以外而言舉要荒而域中附庸之長鄉遂之民固已包括無遺矣若單說畏叛亂之民是後世策略非三代聖人之常經即畏字亦不是以勢鎮壓使民不敢叛也守禮奉法納於軌物道德一風俗同乃所謂畏也不懷

諸侯則國異政家殊俗而不享不貢不王斯爲不畏王威耳

天子諸侯原從天下生來其事本乎天理而權勢亦卽在其中以上臨下出於仁以下奉上出於義上仁則下義故懷畏相應如此其實懷中具振肅之用畏中得忠愛之情理勢未嘗相離也惟後世單講作用則所以爲天子諸侯之本既失其爲權勢亦純是詐力相制并非三代之所謂權勢矣

九經各有本分聖人各還其天理之當然而天下國家自治非欲自利天下國家而後爲此九經也若爲欲利天下國家而設不但尊親等皆成虛假卽爲天下

四書講義卷二十七

九

國家而修身其修身已僞妄矣下面所以行之者一歸於明善誠身又如何說得去

有謂祿位以仁至戚與才者若疎屬與不才須同好惡先生曰位祿不過般降親親之位祿原不論才不才親之至戚而才者正須同好惡如何分說得

明得王者親親之義不但後世猶忌殘忍至削奪禁錮誅夷爲王者罪人卽黃屋左纛之隆寵長枕大被之愛眷至縱恣不法不問亦止得私情可以過厚卽可以過薄非三代聖人本天之常經也

大臣之功在不貶則自有職業在庶司之上必其體優崇乃得盡其道官盛任使專主尊敬義乃大臣使令

之官非內外庶司也

隨其所使而不問是爲任使

周禮曰勞辱之事勞則未有不辱辱者敬之反也後世治天下者惟以私意待人自宰相不自辟樣曹則內無善治自州郡不自辟僚倅則外無善治甚至猜疑避忌不設丞相致令閣部無權政歸宦寺天下事掣肘無一可爲此莫是從頭鑄錯耶何怪乎世之不復古也

大臣本領在格君心而其職掌只用人而已此而不得行其志更有何事可爲人主猜忌爲其專權樹黨耳不知此意一萌小人得乘間中之大臣受權黨之名

四書講義卷二十七

十

而小人已收權黨之實敗亡往往由此三代以後上下相疑已成故習然漢唐之間尚有延攬賓客自辟僚佐訶責近侍得專征伐者至近代又有不能行者矣

趙普尚能補牘執奏得大臣之義人主輒以私意疑其下此小人得而害君子而門戶之禍從此烈也

君相皆天所設以爲生民者三公去天子止一等耳自秦以後遂相隔濶遠而猜忌橫生至君臣不相保皆尊君卑臣之說害之也

忠信重祿是天理上事命曰天命祿曰天祿故不特忠信是天性相接卽重祿亦是天性中合如此不是人

主可以私意顛倒豪傑也若但從交謫養廉起見則是下不過爲田園子孫以求什上不過以美官多錢誘天下只流露今日仕大夫心坎中物耳豈三代君臣之義哉要之後世人主以猜客待天下亦只是大人在人欲中看透此意人君爲其所輕耳然以此而求勸士之效亦不可得已

漢唐以後太平之君無不自以爲已時已薄而不知其苛也亂世之君又方恨舊制之太時太薄而不得遂其欲也只一卷賦役志已足爲浚生民之具况聚斂之臣其所以講究褒益者無窮乎皆緣漢唐以來人君視天下如其莊肆然視百姓如其佃賈然不過利之所從出耳所以不敢破制盡取者亦惟慮繼此之無利耳原未嘗有一念痛痒關切處也中庸下箇子字便包得一篇西銘在

四書講義卷二十七

十一

下節豫字正豫此一而註云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原雙承兩一也而言猶大學自修始誠意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亦止推此好惡之實也前一也是修身之一此一也是治人之一行有兩層一只此一豫之爲說非謂凡事要先圖先慎也先圖先慎止講得一事天下那有事事先圖先慎之理惟能擇善固執而豫得此一則天下凡事之理皆本此而行無不知之明處之當故曰先立乎誠不是豫其事也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謂道德九經行之者皆一能豫此一則道德九經無不立耳若泛講凡百事爲總要豫習豫做與書義脫離矣

此句有三層意道德九經是一層行之者一是一層豫又是一層道德九經必本於誠而誠必豫乃得下文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行正豫此誠也人多泛說凡事既不切貼即知貼道德九經也只做得道德九經要像已刪却一字一層矣請問凡事二字註何以貼道德九經專爲上文兩箇所以行之者一而設也若脫離一字更豫箇甚

四書講義卷二十七

十二

中庸前定卽下文擇執禪家如如常住萬緣流注不動非聖賢之前定也聖賢前定在理上禪學前定在氣上幾主氣便忌著理怕爲理所動也順者卽底豫允若之謂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忤之至也非父賢從而賢父不肖從而不肖之謂順信乎友亦不是便於與之交遊往還乃因其大節而信其平生如郭泰之於茅容亦是此意然看石齋先生仿林宗之法信友而爲杖母者所欺乃知不誠者之果不足以信友獲上而信人者更須先明乎善乃不爲僞妄所誤

誠者天道只是一箇圖圖現成道理合下便如此耳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此兩句且懸空說正

以不粘煞工夫爲是工夫在下段也天人分說兩件到人身只是一件誠之者所以誠其天道之本然也誠只一誠耳由生初迄成功無或二也但中間多一番工夫轉折分出天人耳

思勉中得原是誠之者甲裏事誠者直無可形容借對面反托出來自見耳

從容中道道字與上兩道字不同卽達道之道就宇宙倫理事物上言人每混肴

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聖人不全靠此五件做成然聖人用功亦究竟離此五件不得便降至困勉只就其中加百倍之功也離此五件不得故知五者是徹

上徹下工夫

雖是學知利行之事然看下節則困勉亦只在此五者中加百倍之功耳非另有節目也

兩節分處不是下面另有工夫能此五者就是學利未能底須在此五者中更下苦功須是困勉

此道緊貼已百已下就困勉一流言故曰愚柔若籠統指誠之者便顛預矣

此道只指百倍其功與諸道字沒交涉亂拈天道人道者皆誤

四書講義卷二十七

十三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二十八
中庸五第二十一章至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一章

首句指誠者言次句指誠之者言與首章天命謂性修道謂教不同彼是統說道理此是說兩種人道理而意却注重自明誠

有謂誠明無分先後於發之時而分先生曰未發亦誠明已發亦誠明明誠之未發已發亦然自誠明者豈必待發而後見耶彼蓋以誠爲內明爲外耳謬甚矣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兩句同一則字上則字快下則字遲上則字直下則字曲世間除却生安一二人其餘

四書講義卷二十八

十一

皆自明誠者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所以明篤行所以誠使謂只去篤行而不必由於學問思辨則吾不知其所謂行者是行箇甚篤又是篤箇甚今之儒者有懲象山陽明之學過於高明以爲寧取質魯一路人其意未始不厚然遂使邨豎白丁人人會閑向使象山陽明見之不足當其一笑適以張其軍而助之酸耳知而故愚之耶是爲狙公不知而受其欺耶是惑則鬼兩者均無所可也故今日學者但有求明一法無遽求誠不明而誠所誠皆錯悍然自以爲是而不知其非卑弱者終爲俗學其高強者必一折而仍入於象山陽明矣可不慎與

第二十二章

盡其性人性物性各有實事必知明處當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到此之謂盡非異端之見性了性也時解每云一盡其性人物無不盡在裏許是彈指出定三界一切惟心造矣

盡人性盡物性都是實象說做一盡性便了竟成無相光中世界却事理兩障則聖學聖治皆漸滅矣

誠若人言一盡性無不盡中庸何用多此疊句法自取支離之謂耶其性中包得人物是理一其性中混不得人物是分殊兩者闕一邊講便不是或曰如公言逐層實通不疑於漸次類人道非天道之盡性乎曰

四書講義卷二十八

三

天道人道在知行有安勉之分只天下至誠與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處便自不同耳若事物疆界節次雖聖人亦一抹過去不得生安如堯舜亦必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以至於變時雍上下咸若其疆界節次分明未嘗一抹過去也

聖人知明處當本領於盡性中具備而要其所爲盡處於人於物又自有各正之理善推之序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化育亦是天地氣質上事纔落氣質便有過不及故必賴聖人之贊非虛論也惟天地原有氣質之性故

人稟受於天地亦如之知此足信程朱理氣之說至精而無可疑

朱子謂千五百年來堯舜三王周孔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漢唐賢君何曾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然終久殄滅他不得可知贊化育是實有其事即無其事而事之理自在如此看則可以三字越活動越著實

至誠實際到贊化育已盡末二句只是從此推擬品位之同不是這上面還有事在也

參贊不是無分却不是贊上又有參一層贊就功用上說參就位分上說也

四書講義卷二十八

三

第二十三章

其次對上至字然除却至誠其餘通大賢以下皆謂之次不止說一種人也但有能致不能致致足與不致足之異耳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亦是曲但彼不能致故只成蠢蠕致只是推擴將去使復吾性所固有之全體而已故曰曲能有誠

此至次與孟子養氣章義不同近人都說做亞聖一種人坐不看註耳

不曰致曲則誠而曰曲能有誠正見得曲誠本非二件故由曲而致之即有誠也致得一分曲便有一分誠致得十分曲便有十分誠

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人說來似一誠後自然無不至者疎也自形而著而明外面一步顯樂一步却是裏面誠字一步充拓一步固不是形著明逐節上做工夫亦不是底處一誠便了也

到能化則誠之體亦足其用亦全更無分別處指其盡頭言也謂仍指上節至誠則語成歇後謂至誠卽其次之稱則名號混亂

第二十四章

此節首二句喝起國家將興以下一氣直貫到禍福將至句一住此六句總在理上說所謂可以前知之道也至誠之前知正以其道也故曰可以前知而不曰

至誠前知看之道可以四字自分明

道可前知言理本如是自著龜四體以上皆指其道而言禍福將至以下言惟至誠能有其道而前知如神也先知如神中至誠正有審幾之精與修救之妙豈僅同識緯術數之學哉

在天地間有實理故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在人有實心則實理在我故至誠如神也著龜四體之自見自動無時無事不然非至誠之見之動之也而惟至誠乃見其見動之所以然以其道也見動是著龜四體之自然見乎動乎是道皆公共之理到卽見動而先知善不善方是至誠之神耳

看兩乎字則吉凶原不關著龜四體事著龜四體固不知其該見動也然則以爲此爲見此爲動者原是至誠耳至誠如何便知其見動在天地間皆此實理惟至誠之心有此實理故湊著便得世間無一刻無一物不見動只是無至誠空見動空消滅耳可見見動原在至誠心眼裏

曰動乎者卽指禍福善不善非泛言四體之動也纔有動此理便顯不論動之誠與不誠有意無意也善不善便是禍福將至之兆猶言吉凶也

此善字在氣機上說非道理心體之善禍福將至之先其機兆分端不可以禍福言所謂善不善也若作本

源善字看則兩之字先說不去不善句亦有礙不得不轉入無善無惡去

幾在事先理又在幾先一路追到極平實地頭却正是神妙不測之盡處

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唐荆川謂幾動於彼而誠動於此或議之曰先知當是靜照耳若云誠動於此幾於有意將迎矣且誠何以動亦無究竟義在先生曰幾動於彼事物呈其朕如禎祥妖孽著龜四體之屬誠動於此幾至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動則俱動非將迎之謂也誠何以動誠之明動也如目之忽見耳之忽聞所見所聞幾動於彼也見明聽聰而心通

理得誠動於此也靜照者二氏之說非聖賢語也即由其說言之照即動也彼意欲其雖動而本體常寂故曰靜照非有不動之理也將迎者幾未至而自私用智非誠動也

有謂人而能物者則人而能神先生曰兆吉凶妖祥者非如神也因其兆而即可知吉凶妖祥者至誠如神之道也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非以前知爲至誠也至誠之知超乎人物故曰如神

通書謂誠神幾曰聖人其說發原於此章蓋實處是誠虛處是神介乎靜動之間者是幾三字須合作一件講方是此章全理

第二十五章

此章自成自道分配處于意頗與時說不合竊謂首節分說下二節則言誠而道在其中未嘗分也首節誠者句兼人物而言而道句專就人說故上句無工夫而下句有工夫然註中即我誠以心言二句則誠之在人者原有工夫故下節不誠無物註即云人心一有不實也若不誠以下止說自道則宜云道之爲貴且末節誠者非自成已又何說乎蓋誠在物爲實理而在人爲實心人必有此實心則實理方成而事理亦得假如實心爲孝而後成孝子此誠以自成也而定省溫清許多道理已無不行即此爲自道若無此

實心則不成孝子而定省溫清之道亦皆無物矣故所重專在誠如時說則所重專在道矣或曰終始句解自成不誠句已是說自道此意本朱子不知朱子此言是說終始句仍指物而不誠以下乃責之人耳未嘗分道與誠也要知自道工夫全在誠上用功不在道也不然朱子何以又補而道之在我者無不行末節又補而道亦行於彼乎

首兩句只虛疏誠與道字到下節誠之爲貴方責重人功節次分明可見人要發明兩自字不道竟講了誠之爲貴句非此節本義也其病總坐不信註不肯細心體認若能體認則不特註中實字分毫移動不得

四書講義卷二十八

七

即虛字語助亦一箇忽略不得如誠者物之所以自成道者人之所當自行兩句物字人字兩實字分下所以所當兩虛字不同皆有至理精意粗心者以爲兩自字總責成在人如何自成反屬之物此不通也這物字包攝甚闊非對人而稱之物乃兼人而言也天地間象絳流峙飛潛動植凡有形氣者固是物即人亦物也人之動作云爲交接之事亦物也故誠者自成朱子謂孤立懸空說這句正爲其包羅廣大不專指人而人自在中不是單屬對人之物也惟其不專指人故不可言所當自成而云所以自成曰所以則凡物皆非此不成而責重之意自見矣或曰下文

又云誠以心言似專指人曰海樂說如彼就一物上說如此其義一也物物必有此實理而成其爲物在一物必有此實心而實理乃成如物物統體一太極一物各具一太極之意蓋天下原多自然成就之物不待人力安排然其道必不能自行故道必責重之人如牛之任重馬之行地亦自其實理自成然任重行地之道必須人使之馬牛固不能也曰若說天下有自然之成則自字恐易錯入老莊去曰不然老莊之自然猶陽明所揭良知之良字不過欲打滅學慮之苦理義之障耳游廣平楊龜山以此意解兩自字故朱子辨之若朱子所指自然乃萬物所以自成之理與彼說有空實之別相去天淵不得以其說之謬而併廢正義也

物無不誠人心之本然亦無不誠故首句懸空說物無不誠却不能道人心有不誠而能道道故道專屬之人而其工夫只在去其不誠而物之道亦自人道之此本節所以成物也

自成句兼人物自道句專在人說故朱子謂不誠句已指自道說言指人之行之也而道自道兩道字音義本不同而道之道理也自道之道行也自成須人自行故誠道分開不得說自成則自道在其中講章以誠者句分自成以下皆主自道其解最謬

上句兼人物空說却有誠之之人在內下句專就人言却有自成成物在內

說者多謂上句是天命之性下句是率性之道本於大全盛於講章其實不然天地之理至實聖人之心亦至實與性字無涉卽以性言亦是實有其性之謂誠非誠卽性也率性之道亦兼人物不專屬人身此道字卽誠之事理耳就誠字帶說故下而字若云靜存動察以自道其道而爲誠亦是倒說仍與率性之說無二矣蓋誠之乃所以自成而自道亦在其中看章句自見

天道人道道字與此章道字迥別亂拈不得

兩自字指本然之理兼責當然之功非謂本之自己者爲真而在宇宙事物教學者皆僞也此皆爲良知之說所誤

因首節上句兼物下句指人故朱子謂不成句已說自道邊言責重在人耳卽須有人不他始得之意非分此下屬道也在物爲誠在人須誠之而自道卽在此不誠句註中專就人心說正與首節誠以心言相照有將上兩句看做造化萬物外事爲天道自然誠之句爲君子身上事是勉然人道所貴上下都說錯也誠者終始句卽君子之誠已在其中但統言人物事物之理如是故曰懸空說此句不誠句專就人心說若

將不誠無物看入無始以來甚爲謬妄惟其終始句連君子在內故君子句一氣直下非君子有監於外邊物象而後不得已而誠之也

仁知見處是德本卽是性故曰性之德

仁知雖是性然性不專仁知故曰性之德

或以此章言人道遂將擇善貼知固執貼仁說謬矣此仁知是指成已成物之道理言不向工夫推論卽論工夫亦不可分擇執蓋成已自有擇成物亦有執彼知仁非此知仁也

是推論成已所以成物之故只緣仁智皆吾性之德誠則實有諸已其成已卽性之仁其成物卽性之知故

四書講義卷二十八

十一

成則俱成耳乃因成已成物而追本仁知不是謂求之仁知而後能成已成物也

言仁知爲吾性之固有道理不分內外故能誠之而自得於已則自然及物以時措之事爲無所不當耳合外內是指自然道理如是非人不能合而聖人合之道字非性道之道亦非非自道之道

性字實道字虛此道字非率性之道道字亦非而道自道道字也性字與合外內相應道字與德字相應看本文句法自明人將性道平對下句應作道之合外內矣

道字與德字相應不與性字相應只當理字相似合內

外三字乃與性字相應

仁知雖爲性德合外內然不實有諸已常人豈便能時措皆宜故註補既得於已四字卽節首誠者二字也

第二十六章

此章分明兩大段一總結又是一頭一過文一尾自相照應文字前六節說至誠後三節說天地末節收合此兩股一結也以至誠無息爲頭不貳不測作過文純亦不已煞尾此三節照應也其大旨只至誠無息與天地同然天地之無息可見而誠難見故第七節專指出不貳不貳者誠也聖人之誠可見而無息難見故末節專指出不已不已者無息也

四書講義卷二十八

十一

悠久博厚高明等義人俱看入心性去如禪門過去現在未來六道因果總只是一剎那間事謬甚實說在功效者又說向後世粗迹事爲於至誠界分絕不相似此古人所以有扶醉漢之歎也

悠久二字只一意悠久二字兼內外乃有兩義

第四節言至誠與天地同用天地之博厚載物高明覆物悠久誠物是實事至誠之博厚載物高明覆物悠久成物亦是實事所以二字乃其所謂同也人不能實說多說向無形影去又何以謂之用又何以見其同哉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自宜在功業上說俗解以爲粗

偏要說入心性去此禪家問庭下石在心內曰行脚人著甚來由放塊石在心頭也

貞觀之治唐太宗自以爲行仁義之效歎曰惜不令封德彝見之而不知其原非仁義也問何以非仁義曰其體不誠故其功用亦全不是文武成康之治惜不令唐太宗見之耳此針一錯直到伯恭同甫皆認賊作子以至於今未悟也學者亟當辨取

第六節是形容所以覆載成之極處無絲毫不是天地耳非於覆載成外別有奇事也

以上言至誠之道配天地此下三節言天地之道以證至誠至末節方合併言之而歸重至誠第七節與上

四書講義卷二十八

十二

六節分界

自無爲而成以上專言至誠自一言而盡以下專言天地末節乃合言之言至誠處皆天地之理然只說至誠言天地處皆至誠之理然只說天地一夾雜便亂了賓主章法

天是天地是地如何不貳惟其誠而已若指其氣之通合爲不貳則已截然是貳矣且中庸明云天地之道可一言盡非謂天地可一也

第八節是第四節對子註中誠一不貳是承上節說本節即各極其盛四字耳作不貳看不得功用在下節又作及物處看不得

博厚高明悠久天地之道皆指功用其博厚高明悠久之誠一不貳處便是至誠蓋天地之爲誠不可見從此道上見得其所所以然不是博厚高明悠久即誠又不可說博厚高明悠久之外別有箇誠

第九節人單指生物之盛說者非也看註云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則斯昭昭撮上正昭不貳不息意及其無窮以下乃所謂致盛大而生物也故又補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大以完語病則昭昭撮土其指不貳不息之本可知蓋此節正對上文第四節以下說以明至誠之功用昭昭即是全體拆看云然耳

四書講義卷二十八

十三

此節總爲則其生物不測句發明一路說向外去極言其盛大耳人每爲映合至誠偏要倒裝轉誠字并且夾和至誠說到治化上去皆謬見也

至誠無息與天地合一處上九節已反覆道盡末引文王做箇模樣耳

通章止完至誠無息四字天地之無息可見而誠難見故指出不貳不貳即誠也至誠之誠可信而無息難信故結出不已不已即無息也

天地之無息可見而誠難見故說天地之道也只是不貳不貳即誠也聖人之誠可信而無息難信故說文王之純亦是不已不已即無息也如此看兩邊結束

甚明

純卽是至誠不已卽是無息此亦易曉然何故作此複衍語只爲說至誠與天地同天地之無息可見而誠不可見故結天地之說曰其爲物不貳不貳卽誠也純也至誠之誠可信而其無息不可信故結至誠之說曰純亦不已不已卽無息無疆也如此看則亦字側重不已處意自分明

四書講義卷二十八

十四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二十九

中庸六 第二十七章至第三十三章

第二十七章

大哉聖人之道是贊道不是贊聖人

看下文一待字可知雖數千五百年無人行聖人之道長在此所謂非道也幽厲不由而朱子以三代下皆架漏牽補時日毫無助益於此道也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只虛虛說箇道體如此若說聖人如何去發育峻極便非書理且使第四節亦無地步矣

有謂禮卽德也三千三百非禮之至先生曰聖人之道

四書講義卷二十九

十一

之妙正就三千三百上見故曰優優大哉但人不能修德斯道不行耳尊德性節正說修德故禮與道爲體不可云禮卽是德而三千三百爲非禮之至也蓋其所見止激於僞飾儀文之人而因疾惡禮法之士其旣也因疾惡禮法之士而并抹撇三千三百爲非至道設有動容周旋中禮之聖人過其前必反疑不如瞽阮之真矣

儀原不粗淺程子所以闢異端只在迹上斷定要知迹從何來知其非則知聖人之儀同精矣

溫敦字是已精加精意故章句就已知已能說良知良能自然之理人人之所同不可以故厚名之者

也已知已能必然之理人各不同然無人不有其所
已知已能者故曰故曰厚人爲故厚要貼德性故每引
良知良能不知凡人之所已知已能亦皆德性卽如
其次致曲之曲亦德性也

惟敦厚纔可以崇禮此卽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之說也
然天下有一般人實是敦篤純朴然或箕倨不以爲
非故敦厚又不可以不崇禮如此講來兩層意思都
到以字自有安頓

非敦厚無以崇禮而敦厚者又不可以不崇禮此與上
四句每句中都有兩意自隆萬以後有側重崇禮者
謂厚者禮之意也故敦厚卽所以崇禮一順說下則

四書講義卷二十九

三

此句獨卽有一意與上四句異矣推其病根皆原於
老莊之說以禮爲忠信之薄故艾千子直斥之爲一
字不通非激論也

足以興者言其理也如世間秀才習爲吉利軟美之辭
活脫膚浮之法雖以此得科名美祿位然其言足以
害也

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故朝廷之上更無默法
但有無道則退耳默者卑官處士之爲也

明哲是見得事物道理分明保身是所行必無危殆之
道固非見幾趨避先占便宜之謂亦不單就無道默
容言也

第二十八章

第三節是上節實證同軌同文同倫正言不制不考不
議非所以不制不考不議之故也所以不制考議之
故卻在下文今天下之所以同軌文倫從天子來天
子者卽下文註所謂聖人在天子之位蓋指文武周
公也子思自謂當時乃今天下不制考議之時不指
制考議之天子也若子思時之天子正是有位無德
不敢作禮樂之人亦在爲下不倍義例中豈議禮制
度考文者乎今天下之所以同軌文倫而尊如時君
聖如孔子皆不敢作禮樂正爲今天下之禮度文皆
從文武周公來所以大同一統如此之盛雖有當更

四書講義卷二十九

三

定者而時無德位並隆之人皆當守不倍之義雖時
君不敢以愚而自用雖孔子不敢以賤而自專也
或謂此止說時位不兼德言非也饒雙峯謂此章爲在
下位者言故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專指賤者而
不及愚者亦非也看下文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一段
則此節同軌同文同倫原從文武之德位來今天下
三字不是夸盛語謂今天下有位者無德有德者無
位自天子以至庶人皆在爲下不倍義中只合共遵
守之正見都議禮制度考文不得非謂其可議禮制
度考文也

看下節云無位無德皆不敢作禮樂則今天下車書行

之所以同者依然文武周公之所作耳不但孔子不敢即時王亦不敢也若止就有位說則下節之義不全矣

六書之學爲之未有不穿鑿傳會者或是好奇如石推官之類其失尚小或卽以解經又佐其穿鑿傳會之見如臨川之字說莊渠之精蘊其病便有不可勝言者友人中有好此雖郵札必以蟲鳥見及某却不敢如此以有洪武正韻在也

第二十九章

首節有字中已具本身六事在裏不是後方增出

金正希云君子自無疑惑豈誠有可以疑惑之者故必

西書講義卷二十九

四

至是而後見君子之自信至此極也艾千子云既已徵諸庶民矣則雖鬼神後王非影響也君子自信固如此耳若待鬼神後聖而始無疑惑則非本身徵民之理矣先生曰若追到極處只本諸身三字自信已足何必講徵諸庶民况以下四句耶然此章大指却不如此四方上下往古來今有一處分毫不合便是本身處有未是故後文云君子未有如此註指本身以下六事而言此正所謂不驕也若只要自信得盡則五句都成剩語矣只爲鬼神後聖二句無憑據恐人錯會師心自是故特設下節知天知人以明之而註又特下知其理三字方見二句之實總之聖學

無疑惑在理上他說無疑惑在心上信理則從戒慎恐懼明善誠身來故不驕信心則自用自尊生今反古直至無忌憚正與不驕相反此毫釐之辨也或曰焉知其所謂自信不指理而言曰纔說得悍然自足泰然無事處便是道理是作孟子所謂知言亦只在這些上可見

第四節只爲上文鬼神百世聖人二句恐人疑其渺茫夸詞故特解之見此是實理天地三王更不待言矣不是贊鬼神無疑而知天俟後聖不惑而知人也知天而鬼神在其中知人而百世聖人出其內耳

如今人崇奉佛老諂事淫祀此不知天也惑於流俗固

西書講義卷二十九

五

於習見方隅舉世所非便立脚不住此不知人也豈必欲叛正從邪只是於自家道理上原鶻突自信不及便無所不至耳故欲開異端先須識得自家本等若妄爭虛氣下稍定一折而入於邪矣

兩而字粘緊行言讀令行言兩字語輕急乃得其妙非輕行言正說行言到盡處不必重大致慎凡有行有言卽世法世則盛德之至非功夫純熟未易語此也世字只指本朝言若兼異代其如無徵不信何

第三十章

首節註卽云兼內外該本末便爲小德大德張本下節註云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譬之意可見持載

二句卽並育並行之大德四時二句卽不害不悖之小德

道指日月四時運行度舍如黃道白道之道人多混解德本無大小小卽在川流敦化處見非別有二德而一爲川流一爲敦化也川流卽大德之支節敦化卽小德之全體原只是一件

不是小德外另分箇大德作對亦不是小德中各隱箇大德作主只分看見箇小德合小德看便見箇大德耳

敦化不可見只在川流處見之天地間燦然可指者都是川流其所以往者過來者續日出而不窮者必有

敦化者在耳

大德不在小德外敦化卽從川流上見人亦欲作是觀而說來多不透蓋意中終謂川流者是分體而欲於小德上面別尋一件籠統不動者爲大德也不知川流是小德而其所以不已者卽大德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不是並指陰陽乃兩箇一字之妙也敦字正在化字上見非化則亦不知其爲敦非其化之敦則亦無從知其爲大德也

說天地不必更添仲尼仲尼卽在所以爲三字內也

第三十一章

有此耳目心思便賦此聰明睿知之理凡人之所同然

者也但氣偏欲蔽不能完其固有賢以下修以復之然其爲聰明睿知全於學力者理雖合一而其神敏超異之妙有非人力之所及者故曰唯天下至聖爲能也足以有臨亦須從此意象中體發泛贊德高過物則下面皆至聖之德何非足臨者單以此爲足臨正以此生知之質包下四段故不得泛言也

此言天亶神靈首出庶物與下知之德不同下四德或偏從一德入或從學得之皆可惟至聖有此德則下四德皆備亦皆高出一層故此段包攝下四段如孔子之集大成惟其始條理不同故終條理亦異也足臨便是無所不包故無不仰宥其下

四書講義卷二十九

七

此一段包下四段此一段卽始條理者知之事也下四段卽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故聰明睿知只作生知二字看

足臨固不待臨而後見然却不是空空自命入荒皆在吾聞於心性中攝取爲無憑據之說也生知流露處人見之未有不詘服此便是足臨卽後世英雄帝王可見其樂以思至聖更自不同其所謂足直是實事非虛尊也

生知之足以有臨其光武氣略自有籠蓋宇宙之槩此是實事如漢高之天授非人力光武之帝王自有真唐太宗之非常人足以濟世安民便是證據故君尚

如此況至聖乎

謂此一段總冒下四段則是若謂臨字說向外邊大處容執敬別說入內邊細處却是妄論臨與容執敬別都在外邊說其足以則內邊事也五段總一般並無內外之分

首節言其生質之備次節又就上足字言其充積之妙此章言小德川流然必說到溥博淵泉者猶言恕便離不得忠之意也血氣二字所該極廣禽獸草木都在內方是體信達順之效

第三十二章

四書講義卷二十九

入

錢吉上云朱子既云三者皆至誠之功用又云經綸是用立本是體李九我曰體用二字只說用中之體用自立本而出之則為經綸自經綸而入之則為立本此說得之先生曰此二章總極言聖人天道之盡致朱子曰至聖一章說發見處至誠一章說存主處又曰此不是兩人事上章言聖人德業著見於世其盛大如此下章是就實理上說然則此章初無貼用上說之義九我安得造為用中之體用而吉士從而附和之乎用中有體用體中又有體用支離甚矣總因誤看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一語見有箇用字便要與體字支對耳不知功用二字為為能一字下

注脚非體用之用也依九我言自立本出之為經綸即是大用矣自經綸入之為立本即是全體矣又何用中體用之分乎抑所為全體大用者更何等乎凡講說多自己迷謬到解不通處必杜撰穿鑿至於破碎經傳而不顧皆此類也

或云在天下為經者在至誠則為道在天下為本者在至誠則為性在天地為化育者在至誠則為命先生曰配說道性命大有語病饒氏胡氏之言不過分貼此三句即首章三句之理耳猶之下章潛雖伏矣二節即首章戒懼慎獨之理相似正言其合一若今所言則反分而為二矣况首章道性命原是通論人物

四書講義卷二十九

九

道理此三句專指至誠之能事今云在天下為經在至誠為道云云尤為倒說且似以此節貼首章不似以首章貼此節也故凡文法輕重轉側之間稍不精細每令賓主易位不可不知雙峰饒氏曰大經是道本也天地化育是命又大經大本之所自來也雲峰胡氏曰首章由造化說聖人故曰命曰性曰道由體之隱達於用之費也此章言聖人之所以為造化則曰道曰性而後曰命由用之費而原其體之隱也天地化育固具人心為甚只至誠知得必到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此心與天體不二方是默契處以世間繁華熱鬧場為育而以寂滅消沉打散之為化從此悟出本來為知而以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為至誠知化育之妙用看世間法與從上聖人道

德事業皆無可奈何中應化因緣公案此顏鈞李贊之涕唾非孔氏宗傳之道也

有謂至誠之視一世無有遠近親疎并無有物我內外一身焉耳先生曰經綸之仁正在遠近親疎物我內外分明耳此是釋氏平等普度慈悲非至誠之仁也但看三代以上聖人制產明倫以及封建兵刑許多布置雖纖微久遠無所不盡都只爲天下後世人類區處箇安當不會有一事一法從自己富貴及子孫世業上起一點永遠占定怕人奪取之心這便是肫肫其仁自秦漢以後許多制度其間亦未嘗無愛民澤物之良法然其經綸之本心却純是一箇自私自利

四書講義卷二十九

十

惟恐失却此家當只此一點心已將仁字根荇割絕安得更有經綸此朱子謂自漢以來二千餘年二帝三王之道未嘗一日行於天下者是也後世儒者議禮却只去迎合人主這一點心事周周折折妝點成一箇自私自利道理如所謂封建井田不可復武王非聖人堯舜不能殺舜禹不得已以天下結識之太王不窮商種種謬論皆從他不仁之心揣擬古聖肫肫之仁正如不昭祭絃而悟舜禹之事亦如此耳中庸於經綸大經却說箇肫肫其仁看古聖人心體是何等此處看得真天德王道一以貫之矣只就淵字上著想不過曰靜曰淡而已惟從立天下之

大本想出淵字來方見得一篇太極圖說皆具此句方不墮入老莊之虛無今人見識且不見及老莊地位固宜其麻糊影響只辦得形容擬議唱喝淵淵乎數語了事而已

人人有此天時時有此天只是浩浩歸於至誠可知有多少品量在在儒者爲聖之時與各聖不同非釋氏諸天之說也

和節只極言至誠之妙不到得此地不能真知便懸空揣合也只是影響不見裏面許多滋味以下總都信不及矣知字緊貼固達二字其旨只在平實處不在高玄處

四書講義卷二十九

十一

固字註止訓實字意所不重俗說橫生別解是至誠上更有聰明聖智一等人而聰明聖智上又有能固一等人矣不可從也

此是下半部中庸結語天人誠明之理反覆詳盡至是忽結以非其人莫知却不是中庸自贊聖人之道實有非言語所能窮者雖日聞至論到自得處其意味微妙又自不同中庸開此一層境界喫緊爲人領會似乎極高却又極實只看固字達字逼攬人到盡頭處真箇老婆心切

至聖章說發見處自表而觀其知則易故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至誠章說存主處自裏而觀其知則難故非

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弗能知也只是反覆贊嘆至誠不是兩人事學究家將德與道糾纏殊謬

天下至誠至聖前章各有分義此章言聖人天道之極致則已兼二義至聖即在至誠內所謂非二物也

第三十三章

爲己爲人針鋒只爭向裏向外之別然相去千里矣謝上蔡所謂蔬食菜羹便向房裏喫如此意思可鄙可賤令彼清夜自覺豈有不頽頽汗下者惡字真如棄茶蘼如避穢惡方是自已實心若云恐人測我中藏則仍是小人掩著之意

淡簡溫綱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錦之美在中也

四書講義卷二十九

十二

可見君子自已所求之實在中之美錦非求外之襲綱所以尚綱不過言其不表祿其美耳若謂君子所求在淡故能不厭則是君子用力於綱而得錦也倒且謬矣况淡簡溫與不厭文理皆形容君子之詞非君子以此爲功自居也

總之此是形容君子不求人知而自彰著其大段如是耳簡與溫貼闇然文與理貼日章兩邊合勘而字之義方得或謂重上截三字非也其意不過欲重闇然重闇然者所以貼爲己意不知闇章總是爲己而日章尤是爲己之實淡簡溫是綱之襲於外貼闇然不厭文理是錦之美在中貼日章然則論爲己正當重

下截與日章耳此皆萬曆間講章之誤

衣錦尚綱美原在錦不在綱也惡其文著惡只在著非惡文也簡溫綱也文理錦也闇然綱也日章錦也由是言之重上截乎重下截乎但尚綱正所以爲錦闇然正所以爲章不可分作兩層此而字合看之理也淡而不厭此是說君子立心爲己其道如此不是君子裏邊做造簡不厭道理外而又做造簡淡來示人也淡字只與濃艷相對淺淺在外面看如此若謂希夷玄漠乃老氏之淡與君子之淡無涉况彼是說內而此是說外雜和其說不得

淡簡溫外之綱也人之所見也不厭文理內之錦也人

四書講義卷二十九

十三

之所不見也因人不見其錦而但見其綱故以爲淡簡溫耳君子立心爲己只向裏用功越向裏則外而越闇然惟其不厭文理所以淡簡溫原只是一線事若謂君子裏邊做不厭文理外邊又做淡簡溫即成兩截其淡簡溫即是權術作用與掩著的內者同爲小人之歸矣要之君子不但不知有淡簡溫并不自知有不厭文理皆是外人看得如此但淡簡溫易看而不厭文理難看耳

上面說立心爲己是得大頭腦知達之近三句却又就其中曉得了下手樞機所在故曰又知此三者混在上文甲裏不得混在入德工夫不得

上四句正說閑然日章是爲已立心大段此三句是下手處又須識得機要所以然方能實做工夫下二節乃所謂入德也

此知字只是下學立心之始見得箇爲已門庭不錯從此好下工夫耳故云可與入德矣而下文乃言慎獨戒懼工夫也

首章從天順說下來此章從人倒說上去故入手處更說得分曉

或云知遠之近三句朱子云三句一句緊一句先生曰三句也原是平說語氣急注末句不得停泊但細分看其理一句緊一句耳

四書講義卷二十九

十四

風字就一身而言猶風度風流風采之風也時解錯認作風俗風化之風則與遠近句複架矣

第二節言慎獨之事人之所不見五字便是獨字註脚凡意念初動事爲未著時人所不見而自已獨見此時此處謂之獨耳大學註云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地字最當玩人每忽却地字誤認知字遂將獨字硬派入心體上說將兩節工夫混而爲一而於工夫次第亦先後倒亂看中庸首章從天命說來則戒懼在前而慎獨在後此章從下學入德說起則慎獨在前而戒懼在後節次分明如此如之何其可素也禪學最怕分析只要打成一片本體即工夫不得分析

况工夫又可分節次耶故存養省察界分一切操持首章戒懼慎獨與此兩節必要做一串說自白沙陽明以來講學者皆主此

首章從天命順說下來故戒懼在慎獨前此章從下學轉說到天命故戒懼在慎獨後

此章從下學逆說到盡頭故先慎獨而次戒懼者以慎獨是零碎工夫戒懼是統體工夫其實戒懼包得慎獨慎獨只在界頭更加謹耳非謂先做慎獨後做戒懼也

此言慎獨之事慎獨從每事每念發端隱微處省察精明不使有絲毫夾帶所謂內省不疚也到事事省察

四書講義卷二十九

十五

念念省察工夫精密更無愧怍之端乃所謂無惡於志此兩句自微分省察到純熟時動靜只成一片於戒慎涵養著力則下節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又與無惡於志有分

相在爾室節與首章戒懼恐懼節對是主敬之全體兼動靜而言不言不動而敬信則言動之敬信可知舉盡頭處言也專指靜邊謂君子只在不言不動處做工夫此是向來講說之誤

自第四節以下至末節總以推極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妙非爲治道商量化民之術也

潛雖伏矣二節是天德工夫不言而信不動而敬是工

夫到極處奏假無言二節是王道功效篤恭而天下平是功效到極處

有謂詩只引端是故後義即稍進以上諸節類然即以維德貼篤恭天下平貼百辟刑者謬也先生曰百辟其刑之註云德愈盛而效愈遠則此句自貼天下平爲是蓋民勸民威自是國治事百辟其刑乃天下平之事也

篤恭工夫都在上面到此只是火候足一分效驗又潤一分耳不顯其敬功夫火候已到盡處故天下平效驗亦到極處別有篤恭玄妙者固非謂與上文全無分次者亦粗也門人管天錫涂之淵問篤恭是兼承

四書講義卷二十九

十六

謹獨戒懼否曰朱子謂自向綱至此五節言始學成德疎密淺深之序看第三節註云爲已之功益加密矣則潛雖節尚是始學界上事而自相在以下二節則皆成德事也奏假兩節雖說效而德在其中故曰德愈遠而效愈遠要之慎獨與戒懼恐懼功夫有疎密淺深原不是截然兩節事慎獨在零星入手說戒懼恐懼無時不然則統體純熟火候到統體純熟則慎獨在其中矣人德以慎獨爲主一慎獨足以直達篤恭成德却以無時不敬爲至故戒懼恐懼足以括慎獨

自來講說章旨之不通莫如此章拈闢然二字爲甚衣

錦尚綱是爲已立心闢然是讚尚綱日章是讚衣錦皆讚君子語非君子做工夫處工夫正在下二節况闢然是形容外邊日章是形容在中之美若以爲章旨則篤恭須貼日章天下平貼闢然矣可乎不知何村師造此不通之說以誤後人今日衡文選手無不守爲科律此章中無題不拈不拈者反以爲失旨矣如云闢然之功之效自闢然以來則以然字當實字名目又有闢修至闢攝天下於闢則又刪却然字爲名目又不通之甚者嗚呼正學不明異說肆出借經傳以行私造宗古以惑世如江門之主靜新建之致良知甘泉之格物見羅之知止充類盡義其害有淺

四書講義卷二十九

十七

淺大小之不同然皆村師之見也

此與修已以敬而安人安百姓相似即在上文更推一層耳非壓倒一切也

此章是全部盡頭此句是此章盡頭下節只引詩咏歎此句故註謂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別有三等也至矣是贊德非贊詩也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三十

門人陳鍵編次

同學諸子共較

孟子一

梁惠王上

孟子見梁惠王章

孔子多說仁。孟子提出義字正爲戰國功利之說淪浹人心。與今日講禪悅講良知講經濟者相似。推其極只一自私自利之害。縱說利便不義不義便不仁。此是古今人獸邪正之關也。

利之根源原從仁中生出。凡貪嗜繫戀之私皆仁之過

四書講義卷三十

一

惡也。告子以食色爲性。故曰仁內義外。釋氏之慈悲普度生死事大。老氏之長生內外權術家之事功經濟皆自以爲仁而不知有義。然後可以成仁。不知義則其所爲仁皆利也。非仁也。孟子於孔門得仁字之傳其平生得力在體貼出一義字爲七篇宗旨。此章首尾仁義全提。而中單舉義字正此理也。以仁字關利爲從治。以義字關利爲正治。此是古今學術關頭。仁義固自利。然以此立說則立心原從利起。其爲仁義皆利。做來只成五霸假之仁義之真源絕矣。故必先除卻言利之邪心。後方轉出仁義本自利來。其說乃無弊。如大學亦必說破外本內末財散民聚本旨後

方轉出以義爲利以財發身之理。若從利上計較出仁義之便益。非孟子之道也。

有謂先王之有天下也。知天下利器不能以一人據也。而又爲爭端。是故設爲諸侯大夫士庶人萬乘千乘百乘以至士庶亦得百畝。皆所以分已之毒而殺其勢也。先生曰。謂先王制度爲一人獨據其利不得而設。以此分殺其害。則仁義之教皆成假飾。而利反爲本旨。此正功利之說與無善惡言性之淵源如何。認賊作子。此等皆大害道之論。不可不知。

不遺親後。君此是從士庶人看。要到士庶人不遺親後。君須從王始。王曰仁義而已矣。大夫曰仁義而已矣。

四書講義卷三十

三

乃至士庶人曰仁義而已矣。而後見不遺親後。君之效。故仁義二字一頓。其中煞有次第工夫。次第景象在。

仁義從王至庶人。仁義之效從庶人至王。

上節言利之不利。以應王何必曰。此節言仁義之利。以應亦有仁義。何不是泛說感應。仁義二字是言人主躬行實得而無求利之心。不是空說道理。

不遺親後。君見仁義不但利并能去言利之不利。其利無此。

有謂言仁義猶愈於言利。孟子知惠王非行仁義者。亦曰庶幾言之而已。先生曰。章中六箇曰字極有意。惠

王開口便說箇利字其心浸滯於利者深矣孟子先攻其邪心非但止其勿言也仁義之實在政孟子開口便欲行王政於齊於梁於滕於宋無不然者若僅曰言之而已則言利何害言仁我何益哉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章

王道之始始字或云卽資生資始意言王道盡於此也下節不過廣上意耳養生送死一部周禮盡之如此節爲始事下節爲終事雞豚狗彘始不當畜耶此論不然一部周禮畢竟幽居允荒時尚未有此精詳也雞豚狗彘始固已畜然看五母雞二母彘卽是文王養老之政豈文王前不曾畜耶卽五母二母纖細

四書講義卷三十

三

精詳處正是王道盡頭若任人家多畜者侵利不畜少畜者失養便不是王道矣故謂王道之成究不離始事加詳則可謂王道盡於此則不可或謂二者是民生日用至大至急之事王道不離乎此不違不入卽法制中農政及虞衡之令典非止法制未備事也始字卽萬物資始始字之義統貫王道不知三者雖重然出天地自然雖無王者民生亦自能取給不違不入固亦是法制然其教易施雖無王者如霸者富強之政亦能及此王者之妙全在井田學較等法制霸者富強無其心不得其道故不能爲卽天地亦各有分限而不能爲惟王者參贊化育上下

與天地同流乃能爲之此之謂王道故此三者雖極重大然只可謂王道之始也

不是行王政後不消此三節亦不是此三節中無王政蓋法制備後此三節道理已無所不盡不必更說在法制未備時此三節爲至急隨時隨地可行若無此則下面王政亦無從施設矣

當法制未備時卽樽節愛養亦未有政令規條但人君清心寡欲以開其源不爲民物之害則天地自然之利始出然後可議法制耳

不違以時不入不是無王政但就天地自然上節宣雖功利之治亦能及之若五畝之宅節則直是王者自

四書講義卷三十

四

爲制造非天地之所能爲中庸所謂盡人物之性而參贊化育者也然究非王者鑿撰也只就上節不到處曲成輔相若無王者則天地亦無可如何耳看後世漢唐宋以來非無賢君治世然只在上節中運用到王政便不能行陋儒反謂井田封建學校之制必不能復古也只爲世間無參天地之人胸中并無此見識榜樣輒道漢唐以下所爲便是王政豈不謬哉宅牆餘地欲盡其利故必有樹凡木可樹惟重本務故樹必桑

謹申之實在教義二字孟子時王教衰絕雖立庠序而道德雖一故教須謹庠序中就不教孝弟然其義未

易明信故義須申申者反覆丁寧使紬繹其指歸之所在也

當井制成時家塾黨庠州序國學一時都定到井法壞連學制亦壞故游士橫異端出孟子下箇謹字不特見庠序久廢卽有庠序教術已亂亦難爲理如孟子勸滕行王政而許行之流卽至此可驗也
養民制法之道上文已說盡末節直打破後壁挾出不盡心真情令無躲閃處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章

有云禮至中古而備亦至中古而壞衣薪舉壘之初掩骼埋骸而已葬埋不已而至於用器用器不已而至

四書講義卷三十

五

於爲備機變日滋而繁文日勝聖人之所以惡也先生曰聖人之惡單就不仁上起見不爲憎機巧而追返真樸亦單就備而言不推論喪禮原始以葬埋明器爲世變繁文也此是老莊家言晉人得之以亂大道者果如其說則聖人將殫殲禮法返之太古以爲治矣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章

陳大士謂省刑罰薄稅斂從此推之勸教勤學禮賢任能罪已責躬弔死問孤乃盡艾千子云省刑薄斂當時救急之政故特言之耳勸教勤學禮賢任能王者大道理也罪躬責已弔死問孤則斯者亦有之救急

之政比王者大道理先一著粗一著比霸者所有則又專似勾踐輩耳先生曰此二句便是王者徹上徹下徹始徹終本事如何別尋補許多條目總坐看得此二句粗淺以勸教罪躬等作用爲精淺也不知此等作用正粗淺豈特罪躬責已弔死問孤爲霸者事卽勸教勤學禮賢任能亦不當王者大道理千子謂省刑薄斂當時救急之政也是一流見識耳
數赦非盛世之典捐租亦黃老之治數赦養好必有重法捐租難繼必有橫征省之薄之只是得其平耳

孟子見梁襄王章

四書講義卷三十

六

三代以前但有治亂無分合分合之事始於周末治亂以德移分合必由力併孟子謂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此猶從德言若周以後天下之爲治亂止是一分一合皆以力不以德雖合一之時亦與三代之治不同故但可云分合不可云治亂也然其分也必亂亂必至大殺戮而後有強國有強國而後能混一至其混一之所歸則亦必就其中之能愛民不嗜殺者得焉是雖尚力之中終未嘗不以德收也第德非三代之德故治亦無三代之治耳孟子立七國之時早已知必有秦漢之事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一句直斷盡漢唐宋以下
有謂定一是以勢言先生曰定一之規模氣象三代與

秦漢後煞是不同若單論勢力是戰國以後之事豈孟子之旨乎或曰只論勢則秦漢以後之定一孟之言皆驗若但論理則聖賢之說有不驗矣曰聖賢之說正不必一一求驗然通盤算來畢竟是一部孟子正要挽回萬世帝王定一之心之道非爲後世作符識也定要求說驗不得不擡高秦漢以後反不難貶聖人之道以就之此陳同甫之謬足以疑惑萬世朱子所以力爭也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章

仲尼之徒節是七篇尊王黜霸開卷第一義後來以齊王猶反手願學孔子不見諸侯言必稱堯舜舍我其

四書講義卷三十

七

誰名實未加而去之皆已包舉言下

正義立誠是聖門升堂學問聖賢之學不是纔義便了而桓文并是利聖賢之學不是纔誠便了而桓文并是假推此利與假之心不至於弑父與君不止此仲尼之徒所以無道桓文也余嘗謂近世良知之學說玄說妙及其敗露總不脫利假二字然世且尊奉其書偶有指摘之者則如聞父母之名掩耳唯恐不速何也只緣借大世界不曾見箇真程朱之徒

餘于先生云聖人不忍生民塗炭故取霸者之功聖門明修已治人之道故羞稱之其論亦正然愚竊以爲羞稱霸者正不忍生民塗炭也取霸者之功亦非有

外於修己治人之道也言豈一端各有所當論語爲門人辨駁管仲失君臣大義故舉其功言又當別論耳是就一人身上說非以霸功爲足學也故仲尼之時其徒原無道桓文之事者非至孟子始黜之看曾西數語可見若春秋與桓文亦是彼善於此孔子正爲他非義故借他行事作春秋以正三綱九法耳齊宣所問桓文之事只是問他富強權詐之術亦并不是仲尼之所與者矣故論學術則孔子先不道桓文之事若論人則孟子亦必諒管仲之功孔孟之尊王黜霸本一未嘗有因時爲救之分也

四書講義卷三十

八

處言之至戰國策士所言則直取其貪殘詭詐之術又桓文之一變矣故曰五霸之罪人齊宣所問乃戰國之桓文非春秋之桓文也看一事字則所指爲富強功利之粗迹可知

有謂百姓皆以王爲愛是設言以觀齊王先生曰有是事便有是言情理之至不必謂之設也

齊王本無仁心仁術平時暴殄之行百姓所孚信則舍牛而疑其貪吝乃必然之理

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二句是齊王不自知口氣可見世間人心日在道理中起滅却只坐不知譬過見牛未見羊也不是孟子代齊王飾說解嘲亦不是格

非歸正如好色好貨之類此正孟子善於指點開導處滿腔子惻隱之心一端上全身盡露見牛未見羊體用具足不分兩層朱子所謂體無限量用無終窮擴充得去有甚盡時孟子說到此處直是痛癢相觸所以下節云云若有一毫機權作用隔著千里矣只一未字中有多少道理事業在下文推恩仁政皆包裹許

君子之於禽獸也一段是要引齊王不忍之心向百姓上川故反就禽獸指出若謂推此以愛百姓則道理倒了即成慈悲平等之謬

自吾老吾幼以及人老人幼理一分殊有同有異中間

四書講義卷三十

九

推行漸次皆有實事實象

舉斯斯字指不忍之心所以老老幼幼者老吾老幼吾幼處便是舉加非謂舉吾老吾幼者而加之人老人幼也親疎遠近總在彼字內看其理乃盡

人但曉御于家邦是加諸彼境界不解刑家妻至兄弟便是加也

寡妻兄弟家邦各自有道絕不相同却只是此理更無兩般其自刑而至而御却又自有序

舉加雖直捷便當然其中即有次序只一加字內包含善推之義加字如何入次序看上文刑至御次序已在

纔說箇舉加便有實事在有實事便有次第等級在引之許多絡索收來只是這些子此所謂仁也

玩而已矣語勢是從寡妻兄弟家邦反指轉斯心來見其極易極近以欲動其舉加未便是鋪張推廣也

舉斯加彼即起下文推字

加字輕推字重加字籠統說得盡推字漸次說不盡故

下又添箇善字善字從彼字生來蓋吾老幼人老幼寡妻兄弟家邦百姓禽獸皆一彼字包之則其中等

殺次第已與足以保三字中有親親仁民愛物層級實際在不是一念圓覺普度衆生也

齊王恩足以及禽獸不是不能推而功不至於百姓此

四書講義卷三十

十

倒行逆施正坐不啻耳善字從本達末中間節節有

本分實際

物之輕重長短即在於物心之輕重長短即在於心不能度時心亦一物此庸人所以異於聖賢也能度時

度心者即心此凡人所以同於聖賢也本然之權度正是凡民所同聖人能度而庸人不能耳

謂心無權度固非謂心即權度亦非即此是本天本心之異

明君明字與吾儕句機鋒相值又與仁人體用相通知周萬物乃足以成仁此至理也

王欲行之節是起下文不是結前文前反本指發政施

仁此節指下節乃發政施仁之本也

孟子時民困已極故其告君論政只重在制產足民而
教學明倫雖定說到亦只舉大略全書皆然

孟子一生經濟實用盡在農政分田制祿爲仁政根本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三十一

孟子二

梁惠王下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章

通章結穴在一王字王字跟著民字來民字又跟著獨

人少衆字來故全章之關要都在可得聞與一節

今王鼓樂於此兩節是極言同樂不同樂之效然孟子

機鋒入處正在可得聞與一節

獨樂樂兩問自是必然之理不如此應不得

今王鼓樂兩節孟子描畫出兩種圖形歆動齊君耳與

民同樂不與民同樂自在平日有實政在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章

略無一毫私心方是樂天

征苗戡黎正是樂天保天下

世儒謂封建必不可行者只是私心自秦以後天下之

大患坐廢封建故也向使封建不廢則天下之國星

羅棋布各戰其地卽有尾大跋扈之禍亦楚弓楚得

耳自古豈有不亡之國耶自封建不行則大藩重鎮

尚足以屏翰王家宋藝祖以杯酒釋兵權就是暴秦

一團私心自以爲子孫萬世無患孰知靖康德祐子

孫屠醢殆盡率由兵弱之弊誰生厲階又將孰咎耶

故吾嘗以爲欲正萬世之利害非封建不可然苟非

樂天保天下之主無一毫查滓於胸中則封建亦必不能復行也

當時講交鄰原不是好意直力不能并吞而又畏人蠶食故為此商量權術耳孟子以樂天畏天會之已教以安天下之民不從鄰國爾我起見矣故宣王大其言而以好勇爲辭則已直露其貪殘攻取之心故孟子又借大勇曲引歸於本旨曰安天下之民則仍是樂天者保天下之說宣王之好勇與問交鄰始終原只一意孟子答安天下之民與保天下亦始終原只一意

孟子借好勇語引齊君行仁安天下之民原從樂天者保天下來

此數節與好貨好色同例非真勸其用勇勸其不事血氣威武而以安天下爲志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章

民樂君樂事理迥別如何混同得來惟君民各得其樂故同亦惟民之樂須君得則君之樂亦從民得故同究之君樂只在民樂中故同

有上之愛樂有民之愛樂有上愛樂民之愛樂有民愛樂上之愛樂必先愛樂民而後民愛樂上究竟只重上以民爲愛樂

四樂字各有義民之樂指富養其樂指遊觀樂民樂有

仁政在樂其樂是媚茲之應

人止泛說憂樂同民者謬也樂民樂愛民愛是即有王政樂其樂憂其憂是王化之應其實民之憂樂與其憂樂各不同也故上四句是分說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謂政成化洽上下各得其憂樂便是王者氣象此是一總說亦非混一憂樂也大意只貴重樂民憂民耳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兩句是過脈語總承上四句以起下文故以天下三字中兼君民言君民相愛樂必上感而下應故以字又側重君言總之其義已盡上文四句不是別增意思亦不是上文氣象尚小而此又推極天下之大也

天下只在民字中大言之不是民字外推言之以字文法若云不以一身而以天下耳樂民之樂愛民之憂只一字包兩層

巡狩述職省耕省斂是先王觀之名巡所守述所職補不足助不給是先王觀之事先王而亦可以謂之觀者以其名而言也觀而仍別之以先王者以其事而言也

陳大士謂巡狩實爲報禮而以自狩爲文曰非下文也巡狩也如是則天子尊實爲廉察而以出狩爲名曰非廉察也巡狩也如是則諸侯安先生曰此直是胡

說報禮之云雖鄙俚猶有些小道理若廉察諸侯之變則竟以盜賊心事看帝王矣奚其可艾千子云帝王大典大制都被秀才說壞可歎也此言大有關係學者戒之

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因論遊觀及此見王者一舉動亦無不勤恤民隱如是非謂仁政主乎此亦非板定常年條例也若仁政則自有經制富教大法深宮大廷至治固不止春秋區區矣

省耕斂是恐其失時補助不足不給又是耕斂中一節有兩層義

上文從天子說來下面以夏諺爲諸侯度語結春秋二

四書講義卷三十一

四

句在天子說爲是蓋晏子答景公比先王觀語其志願規模原大孟子引以證憂樂以天下未有不王意亦不是小小事爲不必因齊宣及景公粘煞諸侯講也

或云天子儀衛繁重不可輕出土滿費繁難言補助獨不可簡其儀衛節其冗費以澤民乎後儒論事大約多此如井田封建不可復之類以爲明於古今之變通達國體時務不知皆叔孫希世之術孟子所謂達長者不可以不辨也

後世因游幸而有免租賜酺復家者雖非仁政亦省之舍也

人臣因事効忠有回天之力須合大義見實功若後世出遊之廟避暑之官亦似補救而實則逢長所謂又從爲之辭非格非之道也伊川折柳之諫今人以爲不得規諷之法此正今人諧媚肺腸自己流露耳晏子回天在興發補不足不爲景公粉飾觀名也

孟子晏子總是借遊觀引君施仁耳不是勸遊觀也孟子隨事納忠如好色好貨皆是須知其經綸大用不在此

惟君所行也惟字兩邊說是逼法不是活法活法正是逼法不行此則行彼道理分別如此只看君所行何如此處却是他人著力不得此句逼拶極狠非謂但

四書講義卷三十一

五

憑君做也

畜君者好君也只如此說住不更透轉正意但指晏子忠愛隨事納規之妙而孟子言下情思含蓄無窮孟子引此公案下更不添一語其勉君行仁政固是正意而欲齊宣納諫如流奮發有爲意尤隱然切至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章

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者二字是責難語非張大語王者不獨指天子諸侯能行王政者便是看下文引文王治岐爲證其旨自明

孟子開口便喝出王者之堂行王政下面却止說治岐文王未嘗坐明堂然所行却是王政此正孟子鼓

舞齊君意

因明堂開陳王政宜引武王周公制作之盛與成康治化之隆忽然提箇文王治岐爲榜樣正是孟子善導齊王處下面公劉古公都是此法

鼓舞齊行王政不引武周典制全盛爲法而但述文王治岐之政非謂齊不得行帝制亦非謂文王之政又善於武周也一見諸侯本當行王政卽文王可師二見文王艱難草創時尚必須此况今日典故明備三見王政原是救時撥亂之上策雖弱小危急惟此可以圖興看孟子籌滕宋亦必以此非太平迂論也

明堂王者之政當以武周所制爲法而特舉文王治岐

四書講義卷三十一

六

之政爲諸侯行王政言也人言孟子勸齊梁圖王爲無王不知此等處聖賢煞分明專爲圖王而行仁義卽是闢術其行仁義之本已失若行仁義而王却是天理上事自堯舜禹湯武以來禪伐不同其義一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須知文王不是單憫惜此四者而獨加厚也爲此四者尤窮不及待仁政之行仁政制度周詳一時亦未能遽及四者故曰必先說到此等處似乎煦煦小恩不知這纔是王者仁政盡頭盡頭宜乎在後却爲此四種後不得稍後卽無及矣緣他是分田制產養老慈幼之政所不能逮也施仁必先方見王者用心必使天地間無一物不得其

所至此直是以天自居他如桓文之治齊晉越之復國秦之興其初亦無不以撫循生聚爲事然却是要用其民而然則當其施恩善政之時純是自私自利之心矣看孟子舉文王至此不過爲天地萬物區處一箇停當未嘗於這上面又有箇自己用處在此朱子與陳同甫辨漢唐之治不可以當三代只爲這一點心天懸地隔耳伊川臨死語學者曰道著用便不是此天德王道淵源盡頭也

好勇好貨好色之說孟子正隨事攻其邪心引之於正耳非曰不能禁之使不爲而姑曲爲之說也君心者王政之根本有以好勇及貨色之心而可以行王政

四書講義卷三十一

七

者也文武豈真好勇公劉豈父豈真好貨色者耶若謂識時不能禁而操以爲資則是枉道從彼也是謂吾君不能也後來苟且功利之見明是枉已逢長反借孟子之言爲牌面而譏程朱爲不得事君之道病皆坐此不可不正之

孟子謂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章

如不得已只形容一箇慎字其所以慎者正爲難識也知人帝且難之疇咨試可無非是慎慎便是識之之道此外別無知人法也

卑踰尊疎踰戚孟子原通論古今進退之常理若專就戰國傾軋之事言非本義也

第四節總極言其詳慎乃所謂如不得已耳非謂問人多便可信其不差也兩未可也不是多疑只是虛心體訪不遽專信貴近正詳慎之至耳若云明知左右大夫之多私而猶必詢之此李伯紀謂孝宗之疑生闇也肘腋皆猜忌豈可與共國事哉左右諸大夫國人之言皆合矣猶必自察故曰如不得已未可不是全然不聽

有謂國人實共禍福不肯以虛譽借先生曰如此則竟問國人可矣何用多問左右諸大夫哉

凡選賢才衡文字皆以明為主明即公也未聞以公爲明者也明則當當即公徒貴其公不過無私弊絕請

四書講義卷三十一

八

託然而賢否未必當則舉措顛倒其心雖公而於天理之當然真不公矣余少時見考試案發論者以爲某某真孤寒果公或其案多溫飽者即譁以爲不公余笑謂今日不是賑貧賑貧而舉報皆孤寒乃爲公耳考試當論文字之優劣豈孤寒必通而溫飽必僞也假令顏淵與子貢同試則淵居前爲公若子貢與原思較則思居前爲不公矣此雖嚴語實至理也末節如此二字若注看用舍刑殺只講得父母職分不講得父母真實義須注看一慎字則父母之本心大用俱出

孟子謂齊宣王曰爲巨室章

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兩之字自有所指在今一讀得幾首熟爛時文便思富貴利達此亦幼學壯行耶須問幼而學之是學箇甚壯而欲行之是行箇甚愛國當甚於愛玉今反不如愛玉怎見其不如只在一教字較出

孟子教齊王行仁政而齊王反欲孟子爲功利以是齟齬而道不行此孟子去齊之本也章中所指正爲是非泛論用人當任能不當任不能也

齊人伐燕取之章

不說諸侯謀救燕而曰謀伐寡人正見齊王滿肚皮仍是戀惜燕國不舍在若說諸侯謀救燕則齊王意中

四書講義卷三十一

九

亦思及置君反燕矣齊王只見諸侯私心言此只與寡人爲難耳

末節原是正著即天下之兵不動亦義當如此只是大非齊王之所欲故就利害上發論耳

鄒與魯閭章

莫以告三字是千古做官衣鉢自奸雄以至庸鄙皆包括此中可惜有國者未之思耳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章

鑿池築城不必另尋賦帑只將事齊事楚者爲之已足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章

時移勢變創垂中事正自不同爲可繼總歸一善字行

仁義去功利此善之實也但盡分內不求意外而道
自包舉此爲善可繼與後世必王之實也

只管自一邊正是天德王道之極却不是黃老之以退
爲進

爲善而後世必王是言其理而命或未然君子亦止盡
其當爲之事孔明但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鞠
躬盡瘁死而後已不逆睹成敗利鈍此其所以有儒
者氣象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章

屬其耆老而告之此正太王光明駿偉與後世庸主舉
動不同其辭正而不詭壯而不悲有斷決而無依戀

四書講義卷三十一

十一

從之者如歸市雖平日固結之凌亦由當下辭氣間
有以感動之也

文公初謀事齊楚孟子卽以效死勿去告之此是正策
到此又商不得免之局是文公以與民死守之說爲
不然故孟子告以太王之事而後仍以死守爲策謂
舍此別無妙法然遷之說勢不可行則但有效死爲
主耳看上章已引太王而末云如彼何哉疆爲善而
已其義已見故遷避之說乃別策餘理不當以世守
節說在後遂反作遷避之變計也

去邠前如何籌畫踰梁時如何約束邑岐後如何經營
事出萬全方是太王之遷耳滕之遷得遷不得只要

此際自問何如太王若謂孟子故作此難要滕君效
死又不是

論理論事勢孟子自有一定之則到人主才德力量所
至豈孟子之所能強開陳善道使之自取要之孟子
意中固未嘗不以第一等作爲望滕君也

可遷則遷可守則守必有一番經濟實學在此正是齊
王反手絕大本領可笑鄙儒每讀是章必謂列國基
布遷必不能若謂孟子妄設是一策耳夫岳丈之間
猶有棄地一成一旅尚可以爲只坐鄙儒眼孔小耳

魯平公將出章

道學非不美之名而天下每以譏訶腐儒是自別於道

四書講義卷三十一

十一

學之外也曰吾惡其假耳假誠可惡不知於真不道
學者何如知道學小有疵釁則爭摘詆之不道學者雖
通體悖惡無足道曰彼固未嘗道學也道學之害如
此不過欲相率而歸於真不道學斯無譏矣此說亦
自良知家始古未之聞也臧倉衣鉢流傳徧天下道
學者正當於此精進耳

凡昏庸之於學人始而愛昵愛之至爲信服信之至爲
畏懼而後人所以蠱惑箝制之法亦盡此矣只一諾
字中有愛昵有信服有畏懼

行者自行止者自止更有甚或也然行之則行止之則
止便自有箇或在識得此意破覺世人許多缺憾感

激俱不直一笑耳只是孟子之行須與人之行不同
孟子之止却與人之止不同這箇又要人喫緊著眼
又不可一齊抹倒也

聖賢知天在一向到此際明白說與不知者耳道不行
究皇皇正是知天處不是曉得天不欲便罷休若英
雄豪傑歎天意却正不知天在

孟子既知天安用尤臧氏此程子所以無憾於族子邢
七也故不特叫罵不是尖酸亦不是尖酸之與叫罵
同出於憤恨也

四書講義卷三

三

十二

十二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三十二

孟子三

公孫丑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章

功利之惡浸淫人心孟子以後千載猶惑學士大夫於
此不曾分明安得有學術事功乎陳同父以漢文帝
唐太宗接統三代而朱子力辨之正爲此也

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孔子此言自不關時勢說
單說德之行速如此孟子前旣言時勢之易此引孔
子之言又見德行本易故下文總結謂事半功倍方
兼時勢說見不必有文王之德而王可反手也

四書講義卷三十二

十

上文言時勢之易王此言德本易王兩兩平列到下文
當今之時時也萬乘之國勢也行仁政德也此三句
方合德與時勢言

正誦時勢忽入此節此正辨文王百年後興與齊王反
手異同處德字即從文王之德德字生來此孟子文
章線脈也文王無時無勢然以百里起正見德之速
處若齊之時勢即德不必如文王而王尤易矣下文事
半功倍對文王言也故此節只引證得一箇速字
此正對文王之德講速字正對百年繼之文無時勢故
難齊有時勢故易然易固是速難亦是速緣德本極
速也

公孫原問夫子當路於齊孟子答云以齊王猶反手孰以之孟子以之也因公孫疑文王之難故論及時勢之易時勢就齊言德字却就孟子言孔孟之德得百里而君皆能朝諸侯有天下如文王然不論時勢也齊豈何德但猶足用為舍能任孟子亦可以王然終不能盡孟子之量故須乘時勢為之此孟子所以戀戀於齊也要之聖賢以行吾道救濟天下為事或為君或為輔相其德則一而所以行此德畢竟不同故孟子言時言勢也只為當路於齊立說耳此一節却是孟子全身自任處引孔子之言煞有微意

四書講義卷三十二

三

正指文王是通章總結王齊之易與辨文王之難兩件事理合一處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章

動心不動心便是下霸之分

失聲破釜見色豆羹固動也許由之玩世子方之驕人亦動也古人謂被酒而狂與醉而益矜慎者均為酒所動耳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黹似子夏論語句似應立舍黹為主而援卜曾擬之然孟子原為論已之不動心因公孫丑借孟賁為言故孟子亦借黹舍之養勇以引入養氣之說一步步打到自身上養勇亦以守約為上

故二子中已是北宮陪舍借黹舍陪出曾子子夏却又只是子夏陪曾子孟子之學源本曾子故說曾子正陪出已一路脫卸到曾子一住此二句雖是評品黹舍却正為過渡出曾子子夏空中形影瞥颺是孟子文章神化處

昔者曾子謂子襄節是知言養氣源流公案後半章推尊孔子作結乃一瓣香從上法乳也

兩箇守約迥不相同只換一箇氣字而曾子之約自見不得於言不知言也言在外而知言却在心勿求於心謂不復求知耳今人看不可之意却與孟子不合孟子意正欲求明其言之理於心今人說求心止是明

四書講義卷三十二

五

心見性之意與言更不相涉不知離言而求心正是告子宗旨與孟子背馳處如何反倒入他拳窠去此不但不知孟子并不知告子之言也看告子勿求下兩箇於字原緊帖上句言勿求心之助於氣勿求言之理於心故曰於非謂不得於心勿求氣不得於言勿求心也學者須明辨之

勿求於心不辨理也孟子知言正辨理也非重言語也

不得正從向來勿求來有謂異端一無所求於天地萬物而惟我心之知故可獨存其本若我儒將有事於天下而豈可徒守其至虛之心故不得不治其末是以論心者必兼論氣也

又謂佛老之流不可以用世者治心而不治氣也先生曰如其言將謂異端專能治心而不可應世聖學專爲應世而治氣其治心則與彼同妙推高異學之治心猶可言也說壞聖人之治心治氣不可言也夫惟聖人爲專能治心耳聖人之治心以格致誠正修爲治使心合乎一而齊治平之道自出其中此所謂知其心而存其本而末無不該合內外之道也異端之不可用世正謂不知心不能存其本故末不可通如其本是豈有絕末之理若但謂其不能應世彼其謂神通普度以帝王身宰官身將軍女子身皆可說法非頑空無作用矣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儒同處伊

四書講義卷三十二

四

川子曰本領不是一齊差却秀才自不曉得聖人本領妄謂吾儒之勝異端只在能治家國天下故勢不能冲淡寂寞以求最上之高妙是以本讓異端而自踞於末以求勝其不爲魔鬼所侮者幾何夫治心應世體用一原如其言則已判而爲二判而爲二則所謂應世者已不關本體已自流於功利則儒者之道已遠出二氏下矣安得不皈依乞命哉

陸稼書云時說謂告子守其空虛無用之心不管外面之差失因目爲禪定之學其實非也告子乃是欲守其心以爲應事之本蓋近日姚江之學爾然既不能知言養氣則其所守之心亦何能以應事故猶自覺

有不得處雖有不得彼終固守其心絕不從言與氣上照管殆其久也則亦不自覺有不得而冥然悍然而已以冥然悍然之心而應事則又爲王介甫之執拘矣故告子者始乎陽明終乎介甫者也大抵陽明天資高故但守其心亦能應事告子天資不如陽明則遂爲介甫之執拘矣介甫不知治其心而執拘者也告子徒治其心而至於執拘者也然則學陽明者其弊必至於執拘乎是又不然如告子天資剛強故成執拘若天資柔弱則又爲委靡矣故爲陽明之學強者必至於拘弱者必至於靡然陽明之徒亦認告子爲老莊禪定之學謂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

四書講義卷三十二

五

如種樹者專守其本根不求其枝葉若孟子言志至氣次是謂志之所至氣必從焉則如養其本根而枝葉自茂與告子之勿求者異矣噫孰知陽明之所以言孟子者乃正告子之所以爲告子也與先生曰百餘年以來邪說橫流生心害政釀成生民之禍真范甯所謂波蕩後生使搢紳翩然改轍至今爲患其罪深於桀紂者雖前輩講學先生亦嘗心疑之然皆包羅和會而不敢直指其爲非是以其障益深而其禍益烈讀此論爲之驚嘆漢幸此理之在天下終不得而磨滅亦世運陽生之一機也至謂陽明天資高但守其心亦能應事即朱子謂禪家行得好自是其資

質爲人好非禪之力意然如朱子所稱必富鄭公呂正獻陳忠肅趙清獻諸公乃可謂之行得好耳按陽明所爲皆苟且僥倖不誠無物吾未見其能應事也觀其通近侍結中朝攘奪下功縱兵肆掠家門垂舛尤甚皆載在實錄可攷而知也實錄稱其性警敏善機械能以學術自文淡中其隱矣或曰子何言之激也曰是則是非則非無渾融無矯激陽明答羅整菴書直指朱子爲洪水猛獸比之爲楊墨楊墨之於孟子不可以包羅和會者也使其果是則朱子盡非亦不可兩立也凡論佛者曰我不佞佛亦不闢佛此必淺於佞佛者也曰我不入君子黨亦不入小人黨此必淺於媚小人者也故凡謂朱陸無異同及陽明之於朱子有合一處者皆異端之徒陰陽惑亂之術不可不辨

四書講義卷三十二

六

夫志以下六句每上一句是承上不可是實每下一句是駁上可字是主

持志中便攝入知言一節工夫

夫志以下六句平列無疑疑關在至次二字孟子輕下原平公孫重讀覺仄耳孟子平中之仄在氣而公孫所疑之仄却在志其錯繆處在此到不得而後求也是補救末著况勿求乎知言養氣是不得前一步工夫與告子之所謂求本自不同告子

只強制於臨時孟子惟培養於平日此自然不至於不得而心之所由不動也

知言則知之明養氣則行之勇知明處當心自然不動聖賢工夫總不外知行知先行後序必如此若謂知行合一不分先後則孟子此二句難免支離且良知二字發自孟子而孟子自言其知却貼言字言者人言也即讀書窮理之說也孟子既知有良知乃反舍其內而求之外何耶及言養氣則又云集義集者事也積聚之謂若統乎良知則良知即義又何用集若以良知集義則義又在外耶

四書講義卷三十二

七

養氣本於知言即大學知止而定靜安慮得自到集大成之力因巧異是也孟子淵源曾子以學孔子嫡脈在此

至大至剛亦是虛空擬議即塞乎天地亦是虛空氣象須工夫到得此地纔得此箇消息即未能身造其境也須相去一二級見得聖人體段便知此語不虛不然便活畫出一箇浩然模樣畢竟影響難信故孟子曰難言也此節止說本來體段何須說到直養工夫豈不直養人原無此氣乎非也人人有此氣因不能善養則日就銷縮自不得見故信不及必借直養無害者身上纔信得此事真實正孟子善言難言之法此節只說箇浩然體段不及工夫只消云至大至剛塞

乎天地之間足矣只爲人人有此氣卻不能直養無害此箇體段不會見便說與他也信不及故特下以直養而無害句見曾做工夫了纔見得這箇體段直養無害四字也是現成話不是說工夫

塞天地間也不是空壳子話天地間無非此氣流行滿更無空闕處天人一也更不分別只是人不能直養自家不能完全此氣與天地不相親切只自家一箇身子動多格礙何處見此箇氣象來果能以直養無害則天地間氣卽我之氣位天地育萬物亦復流行滿滿更無空闕處所謂塞也朱子云富貴貧賤威武不能淫移屈之類皆低不可以語此此是何等體

段

四書講義卷三十二

八

氣之本來與究竟一天地耳而其所塞處却在天地之間若離却之間泛說氣盈天地直是寬皮大話樂記云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看世間許多事物道理皆聖賢之氣爲之貞幹充周上蟠下際故能參贊而立爲三也

配義與道此是說養成之氣義道有此氣纔能行著出衆若義道生氣之功又在下文故配字倒互不得今人也曉得是義道而不能行或得半而中間消沮或雖行而意氣衰頹皆不能養成此氣故也故朱子於此節氣字指功用而上節氣字指體段

或云有謂氣須合於義道者無義道則氣餒若云無氣則義道餒便說不去然如此則下節又爲贅大全蒙引諸說已辨之義道固不可云餒當是氣餒蓋無是浩然之氣則血氣已盡所以不能配義道而餒然說約又有以爲非氣餒乃體餒者說正可參要之皆非配義集義混一之說耳先生曰餒字卽指義道餒有甚說不去此說肆於表黃黃宗禪而叛註真義外之學故云云耳若集註之意則以氣與義道同爲吾身心以內所固有但氣不浩然則吾之義道亦不能行卽行亦不能盡乃所謂餒也故配字朱子以李延平一滾出來解之黃爲禪學看符義道便是外邊事空

四書講義卷三十二

九

空然在天地間如何會餒故云說不去耳今既知氣配義道之爲是又曲爲兩騎之說得非所知仍有未知者耶

義是吾心之裁制道乃天下之其理義之盡頭統體處便是道義與氣最親切舍却義氣亦無從配道舍却義道亦不能生氣故下文但言集義與字最宜玩義襲不必定是虛偽只一二事偶合真義而不能積久則他行必多不慊於心浩然之氣無從生而餒矣看下行有不慊句註云所行一有不合於義則不慊乃指他事非卽指合義之事也如此看乃見下文必有事焉三句工夫正在積久處

金正希云告子外義却不是襲義人告子之外義與襲義者之外義正是相反之病只是同一外耳艾千子云外義是釋氏有悍然不顧一切皆因緣根塵於性無與之意襲義是相文假仁假義之意正希淺於佛學故於告子外義不能不一回護也先生曰襲義卽是外義惟以爲外故可襲耳外義者必襲義如異學既以讀書窮理爲驚外及其立說又必襲力行立大者主靜體天理知止致良知慎獨諸經傳之言以行之故未有不先外而後襲者也但其中有淺深高卑之不同其高且淡者笑外而襲者之僞飾索性以不襲爲外然究竟不能不襲如大善知識視一切皆幻

四書講義卷三十二

十一

妄而上堂受戒拈香喫菜時又極精於世法他極怪者外到底離外不得蓋外邊義理原無一不是裏邊的肯外求者正非外義外義者必不外求姚江以事物上求至善爲義外正坐此病正希爲彼學校應作是解千子亦從而兩視之恐亦不免鴛突也必有事焉四字是三句總綱勿正卽根緊有事說而字一轉是我足語非平舉也故而字中雖有層次而無轉折心勿忘二句又從首句中說如此而猶未也則又但當如此看註中其或未充四字則二句上確有一轉折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勿字作三平看不

得看下文註云舍之不耘忘其所有事捫而助長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爲則勿忘卽對有事勿助卽對勿正仍就上句中入一步耳或又作三者相因反覆之說朱子云不可萌一期待之心待之不得則必出於私意有所作爲又云有事勿忘是論集義工夫勿正勿助是論氣之本體上添一件物事不得由是觀之卽有相因意亦是事與忘相因正與助長相因若正與忘忘與助未嘗有相因之說也

四書講義卷三十二

十一

三勿字作三平講者固屬謬解卽分上下兩截而兩截看來仍是一樣者亦非也上句有事是正勿正是轉味必字而字可見下兩句勿忘句是張勿助長句是

翁味註但當不可字可見

孟子爲告子強制其心不能免正助之病故下文直言助長有事勿忘是前之直養勿正勿助是前之無害故節末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害字前後相關

異端無心得無力行亦不足以成異端不足以惑君卿士大夫但其所行非聖人本天之道未有不害政事毒生民者也看其門下堂堂是何人物借味聖道爲其本心之說所惑溺耳

有謂中商韓李之說不幸而見用故害於政事之禍如此其亟也楊墨幸而不得志故害於言而不及政事也其幸而不得志害不及政事者孟子闢之辨之

之力也故夫知言之功不淺小也先生曰老莊未嘗得志而害晉佛氏未嘗用世而害漢唐以後世界異端之害政事不必其人見用也嘉隆以後學士大夫無不惑於邪說至以其說入文字觀者喜其新奇耳然不覺已生於其心矣塗炭陸沉非其明驗耶故謂幸不得志害於言而已不及政事此猶未明孟子之言者也又曰楊墨佛老陸王皆未嘗得志其禍最烈申商韓李得志其禍尚小耳

不厭智之事不倦仁之事非卽以不厭不倦盡仁智也以其不厭知其智以其不倦知其仁也字語氣當如此看

四書講義卷三十二

十一

不厭不倦是一事智仁是全體

人於世故井井語及學問便頭痛便是下愚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四可以卽天道之本然見權度之精智之事也四則字乃時中之大用見神明變化之妙聖之事也此四句須一氣併讀乃得

得百里之地而君之至皆不爲也兩段合來纔看得聖人身分盡然自俗眼觀之難在上半段不信也在上半段自智者觀之却難在下半段并信得上半段過也在下半段後人疑程朱做不來先打孔孟疑心起直看得下半段是腐儒家當耳

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四箇其字明明虛指百王與孔子分賓主俗解反說包有孔子在內孔子安得有禮樂與政且子貢與孔子又何消禮樂而知耶

此政字是全體猶云功業也非政令之謂也

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二句俗解頗多有謂上句是說羣聖人下句是說孔子者其荒謬固不足辨又有謂兩句俱就孔子講者則是羣聖人與凡人如霄壤之隔者反比而同之而羣聖人之於孔子未達一間者反謂不可同日語也何不均之甚耶蓋此兩句皆就凡爲聖人者而言言聖人之生固有異於凡人耳

四書講義卷三十二

十三

三節總答所以異於夷尹之問而引三子之言以證之都對古今聖人比較與凡民無與有若要說得品級分明故將衆人與羣聖先簞起一層耳出類二句總說古今聖人末句纔說孔子更盛如古今聖人出類二句人看來一樣無別於是造爲一句指羣聖一句指孔子之說尤爲杜撰不知雖一樣指羣聖而義原不同類指庸衆萃指大賢以下

孔子盛於羣聖其道德體段原自不同看集大成章可見人必欲從事功術量於是單推高其立言垂訓以當之卻看小了孔子也總是於聖人真實分量信不及疑孔孟疑程朱都只自己眼孔低小耳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章

以德行仁是一滾出來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之政火然泉達原非兩層兩層看便著假矣

以德行仁即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直自裏面做出凡念慮之微及事爲之著纔有幾微不停常處則雖有作爲亦如無有此朱子告君必以誠正而論漢高祖唐太宗不無暗合三代之時然全體只在利欲上謂陳龍川追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卻關心力無補於既往正恐礙卻正知見有害於方來此天德王道之正宗亦古今聖賢扶救人極之同心也

四書講義卷三十二

十四

王字是辨別語不是張大功效語

大亦何害只是待字不好耳待字只是力量不濟

王易而霸難五霸七國枉費許多氣力畢竟成何事業事半功倍王齊反手此是孟子獨闢之論此章本言也

但說心服猶覺籠統加一悅字又加而字一轉方見王

者服人有不知其然而然之妙服字氣象便不同

說王說霸忽然插入孔子作比方甚是不倫此正是孟子文章妙處只要發明王不待大之理行仁之德至孔子而極力之不大亦至孔子而極百里七十里尚有力可待孔子則併無待矣以此看王者悅服之理

更親切分明可信

此之謂也繳以德服人不指服孔子句并不粘湯文至武王更開客矣

孟子曰尊賢使能章

戰國時諸政弊壞已極孟子就其最大者斟酌以行仁政耳仁政固不只此也然王者規模大段已具正節只說感應之情理如此願者未即實事也至無敵而王方是實效

所謂賢能固非當時憑軾結駟之流也所謂尊使固非當時黃金百鎰錦繡千純之謂也孟子此言亦正指當日厚幣招賢者而言耳

四書講義卷三十二

十五

三代敦養造就法備而化久故人材迥異戰國時此道已壞粹不能待故孟子但言用人之法蓋人材無時蔑有但用之得宜亦足以濟後世求賢圖治不過向此中補苴布擺耳孟子卻便講井田學校正爲後來敦養地也

有謂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不征而商已沐休況并去其廛則仁商者至矣如是而商與農其惠均此先王平民之道先生曰先王畢竟責農而惡逐末待之不得均平也均平則不均平矣故但市有廛而民居六區初無所徵也市商多則行廛若市商少則其地多空勢難用廛故但法而不廛此是兩樣活變爲用之

例非一併同行者故張子下雨箇或字可見若竟與惠農均平看太過矣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全章指示性情體用勉人擴充次節不是鋪排事功正借聖人做箇極頭樣子以爲擴充之的是上一節註脚下五節總冒

因先王之政見凡人之心之盡不是因凡人之心推出先王之政之異

以行二句即是斯有中事此急疊語非層次語也但斯字指聖人過化存神不可知之妙而以行二句卽就其中見聖人實地施設處却正是下面擴充用力之

四書講義卷三十二

十六

方

以行二句正好與離婁章參看心與政本一物也未有政時先有心在既有政後心卽寓焉以字如火之附薪行字如舟之載物只體貼二字之義便已得其不可偏廢之理在此章又偏注政一邊蓋下文專講擴充也

雖心政互舉章意原重論心然此二句所重却在行政一邊蓋此行政字卽後文擴充係四海者是也人因下文不復言政遂謂宜重在心不知下文四節只申解得首節人皆有之意而末節乃應此節正指點人去擴充則此二句重行政是孟子立言本旨

以行二字卽包下擴充義先王不待擴充自然行之衆人必待擴充方能行得此三句是聖人與衆人交接處

先王有心斯有政便是現成擴充盡處後人擴充亦須到此方得

問此二句根上文說先王乎另推開說凡人乎曰看語勢自然根先王說然已兼得凡人在內蓋申言其理也問先王亦須擴充乎曰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竭與繼便是擴充只是出來較自然耳總是擴充聖人以下其分數不同却儘多

以行是著力字看後擴而充之火然泉達是甚氣象豈

四書講義卷三十二

十七

是泛然便能行須著乾旋坤轉雷厲風行始得或曰此二句指先王說是安而行後擴充是勉而行此處不宜說得著力吾謂二句也不會粘煞在先王身上只論現成道理如此耳原兼安勉在內用功有難易分量有盡未盡其爲行則一也但此二句指現成說下擴充則就此中指引人下手究竟擴充只是行也自秦并天下以後以自私自利之心行自私自利之政歷代因之後需商商量量只從他私利心上要裝折出不忍人之政來如何裝折得好不得已反說井田封建學校選舉之必不可復此正叔孫通希世度務之學雜就禮儀皆逢迎漢高之所欲豈三代王朝之

禮哉王者之典制度文爲必取之儒者儒者先自將不忍人之心連根剝絕又復何望乎

汲長孺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三代之治乎此言切中三代以下病根故欲行三代之政須先正三代之心正三代之心先須去私欲私欲非剛烈不能去故仁政亦非剛烈不能行也

第五節與公都子章語同而意別彼是從用而指其體以證固有此却欲人識其體用而充廣之故加一端字便有一充字對待內之所有須推而出之使盡其量正見重在行不忍人之政意

莊子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然畢竟有一定之是

四書講義卷三十二

十八

非在蓋莊子只知是非之生於心而不知所以是非者之由於智是卽本天本心之分今人情入說道理也只怕是非二字然究竟磨滅不得是非之心是太命中智之端但說是端須擴充始得若不擴充則如石火電光其不特於旦晝者幾希

是非從天出者一定從心出者萬變而未有已也如陳王以程朱爲非亦是從心斷來然程朱之道久而不爲所斷滅此天之一定者也

近人惡說是非二字凡有論是非者必以假道學三字詆之嗚呼自宋以來以此三字加人者君子乎小人乎何勿思也

知皆擴而充之矣知字卽貼在擴充然達上講不是知一件擴充又是一件也

知字極重朱子謂不能擴充者正爲不知都只是冷過了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章

此章只是形容善量無窮不是較量三人品第也

與人同舍己從人正言其取善非謂其忘也卽忘亦忘人已之見豈忘善哉渾忘意乃二氏之說非孟子道理也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與人同自是舜與人同舍從樂取自是舜舍從樂取與人爲善自是舜與人爲善善之

四書講義卷三十二

十九

量固自大然非舜何以見其大有謂非舜能公之是卽不增不減不垢不淨不生不滅諸佛衆生同在大同覺智非聖賢所謂善與人同也

黃陶菴云後世多欲如漢武而曰吾欲云云雜霸如唐太宗而曰行仁義既効斯皆岐人已二之矣陳亮乃

欲使金銀銅鐵併歸一治何哉或舉此以問曰公每謂陶菴爲永康之學今觀此論得毋有未然耶曰請

看其上句云斯皆岐人已而二之便見其真同甫矣漢武帝唐太宗之仁義非仁義也今但云岐人已而

二之則其看漢唐之善卽唐虞三代之善第用處不同此便是同甫金銀銅鐵一治之義陶菴特不自知

耳而反訶同甫亦猶王伯安之詆禪也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下句只在上句中推論一步作兩層看不得兩層則體用分夾入機權作用矣

舜只是自爲善耳因爲而有取取之愈廣所及益遠卽取爲與是極意形容取善之妙非較量功效爲大小也

此節就道理推論不是事實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章

清和隘不恭並行不掩

以夷惠爲牌面而後人之隘不恭也以隘不恭爲牌面

四書講義卷三十二

二十一

者夷惠之自爲夷惠也然則其源仍出之夷與惠耳然孔子又曰伯夷不念舊惡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學者爲察案以觀之可也

須識得隘不恭之外自有夷惠在夷隘惠不恭外更自有不隘之夷不不恭之惠在自不消爲夷惠幹旋而當時學術後世流弊自能不爽鉢黍矣

金正希云惠非真有玩弄一世之心也依依之情宛與無知之嬰孩共出入而無心曠蕩之懷如其無情之鹿豕人其羣而不亂此惠之以不恭成其聖也非此不恭則僥倖以就人慄慄然以逢世是卽鄉愿之同流合污矣又云一肚皮輕薄如何說得聖人如此才

說得有些身分若今世所說不恭何待君子始不由耶先生曰正希自以爲得聖人身分矣不知止到得莊列境界與聖人仍無涉也渠所謂一肚皮輕薄更放下與低人比較所指又是詭時鄉愿一流故宜其以莊列爲聖人也大凡禪門欺壓止求勝卑汙詐僞一層不知遮上面不足者正多孟子所指不恭乃聖之和之偏處其辨甚微正希却將來做柳下本領看放越溪求越差去耳

四書講義卷三十二

廿一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三十三

孟子四

公孫丑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章

嘗與友人言秀才不會應變處事只是窮理工夫缺欠纔講作用便非孔子曰我戰則克豈作用之謂也孟子此章正要如此看蘇老泉好談兵著權衡各十以擬孫子此意便低若如宋襄公不鼓不成列而公羊以爲雖文王之戰不是過亦真腐儒之論耳

封疆正所以域民山谿正所以固國兵革正所以威天下不以云者正非弛關去險銷兵之謂只要人和得道乃可耳

四書講義卷三十三

天時地利人和三者皆策士之說孟子就其中取人和之說以發明本論但策士所講人和都是五霸假之爲招徠籠絡之術非孟子所意之人和也故孟子特下得道二字見人和之本謂得王者之道實能發政施仁也得道者自多助不是要多助而求得道這些子上便是王霸之分而作爲亦別於此不清楚正墮策士權謀罔積中此漢唐之所以終不能返於三代也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是則所謂得道孟子一生宗旨也

孟子將朝王章

堯舜之道全從此心做出君不能致敬於臣則不尊德樂道不足與有爲臣不致敬於君則不能陳善閉邪格君心使之正此二典開口便說欽哉也孟子之不敢陳非道此心便是致君堯舜之本方見不敢與下敬字中內聖外王體用具在

平生本領只一箇堯舜之道守堯舜之道只一箇敬字故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是舍却仁義便都是非堯舜之道也不以此事君即賊其君是不陳堯舜便敢於賊也故此二句不獨指一時敬齊宣云然是孟子一生學問事功俱在裏許

四書講義卷三十三

除仁義二字外凡爲富強功利一切淫辭邪說生心害政者都是非字中眷屬都是拂性蔽聰之說

一邊陳堯舜之道所以責難一邊卽不陳非堯舜之道所以閉邪兩路並到責難中有無數法則閉邪中亦有無數門庭法語與言潛移默奪可知孟子有多少苦心大用

敬王不是說王就是堯舜定做到堯舜看王便當堯舜如此說却是褒獎尊頌乃後世之敬非孟子之所謂敬也自己實見得君非仁義不可仁義非堯舜不至不敢不以此陳告陳者陳其道非以堯舜相奉也此方是責難陳善之敬

不召之臣乃師傅非佐相功臣也大有爲之君其所謀
卽王道仁政之事非陰謀秘計也就之乃尊德樂道
以師禮事之非脫略儀節以示契密爲英雄作用也
惟有不可召之臣故君不敢召

景丑以不敬責孟子孟子正以不敬責齊王則不敢召
何其敬也責難陳善亦正孟子之敬王也

孟子之平陸章

衰亂君臣大約情相欺過相委耳孟子兩說能使各正
已罪其義正在不相借處有謂大夫之罪本於王推
勸未嘗不是然有失出處不見聖賢義例之精細矣
天下大禍皆釀成於巧宦士大夫但講做官不復知有
靈塗炭害貽君國皆立而視其死一法爲之

四書講義卷三十三

三

孟子謂臧宣丘之辭靈丘而請士師章

有謂孟子有排難解紛之意故不受祿爲其畫地爲限
不敢代庖也激砥礪一事正是孟子爲齊自爲處先
生曰孟子之留齊爲行道也齊無學焉後臣之實則
不足與有爲故不受祿而王猶足用爲善故戀望不
忍卽去此孟子之仁義交至也砥礪一事但就畫言
畫齊人一論則又就孟子言孟子各有所當無非至
道其發砥礪也初不爲齊何況自爲言外推論謂其
卽此有益於齊而無傷於自爲則得若謂孟子以此

爲齊自爲則純是權術作用非聖賢心事作爲也

燕人畔章

周公之過何等光明洞達豈待後人爲之解說耶蓋此
時只宜有過不宜無過豈儒不具此識見妄下一轉
曰其有過一如無過卽蚍蜉蟻蝶之論矣

古人之過皆從理義上起不從心意上起理義有何過
此有二種一爲真過一爲似過真過者知有未至看
理義稍粗以爲是矣而未止於至善也似過者於理
義極精而於尋常之迹違非庸人所易曉又不可以
告人此古人處無可如何只有引爲已過其實盛德
至善卽聖人之所謂權也只此二種總於理義得過

四書講義卷三十三

四

故聖賢無時不憂危惕厲而愈見其過多惟釋氏本
心自信其心無他卽以爲無過故其行猖狂亦不自
掩飾但以其不掩飾處自認爲率性爲真心白沙名
之曰天理陽明名之曰良知不知於理義不合處皆
成大過蓋卽此一點信心無忌憚之意本體渾純是
過從這上面發揮出來安有無過之理哉

有謂古人之過不開後人援引之端先生曰王莽援周
公曹操援文王曹丕援舜禹李密援湯武援者自援
但無傷於古人耳

孟子去齊宿於畫章

不是責客以安賢亦不是望王之聽客只是王無繆公

使人之意則客非繆公左右之人旁觀作此開周旋真是沒要緊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章

天下之民舉安此是聖賢大事因緣平生志業在此栖齊梁諸國無非藉以行道非欲與齊梁以代周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章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孟子所信處只在天信天却只是信我若無知言養氣仁義禮智根於心本領此兩句亦與自家無涉看下文舍我其誰句便見此兩箇必字真是孟子屈頭肩大擔不是輕易打誑語

四書講義卷三十三

五

義重名世不重王者名世或先王者生或與王者同時而聞道先王者故曰其間蓋王者之所從學焉而後臣者也非王者興而名世爲之應也孔孟雖不遇王者而無損其爲名世之實故孟子謂天未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者後來漢高祖猶祠孔子而尊其道亦從學之義後世王佐不聞道故帝王之道亦微可見名世非必遇王者而後爲名世若必遇王者而後信則孟子之言荒矣秀才眼孔低微竭力要靠王者擡舉不道古之名世乃擡舉王者者也

三代以來因無王者故雖有孔孟程朱不成名世然必如此然後當得名世二字若漢唐以下止成得英雄

君臣不可云王者名世也

三代以下一治一亂亦猶是也然其治亂皆氣數上事非聖賢理道上事故漢唐以來君相但可稱英雄不足當王者名世之實名世必孔孟程朱其人乃足以教導王者旋乾轉坤此非子房孔明之所幾况攀鱗附翼因人成事之輩乎若乘時賢能之相何代蔑有以此當名世則不應三代後平治之運會反密且盛於三代也

有謂過是過其曆先生曰其數指五百不指七百餘過矣乃指七百餘耳五百年王者興爲治亂常數七百餘歲而王者不作則亂靡有定故聖賢以爲憂若周過其曆雖永命千年正聖賢之所樂又何爲不豫乎後世英雄起草澤奸人生窺伺神器之心乃有識緯符命之術非孟子所云時數也

四書講義卷三十三

六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三十四

孟子五

滕文公上

滕文公爲世子章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兩句只作一意併說爲是下句總是發明性善實證耳看下文道一卽性善句引成峴三段卽稱堯舜句也

此節是孟子一生大本領兩句道理只一而爲說各有指皆立極之言性善者理之極堯舜者人之極也知理之極則不爲外說所淆知人之極則足以有爲而無暴棄之患兩句原並看

四書講義卷三十四

性善堯舜固南窮本原然正是接引庸衆以我固有之人皆可爲也

兩句是孟子無假借無粧飾平生樸實頭本色學問

孟子平生本領盡在此二句所謂舍正心誠意更無可對揚者也

性善反面只對性惡一宗蓋凡爲異端只要掀翻善字故性惡之說是其正宗善惡混無善惡知其說之駭世而不足以統攝故又遁此二宗則惑亂益巧矣善惡混者故降善與惡同等援善入惡所謂落水拖也無善惡者故摭惡與善同滅所謂子及汝偕亡也總是極憎這善字必欲打掉了乃得看告子先本作杞

柳之說後遁而爲湍水又遁爲生之謂性其話頭有轉換宗旨只一而已後來謂無善無惡心之體便是這狐精狡獪別無他法

孟子此言是滕世子破天荒平生未聞之語

世子復來見而坐立未定不曾開口舉似從何見他疑處劈頭一句喝破直令世子汗流下拜此是孟子知言窮理盡萬物之情當下薦機迅利處

有謂人與人一也先生曰道一非人一也人如何一得堯與舜便不同矣

一邊打破疑團一邊便鞭策篤信力行以見人皆可爲處只引證三段不下一指點語而指點已在言外

四書講義卷三十四

滕文公問爲國章

民事只農事引起通章制產意著民事二字可見制度原以爲民非爲君也爲民正以爲君又是轉一層語此句實未及此惟其爲民事人君輒視之爲緩而不知其不可緩也

不可緩是王者仁心仁政所出

引詩所以證不可緩而詩語是冬間乘屋只在末句中看出民間閒時他事動渠都只爲此事乃見其不可緩之至

恒產二字已包後分田制祿兼君子小人在內然此處只就民說

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是下面十五節分田制祿總綱
由心德而推爲治體由治體而極之制度其間煞有
次第

此節是制法之本

禮下二句是恭儉之實事亦是井田學校之實意不則

恭儉不過聲音笑貌而下文井田學校等事亦僅帝

王之糟粕矣

禮制相爲表裏

三代授田多寡之數不同耕斂賦稅之法亦異但是取

於民者其實同是十一實字對數與法言不與名字

對要之三代法數之異本是理勢不得不變非謂更

四書講義卷三十四

主

姓開國必改易名號以新耳目也此皆後世私心議

論漢祖唐宗以來只此一點心祖述暴秦嫡傳憑他

制禮作樂總不能復返三代者坐此讀書人不可不

知

多寡諸解朱子亦取陳徐二說爲近或云易姓改步異

名同實田數無增只尺放長短以新其法耳是將殷

周聖王都說做朝三暮四欺詐之狙公矣亦是後世

心術不正之論最害道

陳氏曰夏時洪水方平可耕
之地少至商而寔廣周而大
備也徐氏曰古者民約故田少而用足後
世彌文而用廣故授田之際隨時而加焉

三代井田制度朱子謂此難卒曉以周禮爲本而恭諸

說證之然恐終不能有定論但不可不盡其異同耳

詳味其言真見好古闕疑無不知而作之意又嘗云
今人讀書欲卒乍如某也難其煞用功夫來乃朱子
之所未詳者而後人必欲取而論定之其不至於穿
鑿附會非聖畔道如郝敬之解經不止也

有夏初之貢有夏衰之貢有周初兼用之貢有周末虐

取之貢龍子所譏猶指周以前之貢言耳要之夏后

氏之初必無是弊後王酌劑踵事加美而貢之不善

乃見亦從其弊後言之也看後文請國中什一自賦

則當時之貢又非龍子所言之貢矣

而我公田節是孟子無中生有善讀書引證之法

徹兼貢助孟子就徹中指出助來周字即徹字也

四書講義卷三十四

四

孟子原勸滕行徹而極言助之善見徹之妙正在助耳

看請野節自見非欲廢徹而行助也

毋見人云先王改制以名新天下之耳目而實則相因

是文武周公以租公賦芋愚人將聖王心術說壞大

是害事蓋徹原貢助兼行後來助漸廢而貢加厲故

孟子抑貢而申助謂徹法原以助爲主耳非徹即助

也

顧麟士云按徹耕則通力收則計畝民得其九公取其

一則當耕與收時一井之中公田私田只并混一處

然到得什而取一則私田之中亦即有公田畊私田

者便是助公田矣故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一田兩

名故一雨兩祝詩人絕妙之辭也雖周亦助則是孟子說詩到絕妙處又云一井之田中公外私此定制也然曰通力計畝則當耕與收時自無彼此之別蓋人情日奸一日假令今以衆農通力未必無偷惰不忠之虞且合衆私以耕一公而耕滅裂苟簡卒事者亦必比比矣周之改助爲徹未必不慮此而究亦一助異名同實也楊子常云按方里而井節明有中外先後之別註曰乃周助法則此雖周亦助知非孟子臆解詩之說矣楊氏云徹者徹也兼貢助而通力也故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爲公田所謂九一而助也國中什一使

四書講義卷三十四

五

自賦則用貢法矣此周人所以爲徹也通者亦云徹者通也言其通用夏殷貢助之法也如此則通力計畝兩語似未盡徹解先生曰徹法前註云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而分按此則徹之取義原以通用貢助之法而其於用助則又稍變通力計畝之法本註原兼二義未嘗專以通力計畝盡徹解也顧楊自生葛藤耳至于常欲竟主通用貢助而廢通力計畝之義乃據方里而井節有中外先後之別註爲周助法余謂此節乃指井田形體及興鋤合耦之先後與殷助同者耳既曰周之助法則與殷之助必

有別矣曰惟助爲有公田則徹之公田又有別矣故二義不可廢一也又曰雖周亦助謂雖徹亦原本助法其井制略同而耕收少變要是助法講究到至精耳非謂但換名號而毫無更改也看末後請野一節註云周所謂徹法如此又言大略潤澤則勸公復周徹行十一之政所謂取民有制是孟子大主意亦未嘗專要行助也極稱助法之善謂徹法雖兼貢助而其至善者爲助兼貢法乃其不得已故後請國中什一使自賦可見也

四書講義卷三十四

六

有謂改徹卽叛商公劉文王必不然此是後來私心議論拘于後世文法福小見識當時聖人只以民事爲重那有後世許多虛文忌諱若云當商時不應更制豈止徹田如太王之立司空司徒設學門應門冢土公劉之制三單京師文王之出師類禡何非常制自爲將盡責以偕擬耶抑又有別說而經不足憑耶故後世見識議論不可以妄例三代聖人也又曰徹田爲糧當時實有徹田之制想於助法酌劑其宜自不妨更改不似後世便以此爲逆節也

徹之與助只耕斂賦稅之不同其制同爲井田戰國時井田法壞不但不行助井不知有徹矣近頗有謂孟子意在復徹者其說非不佳然細思不是孟子主意孟子主意總欲復井田既復井田則索性復助法耳

蓋孟子時周法已盡亡故其告君行王道都索性從天理當然起論如孔子夏時殷輅之義未嘗有必遵周制意也通節大旨只了莫善於助一句借詩引證亦只取公田二字雖周亦助謂周徹亦總是井田耳非謂徹只更名而法悉同助也

或云徹勝於助孟子勸滕行徹非勸滕行助下文自明先生曰謂徹法兼貢助可謂徹勝於助未可謂勸滕行徹可謂非勸行助未可看明堂章尊賢使能章孟子平生實以助法爲至善未嘗善徹也請野九一節是兼貢助是勸行徹亦爲國中難行助處只得變通如徹耳然國中行貢之地原自不多究竟以助爲主

四書講義卷三十四

七

故死徙無出鄉二節單言周之助法作總結也

庠序學校原只是井田中事到此乃民事之成耳

有謂學校不難設井田不易行渠只見近時有學校而無井田故云耳不知今之學校非古之學校也古之學校亦必待井田行而後可設蓋其規制義指與井田相依與今學校絕不相同故易則均易難則均難不可分也

孟子與齊梁之君言曰以齊王猶反手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與滕君言只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此亦是當時事勢如此

孟子度滕勢之不能興王因示以天下非甲爲卽乙爲

見聖人大公之義然中主未免氣隨志竅故又勉滕行王政見創垂可繼未必無成功之理特舉文王以勵之文王終身不王然武周王天下之道皆不外文王治岐之政此必法爲師之明驗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註中明云周所謂徹法蓋如此第孟子特下箇請字定於徹法徹有不同處有謂徹法九一在貢十一在助此未必然卽註謂當時貢不止十一乃指徹法既壞時事徹法用貢原止十一也助法未嘗有十一之說卽前註謂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八家之廬舍一夫通公私田耕一百一十畝爲十一分而取一則又輕于十一亦未嘗云十一在助也

四書講義卷三十四

八

此是周徹法却不純是周徹法故孟子下箇請字周徹亦井田九一但公田斂法不同故下箇而助字徹兼貢法貢只是什一後來加重爲自賦故下箇什一字助法善必當復貢之名可不復故下箇自賦字就滕壤而言故下箇野與國中字

孟子主意只要行助雖周亦助正謂雖徹亦助國中用貢周法亦是佐助之窮耳

滕之國中原自行貢但未必自賦什一耳此句不是勸滕行貢正是圓足上句行助謂惟國中不便行助故可行貢之自賦但必須什一也

方里而井節止舉一井規制而凡助徹之所以分田制祿養君子治野人之法已無所不具

助徹之義上文已盡此正實指井田形體之制蓋助徹之妙全在井制形體上後世賦稅未嘗不依傍十一作數而取民無度上下交病終不能返于三代之治者只此形體之制不講也

以上數節是孟子事末節是滕君臣事界限甚明程子向司馬溫公王介甫議論亦如此

孟子井田之說略于齊梁而詳于滕非爲滕易行而齊梁難也齊梁之君溺于功利聲色嗜殺好貨其志趣根本未正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

四書講義卷三十四

九

邪心所以與齊梁言者皆興起其行仁之本而未暇及條目然恒產九一庠序兄弟之語未嘗異也滕文公爲世子時即能就見孟子聞性善道一之旨不忘于心其志趣根本已正故及其問爲國直告以條目之詳耳然滕終不能有爲孟子期之亦止曰王者師新子國後世子孫有王者而于齊梁則曰不王者未之有以齊王猶反手正以仁政得勢而倍速故齊梁易而滕難孟子所謂仁政王道只有井田學校舍此更無他圖只可惜齊梁之國易行而君無志滕君有志而國不足行若以滕文而有齊梁之國孟子之道必行三代之盛復觀矣後世儒者亦習于功利詐力

之事自先信仁政必王不及只在時勢利害上商量直謂王道難行貶損以就後世苟且之術旋且張大以爲此卽三代之意蓋至是而二帝三王孔孟之道漸滅欲盡矣此永康事功之害朱子闢之與金溪同凡熟講史學經濟未有不墮此坑塹者

封建井田之廢勢也非理也亂也非治也後世君相因循苟且以養成其私利之心故不能復返三代孔孟程朱之所以憂而必爭者正爲此耳雖終古必不能行儒者不可不存此理以望聖王之復作今托身儒流而自且以爲迂更復何望哉若因時順勢便可稱功則李斯之法叔孫通之禮曹丕之禪馮道之匡濟

四書講義卷三十四

十

趙普之釋兵皆可以比隆聖賢矣此所謂曲學阿世孔孟之罪人學者不可不慎也

有謂荀悅言井田不宜行於人衆之時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興之後田廣人寡尚可爲也然此言獨可行於漢爾去古愈遠則雖開國之時亦不可行矣先生曰井田之制謂繼世守成之君難行則有之然亦顧其人何如耳真聖人定不難若開國之君無不可行者今謂漢以後去古遠雖開國亦不可行最是亂道焉知天不生聖人耶卽萬世無聖人聖人之道不可易況從來開國之君皆聰明有爲其不能復三代者皆輔佐之臣本領不濟不能導之止于至善耳亦

皆此種議論陷惑淺錮故本領日下學者不可不先破此見也

有謂無輕賦之法而徒欲推兼并之徒則破壞富室又昔人之所戒也先生曰若不講井田輕賦亦止惠富室耳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章

其徒數十人不是數十人從許行是許行要數十人從已如山農心隱之毆率納拜專為惑天下耳今日講堂實繁羣相鼓煽大率類此

水道不合一則古今遷變一則孟子行文取大段不屑屑作鄉道元也

四書講義卷三十四

十一

自舜使益以下直至五穀熟而民人育方一歇此是聖人養民之憂下人之有道也四句又與前天下猶未平九句相對聖人有憂之與堯獨憂之句相對使契為司徒與使益禹稷相對乃聖人教民之憂也故契為司徒另用使字起而禹稷上不消加使字者益掌火土之使字須讀斷直貫至此也

勞來匡直輔翼教化之法已備自得二句又加鼓舞作新耳德字即上數句非德性之德故註作惠字又恐人誤解作財惠故又于答問辨明即上文教化事問德是施惠之意否朱子曰是然不是財惠之惠只是施之以教化上文匡直輔翼等事是也彼既自得之復從而教之

自得在民使之自得仍在司徒故謂強有以使之者固非也謂任其自得之者亦非也

聖人之憂民如此論本節與聖人有憂之相照似應單承命契一件不知此句直從堯獨憂之說來作一總結則統承為得也

憂民如此緊與堯獨憂之句應使禹稷契皆舜使之矣此處復舉放勳之詞正見大人勞心堯為重也

堯舜之憂不同不為所得之人有多寡大小蓋君相之職分不同則其所憂之大小又有差看上文堯獨憂之及舉舜舜使等句自明

禹皋乃總舉之詞益稷契即在裏非謂舜所憂不得止

四書講義卷三十四

十二

在禹皋而益稷契不與也

第十節正應繳前第六節為天下得人應大人之事仁字應勞心

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此不是贊歎堯舜之仁只極言勞心為天下之大耳

上文數憂字是緊接勞心來此為天下三字是緊接憂字落得人二字亦從此三字中生

此仁字以恩惠言與論語如其仁之仁字同

所謂仁者原只是惠與忠之道耳惟其要盡人而惠之忠之此其法非得人不可得人正所以為天下也天下兩字緊對上人字

有天下卽有天下之人一世之人自足以治一世之天下特爲之得者無其人耳此堯舜之所以任爲已憂也天下字與上人字對看衆寡何如仁字與上惠忠字對看廣狹何如是之不憂更有甚事

人不正是舜禹臯陶自舜禹臯陶推去所得之人皆堯所得之人也故曰堯獨憂之然堯只要得舜舜只要得禹臯陶此之謂大人之事有分殊有理一讀西銘便見得箇仁字完全

堯得舜舜得禹臯陶以下至庶司皆是勞心中人但其勞心有大小耳舜禹臯陶之勞心皆爲堯得之而後勞若未爲堯得則亦無從勞也論至此則堯憂爲更急而勞心更大

古今來人主爲天下之心有公有私爲天下得人之事有義有利爲天下所得之人有大有小若一槩不論只爲天下得人便是仁則漢唐以後求賢察吏之君皆可與堯舜比烈矣

陳良楚產也居侏離之鄉而曰我自悅周孔而已必無是理所以爲陳良計只有此學一法耳許魯齋位列台重而以爲悅考亭之道吾未之敢信也

周正之秋乃夏正之五六月也秋陽以暴之卽似今人家晒物必以三伏者爲良耳非真秋也

有謂神農以前無物可齊自無物不齊先生曰必無是

理巢窟毛皮皆物也有天地卽有物卽不齊此等議論亦從二氏寓言得病

墨者夷之章

異端之所以別於吾道者只是無等殺無等殺便無禮無禮便無天從此一串差去彼以爲等殺之禮聖人造作以教人苦人而不知其爲天也此是儒釋劈頭分路處程子所謂本領不是者此也俗士猶云末異本同三教合一亦只坐不知天耳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三十五

孟子六

滕文公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章

在溝壑喪其元志士勇士不必定設此境定立此見只是所守堅厲耳聖人所取在志節不在輕生歎美虞人與司馬遷傳刺客遊俠意天懸地隔

或云良借乘以善藏其用即匪人亦可比也就奚以陰

玩奚就簡子以陰玩簡子觀其以乘始以不貫乘終

良之爲良始終善惡人非自愚者也先生曰爲王良

曲出其罪使良聲價十倍高之爲魯仲連次之不失

四書講義卷三十五

爲東方朔真可謂滑稽之雄矣然此說始於戰國而

盛于晉放乎良知之學士大夫胸中皆有一詭時玩

世之意視天下事直行雲流水而禮法節義有所不

必拘此其害有不可言者而天下皆以爲高其根中

於人心者漢文人尤難埽除也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章

第二節只對定衍儀是妾婦之道丈夫且不是况大丈

夫乎意側在女子之嫁一截丈夫之冠二句帶來引

起話頭不即對大丈夫言也

妾婦而順道也衍儀而亦如妾婦之順不道也故妾婦

而順或有合于大丈夫衍儀而亦如妾婦之順必見

恥於妾婦矣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章

先王之道卽上文舜受堯天下及下文爲仁義是也不

單指孝弟而言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章

王者只爲義所以但望人好霸者只爲利所以但望人

不好王者之於天下每遲遲而後得之霸者亦遲遲

而後取之然王者之遲遲者冀人之悔也霸者之遲

遲者益人之疾也後世人心與三代懸絕只在這些

子

征葛與伐夏兩不相蒙如文王伐密崇豈爲誅紂哉有

四書講義卷三十五

謂欲伐夏而以葛爲端則不特伐夏爲大逆而征葛

亦陰謀不道矣文字何足重輕秀才胸中所見如此

卻害道不小也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章

孟子下如知二字謂盈之原不會知也什一去征說來

一句做時須有幾許經營次第本末利弊在盈之如

何知得不知而請輕待耳漢武吾欲云云故是謾語

耳

義利不兩立雖至義之事自計利者言之義亦爲利如

盈之之待來年其不能速已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

來年亦不可已也故孟子直折其隱謂其原未嘗知

義我只是當下有箇是非便有箇可否斷決豈有半間不界依違磨戀之義哉纔如此便知其原在利上計較不會知義也若知義便不利也須速已既決然速已自然有已中商量經濟經濟隨已而具非萬全而後已也萬全而後已卽是利上計較使有不全也待來年矣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章

治亂是說主持幹旋事不是氣化上事雖主持幹旋也是氣化然聖賢不得已心事正便是天地不得已心事原不是兩件若泛說氣化則一治一亂自是常理不幾聖賢多事乎此二氏之看治亂自以爲橫出豎

西書講義卷三十五

三

出而不知其終不出治亂中正是無關治亂之一物耳故治亂雖平列聖賢心事只有一治這一治都在一亂中生用方見聖賢不得已用處

堯時一亂與後來人事感召之亂不同

山川崩涸日月薄蝕以數求之皆有定法常度然帝王說不得定法常度以轉移氣數天人感應之緣責在帝王無可推也小儒偶窺曆占之術便道天變不足畏非愚卽諛西人論戊寅癸丑守心謂當其畱不以堯舜而避當其退不以桀紂而廻以故凌犯皆非災一時士大夫皆喜其說嗚呼驗竟何如也

水不行則不治四者乃所行之大道也水源于山而歸

于海中間無行道則亂而不治禹貢山曰自海曰同而其治法全在行道所謂地中也

上句是槩說水無不治次句乃指其最大難治者而言問除湯放桀一案而竟及武周何也輔慶源謂以類數至紂而大亂無以復加想見夏桀時未必有飛廉等與虎豹犀象之害此說亦似太泥孟子約舉古今治亂之槩不是定治亂之數止於此也只將從來變局各提其大者而言堯舜時天地之變舉出三代時放伐之變舉周公春秋時道統之變舉孔子則言紂而桀在其中言武周而湯尹在其中不可因文有詳略而別生躋武周抑湯尹之論亦不可謂商周固一樣

西書講義卷三十五

四

而爲欲夸張武周故且置湯尹也看篇終敘羣聖之統又次湯尹文王而不及武周豈又殺武周之道哉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詩人忠厚之至而其嫉惡也必如是而後快飛廉所以必驅之海隅而後戮之也

無毀譽之直道卽三代之行懼亂賊之取義卽天子之事充類至義之盡理自如此非謂假天子之權以行其義也賢儒驚倒天子二字便道聖人正天下之僭竊豈身爲僭竊之事直是癡人夢中說夢也

天子二字原從作之君師說來指有此位之道而言非凡有其位者之天子也凡有位之天子不能有其事

者多矣權未嘗不在無其道也春秋天子之事爲其道在焉未嘗侵其權也充類至義之盡耳猶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豈儒不明大義見天子二字便震於權位反謂孔子欲正人僭竊豈有身爲僭竊以正人之理其迂戾不通如是豈足與論春秋聖人之義哉

聖人作春秋爲天地古今衡道計而其實與位違聖人誠有不得已焉者非謂能諒此不得已者爲知我不諒此不得已者爲罪我也知我者亦罪我罪我者亦知我非謂分應此兩種人也只春秋天子之事也一句內知罪兩種道理並到知我罪我合下道理如

四書講義卷三十五

五

此聖人只在春秋上講不管天下後世有此兩種人議論也若爲天下後世人知罪我想則似知我是而罪我非望知我而病罪我矣不道聖人知罪二字只作一例看乃見天理人情之極至

王者政教號令刑賞不行于天下而有弑逆之亂孔子作春秋其所取義皆王者政教號令刑賞之道使萬世皆知亂賊之不可爲故爲一治道理本自分明即胡文定謂代天子行王法有何不是安得謂之僭竊但胡傳中所指褒貶例當時孔子之取義未必盡然惜無從考辨耳若謂孔子毫無筆削褒貶則仍是魯史之春秋與乘與禘何異又何足以見孔子之

作而爲一治哉朱子曰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所謂直書者即筆削褒貶也非於直書之外另有褒貶之說字字有微詞隱義也湛甘泉乃云若筆之削之烏在其爲魯史之文哉吾則謂若無褒貶筆削烏在其爲竊取之義哉甘泉又云竊取之意存乎經傳以傳實經而斷案見矣乃又云左氏事實而未純其餘皆臆說然則三傳百家既不可憑信又何從觀傳以實經而知聖人取義之旨乎要之胡傳義例固多牽彊未當然其大義炳然或悖乎聖人者亦渺矣今以其小者而欲盡廢其大者則其視春秋猶夫王介甫所謂斷爛朝報耳況孟子引孔子知我罪我之言正爲其取義皆天子之事也不然何罪之有甘泉亦自知其說之不通而穿鑿遁詞以爲兩我字指天下後世之人讀春秋者若美我刺我不知孔子當時安得預料天下後世之人如此且孔子曰三字如何忽然接下天下後世人曰氣此細玩白文而其不通自見亦不足與辨也近頗有宗傳其說以彈射先儒惑亂不小故不可不辨

四書講義卷三十五

六

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此二句乃楊墨所以盈天下之緣起也諸侯不放恣則處士不敢橫議處士橫議皆揣摩諸侯以行其私有橫議而諸侯之放恣益甚夫然後楊墨得傲然立說而無所顧忌其原皆始於無懼

無懼非無法也無天也孔孟之懼知天也後世陸王之橫議總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故懼之一字即千聖之心法所以達天之本

或云楊墨之言即堯舜禹與周公孔子之言先生曰此即三教合一之說王畿周汝登謂禪正是聖學也

楊氏爲我其初指但知自利即是無君墨氏兼愛其初指二本即是無父正爲他本原處無君無父耳不是其道本善而立說有病流弊爲害也且如佛教毀棄倫常蕩滅禮法真無父無君之至然其立說何嘗不勸人爲善勸人忠孝哉以其勸人忠孝爲善之言曰佛固未嘗不道豈不爲其所欺試思胥天下販其教豈復有君父哉

四書講義卷三十五

七

有謂趙盾未嘗弑君以不討賊之故春秋斷而誅之曰趙盾弑其君許世子未嘗弑父以不嘗藥之故春秋斷而誅之曰許世子弑其父故楊墨雖無無君無父之心而卒莫逃無君無父之罪先生曰引例不當趙盾許止迹當罪而情可原楊墨則說似善而心必誅正相反也趙許之罪正以人理責之豈可以例禽獸之說哉

道近楊釋近墨猶是魏晉以前之釋道晉以後道亦降釋釋則兼楊墨至臨濟出并兼後世之儒矣故其術益巧而難破白沙陽明天分儘高尚爲所欺何況後

生

吾爲此懼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非爲聖人之道懼也開先聖之道乃所以治此懼者故兩句必須截講混併不得

自孔子以下以布衣任治亂之統與上王佐得位行事者不同故有東遷之亂則孔子懼而作春秋有戰國之亂則孟子懼而闢楊墨皆所謂不得已故懼吾爲此懼四字與孔子懼三字相應正見其心法之一此句最重

三聖人不得已之心之事上文已一一詳列昔者節再總敘一遍正爲我亦欲正人心句作引子耳

四書講義卷三十五

八

前面分列各節此只總敘大意以起我亦欲句昔者二字緊對我亦二字不是憑空追敘也三聖事功已分列上文自昔者禹抑洪水至周公所膺也總敘作過文

匹夫有何權空言有何益然畢竟亂賊礙他此非匹夫空言之足懼天地之大義存焉爾春秋以後亂賊之局變則其義亦變賴朱子起而辨之而大義更明然至今攻訛朱子創立邪說者不少彼攻訛者皆懼朱子者也綱目以後天下之局大變而義不明者又誰爲之開距乎

或云自秦以後篡弑少矣以君尊臣卑故也余謂此論

大謬春秋侯國多故篡弑多周天子未嘗遭變故也人心之必須正楊墨之必當距此是生民天理上事非儒者自爲其教典廢自欲成就事功也故纔著些作用權衡與矜張意氣便不是聖賢意旨學者須細辨此義

孟子之好辨卽所以正人心非謂先正人心而後可使從吾說也孟子何嘗別有正人心事功當時人心亦何嘗便正而人皆爲孟子用乎只是能言距楊墨便是正人心息邪說距誣行放淫辭以承三聖都在這裏直至吾輩今日猶得執以辨異端之非可知吾欲正人心非虛言也

四書講義卷三十五

九

異端之說古粗而今精其爲吾道之害古遠而今近周衰邪說必是最粗至楊墨則已精至老莊則又精然其言尚有崖略至釋氏直指人心則爾近理而不可捉搦其說尤精矣然楊墨老釋猶各成一家至陸象山則陽儒陰釋更難說破然索性決裂到底至陽明出則變幻權譎晚年定論又包羅活脫於朱陸之間矣譬之劫賊始猶持挺而來容易辨識今則中欄矣始猶自門外入尚可防禦今更屋裏人矣近來多講朱子之學於立身行己未必得朱子之真其憂有甚焉者開堂說法未開口時先已不是又何論其講義語錄哉故今日學人當于立身行己上定箇根脚與

師友實下爲己工夫窮村之士便不可講有用世之志者便不必講不開講還全得箇我字一講則我便是邪說我便是誣行我便是淫辭更誰息誰距誰放耶此理亦易明不然妄倡妄和毫無當于朱子之學而他日爲朱子之學者未必不反爲所累同志者試審思吾言而共誌之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成廉士哉章

仲子非不欲充其類也不能耳若充之必將不食不居故曰蚘而後可

四書講義卷三十五

十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三十六

孟子七

離婁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章

人謂任心者逸講求法度者勞不知其說正與聖賢之說相反人心雖至明亦止一人之明若法度則自從前許多聖人積趲下來以一人而較多人之智以未經歷人而較已過來人之智其勞逸可不辨而明也良知家欲奮其私智而廢從古聖人之道謂周公制作堯舜何不先盡爲而待周公必遇其時方有其事故但須心明不須講求不知周公若不會講求堯舜

四書講義卷三十六

十一

之道雖遇其時心仍不明如何制作故夫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周公之逸於制作者正以其能監前古也黃老清淨與良知家惡講求俱是棄逸而取勞其所爲皆苟簡滅裂而釀亂無窮安能治天下哉

第三節承上文起下兩節意重在仁政一邊故下句與上句有賓主敬側之勢

第四節只是懲惡行先王之政重在過字

法之當遵上下文說盡此節專重過字引詩正取不愆忘以決遵之必無過耳

下節方說先王之法之善此只決遵法之必無過耳當

時說士力破王政以爲必不可行如今人謂封建井田必不可復猶是戰國學術故孟子先破此說通節重過字過字從彼意中看出須在遵後言不是遵字前議論也

過字帖愆忘說

第五節三段有大小非賓主也看註中耳目心思未嘗分別故慶源謂皆聖人所作故作一統說也仁覆天下亦包聯其用不窮總是此節只重制爲法度耳

政便是聖人心思以有不忍人三字在也聖人心思之既竭亦何從見之只就政之委曲詳盡處可以使千萬世見其心思此正是繼字之妙不是竭了後纔去

四書講義卷三十六

三

繼繼政外別有箇聖人心思也

仁覆天下註補及後世三字其義乃圓而於上下文尤緊

古人所抱之道大故視天下無不可爲之世無不可爲之君孔孟栖栖皇皇似與後世銜鬻者同然其道斷不可貶故所如不合若可貶卽非道也後世人臣本自無道但從利祿起見安得不爲諧媚之言諧媚似乎極恭不知其下者欺罔行私其上者以智術相籠絡正不恭之甚者也彼妄論伊川之折柳問疾考亭之誠意正心爲迂濶不善進說止是諧媚不恭議論耳

朱子謂陳善閉邪即是做那責難底工夫故就上句中緊一步說是正解

此句所重在閉邪然不知閉之之道則矯拂而不入故必開陳善道以曉之則邪不難閉矣

此兩句只是恭敬兩字落得好若只云謂之忠則便不見斯義也孟子曰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哲宗戲折柳枝伊川謂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正合孟子之意溫公聞之不悅豈可便謂之不忠若於恭敬兩字分量則煞有未盡在劉安世之徒老大以爲不然至蘇氏則竟成嘲謔矣古義不明可勝三嘆然今日朋友間也只講得容悅一法所云責難陳善閉邪者或未之見萬一有之大爲迂怪而又何君臣之云乎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章

至字作極字解不作到字解惟規矩爲方員之極故天下方員稍有未盡將規矩一照便見規矩立於此天下許多方員必須從此做出若云已至未至能至可至則是規矩下別有許多方員式樣矣
至字訓極字不可作到字解若云凡人不至而聖人獨至聖人既至則凡人可至皆隔躡爬搔也
至字該法字其中變化無窮

聖人原不爲人法而然而人之法已盡後世人倫都傍聖人至處辨別出來

知有至然後能法不知至便下達無底至之道日在目前人自不由也

人之不求人理大都云聖人不可學而至及其論爲人也則又未立而講權未正直而講圓通變化又似滿街都是聖人則是任其意爲方圓無非規矩也可乎故天下不方員之物定畏規矩教人倫之人定畏聖人從畏生遁從遁生侮總不出孟子自暴自棄兩病然兩病又只一病惟其自棄耳如朱子張子從小便道聖人可學是甚志識

有堯舜而道之至乃見堯舜者至道之體實也

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而已矣者再無別樣也亦無所不盡也只這些子也毫釐千里也

欲爲臣盡臣道舜之所以事君方爲臣道之至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此所謂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也說箇道字便有多少義理事件試看舜徵庸時五典克從百揆時敘四門穆穆烈風雷雨勿迷主祭而百神享主事而事治百姓安察齊曆象時巡羣后任用禹稷諸臣多少平成事理皆所謂盡臣道也乃所謂當法者也人每謂不必論其事而卽論其心如此則何必以舜爲至而法之哉或曰照下

文仁與不仁似論心亦是曰註云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蓋以盡道不盡道爲仁不仁不以仁不仁分法堯舜不法堯舜也故重言心而輕視道便成顛倒謬誤便失孟子本旨人倫日用必皆求止至善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人皆可爲堯舜未嘗放鬆一活路令人可以假借胡行亂走也只是後人自畫定不能居仁由義妄謂堯舜不可再只要得其心心是無形無據底如何去法徒借此說以自便其私總由一點自棄之心以逞自暴之亂學者所當深戒也

不敬二字自庸臣至奸佞到此二字都無辨處

四書講義卷三十六

五

有謂相其君而代其位舜之事堯焉可法先生曰何必說到此果然是舜之所以事君而堯禪之又何不可但曹丕等非其人耳

孟子言必稱堯舜謂人皆可爲逼拶到至處不官開方便法門故引孔子道二之言正言不爲堯舜卽爲幽厲中間更無別路耳有謂法其至者不爲堯舜必不爲幽厲如其言則道三矣總爲後世庸劣者尋出路將不甚而身危國削者賢于暴之甚者耶凡此等見識卽是孔孟門下罪人學者不可不辨有謂爲君爲臣必如堯舜而後可則無以處湯武矣先生曰必求如堯舜乃能爲湯武耳

今日人品卑下大都謂古人可法者多何必出於聖賢一路只此說一誤墮落無底之淵耳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章

有謂身正進一步講方得註中自治益詳意不知自治益詳乃指皆反求諸己句非另有正身之功卽所謂皆反求諸己亦卽在前節說到盡處耳非謂仁知禮之反猶區區而此更進一步也

其身正卽在反求內天下歸卽在身正內節節要倒縮上去方得立言之意其身正三字當重讀是重難語下半句當急讀是找足語此而字轉與他處不同是歸併上半語

四書講義卷三十六

六

引詩重自求不重永言

孟子曰人有恒言章

三句魚貫而下身字本粘定家說但一氣讀看則豈是皆以身爲本意隱然言下

此是孟子得曾子大學真傳借恒言發明其本領極大其用意深切著明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章

孟子德力皆天之說極精天有理有氣有道之相役天之常理也無道而順強大天之氣運也天心固以理爲主然有道無道是在人爲人失其職天亦無如之何但存氣運之治亂而已看三代以後天下之存亡

皆以強弱大小爲斷可見孟子之說精不然則三代以下無天矣若謂強大相役便是天理此却不然朱子所以辨同甫漢唐之論也

是猶弟子而耻受命於先師也不是訶其不受命正訶其爲弟子不是怪他耻正是怪他師正是怪他失所耻正是要他知所耻

師文王者行仁政也若謂陰謀柔節以圖大仍是師大國仍是無道天下之講究正與下文兩節意反矣其誤從史家陰行善錯解來

有謂善取天下者有所以屈人而非力善失天下者有所以予人而非弱仁不可爲衆孔子蓋爲周尊而又

四書講義卷三十六

七

爲商解也先生曰三代前總未嘗有謀取天下之事歸仁去不仁自是定理聖賢去就予奪皆以仁爲斷非謂勢不得已而從之也如其言將曹瞞當文王馮道當微箕乎熟于後世之史而闢于聖人之經反以今誣古此凡爲史學之大患也

此章原爲當時諸侯恥見役而不能自爲強弱言故無敵二字須指侯國講不指民下歸往也國君天下之辨正爲此耳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章

聚欲勿施惡即仁也

玩爾也二字有惟其如此但要如此必須如此之意

首節是上感下第二節是下應上說應正所以滿足感下之理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章

此章有主天下人說者有主爲天下人說者當如何曰讀白文自見曰求遠求難明對當時邪說功利諸家舍却根本言道言事故特地指醒箇目前現成道理與他看耳全旨自當主立教擇術者言不是家喻戶曉也但未句却就天下人身上看正見道理只得如此故立教擇術更無事外求耳

上二句是喚醒他岐塗末句是指示他寔地指示正所以喚醒也

四書講義卷三十六

八

親親長長而天下平是就親成本然之理示人擇術不事他求耳若要人人親親長長又須有使之道理在但此章只重指點知所求處故不重此義

此只在道理上說不在功效上說若說功效則到人人親親長長豈是容易有一人不親親長長不可爲平堯舜猶病是反成遠難矣蓋邇易二字專就求遠求難者言堯舜之道人皆可爲不可求差自走遠難耳不是說親親長長毫不費工夫也

帝王制度文爲都只是親親長長中條目耳

人人便是天下親其親長其長便是平只就上面分出箇景象名目來絕非兩層方見得最邇最易而字是

直指語非轉關語亦非推一步語也

玩全節語氣於此句下應有然則何不求通易而求諸遠難哉之意然白文却只此縮住令人自悟千載下猶若見其當前指點是孟子文章之妙

陳卧子云儒者之攻異端慎莫以其精者與之爭勝而已蓋其精者或有非吾儒之所及而其粗者亦卒無以易吾儒也佛老之興皆始於士大夫好言性命之學耳此即孟氏近邇之說乎昌黎原道諸篇子瞻指為慕其說而不知其味此確論也然聖賢之道使人人能慕其說而為其行足矣又何用知其味乎先生曰觀此語可知其惑溺于佛老者甚淺錮而聖人之

四書講義卷三十六

九

道不明久矣方以精者遜佛老而自處於粗謂彼之精非吾儒所及但不可以平天下吾之粗僅可以處家國天下而不足與爭性命之學其迷謬如此則固已屈膝乞命于其庭矣而又曰吾儒也例當與之強辯則辨其不可以平天平而已上自天子下至公卿士庶無不以人道為不得已之俗緣而別有一明心性離生死轉禍福之妙道視為極至惜為俗緣所累不得而究也嗚呼其亦勿思甚矣聖人之道其所以能平天下者惟其窮理盡性至命之至精也異端之所以不可以平天下者正其不精於性命之學也秀才未嘗明聖人之道其胸中所見更出異端之下而

又冒儒以隔釋則其為隔也適助之焰而已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章

首節從事勢揆推有此節次到誠身則順親信友獲上並無節次要之誠身原不為順信獲而後誠之也聖賢從人情物理指點出歸根用力處須如此分明耳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只是箇道理離人身看著人身看有此各樣耳因人人不能完得此理在人身上難見故另提出說及至人完得此理時原不會另有一件雖聖人亦未嘗有毫末之加也離人身看只有理著人身看只有心然心不即是理故必能思而後理得思是人誠仍是天原無二道也從思誠至至誠是以人合天工夫從至誠觀感動是以人合天功用惟同此天故思誠者無不至惟同此天故至誠便能動

四書講義卷三十六

十

孟子只換得一思字將中庸博學之節已槩括在內蓋明善乃思誠之本也

中庸天人後而分說開去其合處互見故中庸至誠專就天道邊說多此處不分天人即接至誠二字是即思誠以極其誠由人以合天如中庸致曲節之至誠也中庸至字不說功夫此至字兼功夫說

至誠根明善誠身來有多少工夫火候全體大用學問不是一真心便了也真心感人雖尋常忠厚人亦有

之非至誠之動也

至誠自然動物非欲動物而思誠也

孟子曰伯夷避紂章

有仁天下之心有治天下之學有超越天下之才識有歷練天下之精神方永當得天下之大老五子天下之父從天下之大老來大老名德之盛民望所歸故如父之統子而大老之歸又從文德之至皆天理無私自然感化上事非後世餐賢圖大杖策從王之比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章

天將開治必以殺戮靖亂殺戮必假手于殘暴之人凡猛將謀士皆天所用亦皆天所必誅故往往開國功臣不能善終者人多歸過人主猜忌不能保全實則其道有足自取者亦天理之所必然也借此輩不知書耳若諸葛武侯汾陽曹武惠雖善戰其知免矣為將者何可不讀書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章

有謂濶略之主不尚恭謹廣大之君不急纖朴恭儉是必不得已而後出於此先生曰此論悖矣孟子要真恭儉豈林檎恭儉哉看對滕文言為國首及賢君必恭儉後列仁政恭儉為仁政之本豈小德哉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章

所以不援即是以道惟其以道故人見謂不援耳以道不援作兩層說便隔

孟子曰事孰為大章

不失能事不是兩件有謂次節只申明上文大字意似矣而未盡其解大字只講包括本字纔推究其實正是所以大處須從事親守身推究到凡為事凡為守者無不貫無不盡中間次第精密周通方得本字之義本對末而言由本至末中間正有條理

可者僅可之詞拿到十分只盡已分內事纔少一分便是不盡分耳細心體貼程子之意方知可也兩字極

下得穩

異端毀性滅親而曰超度為孝俗宦絕養奪情而曰顯揚為孝人類幾何而不滅也

今人輒以貧無以養為解反責望於遺賢是父母當自養并當養子孫也異哉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章

君心之非所以為適間者也格君心之非所以治人政者也

格字有本有用德盛而自化本也知微而潛移用也人多說得一邊耳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章

說到此等處於人情物理之變無微不燭可知聖賢煞會體究來只是照管自己機至自化不若庸人以機生機耳若謂聖賢不知世間有機事是以愚視聖賢也

註中修已觀人補出言外大意見孟子此章用處非僅作一番不平慨歎也二義中又修已爲重

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毀之則自以爲不足近日奔競之徒不足言即自號名宿闕然有聲于時者大槩不出此語豈特凡人直顛倒于下流之毀譽耳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章

四書講義卷三十六

十三

孟子欲學者不自足而求進然後可以爲聖賢盡人道若好爲人師則志氣浮躁而滿假淺隘不復可以成人故曰人之患爲人之自爲計非指數人師之弊也即言人師之患亦虛玄畸異之患淺而學究訓詁之患淺人師講學亦以陽儒陰釋非毀禮法而猖狂無忌之患大而拘牽末節修飾儀容而中無實得之患小先王設教必以禮儀規範謂禮儀規範必本忠信實德則不可謂去禮儀規範而專求忠信實德也況其所求并非忠信實德乎試看程朱之後雖數傳失其指然其淵源授受直至宋景濂方希直雖不能大有所爲而卓然尚有可觀靖難殺戮後此學方絕

耳若陸子靜一傳而門人罵坐打人傅子淵以失心死矣王伯安一再傳而門人狂悖無行顏鈞以詐財笞獄梁汝元以不軌捕斃李贄以左道伏法矣此其爲天下後世之大患不昭然可鑒耶而猶有祖述其旨者亦可怪也

孟子謂樂正子章

徒哺啜便不可況今之求薦引說事過錢爲子弟營進不止於徒哺啜者耶

孟子曰仁之實章

朱子謂此實字是華實之實蓋五者之用最廣惟此爲之實先立乎此而後其光華枝葉有以發見極其盛

四書講義卷三十六

十四

即有子本立道生之意也

實字只作本字解非與仁義作對待說若以名字文字等翻剔便似仁義假而事親從兄真其害道不淺仁與事親義與從兄兩邊看得精粗大小遠近判然膠粘不上皆因中間不見關紐處故註中補出愛敬二字蓋仁義是性事親從兄是事若不明愛敬實地關紐費盡分疏終成兩件

人但謂知二者是也禮二者是也而已不知知勿去與節文乃是智禮而知斯二者與節文二者乃智禮之實也若人言則天下無所謂仁義智禮樂只有事親從兄而已仁義智禮樂皆撰造虛名爲害道之具矣

奚可哉

禮自禮二者自二者節文斯二者乃禮之實非謂三千三百非禮而孝弟爲禮也若謂禮盡於孝弟卽不懂孟子之言矣

功夫到樂處乃盡故曰成於樂又曰不如樂之者手舞足蹈不徒作形容語老萊子衣斑斕跳躍作嬉兒狀莫認作有心做作也會子母嚙指而心痛何手足之不關父母兄弟耶

天下道理無不根原于孝弟此五段所同也然其實只有上二段下三段又因上二段生出故曰知斯二者云云下三段正所以完全上二段者也粗心人泛看

四書講義卷三十六

十五

只是仁義智禮樂盡于事親從兄真大顛倒矣

仁義知禮樂五者不是平列也不是隨意舉似粗心者看做一樣若云天下道理其實只一孝弟大段亦未爲不是然失其肯矣仁義兩件並立亦一亦二知禮樂又從上兩件見三者又不是平排亂拈由知而禮而樂道理相生與工夫節候皆有次第說到樂之實處道理似輕而工夫節候極深微妙知此方見朱子總註之精奧緊爲人處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三十七

孟子八

離婁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章

合符節者心之理也

末節已推開說是揆之盡

揆一固是道一然與道字不同一卽道也揆之無不同正于事理上見孟子立說皆從實證如三子不同道而趨一先列其平生及所謂一則仁也趨非仁也此章之所謂一者道也揆非道也言以事理度之而無不同正指得志行乎中國句人直作其道一也則疎

四書講義卷三十七

十一

矣

度之而無不同故人皆可爲舜文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

世亂澤竭民不聊生爲連帥方伯者能搏擊貪暴興舉廢墮則民生實被其仁若煦煦子子以壺餐爲德平反爲能而縱舍大奸惡食人而不問此失大臣之職雖清謹自守口惠流傳其實與浚民病國者同罪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章

君臣以義合合則爲君臣不合則可去與朋友之倫同道非父子兄弟比也不合亦不必到嫌隙疾惡但志不同道不行便可去去卽是君臣之禮非君臣之變

也只爲後世封建廢爲郡縣天下統於一君遂但有進退而無去就廢秦無道創爲尊君卑臣之禮上下相隔懸絕并進退亦制于君而無所逃而千古君臣之義爲之一變但以權法相制而君子行義之道幾亾矣其有言及去字者諸臣媚子輒以二心大逆律之不知古君臣相接之禮當然也

後世人臣只多與十萬緡塞破屋子便稱身荷國恩矣諫行言聽膏澤下民與彼卻無干涉

有禮是舊君自盡之道其情文篤至如此所以起爲之服衆若說做規例故事卽成虛套若說惟恐天下人議其薄卽成矯飾若說所以勸誘招致卽成權術如

四書講義卷三十七

三

何能感人爲服哉大槩人纔說著禮便多擺設在外面白晉人以後讀書人眼孔只得如此

孟子曰非禮之禮章

道箇禮便具變化之理道箇義便具神明之用

大人察理之精又與大賢以下不同所謂可與權者也禮便是事之理義便是時之宜禮義之原雖在吾心然無其事非其時禮義亦無從見一有事一當時便有箇禮義在分拆不得若說以禮從事以義徇時却早是兩件也有是迹卽有是心所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在其人之爲之者亦自其心認以爲禮義而誤故曰察理不精非拘迹者乃爲非禮非義而會之心者

方爲真禮義也良知家看得天下一切有爲之迹皆是外假惟吾心之知覺爲良知爲天理是卽名禮義不知聖賢之禮義正在事與時上看事得其理時中其宜吾心之禮義乃完若于事與時察之不精憑心妄斷冥行自是正所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也此處正須辨析

不爲非禮義之禮義言其於禮義知之極精也平常中自有至精之禮義奇異脫略中亦多非禮義之禮義豈必不事小節驚駭非常而後爲大人之禮義哉在外而有非在裏面亦有非大處有非小處亦有非惟窮理知至乃爲大人耳若只到得晉人禮豈爲我輩

四書講義卷三十七

三

設隊下何足與語大人

孟子曰人不爲也章

孟子此言真勸得人心術學問盡天下妄作苟取之徒動以豪傑自命曰成大事者不顧小節此爲作用權變試問作用權變之大古今有如伊尹者乎然孟子推其本領止云非義道一介不取與得百里之地皆能朝諸侯有天下非作用權變盡頭乎然推其同處止云行一不義殺一不辜皆所不爲由是觀之聖賢門下豈有靡所不爲之豪傑哉惟禪與良知家自謂門風廣大無所不可故此一流下梢無不收拾其中反謂程朱澹薄留人不住遂皆歸彼而仇此但觀今

日詆毀程朱之學者察其生平未有不靡所不爲者也

不爲有爲四字虛活隨人所見高下移動如不事生產而成大業之類一錯解其極如沈宏祿之七筆勾有不爲人倫而後可成佛作祖矣故朱子引張子仁義之說以實之但此箇關係正在所見上辨故程子下知所擇三字朱子曰橫渠先生云不爲不仁則可以爲仁不爲不義則可以爲義人必見道分明而後能肩荷重任有所不爲則於公私義利是非大小取舍可否之間灼然截然無毫髮疑蔽故可以有爲非僅謂澹泊寧靜却紛守素也程子知所擇三字義極精道極大

四書講義卷三十七

四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章

看者也句法是指誘人使近而不失二字中藏有擴充知能實際若體認不真竟墮良知家坑塹矣其字卽在大人身上說

不失赤子之心正指大人之平實非揚大人之神奇也道箇不失正從學問擴充經綸精細處看出非贊其不學不慮也曰不失謂全其赤子時純一無僞之體非以赤子之心作比喻也後人講來渾是莊列瞿曇之說如所云嬰兒與婆婆和和者直與孟子之道水炭矣

孟子曰君子淡造之以道章

淡造有刻入意有積漸意有不已意

淡造以道有兩層義以道是爲學次第條目工夫淡造乃進取不已玩語意兩層中又側重在以道上故註下而必以其道者句其意甚明蓋必以道乃有所持循而能自得不則淡造箇甚人多略以道而單講淡造卽有及之者亦泛說得箇漸進意如云君子淡造之以漸不知註中進爲之方方字確有實事在此處看得混帳下面儘他說玄說妙都無是處淡造以道是自得之本孟子正鞭策人做以道淡造工夫非教人忽然尋箇自得也脫却淡造講自得既非脫卻以道講淡造亦非

四書講義卷三十七

五

學者到左右逢源直是一團天理受用不窮然要非勉強安排之所能致也只涵泳三則字神情便有默識心通自然而得氣象

到左右逢源處更不分內外精粗亦不見生熟甘苦之迹卻自不離故處

自得之中其火候固自不同及到左右逢原地位又只形容得自得二字之極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章

學必至反約乃爲自得然非博而詳說則無由約也博約是對待盡頭其中用力却在詳說說之會通處卽約非博之外別尋箇約也博而不詳說與不博同病

頓悟直指與訓詁記誦總無是處今人每謂學何必講只行去便是不知其行處都是錯也不然夫子何以又愛學之不講乎即以文章喻之空疎與餽餽總謂之不通通者約也空疎則無可講究餽餽則不知講究多讀書而精講究則通矣

博學詳說非旁雜之謂

有謂聰明之有餘者抑之使但從事於身心其氣必有所不降惟縱之使往而無所覩則力已疲而意亦悔先生曰聖賢日苦誤人如是萬一力不疲意不悔豈不陷之耶直是亂道

昔之邪說但有約而無博近知其說之不通又變爲先

四書講義卷三十七

六

約而後博謂聖門一貫是初入門工夫得此頭腦在手然後去格物窮理自以爲包羅巧妙不知其與聖賢所言處處悖謬學者平心體會自見其妄不須浚辨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章

戰國惟以併吞爲事諸侯相尚以力其所效法并是桓文之粗者故上孟以力德言此章卽前意而浚之講到桓文精處凡其定周朝王急內攘外無非以善服人到底誰肯服來此直說得精微辨得王霸徹霸以桓文爲極王以湯文爲極皆主諸侯服諸侯言故八字斷指諸侯講

孟子服人皆言王霸之辨故朱子云以善服人如張華謀吳恐其更立令主之類養人如湯遺葛牛羊爲之耕之類張南軒亦以齊桓首止晉文踐土証服人則人字自當指諸侯言爲是

養字只是公其善欲人同歸非忘其名使人不知之之謂也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章

從原而漸進而放海節節有工夫境界

祇是說水而雨未卽水也雨所以爲水者似雨爲水之本矣而雨之來無端此無本之水之始耳未可以爲卽是水而固不得謂水之本也人之得聲聞亦必有

四書講義卷三十七

七

其因而因卽無本猶夫雨也不可謂聲聞之本情也聲聞過情便已足恥固不必俟其潰敗決裂也然潰敗決裂必隨其後如響之于聲影之于形所以君子不敢蒙過情之名此方是聖賢爲己之學

君子之恥本不爲愛護聲聞因洞可立待而益加做動耳

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古人之所謂聲聞也今人以臭腐醜賤之物亦名之爲聲聞已足恥矣况又有不實者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章

幾希只言所爭無多耳村學究竟解作寔字遂有云幾

令之統者豈不大謬

幾希二字前輩謂是形容少字義非指一事一物故不可作名目然如時解動云存心則更謬矣本註謂全其性尹氏總註謂存天理後章註謂天理常存未常有存心之說所謂憂勤惕厲亦說存字不指所存者也

存之之字指幾希之理而言非心也卽下章總註憂勤惕厲之意亦謂列聖以此去存之耳非謂存此憂勤惕厲之心也

不但包貫下章帝王師相實孟子自任道統之重在此存之二字正有憂危心事惕厲工夫

四書講義卷三十七

八

明察雖生知不廢功力看中庸大智節自明

舜之由仁義行如規矩之於方圓合下便如此只緣聖人踐形其耳目口鼻四肢渾是一團天理所以如此人著意推高大舜便似以仁義爲糟粕蟬蟾却又錯了要之舜便是仁義不是仁義之上更有舜之精妙在也

生安只在明察由行處不同庶物人倫仁義人人未嘗虧欠

孟子曰禹惡旨酒章

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尚是利害第二層義只當下便有問是聖人存心之密

邇遠所指者廣故不下註脚朱子云通人與事而言其義該矣有謂岐豐邇邇卽鄒衛遠始克商邇卽世三卜年八百遠直是粗鑿或者又欲盡空而歸之心體更入邪禪矣又有謂武王不只此一事不可精定邇遠亦不然程子云云恐人執煞反疑聖人互有得失故於言外發此意耳非謂不泄邇忘遠可作通融影子話頭也

邇邇有人有地有事有候不泄不忘正指聖人心法精微無所不到處

此心同此理同二語人多誤混人心最是不同事理亦甚不同所謂心同者只同其憂勤惕厲處所謂理同者只同此事物當然之則聖人正於不同處推求得盡執兩用中惟精惟一故其同爲真同孟子說周公所以能兼施正妙在其有不合一句此正千古聖人相傳本天之學也異流本心起教便將此不同之心認爲良知天理自以爲憑此施設無非聖人作用更不須講究事物之理傲然橫衝直撞可以宇宙由我不知只此一點空疎無忌憚之心已與聖人絕遠心既不同矣何從而得理之同乎

四書講義卷三十七

九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章

王者之迹熄不是說詩因迹熄而詩亡詩亡後王者之事不行其是非得失無復著於天下傳於後世故孔

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所以存王迹之熄非以繼詩教也如專爲詩教而作則孔子自有刪詩之功與春秋無涉人但講經義相比附代起失其旨矣若謂詩教則至今不亡當時那得亡故註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正以見王迹之熄也

春秋繼王迹不是繼詩詩亡只是天子下夷于諸侯而雅降爲風所以降爲風緣天子無政教號令行於天下不過王國一國之詩故只可列風而不可入雅也若謂詩篇亡則東遷後之詩仍有若謂詩教亡則孔子自有刪詩之功春秋不可以存詩教也卽雅降爲風亦道理自然不可易不然聖人刪正詩教何難升

四書講義卷三十七

十

風而爲雅蓋升降之故在政教號令不在詩也

詩亡只是王迹熄之微不重詩也若謂詩與春秋義例並重則孔子未嘗不刪詩詩何嘗亡哉王風降而雅亡政教號令更無行者此春秋所以存王迹非繼詩也

王迹熄後詩尚多見于經者不可謂詩竟亡也第雅亡而王國之書降爲風耳其降也亦非刪詩者能降之蓋王政不行則朝廷無制作公卿無獻納獨有民俗歌謠猶存不得不繫之風也

人見註中雅亡二字便道詩以雅爲尊可謂粗矣雅亡者王降爲風也王降爲風而雅亡因政教號令不行

于天下也春秋存王者政教號令之道所謂其義竊取也于詩何與哉若謂繼詩經則全詩當存豈獨雅耶

詩亡只是迹熄之微王教不復行於天下故春秋之義不得不取詩與春秋本無關連也強爲牽合徒見支離近世儒臣解經援春秋詩易分配湊合以爲巧亦好奇之過于義實無所取

春秋固爲誅亂臣討賊子而作然中如朝聘郊禘蒐狩卒葬包舉許多典章制度在故註云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義始完備自蘇明允著春秋論只說得是非賞罰今人往往脫卻半邊

四書講義卷三十七

十一

義者何卽王者也王者何天也天者何卽人之所異于禽獸者幾希也東維子自謂得史義而正統一論惑于一時之私而不知百世不易之道正反春秋之義而猶囁嚅于當時以瑕戮人不知其非非侯城生之辨論千古豈復有春秋乎故論史學當先明義字自遷固以來但知有事文二字耳

孔子存之之功不止一時之義實舉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存者而共存之其所存更大而難孔子之事亦不止春秋繼上章而言其大者故從王迹說起蓋諸經爲孔子之教而春秋則孔子之政也

此章是一篇春秋緣起大意儘更了然聖人心事明白

顯易本如是後來學春秋者無慮數十百家皆穿鑿傳會只向一字半字尋活計說得聖人朝三暮四神頭鬼腦不成箇分段以胡文定之嚴正猶且不免朱子所以謂只恐地中夫子家奴出來說夫子當時意不如是爾

解春秋依胡氏講義貶予奪不無難通之處然其大指正大說自不朽後人指摘一二齟齬節目便欲盡廢其說謂孔子止用魯史舊文據事直書毫無所更改然則春秋只一魯史之功耳即乘輿櫛亦何嘗不據事直書而是非自見者豈亦得比於春秋乎看孟子此章下二節其理昭然乃爲攻胡氏而併疑及孔子更可笑也

四書講義卷三十七

十二

謂春秋述字褒貶如先儒之說固不無穿鑿傳會之失然後儒一舉而空之謂因史文無損益是又因噎廢食也聖人筆削必無絲毫之不當其衡但事遠義湮自難以後世律例爲斷耳

後世如溫公之通鑑史例也朱子之綱目經例也溫公只詳于記載至于尊攘予奪之義全未見在得朱子綱目凡例一卷而後大義炳如日星朱子於通鑑又何嘗辨一事翻一案以爲異同也要知纔經聖人手中便可爲天下萬世之法後人讀星隕如雨傳便要求未刪春秋豈不是癡人說夢耶須知未刪春秋也

只是今之春秋耳

古人說經各有所發明然其發明都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中來故門戶不同而指歸盡一總以羣言淆亂故折衷於正耳今人未望見古人牆壁便好論經學必翻駁先儒逞其穿鑿傳會之臆說是既正之後又生淆亂正孟子所謂一治一亂也學術之壞總由不信先儒真知力行耳何嘗有遵先儒之經說而得遇者乎故余每見今人著書說經便心知其非

孟子曰君子之澤章

聖人之澤不在五世而斬例內孟子只取其去聖之近耳

四書講義卷三十七

十三

歷敘羣聖至此自任得統意已自分明卻仍歸尊孔子謂幸而世近有傳人得聞大道其自任意正在自謙處即末章世未遠居甚近意

看私淑諸人四字則會思以來雖源流井然不足當此任也明矣朱子之學受之延平推而上之豫章龜山亦源流井然然序統則直承程子蓋龜山豫章延平亦所私淑之人也

逢蒙學射於羿章

玩兩也字有歡恨意有欣幸意有自解以興起後世意此章正羿之罪非正蒙之罪蒙罪固不言而明也義重取友者不重所取之友

第二節孟子引此止取善取友之得報以証弊亦有罪之義庾斯所處之是非固不論也

第二節只就取友上說程子曰學不講文義全背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意人卻就上而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章

此章論智非論性也開口便道天下之言性未嘗言天下之性也繫便是天下之言性便是所惡於智者只反覆說明此意

此章謂爲智而發以開口便說天下之言性也言性而不知言故不知故之本利卽是不曾知性而穿鑿以求勝耳

四書講義卷三十七

十四

求勝耳

或疑此章主言性不專爲智而發不知從來言性者孰不因用智穿鑿錯卻孟子言四端便是故言乍見入井便是利乃所以爲大智也然則程子專爲智發之云正對告子及荀楊韓蘇諸言性者而說耳奈何看成兩件乎況既知言性爲主便不是性爲主矣智字正從言字生來如何以不刺指耶

大意爲智者而發如金溪慈湖江門餘姚其不識性字總坐穿鑿之病耳

異端言性都從無處說吾儒都從有處說故孟子言性只就情字到推上去

孟子言性只言情言端正是故與利處

故者以利爲本不是既有故又有利只凡爲故者必利但言性者必當指其利處言之耳凡人爲惡必澁爲善必滑爲惡必曲爲善必直乍見孺子入井便有怵惕惻隱之心忽然而感卒然而應固非意之能使爲不利亦非意之能使爲利也荀子言性惡只坐不知利因不知有故耳

荀子云性惡彼亦以爲故也故必以利爲本利不是人去造造出來正是自然如此

險阻艱難亦是利

利只是人之生也直

四書講義卷三十七

十五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

心是活物有道有人人從道則聖道從人則狂仁禮卽道心也以仁禮存心卽吾心中提起道心爲人心之主非外面別取箇仁禮以強制此心也但以字說得著迹存字講得粗疎反做成錢外矣

以存二字人每以滾求失之猶云其居心以是耳

悻悻於禽獸者固福中之小夫卽以禽獸付之悠悠者亦非以仁禮存心之君子也君子三自反中所以救拔禽獸者至矣及其奚擇何難君子甚悲甚痛更思有安全馴制之道原未嘗於自反外增一分自是絕物之念也

禹稷當平世章

平世亂世只在聖賢失職不失職上看

孔孟顏子只無用之之人耳此所以爲亂世也

禹思天下四句是推出所以三過不入之故不是虛論

聖人心事也若虛論心事顏子未嘗不思但無由已之急耳

此思字是職分之思非仁民之思仁民之思顏子之所同職分之思禹稷之所獨故思字須帖定由已講不帖飢溺講

有謂此與制烹章思字有別彼是未任事之思此是既任事之思未任之思要見其重故重在天下既任之

內書講義卷三十七

十六

思要見其急故重在已字先生曰須知伊尹雖未任事然已有个湯在湯又有三聘在也即是當平世也華陰蘇門亦曰名世任道吾不知之矣故此二思字總在道當任事上看

同道下單說禹稷而不及顏子此是孟子文章省文之妙只用是以如是其急也一句而顏子之所以不急已明

正在時之異地之異處看出道之同顏之樂即禹稷之憂所謂同也此猶兩人說如伊尹獻畝之樂即納溝之憂豈有異哉

須知禹稷顏回同處在本領有此本領然後當平世能

已飢已溺當亂世能不改其樂無此本領便世用我何以救溺即閉戶只成箇閒人耳

須看得道字分明聖賢千變萬化只是其道一耳故論聖賢者當審其地以明其道爲聖賢者却只審其道之是非而地之宜然自得不得不專主審其地也

上節說禹稷更不申說顏子知此節之專重顏子也禹稷易地爲顏易信顏子易地爲禹稷難信故皆字語勢側在顏子辨顏子者孟子自處之道亦見

禹稷對副宜舉孔子而舉顏子者何孔子三月治魯人猶及信顏子平生未見施爲尤難信也禹稷同顏子人所易知章意固側重顏子耳舉顏子則孔子不消

西書講義卷三十七

十七

說孔子不消說則孟子自任可知矣

大意側重顏子之同禹稷以禹稷之同顏子天下曉然不消說也未必信顏子耳顏子之急生民其道固無歉亦須易禹稷之地乃得若謂簞瓢陋巷時即是急

生民須推進一步說不然却看小了道字也知道則急生民在其中急生民不足以盡道

通章大意原爲顏子一邊人發故語脈皆側注這邊講禹稷處顯明講顏子處含蘊正是側重也披髮纓冠只喻急字是以如是其急上文已說明末兩節正喻顏子之是以如是其不急結明大意耳

全理上已說盡此只以喻言結之兩兩相形其義自見

是孟子文章醞藉處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章

是則章子已矣此句正對通國皆稱不孝說上文反覆辨白其不孝之冤却說他做孝子不得此句只還他本等是不斷之斷而孟子之與遊禮貌是不絕不是取之亦已不答之答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章

或云孟子特發此論不是痛罵世人還是憫惜之意居多晨鐘之擊山泉之響使人猛下省發急加蕩滌若一味罵倒聖賢不如是絕人已甚先生曰不然罵至乞痛罵之極矣大聲疾呼以痛罵之人尚未之或醒故痛罵正是憫惜非絕人已甚也罵至乞人而尚不是罵必如何而謂之罵耶昔人問乞恩例程子曰只爲如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動不動又是乞也以是觀之其不以乞爲罵也亦久矣夫

西書講義卷三十七

十八

人只是志趣不同君子志賢傑惟恐賢傑之不盡小人志勢利惟恐勢利之不盡志賢傑不盡得則讀書尚友以求之志勢利不盡得則鑽刺攀援走空脫謊直靡所不爲矣齊人尚屬虛言今人竟成行實未敗露時之驕滿面都是富貴相既敗露後之驕滿面都是乞兒相究竟富貴之於乞兒亦何分別近來直以乞驕人又驕術之一變

終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三十八

孟子九

萬章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章

慕少艾慕妻子慕君各自有變相然一言斷之總不慕父母耳人當慕此三者時幾不知其有父母矣江陵棄禮繼位當時猶共非之後且習爲故事了不足異矣此人倫之極變也

不言得於君則熱中而言不得於君則熱中寫盡窮秀才巧仕宦躁妄之念此時不知置父母於何所熱字正如集蠶之蠅爭骨之狗

西書講義卷三十八

十

終身之慕卽少時之慕譬如樹之萌芽甲拆而干霄蔽日之勢已具及至干霄蔽日仍是萌芽甲拆者而已終身兩字正有多少閱歷多少鍛鍊多少引誘而慕如故所以難也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章

方論舜之不告忽轉到堯之何以不告此正是古人論事精細四面八方眼光皆到處

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聖人作事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自如此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萬章胸中不曾有此識見有此道理有此至性左思右量只有一偽字耳然則語氣只

得如此今人見人纔學好做得一件好事自忖必無此心便指他人爲僞此卽荀卿性惡之說其壞人心術不淺不道以僞道學加人人誠未必考亭也已不先坐定真侂胥乎聞其言可以辨其類矣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章

黃陶菴云鯀雖殺及天下而原其殺之者出於治水是終與殺人有殊其罪未可與共驩並論也惟苦其形神而不殊其首領所以聖子嗣興無礙其爲幹蠱之地又云趙岐注孟子不言殛字爲何鄭玄注周禮則云廢以馭其罪廢猶放也殛殛鯀于羽山是也陸德明釋云殛誅也曲禮商路馬有誅以言語責之非有

四書講義卷三十八

二

刑罪也今以尚書鯀鯀于羽山證之則鄭陸之說良是但鯀死於窠所故洪範云鯀則殛死春秋傳云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也以殛爲殺向屬沿悞先生曰按蔡傳殛則拘囚困苦之亦未嘗訓殺然洪範云鯀則殛死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其非輕罪可知蓋共驩三苗害在一官禍及一方鯀之禍害及天下故共驩三苗曰流曰放曰竄而鯀曰殛則罪罪重於共驩三苗非輕也故謂殛非殺則可謂罪罪輕而曲爲之出脫則不可其所以必欲曲爲之出脫者以禹故也不知鯀禹與皆天理之所當然非若後世刑賞德怨之私又何礙於禹而爲之曲說乎近見

論者以爲鯀若伏誅則禹與舜誓必不肯臣舜而服事此說至悖周官曰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平人殺之而義且不可讐况聖人而作君乎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以舜誅鯀有不受者乎舜之誅鯀天道也天可讐乎凡君誅臣臣之子必讐君則爲天下君者亦不勝讐矣父子之仁君臣之義並行於天地之間皆天也故皆仁也知有父而不知有君是知仁而不知義則非其所爲仁者私心也非仁也告子外義以生爲性釋氏本心以理爲僞皆不知天而無忌憚此等說數原出於此自以爲仁孝之至而不知其爲大逆不道之論也

四書講義卷三十八

三

親之欲貴愛之欲富自是合下如此固未嘗有斟酌計較也封之有庫方是斟酌計較出曲全之法此舜之所以處象然亦必遂其所欲而始已耳今人著眼便先是斟酌計較一片私心此卽是後世弱支去偏之意仁人固如是乎

金正希云有謂象化於舜自不干預國事非舜制之若象克桀舜亦不能制也其說似迂蓋舜當日處象明是放之孟子曰封亦戰國談鋒耳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雖親愛奚至差別若此聖人爲天下而棄其子是何等肺腸又云象此時已無能爲但無道以束縛其手足則象之性斷不能無所事事惟桎梏之

處置之伺察之使不得有爲於其國而象真可以不
必殺矣先生曰看不得二字固知象自不干預之說
爲迂然遂謂舜有桎梏處置伺察之法純從利害起
論然則充類盡義舜亦日以殺象爲事矣至引聖人
爲天下棄其子以證實放象不知聖人不以天下與
其子亦正是富貴之而不得有爲於天下耳中庸所
謂子孫保之正見聖人親愛其子而使之得所原未
嘗棄也總之看商均便該與他天下看象便該殺輕
也須放此是後世庸人肺腸如何可以論聖人聖人
於子弟未嘗無商量安頓然總在親愛中曲成如正
希所云盡是私心作用矣此亦是禪學流弊看得人

四書講義卷三十八

四

心卽道心人欲卽天理乃謂孟子之說亦戰國談鋒
其悖道橫議皆由信凡情而不信聖賢也正希先生
文章節義自足千古而惜乎其熟於禪讀其臨終與
家人書令其兄與子女學佛此自謂親愛而不知其
甚於放殺也朱子稱富鄭公趙清獻爲人自其質性
非禪之力亦先生之謂與

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
正是其似放處看下旬直接故謂之放其意自明直
至雖然欲見句又轉出親愛意然時人爲解似放之
故意將後世監制親藩不仁之術入講則盡失孟子
立辨之旨矣故註中卽補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

愛之心此義最好方見其似放處正是仁人親愛經
營

總是推論所以致或曰放焉之由皆從形迹疑似上來
虞舜當時只一片愛弟之誠而愛民之仁成物之智
又未嘗不周見聖人仁至義盡知明處當正辨其不
是放時人純於作用上起見反說做真實是放而體
統非放皆後世封錮親藩猜忌殘薄之私與聖人心
術正相反矣

舜之待象純乎天理仁義上事後世只在人欲利害上
計較此有天淵之隔

世間讀書人自謂能識道理及至一事至前不覺首尾

四書講義卷三十八

五

衛決手足無措只是讀書時於處事接物不去體驗
書自書人自人不相關涉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章

孝子之至四句只虛論情理下四句纔照舜事故尊字
境位尚博自天子以下至大夫士更推之爲聖賢豪
傑之父皆尊親也尊至爲天子父尊止矣而舜幸得
之在舜當時亦不冀及此然至此舜亦只如同有緣
孝子之分有定而心無窮天下有一步尊處孝子之
欲尊之心必不畱餘第不是定以爲天子父爲孝之
至也爲天子父亦從道德功業來有舜之聖而後能
尊親爲天子父此豈人所得而妄觀者哉

咸丘蒙只疑孝子可以臣父原不曾道舜不是孝子故孟子只以孝子所以爲孝之常理折之則臣父可不辨明矣

爲孝子而至尊親天下養乃爲至耳非尊親天下養卽爲至孝也漢高心善家令言乃尊太公故是分羹餘智耳豈得爲至孝哉

大意在辨臣父故說到尊親盡頭處然須知聖人正以孝致之不是必以得此爲孝不然操莽昭炎之所爲皆可援孝以自解矣

但以尊養之極爲孝則叛臣亂賊皆可取其志乎惟舜之尊養皆從大孝得來其至德協帝處便是尊養之

四書講義卷三十八

六

至處及其尊養亦不過止於尊養不以亂天下之常經大義方見聖孝之仁至義盡

禘黃帝而郊營祖顓頊而宗堯舜之尊養適合當然未嘗以私失天下之公知此則漢議大禮之是非見矣

孝思思字卽從上兩至字生來不說如何尊親如何養親而獨曰孝思維則此方是至也纔說至便已不是至

舜以孝得天下不以天下得孝孟子於天子父天下養下卽下此三句正要人活看上八句只論心不論事

思耶如此看中庸說舜說武周道理都成一片

引詩二句照上孝子之至四句作結也是籠統說不單指舜之尊養亦不是教後人以舜爲則尊親備養總是孝思所致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卽所謂孝子之至其爲尊養自能極盡可以爲天下法如舜者卽詩所謂能長言孝思而足法者也豈有臣父之理哉蓋尊養乃孝思中事非以尊養盡孝思亦非尊養難致而孝思易法也若云舜之尊養不可及而止取其思則失語意矣

四書講義卷三十八

七

引詩以證尊親養親之至明臣父之說之妄重一則字此則字卽從上文兩至字看出見此理是亘古亘今

積寒宇宙不易之常道則齊東鄙瑣之說正如日月出而燭火息自無可置喙處矣則字卽人倫之至至字孝中大孝中孝小孝層級正不同必至此方盡盡處纔是則若是遮上面還有一層便不可以爲則引詩只明此意以見孝到極盡處斷無臣父之理不是扯武王來陪論亦不是借武詩頌舜也

引詩只斷章取義非以武舜較尊養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章

有謂洪荒以來皆傳子至唐虞而傳賢先生曰謂傳賢在傳子之後則人言當云至禹而復古不當云德衰

矣此亦以後世疑上古之弊

有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陶於河濱器不苦窳堯舜之德至于格鳥獸被泥土二子之質視鳥獸與泥土則有間矣何至惛然無所感化哉先生曰強詞奪理不知天下原有可感之鳥獸泥土而有不可化之人雖聖人無如何也

有謂聖人以道統爲宗祀故堯以舜爲子舜以禹爲子先生曰禹止欲與賢適賢在子耳故謂與子原是與賢是實義非巧話也因而回互說堯舜亦是與子是欲作巧話而不知其謬於義矣蓋宗支世系是父子一倫中事帝王授受是君臣一倫中事一從仁生一

四書講義卷三十八

八

從義生自是天地間並行兩大事合併不得天位原只有傳賢禹未嘗差差在啟以後耳後來竟將天位作父子傳授家常混看此濮議大禮之所以紛紛謬戾也此等處關係極大不可不辨又曰道統自道統宗祀自宗祀聖人原無混合之理只有和尚之敘道統卽爲宗祀付法者卽爲嫡嗣此正是無父無君孟子所謂二本故然耳要之此一種識解議論亦自禪學得來近日講學者又學和尚各建宗旨譜源流支派爲異端兒孫而欲篡聖賢統位更可畏矣

啓能繼禹之道全在一敬
全爲解說禹德之不衰與益所以不得傳之故歸之天

命其說已盡然天命是渺茫渾渾論語匹夫以下數節又推明天命所以然之理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章

割烹要湯時人以此說專爲自己苟且卑污解嘲萬章述此言爲孟子守禮義不見諸侯規諷

聖賢於出處去就辭受取予上不肯苟且通融一分不是他不識權變只爲經天緯地事業都在遮些子上做毫釐差不得耳自作用之學與竟分體用爲兩截更精而講合一則索性以作用爲本體引得一班苟且無忌憚之徒妄作妄取輒以英雄自命曰成太業者不顧小節外間靡所不爲只不管自己身心如何

四書講義卷三十八

九

雖其中亦雅俗高卑之不同然下稍總歸於小人卽諺所稱光棍耳且道自古來作用之奇且大有過於伊尹者乎看孟子說他本領却只得非義非道則天下弗顧干駟弗視一介不取一介不與若不是後來一番事功也定說他有體無用矣

一介之不取與卽是伊尹通身本領體用全副在此不是一介取與小後來任天下之重乃大也道義只是一箇道義在一介不會欠在天下不爭多不待推廣勘驗方見其大只爲後世盜賊之行皆可以爲君相看得此理不同遂謂成大事者不顧小廉曲謹一班無恥無行靡所不爲皆以英雄豪傑自命不道開天

闢地一箇極奇極大功名作用之聖人其本領却只在一介上做起蓋一邊純是道義道義不分大小一邊純是利利便有大有小矣

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三句是伊尹止爲堯舜之道轉計正見其出處之正非爲身與君民功名事業起見也先儒云汝道讀書做到狀元便了却耶這上面更有事在又云天下事非甲爲則乙爲豈伊尹見不及此

民中便有予在等民也只覺處分先後耳

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須體貼出聖人一片赤心本天直下不徇已

四書講義卷三十八

十

私亦并不徇天下卽有罪不敢赦罪在朕躬之意當時君臣一德是何擔任是何敬畏此三句正見顧謐明命之旨著一點矜情浩氣便是後世英雄自負大言與聖人分上無涉不涉聖人分上便純是私意其自負大言正是割烹伎倆矣

誰字見聖賢赤心不是妄自尊大孟子舍我其誰亦是實語痛切語

思字是孟子從他前之樂道後之伐夏體貼出來

思字向堯舜之遺生出并不在民身上

思字是孟子設身處地相見處

堯舜之澤指除亂興治兼教養實事若單講覺字便容

易蹇入禪去

此際之憂便是向來之樂因時遇而分露其實未嘗分也讀朱子感春賦云樂吾之樂兮誠不可以終極憂吾之憂兮孰知吾心之永傷歎聖人心坎中憂樂同原直自具一箇天地後世學者胸窩只有一副私心以得喪爲憂樂如何見得遮箇道理

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此句最易說入豪士急功名英雄試經濟著一分意氣便不涉聖人心事天下之重正爲堯舜之道在我堯舜之澤亦在我更無可談處耳

天下之重只在道上看自任只在天上看如此方見就

四書講義卷三十八

十一

湯伐夏却是正已潔身內事

自字與下已字對天下之重與下正天下對但有正已以正天下無正天下以爲已之理故任天下之重全在一自字

只完全一箇自己便是任天下之重

如此二句慎重之詞非夸大之詞重字乃不敢苟且意非不肯狹小意方是闊制烹本義蓋此句原兼處畎畝與就湯說就湯固爲任重弗顧弗視與驚焉却聘亦正爲任重也人只說得後半截耳正已乃所以正天下天下是已分內事天下不正於正已尚虧欠兩邊夾說方盡

伐夏救民正是映欽樂道中事堯之愛民舜之不與世
稷之飢溺孔子之疏水顏子之簞瓢孟子之好辨其
揆同其趨一也

放桀放太甲直是開闢來未曾有之事自伊尹敢犯手
創爲之只緣伊尹胸中有箇堯舜之道在堯舜之道
中有箇天在逼得箇伊尹不敢不犯手做後世抱不
哭孩兒者固不能學敢於篡奪無忌憚至以作用爲
卽三代者又伊尹之罪人也

既云堯舜之道便不可謂之要矣而云要者此是孟子
善辨亦戰國人口氣如此承認要字正是辨白要字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章

四書講義卷三十八

十二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此二句原從上有命二字推補出
聖人孺柄須知聖人不是一切委之數命其知命也
正以禮義耳看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而栖栖卒老於
行此豈委心任運者耶故此二句指平生大段說不
指處衛一事禮義亦不專在進退上用

觀程朱立朝進退之法便知孔子

聖人不言命間或言之特爲下等人說法使易開明耳
於此中略存懸望計較之意便非今人不信命罔不
可若一向委之於命而不修人事尤極壞事須知命
字上又有一層人惟見不到上一層故并信不煞下
一層耳

門戶厲階至今爲梗此古人所以謂去朝廷朋黨難也
然使爲人君者能識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
其所主四句正可從此辨出種類耳只要辨得一二
閹部大臣便可辨朝士便可辨外僚矣復何難耶明
此方知歐公朋黨論猶未得其要領

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章

百里之忠君與宮之奇同而見幾明決又高一著若看
做避難自全隱匿圖利是好也非智也

出脫百里奚只在知虞公之不可諫一句下面但反覆
申明此句耳

好事誣奚正爲當時苟且干進者地耳由其言必且以

四書講義卷三十八

十三

名教節義爲桎梏以興亡去就爲浮雲故孟子直舉
其入秦之故辨之令好事者更無指摘處

百里奚相秦事功他無可考於春秋見役之師而秦穆
之誓聖人取之經此顯君傳後之實可知一部春秋
大旨與六經同歸凡爲聖君賢相事功莫大於此

自戰國開功利之說後世許多學術門徑總出不得此
二字圈子欲爲君者不論篡弑僭竊曰逆取而順守
欲爲臣者不顧喪身失節曰枉尺而直尋孟子一生
所憂所關只在此故弟子皆以不見諸侯爲疑割烹
癰疽食牛數章問答之意有在非泛作一卷史論辨
疑也

終

呂晚村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三十九

孟子十

萬章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章

聖人所爲使於天理人心有絲毫未當處便不可謂之聖又何有於清字從聖字看出謂其於聖人中較分明嚴肅則清處爲多非謂其以清爲聖也

清字從倫常義理界限分明處看方是聖之清

聖之下加箇清任和時纔見孟子辨析之精言語之妙聖所同也清任和時所獨也若說孔子以時爲聖則時字便小聖亦不大惟清任和各露在聖外故皆見

四書講義卷三十九

其偏惟時字加出聖外故獨見其高并聖字亦高一層矣卽是下文聖由於智之義

時之義正在變化不同處見有統看有拆看統看者千古只如一時而元會運世春夏秋冬無所不有拆看者一時各有一天而治亂寒暑晝夜呼吸無所不分有謂時非聖人不能用先生曰時字是聖人勸語道著用便不是聖人亦無用時意

有謂講此句不必拈出中字先生曰時之妙正在中不知中而言時未有不流於猖狂縱恣矣此種說數似乎高老足以惑後故辨之又曰看末節注三子智不足及時中道理自得

自古未有以聖稱三子者稱之自孟子始是孟子實實見得如是故足爲千古定論世人每謂孟子欲尊孔子故聖三子以極尊之是三子之聖出於一人之私而非萬世之公并孟子亦權用而非尊信之實矣此等議論最害道竊嘗論三代以後聖人惟明道文公爲第一等惜無孟子其人出而定之耳

孟子願學孔子而其任處氣象實似伊尹故其稱尹處允極精采割烹太甲二章闢論嚴正微旨可見或議孟子勸齊梁爲湯武爲不可訓此小儒齷齪之論也伊尹孟子所見在天命民心小儒所見但在名位此正有伊尹之志與無伊尹之志分辨處霍光學伊尹

四書講義卷三十九

而安漢王莽學周公而篡漢若伊尹孟子不可訓則周公更不足法與

集大成集字包衆小成在內

金玉二者在衆音之外只一用而已

凡樂皆有終始惟金聲玉振爲衆始終之始終凡聖人皆有知聖之事惟孔子知聖之事能包函羣聖人知聖之事時人止道得聖人必以知始以聖終一層不是看得孔子與三聖無異便看得三聖人於知聖之事有虧欠矣三聖原無虧欠只是孔子更全備變化耳

凡聖皆以知行爲始終但非集大成之始終耳

三子自有條理之始終却與始條理終條理之始終不同

上是疏集大成三字就樂說此方轉合到孔子身上說亦共曉也忘却條理二字一任說知說聖總不切孔子一句矣蓋條理各有始終惟金玉又總始之總終之猶三聖各有知聖惟孔子能包舉之也此旨分明下節聖由於知之義已見

上節分列聖號言各造其極聖字之理已明此突出箇智字正分別孔子之所以兼三聖處在乎此理無不全只是人心之明收拾不盡便有欠缺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章

四書講義卷三十九

王

五兵作而殺戮多封建制而爭戰烈聖人豈不知之然必不可已者其利害有大小也後世不知聖人深意以一姓之私廢生民之公究其子孫受禍尤酷流末有之毒於無窮則何益矣此余讀史至秦之銷兵爲郡縣宋之杯酒去藩鎮未嘗不痛恨切齒也而腐儒猶以古爲不可行以彼爲妙用何不識死活哉其亦未之思耳

自柳州著封建之論都以私意窺則聖人遂使後生讀之謂封建爲必不可復余以爲先王之經理彌成不過度量宏分寸明耳然則雖一家一邑非此不治況天下乎張子宋公必不吾欺也

聖王制度皆本天秩之自然以爲節爲其理當如此不從勢力相制起見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聖人意思中原無私爲子孫世世爲天子之謀雖上下相馭之道未嘗不在其中然非其本義也若爲子孫謀從勢力起見斷無出於廢封建爲郡縣者矣然秦以後有天下者反不及三代之長其子孫受禍亦慘於三代之革命而儒者猶言封建不如郡縣并誣三代聖人之制亦從勢力相駕馭上商量豈不悖哉

有謂子孫不安則天下受其亂內勢不重則子孫不得而安先生曰只是天下不安子孫亦受其禍耳內勢之重亦天理自然之等殺豈爲安子孫而重哉後世

四書講義卷三十九

四

舉天下皆私其子孫子孫又何嘗得安哉重內輕外此老生之常談而後世經國者亦只講得犬牙相制然則立制之初已純是一團權詐又安望其後世之無弊也

後世如唐重藩鎮宋重禁軍都是私意

末節原只爲庶人在官者定制祿之準則從此推之則君卿大夫士之制祿我亦盡此而凡祿之制皆起於農則爵位之原亦起於農天生民而立君師義皆包舉矣此言外微意也

耕者二字直起原從上文代耕二字生來代耕之義上通於君公直至天子亦不過代耕之盡耳天生蒸民

俱合一夫百畝特人各致其能以相生故有君卿大夫士之祿君卿大夫士俱合一夫之食特其功大者其食倍耳皆所謂代也參看並耕章此義更分明爵祿從上看來似推到庶人住不知從天降下民看來其義原從庶人始直推到天子住耳天子亦代耕之極地也

不是先王於極細碎處皆寓浚心天下大道理原從此起如九章之始於九九七政之始於日行聲律之始於管吹先王建法必從此起率明耕者所食之等分以之起算直至天子之祿皆由此定但言庶人在官者以耕者以上貼身一級人言也庶人在官者與下

四書講義卷三十九

五

士貼身一級卽中士由此節節推上次第分明到底可見先王井田封建之原都只從耕者立義而天降下民之意與聖人本天制度之道亦昭然可見矣天生民而立之君必足以濟斯民而後享斯民之養故自天子以至於一命之奉皆謂之天祿天祿本於農祿自農生故差自農始由庶人在官者逆推至天子止此一義故以此經通章不僅解在官一類也古之天子諸侯卿大夫皆視其祿位爲苦事今則皆視爲樂事惟以爲樂而民生之苦有不可言者矣祿由農差則爵亦由農差上次五等卽五等六等之上次也

周官一書安頓府史胥徒幾許人孟子此章言制祿之法大國次國小國必說到庶人在官而此節又提出另講以爲差祿之始竊謂周官孟子何切切以此輩爲計自今觀之乃知天下惟此輩極難安頓後世天下不治只坐此輩無處置法耳後世上自公卿下至守令總不能出此輩圈橫刑名簿書出其手典故憲令出其手甚至於兵樞政要遲速進退無不出其手公卿守令猶傀儡也而彼實其牽線提掇者也使一刻無此輩則宰相亦束手矣是以老吏蠹胥蟬蛸衣鉢并爲一羣牢不可破如此則天下安得復治乎然後之儒者商之亦久矣如差役雇役總無良法周官

四書講義卷三十九

六

孟子之遺意難言之矣

卽據周禮中府史胥徒計之已自不少外而侯國家臣夏多可知想當時必先安頓此一輩而後其上可得而安也則周制授田多於古亦或其一端此輩正要安頓得法亦須體量其意三代致治未有不由此也

俸薪工食之不薄正所以責其廉也

自封建變郡縣仕宦如歷傳舍而胥吏坐長子孫仕宦素不練習而胥吏皆諳熟典故朝廷一舉一動必不能出此輩之手天下者胥吏之天下耳然猶五方雜用自朱賡作相盡以其鄉人布列各衙門而線索始

一更盤踞澁固不可破矣

天下任道則重在師儒公卿大夫皆師儒也故天子亦曰作之師天下任法則重在吏胥公卿大夫以上無非吏胥之術矣此患由井田封建廢來代耕者之義井田封建之本也秦以後純是在官者用事只是任法不得不然非三代不用吏胥亦不是三代吏胥天生好也

萬章問曰敢問友章

論交在今日但有勢利耳此挾不賢以爲賢彼挾不貴以爲貴慕賓謁客煽誦成風詩文講學爲籬落之吠嗥布衲幅巾爲馬首之舞拜相誇爲交友之大策恬不知耻引得一輩小才後生都顛狂嗚呼其亦可哀也已

四書講義卷三十九

七

中庸言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親親之殺易知尊賢之等難知然二者皆天也既出於天則其輕重差級固有定而不可移易假借者矣是故高之非亢卑之非諂惟世不明此義遂有謂費惠公語末句難安頓并有增出一番幹旋者皆小兒強解事也

凡書中而字之上必有一讀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句略逗斷讀語意尤醒

倘云天子友宰相諸侯友諸侯友匹夫天子友天子天子友孝子懿親昆弟相友猶未爲奇惟天子而友匹

夫遂成奇語

自秦之尊君抑臣繼以漢家叔孫之禮迄今遂不復古至如宋朝之寬仁有禮而殿上坐講當時猶以爲怪豈勝歎耶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章

充類至義之盡也本句解猶盜之云言外見非盜之義兆是端倪端倪卽從本體流露但有大小微顯之分耳非於大道外另有隱曲周旋作用也

或云輒大不孝美謚以愧其心先生曰後儒之解春秋每有此論朱子辨之明矣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章

四書講義卷三十九

八

此章論聖賢出仕之大略盡於是矣顧人之自處何如耳毛義奉檄而喜伊川不爲妻乞封其義一也

退之爭臣論承叔司諫書俱從此章脫出學者果有本領便自無所不可只問今日我當自處何等當如何盡職耳纔說有輕世玩物之心便非聖賢學問曰非百里才又曰大事不糊塗小事糊塗只是本領不濟耳

仕原主行道爲貧而仕者仕之變而行道之體用未始不在其中原不在道外可以苟且得者但責任大小輕重不同耳是亦道也人講兩而已矣語意直是輕忽不知會計當牛羊茁壯長中有絕大本領在聖人

仕止久速無時無事不是平成手段直至堯舜事業也只浮雲點太虛此是甚境界而已矣豈是苟且了得

貧仕固不爲行道然其所以不爲行道者卽貧仕之道也辭尊富而居卑貧卽行貧仕之道也故位卑立朝易地則皆然會計當牛羊茁壯長卽是地平天成萬物得所手段事有大小道無大小也若位卑時身不行道立朝時亦無道之可行矣孟子引孔子作樣子豈爲貧仕者開方便法門乎

道不行句應仕非爲貧也句位卑言高句應有時乎爲貧句結所以然之故也大意側重爲貧者辭尊富而

居卑貧一邊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章

夫義路也四句緊承欲入閉門句生出不是辨讚君子正是責重諸侯君子所以不見正爲諸侯不以義禮耳此正對禽不見諸侯何義一句詞意隱嚴

能由出入都在平素學術上講不專指見君見君義禮從此出耳

章意重義字義之所出爲禮非二道也但上文從門字落人易認禮字爲重不知引詩只說義故註云証能由是路之義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章

此章不是推廣交友正極言取善之法節節從自己分量識見恢廓上去可見誦讀論世卽窮理格物之功正是身心性命關通處非永嘉博辨古今徒成箇沒頭學問也上蔡熟舉史論程子斥其玩物喪志及程子看史卻一字不遺上蔡初頗不服後乃悟其妙做話頭接引後起熟思此章之義此話頭如桶底脫矣須知論世尚友不是教人輕作史論經解妄批駁古人一通如蘇氏文章定以翻案見奇後世祖述不論義理開訶佛罵祖之訣此又尚友之罪人也孟子大旨是教人去格物窮理卽所謂思知人不可不知天耳明得此義上下節本是一串

四書講義卷三十九

十

論世惟孟子爲至如伊尹伯夷柳下惠之爲聖人孔子之爲至聖皆古無敢言而確然定之至今無以易或以詩書論或不以詩書論此孟子尚論隻眼也

頌讀論知總以求古人之善耳非謂通達上下時勢也尚友只爲明善如孟子尚論伊尹伯夷柳下惠能斷其皆聖人而願學則歸孔子是爲善頌讀論知爲友善之極則

有謂儒家好論理至於空虛而必入於迂腐其治亂興亡之故不知也先生曰好論理安得空虛空虛迂腐正是不明理耳明理安有不知治亂興亡之故者人每怪宋人苛論古無完人以爲好譏彈非也宋諸子

論古之嚴正是爲已求精亦以愛天下後世耳卽如楊子雲未嘗不稱其好學而賢然使不爲莽大夫不更賢乎好譏彈者私也惡也辨析研窮以求至善使後世可法此公也善也此之謂能論世知人此之謂能尚友友善者以友求善也非私其相好亦非周旋古今也

春秋之書亂而折衷於孔孟漢唐之書亂而折衷於程朱論世不得聖人之義是非衡決徒以書禍天下耳今日議論亂甚矣其孰從而折衷之乎

古今讀書弊病大約不出穿鑿附會

齊宣王問卿章

四書講義卷三十九

十一

庸君心事覺得利害切身又是不可言之隱被田舍翁不曉事唐突及此又不敢直叱其言之非又自以爲有容忍令左右不洩不測不覺默然時已露出勃然變色之狀矣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四十

孟子十一

告子上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章

先單說義次兼說仁義便是告子仁內義外根苗陳定字以爲脫一仁字猶顛預在

先說義後言仁義告子意中先有義外論頭在故其爲字亦指義字居多

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只是仁義告子岐而二之便不是然其以杞柳桮棬爲喻而輕輕下一爲字亦自包裹得好孟子從爲字中抉出戕賊二字便覺

四書講義卷四十

十

罅漏百出不攻而自潰

順字對爲字故者以利爲本惟其順也

告子天資剛傲看其詞氣絕無商量故孟子只就彼說

直折其非而不明言其所以然蓋亦至於太原之意也然理必極明辭必極快理明處只是人情辭快處

要在刺骨

有謂告子非禍仁義者其外仁義凡以明性也先生曰爲何定要出脫告子以其本師也秀才看性善便道孟子不得已撰造立教如此其實心服告子之說爲本真推而上之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總是孟子一流其爲健順五常禮樂刑政諸道理總是性善一例皆

所謂聖人添入者也不若無善無惡心之體一句爲正法眼藏自莊列告子五宗禪家象山陽明皆以此爲宗秀才已皈依而化之矣安得不回護本師哉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章

水非可以指性也水之必下者其性也人非可以指性也人之必善者其性也若但以水言以人言則水有多少水人有多少人豈復有定體哉告子本領在生之謂性一句看水之流便是性看人之心便是性其病只在此陽明謂能視聽言動的这个便是性即是此意不知能視聽言動的这个正是無分於東西之水也故其宗旨亦只在無善無惡心之體一句若聖人之所謂性則必視之明聽之聰言之又動之肅乃所謂水之必下也人之性也

四書講義卷四十

告子屢設譬喻以言性卽佛老家之寓言閃爍支離不可方物其實皆遁詞耳儒者只與格物窮理則終無遁處孟子知言本領在此程朱闢佛只與論述迹從何來亦此意也告子先不識杞柳湍水馬炙等物之理如何識性孟子知性知天其於知言也何有方知杞柳湍水馬炙之理皆吾性所有以格物窮理爲驚外此所謂義外也伯安若善格竹子竹子亦未必不可以言道其不識良知先不識竹子耳

陳臥子云聖賢之言性淺辨其自然者奈何而已苟涉

乎人之所爲豈得尚號爲性耶而必以性爲善者此教人之道也無善之說近道而重疑天下之心性善之說以偏而可定天下之志聖賢教人言此不言彼也又云善治水者任其勢善治人者任其性性可任乎則固已斷其善矣此權辭也先生曰以任性自然爲說此本之老莊却以無善爲宗雜合二氏之言顯攻孟子不知本而又以爲教人之道如此若反爲回護者卽陽明所云不忍抵牾朱子不得已而委曲調停以爲朱子晚歲已大悟也此等說數浸淫於學士大夫胸中老大不然孔孟何況程朱

告子曰生之謂性章

四書講義卷四十

陳臥子云告子與孟子論性不合者一欲知其本一欲立其教也告子無辨難之才而徒執本然之語則事之可疑者多矣故孟子設機變以窮之而庶以全我教又云生之謂性是指方生之際言萬物之性皆出於此時也非言萬物之性一無所異也然其說大有類是者故孟子謬其旨變其辭以難之以全我立教之本意先生曰告子正爲不知本故理窮臥子却以爲其辨拙而理不窮及其代告子辨也則連告子所主之義都失之告子本以知覺運動言生猶陽明所云能視聽言動的这个便是性臥子却以生死之人當之果爾則孟子亦不必以白之謂白折之而告子

然之矣竊恐告子辨才遠勝臥子十倍卧子尚未知告子言安能知孟子言獨其悍然敢以告子爲是而直非孟子謂告子理是而辨拙孟子理不足而辨勝是告子誠而孟子黠也此一種無忌憚之病非小小罪過也嗚呼此非陽明之害與又曰告子生字亦不指囿聲墮地時如其言只初生時有性而後遂無性乎又曰告子原說生卽是性故不得不然孟子之詰使其曰不然孟子固又有以折之矣

陳卧子云告子之於性意在獨知而已故知其本而忘其末知其所以然而不知其所當然是以取喻事物而爲孟子之所窮先生曰聖人盡性便盡人物贊化

四書講義卷四十

四

有豈僅獨知而已獨知性只是二氏之說然二氏亦便以此立教未有忘末而謂之知本不知當然而謂其知所以然也

有謂天下莫尊於同莫賤於異天地萬物盡同也先生曰孟子道性善正爲同然耳犬牛與人性有同有不同正爲生中有不同耳

生之謂性經孟子如此辭闢後人猶祖其說謂告子未嘗不是孟子爲流弊立教故爲矯枉之言者嗚呼使無孟子幾何其不以告子爲聖人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章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此正如禪家殺活

縱奪句同中有異不離故處已過千灘祇是一箇主賓有時一喝只作一喝用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分明只在轉機處薦取耳此可以得言語之妙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章

孟子言性皆從端倪發現處溯源而上故極明顯真實所謂求故以利者也乃若其情二節虛虛發凡下節四者之心方是疏情之善弗思求舍半段方是疏非才之罪

性爲中涵尚疑其未必盡善况情之流動攻取者頃刻萬變何足以証乎孟子所言之情只指人心粹乍感觸不知不覺發露處雖凶人暴客無不然者此爲最

四書講義卷四十

五

真所謂孺子入井之惻隱與牽牛之不忍平旦好惡之相近孩提之愛敬無非此意止就這端倪上指證以見善爲人心之自有不說情之流變亦不執此不知不覺處爲究竟工夫如良知家所云也

惻隱羞惡情也其載之而發者心也仁義禮智性也能惻隱羞惡發揮至仁義不勝用才也知其固有而欲得之思也

諸說之非總只在物上起見謂物卽是則如後世金溪姚江皆主此說孔孟却以則爲主有物有則明分兩件有物必有則歸併一件歸於則不歸於物也則在物之先物之上但離物則則亦不見耳孟子引此以

證其卽情驗性之說重在必有故好四字

理在氣先亦卽在氣中惟程朱分得明白故其合一處
泯然無間後來欲說卽氣是理其所謂合一非孔孟
之合一也孔孟之合一重在則謂物必有則後來之
合一重在物謂物便是則此正彼說之非與孟子性
善作頭敵矣

有物句是證結性善民之秉夷二句是證結情與才之
善卽性善孟子立說主因情而見性故引據之意重
好德句

明道先生善言詩不曾章解句釋下字訓詁有時只轉
却一兩字點撥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其法蓋得之此

四書講義卷四十

六

節

或云孔子贊詩只統說知道中夾人性二字不得余謂
此論甚泥拙假如大學引文王詩作敬止義其實詩
人止字是助音耳可曰傳者文理不通乎孔子觀詩
時不必加人性字孟子引証卻不妨坐定人性況天
生物則秉彜懿德詩人已明具人性義與敬止例又
不同何故孔子口中反不許他說性哉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章

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若如後世講學當云
理義之所同然者何也謂心也矣湛甘泉改註云在
心爲理處物爲義只改一物字便是義外之病若以

物爲外是分內外之道非皆備之旨也如此說義又

何曾不在心來要將理字說高反將心與理與物畫
成三片此求合而得離也大約禪學最怕拈著理字
後來便要拈理字以明其非禪只打開物字則理字
便好活用此正僧果教張侍郎所謂卽用儒家言語
改頭換面接引人去之術也姚江格物之說正是此
法乃反以程朱之說爲義外試思合外內者義外乎
分外內者義外乎亦易辨耳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鐵板註脚程子分解二字如此正
爲兩箇也字破疑耳其實止是一串故急接語云體
用之謂也若呆然分看便是告子義外

四書講義卷四十

七

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若謂故意放低聖人引人
卽成自棄若謂滿街是聖人爾胸中原是聖人要人
笑受卽是無忌憚墮除兩路方見孟子喫緊爲人處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章

此章心字是仁義之良心與他處單心字不同故說心
便須根仁義氣清時可驗良心之萌蘖所重不在氣
故說氣便須根心好惡是心所發處相近幾希處是
良心萌蘖非無仁義而但有好惡也故說好惡便須
根相近幾希此數字都單舉不得

氣字千古惟孟子發明而氣之生於息見乎平旦於此
章尤精氣根於理理根於心惟主靜而理與心一氣

之用自行此周子之圖說即從孟子息字得宗也

氣日裏也生只是夜間稍靜不耗散耳

平旦之氣兩句非幸之危之也前既是放失之餘旋即是旦晝皆亡隨其後然則所爲與人相近幾希者一

瞬耳

不足以存言不足以存仁義之良心非云夜氣不存也

日間皆亡循環不已則夜氣所生息者漸漸消泯皆

亡只指旦晝所爲不是夜中亦復皆亡

夜氣之不足以存爲良心溺且絕也惟良心之溺且絕

幾遠禽獸不遠若只歸咎夜氣便失之萬里矣

心之形質無出入其理體亦無出入其可以出入言者

四書講義卷四十

入

乃運乎形質而載夫理體之活物惟其活故有存亡

出入存亡出入即生乎操舍其爲物原無出入也孟

子通章所指皆仁義之心無出入者也孔子所指却

只是單心字孟子借以證其不可不養重在操舍字

要之心存則仁義存亦初非二物也若只重神明不

測之體言便易墮禪宗去

孟子所言心字與孔子不同孔子是說心之爲物孟子

前後數章心字皆指仁義之良非虛說心字也然仁

義之所以放失皆因心之爲物最活風吹草動便已

走作故不可頃刻不操此節引來只重一操字耳

孟子引此以見心之易放而難守欲人用力養之耳其

實孔子之言心與孟子心字微有不同孟子言仁義

之心指本然之良者即堯舜之所謂道心也孔子單

說心之爲物最活變不測惟其活變不測故有道心

人心之殊存亡出入已指人心之危矣其理雖一而

所言各有指

程子論出入二字故曰以操舍言然此四句總言心之

活變難把捉以做人不可不操耳以心之自然上論

爲正不必粘煞操舍也無時與莫知其鄉平看若側

串講似因無時故莫知其鄉多一轉矣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章

王之不智在道理上說如仁義之與利行王政之與好

四書講義卷四十

九

勇好貨好色伐國救民之與火熱水濫說時未嘗不

足用爲善而卒不能改從故道理到底不明白不足

與有爲孟子之所以歎蓋歎道也非歎其身不用謂

王不能知己而爲智也孟子此篇都講性道爲學之

旨看前後章自明若從已之用不用說王之智不智

義小而私非此章意也

第二節似告寒之者然所以引寒之久者王心原自有

病故下節云云

不專心致志正是弗若緣故有因章末二句語氣謂講

弗若之矣亦不宜老實說明者真俗論也不專心致

志則不得也孟子已提清在上故章末只用反辭決

之意已足耳今人非惟不識孟子道理抑且不識孟子文字何處與他說起耶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章

萬鍾於我何加焉世人惟將萬鍾與我合而爲一孟子只將萬鍾與我分而爲二

自本心喪失但爲利欲所驅使爲境遇所遷移萬鍾非人行乞亦非人也忽然萬鍾便講作用忽然行乞又仍講禮義此等人世上正復不少胸中總含箇萬鍾不得彼赫奕者無論已一輩貌取禮義之徒退入高隱卽於高隱求萬鍾退入佛老卽於佛老求萬鍾退入理學卽於理學求萬鍾退入方技卽於方技求萬

四書講義卷四十

鍾尤爲失心之甚者也

譏訶笑罵世人儘失酸明白不知到自身上便全不照管心口相違前後異狀卽以問其人亦自不可解此不可解處卽孟子所謂可已而失本心者也五鼓寒鐘一炊熟夢念此更應猛省

孟子曰仁人心也章

義爲人路異端遂指爲外不知路在外而所以由者仍在內也事父則宜尊事君則宜忠豈亦在外乎知此則路亦不是外物異端自打成兩橛耳

放心者心之仁放失也求放心者以學問求之也故曰學問之道無他心便指仁求便指學問言人爲求放

心故有事學問而學問之道總所以求放心而已此

一節惟勉齋發明最詳或謂註云志氣清明義理昭著恐只是收攝得此心乃可以求仁否曰此卻犯朱

子所謂以一心求一心也我欲仁斯仁至只求底便是若謂先存此心以求仁則已分爲兩物矣又何以

云仁人心也設此正緊聖學與異學分界處總緣於學問外另有箇求字工夫卽納入學問內說亦另有

一節求字工夫如此則學問與心全無膠粘有亦得無亦得不道心與仁早無膠粘有仁亦得無仁亦得

只心不乖作便是却是蹉了路頭也蓋人但知心與仁分離不得不知仁與學問原分離不得離了學問

四書講義卷四十

便收得心入來無處安頓亦必走作也且如人言只收攝此心爲主則原不消學問得參禪坐功皆可悟

本體一著學問反生障礙矣然其所弄之術孫便守到臘月三十終無用處程子所爲與一錢而亂及金

谿姚江之徒一悟之後凶德敗行靡所不爲惟其求非學問之求故其所存之心亦非仁義之心也且求

放心孟子開示學問之要學問之實不是說到盡無他而已矣歸本之辭非極頭之辭能如是則志氣清

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可知學問於求放心上正好做去不是求放心便休看作說盡話便錯

章首言仁人心是言仁乃人之心次言放其心而不求求未言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言學問

之道非止一端如講習討論玩索涵養持守踐形擴充克治皆是其所以如此者非有他也不過求吾所失之仁而已此乃學問之道也三箇心字脈絡聯貫皆是指仁而言

心統性情心之出入存亡氣之靈也而所統之妙與之俱爲存亡故放心者所統之仁義放也求放心者求心之所統也心存則所統者俱存是氣與理一也所以完其爲仁人心也心放則氣離而自行故必用學問之道正以理收之養之使復爲一也異端亦自求心但舍事理以爲求則其所求者止氣之靈而已故不可以窮衆理應萬事自聖人觀之雖妙明圓淨如如不動真常流注皆放心也故而已矣三字緊根學問之道講若謂只要求心解得更不須學問便是臨

四書講義卷四十

十二

濟曹洞金溪新會姚江之邪說與聖人之旨悖矣

心字從首節生來卽仁字也故第三節註云上兼仁義下專論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勉齋亦云三心字皆指仁而言時講空空說求放心便是陸學收攝精神本領更進亦止得上蔡知覺是仁一層耳蓋孟子此一篇中自公都子章至末皆指仁義之良心而言未有泛指血氣活動之心而言者象山提唱先立其大亦是錯認孟子正與假借良知二字之術同皆指鹿爲馬也

人看學問是假借筌蹄緣他所指學問便粗淺止將載籍誦讀當之此却是學問中一件事耳聖賢所謂博

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以至齊治平其說豈止如此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章

孟子爲當時陷溺者喚醒路頭故指示大段處多舉工夫處少如此章養大者下章先立大者極其徹切然只是大段須有人問大者如何養如何立定有箇方法在惜時無人焉足以發之也然其方法亦只在孔曾思三書中可想而知必無別傳宗旨陽儒陰釋之流喜其空濶不說煞可以改頭換面每借空大之言以行其私且云工夫卽本體本體卽工夫其熾亂至不可窮詰不知孟子所言實不如此如陸子靜講義

四書講義卷四十

十三

利內外處頗足動人及說到工夫本領則一齊差却蓋大段易取實際難得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章

耳目之官不思與心之官則思兩句緊相照故思字與耳目一段對不與心字對也人皆說成能思則得其心失其義矣得之謂得事物之理非得心之官也下兩句只解心之官一句見其爲大體耳艾子云心之官則思此有人心在內思則得之則皆道心心之官對耳目言思則得之乃先立乎其大也坐誤看得之意致生謬解也

朱子曰心之官則思固是元有此思只恃其有此任他

如何却不得須是去思方得其所思若不思却倒把不是做是是底却做不是邪思雜慮順他做去却害事觀此則兩思字不同之義了然矣蓋下文先立立字卽此第二箇思字也

心得其官則耳目皆從無非思也

此字兼心思耳目天總以付人從大從小却聽人自擇孟子爲邪說以禮義爲外故其立言每直指本體示人固有處多而不及工夫如放心章之求字身體二章之養字此章之立字皆懸空說在三字中煞有工夫非前後際斷空洞森羅之爲立也象山以先立其大爲宗旨舉示詹阜民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半月一日

四書講義卷四十

十四

下樓忽覺此心中立象山見之曰此理已顯也然則象山之所謂立立其所立非孟子之所謂立也孟子之立欲得其能思之職如象山論乃不立其大耳異端怕外緣正坐大者不立或云三界惟心他正單立這箇耳曰他先去了理義叫大者如何立他自以爲立却是壞了這大者非立也

孟子當羣言淆亂人心陷溺之時故其所言大約辨醒是非處多實指工夫處少故其語空懸易爲外道所假借陸子靜亦拈此句爲註脚却是改頭換面之術耳如此節講先立大者是甚卓越然大者如何便立却未及詳示不是他不說無暇說至也七篇中大約

如是或謂說立便是工夫此陽明本體卽工夫邪說也或謂如是則當於立字中講出實功曰孟子不曾說得如何代爲補然則畢竟如何曰孟子以孔子子思爲宗者也看孔思所說工夫卽得之矣不是不可補須補得真是孟子意中工夫爲難耳

所以必當先立之故不必更生枝節也上文云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又云心之官則思則已明言之矣然則先立之工夫如何曰此孟子之引而不發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章

學者不識得天字憑他英雄才智壓倒在氣數之命下矣氣數之命卽人爵也不知上邊還有箇天命之性

四書講義卷四十

十五

在此是氣數沒奈何他何底聖賢只爭遮些子耳孟子持提箇天爵已將氣數之命俯視在百尺樓下然是實理非虛氣也請看孔孟程朱今日又何常無人爵故曰大德者必受命

天爵二字是孟子自撰語然却是真實義非寓言名目也天位天祿天秩天敘天命天討無非天者天卽理也自天字不明異端橫起其最下者至表黃了凡造爲感應功過格附會太上不根之語謂以此求科名年壽子女貨殖之屬無不應願而得者云是勸人爲善夫所爲善者何公也義也惡者何私也利也以自私自利之心而僞行善事此勸人爲惡非爲善也卽

使盡如表黃所勸正孟子所謂要棄必亡者耳三代以上未嘗有此勸法而爲善者衆自漢以來爲因果報應之勸者日益精工而人心益下不可謂非彼說之罪也今日雖極聰明長厚人無不爲所惑亂矣爲孔孟之徒者不亟起而正之更誰望耶

樂善不倦似是修字中事如何說入天爵不知民之秉彝故好是懿德是天理合下當如此古人修而不要也只還他固有耳爲要人爵而修便已不樂那得不倦此棄字病根早已生成也今人讀書作文何嘗有所樂在焉只爲富貴利達由此不得不然耳則是初上學時早已棄絕天爵矣故先儒每教人尋孔顏樂

四書講義卷四十

十六

處

孟子此章大段爲有人爵者言令其猛省而求爵者已在裏許看末節惑之甚甚字及終必亡句自見故註中補固已惑已最宜熟味古人始終只是一箇修天爵從字極輕初非古人之意也今人始終只是一箇要人爵修字亦極輕其所修亦非古人之修也若謂孟子有以人爵欲動今人意則修天爵以要人爵者與古人又何別耶

見處纔落時命作用便看此章書理不徹末節曰要曰棄前半截如此後半截如彼人道是兩截人我道原是一截由後半截看來知他前半截已不好了也故

讀書人終身志節全在初上學時立心便須端的不然才人名士下稍頭都靠文字不著便是要棄必亡榜樣

成弘以前人尚立品卽科舉亦尋他出來故其人尚可觀不似而今一班乞兒相

真讀書而科名至尚是修從中事自萬曆末年揣摩之說興士人目時文爲敲門槌言得雋卽棄之也試問敲門欲何爲取美官多得錢廣田園長子孫耳然則修敲門槌時已習成盜賊之心安得復有人品事業哉故凡爲揣摩墨裁之人不獨其文醜惡其人必下流鄙夫也有志者可不戒與

四書講義卷四十

十七

由其可棄知其修時是要由其爲要則其所修亦非真仁義忠信矣朱子謂孟子時尚有修天爵以要人爵者今直廢天爵以要人爵如五霸假仁義今之諸侯并不假矣就時文言之隆萬以前先輩崇尚實學視制義極重自萬曆末年至今日視制義日益輕士大夫無不以時文爲爛惡不堪之物當其開筆試草時已棄之惟恐不速矣只緣要公卿大夫在此不得不爲耳此豈非要棄實證乎於是有歸咎時文不善者不知先輩時文何嘗如此爛惡不堪哉故做好文字與做醜文字其立心便有人禽之分此便是兩修字不同處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章

良貴卽上章天爵孟子以仁義爲宗良貴者仁義也引詩但取飽字大意德卽仁義也仁義之積中爲飽其彰著於外爲聞譽

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此言大誤後生疾沒世而名不稱三代豈不好名所好者所以名之實耳三代下之好名但在聲華榮利上起見正與古之好名相反其所謂名止就當世權貴與一時市乞嘖嘖以爲快意不知此正古人之所鄙耻而痛惡者一好此名終身墮落坑塹雖有作爲只如無有矣須知令聞廣譽從仁義來原不是外邊事

西書講義卷四十

十八

看今人營營只是自己看得輕賤全靠外邊做貴重畢竟外邊如何貴重得我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章

熟字原從美字中轉出看註中恃其美與爲他道之有成兩路夾搜出熟之只在這條路上做去便是至美連熟字亦有名象無程期故曰熟之而已矣不曰熟而已矣此便是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數句道理都包在之而已矣四虛字中

熟下著箇之字則熟字是用力字非功候字也自始至終由淺及深都是熟之中事亦不僅末後一著也只此二字中便見必有事焉心勿忘勿助長直到鳶飛

魚躍活潑潑地道理具在

熟之非已熟也故只在用力上說然熟字是火候境界盡處又須見得之字纔有著落

西書講義卷三十四

十九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四十一

孟子十二

告子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章

章大力云禮者養也卽食色而是也欲食欲色人情也不欲殄兄臂不欲踰東家牆亦人情也爲情屈非爲禮屈禮之名先王尊其稱以範愚民耳艾千子云此章乃孟子精義之學也權衡輕重雖聖人復起無以易不知大力何故極口詆之總由學問疎淺不細心讀聖賢書耳先生曰禮本天來情本心來禮未嘗不合於人情然必合於人情至善之則乃所謂天也因

四書講義卷四十一

二

人情而權衡輕重其等殺節文經權正反皆天也故明禮則情得其宜任情則天理可悖此聖道與異端分界原頭此處一差以下更無是處自良知之說熾學士大夫皆以本心爲宗旨而以本天之理皆屬外假波蕩陸沉爲萬世大患大力諸公皆爲所惑亂蓋文人尤易陷溺以其詖淫邪遁近乎文章之詭幻也當時有千子一爭雖不能障其橫流然亦狂瀾一砥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章

有謂性一季弟而已先生曰此却說不得季弟是性所行處故程子曰性中只有仁義禮智易嘗有季弟來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章

只論書不論人論理不論事處平王之地作平王之詩只有一怨字爲至怨至便是舜之大孝此論理也小弁之可取正在能怨此論詩也宜曰非能怨之人其傳亦未嘗導以處怨慕之事此又當別論不以小弁掩者也將宜曰與小弁分開看則詩教史法兩義相發而不相礙矣

離騷非忠臣不能作小弁非孝子不能作皆以其能怨也非怨字不足以見忠臣孝子之隱蓋其所以能怨者真忠厚和平之極也

有謂平王之保有伊洛者以其能怨也其親有覆亾之

四書講義卷四十一

二

過而子不怨則視其父如路人矣假令處布衣之列則亦如凱風之詩人無可怨也先生曰此乃孟子論詩不是論平王只論小弁之詩其理正當怨不是說平王能怨亦不是說有此小弁之怨平王便可稱孝也至謂人主之孝與庶人異重在社稷是以功利奪天倫也論語爲衛君章孟子竊負而逃章又如何作解此等議論著學者胸中後來生心害政不是小事不可不辨也

有謂平王之得國也君子猶許之而何論於靈武之事先生曰君子不會許平王平王負弑逆之罪肅宗尚有恢復迎奉之功肅宗卽不得爲孝豈可與平王同

讞耶

凱風何以不怨何以是不解之詞然非不解凱風之不怨正不解小弁之當怨也

其實高子之怨與孟子之怨不同高子怨字內卽帶不可磯意孟子怨字內卽帶慕字意如此則不啻去而萬里矣

怨不僅行吟坐歎了却也驪山之前驪山之後有幾何感格消弭挽回功用都在怨字中出虞舜只以怨而致允若孟子所以引之作結也不然即使小弁實是平王自作亦只算不怨耳此怨慕與怨懟所由分也

宋經將之楚章

四書講義卷四十一

王

說秦楚罷兵之說孟子與經未嘗不同只所爭者號耳所謂號者只在針鋒之間辨之然而究其所歸如是則王如是則亡如冬夏之不可同日而語也

只君臣父子兄弟相接處是仁義之原便是王道之極只被戰國說士講熟一箇利字雖外面相接而裏面已不相接矣請看今人家父子兄弟間利則相親不利則相怨以至弑奪者不少然歲時團樂究有不得不相接者也只是仁義二字畢竟去不盡耳豈天性之相接如是乎故懷利相接與懷仁義相接相接兩字雖同其情狀迥別也

於利邊有絲毫去不盡卽於仁義懷之不真猶之於仁

義有絲毫去不盡亦於利懷之不精也孟子特加入去利二字煞有精義

孟子居鄒章

交際予受應麟之道視其誠意以爲衡皆有精義存焉所謂可與權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章

或云仁字卽照三子說不必又進一層先生曰亦非爲照三子故仁字不必濫講也淳于髡發難爲去就名實故孟子敘三子亦只敘其出處仁字原只在這上邊說理本如此然正須識得仁字全體方能不濫講而道理自足只說出處而聖人之精微自存此又不可

四書講義卷四十一

西

不知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章

只霸便是無王桓文之匡定拜享未嘗不陽尊天子其實目中無有將天命天討之本一齊蔑却此接伐之罪也若戰國諸侯并不用陽尊以爲接伐矣故第二節當講霸者之無王不講諸侯之無天子無天子乃今之諸侯之所同也

五霸未嘗不盡地力用人才然其所爲正三王之所必誅豈有慶乎卽後世亦未嘗無慶讓然只在權法上講雖自天子出亦總是私心非王者之慶讓也王者之政直從上天生民出來與富強駕馭權術正相反

此是王霸分界處朱子所以不肖輕可漢唐也

若曰五霸桓公爲強則抹殺桓公之功若曰五霸桓公爲賢則掩却桓公之罪妙在落一盛字則功首罪魁俱在內矣

孟子取葵丘之會只取其五命尚合義理耳不是贊其功之盛亦不贊其信於諸侯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章

儉字非儉嗇儉陋也註云止而不過之意最善摹寫足字之義後世如秦之郡縣唐之藩鎮或憂外重或憂內重只坐不解一足字之義而封建遂不可復矣有功而寧無功有利而寧無利此是聖賢打穿後壁本

西書講義卷四十一

五

領舍此而求必濟便是靡所不爲先自處於蠅狗輩江都之得爲儒臣亦只解道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亦只解道成敗利鈍非能逆睹今狙獍細士習聞陽明後人顏鈞李贄之悖論輒以經濟豪傑自命終其身猖狂奔競自陷於極惡而不知者蓋不少也嗚呼爲孔墨爲王霸爲儒釋爲朱陸爲人獸只在此間辨取毫釐耳可不慎哉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章

有謂圭善貨殖正爲多取之計先生曰聖賢論事只有箇是非是非當下便明而成敗利害自在其中二十取一必如貉之去人倫無君子而可如是則當下便

不是不必轉彎到多取也看多取甚於去人倫無語子亦只是利害起見重於是非耳凡爲史學者必坐此病故朱子力與永康諸公辨論其失也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章

有謂爲政在乎得士強稱商鞅智稱蘇季博稱騶衍是三子者亦嘗稱先王之治託前聖之書以干當世使有人焉好之而盡其說則彼固非無善之可採者先生曰樂正子好善非好士也好善則正與縱橫押闔一輩相反今只作好士看故要化用此輩不知此輩即可化用亦須仁漸義摩敦行俗美如何一時便化用得如商鞅蘇秦等先陳帝王之道故是惡人之詐術耳豈真知帝王之道者哉

西書講義卷四十一

六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章

自古窮愁悲憤至不堪之處多蹉脚走入差路去此二氏之所以日盛而人道之憂也他也道是大事因緣真仙法器儼然亦以爲大任而不知此正被大任苦勞五句壓倒而自入於禽獸非類之道中庸所謂傾者覆之耳

行爲拂亂都只在倫理言行上說方與下動心忍性有會若就天下妄求名利之人而拂亂之不過走入差路耳又何動忍之有

不曰有所能而曰增益所不能當大任人須是才全德

備稍有闕欠定到墮坑落壑

增益不能正動忍得力處似微有次第然所以三字直

貫語氣無側折蓋動忍其心性而增益者其才也作

三平調理固無害

所以二字是豪傑自強責任天下許多苦餓困拂人到

底擔頭不起原非豪傑也

貧士不辰誰非困苦者然其所志只躁進弋獲美官多

錢蠅營苟苟至老死而不悟人以爲伏檻壯心吾以

爲反駒逐臭耳五品四維從頭不識到底又何會動

忍增益乎

四書講義卷四十一

七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四十二

孟子十三

盡心上

孟子曰盡其心者章

知性只作窮理兩字看正指零星精細切實工夫若誤

認本體統會要說高一層便與知字膠粘不上不知

零星精細切實處莫非性也正莫非天也如此看乃

更見其高要另說高一層却正是所見低也

有謂心之渾於中含者不可以性言一有性之可言即

已非性然試從一物未接之始有恍然可識其爲性

者是即萬物之所以具也先生曰心之中含者正是

四書講義卷四十二

十一

性此誤解程子才說性便已不是性意程子謂人生

以上其理在天既生後已墮形氣不全是性之本體

耳孟子知性是格物窮理非宗門明心見性也說得

過高便易錯

知性是物格盡心是知至故盡字太知字零星若要從

無物處恍然悟得本體此却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之說程子所謂吾儒本天釋氏本心正指此也性即

理也天即理也不曰心即理也故恍然無物謂心體

則可貼知性則非近日講師有關宋儒之性即理爲

非者亦皆或於良知之說關係邪正不小不可不辨

也

知性則知天而能盡其心故朱子云知天只在知性裏說

橫渠先生心統性情一句道盡朱子所謂虛靈不昧卽指心體具衆理卽統性應萬事卽統情也心是活物惟其虛靈故能具性情亦惟其具性情之德故其虛靈直肖天體釋氏上截天理曰理障下截人事曰事障四路把截只取虛靈不昧者爲本體達磨所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八字卽此是佛性故羅整菴謂其有見於心無見於性其實連心都不是他只見得活處不會見得極處便與天體不相合下面都無用故必知性知天則見得極處方是能盡其心若楊簡之言下忽省此心詹阜民之下樓忽覺澄瑩王守仁之龍場恍若有悟皆止見釋氏之妙圓空寂而非聖賢之所謂心亦止到得他覺字悟字而非聖賢之所謂知與盡也故此節知天只在知性裏說若倒說在盡心後便天在心外失其所謂心矣

張子心統性情四字真千古獨發不是此心則此理顯藏何處但不明所顯藏之理則心雖有而不盡禪學所謂明心見性必先截斷事理而後能真見本體是必去天而可以明心也故羅整菴謂其有見於心無見於性不知離却性天心已不盡安得謂之有見於心哉聖學只說知性知天從無曰知心者蓋心無所

用其知知性天正爲盡此心耳盡得此心下面方好存養不然又存養箇甚故此節工夫重知性而所以欲知性者只爲心下節心性並言而工夫用處亦只在心聖學未嘗輕看心也但必合性天而後謂之心耳

或問禪學亦言見性不只說心是如何曰聖人之所謂性指健順五常日用事物之理而言禪學之所謂性則指其虛無中妙明圓淨者而言摠要打破事理始得與其所謂心仍是一樣非吾之所謂性也後來陽儒陰釋所稱如主靜良知知本慎獨等皆名是而實非同是此術陸子靜謂儒釋差處止足義利之閒朱

子曰此猶是第二着吾儒說萬理皆實佛說萬理皆空從此一差方有公私義利之別今學佛者云識心見性不知是識何心是見何性按此知吾儒惟知其萬理皆實故能誠敬以存養之禪學惟知萬理皆空故猖狂無忌憚下稍一切無用直敢說諸天供事世尊以喻天小於心此惟不知性故心亦放失如此此節性字作格物窮理看人道是說向外與心天二字膠粘不上與下節存養關會不通不知此病却正坐分內外爲二看得外面一切道理與裏面本體無干不但性非其性卽所謂心亦非聖賢所盡之心也故他說明心見性四字便要掃除一切以爲講心性到

極精微不知他只是不識得性字正是極粗淺處聖賢纔說性便是合外內之道曉得外邊的便明得內邊底初非二事但如時下講格物窮理只說得博聞闕覽玩物喪志一流却又不是聖賢之所謂格物窮理正墮落詞章訓詁爲異端所指爲支離者此則原與心天膠粘不上與存養開會不通又出異端之下無惑乎其蟄伏於禪和也故此節只要道得性字不差知字自有着落

三知字微有別知性固指知之無不盡而言然第一箇知字中具有格物功夫在到第二箇知性則純指功夫全備時所謂物格也第三箇知字乃是盡頭處所謂知至也

四書講義卷四十二

四

集註於此節及言游過矣節皆從極難體會處曲盡其理微妙入神也只在語句文法中所得却在語句文法外直與古聖賢心口相貫接

知行雖微分先後然不是待盡心知天了方去存養也故先後二字不宜說煞

存養便是事心性便是天是徹始徹終事若必到純熟後方算存養存養了方見事天則天在心性外事在存養上求合轉離矣

存養得一分事得一分存養得十分事得十分不必到存養自然後方爲事天養性固在存心下然亦是存

得此心便養得此性非謂存時粗淺到養才精淺也不是存心養性要去事天也不是心存性養了方好事天也不是極存養之至足以事天也不是下面存養忽然上極事天所以二字乃直指合一語非進一步追原語也

中庸首章自天命說下先戒慎恐懼而慎獨直指工夫在未發已發末章自下學立心說上先內省不疚而

不動不言直歸到無聲無臭明此則先存心而後養性皆所以事天之理了然心目間矣

王伯安謂知天如知州則一州皆已事知縣則一縣皆已事是與天爲一者聖人之事也事天則如子事父

四書講義卷四十二

五

臣事君猶與天爲二者賢人之事也由其言思之便知他不曾知天猶看得與天爲二在蓋心性即是天命故知得心性便是知天從事於心性便是事天此分言之而理愈一者也如彼之言必如知州知縣管攝得天方是與天爲一若事父事君敬畏着天便是與天爲二却將天看做外邊甚物事要與他比並箇高下只此便是不知天命而不畏不知聖賢之所謂天只在心性說而此一點敬畏之心正天之精微聖人之極功也若謂君父非已事則州縣又何與已事州縣而知即是已事則君父而事豈反非已事哉又謂但存之而不敢失養之而不敢害尙屬賢人之事

尤非也存養功夫徹上徹下其純熟神化處便是聖人降而三月不違以至日月至焉皆存養也卽庸人一息一端之反求亦是存養亦卽是事天但爭久暫生熟耳其心性無分其天無分也

立命卽下章所謂順受其正也非謂自我作主不由造物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能知生卽知死能事人卽事鬼於日用云爲盡合天理此之謂立命惟其不以生死爲事故曰死壽不貳也釋氏但以生死爲事故求脫離生死一生精神工力都用在臘月三十日只怕胡孫走却直向瞎驢邊滅便道是佛性不毀以聖賢視之乃其所謂弄精魂也秀

四書講義卷四十二

六

才見識低污看得生死事大已落在他脚底業已爲壽歿所貳何處得有立命來

立命不是化吉爲凶轉禍爲福亦不是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要之此命字不是術家二氏命字道理

孟子曰莫非命也章

凡不能安命皆坐不知

孟子曰求則得之章

聖人不言命孟子此章與論語富而可求章俱是爲最下一等人立言耳有點醒語有指示語只論有益無益點醒語也有益何故以其在我無益何故以其在外指示語也然在我者雖無益亦當求在外者雖有

益亦不當求此是前一層之理也

無益云者非是必不得也只是不相關耳如今日以醜墨體求遇其不遇者甚多贏得一醜耳然則卽有遇者亦豈醜之力乎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章

物猶事也古人訓物字皆兼事物而言不止動植形器之物也故曰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言其理無不具耳若單指對已有形之物則皆備義不全亦說不去如釋氏問石頭在心內否曰在曰行脚人着甚來由放塊石頭在心內也

物字訓事物而此章又指事物之理言非人物之物也

四書講義卷四十二

七

今人如未有我先有物既有我卽有物物各一我我亦一物諸語俱噩夢耳

此物字指事物之理言非人獸昆蟲草木之謂也看物字錯便生出用我尊我二氏之言矣

此言吾性中無理不具耳非謂與萬物相關通也理本具我則萬物皆在裏以我已攬無窮則萬物原在外矣摠之不明萬物只是一箇理字憑他說象說數說應感都打成兩開於書義毫無着落也

註中兩箇理字各有義理之本然理字是合物我說猶統體一太極也當然之理理字是在物爲理猶物物各一太極也

此與中庸誠者自誠也同例只懸空立此句吃緊正在

下面

物字包羅事物道理無所不在人止將做人物物字看自然粗淺鄙小并將仁字作萬物一體之仁連仁字亦粗淺鄙小矣要之渠并不識得儒者萬物一體之理只和尙慈悲普度諸佛衆生同根盡之耳

永節從其有未誠轉下是原不曾恕在故氣力全在強字

恕之盡頭便是仁看不欲無加與不欲勿施分別無加便是仁勿施便是恕無二理也故恕字用力全在強字強即勿施也而強字却在行上見近字亦在求上

見時說但似強恕則近仁耳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章

不著不察所以不知著察是行習時格致之功人之不著不察或自以爲已知或畏難而不下窮理之功或心粗而不能入或誤於異說而不求知或用功而走入拘蔽之路可知有多少病痛在若只說近而易忽故不著察止見得一種病耳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章

恥未足恥也無恥乃可恥耳

由有可恥而止於無恥由無恥之甚而至不以無恥爲恥今即以作文喻之凡作惡爛文字者其初未有不

識羞者也巾箱本頭惟恐人見既而稍出示人面皮漸老便公然刊梓行世始不識羞矣今有人從旁大聲疾呼以詈之曰若輩之爲是惡爛文字真不識羞之甚其人初聞此言亦覺悚然既而聞之稍熟便復怡然答曰我固不識羞預卿何事耶於是遂不以無恥爲恥而恥根始絕矣然則要其可恥必先去其無恥之意要去無恥之意又必先去其不恥無恥之意耳作文之心即爲人之心也可不猛省乎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章

今世非無才奇才滿眼只是無志所以無志摠緣無恥罵之爲禽獸非人莫不勃然怒發及其爲禽獸之事則又欣然安之奉之爲聖賢莫不色然喜可及見流俗汚下亦不以爲非是皆無恥之甚者無恥安能立志志不立何以成人

四書講義卷四十二

九

偌大一箇世界無人焉以士不立志也志之不立由於不知恥人必恥爲下流而後能向上故曰知恥近乎勇士大夫以梯媒線索爲傳游使館僚以鑽刺欺詐爲術下至秀才布衣無不甘卑汚之行習醜惡之文但求騙得功名貨財入手便以爲天下之至巧曰豪傑曰作用才智之士方靡然嚮之惟恐其不及孰知此正孟子所謂無所用恥者乎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章

當時遊說者但知有功利其實揣摩似乎驕亢其實自待極卑賤孟子以囂囂語句踐正是義利王霸之辨當時卑乞索性不講道義今又以道義爲卑乞之具風逾下矣

達不離道本領正在窮不失義中窮不失義本領全在尊德樂義處

末節四句須一氣連讀併看互看朱子詩云浮雲一任開書卷萬古青山只麼青胡先生恐其無意於用不知寒泉精舍中體用一原毫無虧欠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章

獨言文王或因作人克生有之然不重文王也卽易文

卷四十二

十一

王爲堯舜禹湯亦無不可大意只責重人當自奮興耳待而後興雖無猶六字精神都注學人身上與王教盛衰無涉

興字謂興起善道感發有爲在聖賢路上說若但講事業功名便是三代以後之所謂豪傑正孟子之所黜者陳同父欲以漢唐繼三代朱子辨之最精卽是此義

孟子謂豪傑之士無文猶興則豪傑正聖賢路上人後世看錯此二字於聖賢之外另立一種放棄理法敢爲不道者曰豪傑不知濟惡不才乃無忌憚之小人非豪傑也因誤解二字後世小才欣然自以爲有此

美名何必聖賢門下此漢唐以後君相人品事功必不能復返於三代之病根也學者不可不辨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章

看得韓魏之家不足以重我而自視歆然必於已分上已有所見故曰過人遠此論學識不是氣可蓋才可辨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章

王者是三王人說得太高遠做成無懷葛天世界非對霸者之言矣漢治尊黃老正是維霸豈復有皞皞景象乎黃老申韓自是一氣此等處須辨得分明

卷四十二

十一

王者爲之有實際在皞皞只於不知二字形容氣象耳若作標枝野鹿觀則是鴻荒世界黃老家言矣孟子所謂王者蓋指三代也

前稱王者末節換君子君子者聖人之通稱兼有位無位而言如孔子綏之斯來云云是也摠見王道之妙如此得此道者卽君子也其功用亦如是

通章只在王者功用上說末節卽就上文極力形容祇是一意說到底初未嘗分上文爲民風此節爲主德也纔說業則德在其中德之盛正在業上見故註云德業之盛與天地之化同何嘗專說德哉

人以上文分民風此節分主德看入君子心性中去不知通章止在王者功用上說以辨霸者之非一路說

到廣大處未嘗收向裏來也過化存神只重化神二字人或誤看所存句不見朱子云亦是人見得他如此若重在所存豈人所見乎即如俗解又當與所過句分出淺深矣上下句亦是極言其功用之妙直是乾坤運旋不是補葺罅漏此句當緊對下句霸者作未了語若空空贊頌君子似天地便與題意風馬牛矣或云註謂德業之盛今如子言不脫却德字乎曰纔說業便脫不得德體用一原程子之言所以至也章意却止說功用與霸者對不重德也若說德則上文又何嘗不兼德業來

化神只在及物處

四書講義卷四十二

十二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人人深也章

此章仁言善政皆王道中事但有本末淺深之辨耳與別章霸術名法不同

善政得財與霸者任地聚貨法取富強之術不同此與論語道之以政章大意相似直分王霸非也

看註得民財云百姓足而君無不足則知善政亦指王制之外迹原在仁聲中說非後世桑孔新法之屬也以苛政取民財民但苦之耳何畏之有通流叛亂終亦必亡所謂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并不能得民財豈得謂之善乎

善政不是刑名新法得財不是橫征暴斂善教只在惇

德明倫得心只在格心化成若作感動悅慕套語便複上民愛矣

畏愛財心摠是孟子點醒世主說法若人君着意在此便入驩虞假仁一路此正誼明道不謀利計功江都之所以爲儒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知者章

孟子時人皆以仁義爲僞故孟子將此等言語點醒其自有之良心非謂知能之良專在不學不慮也不學慮甚言其固有之耳然要擴克此仁義知能非學慮不可若此理不明則廢學慮之說自孟子始矣後來單舉良知作宗旨不特惑亂後人且枉誣孟子莊子

四書講義卷四十二

十三

所謂并與仁義而竊之使果可竊也豈真仁義哉只爲當時不明仁義之實反以爲外鑠無復於孝弟用功者故孟子爲指其固有之良使之保守擴克以全其本然其重在點醒故不及用功非謂惡學慮之害良而欲廢之也

兩良字只在無不知愛敬看出無不爲字便是達之天下

孟子曰舜之居濠山之中章

通節關鍵在及其二字二字之前二字之後混作一件不得打作兩截又不得時下誤解只緣看得木石居鹿豕遊時虛空窮渺講到聞善言見善行則又攙入

運水搬柴頭頭是道耳。摠皆禪學也。若聖賢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固不可謂是一件事亦不可謂是兩截事也不是云寂便是感感便是寂亦不是云寂時舜一面目感時舜又一面目也讀者參之可也。

摠是形容聖人之心萬理畢具無聞見時不可得窺一有所觸全體皆露及其以下正是形容上截之妙非謂聞見後有此克達也。

及其下截卽在上截中不可分作兩橛固也。然濠山云云乃孟子設言只形容箇無聞見時渾然景象耳俗解便要坐實舜與野人同在濠山比較煞是可笑或云始終皆指歷山時不成升庸後便不沛然然則竊負而逃定往河濱雷澤矣腐豎不通至此豈非痴人前不得話夢乎。

不是聖人之妙只在感應作用上也不是聖人感應作用之妙全在濠山不異野人時墮此二界不入永康卽入江西矣。聖人全體大用在濠山不見聞時無從窺拔就其見聞沛然處可見聖人渾然一善濠山中已無所不具隨感而出聖人原不分寂感也故及其是回合語不是分界語。

天下有是體便有是用可分便不成體用若謂述如是心不如是則述從何來故欲辨邪異之非只看今日大講師善知識其所爲立身行事處如何到此却瞞

公不得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章

無爲無欲正講擴克攔截工夫便知有爲所當爲欲所當欲在若止是強制不行外強中乾坐病正淡如此而已矣便說不去。

有云以爲義不可勝用而晏然任之未有不至於爲不爲欲不欲也時時提惺無爲無欲真不可勝用矣先生曰註云能反是心擴其羞惡之心而義不可勝用正爲時時提惺於此中究竟不盡克制不盡亦受用不盡故曰如此而已矣原無晏然任之之意也。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章

窮困無聊人東觸西碰步步逼入斷頭死路饒汝奇才異能到此無復擺布只有怨天尤人耳略一轉身墮落披毛戴角去亦且顧不得豈知疾疾中境界儘自縱橫自在何故自投坑陷也只是見識低無志氣耳雖然如是且道德慧術智便如何到手須從今日豎起脊骨猛着精神去。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章

悅非慶幸之意乃嗜慕之誠也。安社稷與社稷安不同社稷安安字爲景象安社稷安字有許多謀猶事功在正於憂勤惕厲鞠躬盡瘁不見社稷之安處見其以此爲悅。

着天民二字便是歆歆樂堯舜之道不肖輕仕者固非
枕流漱石閒人亦非澗愧林慚客也講可字而後字
有身分纔得註中不見知不悔之意

達可而後行謂度其君民時勢因緣足以行吾之道而
後出如伊尹耕莘樂道三聘幡然就湯數言是也先
度其身是學人分上事亦是未能樂堯舜之道時事
雖曰行道本乎身却不是現成天民達可行之道理
言有似是而非者此類是也

末節而字中有無心化成神速不測二意

註云上下化之則物字兼君民講無疑而人每混過謂
君不可用物字也不知其爲物不貳則天地亦稱物

四書講義卷四十二

十六

豈唐突天地耶

凡講此等書再攀不得大話一攀大話便知是乞兒相
矣功業之奇且大莫如伊尹然其本領只在非道義
一介不取與三代以下人物推諸葛然自謂苟全性
命又曰先帝知臣謹慎故知真大人定不說假大話
其不說假處却真是大話也趙普謂以半部論語佐
太祖取天下便是村學究扯空頭不待其賣德修怨
而後議其無相度矣秀才胸中須常將此意體貼自
然器識不同

有云聖賢議論有定品者有歷數者有偶及者何嘗必
分高下後人遇此必欲強生見解巧立名色過爲軒

輕殊非本旨先生曰如其言此題爲歷數耶爲偶及
耶蓋定品也曰定品則何得無高下軒輕看摠註云
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
正意本如此隱然示人進取之極此何害於白文而
必欲盡去之耶使人抹是非而輕於叛註是亦論者
之過也

孟子曰廣土衆民章

大旨說君子全其所得乎天卽程子所謂孔顏所樂何
事故世間窮達不能加損卽到堯舜事業亦只得浮
雲過太虛此是何境界

定字是王者平成富教事非三代下之天下一統太平

四書講義卷四十二

十七

無事景象也漢唐以來養不成養教不成教制度不
成制度事功不成事功此朱子所謂千五百年梁漏
牽補過了堯舜三王周孔之道未嘗一日行於天地
間也然則三代後之太平都是氣化中自然治亂以
君子視之憂方大耳何樂之有

成已成物者性也無人無我乃禪家之所謂性而非君
子所性也正希論性有云生之謂性卽太極生兩儀
以下諸生字後世以其言出告子而不謂然耳又曰
性命之學拱手而讓之方外之士蓋明以禪學之性
爲是故說到本原處定走作

此與其爲氣也相似兩起句文法雖同實義自別上節

是所性之分下節是所性之蘊彊參然

讀書人每自命不凡一經些小得失利害便和身倒塌何消說到大行窮居耶故分定功夫全在根心上札硬寨做乃得

心是虛器性是實理仁義禮智正是性之四德有是器卽具是四德之理分開有此名目合之只一物也但性屬理故不雜心屬氣便有清濁理欲之雜唐虞所以言人心道心也此理本人人具足纔有人心之雜理便喪失故君子復性之功正爲培植此理於心耳此言君子所性之蘊仁義禮智凡人本來原統於心但爲氣稟拘物欲蔽雖不絕萌蘖却不能使之根於心

四書講義卷四十二

十八

不能根於心安能有生色云云之妙不能有生色之妙安能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而得所性之存哉註中所謂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四德根心積盛發外可知根字不是自然同然

君子所性不是說本然之德故特下根於心三字兼生質工夫在生色以下不是效驗正是根心滿足處所性到此方盡動容周旋中體者盛德之至也

根心體段難說孟子特下其生色四句正就所性充足處指示實際非說根心應驗也外面風吹草動都是根裏緣由張子十年學箇恭而安不成程子曰可知有多少病痛在故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

踐形

動容周旋中禮方是聖人之盛德古人云十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此正是聖人之不可爲處若有意要說得自然便入莊周啗喪晉人風流不當去而萬里

孟子曰易其田疇章

兩其字指民兩之字卽指富

至足便無有不仁不是足後方求其仁專就富養上說不及教一邊若王道之成必世後仁須兼富教方得

陳定宇淺看此仁字最有理若謂孟子所該甚廣則所以仁民之道有未全矣新安陳氏曰禮義常心卽

之多則民皆能推有餘以濟不足必不至於極吝不仁矣有餘則易公共有所以無不仁不足則各私其

四書講義卷四十二

十九

有易得仁夫聖人治天下政事亦多端矣然其大本在養民而已民以食爲天使民足其食之天不在乎他在使民務本以豐財之源儉約以節財之流而已孟子言治豎豎皆實如此

焉有不仁是富民之效如此非富後又去做出仁來如既富加教之說也

民富則性良而俗厚此仁字卽在菽粟中推論見民富之妙耳非卽富是教亦非富不必教也但如水火之求無勿與卽便是仁仁字正不得淡看方得叠句急口語意

民貧則私吝殘刻爭奪之意自然而生此便是不仁民富則有無關通緩急親睦之情亦自然易發此便是仁仁字卽富中自然之驗是極言富民之妙推論及

之要之此章原不重仁字說也

此不是說先養後教亦不是說即養是教只是說治天下重在使民富足富足則恒心自生仁只是富足之效與里仁仁字相似原是帶說故不曰民仁矣而曰焉有不仁也

此章仁字即在富足相通處見非聖人教化漸摩之仁也謂此便是教仁不必更有王道即失其義

聖賢論治有舉其全有舉其重如對梁惠齊宣滕文所言舉全也此章所言舉重也原未及教民意謂富足不必教民者固非謂富足即所以教民者亦非也揔因悞看仁字便意上二節說養下節說教相似不知

四書講義卷四十二

二十

此三節只是一意若說教民須另有綱目在不止易薄四句矣

或云孟子不言功利此却言富言財當有分曉予謂只在可使富與財不勝用二句着眼便似言功利若向易薄四句着眼正見孟子行仁真實本領與功利家天懸地隔何須更用分曉乎惟其政為仁政故其富足亦是仁治中之富足民心之仁厚有不期而然者矣

聖人只欲民遂其生此便是仁字根源故其經制不求富而民已富不為財而財已足所以民無不仁若聖人沾沾謀富足財用則上下交征利不仁之甚矣蕭

道成為治十年可使黃金與土同價亦可與聖人使菽粟如水火同語乎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章

首節揔只言聖人之道大以起下學聖之法與中庸大哉聖人之道三節相似連聖人二字亦是從道字帶來原不為孔子贊頌也近來紛紛拈重孔子又分上兩句在孔子身上語下兩句為學者身上語都自討支離

此節只是贊聖道之大難為言亦猶小魯小天下耳

孟子曰雞鳴而起章

四書講義卷四十二

廿一

間字有疆界有幾候但知疆界而不知幾候則省察處不切實矣有指點有工夫但知指點而不知工夫則下手處不切實矣

且如做時文亦有利與善之分要講明義理作好文字便是善便是舜之徒若只要去剽竊決科便是利便是妬之徒顧其間亦當從雞鳴時辨取可耳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章

楊墨之分不開出處楊經世也只是為我墨修身也只是兼愛子莫執中也不是出處之間

墨子兼愛究竟不能兼如佛說普度衆生究竟不曾度他他借此立說夸誕令人信從耳要之異端門戶雖別其本指只是一箇自私自利楊墨佛老原是同根

生也

統一謂彼自有其一非聖人之一執中亦彼之所謂中非聖人之中

金正希云學問到極處有何楊墨有何中道任他做出有何是非道學家開口要得欄柄在手所謂權也孟子闢楊墨誤了天下萬世許多子莫早已見其端矣先生曰他只看差了權字作權柄之權謂縱橫妙用儘繇自家耳不知此却是無忌憚非權之謂正如無星之秤任意輕重却與物之本然分兩不合權者秤錘之謂正在秤星上推移得箇沒走趨真實本然分兩耳從漢儒不識權字程朱辨析至精已明白無疑矣而後來又從新惑亂道之難明如此

四書講義卷四十二

廿二

異端之害朱子謂其彌近理而大亂真然佛老猶自立其說與儒者爭勝今則儒者反竊其緒餘曰聖人之道本如是其爲亂也更甚矣荆川文集有云六家九流與佛之與六經孔孟並也門外之戈也其竄入於六經孔孟中而莫之辨也室中之戈也其言痛切明快有衛道之功乃晚年爲王畿李贄所煽惑一折而入於羅刹鬼國甚矣文人雖能言多無當於道也後有作者慎之哉

孟子曰饑者甘食章

借飲食以明心故有豈惟亦有轉折其實飲食之害卽

心害也但所指甘飲食之不正乃氣上事不是理上事故得如此道耳勘破此義分合說來都是若陳王一班講必曰氣卽是理却是孟子支離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章

此正與君子不由不恭叅看知其爲如是之介必不由不恭正辨其爲聖之和非專指其介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章

性之是合下如此身之是做到那田地其道理不二也人皆可爲堯舜是言其理堯舜性之是言其氣要之氣不可強而理無不全故皆可爲堯舜必須從身之下手但須別出假之者耳

四書講義卷四十二

廿三

王子塾問曰士何事章

大人之事只是仁義故大人之事備者備於志也若將從來管樂公輔套子鋪張只翹得窮秀才門面大話耳究竟與大人沒交涉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章

衆人眼中無一件不倒置仲子之流不過就衆人意中顯奇特是衆人之黠者耳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章

此只設難以窮聖人處變之道耳卑陶不執執之而舜禁則害義舜聽卑陶執之則義又害仁惟卑陶自執不以天子父廢此爲義之盡舜自竊負而逃不以天

下易父此爲仁之至道理到此已盡人又要推論舜
逃後皋陶如何行法天下又如何迎舜直是痴人說
夢矣若依他推論恐皋陶必須出廣捕牌舜須毀形
變名姓卽迎舜返國後亦須斷燒埋銷案耳

孟子曰食而弗愛章

當時上下只用得虛拘之法其不可者僅孟子一人耳
此法不止戰國後世取士用賢摠不出此義要之世
間君子不多有自不得不爾陳簡討吳聘君陳布衣
不肯應科舉有志者且然況聖賢乎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章

形色只是形色其各有自然之理卽天性也此天性卽

四書講義卷四十二

世四

在形色上看是從道理說不從心說

此與告子生之謂性陽明能視能聽是性正有是非邪
正之辨

有謂念之自內而起者必外緣形色而後可以接於物
善之自外而觸者必先感形色而後可以通於故形
色之於天性一耶二耶先生曰此是內外交接之故
不是形色天性之義卽形色之理是天性非形色能
通性也形色與內相通處却說心矣

心亦只是形色其作睿聖之理則天性也

若云形色卽是天性則是口之於味鼻之於臭目之於
色四支之於安佚皆可謂天性也其弊必至於猖狂

恣肆無忌憚而後已故註云人之有形有色莫不各
有自然之理乃所謂天性也此紫陽有功後學之語
也蓋目能視耳能聽而聰明乃天性也父子君臣其
仁義乃天性也故曰有物必有則曰惟聖人然後可
以踐形合下如此反身而誠無所缺欠生安之聖人
之踐形也克已復禮主敬強恕學利困勉之聖人之
踐形也

踐字在聖人是現成字面在學聖人卽是用力字面
人講此節每補出聖人不過踐形耳以爲得引進衆人

意不知先失語氣看惟字然後字一何鄭重正要見
踐形之難也但看後世講性說心出玄入妙扛得兩

四書講義卷四十二

廿五

脚不着地然於視聽言動上何曾肯用工夫來惟其
看得踐形粗淺耳孟子此章正爲此症下針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章

有如時雨化之者此是第一等人教法甚言當下點化
之妙不指平日積漸之功也平日積漸之功卽下面
四種亦同事如時雨化非其人不得在聖教亦希有
難觀者若說聖人概化之以時則不須復有下四種
矣

自時雨化至答問其品遞降有差至私淑艾者原別變
一法不可謂其品在答問之下也要之私淑艾中亦
有上四種在如孟子程子朱子如時雨化一等也其

外諸賢成德達財甚多若訓詁箋註之儒亦答問之流也孟子以此一條置末固自處之義亦理當另起耳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章

丑既知高美而又欲孟子少貶須知原不曾識得道在夫道豈孟子囊囊中物而可意爲高卑顯秘乎世之師以欺其第弟以疑其師如此者正復不少乃知庸人見識千古如一

公孫丑差處只在一使字夫道何物也豈教者所能使乎云何不使爲可幾及然則所云不可及者彼亦疑孟子之使也今日初學作文不肯要好而只怨訕前輩之何不下一格者如此不通議論豈少哉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章

戰國時縱橫名法督責富強之術皆爲逢迎人君好貨利淫欲武暴之心而造爲一種說數以爲道理當如此或遠托黃老或近祖桓文皆所謂以道殉人老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章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二句有三義親用之親仁用之民愛用之物施之各當一也親親仁民愛物以次差等推之有序二也仁民愛物總只在親親用力此處厚一分下稍有一分歸於一本三也

親親仁民愛物層次雖有三等而君子之爲道也止有

一本親親十分到愛物纔有一二分若親親只五六分推到仁民處已不足況愛物乎故君子欲盡仁愛之量只在親親上加厚親益厚則放之仁愛益周此之謂務本道生韓退之原人亦能言篤近而舉遠他便見得箇大頭腦處但於細分不精實故一視同仁句便籠統去於原道亦云博愛之謂仁其見處大略如此平生最關佛氏却不道此處正落他圈積若無橫渠一篇西銘此理終古欠分明矣

親親仁民愛物必如此剖別分明纔成得渾侖一件所謂仁也異端不知此理以平等普度無別擇爲廣大不道正是其不仁處譬之人身自首至足官骸分位

四書講義卷四十二

廿七

高卑清濁迥然各用却只是一體然必如此分位各用乃所以爲一體若倒榻出口捫舌置尻豈復成人哉異端究不能自平其首足官骸之等卽可以信其理之必無而說之不可行矣

只理一分殊四字自是天生如此非聖人強爲差排分別也但看世間持齋放生之人卽使孝親敬長已自降其親長與蟲豸同等不可以言尊敬矣然持齋放生則無不忤逆父母爭忤伯叔兄弟刻薄宗族親戚者其立說顛倒勢所必然也

儒者理一而分殊只是推得去異端二本而無分只是推不去兩句中兩而字正是說推得去也

異端所不解在分殊處秀才所不解在理一處故講此章者不怕不明等殺但不能於等殺上見得箇渾倫一件耳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章

孟子開口便說無不知也無不愛也有此二句立在前則篤近舉遠之理不必註解出來而言下大意已解此二句說在前即是活句移置急先務親賢後作補足語即是死句夫句之死活豈有他哉惟在人移置先後之間耳

四書講義卷四十二 廿八

呂晚村先生四書講義卷之四十三 孟子十四

盡心下

孟子曰盡信書章

孟子教人信書貴得其大意不要字句上去傳會且如咸丘蒙說北山之詩其始似拘然遂使天下以臣父為可其終則賊故謂盡信則不如無耳今之後生小子輕於非詆先儒村學究便思著書翻案須知孟子究不會抹却血流漂杵句也

差在盡字不在信字所以盡者胸無是非也文勝則史古人文章定有過實處理本如此

四書講義卷四十三

孟子正恐人不信書而言讀書當得其大義所在若徒求之辭句反以小者惑其大者矣謝上蔡博舉史傳程子謂其玩物喪志及見程子讀史書字句不遺甚以為疑後乃悟此理每舉以教學者正可與此意參看程子改大學古本朱子辨詩序此能篤信書者也伯安舉良知而非孟子之旨舉致知而非曾子之義此不信書者也會得此意方不負孟子此章心切孟子此章專為不善讀書人害道說法一種拘文牽義支離於字句而反病大旨如近世蒙存淺達等講章是也其一種穿鑿破碎自以為得古人不傳之奇而淺害於道如郝敬之經解季本之私考近日黃石齋

之易象正洞璣等經說是也此皆就文字生病即可
以本文正之其害猶小至若陰主邪異之教而陽借
聖賢語言文字以飾其說如致良知體認天理主靜
知本慎獨體等宗派言皆聖賢之言而理非聖賢之
理惑亂至此雖明眼難辨害道乃不可勝言矣然其
詖淫邪遁作用摠止在語言文字之粗跡上生狡獪
而今之學者於聖賢之書亦止在語言文字之粗跡
上作生活聞其說便似與聖賢之書無異鮮不靡然
信之而反不信正學者皆緣於義理無見而讀書但
知有語言文字之粗跡也若能於書之義理是非研
究得聖賢真正指歸則一切語言文字皆有下落誰

四書講義卷四十三

上

能改頭換面以惑亂我哉孟子所戒止爲盡字不好
不是教人不信書盡者正指語言文字之粗跡雖經
傳不能無文法之病讀書不於義理是非上斷之將
語言文字之粗跡與聖賢指歸混淪不分輕重則必
反因粗跡而疑及指歸如泥血流漂杵必疑武王之
力篡不仁矣卽讀此章書者亦須見孟子指歸而不
執語言文字之粗跡不然如陽明謂反之吾心而非
雖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信也彼直是不信書耳遂爲
無忌憚之言豈非不如無書一句粗跡誤事耶
於世務而講幹旋者必小人也於學問而講幹旋者必
小儒也如孟子云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一何荒

明磊落直截痛快作文者曲爲之說曰不盡信正所
以盡信意若孟子此言有所太甚而必待我之爲幹
旋者吾不識孟子何如人而待公等幹旋耶朱子之
於禮斷然不信古本大學於詩斷然不信小序何嘗
依違囁嚅於其間哉其所以不依違囁嚅者以其務
求此理之當初非有立說翻案之私意存焉也惟陽
明肆詆考亭而又恐天下之疑其異而不之信也乃
爲晚年定論以幹旋之改竄割裂以就其說思以塗
天下之耳目卽此爲欺天罔人矣尙何論其學乎佛
氏著說多援聖經關邪如韓歐程朱及扯入護法伽
藍宗果謂張侍郎云足下得此把柄入手卽用儒家

四書講義卷四十三

上

言語改頭換面接引後學去無非此故智吾故曰凡
講幹旋者必小人小儒也
當時必有爭地殺人者藉口武成故孟子發盡信書不
如無書之論

孟子不盡信者必有淡信處今試讀武成篇諸公且道
孟子所取二三策安在

孟子曰好名之人章

當時好名人難辨能讓千乘安得不驚世若近日何用
如此口談性命之人皆失色於簞豆者也其妻子生
徒且心鄙之况能欺天下乎然雖高低迥絕摠只是
此一點心腸裝扮古之名高則好者亦高今日名低

則好者亦低耳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章

此章專就開風興起處指出清和之聖將來鼓舞天下人自古未有以聖人目夷惠者有之自孟子始當楊墨鄉愿陷溺頹靡非得一番振興不足以救之惟夷惠行高迹著以之廉頑立懦寬鄙敦薄效速而及廣故專舉以立之表是孟子千古特識此章之微旨在此但有揚而無抑故不但與養氣大成二章之論不同并與隘不恭章專論夷惠者亦別看朱子答問兩條正發明所以不及孔子之故非於此章補足願學意也隘與不恭章言外有願學意此章並無言外百

四書講義卷四十三

四

孔子

論夷惠有指其弊言者隘與不恭是也有此論聖人之極者願學孔子是也有引其同道者趨一是也有微顯闡幽以見各聖未嘗不全者柳下之不易介百夷

之不念惡是也各章自有義絕不相通此章不但一指其弊不論其極不引其同并不闡聖德之全正要就他偏勝處見其制行之高足以感動百姓耳孟子學孔子而屢歎夷惠何也朱子曰蓋桂大黃雖非中和然去病之功為捷參苓芝朮有養性之益而緩急伐病未必優於此所以屢稱夷惠而不及孔子也今日人品文字皆不能卓然有所樹立而輒講渾融圓活正犯麻痺狂譎之疾非大有以滌盪之雖參朮不能補益也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章

此章大意是解釋仁道二字歸重人身為正從來有重

四書講義卷四十三

五

仁字者有重道字者有重人字者重仁見此理本然親切重人見貴重踐形意朱子兩下互說正是合字之旨故二說皆可若重道則是倒說非本義也言字因重然論之如是體之亦如是非有二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有人倫日用之事即為君臣父子之道人不合仁無從為道不合仁與人亦無從言道也至講章謂上句未有合意至下句方合之以見所以為道其說極支離又有謂首句便自合矣何必屋上架屋其體侗更甚仁也者人也此句說道理自然人必合之而後為道必合而言之而後明其為道首句中連合字也說不得

此與中庸仁者人也義絕不同看中庸下句便云親親爲大又對分出義理來故人字指生意愛理而言此下文云合而言之道也可見人字指所以爲人之全理而言看白文自分明今一概作中庸義解不但仁字誤并道字亦說不完全矣

仁者所以爲人之理人身乃仁之體質以此理合此體質言之方見得道理出來

仁者所以爲人之理合而言之便是率性之謂道都就人身本然而言非謂通於人物也人看得仁字粗淺以慈愛爲仁看得道字粗淺以因緣交接爲道竟將此理都說在外而如其言將靜坐一室不與物接則竟無仁無道耶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章

或謂青天白日奴隸知其清明孟子此言終是激論此其說尤與於小人之甚者也吾試以後事論之自漢以來道莫盛於考亭而考亭至今不理於口矣自宋以下禍莫烈於新建而新建至今理於口矣且如論朋黨東漢之世以李膺范滂爲是其得更理於曹節王甫之口乎如論儒釋吾以儒爲是其得復理於釋者之口乎人惟以理於口爲純粹中正於是於門戶始有調停兩是之說於學問始有異同合一之說此非小人之尤者乎故吾直斷以爲世之爲聖人者斷

斷乎未有或理於口者也然斯言亦且撓衆喙矣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章

昭昭在明明德上說使人昭昭謂教化之行卽新民也

陳臻問曰齊餓章

陳臻亦疑不可其不可從利害來孟子自有其不可此不可從是非出是卽喻利喻義之辨亦卽爲己爲人之分今人纔開口纔舉足便只有一个成敗利鈍橫於胸中如何得人品事功耶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章

此章專爲當時談性命者如告子一流竟以氣卽是理一滾說去不復知其分處其弊至以人欲爲天理如

四書講義卷四十三

七

今日之講學者兩兩開說分明君子不謂謂字極重原是道性善與關生之謂性之旨耳

道理愈分析則愈明如性命本是一原被孟子判作二又將性也命也不謂性不謂命寫作四辨析毫釐如繭絲牛毛一針不亂而所謂一原處更分明矣

讀孟子此章方知程朱理氣分合之義的確不可移易只義便是性非義之上更有性也是則從非則諫可則進否則退明則良昏則死之類乃所謂義非血性真切之謂也人於義字看來終與仁字不同卽告子內外疑隔也

尊賢爲大義也而下節更云不可以不知人蓋尊不難

尊非所當尊則義失故必重在知人知人即智也知帖賢說正是此義

孟子一部書只是有性不謂命佛老荀楊都見不透此所以亂道後來昌黎爲性有三品之說雖稍近理然到底只說得氣質之性耳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章

孟子說天爵便云樂善不倦樂善處正是人性之同性善故也從此到聖神亦只是善上做去然善在天下爲實理而在人爲實心有實心則實理始爲我有此孟子道性善而又必稱堯舜勉人之本旨也

之謂善三字語氣原指人品名目註中天下之理四字

四書講義卷四十三

人

解可欲二字耳故接句卽下其爲人也然句則可謂善人矣清出本義

自大至聖相去尙遠實有工候界級可見到聖與神其辨甚微不得強分兩等

不可知故曰神非如神之謂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章

從來異氏有籍椎棒喝之法勸誘籠絡之術而吾儒無有所以智愚強弱之民盡爲彼所收而反以儒爲濫泊也然爲所籍椎棒喝勸誘籠絡之民而使其一有悔心則未有不反而以吾之淡泊爲有味者何則人之本心不可泯沒而先王之法又皆待以至誠故惟

在受之者有其人耳特疑孟子時聞楊墨者惟一孟子耳孟子方患天下之不能距楊墨故大聲疾呼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奈何卽嫌其太甚乎不知此正如捕盜之尉方其追跡掩擊之時諄諄戒諭勿令殘殺便要打算所以受降編置之法耳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章

用一緩二上三句中本具不是舊制並征君子爲之更張加恩也只因後來一時併取民力不堪故孟子言此意中先有用二用三而發

或云以催科爲考成爲有司者知愛功名不知愛百姓萬曆間江陵相公爲之備也此言真可痛然吾聞當

四書講義卷四十三

九

時有司尚有寬法以慰民者朝寧亦不之罪也後來有加派有預征而民始不堪矣然吾見尚有漏網之頑民也後來良善無絲毫之敢違而官蠹豪猾侵蝕動以千萬而民更不堪矣

天下賊民酷吏不消他惡只急公奉法四字足以殘殺天下有餘罪則歸君利則歸己美官多錢皆以一路之哭得之考成課最繇此其選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章

第二節緊承首節仁義並起充字下兩節則又因充無穿窬之義而極推之

不忍不爲二字尙渾淪又就其中指出最淺近平易者

令人箇箇承當無可遁脫處

無受之實有氣上事有理上事孟子所發明專指理耳氣之無受不可充也充之則必至於盜賊叛亂豈無穿窬之心之所推乎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章

他處而字勢側重在下半截此處而字勢歸重在上半截蓋非謂近約者貴乎遠博謂遠博而卽在乎近約乃所以爲難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章

此命字指氣數之命言非性命之命也以漸近自然爲解乃至命非俟命矣

四書講義卷四十三

十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章

實見得夫子溫良恭儉讓之意方識此泰山巖巖氣象若徒作虛驕客氣則戰國縱橫之士如顏場王斗之徒亦能爲之彼其意中正有大人之赫赫在如醉人之必強謂不醉耳又何嘗藐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章

此欲字非嗜慾沉溺之欲卽口之於味也一節道理孟子所云性也堯舜所云人心也乃凡人之與生俱生雖聖人亦必不可無者也故謂之寡寡者謂不爲其所誘溺沾戀則道心爲主而仁之於父子一節道理不走作乃所謂存焉者也謂之有存焉者不止是虛

靈不測之物存有與之存焉者耳荆川答王遵巖書自謂四十年前所聞於經書師友與其意見窺測者皆爲隔壁聽話於是放捨抹撥見得些影子原是徹天徹地靈明混成東西至謂孔顏一生工夫只完養收攝得此物其說之可笑如此故知明明德不講得止至善一綱領雖坐破蒲團踢翻醋甕未有不蹉入鬼窟者也

須知口鼻耳目四肢渾是一團天理纔說欲便是不好此與虞書人心不同故周子之說謂當寡之又寡以至於無而朱子又曰只漸減少便存得此心則周子之說固精而朱子之說又較密

四書講義卷四十三

十一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章

有謂狂者又不可得此句同護甚難上云琴張曾皙牧皮皆狂者也此云又不可得將置諸賢於何地耶先生曰琴張曾皙牧皮固狂者一流然終不知所裁不足以與大道之傳故曰不可得此句又何須同護如顏子早夭不及見其大成卽不算與之不然不得中行句又置顏子於何地

人都看鄉愿做庸鄙一流非也其見頗高其術甚狡以庸鄙之言行愚弄惑亂天下耳老釋正得此秘故易於動人因思稽阮之徒似乎狂狷行徑也只是鄉愿法嗣與狂狷正自背馳皆從生斯世也爲斯世也此

二句得宗者也

反復之也正復其所也聖賢大聲疾呼驚世震俗到得此理復明原是人人所自有不是聖賢別將一件換去也不是別有所修改加減於上面也惟其如此愚他管商申韓儀秦佛老告子象山公甫伯安百般惑亂日新月盛到底漸滅他不得今日提起便在只恨無君子反之使正以奏興起之功耳

經在天地間亭亭當當本無不正只緣異端惑亂之後故必反之而後正耳

正字中分量亦復不同君子反經必須到盡處方是孟子之所謂經正如漢以後關二氏功莫大於韓退之

四書講義卷四十三

十三

然於經尚粗有正不盡處必至程朱而後謂之正即程門弟子於經亦微有不盡處得朱子爲之詳辨而後無所不正故反字在經字上正見人人可以用力反得一分即有一分之興至正字在經字下非孔孟程朱之功不足以當之也

經正民興原在辨明學術上說玩註下是非明白無所回互八字則正興都就知一邊看若泛作政教感化講失之遠矣反經之任堯舜與孔孟共之能言距楊墨者即君子也吾輩今日猶得執此理以開邪說亦賴程朱一番經正耳

經與民原流合一故正與興氣息相關此即性善之旨

也正者正其善與亦興其善君子不是別有个道理只就此中分辨出似善而非者耳異端之亂道亦未嘗敢道个不善故只好說个無善無惡爲本體也今人動云佛氏亦勸人爲善陽明亦教人爲聖人然則墨子一書亦言修身尙賢以治國平天下同是堯舜同非桀紂韓退之且惑其說矣何以孟子獨斷个無父禽獸之極罪乎故後世講學只是是非不曾分明纔不分明便經不得其正身入於邪惡而不自知其非也

今人最怕是是非二字一切要包羅和會圓融含糊纔辨白分明便曰矯激曰刻露凡做文爲人無不如此

四書講義卷四十三

十三

甚至三教必求合一朱陸必求同歸推其意并楊墨告子與孟子不分優劣爲得此正是鄉愿之術中於人心淪肌浹髓牢不可破看孟子一生用力亦只於是非二字分別得盡其所謂經正直不許似是而非者絲毫假借夾帶過去耳

註中興起於善最宜玩嘗即經也富強之說精則民興於功利禍福死生之說精則民興於二氏科甲之說精則民興於時文迷化巧宦之說精則民興於無恥彼皆發憤竭力以圖之未始非興也但不興於善耳衆皆悅之四字便是興字命根要之庶民原無日不興悅鄉愿處亦誤以爲善耳而不知其非也若有真善

式樣示之其悅更可知矣孔孟不再無怪其惑於佛老程朱不生無怪其溺於陳王天下紛紛摠緣未得箇反經君子耳於民乎何尤

君子與邪慝所爭者正此庶民耳卽以文字喻之今日俗爛墨腔不顧書理相習成風此邪慝也只爲天下秀才隨人脚跟不能知恥自振此庶民不與也有識者從而憂之思得一二實學奇才者出使之翕然興起亦甚易此孟子好辨正人心本懷卽孔子思狂狷章意也

毀狂狷者只有鄉原破鄉原者亦必須狂狷望君子曰反望庶民曰與皆奮發振起之象卽思狂狷本意也

圖書講義卷四十三

十四

稱夷惠爲百世師能興起人而不及孔子朱子謂治閭巷危惡之候姜桂大黃優於參朮正是此旨

此章原論狂狷因及鄉原因及邪慝邪慝二字包舉楊墨與諸異端說客者流在內故註云鄉原之屬

章意只是論狂狷而及鄉原鄉原者狂狷之反對也狂狷似偏而實近中道鄉原似中道而實爲賊故反經經正專指鄉原言至邪慝句則所包者廣註所謂並起不可勝正者日新月盛其出無窮而吾學旣明則衆邪皆自滅熄也

或云孟夫子實見戰國以後士大夫陷溺已深不可與入賢聖之道漢興治法不純用儒者轉見敦厚讀萬

石君傳自見唐用詩賦宋尊經學士氣愈盛德業愈衰明初濫見及此選舉人材彷彿孝弟力田多有布衣徵爲尙書者矯枉如此尙致後來文弱之弊孟夫子一眼燦破千百年盛衰氣運今日舍徵聘而襲制

舉誠未見其可也先生曰士大夫陷溺濫不可與入道正爲無真讀書儒者耳漢興之鄴陸卽戰國說士也叔孫通公孫弘閹媚之徒也萬石君與其子建慶雖稱孝謹一味阿世取榮正鄉原的傳史遷與微巧之直不疑處譴之周仁同傳濫譏之也然則漢治之卑正爲用鄉原不用儒者耳經學明於宋而宋實不能尊用之故衰豈可與晉之清言同案哉後來事

圖書講義卷四十三

十五

功人品之壞皆由學術之不明制令雖尙程朱而士大夫講學者叛之若讐敵卽嘉隆以來講章制藝可見此經不正而邪慝興釀致生民之禍制舉雖非不易之良法然實非其罪也今不明正學術之是非而欲罷制舉行徵聘吾見一班有錢不識字鄉原彈冠上塲耳曾何補於治道哉

此章反經以孔子之是非爲宗以入堯舜之道下章卽繼以列聖相傳之統由堯舜至孔子則反經君子其任固有所屬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章

聖人每五百年一興天地氣運使然顧天地之氣運亦

有厚薄堯舜湯文皆在上位是值氣運厚時及周之衰孔子不王是值氣運薄時天地反承受聖人不超耳

見知聞知之分大段有不可曉朱子謂以同時言之則斯道之統臣當以君爲主以異世言之則斯道之傳後聖當以前聖爲師大義已盡近時講學必系師傳正墜異端密室傳怕之習不過以此爲標榜招牌耳實與聖學無干學者不爲其所惑可也要知上幾節文勢直注末二句是孟子歎道統之無屬而隱然有自任之意

凡邪說密傳非大道之公故必以衣鉢源流爲証聖人之道若大路然不必有所付受爲支派也其揆果一則千歲千里若合符節所言天下後世皆可共質如其不然雖親依賢者門牆於此事無毫釐交涉也

